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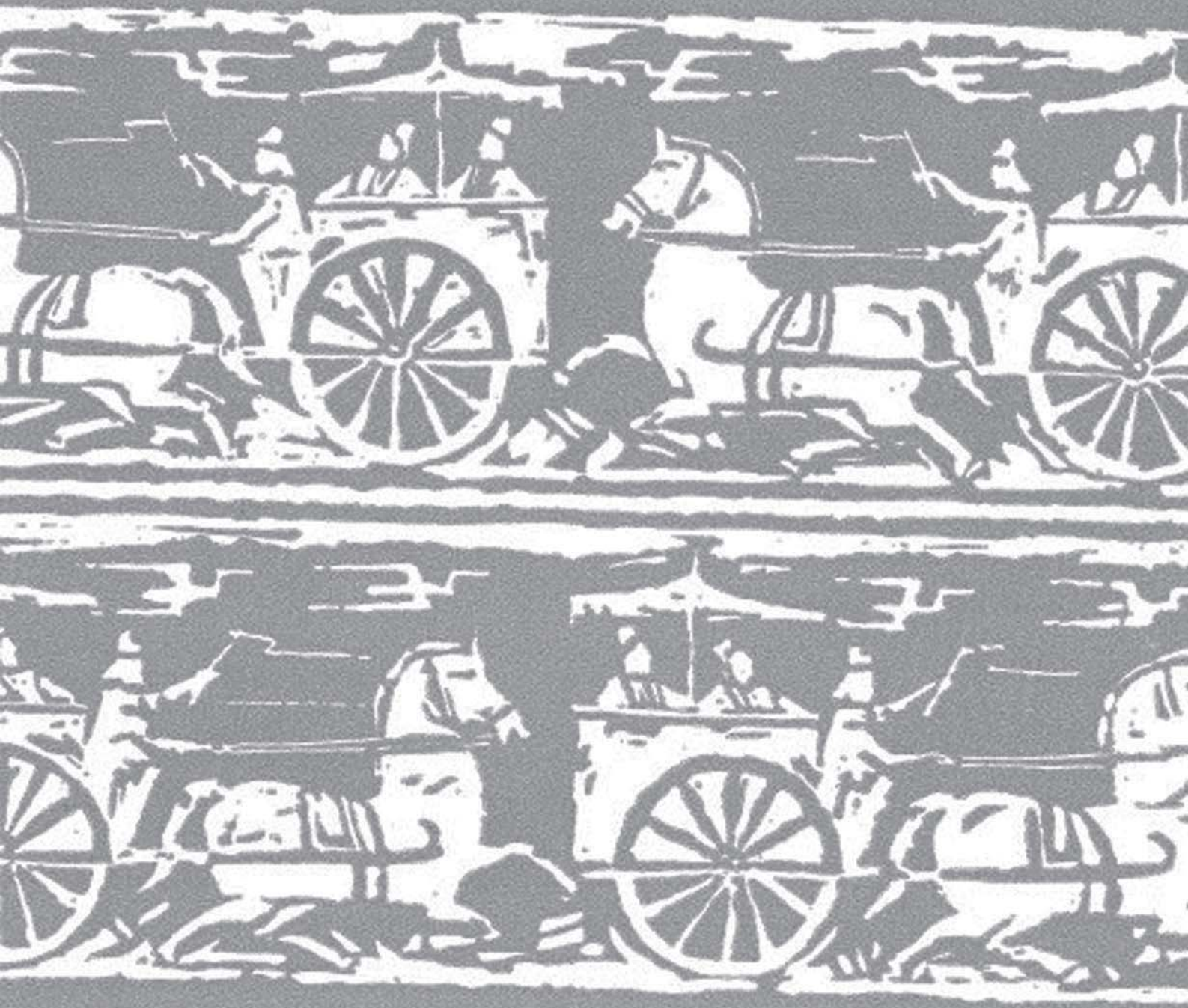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

卷九十至一百六

第七册

晋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起（公元317年）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止（公元386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697
K204.3
S14-2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起强圉赤奋若，尽著雍摄提格，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1]

建武元年

1 春，正月，汉兵东略弘农，太守宋哲奔江东。

2 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寔，拜寔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淑等至姑藏，寔大临三日，辞官不受。

初，寔叔父肃为西海太守，闻长安危逼，请为先锋；寔以其老，弗许。及闻长安不守，肃悲愤而卒。

寔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等帅步骑一万东击汉；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

统郡兵为前驱[2]。又遗相国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前遣贾骞瞻公举动，中被符命，敕骞还军。俄闻寇逼长安，胡崧不进，翰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遂决遣骞等进军度岭[3]。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遂，愤痛之深，死有余责。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从。"璞等卒不能进而还。

至南安，诸羌断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璞杀车中牛以飨士，泣谓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还乎？"曰："欲。""从我令乎？"曰："诺。"乃鼓譟进战，会张阆帅金城兵继至，夹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先是，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及汉兵覆关中，氐、羌掠陇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

二月，汉主聪使从弟畅帅步骑三万攻荥阳，太守李矩屯韩王故垒[4]，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兵猝至，矩未及为备，乃遣使诈降于畅。畅不复设备，大飨，渠帅皆醉。矩欲夜袭之，士卒皆恇惧[5]，矩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6]，使巫扬言曰："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众皆踊跃争进。矩选勇敢千人，使诵将之，掩袭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注释】

①中宗元皇帝：即司马睿（公元276～322年），东晋建立者。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初袭封为琅邪王。永嘉初，受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职权又有

扩大。西晋灭亡后,称晋王,继而称帝。重用王导,依靠南北士族,在南方形成偏安局面。

②安故:郡名,治今甘肃临洮南。为前凉所置,后废除。

③"遂决"句:所度过的"岭"指沃干岭,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南。

④韩王故垒:战国时韩国国王所筑的壁垒,是韩国灭掉郑国后修筑的,在今河南新郑县境。

⑤恇(kuāng 框):害怕;惊慌。

⑥子产祠:即祭祀春秋时郑国正卿公孙侨(侨字子产)的祠堂。

【译文】

晋纪十二　　起(公元317年),止(公元318年),共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

建武年　(丁丑,公元317年)

1 春,正月,汉国军队向东进攻弘农,太守宋哲逃到江东。

2 黄门郎史淑、侍御史王冲从长安逃到凉州,声称愍帝出城投降的前一天,命令史淑带着诏书赐予张寔,任命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秉承皇帝旨意行事;并且说:"我已经诏令琅邪王立即代为天子;你要协助琅邪王,共同度过多灾多难的时期。"史淑等人到达姑臧,张寔大哭了三天,辞让官职,不接受。

起初,张寔的叔父张肃担任西海太守,听说长安危急,请求充当先锋,入京援助;张寔因为他年纪已老,不答应。听到长安失守的消息后,张肃因悲伤气愤而去世。

张寔派遣太府司马韩璞、抚戎将军张阆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向东进攻汉国;命令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自统领本郡军队充当前锋。又给相国司马保写信说:"王室有难,不能忘记投身效命。先前派遣贾骞观望您的行动,中途接到符命,下令贾骞退兵。不久听说敌寇逼近长安,胡崧不进军,麴允拿出五百斤黄金,向胡崧求救,于是决定派遣贾骞等人进军,翻越山岭。恰巧这时听到朝廷覆灭的消息,想为国尽忠不能实现,深感愤

怒悲痛，纵使被杀也抵不消罪责。现在另外派遣韩璞等人，只要是您的命令，一定服从。”韩璞等人终究不能进军，退回去了。

到了南安，羌人各部落截断归路，互相对峙了一百多天，粮食吃光，弓箭用尽。韩璞杀掉驾车的牛来犒赏将士，哭泣着对他们说：“你们想念父亲母亲吗？”回答说：“想念。”“想念妻子儿女吗？”回答说：“想念。”“想活着回去吗？”回答说：“想。”“服从我的命令吗？”回答说：“服从。。于是击鼓呐喊，进军交战，正巧张阆率领金城军队随后赶来，两面夹攻，大败羌人，斩下的头颅有几千颗。

在这以前，长安有歌谣说：“秦川中，血水淹到手腕，只有凉川靠着柱子一旁观看。”等到汉国军队攻陷关中，氐人、羌人掳掠陇山以西地区，雍州、秦州的民众，死亡的有十分之八九，只有凉州稳定、安全。

3 二月，汉国君主刘聪命令堂弟刘畅，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荥阳，太守李矩驻扎在韩王旧日的壁垒中，相隔七里路，派遣使者招降李矩。当时，刘畅的军队突然来到，李矩没有来得及加以防备，于是派遣使者假装向刘畅投降。刘畅不再戒备，大摆筵席，将领们都喝醉了。李矩想在夜晚袭击他们，士兵们都惊慌畏惧，李矩于是派他的将领郭诵到子产祠堂祈祷，指使巫师大声宣扬说：“子产有令，将要派遣神兵前来协助。”众人都奋勇争先。李矩挑选一千名勇敢的士兵，指派郭诵率领，袭击刘畅的军营，斩下的头颅有几千颗，刘畅仅只身逃脱。

4 辛巳，宋哲至建康，称受愍帝诏，令丞相琅邪王睿统摄万机。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1]，举哀三日。于是西阳王羕及官属等共上尊号[2]，王不许。羕等固请不已，王慨然流涕

曰:"孤,罪人也。诸贤见逼不已,当归琅邪耳!"呼私奴,命驾将归国。羡等乃请依魏、晋故事,称晋王;许之。辛卯,即晋王位,大赦,改元;始备百官,立宗庙,建社稷。

有司请立太子,王爱次子宣城公裒[9],欲立之,谓王导曰:"立子当以德。"导曰:"世子、宣城公,俱有朗隽之美,而世子年长。"王从之。丙辰[4],立世子绍为王太子;封裒为琅邪王,奉恭王后[5];仍以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以西阳王羡为太保,封谯刚王逊之子承为谯王。逊,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顗为吏部尚书,军咨祭酒贺循为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为尚书,司直刘隗为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6],参军事孔愉长兼中书郎,自余参军悉拜奉车都尉,掾属拜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拜骑都尉。王敦辞州牧,王导以敦统六州,辞中外都督,贺循以老病辞中书令,王许之;以循为太常。是时承丧乱之后,江东草创,刁协久宦中朝[7],谙练旧事,贺循为世儒宗,明习礼学,凡有疑议,皆取决焉。

刘琨、段匹磾相与歃血同盟[8],期以翼戴晋室。辛丑,琨檄告华、夷,遣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9],匹磾遣左长史荣邵,奉表及盟文诣建康劝进。峤,羡之弟子也,峤之从母为琨妻。琨谓峤曰:"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当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行矣,勉之!"

王以鲜卑大都督慕容廆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

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虏将军鲁昌说廆曰："今两京覆没，天子蒙尘[41]，琅邪王承制江东，为西海所系属。明公虽雄据一方，而诸部犹阻兵未服者，盖以官非王命故也。谓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奉诏令以伐有罪，谁敢不从？"处士辽东高诩曰："霸王之资，非义不济。今晋室虽微，人心犹附之，宜遣使江东，示有所尊，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不患无辞矣。"廆从之，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劝进。

6 汉相国粲使其党王平谓太弟义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宜衷甲以备非常。"义信之，命宫臣皆衷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准以白汉主聪曰："太弟将为乱，已衷甲矣！"聪大惊曰："宁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闻之久矣，屡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聪使粲以兵围东宫。粲使准、沈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酋长自诬与义谋反。聪谓沈等曰："吾今而后知卿等之忠也！当念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于是诛东宫官属及义素所亲厚，准、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数十人，坑士卒万五千余人。夏，四月，废义为北部王，粲寻使准贼杀之。义形神秀爽，宽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聪闻其死，哭之恸，曰："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甚众，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讨平之。

【注释】

①出次:犹言避寝、避正寝。搬出平日的宫殿,单独住在外面简陋的房舍中,即居丧。

②羡(yàng 样)。

③裒(póu 抔)。

④丙辰:三月癸未朔,无丙辰。

⑤奉恭王后:作为恭王的后嗣。恭王,是司马睿的父亲司马觐。司马睿及太子司马绍既已由"小宗"承继"大宗",所以命司马裒接续琅邪国的祭祀香火。

⑥中书舍人:职官名,隶属于中书监、令。西晋时舍人、通事各一人,东晋合而为一,负责转呈奏疏案章。

⑧中朝:西晋时期。当时建都洛阳,故称中朝。

⑨歃(shà 沙)血:古时会盟,双方口含牲畜之血或以血涂在嘴唇上,以表示诚意。

⑩温峤(288~329年):东晋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字太真,初在并州,为刘琨谋主,抵抗刘聪、石勒。后南下,明帝即位,任中书令。

⑪蒙尘:蒙上尘土。多用来比喻帝王流亡或失位,遭受垢辱。

【译文】

4 二十八日,宋哲到达建康,声称接受愍帝的诏书,命令丞相琅邪王司马睿总管朝政。三月,琅邪王穿着丧服,住到外面的房舍,举行三天的追悼活动。这时,西阳王司马羡和官属们一起奉上皇帝尊号,琅邪王不答应。司马羡等人不断地坚决请求,琅邪王感慨地流着眼泪说:"我是个有罪的人,各位贤士不断地逼迫我,只有回到琅邪而已!"呼唤私人奴仆,命令驾车,准备回封国去。司马羡等人于是请求依照魏、晋的旧例,称为晋王;同意了。初九,登上晋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开始设置文武百官,建立宗庙,构筑敬奉土神、谷神的祭坛。

主管官员请求确立太子,琅邪王喜爱第二个儿子宣城公司马

哀，想立他，对王导说："确立继承人应该依照德行。"王导说："世子、宣城公，都有超群的美德，可是世子年龄要大一些。"晋王听从了他的建议。丙辰日，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司马裒为琅邪王，作为恭王的后嗣；仍让司马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守广陵。任西阳王司马羕为太保，封谯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为谯王。司马逊，是宣帝的弟弟的儿子。又任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扬州刺史王导担任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兼领中书监、录尚书事，丞相左长史刁协担任尚书左仆射，右长史周顗担任吏部尚书，军咨祭酒贺循担任中书令，右司马戴渊、王邃担任尚书，司直刘隗担任御史中丞，行参军刘超担任中书舍人，参军事孔愉长兼任中书郎；其余的参军都任命为奉车都尉，掾属任命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任命为骑都尉。王敦辞让州牧，王导因王敦统领六州，辞让中外都督，贺循因年老多病，辞让中书令，晋王都准许了；委派贺循担任太常。这时，紧接着死丧乱之后，江东处于初创阶段，刁协长期在洛阳朝廷任职，熟悉旧时制度，贺循是当代儒学宗师，通晓礼仪，凡有疑难争议的地方，都由二人裁决。

5 刘琨、段匹磾在一起歃血结盟，相约共同辅佐晋王室。十九日，刘琨发布檄令遍告汉族和各族人民，派遣兼长史、右司马温峤，段匹磾派遣左长史荣邵，捧着奏章和盟约到建康，劝晋王登上皇帝位。温峤，是温羡弟弟的儿子，温峤的姨母是刘琨的妻子。刘琨对温峤说："晋国的国运虽然衰落，但天命没有改变，我应在黄河以北建立功业，派你到长江以南求取名誉。去吧，努力啊！"

晋王委派鲜卑大都督慕容廆担任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廆不接受。征虏将军鲁昌劝告慕容廆说："现在两个京城沦陷，天子蒙难，琅邪王在江东承受制命，为四海所归附。明公虽然割据一方，可是各部落仍然仗恃军队、不肯降服，大概是因为官位不是君王委任的缘故。我认为应该向琅邪王派遣使者，劝他继承帝位，然后秉承诏令来征伐有罪的人，谁敢不

顺从?"处士辽东人高诩说:"霸王的资本,不凭道义不能达到。现在晋王室虽然衰微,人心仍然归附他,应该派遣使者到江东,向人民表示我们有所尊奉,然后依仗大义来征伐各部落,不担心没有理由。"慕容廆听从他们的建议,派遣长史王济从海上前往建康,劝晋王登上帝位。

6 汉国相国刘粲指使他的党羽王平对太弟刘义说:"刚刚接到宫中诏书,说京城将有变乱,应该在外衣内穿上铠甲,来防止意外。"刘义听信了他的话,命令东宫臣属都内披衣甲,等待事变。刘粲派人驰马告诉靳准、王沈。靳准把这事禀报给汉国君主刘聪说:"太弟将要作乱,已经在外衣内穿上铠甲了!"刘聪大为惊讶,说:"竟然有这种事?"王沈等人都说:"臣下等人听说已很久了,多次禀告,可是陛下不相信我们的话。"刘聪命令刘粲率领军队包围东宫。刘粲指使靳准、王沈逮捕氐族、羌族的酋长十多人,想方设法地拷问他们,都吊在高高的木架上,烧红铁器来烤他们的眼睛,酋长们被迫承认和刘义谋图作乱。刘聪对王沈等人说:"我从现在起了解你们的忠心了!应该记住:知道的没有不能说出来的,不要把往日说了而不采用的事记在心上!"于是诛杀东宫官属和刘义一向亲近的人,以及靳准、王沈等人一向所憎恨厌恶的大臣有几十人,活埋了一万五千名兵士。夏,四月,废黜刘义为北部王,刘粲随后指使靳准暗杀了他。刘义外表清秀,神态爽朗,宽厚仁慈,有才干风度,所以人心大多归附他。刘聪听到他的死讯,哭得很悲痛,说:"我们兄弟只剩下了两人,却不能互相容忍,怎么能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心意呢?"氐族、羌族反叛的人很多,委派勒准代理车骑大将军,前去讨伐,平定了他们。

7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8 六月，丙寅，温峤等至建康，王导、周顗、庾亮等皆爱峤才，争与之交。是时，太尉豫州牧荀组、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劝进，王不许。

9 初，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王之为丞相也，遣行参军谯国桓宣往说平、雅，平、雅皆请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芦洲[1]，遣参军殷乂诣平、雅。乂意轻平，视其屋，曰："可作马厩。"见大镬，曰："可铸铁器。"平曰："此乃帝王镬，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毁之？"乂曰："卿未能保其头，而爱镬邪？"平大怒，于坐斩乂，勒兵固守。逖攻之，岁余不下，乃诱其部将谢浮，使杀之；逖进据太丘[2]。樊雅犹据谯城，与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请兵于南中郎将王含。桓宣时为含参军，含遣宣将兵五百助逖。逖谓宣曰："卿信义已著于彼，今复为我说雅。"宣乃单马从两人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荡刘、石，倚卿为援；前殷乂轻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诣逖降。逖既入谯城，石勒遣石虎围谯，王含复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为谯国内史。

己巳，晋王传檄天下，称"石虎敢帅犬羊，渡河纵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年，锐卒三万，水陆四道，径造贼场，受祖逖节度。"寻复召裒还建康。

10 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余家。

11 汉主聪立晋王粲为皇太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故。大赦。

12 段匹磾推刘琨为大都督，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弟末柸等会于固安[3]，共讨石勒。末柸说疾陆眷、涉复辰曰："以父兄而从子弟，耻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独收之，吾属何有哉？"各引兵还。琨、匹磾不能独留，亦还蓟。

13 以荀组为司徒。

【注释】

①芦洲：地名，在今安徽亳县东涡水北岸。

②太丘：地名，在今河南永城西北。

③固安：县名，治今河北易县东南。

【译文】

7 五月，初一，出现日食。

8 六月，十五日，温峤等人到达建康，王导、周顗、庾亮等人都喜爱温峤的才华，争相和他交往。这时，太尉豫州牧荀组、冀州刺史邵续、青州刺史曹嶷、宁州刺史王逊、东夷校尉崔毖等人都呈上奏章，劝晋王登上皇位，晋王不同意。

9 当初，流民张平、樊雅各自在谯国聚集部众几千人，担任坞堡首领。晋王做丞相时，派遣行参军谯国人桓宣前去游说张平、樊雅，张平、樊雅都请求投降。等到豫州刺史祖逖出兵屯驻芦洲，派遣参军殷乂前往张平、樊雅那里，殷乂心中瞧不起张平，盯着他们的房舍，又说："可以当马棚。"看到一个大锅，说："可以铸造铁器。"张平说："这是帝王的大锅，天下太平后就要使用它，为什么要毁掉它？"殷说："你不能保住自己的头，还能爱大锅吗？"张平大为愤怒，就在座位上杀了殷乂，调遣军队，加固守备。石勒攻打他，一年多不能攻下，于是引诱他的部将谢浮，让谢浮杀了他；祖逖进兵，占据太丘。

樊雅仍然占据着谯城，和祖逖对抗。祖逖攻打他不能取胜，向南中郎将王含请求支援。桓宣这时担任王含的参军，王含派遣桓宣率领五百兵士，援助祖逖。祖逖对桓宣说："你的诚信已得到他们的了解，请现在再替我游说樊雅。"桓宣于是单人匹马，仅带两个随从到樊雅那里，说："祖豫州正要扫平刘聪、石勒，依靠你作为后援；以前殷义态度轻浮，不是祖豫州的本意。"樊雅于是前往祖逖那里归降。祖逖讲谯城后，石勒派遣石虎包围谯城，王含又派遣桓宣援救，石虎解除包围，离开了。祖逖上奏章举荐桓宣担任谯国内史。

十八日，晋王向天下发布檄令，说："石虎竟敢率领狗羊禽兽，渡过黄河毒害人民，现在派遣琅邪王司马裒等九支军队，精锐的兵士三万人，水陆四路，直接赶到贼寇的场所，接受祖逖的调度。"不久，又召司马裒回到建康。

10 秋，七月，发生大旱灾；司州、冀州、并州、青州、雍州发生大蝗灾；黄河、汾水漫过河堤，漂走了一千多家。

11 汉国君主刘聪立晋王刘粲为皇太子，兼任相国、大单于，仍旧总管朝政。大赦境内。

12 段匹磾推荐刘琨担任大都督，檄令他的哥哥辽西公段疾陆眷和叔父段涉复辰、弟弟段末柸等人在固安会合，一同讨伐石勒。段末柸劝段疾陆眷、段涉复辰说："以父兄的身分却从子弟的号令，是个耻辱；况且侥幸地立下功劳，段匹磾独自占有，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各自率领军队退回。刘琨、段匹磾不能单独留下，也回到蓟城。

13 委派荀组担任司徒。

14 八月，汉赵固袭卫将军华荟于临颍，杀之。

初，赵固与长史周振有隙，振密谮固于汉主聪。李矩

之破刘畅也，于帐中得聪诏，令畅既克矩，还过洛阳，收固斩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斩振父子，帅骑一千来降；矩复令固守洛阳。

15 郑攀等相与拒王廙，众心不壹，散还横桑口[1]，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击之，攀等惧，请降。杜曾亦请击第五猗于襄阳以自赎。

廙将赴荆州，留长沙刘浚镇扬口垒[2]。竟陵内史朱伺谓廙曰："曾，猾贼也，外示屈服，欲诱官军使西，然后兼道袭扬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厉自用，以伺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还趋扬口；廙乃遣伺归，裁至垒，即为曾所围。刘浚自守北门，使伺守南门。马隽从曾来攻垒，隽妻子先在垒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杀其妻子，未能解围，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门，伺被伤，退入船，开船底以出，沉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说伺曰："马隽德卿全其妻子，今尽以卿家内外百口付隽，隽已尽心收视，卿可来也。"伺报曰："吾年六十余，不能复与卿作贼，吾死亦当南归，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于甑山[3]，病创而卒。

戊寅[4]，赵诱、朱轨及陵江将军黄峻与曾战于女观湖[5]，诱等皆败死。曾乘胜径造沔口，威震江、沔。

王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6]。曾锐气甚盛，访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7]，访自领中军。曾先攻左、右甄，访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诱子胤，将父余兵

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旦至申[8]，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曾兵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战，向者彼劳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也。"乃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走保武当[9]。王廙始得至荆州。访以功迁梁州刺史，屯襄阳。

【注释】

①横桑口：地名，在今湖北汉川西。

②扬口：地名，在今湖北潜江西北，为扬水进入汉江之处。

③甑(zèng 赠)山：山名，在今湖北汉川东南汉江南岸。

④戊寅：八月庚戌朔，无戊寅。

⑤女观湖：地名，在今湖北江陵、潜江二县界。

⑥沌(zhuàn 转)阳：县名，治今湖北汉阳东临嶂山下。

⑦左甄、右甄：即左方的军阵、右方的军阵。甄，义同"阵"。

⑧申：时间名，相当于现在下午的三点至五点。

⑨武当：县名，治今湖北均县西北。

【译文】

14 八月，汉国赵固在临颍袭击卫将军华荟，杀了他。

起初，赵固和长史周振有嫌隙，周振秘密地向汉国君主刘聪诬陷赵固。李矩打败刘畅后，在刘畅军营中搜到刘聪的诏书，命令刘畅在战胜李矩后，回军时经过洛阳，逮捕赵固，杀了他，用周振来接替赵固。李矩把诏书送给赵固看，赵固杀了周振父子，率领一千骑兵前来归降；李矩又命令赵固守卫洛阳。

15 郑攀等人一道抗拒王廙，各人心思不一致，离散后回到横桑

口，想投奔杜曾。王敦派遣武昌太守赵诱、襄阳太守朱轨攻打他们，郑攀等人恐惧，请求投降。杜曾也请求到襄阳攻打第五猗，来为自己赎罪。

王廙将要赶往荆州，留长史刘浚镇守扬口营垒。竟陵内史朱伺对王廙说："杜曾是个狡猾的贼寇，外面表示降服，是想引诱官府军队向西开进，然后日夜赶路，偷袭扬口而已。应该大力部署，不可轻率西进。"王廙禀性傲慢，固执己见，认为朱伺年老胆怯，于是向西开进。杜曾等人果然回头赶往扬口；王廙于是派遣朱伺返回，刚到营垒，就被杜曾包围了。刘浚亲自守卫北门，让朱伺守卫南门。马隽跟随杜曾来攻打营垒，马隽的妻子儿女起先就在营垒中，有人想剥下她们的脸皮给马隽看。朱伺说："杀死他的妻子儿女，不能解除包围，只是增添他们的怒气而已。"于是停止。杜曾攻破北门，朱伺受伤，退入船中，凿穿船底进入水中，潜水走了五十步，才得以逃脱。杜曾派人劝朱伺说："马隽感激你保全他的妻子儿女，现在把你全家内外一百口人全部交给马隽，马隽已尽心尽力地照料保护，你可以前来。"朱伺回信说："我年经已六十多了，不能再同你一道为寇，我死也应该回到南方，妻子儿女交给你处理。"于是到甑山同王廙会合，因创伤复发而去世。

戊寅日，赵诱、朱轨和陵江将军黄峻，在女观湖同杜曾交战，赵诱等人都战败而死。杜曾乘胜直扑沔口，声威震动长江、沔水地区。

晋王命令豫章太守周访攻打他。周访拥有八千部众，进军到沌阳。杜曾的锐气十分强大，周访命令将军李恒指挥左方的军阵，许朝指挥右方的军阵，周访自己统领中军。杜曾首先攻击左方、右方的军阵，周访在军阵后射击野鸡，来安定部队的心理。命令他的军队说："一处军阵失败，战鼓连敲三次，两处军阵失败，战鼓连敲六次。"赵诱的儿子赵胤，率领父亲残余的人马，隶属于左方的军阵，奋力作战，失败了又集合在一起，飞马禀报周访。周访发怒，喝令再次进攻；赵胤大声哭叫着，退回去死战。从早晨战至下午申时，两翼

的军阵都失败了。周访挑选八百名精锐的战士，亲自斟酒给他们喝，下令不能随意行动，听到鼓声后才能前进。在杜曾的军队离中军仅三十步时，周访亲自擂起战鼓，将领士卒都踊跃出击，杜曾的军队于是溃散，杀死一千多人。周访夜晚追击，各将领请求等到明天，周访说："杜曾勇敢善战，刚才他们疲劳，我们养精蓄锐，所以战胜了他们；应该在他们衰弱时把握住机会，就可以一举消灭。"于是击鼓前进，平定了汉水、沔水地区。杜曾逃到武当固守。王廙这时才得以到达荆州。周访因为功劳擢升梁州刺史，驻扎在襄阳。

16 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17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8 丁卯，以刘琨为侍中、太尉。

19 征南军司戴邈上疏，以为："丧乱以来，庠序隳废[1]。议者或谓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此言似之，而实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废坠已久矣。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2]，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良可惜也。世道久丧，礼俗日弊，犹火之消膏，莫之觉也。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谓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王从之，始立太学。

20 汉主聪出畋[3]，以愍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聚而观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聪曰："昔周武王岂乐杀纣乎？正恐同恶相求，为患故也。今兴兵聚众者，皆以子业为名，不如早除之！"聪曰："吾前杀庾珉辈，而民心犹如是，吾未忍复杀也，且小

观之。"十二月,聪飨群臣于光极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执盖。晋臣多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陇西辛宾起,抱帝大哭,聪命引出,斩之。

赵固与河内太守郭默侵汉河东,至绛[4],右司隶部民奔之者三万余人[5]。骑兵将军刘勋追击之,杀万余人,固、默引归。太子粲帅将军刘雅生等步骑十万屯小平津[6],固扬言曰:"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粲表于聪曰:"子业若死,民无所望,则不为李矩、赵固之用,不攻而自灭矣。"戊戌,愍帝遇害于平阳。粲遣雅生攻洛阳,固奔阳城山[7]。

21 是岁,王命课督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诸军各自佃作,即以为禀。

22 氐王杨茂搜卒,长子难敌立,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8],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9]。

23 河南王吐谷浑卒[10]。吐谷浑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归,分户一千七百以隶之。及廆嗣位,二部马斗,廆遣使让吐谷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异,而令马有斗伤!"吐谷浑怒曰:"马是六畜,斗乃其常,何至怒及于人!欲远别甚易,恐后会为难耳!今当去汝万里之外。"遂帅其众西徙。廆悔之,遣其长史乙那娄冯追谢之。吐谷浑曰:"先公尝称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当强盛,祚流后世。'我,孽子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意乎!"遂不复还,西傅阴山而居。属永嘉之乱,因度陇而西,据洮水之西,极于白兰[11],地方数千里。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为之和《阿干之歌》。吐谷浑有子六十人,长子吐延嗣。吐

延长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注释】

①隳(huī 恢)：毁坏。

②搴(qiān 谦)：拔。

③畋(tián 田)：打猎。

④絳：县名，治今山西曲沃西南古城址。

⑤右司隶：官名，统领京城所在地区。汉国分司隶为左右二部。

⑥小平津：地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

⑦阳城山：俗名车岭山，又名马岭山。在今河南登封东北，为嵩山东支。

⑧下辨：县名，治今甘肃成县西。

⑨河池：县名，治今甘肃徽县西银杏镇。

⑩吐谷(yù 浴)浑：鲜卑大单于慕容廆的庶兄，名字后被用为子孙所建立政权的王朝名。

⑪白兰：山名，即今青海黄河源西北布尔汗布达山。

【译文】

16 冬，十月，二十九日，琅邪王司马裒逝世。

17 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

18 十九日，委派刘琨担任侍中、太尉。

19 征南军司戴邈呈上奏疏，认为："天下大乱以来，学校毁坏。有些议事的人认为，太平时代崇尚文教，遭到祸乱时崇尚武功，这些话似乎在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儒学的道理精微深远，不是仓促之间可以掌握的；等到天下太平，然后再研习，就早已荒废光了。另外，贵族家庭的子女，未必有斩杀敌军将领、拔下敌军旗帜的才能，也没有参军征伐的劳役，不趁年青时让他们探讨研习大道义理，实在可惜了。世道长久地衰微，礼仪风俗日益败坏，如同火烛消耗油脂，没有人察觉到。现在，帝王大业开始创立，万物开始振兴，我认为应该敬重正道，尊崇儒术，来整肃社会风气。"晋王听从了他

的建议，开始设立太学。

20 汉国君主刘聪出城打猎，命愍帝代理车骑将军，穿上军装，拿着铁戟，在前面开路。看到的人指着愍帝说："这是从前长安城里的天子。"聚集在一起观看，年老有阅历的人中，有人哭了起来。太子刘粲对刘聪说："从前周武王难道乐意杀纣王吗？只是因为担心恶人们同气相求，制造祸患的缘故。现在起兵聚集民众的人，都是用子业的名义，不如早日除掉他。"刘聪说："我以前杀死庾珉一伙人，民众的心理却仍旧是这样，我不忍心再杀人了，暂且观察一段时间吧。"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命令愍帝给大家斟酒、洗涤酒杯；随后上厕所，又派他拿便桶盖子。旧日的晋国臣子大多流泪哭泣，有人失声痛哭。尚书郎陇西人辛宾起身，抱着愍帝大哭，刘聪命令拖出去，杀了他。

赵固和河内太守郭默侵入汉国的河东郡，到达绛县，右司隶所统领的民众，有三万多人投奔他们。骑兵将军刘勋发兵追击，杀了一万多人，赵固、郭默率军返回。太子刘粲率领将军刘雅生等人，总共十万步兵骑兵驻扎在小平津，赵固扬言："一定要活捉刘粲，来赎回天子。"刘粲上奏章给刘聪说："子业如果死了，民众失去了期望，就不会被李矩、赵固利用，不需进攻，就自行灭亡了。"二十日，愍帝在平阳被杀害。刘粲派遣刘雅生攻打洛阳，赵固逃到阳城山。

21 这一年，晋王命令考察农业成效，郡守、县令长根据缴纳谷物多少，评定高低等级，各支军队分别垦荒种地，作为自己的口粮。

22 氐王杨茂搜去世，长子杨难敌继立，和小儿子杨坚头分别统领部众：杨难敌号称左贤王，驻扎在下辨，杨坚头号称右贤王，驻扎在河池。

23 河南王慕容吐谷浑去世。慕容吐谷浑，是慕容廆庶出的哥哥，父亲慕容涉归，分出一千七百户来隶属于他。等到慕容廆继位，两个部落的马匹相争斗，慕容廆派遣使者责备慕容吐谷浑说："先公划分封地，各有区别，为什么不远远地离开，却使马匹打斗受伤！"

慕容吐谷浑发怒说："马是牲畜，打斗是它们的本性，为什么迁怒到人的身上？想远远地分开十分容易，恐怕今后会面就艰难了！现在离开你，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于是率领他的部众向西迁移。慕容廆感到后悔，派遣他的长史乙郁娄冯追赶上去道歉。慕容吐谷浑说："先公曾经说过卜卦时的话，'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强盛，吉祥留传后世。'我，是庶出的儿子，按事理不能同时做首领。现在因为马匹的事而离别，大概是天意吧！"于是不再返回，向西行进，靠近阴山居住。适逢，永嘉年间祸乱之时，穿过陇山向西发展，定居在洮水的西面，一直到达白兰山，占地方圆几千里。鲜卑人称哥哥为阿干，慕容廆追念哥哥，为此写作了《阿干之歌》。慕容吐谷浑有六十个儿子，长子慕容吐延继位。慕容吐延身材高大，有勇力，羌人、匈奴人都害怕他。

太兴元年

1 春，正月，辽西公疾陆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复辰自立。段匹磾自蓟往奔丧；段末柸宣言："匹磾之来，欲为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复辰发兵拒之。末柸乘虚袭涉复辰，杀之，并其子弟党与，自称单于。迎击匹磾，败之；匹磾走还蓟。

2 三月，癸丑，愍帝凶问至建康，王斩缞居庐[1]。百官请上尊号，王不许。纪瞻曰："晋氏统绝，于今二年，陛下当承大业；顾望宗室，谁复与让？若光践大位，则神、民有所凭依；苟为逆天时，违人事，大势一去，不可复还。今两都燔荡[2]，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而陛下方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王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彻御坐。瞻

叱绩曰:"帝坐上应列星,敢动者斩!"王为之改容。

奉朝请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义全而后取,让成而后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今梓宫未返,旧京未清,义夫泣血,士女遑遑。宜开延嘉谋,训卒厉兵,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心,则神器将安适哉?"由是忤旨,出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颉之弟也。

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3],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余万人。散骑常侍熊远曰:"陛下应天继统,率土归戴,岂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不若依汉法遍赐天下爵,于恩为普,且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也。"帝不从。

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辞,善武艺,好贤礼士,容受规谏,与庾亮、温峤等为布衣之交。亮风格峻整,善谈老、庄,帝器重之,聘亮妹为太子妃。帝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顗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帝好刑名家[1],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

【注释】

①斩缞(cuī 催):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左右和下边不缝。子、未嫁女对父母,媳对公婆,承重孙对祖父母,妻对夫都服斩缞。 居庐:倚庐,守丧时的住处。

②燔(fán 烦):焚烧。

③刺:名片。古代在竹简上刺上名字,在交往时使用,故称为刺。

④刑名家：战国时法家中的一个派别，以申不害为代表，主张循名责实，以强化上下关系，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译文】

太兴元年（戊寅，公元 318 年）

1 春，正月，辽西公段疾陆眷去世，他的儿子年幼，叔父段涉复辰自行即位。段匹磾从蓟城赶去奔丧；段末柸公开宣扬："段匹磾前来，是为了篡位。"段匹磾到达右北平，段涉复辰调遣军队阻截他。段末柸趁着内部空虚，袭击段涉复辰，杀了他以及他的子弟、党羽，自称为单于。迎击段匹磾，打败了他；段匹磾逃回蓟城。

2 三月，初七，愍帝死亡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穿上粗麻布丧服，住进正宫外的房舍服丧。文武官员请求奉上皇帝名号，晋王不答应。纪瞻说："晋王室的大统继绝，至今已有两年，陛下应当继承伟大的基业；遍观宗室之中，还能让给谁呢？如果登上皇位，神祇、民众就都有了依靠；假期拂逆天时，违背民心，大势一去，就不会再有机会。现在两个京城被焚毁，宗庙无人祭祀，刘聪在西北窃称帝号，陛下却在东南清高地谦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以礼让的态度扑灭火灾了。"晋王还是不答应，命令殿中将军韩绩搬走皇帝座位。纪瞻喝斥韩绩说："皇帝的座位与天上的星座相应，胆敢搬动的斩首！。晋王为此改变了脸色。

奉朝请周嵩呈上奏疏说："古代的君王，大义完备然后取得，谦让的礼数周全然后登位。现在皇帝的棺材没有运回，旧日的京城没有光复，忠义的人流向血泪，男男女女惊慌失措。应该广泛听取良好的谋略，训练士兵，首先洗掉国家的奇耻大辱，顺应天下人民的心意，那样，天子的地位能到哪里去呢？"因此违背了旨意，调出去担任新安太守，又因有怨言而判罪。周嵩，是周顗的弟弟。

初十，晋王登上皇帝位，文武官员都列位陪同。皇帝命令王导登上御床一同就坐，王导坚决推辞说："太阳如果同地上的万物相

等同，人民怎么能得到照耀？"皇帝才不坚持了。大赦天下，改年号，文武官员上升两个等级。皇帝打算赏赐列名劝登帝位的下层官吏，每人提升一级，百姓列名劝登帝位的都到官府任职，总共二十多万人。散骑常侍熊远说："陛下顺应天意，继承大统，普天之下归顺拥戴，难道唯独近处人民的情义重，远处人民的情义轻吗？不如仿照汉代的做法，给全国人民普遍赐予爵位，使恩德普及，并且可以免除检查核实的麻烦，堵塞投机取巧的途径。"皇帝不听从。

二十四日，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太子仁爱孝顺，喜好文学，擅长武艺，礼贤下士，接受规劝，和庾亮、温峤等人有如同平民之间的交情。庾亮仪表严正庄重，擅长谈论老子、庄子的学术，皇帝很器重他，聘娶庾亮的妹妹为太子的妃子。皇帝委派贺循代理太子太傅，周顗担任少傅，庾亮以中书郎的身份在东宫讲学。皇帝喜爱刑名家学术，把韩非子的书赐给太子。庾亮规劝说："申不害、韩非子的学术刻薄寡恩，伤害教化，不应该放在圣明的心中。"太子接受了他的意见。

3帝复遣使授慕容廆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辞公爵不受。廆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裴嶷言于廆曰："晋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远，中原之乱，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诸部虽各拥兵，然皆顽愚相聚，宜以渐并取，以为西讨之资。"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诲之，是天以君赐孤而祐其国也。"乃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

4 李矩使郭默、郭诵救赵固，屯于洛汭[1]。诵潜遣其将耿稚等夜济河袭汉营，汉具丘王翼光觇知之，以告太子粲，请为之备。粲曰："彼闻赵固之败，自保不暇，安敢来此邪？毋为惊动将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进攻，粲众惊溃，死伤太半，粲走保阳乡[2]。稚等据其营，获器械、军资，不可胜数。及旦，粲见稚等兵少，更与刘雅生收余众攻之，汉主聪使太尉范隆帅骑助之，与稚等相持，苦战二十余日，不能下。李矩进兵救之，汉兵临河拒守，矩兵不得济。稚等杀其所获牛马，焚其军资，突围奔虎牢。诏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3]。

5 汉蠡斯则百堂灾[4]，烧杀汉主聪之子会稽王康等二十一人。

6 聪以其子济南王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齐王劢为大司徒。

7 焦嵩、陈安举兵逼上邽，相国保遣使告急于张寔，寔遣金城太守窦涛督步骑二万赴之。军至新阳[5]，闻愍帝崩，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诜言于寔曰："南阳王，国之疏属，忘其大耻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晋王近亲，且有名德，当帅天下以奉之。"寔从之，遣牙门蔡忠奉表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东年号，犹称建兴。

【注释】

①洛汭(rui 锐)：指洛水进入古黄河处，在今河南巩县境内。

②阳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南获嘉或修武境内。

③河南三郡：指河南、荥阳、弘农三郡。

④螽(zhōng 终)斯则百堂:刘聪诸子的住处。"螽斯"、为《诗经·国风》中的篇名,其中有"宜尔子孙"(意为多子多孙)之句;"则百",语出《诗经·大雅》中的《思齐》:"则百斯男"(意为王室男儿满一百)。刘聪希望子孙众多,故采用为堂名。

⑤新阳:县名,治今甘肃天水西北渭河北岸。

【译文】

3 皇帝又派遣使者任命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慕容廆辞让昌黎公爵位不接受。慕容廆委派游邃担任龙骧长史,刘翔担任主簿,命令游邃制定官署礼仪法令。裴嶷对慕容廆说:"晋王室衰落,孤立地占据长江以南地区,威望、恩德不能达到远方,中原的祸乱,除非明公,谁也不能拯救。现在各部落虽然各自拥有兵力,但都是贪婪、愚钝的人聚集在一起,应该逐渐地吞并,作为向西征讨的资本。"慕容廆说:"您说的事情重大,不是我所能办到的。不过,您是洛阳政权中有名望有德行的人物,不嫌我浅陋而加以教诲,这是上天把您赐给我来保佑国家。"于是委派裴嶷担任长史,把军事政治的大权交给他,对各个弱小的部落,渐渐地加以攻取。

4 李矩命令郭默、郭诵救援赵国,驻扎在洛汭。郭诵暗中派遣他的将领耿稚等人,在夜晚渡过黄河偷袭汉军营垒,汉国具丘王刘翼光侦探到消息,禀告太子刘粲,请求加以防备。刘粲说:"他们听到赵固失败了,连保护自己都来不[illegible],哪里敢到这里来?不要为这事惊动将领士兵!"不一会,耿稚等人突然到来,分十路进攻,刘粲的部份惊慌溃散,死伤了一大半,刘粲逃到阳乡据守。耿稚等人占据汉军营垒,缴获武器、军用物资,不可计数。等到天亮,刘粲发现耿稚等人兵力少,又和刘雅生收集残余的部众攻打他们,汉国君主刘聪命令太尉范隆率领骑兵援助刘粲,和耿稚等人相对峙,苦战了二十多天,不能攻下。李矩进军援救耿稚,汉国军队靠近黄河把守,李矩的军队不能渡过。耿稚等人杀死他们所缴获的牛马,焚烧缴获的

军用物资，突出重围，逃到虎牢关。下诏委派李矩河南三郡一切军务。

5 汉国蠡斯则百堂遭到火灾，烧死了汉国君主刘聪的儿子会稽王刘康等二十一人。

6 刘聪委派他的儿子济南王刘骥担任大将军、都督中我诸军事、录尚书，齐王刘劢担任大司徒。

7 焦嵩、陈安起兵逼近上邽，相国司马保派遣使者，向张寔告急，张寔派遣金城太守窦涛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赶去救援。军队到达新阳，听说愍帝逝世，司马保谋划称帝。破羌都尉张诜对张寔说："南阳王，是皇室疏远的亲属，忘记了国家的奇耻大辱，却急于想自称尊号，一定不能达到目的。晋王是近亲，而且有名望德行，应该率领天下人来拥戴他。"张寔听从了他的意见，派遣牙门蔡忠捧着奏章，前往建康；当到达后，皇帝已经即位。张寔不采用江东的年号，仍旧称作建兴。

8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9 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10 成丞相范长生卒；成主雄以长生子侍中贲为丞相。长生博学，多艺能，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

11 汉中常侍王沈养女有美色，汉主聪立以为左皇后。尚

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谏曰："臣闻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庙，没配后土，必择世德名宗，幽闲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赵飞燕为后，使继嗣绝灭，社稷为墟，此前鉴也。自麟嘉以来，中宫之位，不以德举。借使沈之弟女，刑余小丑，犹不可以尘污椒房[2]，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国家之福也。"聪大怒。使中常侍宣怀谓太子粲曰："鉴等小子，狂言侮慢，无复君臣上下之礼，其速考实！"于是收鉴等送市，皆斩之。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将入谏，门者弗通。

鉴等临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复能为恶乎？乃公何与汝事？"鉴瞋目叱之曰："竖子！灭大汉者，正坐汝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汝于先帝，取汝于地下治之。"准谓鉴曰："吾受诏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汉灭由吾也？"鉴曰："汝杀皇太弟，使主上获不友之名。国家畜养汝辈，何得不灭？"懿之谓准曰："汝心如枭镜[3]，必为国患，汝既食人，人亦当食汝。"

聪又立宣怀养女为中皇后。

【注释】

①八部从事：扬州当时统辖丹阳、会稽、吴、吴兴、宣城、东阳、临海、新安八郡。每部从事专门负责一郡文书、察举非法等事宜。

②椒房：汉代时，皇后所居的宫殿以椒和泥涂壁，取温、香、多子之义，后世因之以椒房作为后妃的代称。

③枭镜：枭为传说中恶鸟，生而食母。镜本作獍(jìng)，又名破镜，为传说

中恶兽，生而食父。后世因之用来比喻不孝与忘恩负义之人。

【译文】

8 夏，四月，初一，出现日食。

9 加授王敦为江州牧，王导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各郡国，归来后，同时召见。各从事分别报告二千石官员的得失，唯独顾和不吱声。王导问他，顾和说："明公担任宰辅，宁愿使罗网漏掉吞得下船只的大鱼，为什么要听取传闻，以苟刻烦琐的方式来治理政事呢？"王导赞叹不已。顾和，是顾荣的远房侄儿。

10 成国丞相范长生去世；成国君主李雄委派范长生的儿子、侍中范贲担任丞相。范长生学问渊博，多才多艺，年龄将近一百岁，蜀地人对他奉若神明。

11 汉国中常侍王沈的养女有姿色，汉国君主刘聪立她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规劝说："臣下听说君王选立皇后，德行要和天地相配，在世时祀奉宗庙，去世后配享地神，一定要选择累代有德行、有名望的家族中貌美贤惠的淑女，才符合天下人的期望，满足神祇的心意。汉代孝成帝以赵飞燕为皇后，使后嗣断绝，国家变成废墟，这是前车之鉴。自麟嘉以来，皇后的地位，不依照品行来选立。即使是王沈弟弟的女儿，也是宦官亲属的晚辈，仍不能让她们玷污后宫，何况是王沈家的婢女呢！六宫的妃嫔，都是公卿的女儿和孙女，为什么突然用婢女来主宰领属她们？臣下恐怕这不是国家的福祥。"刘聪大怒，命令中常侍宣怀对太子刘粲说："王鉴等小子，言辞狂妄，傲慢无礼，不再有君臣上下的规矩，可赶快考查实情！"于是逮捕王鉴等人，送到街市，全部杀了他们。金紫光禄大夫王延急奔皇宫，将要进去规劝，守门的人不通报。

王鉴等人将要受刑时，王沈用棍棒敲打他，说："愚蠢的奴才，

还能再作恶吗？你老子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王鉴睁大眼睛愤怒地斥责他说："混蛋！毁灭大汉的人，只有你这个鼠辈和靳准而已！一定要到先帝面前控告你，在地下捉拿你来治罪。"靳准对王鉴说："我接受诏令逮捕你，有什么不对，你要说汉国因为我而毁灭？"王鉴说："你杀害皇太弟，使主上背上不亲近兄弟的名声。国家养着你们这伙人，哪能不灭亡？"崔懿之对靳准说："你的心如同枭鸟破镜，一定成为国家的祸患，你既然吃人，别人也要吃你。"

刘聪又立宣怀的养女为中皇后。

12 司徒荀组在许昌，逼于石勒，帅其属数百人渡江；诏组与太保西阳王羕并录尚书事。

13 段匹磾之奔疾陆眷丧也，刘琨使其世子群送之。匹磾败，群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欲与之袭匹磾，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为匹磾逻骑所得。时琨别屯征北小城[1]，不知也，来见匹磾。匹磾以群书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与公同盟，庶雪国家之耻，若儿书密达，亦终不以一子之故负公而忘义也。"匹磾雅重琨，初无害琨意，将听还屯。其弟叔军谓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乖离，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长子遵惧诛，与琨左长史杨桥等闭门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闾嵩、后将军韩据复潜谋袭匹磾；事泄，匹磾执嵩、据及其徒党，悉诛之。五月，癸丑，匹磾称诏收琨，缢杀之，并杀其子侄四人。琨从事中郎卢谌、

崔悦等帅琨余众奔辽西，依段末柸，奉刘群为主；将佐多奔石勒。悦，林之曾孙也[2]，朝廷以匹磾尚强，冀其能平河朔，乃不为琨举哀。温峤表"琨尽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卢谌、崔悦因末柸使者，亦上表为琨讼冤。后数岁，乃赠琨太尉、侍中，谥曰愍。于是夷、晋以琨死，皆不附匹磾。

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帅其众数千将奔邵续，勒将石越邀之于盐山[3]，大败之，匹磾复还保蓟。末柸自称幽州刺史。

初，温峤为刘琨奉表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峤绝裾而去[4]。既至，屡求返命，朝廷不许。会琨死，除散骑侍郎。峤闻母亡，阻乱不得奔丧、临葬，固让不拜，苦请北归。诏曰："凡行礼者，当使理可经通。今桀逆未枭，诸军奉迎梓宫犹未得进，峤以一身，于何济其私难而不从王命邪？"峤不得已受拜。

14 初，曹嶷既据青州，乃叛汉来降。又以建康悬远，势援不接，复与石勒相结，勒授嶷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16 六月，甲申，以刁协为尚书令，荀崧为左仆射。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俱为帝所宠任；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故为王氏所疾，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

16 戊戌，封皇子晞为武陵王。

17 刘虎自朔方侵拓跋郁律西部。秋，七月，郁律击虎，

大破之。虎走出塞,从弟路孤帅其部落降于郁律。于是郁律西取乌孙故地[5],东击勿吉以西[6],士马精强,雄于北方。

【注释】

①征北小城:即征北将军治所,当在蓟城内或其附近。

②崔林(?~公元244年):三国时魏官吏。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人。汉末,曹操擢林为冀州主簿,徙署别驾、丞相掾属。魏国建立,迁御史中丞。魏代汉之后,官至司空。

③盐山:山名,在渤海高城县境(今河北盐山东北)。

④绝裾(jū 居):割断衣裾,以示去意坚决。 裾:衣服的前后襟。

⑤乌孙:汉代西域国名,国都在赤谷城(今新疆阿克苏河上源俄罗斯境内伊什提克一带)。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属西域都护府。

⑥勿吉:即今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滨海边区之黑龙江地区。

【译文】

12 司徒荀组驻扎在许昌,受到石勒的逼迫,率领他的几百部属渡过长江;下诏任命荀组和太保西阳王司马羕一同录尚书事。

13 段匹磾为段疾陆眷奔丧时,刘琨派他的世子刘群送他。段匹磾失败,刘群被段末柸俘获。段末柸厚重地对待他,答应以刘琨为幽州刺史,想和他一道袭击段匹磾,秘密地派遣使者带着刘群的信,请求刘琨做内应,被段匹磾的巡逻骑兵所捕获。这时刘琨另外驻扎在征北小城,不知道这件事,来会晤段匹磾。段匹磾把刘群的信拿给刘琨看,说:"心中也不怀疑您,所以告诉您而已。"刘琨"和您结成同盟,希望洗掉国家的耻辱,如果儿子的信秘密送到,也终究不会因为一个儿子的缘故,就辜负您而忘记道义。"段匹磾一向敬重刘琨,毫无杀害刘琨的意图,将要让他回到屯驻处所。他的弟弟段叔军对他说:"我们不过是胡人而已;之所以能降服晋国人,是因他们畏惧我们人数众多。现在我们骨肉之间互相攻杀,是他们实

现美好愿望的时机；如果有人尊奉刘琨而起兵，我们部族就全完了。”段匹磾于是留下刘琨。刘琨庶出的长子刘遵害怕被杀，和刘琨的左长史杨桥等人关闭城门，自行守卫，段匹磾进攻，打下来了。代郡太守辟闾嵩、后将军韩据又暗中策划袭击段匹磾，事情泄露，段匹磾逮捕闾嵩、韩据和他们的党羽，全部杀死。五月，初八，段匹磾假称诏命，逮捕刘琨，勒死了他，并杀死他的四个儿子、侄儿。刘琨的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人率领刘琨残余的部众逃到辽西，依附段末柸，尊奉刘群为首领；将领大多投奔石勒。崔悦，是崔林的曾孙。朝廷因段匹磾还很强大，希望他能平定黄河以北地区，于是不为刘琨举行哀悼仪式。温峤上奏：“刘琨为皇室竭尽忠诚，家破人亡，应该褒扬抚恤。”卢谌、崔悦通过段末柸的使者，也上奏章为刘琨伸冤。几年以后，才追赠刘琨为太尉、侍中，谥号为愍。这时，夷人、晋人因刘琨被杀，都不依附段匹磾。

段末柸派遣他的弟弟攻打段匹磾，段匹磾率领几千部众，将要投奔邵续，石勒的将领石越在盐山阻击，把段匹磾打得大败，段匹磾又退回蓟城据守。段末柸自称为幽州刺史。

当初，温峤为刘琨携带奏章前往建康，他的母亲坚决地阻止他，温峤割断衣裾离开了。到达以后，多次请求回去复命，朝廷不准许。刘琨死后，任命为散骑侍郎。温峤听说母亲死了，因战乱道路不通，不能奔丧、亲自参加安葬，执意推辞，不接受任命，苦苦地请求回到北方。诏令说：“凡是奉行礼制的人，应该使道理依据情势经常变通。现在，凶恶的敌人还没有斩首，各军奉迎先帝的棺材还没上路，温峤以一个人的力量，怎能解除私人的苦难，抗拒君王的命令呢？”温峤不得已而接受了任命。

14 当初，曹嶷在占据青州后，就叛离汉国，前来投降。后来因为建康距离遥远，势力不相连接，又和石勒互相联合，石勒任命曹嶷为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为琅邪公。

15 六月，初九，委派刁协担任尚书令，荀崧担任左仆射。刁协性

情刚烈强悍，跟很多人发生矛盾，和侍中刘隗都受到皇帝的宠信重用；想矫正当时的弊端，时常尊崇君主，抑制臣属，排斥豪门强族，所以被王氏家族所怨恨，各种苛刻琐碎的政事，都说是刘隗、刁协所建议的。刁协又酗酒任性，凌辱、诋毁公卿，看到他的人都不敢正视，心中畏惧他。

16 二十三日，封皇子司马晞为武陵王。

17 刘虎从朔方侵犯拓跋郁律的西部地带，秋，七月，拔跋郁律反击，大败刘虎。刘虎逃出塞外，堂弟刘路孤率领他的部落投降拓跋郁律。于是，拓跋郁律向西攻取从前乌孙的土地，向东兼并勿吉以西的土地，士兵战马精悍强壮，在北方称雄。

18 汉主聪寝疾，征大司马曜为丞相，石勒为大将军，皆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曜、勒固辞。乃以曜为丞相、领雍州牧，勒为大将军、领幽、冀二州牧，勒辞不受。以上洛王景为太宰，济南王骥为大司马，昌国公颉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癸亥，聪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武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改元汉昌。葬聪于宣光陵，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无礼，无复哀戚。

靳准阴有异志，私谓粲曰："如闻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诛太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机，陛下宜早图之！"粲

不从。准惧，复使二靳氏言之，粲乃从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马骥、骥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逞、太师颉国、大司徒齐王劢，皆杀之。朱纪、范隆奔长安。八月，粲治兵于上林[1]，谋讨石勒。以丞相曜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镇长安。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粲常游宴后宫，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矫诏以从弟明为车骑将军，康为卫将军。

准将作乱，谋于王延。延弗从，驰，将告之；遇靳康，劫延以归。准遂勒兵升光极殿，使甲士执粲，数而杀之，谥曰隐帝。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2]。发永光、宣光二陵，斩聪尸，焚其宗庙。准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受，准怒，杀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刘渊，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辄率众扶侍梓宫，请以上闻。"矩驰表于帝，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汉尚书北宫纯等招集晋人，堡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准杀之。

相国曜闻乱，自长安赴之。石勒帅精锐五万以讨准，据襄陵北原[3]。准数挑战，靳坚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4]。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归之，与太傅朱纪等共上尊号。曜即皇帝位，大赦，帷靳准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复本位。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

十郡，进爵为赵公。

勒进攻准于平阳，巴及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勒皆徙之于所部郡县。

汉主曜使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屯汾阴[5]，与勒共讨准。

【注释】

①上林：汉国的御花园。

②东市：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判死刑的人，后世因之以东市指刑场。

③襄陵：县名，治今山西临汾东南古城庄。

④赤壁：地名，在今山西河津西北。

⑤汾阴：县名，治今山西万荣西南庙前村北古城。

【译文】

18 汉国君主刘聪病重，征召大司马刘曜担任丞相，石勒担任大将军，都统领尚书奏事，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刘曜、石勒坚决地推辞。于是委派刘曜担任丞相，兼任雍州牧，石勒担任大将军，兼任幽、冀二州牧，石勒推辞，不接受。委派上洛王刘景担任太宰，济南王刘骥担任大司马，昌国公刘颙担任太师，朱纪担任太傅，呼延晏担任太保，一同统领尚书奏事；范隆为代理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担任大司空，兼任司隶校尉，都裁决尚书奏事。十九日，刘聪去世。二十日，太子刘粲即位。尊奉皇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名号为弘道皇后，武氏名号为弘德皇后，王氏名号为弘孝皇后；立他的妻子靳氏为皇后，儿子刘元公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汉昌。把刘聪安葬在宣光陵，谥号为昭武皇帝，庙号为烈宗。靳太后等人年龄都没满二十，刘粲多有无礼的行为，不再悲伤。

靳准暗中有反叛的打算，私下对刘粲说："听说各公卿想做出

伊尹、霍光的事情，首先诛杀太保和臣下，用大司马来总揽朝政，陛下应早作安排！"刘粲不听从。靳准畏惧，又指使两位靳氏进言，刘粲于是听从了。逮捕太宰刘景、大司马刘曜、刘曜的同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逞、太师刘颙、大司徒齐王刘劢，全部杀死。朱纪、范隆逃到长安。八月，刘粲在上林园训练军队，谋划讨伐石勒，委派丞相刘曜担任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旧镇守长安；靳准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刘粲时常在后宫游乐欢宴，军政事务，全由靳准决断。靳准假托诏命，委派堂弟靳明担任车骑将军，靳康担任卫将军。

靳准将要作乱，和王延商议。王延不顺从，急奔出去，打算告发他；遇到靳康，劫持王延归来。靳准于是调集军队，登上光极殿，命令披甲的兵士捉住刘粲，列举他的罪状后杀了他，谥号为隐帝。刘氏皇族的男人女人，不分长幼，都在东市斩首。挖掘永光、宣光二座陵墓，斩戮刘聪的尸体，焚毁刘氏宗庙。靳准自称为大将军、汉天王，行使皇帝权力，设置文武百官。对安定人胡嵩说："从古代以来，没有胡人做天子的，现在把传国玺交给你，去送还给晋王室。"胡嵩不敢接受，靳准发怒，杀了他。派遣使者告诉司州刺史李矩说："刘渊，是屠各部落的贱人，利用晋国的祸乱，假称上天旨意，使二位皇帝被囚禁而死。我就要率领众人，奉还二帝的棺木，请把这件事上奏给朝廷。"李矩急速地上奏章给皇帝，皇帝派遣太常韩胤等人奉迎先帝灵柩。汉国的尚书北宫纯等人，招集晋国人，在东宫构筑壁垒，靳康进攻，消灭了他们。靳准想委派王延担任左光禄大夫，王延骂着说："屠各反叛的奴才，为什么不马上杀了我，把我的左眼放在西阳门，看相国进城；右眼放在建春门，看大将军进城！"靳准杀了他。

相国刘曜听说叛乱后，从长安赶去。石勒率领五万精锐的军队讨伐靳准，占据襄陵北面的平原。靳准多次挑战，石勒坚守壁垒，来挫伤他们的锐气。

冬，十一月，刘曜到达赤壁。太保呼延晏等人从平阳去归附他，

和太傅朱纪等人共同奉上皇帝尊号。刘曜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只有靳准一家不在赦免之列。改年号为光初。任命朱纪兼任司徒，呼延晏兼任司空，太尉范隆以下官员，都恢复原来的职位。委派石勒担任大司马、大将军，加赠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增封邑十个郡，进爵位为赵公。

石勒到平阳攻打靳准，巴人和羌人、羯人投降的，有十多万家，石勒把他们迁徙到自己所管辖的郡县中。

汉国君主刘曜命令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在汾阴驻扎，和石勒共同讨伐靳准。

19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20 诏以王敦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诸军事；敦固辞州牧，乃听为刺史。

21 庚申，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御史中丞熊远上疏，以为："胡贼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军进讨，一失也。群官不以雠贼未报为耻，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惟事请托；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苟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世之所恶者，陆沉泥滓；时之所善者，翱翔云霄；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安得朝有辨争之臣，士无禄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1]；今光禄不仕[2]，甚违古义。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先是，帝以离乱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頵亦上言："宜渐循旧制，试以经策[33]。"帝从之，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书郎孔坦奏议，以为："近郡惧累君父[34]，皆不敢行；远郡冀于不试，冒昧来赴。今若偏加除署，是为谨身奉法者失分，侥幸投射者得官，颓风伤教，恐从此始。不若一切罢归，而为之延期，使得就学，则法均而令信矣。"帝从之，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坦，愉之从子也。

22 靳准使侍中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于石勒；勒囚泰，送于汉主曜。曜谓泰曰："先帝末年，实乱大伦。司空行伊、霍之权，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驾者，当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为朕入城，具宣此意。"泰还平阳，准自以杀曜母兄，沉吟未从。十二月，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等，相与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主，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汉。石勒大怒，进军攻明，明出战，大败，乃婴城固守。

23 丁丑，封皇子焕为琅邪王。焕，郑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爱之，以其疾笃，故王之。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礼葬之，备吉凶仪服，营起园陵，功费甚广。琅邪国右常侍会稽孙霄上疏谏曰："古者凶荒杀礼，况今海内丧乱，宪章旧制，犹宜节省，而礼典所无[35]，顾崇饰如是乎？竭已罢之民，营无益之事，殚已困之财，修无用之费，此臣之所不安

也。”帝不从。

24 彭城内史周抚杀沛国内史周默，以其众降石勒。诏下邳内史刘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龛共讨之。豹，质之玄孙也[6]。

25 石虎帅幽、冀之兵会石勒攻平阳，靳明屡败，遣使求救于汉。汉主曜使刘雅、刘策迎之，明帅平阳士女万五千人奔汉。曜西屯栗邑[7]，收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曜迎其母胡氏之丧于平阳，葬于栗邑，号曰阳陵，谥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汉主粲已下百余口葬之，置戍而归。

26 成梁州刺史李凤数有功，成主雄兄子稚在晋寿[8]，疾之。凤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骧讨凤，斩之；以李寿为前将军，督巴西军事。

【注释】

①敷奏以言：语出《尚书·尧典》。敷，陈述之意，全句意为诸侯向天子汇报自己的任职情况，提出合乎时宜的建设性意见。

②光禄：《晋书·熊远传》作："先禄"，于义为长，译文据之改。

③经策：经指儒家学说，策是政事方面的提问。自汉代以来，经义与政策是考试取士的基本内容。

④君父：指保举秀才、孝廉的地方长官。

⑤"而礼"句：指礼制经典中没有以成人之礼安葬幼儿的条款。

⑥蔡质：东汉官吏，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著名学者蔡邕的叔父。

⑦栗邑：县名，治今陕西白水西北。

⑧晋寿：县名，治今四川广元西南。

【译文】

19 十一月，十三日，太阳在夜晚出现，有三丈高。

20 下诏委派王敦担任荆州牧，加授陶侃为都督交州诸军事；王敦执意辞让州牧，于是准许他称为刺史。

21 十八日，诏令朝廷所有官员，各自陈述政事得失。御史中丞熊远呈上奏疏，认为："胡贼扰乱华夏，先帝灵柩没有运回，却不派遣军队前去讨伐，是第一个过失。官员们不把仇恨未报当做耻辱，一意讲求游乐、酒食，是第二个过失。选拔官吏，任用人才，不考察实际的德行，只在乎空虚的名望，不讲求才能，只在请托上花心思；处于高位的，把尽职办事的看作平庸的官吏，视奉行法令为苛细刻薄，恪守礼仪为阿谀奉承，安逸舒缓为高雅美妙，恣意放任为通达名士，傲慢不顺为坦诚直率，是第三个过失。时俗所厌恶的，沉入水底泥沙渣滓之中，时俗所赞美的，飞翔到天空云霄之上；所以各项政事不能治理，风俗虚伪浇薄。朝廷各部门，把顺从看作善良，意见相左就遭到贬谪，怎么能使朝廷中有敢于规劝的臣子，士人没有只为俸禄而做官的心意呢？古代选拔官吏，被选者要陈述治国方案；现在首先赐予俸禄而不加考试，十分违背古代义理。另外，推举贤士不超出世家豪族，施行法律不到权贵要人身上，所以才干不足以用胜任自己的职责，奸邪小人得不到惩罚。如果这些做法不改变，来谋求拯救祸乱，是困难的！"

在这之前，皇帝因处于离散战乱的年代，想安抚和取悦人心，州郡的秀才、孝廉，到来的不加考试，大都任命为官吏。尚书陈頵也上书说："应该逐渐地遵循旧时制度，用经义政事来测试。"皇帝听从了，随即下诏："不合乎标准的，推举他们的刺史、太守免除官职。"于是秀才、教廉都不敢进京，即使有前来的，也都推说有病，连续三年没有人参加考试。皇帝想对已经前来的孝廉，特地任命职位，尚书郎孔坦上奏章加以议论，认为：'近处的各郡秀才、孝廉，害怕牵累推举的人，都不敢进京；远处的各郡秀才、孝廉，盼望不加测

试,鲁莽地前来。现在如果单独地加以任命,这就使行为谨慎、奉行法令的人失去本应得到的职务,以侥幸心理投机取巧的人得到官位,败坏风俗,损伤教化,恐怕从这里开始。不如让他们全部回去,为他们推迟考试时间,使他们能从师学习,这样,制度才公平,法令才有信用。"皇帝听从了,准许孝廉推迟到七年后才考试。孔坦,是孔愉的侄儿。

22 靳准命令侍中卜泰把皇帝车驾、衣服器物送给石勒,请求和解;石勒囚禁卜泰,送给汉国君主刘曜。刘曜对卜泰说:"先帝后期,实际上败坏了伦常大道。司空行使伊尹、霍光的权宜措施,使我得到帝位,这个功劳是很大的。如果能早日迎接大驾,应当在政事全部托付给他,岂止是免死呢!你替我进城,详明阐明这个心意。"卜泰回到平阳,靳准自认为杀死了刘曜的母亲和哥哥,犹豫不决,没有听从。十二月,左、右车骑将军乔泰、王腾、卫将军靳康等人,一道杀死靳准,推举尚书令靳明为首领,派遣卜泰带着六颗传国印玺,投降汉国。石勒大怒,进军攻打靳明,靳明出城交战,大败,于是环绕城池,加固防守。

23 初五,封皇子司马焕为琅邪王。司马焕,是郑夫人所生的儿子,出生两年了,皇帝喜爱他,因为他患重病,所以封他为王。初七,去世。皇帝用成人的礼仪来安葬他,吉礼凶礼的仪式服饰齐备,造建陵墓,工程费用十分浩大。琅邪国右常侍会稽人孙霄上奏疏规劝说:"在古代,遇到灾荒年份,礼仪要降级;何况现在天下死丧祸乱,遵循旧时制度,还应该节约简省,对于礼仪典籍中没有规定的事,为什么要尊崇、修饰到这个地步呢?用尽已经疲惫不堪的民众,营造没有益处的建筑,花光已经感到困窘的财货,办理没有用途的事务,这是臣下所感到不安的地方。"皇帝不听从。

24 彭城内史周抚杀死沛国内史周默,率领他的部众投降石勒。皇帝诏令下邳内史刘遐兼任彭城内史,和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龛共同讨伐他。蔡豹,是蔡质的玄孙。

25 石虎率领幽州、冀州的军队同石勒会合，攻打平阳，靳明屡次失败，派遣使者向汉国求救。汉国君主刘曜命令刘雅、刘策迎接他，靳明率领平阳男女一万五千人投奔汉国。刘曜向西屯驻粟邑，逮捕靳氏家族男女，不分老幼全部杀死。刘曜从平阳迎接他母亲胡氏的灵柩，葬在粟邑，名称为阳陵，谥号为宣明皇太后。石勒焚毁平阳的宫室，命令裴宪、石会整修永光、宣光两座陵墓，收殓汉国君主刘粲以下一百多人的尸体，加以埋葬，设置守卫，然后回师。

26 成国梁州刺史李凤多次建立功勋，成国君主李雄的哥哥的儿子李稚驻守晋寿，忌妒他。李凤在巴西反叛。李雄亲自到涪城，命令太傅李骧讨伐李凤，杀了他；委派李寿担任前将军、督巴西军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　起屠维单阏，尽重光大荒落，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兴二年

1 春，二月，刘遐、徐龛击周抚于寒山[1]，破斩之。初，掖人苏峻帅乡里数千家结垒以自保[2]，远近多附之。曹嶷恶其强，将攻之，峻率众浮海来奔。帝以峻为鹰扬将军，助刘遐讨周抚有功；诏以遐为临淮太守，峻为淮陵内史。

2 石勒遣左长史王脩献捷于汉，汉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加殊礼，出警入跸，如曹公辅汉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刘茂皆为将军，封列侯。脩舍人曹平乐从脩至粟邑，因留仕汉，言于曜曰："大司马遣脩等来，外表至诚，内觇大驾强弱，俟其复命，将袭乘舆"。时汉

兵实疲弊，曜信之。乃追汜还，斩脩于市。三月，勒还至襄国。刘茂逃归，言脩死状。勒大怒曰："孤事刘氏，于人臣之职有加矣。彼之基业，皆孤所为，今既然得志，还欲相图。赵王、赵帝，孤自为之，何待于彼邪！"乃诛曹平乐三族。

3 帝令群臣议郊祀，尚书令刁协等以为宜须还洛乃修之。司徒荀组等曰："汉献帝都许，即行郊祀，何必洛邑？"帝从之，立郊丘于建康城之巳地[3]。辛卯[4]，帝亲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曰："《礼》，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初，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5]。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将李头助之。头力战有功，逖厚遇之。头每叹曰："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杀之。头党冯宠帅其众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诸郡，逖遣兵击破之。夏，四月，川以浚仪叛，降石勒。

5 周抚之败走也，徐龛部将于药追斩之；及朝廷论功，而刘遐先之。龛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称兖州刺史。

6 汉主曜还，都长安，立妃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为太原王，冲为淮南王，敞为齐王，高为鲁王，徽为楚王；诸宗室皆进封郡王。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尝问之曰："吾何如司马家儿？"羊氏曰："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彼贵为帝王，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于尔时，实不欲生，意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其宠之，颇干预国事。

【注释】

①寒山:山名,一作韩山,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

②掖:县名,治今山东掖县。

③巳地:指东南方。

④辛卯:三月壬寅朔,无辛卯。

⑤蓬陂:地名,在今河南开封县。

【译文】

晋纪十三　起己卯(公元319年),止辛巳(公元321年),共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兴二年(己卯,公元319年)

1春,二月,刘遐、徐龛到寒山攻打周抚,攻下后杀了他。当初,掖县人苏峻率领同乡几千家,构筑壁垒,用来自卫,远近的人民多来归附他。曹嶷厌恶他的强大,打算攻打他,苏峻率领众人,渡过大海前来投降。皇帝委派苏峻担任鹰扬将军,协助刘遐讨伐周抚,有战功;下诏委派刘遐担任临淮太守,苏峻担任淮陵内史。

2石勒派遣左长史王脩向汉国报告胜利消息,汉国君主刘曜派遣兼任司徒郭汜,任命石勒为太宰,兼任大将军,进爵位为赵王,加赐特殊的礼仪,出入有人警卫清道,如同曹操辅佐汉朝的旧例;任命王脩和他的副手刘茂都任将军,封为列侯。王脩的舍人曹平乐跟随王脩到达襄邑,因而留在汉国朝廷任职,对刘曜说:"大司马派遣王脩等人前来,外表上表现出十分恭敬的样子,内心里是窥伺陛下的虚实,等他回去复命后,将要袭击陛下。"这时,汉国军队实在疲劳不堪,刘曜相信他的话。于是把郭汜追回,在街市上斩首。三月,石勒回到襄国。刘茂逃跑回去,报告王脩被杀的情形。石勒大怒,说:"我事奉刘氏,对于臣下的职分是尽到了的。他们的基业,都是我所创造的,现在实现愿望后,却回头来图谋我。赵王、赵帝,我自

己想当就当，何必等待他们的准许！”于是被诛杀曹平乐的三族。

3 皇帝命令文武百官议论祭祀天地的礼仪，尚书令刁协等人认为，应该等到回洛阳后再实行。司待荀组等人说：“汉献帝在许县建都，随即举行祭祀，何必一定要在洛阳？”皇帝听从了，在建康城的东南方建立祭坛。辛卯日，皇帝亲自祭祀上天。因为没有北郊，把地祇合与天神一起祭祀。下诏说：“琅邪恭王应该称作皇考。”贺循说：“依照《仪礼》，儿子不敢把自己的爵位加在父亲身上。”于是不再提起。

4 当初，蓬破坞堡首领陈川自称为陈留太守。祖逖攻打樊雅的，陈川派遣他的将领李头协助他。李头奋力作战，立下功劳，祖逖优厚地对待他。李头经常叹息说：“得到这样的人做首领，我死了也没有遗憾。”陈川听说后杀了他。李头的党与冯宠，率领他的部众投降祖逖，陈川更加愤怒，大肆掳掠豫州各郡，祖逖派遣军队打败了他。夏，四月，陈川在浚仪反叛，投降石勒。

5 周抚逃走时，徐龛的部将于药追击，杀了他；等到朝廷评议功绩，刘遐却排在徐龛前面。徐龛发怒，在泰山反叛，投降石勒，自称为兖州刺史。

6 汉国君主刘曜返回，在长安建都，立妃子羊氏为皇后，儿子刘熙为皇太子；封儿子刘袭为长乐王，刘阐为太原王，刘冲为淮南王，刘敞为齐王，刘高为鲁王，刘徽为楚王；各宗室都进封爵为郡王。羊氏，就是从前晋惠帝的皇后。刘曜曾经问她说：“我和司马家的小儿相比怎么样？”羊氏说：“陛下，是开创基业的圣明君主；他，是毁灭国家的一个白痴，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他有帝王的尊贵地位，一个妇人、一个儿子和他本身，三个人而已，竟然不能庇护。我在那时，实在不想活下去，认为世间上的男子都是如此。自从侍奉陛下以来，才知道天下原来是有真正的男子汉的。”刘曜十分宠爱她，而她也常常干预国家政事。

7 南阳王保自称晋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张宽为征西

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安自称秦州刺史，降于汉，又降于成。上邽大饥，士众困迫，张春奉保之南安祁山[1]。寔遣韩璞帅步骑五千救之；陈安退保绵诸[2]，保归上邽。未几，保复为安所逼，寔遣其将宋毅救之，安乃退。

8 江东大饥，诏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应詹上疏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宜崇奖儒官，以新俗化。"

9 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勒遣石虎将兵五万救之，战于浚仪，逖兵败，退屯梁国。勒又遣桃豹将兵至蓬关[3]，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众五千户于襄国，留豹守川故城。

10 石勒遣石虎击鲜卑日六延于朔方，大破之，斩首二万级，俘虏二万余人。孔苌攻幽州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众饥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郁律勒兵将击之，匹磾弃妻子奔乐陵[4]，依邵续。

11 曹嶷遣使赂石勒，请以河为境，靳许之。

12 梁州刺史周访击杜曾，大破之。马隽等执曾以降，访斩之；并获荆州刺史第五猗，送于武昌。访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时望，白王敦不宜杀，敦不听而斩之。初，敦患杜曾难制，谓访曰："若擒曾，当相论为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杀陶侃将佐；以皇甫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诣己，收斩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闻之，征廙为散骑常侍，以周访代廙荆州刺史。王敦忌访威名，意难之。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鄙州虽荒弊，乃用武之国，不可以假人，宜自领之，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六月，丙子，诏

加访安南将军，余如故。访大怒，敦手书譬解，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抵之于地，曰："吾岂贾竖，可以宝悦邪？"访在襄阳，务农训兵，阴有图敦之志，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魏该为胡寇所逼，自宜阳率众南迁新野，助周访讨杜曾有功，拜顺阳太守。

赵固死，郭诵留屯阳翟，石生屡攻之，不能克。

【注释】

①祁山：山名，在今甘肃和县东北。

②绵诸：地名，在今甘肃清水西南。

③蓬关：地名，在今河南开封西南。

④乐陵：郡名，治今山东信阳西南。

【译文】

7 南阳王司马保自称为晋王，改年号为建康，设置文武百官，委派张寔担任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安自称为秦州刺史，投降汉国，又投降成国。上邽发生大饥荒，部众困苦窘迫，张春侍奉司马保前往南安郡祁山中。张寔派遣韩璞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援救他；陈安退到绵诸据守，司马保回到上邽。不久，司马保又遭到陈安的逼迫，张寔派遣他的将领宋毅援救，陈安才退走。

8 江东发生大饥荒，诏令官员们各自呈上密封奏章。益州刺史应詹说："元康以来，轻视儒家经典，崇尚道家学说，把虚无狂放视为通达，把儒学的清正俭朴视为鄙陋庸俗，应该尊崇、奖励掌管教化的官员，以便革新风俗。"

9 祖逖到蓬关攻打陈川，石勒派遣石虎率领五万军队援救他，在

浚仪交战，祖逖军队失败，退却到梁国驻守。石勒又派遣桃豹率领军队到蓬关，祖逖退却到淮南驻守。石虎把陈川的部众五千家迁徙到襄国，留下桃豹守卫陈川以前的城池。

10 石勒派遣石虎到朔方攻打鲜卑人日六延，把他打得大败，斩下二万首级，俘虏了三万多人。孔苌攻打幽州各郡，全部夺取。段匹磾的部众饥饿溃散，想转移到上谷据守，代王拓跋郁律调集军队，将要攻打他，段匹磾抛下妻子儿女，逃往乐陵，依附邵续。

11 曹嶷派遣使者贿赂石勒，请求以黄河为界线，石勒答应了他。

12 梁州刺史周访攻打杜曾，把他打得大败。马隽等人捉住杜曾来投降，周访杀了杜曾；并且擒获荆州刺史第五猗，送到武昌。周访因第五猗本来是洛阳朝廷任命的，加上有声望，禀告王敦不宜杀害，王敦不听从，杀了他。当初，王敦担心杜曾难以制伏，对周访说："如果擒获杜曾，应当推荐你统领荆州。"等到杜曾被杀，王敦却不任用周访。王廙在荆州，杀死不少陶侃的将领；因皇甫方回受到陶侃敬重，责怪他不来拜见自己，逮捕起来，杀了他。官吏百姓怨恨愤怒，上下人心都不稳定。皇帝听说了，征召王廙担任散骑常侍，委派周访接替王廙担任荆州刺史。王敦忌妒周访的威望名声，心中难以接受。从事中郎郭舒劝告王敦说："本州虽然荒芜凋零，却是军事要地，不可以转交他人，应该亲自统领，周访担任梁州刺史就足够了。"王敦听从了。六月，初七，下诏加授周访为安南将军，其他职务照旧。周访大为愤怒，王敦亲自写信解释，并遗送玉环、玉碗表示诚意。周访把这些东西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商人，可以用宝货取悦的吗？"周访在襄阳，致力从事农业，训练军队，暗中有图谋王敦的心意，郡守县令出现缺额，就先行补充，然后才报告上去；王敦心中忧虑，却不能制止他。

魏该遭到胡寇逼迫，从宜阳率领部众向南迁到新野，协助周访

讨伐杜曾，有战功，任命为顺阳太守。

赵固死后，郭诵留下来驻守阳翟，石生多次攻打他，不能攻下。

13 汉主曜立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诏曰："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亟议以闻！"群臣奏："光文始封卢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赵分也[1]，请改国号为赵。"从之。以冒顿配天[2]，光文配上帝。

14 徐龛寇掠济、岱，破东莞。帝问将帅可以讨龛者于王导，导以为太子左卫率泰山羊鉴，龛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鉴深辞，才非将帅；郗鉴亦表鉴非才，不可使；导不从。秋，八月，以羊鉴为征虏将军、征讨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临淮太安刘遐、鲜卑段文鸯等讨之。

15 冬，石勒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等劝勒称尊号，勒不许。十一月，将佐等复请勒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汉昭烈在蜀、魏武在邺故事，以河内等二十四郡为赵国，太守皆为内史，准《禹贡》，复冀州之境，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勒许之。戊寅[3]，即赵王位，大赦；依春秋时列国称元年。

初，勒以世乱，律令烦多，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余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参

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咸用法详平,国人称之。以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领门臣祭酒,专主胡人辞讼,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朝会始用天子礼乐,衣冠、仪物,从容可观矣。加张宾大执法[4],专总朝政;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寻加骠骑将军、侍中、开府、赐爵中山公;自余群臣,授位进爵各有差。

张宾任遇优显,群臣莫及;而谦虚敬慎,开怀下士,屏绝阿私,以身帅物,入则尽规,出则归美。勒其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注释】

①赵分:在赵地的分界内。刘渊封地卢奴、刘曜封地中山,都在今河北定县。据《汉书·地理志》,该地在战国时赵国境界内。

②冒顿(mò dú 莫独?~公元前174年):秦汉之际匈奴单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杀父自立。称单于后,加强内部组织,建立军政制度,东灭东胡,西逐月支,北服丁零,南征楼烦、白羊,并进占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势力强大。西汉初,常南下侵扰,严重威胁西汉王朝。

③戊寅:十一月戊戌朔,无戊寅。

④大执法:后赵所设官职,执掌朝政,地位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丞相、司徒等官员。

【译文】

13 汉国君主刘曜建立宗庙以及土地神和谷神的祭坛、南北郊天地祭坛,下诏说:"我的祖先,在北方兴起。光文皇帝建立汉国宗庙,来顺应人民的愿望。现在应该改变国号,以单于作为祖先。赶快商

议，向我奏报！”官员们上奏说：“光文皇帝开始封为卢奴伯，陛下又做过中山王；中山，在赵地的疆界内，请把国号改为赵。”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以冒顿配享上天，光文皇帝配享上帝。

14 徐龛掳掠济水、泰山一带，攻陷东莞。皇帝向王导询问能够征伐徐龛的将帅，王导认为，太子左卫率泰山人羊鉴，是和徐龛同州的豪门大族，一定能够制伏他。羊鉴极力推辞，认为不是将帅的材料；郗鉴也上奏章说羊鉴没有将帅的才干，不能使用；王导不听从。秋，八月，委派羊鉴担任征虏将军、征讨都督，统领徐州刺史蔡豹、临淮太守刘遐、鲜卑首领段文鸯等人征讨徐龛。

15 冬，石勒的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等人劝石勒称帝，石勒不同意。十一月，将领僚属又请求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兼冀州牧、赵王，依照汉照烈皇帝在蜀地、魏武帝在邺城的旧例，以河内等二十四个郡为赵国，太守都称为内史，依照《禹贡》，恢复冀州的疆域，以大单于的身分来统领各蛮族，撤销并、朔、司三州，统一设立部司来督察；石勒同意了。戊寅日，登上赵王位，大赦境内；依照春秋时各国的先例，称为元年。

当初，石勒因处在乱世，法律条令烦杂，命令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它们的要点，写作五千字的《辛亥制》，施行了十多年，才用法律令文，委派理曹参军上党人续咸担任律学祭酒；续咸执行法律，详明公正，国中人士称赞他。委派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兼任门臣祭酒，专门管理胡族人的诉讼，严厉禁止胡族人，不能欺凌侮辱士大夫和贵族，把胡族人称为国人。派遣使者巡视各州郡，鼓励、督促耕作种桑。朝中晋见，开始采用天子的礼乐制度，衣服冠冕、礼仪器物，呈现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加授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委派石虎担任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不久加授骠骑将军、侍中、开府，赐爵位为中山公；其他的官员，授予职位、晋升爵位，各有等级。

张宾的职位待遇，优厚显赫，其他官员没有比得上的；可是他

谦虚谨慎,胸襟开阔,恭敬对待下属,杜绝营私舞弊行为,以身作则,入宫就尽力规劝,出宫就把美好的声誉归于君王。石勒十分器重他,每次朝见,常常为他整理自己的仪容,简略礼仪,称他为右侯,而不敢直呼其名。

16 十二月,乙亥,大赦。

17 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镇辽东,而士民多归慕容廆,心不平。数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阴说高句丽、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约灭廆,分其地。毖所亲勃海高瞻力谏,毖不从。

三国合兵伐廆,诸将请击之,廆曰:"彼为崔毖所诱,欲邀一切之利。军势初合,其锋甚锐,不可与战,当固守以挫之。彼乌合而来,既无统壹,莫相归服,久必携贰,一则疑吾与毖诈而覆之,二则三国自相猜忌。待其人情离贰,然后击之,破之必矣。"

三国进攻棘城,廆闭门自守,遣使独以牛酒犒宇文氏;三国疑宇文氏与廆有谋,各引兵归。宇文大人悉独官曰[1]:"三国虽归,吾当独取之。"

宇文氏士卒数十万,连营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于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独官举国为寇,彼众我寡,易以计破,难以力胜。今城中之众,足以御寇,翰请为奇兵于外,伺其间而击之,内外俱奋,使彼震骇不知所备,破之必矣。今并兵为一,彼得专意攻城,无复他虞,非策之得者也;且

示众以怯，恐士气不战先沮矣。”廆犹疑之。辽东韩寿言于廆曰：“悉独官有凭陵之志，将骄卒惰，军不坚密，若奇兵卒起，掎其无备，必破之策也。”廆乃听翰留徒河。

悉独官闻之曰：“翰素名骁果，今不入城，或能为患，当先取之，城不足忧。”乃分遣数千骑袭翰。翰知之，诈为段氏使者，逆于道曰：“慕容翰久为吾患，闻当击之，吾已严兵相待，宜速进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设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骑见使者，大喜驰行，不复设备，进入伏中。翰奋击，尽获之，乘胜径进，遣间使语廆出兵大战。廆使其子皝与长史裴嶷将精锐为前锋，自将大兵继之。悉独官初不设备，闻廆至，惊，悉众出战。前锋始交，翰将千骑从旁直入其营，纵火焚之，众皆惶扰，不知所为，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廆尽俘其众，获皇帝玉玺三纽[2]。

【注释】

①大人：部落首领名。

②“获皇帝”句：皇帝玉玺，是从前宇文部大人普回在出猎时所得到的。

【译文】

16 十二月，初九，大赦天下。

17 平州刺史崔毖，自认为是中原有名望的人物，镇守辽东，官吏百姓却大多归附慕容廆，他心中不满。多次派遣使者招集流亡民众，都不肯来，以为是慕容廆拘留了他们，于是暗中劝说高句丽、段氏、宇文氏，让他们共同攻打慕容廆，约定消灭慕容廆以后，瓜分他的土地。崔毖的亲信勃海人高瞻极力规劝，崔毖不听从。

三国联合出兵讨伐慕容廆，各将领请求反击，慕容廆说：“他们

被崔毖引诱,想侥幸地获取利益。军队刚刚会合,他们的锋芒十分锐利,不能同他们交战,应该稳固防守,来挫伤他们的锐气。他们如乌合之众,来到这里,既然没有统一指挥,互相间都不相服从,时间一长,必然离散,一来是怀疑我们和崔毖设下圈套来消灭他们,二来是三国之间相互猜疑。等到他们人心离散,然后出击,是一定能打败他们的。"

三国进军攻打棘城,慕容廆关闭城门坚守,派遣使者用牛肉、酒食单独地犒劳宇文氏;三国怀疑宇文氏和慕容廆有阴谋,各自率领军队返回。宇文氏大人悉独官说:"三国虽然回去了,我们却要单独地攻下棘城。"

宇文氏的军队有几十万,军营连绵四十里。慕容廆派人到徒河征召他的儿子慕容翰。慕容翰派遣使者禀告慕容廆说:"悉独官用尽全国力量来进犯,他们众多,我们寡弱,容易用计策攻破,难以用武力战胜。现在城中的军队,足够防御敌寇,我请求作为奇兵,留在外面,抓住机会攻打他们,内外一道奋战,使他们惊恐不安,不知如何防备,就一定能够攻破他们。现在如把军队会全在一起,他们得以专心攻打城池,不再有其他的顾虑,不是适宜的计策;而且在众人面前显示出胆怯,恐怕士气还没交战就先沮丧了。"慕容廆仍旧有些怀疑。辽东人韩寿对慕容廆说:"悉独官有进逼的志向,将领骄纵,兵士懈怠,军阵不坚固周密,如果奇兵突然发动,趁着他们没有防备,两面夹攻,是一定能打败他们的计策。"慕容廆于是准许慕容翰留在徒河。

悉独官得知消息后说:"慕容翰一向有骁勇果敢的名声,现在不进城,可能造成祸难,应该首先打败他,城池不值得忧虑。"于是分出几千骑兵,派去袭击慕容翰。慕容翰得知后,派人假装成段氏的使者,在途中迎接他们说:"慕容翰长久成为我们的忧患,听说将要攻打,我们已整治军队等待着,应该赶快进发。"使者出发后,慕容翰马上出城,设置埋伏来等待他们。宇文氏的骑兵见到使者,大

为欢喜，骑马飞奔，不再加以戒备，进入了埋伏圈中。慕容翰奋力出击，全部俘获了他们，乘胜一直前进，派遣使者从小路告诉慕容廆，调出军队大战一场。慕容廆命令他的儿子慕容皝和长史裴嶷，率领精锐部队充当前锋，自己率领大军紧随其后。悉独官丝毫不加以防备，听说慕容廆到了，惊慌失措，下令全军出动应战。前锋刚刚交战，慕容翰率领一千骑兵从侧翼直接闯入悉独官的军营，放火焚烧，众人都感到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大败，悉独官仅一人逃脱。慕容廆俘虏了他的全部部众，搜得了三颗皇帝的玉玺。

崔毖闻之，惧，使其兄子焘诣棘城伪贺。会三国使者亦至，请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示焘，临之以兵，焘惧，首服。廆乃遣焘归谓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随之。毖与数十骑弃家奔高句丽，其众悉降于廆。廆以其子仁为征虏将军，镇辽东，官府、市里，按堵如故。

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1]，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以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归于棘城，待以客礼。恒，安平人；琮，鉴之孙也。廆以高瞻为将军，瞻称疾不就，廆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晋室丧乱，孤欲与诸君共清世难，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愿，奈何以华、夷之异，介然疏之哉！夫立功立事，惟问志略何如耳，华、夷何足问乎？"瞻犹不起，廆颇不平。龙骧主簿宋该，与瞻有隙，劝廆除之，廆不从。瞻以忧卒。

初，鞠羡既死[2]，苟晞复以羡子彭为东莱太守。会曹嶷徇青州[3]，与彭相攻；嶷兵虽强，郡人皆为彭死战，嶷不能克。久之，彭叹曰："今天下大乱，强者为雄。曹亦乡里，为天所相，苟可依凭，即为民主，何必与之力争，使百姓肝脑涂地？吾去此，则祸自息矣。"郡人以为不可，争献拒嶷之策，彭一无所用，与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毖。北海郑林客于东莱，彭、嶷之相攻，林情无彼此。嶷贤之，不敢侵掠，彭与之俱去。比至辽东，毖已败，乃归慕容廆。廆以彭参龙骧军事。遗郑林车牛粟帛；皆不受，躬耕于野。

宋该劝廆献捷江东，廆使该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玺诣建康献之。

高句丽数寇辽东，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丽王乙弗利逆来求盟，翰、仁乃还。

18 是岁，蒲洪降赵，赵主曜以洪为率义侯。

19 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以附晋王保，保使其将杨曼、王连据陈仓[4]，张颉、周庸据阴密[5]，松多据草壁[6]，秦、陇氐、羌多应之。赵主曜遣诸将攻之，不克；曜自将击之。

【注释】

①于河城：城名，在今辽宁辽阳市东北。

②"鞠羡"句：鞠羡之死，见本书第八十六卷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③"会曹嶷"句：曹嶷攻青州，见本书第八十七卷晋怀永嘉三年(公元309年)

④陈仓：县名，治今陕西宝鸡东渭水北岸。

⑤阴密：县名，治今甘肃灵台西南。

⑥草壁：地名，在今甘肃灵台附近。

【译文】

崔毖听说后，心中害怕，派遣他哥哥的儿子崔焘前往棘城，假装祝贺。正巧，三国的使者也到了，请求和解，说："不是我们的本意，是崔平州教我们这样干的。"慕容廆把证词拿给崔焘看，用武器威胁他，崔焘害怕，自首服罪。慕容廆于是派遣崔焘回去对崔毖说："投降是上策，逃跑是下策。"率领军队跟在后面。崔毖和几十个骑兵抛弃家庭，逃到高句丽，他的部众都投降了慕容廆。慕容廆委派他的儿子慕容仁担任征虏将军，镇守辽东，官府、街市城巷，如同从前一样安宁。

高句丽的将领如奴子据守在河城，慕容廆派遣将军张统袭击，擒获了他，俘虏了他的部众一千多家；带着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回到棘城，用对客人的礼节来接待他们。韩恒，是安平人；石琮，是石鉴的孙子。慕容廆委派高瞻担任将军，高瞻称说有病，不到任，慕容廆多次前去看望他，抚摸着他的心说："你的病在这里，不在其他地方。现在晋王室死丧祸乱，我想和各位共同平定患难，辅佐皇室。你出自中原的名门望族，应该赞同这个心愿，为什么因为华夏、夷人的差异，就截然地疏远我呢？建功立业，只应该问志向韬略怎么样，华夏、夷人的差异何必讲究呢？"高瞻仍然不接受任命，慕容廆很不满意。龙骧主簿宋该，和高瞻有怨仇，劝慕容廆除掉他，慕容廆不听从。高瞻因忧虑过度而去世了。

当初，鞠羡死后，荀晞又委派鞠羡的儿子鞠彭担任东莱太守。遇上曹嶷夺取青州，和鞠彭互相攻击；曹嶷的军队虽然强大，郡中人民都为鞠彭拼命作战，曹嶷不能取胜。过了许久，鞠彭叹息说："现在天下大乱，强大的就是英雄。曹嶷也是同乡，为上天所赞助，

如果能够依靠,就是人民的首领,何必同他拼命相争,使得百姓肝血脑浆流满一地?我离开这里,祸乱就自然平息了。"郡中人士认为不可以,争相献出抗拒曹嶷的策略,鞠彭全都不采用,和同乡一千多家渡过大海,归附崔毖。北海人郑林旅居东莱,鞠彭、曹嶷相互攻击,郑林不偏向任何一方。曹嶷尊重他,不敢侵犯抢掠,鞠彭和他一道离开。等到到了辽东,崔毖已经失败,于是归附慕容廆。慕容廆委派鞠彭参议龙骧将军府军事。赠送车辆、牛马、粮食、布匹给郑林;都不接受,亲自在田野里耕作。

宋该劝慕容廆向江东传送捷报,慕容廆命令宋该撰写奏章,裴嶷带上奏章,连同所得到的三颗玉玺,前往建康呈献。

高句丽多次进犯辽东,慕容廆派遣慕容翰、慕容仁讨伐他们;高句丽王乙弗利前来迎接,请求结盟,慕容翰、慕容仁于是返回。

18 这一年,蒲洪投降赵国,赵国君主刘曜封蒲洪为率义侯。

19 屠各部落路松多在新平、扶风起兵,归附晋王司马保,司马保派他的将领杨曼、王连据守陈仓,张颢、周庸据守阴密,路松多据守草壁,秦川、陇山一带的氐人、羌人大多响应他们。赵国君主刘曜派遣各将领攻打,不能取胜;刘曜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攻打。

三 年

1 春,正月,曜攻陈仓,王连战死,杨曼奔南氐[1]。曜进拔草壁,路松多奔陇城;又拔阴密。晋王保惧,迁于桑城[2]。曜还长安,以刘雅为大司徒。

张春谋奉晋王保奔凉州,张寔遣其将阴监将兵迎之,声言翼卫,其实拒之。

2 段末杯攻段匹磾[3],破之。匹磾谓邵续曰:"吾本夷狄,

以慕义破家。君不忘久要，请相与共击末杯。”续许之，遂相与追击末杯，大破之。匹磾与弟文鸯攻蓟。后赵王勒知续势孤[4]，遣中山公虎将兵围厌次，孔苌攻续别营十一，皆下之。二月，续自出击虎，虎伏骑断其后，遂执续，使降其城。续呼兄子竺等谓曰：“吾志欲报国，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为主，勿有贰心。”匹磾自蓟还，未至厌次，闻续已没，众惧而散，复为虎所遮；文鸯以亲兵数百力战，始得入城，与续子绝、兄子存、竺等婴城固守。虎送续于襄国，勒以为忠，释而礼之，以为从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

吏部郎刘胤闻续被攻，言于帝曰：“北方藩镇尽矣，惟余邵续而已；如使复为石虎所灭，孤义士之心，阻归本之路，愚谓宜发兵救之。”帝不能从。闻续已没，乃下诏以续位任授其子绝。

3 赵将尹安、宋始、宋恕、赵慎四军屯洛阳，叛，降后赵。后赵将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复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颍川太守郭默将兵入洛。石生虏宋始一军，北渡河。于是河南之民皆相帅归矩，洛阳遂空。

4 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称慕容廆之威德，贤隽皆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谓嶷曰：“卿中朝名臣，当留江东，朕别诏龙骧送卿家属。”嶷曰：“臣少蒙国恩，出入省闼，若得复奉辇毂，臣之至荣。但以旧京沦没，山陵穿毁，虽名臣宿将，莫能雪耻，独慕容龙骧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万里归诚。今臣来而不返，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孤其

向义之心，使懈体于讨贼，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随疑拜庾安北将军、平州刺史。

【注释】

①南氐：陈仓以南的氐人。

②桑城：在今甘肃临洮西南洮河西岸。

③段末杯：当作“段末柸”，下同此。

④后赵：当时刘曜、石勒所建国家都称为赵国，为加以区别，史家把刘曜所建国家称为“赵”或“前赵”，把石勒所建国家称为“后赵”。

【译文】

三年(庚辰，公元320年)

1 春，正月，刘曜攻打陈仓，王连作战而死，杨曼投奔南氐。刘曜进军攻下草壁，路松多逃到陇城；又攻下阴密。晋王司马保畏惧，迁徙到桑城。刘曜回到长安，委派刘雅担任大司徒。

张春谋划侍奉晋王司马保逃到凉州，张寔派遣他的部将阴监率领军队迎接，对外宣扬是翼戴保卫，其实是阻止他们。

2 段末柸攻打段匹磾，打败了他。段匹磾对邵续说：“我本来是夷人，因仰慕道义，毁灭了家庭。你不忘记旧日盟约，请求共同攻打段末柸。”邵续答应了，于是一同追击段末柸，把他打得大败。段匹磾和弟弟段文鸯攻打蓟城。后赵王石勒得知邵续势单力薄，派遣中山公石虎率领军队包围厌次，孔苌攻打邵续十一处另外的营寨，全部攻下来了。二月，邵续亲自出城攻打石虎，石虎埋伏骑兵断绝他的退路，于是捉住邵续，要他呼唤全城投降。邵续呼唤哥哥的儿子邵竺等人，对他们说：“我立志要报效国家，不幸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要竭尽全力，尊奉段匹磾为首领，不要有二心。”段匹磾从蓟城回来，还没到厌次，听说邵续已被俘，部众畏惧，逃散了，又遭到石虎

的阻击；段文鸯率领几百亲兵奋力作战，才得以入城，和邵续的儿子邵缉、哥哥的儿子邵存、邵竺等人环绕城池，加固防守。石虎把邵续送到襄国，石勒认为邵续忠诚，释放后给予优待，任命为从事中郎。因而下令："从今以后，打败敌人，俘虏了士人，不能擅自杀死，一定要活着送来。"

吏部郎刘胤听说邵续遭到攻击，对皇帝说："北方的地方长官已经完了，只剩下邵续而已；如果又被石虎消灭，使义士的心理孤独，隔断了回归故土的道路，私下认为应该调兵援救。"皇帝不能听从。听说邵续已经被俘，于是下诏，把邵续的职位授给他的儿子邵缉。

3 赵国将领尹安、宋始、宋恕、赵慎四支军队，驻扎在洛阳，反叛，投降后赵。后赵将领石生率领军队赶往洛阳；尹安等人又反叛，投降司州刺史李矩。李矩命令颍川太守郭默率领军队进入洛阳。石生俘虏了宋始一支军队，向北渡过黄河。这时，黄河以南的民众都相率归附李矩，洛阳于是空了。

4 三月，裴嶷到达建康，极力称赞慕容廆的声威恩德，贤士英才都为他所任用；朝廷开始重视慕容廆。皇帝对裴嶷说："你是洛阳朝廷的知名大臣，应该留在江东，我另外下诏给龙骧将军，让他送来你的家属。"裴嶷说："臣下年轻时得到国家的恩惠，出入于宫廷，如果能再侍奉天子，是臣下最大的荣耀。但是由于旧日京城陷落，上至陵墓被毁，即使是著名的大臣、有声望的将领，没有人能洗刷耻辱，只有慕容龙骧为王室竭尽忠诚，立志除掉凶恶的敌人，所以派臣下奔波万里，来表达诚心。如果臣下来后不返回，一定会认为朝廷因为他偏僻鄙陋，因而抛弃他，孤立了他归向大义的心愿，使他懈怠了讨伐贼寇的事业，这是臣下所感到十分可惜的，所以不敢谋求私利，而忘记了大义。"皇帝说："你说得对。"于是派遣使者跟随裴嶷，任命慕容廆为安北将军、平州刺史。

5 闰月，以周顗为尚书左仆射。

6 晋王保将张春、杨次与别将杨韬不协，劝保诛之，且请击陈安；保皆不从。夏，五月，春、次幽保，杀之。保体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读书，而暗弱无断，故及于难。保无子，张春立宗室子瞻为世子，称大将军。保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陈安表于赵主曜，请讨瞻等。曜以安为大将军，击瞻，杀之；张春奔枹罕。安执杨次，于保柩前斩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礼葬保于上邽，谥曰元王。

7 羊鉴讨徐龛，顿兵下邳，不敢前。蔡豹败龛于檀丘[1]，龛求救于后赵。后赵王勒遣其将王伏都救之，又使张敬将军为之后继。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龛患之。张敬至东平，龛疑其袭己，乃斩伏都等三百余人，复来请降。勒大怒，命张敬据险以守之。帝亦恶龛反覆，不受其降，敕鉴、豹以时进讨。鉴犹疑惮不进，尚书令刁协劾奏鉴，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领其兵。王导以所举失人，乞自贬，帝不许。

8 六月，后赵孔苌攻段匹磾，恃胜而不设备，段文鸯袭击，大破之。

9 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天梯山[2]，以妖术惑众，从受道者千余人，西平元公张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涉、牙门赵印[3]，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涉、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弟茂知其谋，请诛弘。寔令牙门将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怀刃而入，杀寔于外寝。弘见史初至，谓曰："使君已死，杀我何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辗于姑臧市，诛其党与数百人。

左司马阴元等以寔子骏尚幼，推张茂为凉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内，以骏为抚军将军。

【注释】

①檀丘：在今山东泗水东南。

②天梯山：即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北天梯山。

③帐下：即帐下吏，军中官佐。因行军多居帐中，故称。 卬(áng 昂)。

【译文】

5 闰月，委派周顗担任尚书左仆射。

6 晋王司马保的部将张春、杨次和偏师将领杨韬不和，劝司马保杀了他，并且请求攻打陈安；司马保都不听从。夏，五月，张春、杨次囚禁司马保，杀了他。司马保身体肥胖高大，有八百斤重；喜欢睡觉，爱好读书，可是昏庸软弱，不果断，所以遭到患难。司马保没有儿子，张春拥立皇室子弟司马瞻做世子，称大将军。司马保的部众溃散，投奔到凉州的有一万多人。陈安向赵国君主刘曜呈上奏章，请求讨伐司马瞻等人。刘曜委派陈安担任大将军，攻打司马瞻，杀了他；张春逃往枹罕。陈安捉住杨次，在司马保的灵柩前斩下他的首级，用来祭祀司马保。陈安用天子的礼节，把司马保葬在上邽，谥号为元王。

7 羊鉴讨伐徐龛，军队停留在下邳，不敢前进。蔡豹在檀丘打败徐龛，徐龛向后赵求救。后赵王石勒派遣他的部将王伏都去救援，又派遣张敬率领军队作为他的后备。石勒的要求很多，王伏都荒淫残暴，徐龛心中怨恨。张敬到达东平，徐龛怀疑他袭击自己，于是杀死王伏都等三百多人，又来请求投降。石勒大怒，命令张敬占据险要地势，进行守卫。皇帝也厌恶徐龛反复无常，不接受他的投降，下令羊鉴，蔡豹趁机会进军讨伐。羊鉴仍然犹豫畏惧，不进军，尚书令刁协上奏弹劾羊鉴，免去死罪，除去名籍，委派蔡豹接替，统领他的

军队。王导因举荐人才失当,自己请求贬谪,皇帝不准许。

8 六月,后赵孔苌攻打段匹磾,依仗胜利。不设防备,段文鸯发动袭击,大败也苌的军队。

9 京兆人刘弘旅居凉州天梯山,用妖术迷惑民众,追随他接受道术的有一千多人,西平元公张寔的左右亲信都敬奉他。帐下吏阎涉、牙门赵卬,都是刘弘的同乡,刘弘对他俩说:"上天给了我神玺,应该在凉州称王。"阎涉、赵卬相信他的话,秘密地和张寔左右的十多人,策划杀死张寔,拥戴刘弘为首领。张寔的弟弟张茂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请求杀掉刘弘。张寔命令牙门将史初逮捕刘弘,还没有赶到。阎涉等人身上藏着刀子进入,把张寔杀死在办公处所中。刘弘看见史初到了,对他说:"使君已经死了,杀我有什么用!"史初发怒,割断他的舌头,把他囚禁起来,在姑臧街市用车裂刑法处死他,诛杀他的党羽几百人。左司马阴元等人因张寔的儿子张骏年纪还小,推举张茂做凉州刺史、西平公,赦免境内罪犯,委派张骏担任抚军将军

10 丙辰,赵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酋句徐、厙彭等相结[1];事觉,虎、车皆伏诛。赵主曜囚徐、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谏曰:"圣王用刑,惟诛元恶而已,不宜多杀。"争之,叩头流血。曜怒,以为助逆而囚之;尽杀徐、彭等,尸诸市十日,乃投于水。于是巴众尽反,推巴酋句渠知为主,自称大秦,改元曰平赵。四山氐、羌、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2],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子远又从狱中上表谏争,曜手毁其表曰:"大荔奴[3],不忧命在须臾,犹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杀之。中山王雅、

郭汜、朱纪、呼延晏等谏曰："子远幽囚，祸在不测，犹不忘谏争，忠之至也。陛下纵不能用，奈何杀之？若子远朝诛，臣等亦当夕死，以彰陛下之过。天下将皆舍陛下而去，陛下谁与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曜敕内外戒严，将自讨渠知。子远又谏曰："陛下诚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驾不必亲征也。"曜曰："卿试言之。"子远曰："彼非有大志，欲图非望也，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与之更始；应前日坐虎、车等事，其家老弱没入奚官者，皆纵遣之，使之自相招引，听其复业。彼既得生路，何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结不散者，愿假臣弱兵五千，必为陛下枭之。不然，今反者弥山被谷，虽以天威临之，恐非岁月可除也。"曜大悦，即日大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子远屯于雍城[4]，降者十余万；移军安定，反者皆降。惟向氐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进攻，灭之，遂引兵巡陇右。先是氐、羌十余万落，据险不服，其酋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进造其壁，权渠出兵拒之，五战皆败。权渠欲降，其子伊余大言于众曰："往者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何谓降也？"帅劲卒五万，晨压子远壁门。诸将欲击之，子远曰："伊余勇悍，当今无敌，所将之兵，复精于我，又其父新败，怒气方盛，其锋不可当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后击之。"乃坚壁不战。伊余有骄色，子远伺其无备，夜，勒兵蓐食[5]，旦，值大风尘昏，子远悉众出掩之，生擒伊余，尽俘其众。权渠大惧，被发、膀面请降[6]。子远启曜，以权渠

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曜以子远为大司徒、录尚书事。

曜立太学,选民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择儒臣以教之。作酆明观及西宫[7],起陵霄台于滈池[8],又于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以为:"卫文公承乱亡之后[9],节用爱民,营建宫室,得其时制,故能兴康叔之业[10],延九百之祚。前奉诏书营酆明观,市道细民咸讥其奢曰:'以一观之功,足以平凉州矣!'今又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法琼台而起陵霄[11],其为劳费,亿万酆明;若以资军旅,乃可兼吴、蜀而壹齐、魏矣[12]!又闻营建寿陵,周围四里,深三十五丈,以铜为椁,饰以黄金;功费若此,殆非国内所能办也。秦始皇下锢三泉,土未干而发毁。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掘之墓,故圣王之俭葬,乃深远之虑也。陛下奈何于中兴之日,而踵亡国之事乎?"曜下诏曰:"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可谓社稷之臣矣;其悉罢宫室诸役;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13]。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欲闻其过也。"又省酆水囿以与贫民[14]。

【注释】

①句(gōu 勾):姓氏。　　厍(shè 射):姓氏。

②四山:所指山名不详,或以为当即四关(因各关皆设在山上而得名),东为函谷关,西为萧关,南为武关,北为金锁关,特录于此供参考。

③大荔:西戎部落名,游子远当出自这个部落。

④雍城:在今陕西凤翔。

⑤蓐(rù 入)食:早晨未起在寝席上进食。蓐,草席,草垫。

⑥剺(lí 厘)面:用刀划脸。

⑦酆(fēng 丰)。

⑧滈(hào 号)池:即镐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

⑨卫文公(?～公元前 635 年):春秋时卫国国君。姓姬,名辟彊,后改名毁,公元前 659～635 年在位。初因避内乱,奔于齐。公元前 660 年,狄攻灭卫,齐桓公发兵来救,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东),以遗民五千人立为国君。文公轻赋平罪,身身劳苦,力图恢复大业。至晚年,国势再振。

⑩康叔:卫国始祖。姓姬,名封,为周文王少子。初封于康,史称康叔封。

⑪琼台:夏帝癸的玉台。

⑫吴、蜀、齐、魏:分别指东晋、成国、曹魏、后赵。

⑬霸陵:西汉文帝的陵墓。

⑭酆水囿:在今陕西西安市西渭河支流沣河左右建立的园池。

【译文】

10 二十三日,赵国将领解虎和长水校尉尹车谋反,和巴族酋长句徐、厍彭等人相交结;事情被发觉,解虎、尹车都被处死。赵国君主刘曜把句徐、厍彭等五十多人囚禁在阿房,将要杀死他们;光禄大夫游子远规劝说:"圣明君王施用刑罚,只是诛杀首恶分子而已,不应该杀得太多。"为这事争辩,叩头叩得头部流血。刘曜发怒,认为是帮助反叛者,囚禁了他;把句徐、厍彭等人全部杀死,尸体在街市上陈列了十天,才投入水中。于是,巴族民众全部反叛,推举巴族酋长句渠和为君王,自称为大秦,改年号为平赵。四山之中氐人、羌人、巴人、羯人响应的,有三十多万,关中大乱,城门在白天都关上了。游子远又从牢狱中上奏章,规劝争辩,刘曜亲手毁掉他的奏章,说:"大荔奴才,不担心性命危在旦夕,还敢这样做,是嫌死得晚了吗?"喝令左右马上杀掉他。中山王刘雅、郭汜、朱纪、呼延晏等人规劝说:"游子远被囚禁,祸难不可预测,还不忘记尽力规劝,是忠诚到了极点。陛下即使不能采用,为什么要杀他呢?如果游子远早上

被杀，臣下等人也要在晚上死去，来彰明陛下的过失。天下人都将抛弃陛下而离开，陛下再和谁生活在一起呢?"刘曜的怒气平息，于是赦免游子远。

刘曜下令宫廷内外严密戒备，将要亲自讨伐句渠知。游子远又规劝说："陛下果真能采用臣下的策略，一月之内可以平定，大驾不必要亲自征讨。"刘曜说："你说一说看。"游子远说："他们没有远大的志向，想谋求非份的地位，只是畏惧陛下严厉的刑罚，想逃避死亡而已。陛下不如宽宏地大加赦免，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凡是先前受到解虎、尹车等人事情牵连，家中被奚官收禁的年老体弱者，都释放回家，使他们招引自己的亲属，准许他们恢复旧业。他们得到了生路后，怎么会不归降呢？如果他们中有人自知罪恶深重，聚集不散，请赐给臣下五千体弱的兵士，一定替陛下斩下他们的首级。不这样的话，现在的反叛者满山遍野，即使对他们施加天子的威严，也恐怕不是几个月或几年能铲除的。"刘曜大喜，当天大赦，委派游子远担任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游子远屯驻在雍城，归降者有十多万；军队推进到安定，反叛的都投降了。只有句氏的家族和同乡五千多家，在阴密据守，游子远进军攻打，消灭了他们，于是率领军队进入陇西。在这以前，氐人、羌人十多万家，占据险要地势，不肯归附，他们的酋长虚除权渠自称为秦王。游子远进军，逼近他们的营垒，虚除权渠出兵抵御，五次交战都失败。虚除权渠想投降，他的儿子虚除伊余在众人面前大声宣称："从前刘曜亲自前来，还对我们无可奈何，何况这支小股部队，怎么要投降呢?"率领五万强劲的兵士，在早晨直逼游子远的壁垒门前。各将领想反击，游子远说："虚除伊余英勇强悍，当今没有对手，所率领的军队，又比我们精锐，加上他的父亲刚刚失败，怒气正旺盛，他的锋芒是不可抵挡的，不如等待一些时间，让他们的锐气衰竭，然后攻打他们。"于是坚守壁垒，不交战。虚除伊余有骄傲的神色，游子远趁他没有防备，夜晚里，部署军队，在寝席上进食，清

晨，遇上大风，尘土飞扬，天色昏暗，游子远出动所有军队，发动袭击，活捉了虚除伊余，俘虏了他所有的部众。虚除权渠大为恐惧，披头散发、割破脸皮，请求投降。游子远上奏刘曜，委派虚除权渠担任征西将军、西戎公，把虚除权渠兄弟和他们部落中二十多万人，分别迁徙到长安。刘曜委派游子远担任大司徒，录尚书事。

刘曜建立太学，从民间选择一千五百个聪明上进、可以造就的人，择取通晓儒学的官员来教导他们。建造酆明观和西宫，在滈池兴修陵霄台，又在霸陵西南营造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奏疏规劝，认为："卫文公在内乱败亡之后，节省开支，爱护民众，营造宫室，依照当时的制度，所以能复兴康叔的业绩，使国运持续了九百年。前些时接到诏书，建造酆明观，街市上的小民都讥讽它的奢侈说：'用一个观的劳役，足以平定凉州了！'现在又打算仿照阿房宫来建造西宫，效法琼台来兴修陵霄台，它们用的劳役费用，比酆明观多了亿万倍；如果用来资助军队，就可以兼并吴、蜀，统一齐、魏了！又听说营造寿陵，周围达四里，深达三十五丈，用铜做外棺，用黄金来装饰；劳役费用如此庞大，恐怕不是国内力量可以办到的。秦始皇埋葬在地下深处，土还没有干墓就被挖掘毁坏。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不挖掘的坟墓，所以圣明君主主张安葬节俭，是有深谋远虑的见解。陛下为什么在国家重新兴盛的时候，却跟着去做灭亡国家的事情呢？"刘曜下诏说："二位侍中诚挚恳切，有古人的风范，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现全部停止宫室的各种劳役；寿陵的规格，一概仿照霸陵的做法。封乔豫为安昌子，和苞为平舆子，都兼任谏议大夫；还要向天下宣布，使人们知道我的朝廷，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又撤销酆水闸，给与贫困的民众。

11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

潜居东台，豹由南门，潜由东门，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弃担而走。豹兵久饥，得米，以为逖士众丰饱。益惧。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馈豹，逖使韩潜及别将冯铁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屯东燕城[1]，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2]，数遣兵邀击后赵兵，后赵镇戍归逖者甚多，境土渐蹙。

先是，赵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击，逖驰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皆受逖节度。秋，七月，诏加逖镇西将军。逖在军，与将士同甘苦，约己务施，劝课农桑，抚纳新附，虽疏贱者皆结以恩礼。河上诸坞，先有任子在后赵者[3]，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坞主皆感因，后赵有异谋，辄密与告，由是多所克获，自河以南，多叛后赵归于晋。

逖练兵积谷，为取河北之计。后赵王勒患之，乃下幽州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与逖书，求通使及互市。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门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降于后赵，勒斩之，送首于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深德之，自是后赵人叛归逖者，逖皆不纳，禁诸将不使侵暴后赵之民，边境之间，稍得休息。

12 八月，辛未[1]，梁州刺史周访卒。访善于抚士，众皆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齿，敦由是终访之世，未敢为逆。敦遣从事中郎郭舒监襄阳军，帝以湘州刺史甘卓

为梁州刺史，督沔北诸军事，镇襄阳。舒既还，帝征为右丞；敦留不遣。

13 后赵王勒遣中山公虎帅步骑四万击徐龛，龛送妻子为质，乞降，勒许之。蔡豹屯卞城[5]，石虎将击之，豹退守下邳，为徐龛所败。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家置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

14 后赵王勒用法甚严，讳"胡"尤峻，宫殿既成，初有门户之禁。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责宫门小执法冯翥[6]，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勒使张宾领选，初定五品，后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注释】

①东燕城：在今河南延津东北。

②雍丘：县名，治今河南杞县。

③任子：人质。古人为取得他人或一国统治者的信任，常派自己的亲属或重臣作为人质。

④辛未：八月癸巳朔，无辛未。

⑤卞城：在今山东泗水东南。

⑥宫门小执法：宫门总管。执法本为御史属员，后赵制度官制时，职权提高，如总领朝政者便称大执法。

【译文】

11 祖逖的部将韩潜和后赵的将领桃豹，分别占据陈川从前的城池，桃豹住在西城，韩潜住在东城，桃豹从南门进出，韩潜从东门进出，互相防守了四十天。祖逖用布袋装满泥土，像米的样子，派遣一

千多人送入韩潜营垒，又派几个人挑着米，在道路上歇息。桃豹的军队追赶他们，丢下担子逃跑了。桃豹的军队饥饿已久，得到粮食，认为祖逖的部众粮足饭饱，更加害怕。后赵将领刘夜堂同一千头驴驮运粮食，供给桃豹，祖逖派遣韩潜别部将领冯铁，在汴水北岸阻截，夺得所有的粮食。桃豹夜晚逃跑，屯驻东燕城，祖逖命令韩潜挺进到封丘，驻扎下来逼迫他们。冯铁据守陈川从前城池的两处营垒，祖逖镇守雍丘，多次派兵攻打后赵军队，后赵镇守部队归降祖逖的特别多，疆域日益缩小。

在这以前，赵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击，祖逖派遣使者，从中调解，说明内讧的恶果，于是都接受祖逖的调度。秋，七月，下诏加授祖逖为镇西将军。祖逖在军营中，和将领士兵同甘共苦，约束自己，施行恩惠，鼓励耕田种桑，安抚新近归附的部众，即使是关系疏远、地位低贱的人，都以恩德、礼仪来结交。黄河边各坞堡，原先有人质送到了后赵的，都允许附属于两方，不时派遣小股军队假装抄掠他们，表示他们没有归附自己。坞堡首领都感恩戴德，后赵有异常的谋划，就秘密报告，因此多次取胜，黄河以南，大多叛离后赵，归附晋国。

祖逖训练军队，积蓄粮食，做攻取黄河以北的准备。后赵王石勒为此担忧，于是下令幽州，为祖逖的祖父、父亲整修坟墓，设置专门守护封底墓的两户人家，利用这个机会给祖逖写信，请求互派使者和开展边境贸易。祖逖不回信，但准许双方贸易，收取十倍的利益。祖逖的牙门童建杀死新蔡内史周密，投降后赵，石勒杀了童建，把的首级送给祖逖，说："反叛的臣子，逃亡的官吏，是我深深憎恨的人，将军所厌恶的，也犹如我所厌恶的。"祖逖深深地感激他，从此，后赵人叛离后归附祖逖的，祖逖都不接受，下令各将领，不能侵扰后赵的民众，边境之间，渐渐得到安宁。

12 八月，辛未日，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周访善于安抚部下，众人都愿为他效命。知道王敦有反叛朝廷的野心，私下常常切齿痛恨，

因此，王敦在周访在世时，不敢做出叛逆的事情来。王敦派遣从事中郎郭舒督察襄阳的军队，皇帝委派湘州刺史甘卓担任梁州刺史，统领沔水以北一切军务，镇守襄阳。郭舒返回后，皇帝征召他为右丞；王敦留下他，不准他赴京。

13 后赵王石勒派遣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攻打徐龛，徐龛送上妻子儿女做人质，乞求投降，石勒答应了。蔡豹驻扎在卞城，石虎将要攻打他，蔡豹退到下邳防守，被徐龛打败。石虎率领军队建造封丘城，然后返回，迁徙三百家士族，安置在襄国崇仁里，设立公族大夫来管他们。

14 后赵王石勒施用法律十分严厉，忌讳"胡"字尤其苛刻，宫殿修成后，刚刚有关于门户的禁令。有个喝醉酒的胡人骑着马，闯进止车门。石勒大怒，训斥宫门小执法冯翥。冯翥惊慌畏惧，忘记了忌讳，回答说："风才有个喝醉的胡人，骑着马奔驰进来，我拼命地喝斥阻止他，但总是跟他讲不清楚。"石勒笑着说："胡人本来就难以说清楚。"宽恕了他，不加处罚。

石勒命令张宾负责官吏选拔，开始定官品为五个等级，后来又定为九个等级。命令公卿和州郡，每年推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的人士各一名。

15 西平公张茂立兄子骏为世子。

16 蔡豹既败，将诣建康归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帝闻豹退，遣使收之。舒夜以兵围豹，豹以为他寇，帅麾下击之，闻有诏，乃止。舒执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斩之。

17 王敦杀武陵内史向硕。

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

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骄恣,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之权,导亦渐见疏外。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宜加委任;帝出愉为司徒左长史。导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皆称其善处兴废。而敦益怀不平,遂构嫌隙。

初,敦辟吴兴沈充为参军,充荐同郡钱凤于敦,敦以为铠曹参军。二人皆巧谄兴狡,知敦有异志,阴赞成之,为之画策;敦宠信之,势倾内外。敦上疏为导讼屈,辞语怨望。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左将军谯王承[1],忠厚有志行,帝亲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顷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将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为患。"

刘隗为帝谋,出心腹以镇方面。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代甘卓为湘州刺史,帝谓承曰:"王敦奸逆已著,朕为惠皇,其势不远。湘州据上流之势,控三州之会[2],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诏命,惟力是视,何敢有辞!然湘州经蜀寇之余[3],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4];苟未及此,虽复灰身,亦无益也。"十二月,诏曰:"晋室开基,方镇之任,亲贤并用,其以谯王承为湘州刺史。"长沙邓骞闻之,叹曰:"湘州之祸,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与之宴,谓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承曰:"公未见知耳,铅刀岂无一割之用[5]?"敦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足知其不武,无能为也。"乃听之

镇。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承躬自俭约，倾心绥抚，甚有能名。

18 高句丽寇辽东，慕容仁与战，大破之，自是不敢犯仁境。

【注释】

①承(zhěng 拯)：前作"承"，误。

②三州：指荆州、交州、广州。

③蜀寇：指杜弢及其部众。

④"比及"句：此话用《论语·先进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之句。

⑤"铅刀"句：此借用东汉人班超之语，见《后汉书·班超传》。

【译文】

15 西平公张茂立哥哥的儿子张骏为世子。

16 蔡豹失败后，将要到建康请罪，北中郎将王舒阻止了他。皇帝听说蔡豹退兵，派遣使者逮捕他。王舒在夜晚率领军队包围蔡豹，蔡豹以为是其他的敌寇，率领部下出击，听说有诏令，就停止了。王舒捉住蔡豹，押送到建康，冬，十月，二十五日，杀了他。

17 王敦杀死武陵内史向硕。

皇帝当初镇守江东时，王敦和堂弟王导齐心辅佐，皇帝也诚心诚意地重用他们，王敦总领征讨军务，王导专管机要政事，同族兄弟子侄，分布在显要的职位上，当时人为此编出谣谚说："王家与司马家，共同享有天下。"后来，王敦仗恃自己有功，并且宗族势力强盛，渐渐地骄横放肆，皇帝心中畏惧，因而厌恶他，于是任用刘隗、刁协等人，作为心腹，逐步压制、削弱王氏的权势，王导也渐渐地被疏远。中书郎孔愉陈说王导忠诚贤能，有辅助建国的功勋，应该加以信任；皇帝把孔愉调出宫中，去做司徒左长史。王导能够听其自然，安分守己，态度淡泊，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在顺境和逆境中善

于处事。可是王敦更加心怀不满，于是形成了裂痕。

当初，王敦延聘吴兴人沈充担任参军，沈充向王敦推荐同郡人钱凤，王敦任命钱凤为铠甲参军。二人都巧诈谄媚，凶猛狡猾，知道王敦有谋反的心意，暗中赞同协助，替他出谋画策；王敦宠爱、任用他俩，权势高过其他人。王敦上奏疏替王导申诉冤屈，言辞中充满怨恨。王导密封后退还王敦，王敦又派人呈送上去。左将军谯王司马承，忠实厚道，有志向节操，皇帝亲近、信任他。夜晚，召见司马承，把王敦的奏疏拿给他看，说："王敦凭近年的功绩，职位已够高了；可是要求没有止境，言辞到了这个地步，该怎么办呢？"司马承说："陛下不早日制裁他，才到今天这个地步，王敦一定会成为祸患。"

刘隗为皇帝谋划，派出亲信去镇守要害地区。正巧，王敦上奏章推荐宫城内史沈充接替甘卓，担任湘州刺史，皇帝对司马承说："王敦反叛的迹象已很明显，我像惠帝那样受强臣控制，按趋势为期不远了。湘州占据上流的形势，控制着三州的咽喉，想用叔父来镇守湘州，怎么样？"司马承说："臣下接受诏命，只有尽力而为，哪里敢于推辞！不过，湘州经过蜀地贼寇的劫掠后，民众死伤太多，如果能够到镇所，要到三年后，才可以组织起军队；如果没有到三年，即使粉身碎骨，也没有益处。"十二月，皇帝下诏说："晋王室开创基业，地方长官的重任，亲属、贤士同时任用，现委派谯王司马承担任湘州刺史。"长沙人邓骞听说后，叹息说："湘州的祸乱，大概要出在这件事上！"司马承赴任，到了武昌，王敦和他一起宴饮，对司马承说："大王向来是位有德行的人士，恐怕不是担当将帅的人才。"司马承说："您不了解我而已，钝刀难道没有宰割一次的功用吗？"王敦对钱凤说："他不知畏惧，却学古人的豪言壮语，足以知道他不懂军事，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听凭他到达镇所。这时，湘州荒凉残破，官府私人都困乏艰难，司马承厉行节约俭朴，尽心地招徕、安抚民众，很有能干的名声。

18 高句丽进犯辽东，慕容仁同他们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从此，高句丽不敢侵犯慕容仁的疆域。

四 年

1 春，二月，徐龛复请降。

2 张茂筑灵钧台，基高九仞[1]。武陵阎曾夜叩府门呼曰："武公遣我来[2]，言'何故劳民筑台！"有司以为妖，请杀之。茂曰："吾信劳民。曾称先君之命以规我，何谓妖乎？"乃为之罢役。

3 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东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以为："阴阳错缪，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数，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4 后赵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于厌次，孔苌攻其统内诸城，悉拔之。段文鸯言于匹磾曰："我以勇闻，故为民所倚望；今视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谁复为我致死！"遂帅壮士数十骑出战，杀后赵兵甚众。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与我俱夷狄，久欲与兄同为一家。今天不违愿，于此得相见，何为复战？请释仗。"文鸯骂曰："汝为寇贼，当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3]，故令汝得至此。我宁斗死，不为汝屈！"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战不已，自辰至申。后赵兵四面解马罗披自鄣[4]，前执文鸯；文鸯力竭被执，城内夺气。

匹磾欲单骑归朝,邵续之弟乐安内史洎勒兵不听[5];洎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虎。匹磾正色责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归朝,亦已甚矣,复欲执天子使者;我虽夷狄,所未闻也!"洎与兄子缉、竺等舆榇出降。匹磾见虎曰:"我受晋恩,志在灭汝,不幸至此,不能为汝敬也。"后赵王勒及虎素与匹磾结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为冠军将军,文鸯为左中郎将,散诸流民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后赵。匹磾不为勒礼,常著朝服,持晋节。久之,与文鸯、邵续皆为后赵所杀。

5 五月,庚申,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6],以备征役。尚书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

6 终南山崩。

【注释】

①仞(rèn 刃):古代长度单位,一般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另外还有以四尺或五尺六寸为一仞的说法。

②武公:张轨谥号。

③"吾兄"句:公元312年,辽西公段疾陆眷攻打石勒,勒遣使求和。段文鸯极力反对,未被采纳。详见本书第八十八卷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

④马罗披:即障泥,垂在马腹两侧,用来遮挡尘土。

⑤洎(jì 季):姓氏。

⑥僮客:奴仆。在当时属于贱民,和良民的身分截然不同。

【译文】

四年(辛巳,公元321年)

1 春，二月，徐龛又请求投降。

2 张茂建筑灵钧台，基地高达九仞。武陵人阎曾在夜晚敲西平公府的大门，喊着说："武公派我来，问你'为什么劳累民众，修筑高台！"主管官员认为是妖言，请求杀掉他。张茂说："我的确劳累了民众。阎曾假称先父的命令来规劝我，怎么能说是妖言。"于是为此停止了劳役。

3 三月，初四，太阳中出现黑子。著作佐郎河东人郭璞因为皇帝施用刑罚失当，呈上奏疏，认为："阴阳错乱，都是苛重的刑罚所造成的。赦免罪犯不能经常进行，可是，子产知道把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不是良好的政治措施，却不得不这样做，是要用来补救弊端的缘故。现在应该赦免，道理也与这相同。"

4 后赵中山公石虎到厌次攻打幽州刺史段匹磾，孔长攻打他统辖区域内的各城池，全部攻下来了。段文鸯对段匹磾说："我们以勇敢而闻名，所以为民众所依赖、景仰；现在民众被劫掠却不援救，这是胆怯的行为。民众失去了希望，谁还会为我们效命？"于是率领几十个壮士，骑马出城交战，杀死了很多后赵兵士。马匹困乏，伏在地上不起来。石虎呼唤段文鸯说："兄长和我都是胡人，早就想同兄长结成一家。现在上天不违背愿望，得以在这里相见，为什么还要交战？请放下武器。"段文鸯骂着说："你们是寇贼，早就该死了，我的哥哥不采用我的计策，才使你们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宁可战死，也不被你们屈服！"于是下马苦战，长矛折断了，又拿起短刀不停地战斗，从辰时一直战至申时。后赵的兵士四面包围，解下马身上的障泥作掩护，上前捉住段文鸯；段文鸯力气用尽被捉，城内军队士气为之衰落。

段匹磾打算单人匹马奔回朝廷，邵续的弟弟乐安内史邵洎部署军队，不放行；邵洎又想捕捉朝廷使者王英，送给石虎。段匹磾严肃地斥责他说："你不能遵从兄长的志向，逼迫我不能回到朝廷，已经是过分了，又想捉住天子的使者，我虽然是胡人，也没有听说

过!"邵洎和哥哥的儿子邵缉、邵竺等人,用车辆载着棺材出城投降。段匹磾见到石虎,说:"我蒙受晋国的恩惠,志向在于消灭你们,不幸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为你们施礼。"后赵王石勒和石虎,曾与段匹磾结拜为兄弟,石虎立即起身叩拜他。石勒委派段匹磾担任冠军将军,段文鸯担任左中郎将,把他们的三万多户流民分散到各地,恢复他们的本业,设置郡守县令来安抚他们。于是,幽、冀、并三州都纳入后赵的版图。段匹磾不向石勒施礼,时常穿着晋国官服,手里拿着晋国符节。过了些时,和段文鸯、邵续都被后赵杀死。

5 五月,初二,皇帝下诏免除中原遭难的良民沦落为扬州各郡僮客的人奴仆身分,用来应征服役。这是尚书令刁协的主意,因此,众人更加怨恨他。

6 终南山倒塌。

7 秋,七月,甲戌,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皆假节领兵,名为讨胡,实备王敦也。

隗虽在外,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敦遗隗书曰:"顷承圣王顾眄足下[1],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2],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3],则天下永无望矣。"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4]。''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5]。'吾之志也。"敦得书,甚怒。

壬午,以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

领中书监。帝以敦故，并疏忌导。御史中丞周嵩上书，以为："导忠素竭诚，辅成大业，不宜听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说，放逐旧德，以佞伍贤，亏既往之恩，招将来之患。"帝颇感寤，导由是得全。

8 八月，常山崩。

9 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渊吴士，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刁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九月，壬寅[6]，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丧父母，谯、梁间皆为立祠。王敦久怀异志，闻逖卒，益无所惮。

冬，十月，壬午[7]，以逖弟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领逖之众。约无缓御之才，不为士卒所附。

初，范阳李产避乱依逖，见约志趣异常，谓所亲曰："吾以北方鼎沸，故远来就此，冀全宗族。今观约所为，有不可测之志。吾托名姻亲，当早为之计，无事复陷身于不义也，尔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长久之策。"乃帅子弟十余人间行归乡里。

【注释】

①眄(miǎn 面)：斜着眼看。

②周生：指周顗。

③否(pǐ 匹)：闭塞不通，不顺利。

④"鱼相忘"句：语出《庄子·大宗师》，意为鱼有了深水，人有了道术，就可以互不依赖，言下之意，是鱼在水枯竭，人在道术不充足时才记住同类、相濡以沫的。

⑤"竭股肱"句：语出《左传》僖公九年，为晋国大夫荀息回答晋献公托孤

之语。

⑥壬寅:九月丁巳朔,无壬寅。

⑦壬午:十月丙戌朔,无壬午。

【译文】

7 秋,七月,十七日,委派尚书仆射戴渊担任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合肥;丹杨尹刘隗担任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守淮阴;都授予符节,统领军队,名义上是讨伐胡人,实际上是防备王敦。

刘隗虽在外地,但朝廷机要大事,任免官吏,皇帝都和他秘密商议。王敦写信给刘隗说:"足下近来得到圣上的青睐,现在强大的贼寇没有消灭,中原一片混乱,想和足下以及周生一伙人,为王室效力,共同平定海内。如果顺利,国运就因此而兴隆;如果不顺畅,天下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刘隗回答说:"'鱼在江湖中就忘记了同类,人在道术充足时就忘记了他人。''竭尽全身的力量,用忠诚坚贞的德行来报效。'这是我的志向。"王敦接到回信,十分愤怒。

二十五日,委派骠骑将军王导担任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兼任中书监。皇帝因王敦的缘故,同时疏远、顾忌王导。御史中丞周嵩呈上奏疏,以为:"王导忠实坦荡,竭尽诚心,辅佐陛下完成伟大业绩,不应该听信少数臣属的言论,被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贬谪旧日有德行的人士,把奸邪之徒排在贤士的行列中,亏损往日的恩德,招致将来的祸患。"皇帝有些醒悟,王导因此得以保全性命。

8 常山倒塌。

9 豫州刺史祖逖,因戴渊是吴地人,虽然有才干声望,但没有恢宏的志向、远大的见识;而且已经扫除了障碍,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戴渊却仪态安闲,忽然之间来统领他,心中很不愉快;又听说王敦和刘隗、刁协结怨,将有内敌,知道大功不能完成,因感慨激愤

而生病；九月，壬寅日，在雍丘去世。豫州男女老少如同死了父母，谯郡、梁国之间，都为他建立祠堂。王敦早就心怀反叛的意图，听说祖逖去世，更加没有顾忌。

冬，十月，壬午日，委派祖逖的弟弟祖约担任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统领祖逖的部众。祖约没有安抚、统御的才能，不能受到士兵的亲附。

当初，范阳人李产躲避祸难，依附祖逖，见到祖约的志向和情趣不正常，对亲近的人说："我们因为北方混乱，所以远道来到这里，希望保全宗族。现在观察祖约的所作所为，有不可预测的心意。我们有姻亲的名义，应当早作打算，不能又陷入不义的行为中，你们不能因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长远的计划。"于是率领子弟十多人，从小路回到家乡。

10 十一月，皇孙衍生。

11 后赵王勒悉召武乡耆旧诣襄国，与之共坐欢饮。初，勒微时，与李阳邻居，数争沤麻池相殴，阳由是独不敢来。勒曰："阳，壮士也；沤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岂雠匹夫乎！"遽召与饮，引阳臂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拜参军都尉。以武乡比丰、沛[1]，复之三世。

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用醴酒[2]，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12 十二月，以慕容皝为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公，单于如故，遣谒者即授印绶，听承制置官司守宰。皝于是备置僚属，以裴嶷、游邃为长

史，裴开为司马，韩寿为别驾，阳耽为军咨祭酒，崔焘为主簿，黄泓、郑林参军事。皝立子皝为世子。作东横③，以平原刘赞为祭酒，使皝与诸生同受业，廆得暇，亦亲临听之。皝雄毅多权略，喜经术，国人称之。廆徙慕容翰镇辽东，慕容仁镇平郭④。翰抚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13 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郁律之强，恐不利于其子，乃杀郁律而立其子贺傉，大人死者数十人。郁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裤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则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专制国政，遣使聘后赵，后赵人谓之"女国使"。

【注释】

①"以武乡"句：丰、沛为汉高祖刘邦出生与生长之地，称帝后，特免除二地民众赋役。石勒仿其例，故对出生地武乡百姓也免除赋役。

②醴(lǐ里)酒：甜酒。

③东横：学校。横，与"黌(hóng红)"同。《晋书·慕容廆载记》和"东庠"。

④平郭：地名，在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

【译文】

10 十一月，皇孙司马衍出生。

11 后赵王石勒召集武乡所有故老前往襄国，和他们坐在一起，欢快地饮酒。当初，石勒微贱时，和李阳相邻居住，多次为争夺泡麻的池塘，互相殴打，因此，唯独李阳不敢前来。石勒说："李阳，是个壮士；争夺泡麻池，是平民间的仇恨；我正要包容天下人，怎么仇视一个平民！"急速召来，和他饮酒，拉着李阳的手臂说："我从前受够了你的重拳，你也饱尝了我的毒手。"于是任命李阳为参军都尉。把武乡比作丰县、沛县，免除三代人的赋役。

石勒因为民众刚刚恢复生产，资产积蓄不充足，于是用严厉的法令禁止酿酒，祭祀天地、宗庙，都用甜酒，实行几年后，不再有酿酒的人。

12 十二月，委派慕容廆担任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为辽东公，照常做单于，派遣谒者前去授予印绶，准许他兼承制命设置官府、任命太守县令。慕容廆于是配备僚属，委派裴嶷、游邃担任长史，裴开担任司马，韩寿担任别驾，阳耽担任军咨祭酒，崔寿担任主簿，黄泓、郑林参议军务。慕容廆立儿子慕容皝为世子。兴建学校、委派平原人刘赞担任祭酒，命令慕容皝和众儒生一同接受学业，慕容廆一有空闲时间，也亲自前去听讲。慕容皝雄壮刚毅，有谋略，喜爱儒家义理，国中人士称赞他。慕容廆调慕容翰镇守辽东，慕容仁镇守平郭。慕容翰安抚汉民和夷人，很有威望恩德；慕容仁也仅次于他。

13 拓跋猗㐌的妻子惟氏，忌妒代王拓跋郁律的强盛，恐怕不利于自己的儿子，就杀了拓跋郁律，立自己的儿子拓跋贺傉，被杀的大人达几十名。拓跋郁律的儿子拓跋什翼犍，还是裹在布包中的婴儿，他的母亲把他藏在裤子中，祈祷说："上天如果保存你，就不要啼哭。"过了些时，就不哭了，于是得以免死。惟氏独揽朝中大权，派遣使者到后赵通问修好，后赵人把使者称作"女国使"。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起玄黓敦牂，尽昭阳协洽，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

1 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

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已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璞哭之极哀，曰："嗣祖[1]，焉知非福也！"

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陈国谢鲲为长史。曼，祜之兄孙也。曼、鲲终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将作乱，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何如？"鲲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

鼠[2]。”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体？”出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

戊辰，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称：“隗佞邪谗贼，威福自由，妄兴事役，劳扰士民，赋役烦重，怨声盈路。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3]，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敦以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乙亥，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

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举动如此，岂得云非乱乎？处仲狼抗无上[4]，其意宁有限邪？”

【注释】

①嗣祖：陈述表字。

②城狐社鼠：城墙上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人们担心毁坏了城墙庙宇，不敢掘狐熏鼠。比喻仗着别人势力为非作歹的人。

③太甲：商朝国王。为成汤的嫡长孙。据《史记、殷本纪》，太甲即位后不遵循汤的典刑，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今河南虞城东北）。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归复位。后勤精图治，天下归顺，百姓安宁。

④处仲：王敦表字。

【译文】

晋纪十四　起壬午(公元322年),止癸未(公元323年),共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永昌元年(壬午,公元322年)

1春,正月,郭璞再次呈上奏章,请求利用皇孙出世的时机,下达赦免令,皇帝听从了。初一,大赦,改年号。

王敦委派郭璞担任记室参军。郭璞善于占卜吉凶,知道王敦必定作乱,自己卷进了这个祸乱,十分忧虑。大将军的属吏颍川人陈述去世,郭璞哭得极其悲哀,说:"嗣祖,怎能知道这不是福气呢!"

王敦和朝廷发生隔阂后,就羁留、延聘有名望的朝中人士,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委派羊曼和陈国人谢鲲担任长史。羊曼,是羊祜的哥哥的孙子。羊曼、谢鲲整天畅饮沉醉,所以王敦不把事务委托给他们。王敦将要作乱,对谢鲲说:"刘隗奸诈邪恶,将要危害国家,我想除掉君主旁边的恶人,怎么样?"谢鲲说:"刘隗的确是祸首,不过对城墙上的狐狸、土地庙里的老鼠总得有些顾忌。"王敦发怒说:"你是个平庸的人,哪里能明白国家大事?"调他出去担任豫章太守,又留下来不派出去。

十四日,王敦在武昌起兵,上奏疏指控刘隗,称说:"刘隗奸佞邪恶,进谗言害忠臣,作威作福,任意横行,擅自兴起劳役,烦劳、骚扰官吏百姓,赋税劳役,繁多沉重,怨恨之充满道路。臣下身为宰相辅臣,不能对国家的兴亡漠不关心,于是进军讨伐,刘隗的首级早晨悬挂出来,各军就在晚上退回。从前太甲败坏国家法度,幸好采纳伊尹的忠心规劝,殷王朝的国运才再度昌盛。希望陛下反复考虑,这样就能四海安宁,国家长久稳固。"沈充也在吴兴起兵,来响应王敦,王敦委派沈充担任大都督、督护东南诸军事。王敦到达芜湖,又上奏章指控刁协。皇帝大怒,二十一日,下诏说:"王敦仗恃我的宠信,竟敢肆意犯上作乱,把我比作太甲,想囚禁我。如果这都可

以容忍，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现在我要亲自统帅六军，来诛杀这个大叛贼；谁能杀死王敦，就封为五千户侯。”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乘坐轻快的小般逃到王敦那里。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大将军这次行动，似乎有具体对象，大概不会泛滥远边吧？”周顗说：“不是这样，君主本来不是尧、舜，怎么能没有过失，臣下岂能起兵来威胁他？这样一种行动，怎么能说不是作乱呢？王处仲贪暴凶残，目无尊长，他的心意哪有满足的时候？”

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之俱下，卓许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敦惊曰：“甘侯前与吾语云何，而更有异，正当虑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奸凶，若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意狐疑。或说卓：“且伪许敦，待敦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先从而后图之[1]，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心常愧之；今若复尔，何以自明？”

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该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正欲忠于王室耳。今王公举兵向天子，非吾所宜与也。”遂绝之。

敦遣参军桓罴说谯王承，请承为军司。承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势孤援绝，将何以济？然得死忠义，夫复何求？”承檄长沙虞悝为长史，会悝遭母丧，承往吊之，曰：“吾欲讨王敦，而兵少粮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辞[2]。将何以教

者?"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亲屈临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难以进讨;宜且收众固守,传檄四方,敦势必分,分而图之,庶几可捷也。"承乃囚桓罴,以悝为长史,以其弟望为司马,督护诸军,与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舂陵长沙易雄[3],同举兵讨敦。雄移檄远近,列敦罪恶,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承。惟湘东太守郑澹不从,承使虞望讨斩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

承遣主簿邓骞至襄阳,说甘卓曰:"刘大连虽骄奢失众心[4],非有害于天下。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向阙,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也。公受任方伯,奉辞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则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国,当共详思之。"参军李梁说卓曰:"昔隗嚣跋扈,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5],卒受其福。今将军有重望于天下,但当按兵坐以待之,使大将军事捷,当委将军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6],决存亡于一战邪?"骞谓梁曰:"光武当创业之初,故隗、窦可以文服从容顾望。今将军之于本朝,非窦融之比也;襄阳之于太府[7],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将军克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戍[8],绝荆、湘之粟,将军将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我处庙胜,未之闻也。且为人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于义安乎?"卓尚疑之。骞曰:"今既不为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此必至之祸,愚智所见也。且议者之所难,以彼强而我弱也。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以将军

之威名，帅此府之精锐，杖节鸣鼓，以顺讨逆，岂王含所能御哉？溯流之众，势不自救，将军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顾虑邪？武昌既定，据其军实，抚镇二州[9]，以恩意招怀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10]。今释必胜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

【注释】

①“吾先”句：甘卓先从而后攻击陈敏事，见本书第八十六卷晋惠帝永兴二年、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5年、307年）。

②“金革”二句：古人不因三年之丧回避金革之事（战事），详见《礼记·曾子问》。

③建昌：郡名，治今湖北通城西北。

④刘大连：即刘隗，隗字大连。

⑤“昔隗”二句：东汉初隗嚣嵇崮及窦融据守河西之事，详见本书第四十一卷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至四十三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

⑥庙胜：临战前制订的克敌制胜的策略。

⑦太府：指王敦的大将军府。

⑧石城：城名，在今湖北钟祥境内。

⑨二州：指荆州、江州。

⑩“此吕”句：吕蒙克关羽，见本书第六十八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译文】

王敦刚起兵起，派遣使者通告梁州刺史甘卓，邀约他一起东下，甘卓答应了。等到王敦登上战舰，甘卓却不前往，派遣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王敦惊讶地说：“甘侯前些时对我讲要如何如何，却突然变卦，大概是担心我危害朝廷吧！我现在只除奸贼，如果事情

成功，将让甘侯担任三公。"孙双回去禀报，甘卓心中犹豫不决。有人劝甘卓说："姑且假装答应王敦，等王敦到了都城再讨伐他。"甘卓说："往日陈敏作乱，我先顺从他，而后谋划对付他，议论的人说我害怕逼迫才变更主意，心中时常感到惭愧；现在如果又这样做，怎么能为自己辩白呢？"

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图告诉顺阳太守魏该，魏该说："我之所以起兵抵御胡寇，只是想忠于王室而已。现在王公起兵威逼天子，不是我所能参与的。"于是同王敦断绝了关系。

王敦派遣参军桓罴劝说谯王司马承，请司马承担任军司。司马承叹息说："我就要死了！土地荒芜，民众寡弱，势力孤单，援助断绝，怎么能成功？不过，能够为忠义而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司马承征召长沙人虞悝担任长史，碰巧虞悝的母亲去世，司马承前去吊唁，说："我想讨伐王敦，可是兵少粮缺；而且刚刚到任，恩德威信还没遍及百姓。你们兄弟，是湘州的豪杰英才，王室正处于危难中，征战的事情，是古人所不推辞的，你将对我有什么指教呢？"虞悝说："大王不认为我们兄弟卑微愚劣，亲自屈驾光临，哪敢不效命？然而本州荒芜凋弊，难以进军讨伐；应该暂且调集军队，稳固防守，向四方发布檄文，王敦的兵力必然分散，分散后再讨伐他，就有可能取胜。"司马承于是囚禁桓罴，委派虞悝为长史，任用他的弟弟虞望做司马，统领各军，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舂陵令长沙人易雄，一同起兵讨伐王敦。易雄向远近郡县传布檄文，列举王敦的罪状，于是，一州之内都响应司马承。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顺从，司马承命令虞望讨伐，杀了他，首级传送到各地示众。郑澹，是王敦的姐夫。

司马承派遣主簿邓骞到襄阳，劝告甘卓说："刘大连虽然傲慢放纵，失去人心，并没有危害整个国家。大将军因他的私怨，起兵逼向宫廷，这是忠臣义士竭力效命的时刻。您受命独当一面，奉命讨伐叛逆，这是与齐桓公、晋文公同等的功劳。"甘卓说："齐桓公、晋

文公的事业，不是我所能实现的；不过立志报效国家，应当一起认真考虑这件事。”参军李梁劝告甘卓说：“从前隗嚣专横跋扈，窦融据守河西，拥戴光武帝，终于得到福祥。现在将军在全国有很高的声望，只需要按兵不动，等待机会。如果大将军的战事告捷，将把一方的重任委托给将军，不能取胜，朝廷必定派将军接替他，何必担心不能富贵？为什么放弃这个不战而胜的策略，以一次交战决定存亡呢？”邓骞对李梁说：“光武帝处于创业的初期，所以隗嚣、窦融可以口头称臣，实际上几面观望。现在将军同本朝的关系，不是窦融所能比的；襄阳对于大将军府来说，没有河西那样坚固。假使大将军消灭了刘隗，回到武昌，增强石城的防卫力量，断绝荆州、湘州的粮食供应，将军该怎么办呢？大局掌握在别人手中，却说自己处在不战而胜的地位，是从来没听到过的。况且作为臣子，国家有祸难，坐着观看不救援，道义上说得过去吗？”甘卓还在犹豫。邓骞说：“现在既不兴起义兵，又不接受大将军的檄令，大祸一定会到来，这是无论愚蠢还是聪明的人都看得出来的。而且议论的人感到为难的，是因为他们强大，我们弱小。现在大将军的军队不过一万多人，留下来的不会超过五千；可是将军现在的部队已经是他们的两倍了。凭着将军的威望和名声，率领襄阳的精锐兵士，持着朝廷符节，敲起战鼓，以顺从朝廷的正义之师来讨伐叛逆，哪里是王含所能抵御的？逆水而上的军队，势必救援不了，将军攻拔武昌，如同折断干枯、腐朽的木头，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平定了武昌，夺取了军需用品，镇守、安抚荆、江二州，用恩德招徕兵士，使返回的如同到了家，这是吕蒙用来战胜关羽的策略。现在放弃必定取胜的策略，安稳地坐着等待灭亡，不能说是明智的人。”

敦恐卓于后为变，又遣参军丹杨乐道融往邀之，必欲

与之俱东。道融虽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说卓曰："主上亲临万机，自用谯王为湘州，非专任刘隗也。而王氏擅权日久，卒见分政，便谓失职，背恩肆逆，举兵向厥。国家遇君至厚，今与之同，岂不违负大义？生为逆臣，死为愚鬼，永为宗党之耻，不亦惜乎？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大将军士众闻之，必不战自溃，大勋可就矣。"卓雅不欲从敦，闻道融之言，遂决曰："吾本意也。"乃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露檄数敦逆状，帅所统致讨。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诣台；罗英至广州，约陶侃同进。戴渊在江西[1]，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陶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武昌城中传卓军至，人皆奔散。

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帅甲卒二万攻长沙[2]。长沙城池不完，资储又阙，人情震恐。或说谯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据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于忠义，岂可贪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婴城固守。未几，虞望战死。甘卓欲留邓骞为参军，骞不可，乃遣参军虞冲与骞偕至长沙，遗谯王承书，劝之固守，当以兵出沔口，断敦归路，则湘围自解。承复书称："江左中兴，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陨命；而至止尚浅，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电赴，犹有所及；若其狐疑，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3]。"卓不能从。

【注释】

①江西：戴渊出镇合肥，对建康而言为江西。

②从母：姨母。

③枯鱼之肆：枯鱼，干鱼；肆，商店。比喻死亡的境地。语出《庄子·外物篇》"吾得斗升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指南游之后再引来西江之水），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译文】

王敦恐怕甘卓在后方与他作对，又派遣参军丹杨人乐道融前去邀约他，一定要和他一同东下。乐道融虽然侍奉王敦，但怨恨他违反正道，于是劝告甘卓说："主上亲自处理朝政，自己使用谯王为湘州刺史，不是全部听取刘隗的主意。可是王氏长久专权，突然见到权力被分出去，就认为被剥夺了职权，背弃旧恩，肆意作乱，起兵逼向宫廷。主上对您是十分优厚的，现在和王敦站在一起，岂不是违背了大义吗？活着是叛变的臣子，死了是愚蠢的鬼魂，永远成为宗族乡里的耻辱，不也是太可惜了吗？为您考虑，不如假装同意，答应他的要求，而飞奔突袭武昌，大将军的部众听到消息，一定会不交战就自行溃散，大功就可告成了。"甘卓本来不想顺从王敦，听了乐道融的话，于是拿定主意，说："这是我本来的心意。"就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发布檄文，列举王敦反叛的罪状，率领所属部队前去讨伐。派遣参军司马赞、孙双，携带奏章前往朝廷；罗英到广州，邀约陶侃一同进军。戴渊在合肥，先得到甘卓的信，呈报上去，朝廷内全部欢呼起来。陶侃接到甘卓的信，立即派遣参军高宝率领军队向北进发。武昌城中传说甘卓的军队要到了，民众都四处奔逃。

王敦派遣姨表弟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率领二万披甲的战士攻打长沙。长沙城池不坚固，粮食储蓄又不足，人心惊慌。有人劝说谯王司马承，向南投靠陶侃或者退守零陵、桂阳。司马承说：

"我起兵时,立志为忠义而死,岂能贪图活命,苟且偷生,成为逃跑的将领呢?事情不能成功,也要使百姓知道我的心意。"于是环绕城池,严密防守。没过多久,虞望战而。甘卓想留下邓骞担任参军,邓骞不答应,于是派遣参军虞冲和邓骞一同到长沙,写信给谯王司马承,劝他严密防守,自己将派兵到沔口,断绝王敦后撤的道路,湘州的困困就自然解除了。司马承回信说:"晋国在江东复兴,才刚刚开始,哪里料到邪恶的叛逆出自宠信的臣子中?我作为宗室成员接受任命,志在为国效命;可是到任时还很短,一切都没有头绪。足下如能率军迅速进发,还来得及;如果犹豫,就只有到枯鱼堆里找我了。"甘卓没有听从。

2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为琅邪王。

3 后赵王勒立子弘为世子。遣中山公虎将精卒四万击徐龛;龛坚守不战,虎筑长围守之。

4 赵主曜自将击杨难敌,难敌逆战不胜,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及故晋王保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皆降于曜。曜迁陇西万余户于长安,进攻仇池。会军中大疫,曜亦得疾,将引兵还;恐难敌蹑其后,乃遣光国中郎将王犷说难敌[1],谕以祸福,难敌遣使称藩。曜以难敌为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武都王[2]。

秦州刺史陈安求朝于曜,曜辞以疾。安怒,以为曜已卒,大掠而归。曜疾甚,乘马舆而还。使其将呼延寔监辎重于后,安邀击,获之,谓寔曰:"刘曜已死,子尚谁佐?吾当

与子共定大业。"寔叱之曰："汝受人宠禄而叛之，自视智能何如主上？吾见汝不日枭道于上邽市，何谓大业？宜速杀我！"安怒，杀之，以寔长史鲁凭为参军。安遣其弟集帅骑三万追曜，卫将军呼延瑜逆击，斩之。安乃还上邽，遣将袭汧城③，拔之。陇上氐、羌皆附于安，有众十余万，自称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鲁凭对安大哭曰："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安怒，命斩之。凭曰："死自吾分，悬吾头于上邽市，观赵之斩陈安也！"遂杀之。曜闻之，恸哭曰："贤人，民之望也。陈安于求贤之秋而多杀贤者，吾知其无所为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赵④，赵以武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注释】

①光国中郎将：前赵所置将领名。

②南秦州、巴州：州名，皆刘曜所创，前者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北，后者治所不详。

③汧(qiān 千)城：城名，在今陕西陇县东南。

④桑城：城名。在今甘肃临洮西南洮河西岸。

【译文】

2 二月，初十，封皇子司马昱为琅邪王。

3 后赵王石勒立儿子石弘为世子。派遣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精锐的兵士攻打徐龛；徐龛稳固防守，不交战，石虎构筑长长的围城围困他。

4 赵国君主刘曜亲自率军攻打杨难敌，杨难敌迎击，不能取胜，

退守到仇池。仇池各氐、羌部落以及从前晋王司马保的将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都向刘曜投降。刘曜把陇西一万多户百姓迁到长安，进军攻打仇池。正巧，军中发生大瘟疫，刘曜也得了病，将要率军返回；恐怕杨难敌跟在后面追击，于是派遣光国中郎将王犷游说杨难敌，用祸福利害开导他，杨难敌派遣使者表示愿为臣属。刘曜委任杨难敌为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及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秦州刺史陈安请求晋见刘曜，刘曜因病推辞。陈安发怒，以为刘曜已经去世，大肆掳掠后才返回。刘曜病情严重，乘坐用马架起的轿子赶回去。命令他的将领呼延寔在后面保护辎重，陈安拦击，俘获了他，对他说："刘曜已死，你还辅佐谁？我将和你一同创立大业。"呼延寔斥责陈安说："你接受别人的宠爱利禄却背叛他，自己考虑才智能力赶得上主上吗？我将很快就要看到你的首级在上邽街市示众，哪里谈得上大业！最好赶快杀掉我！"陈安发怒，杀了他，委派呼延寔的长史鲁凭担任参军。陈安派遣他的弟弟陈集，率领三万骑兵追击刘曜，卫将军呼延瑜迎击，杀了陈集。陈安于是回到上邽，派遣将领袭击汧城，攻下来了。陇山以西的氐人、羌人都归附陈安，陈安拥有部众十多万人，自称为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委派赵募担任相国。鲁凭对陈安大声哭着说："我不忍见看到陈安的死！"陈安发怒，下令杀死他。鲁凭说："死是我的本分，请把我的头悬挂在上邽街市，观看赵国如何处决陈安！"于是杀了他。刘曜听说后，悲恸地哭泣说："贤明的人，是人民所仰望的。陈安在谋求贤人的时刻，地杀死一些贤明的人，我知道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休屠王石武献出桑城，投降赵国，赵国委派石武担任秦州刺史，封为酒泉王。

5 帝征戴渊、刘隗入卫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帻大言[1]，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帝不许，隗始有惧色。

司空导帅其从弟中领军邃、左卫将军胥、侍中侃、彬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周顗将入，导呼之曰："伯仁[2]，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之。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既出，又上表明导无罪，言甚切至。导不之知，甚恨之。

帝命还导朝服，召见之。导稽首曰："逆臣贼子，何代无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其手曰[3]："茂弘[4]，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三月，以导为前锋大都督，加戴渊骠骑将军。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以周顗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帝遣王胥往谕止敦；敦不从而留之，胥更为敦用。征虏将军周札，素矜险好利，帝以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敦将至，帝使刘隗军金城[5]，札守石头，帝亲被甲徇师于郊外。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使各帅所统以蹑敦后。

敦至石头，欲攻刘隗。杜弘言于敦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周札少恩，兵不为用，攻之必败，札败则隗自走矣。"敦从之，以弘为前锋，攻石头，札果

开门纳弘。敦据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谢鲲曰:"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帝命刁协、刘隗、戴渊帅众攻石头,王导、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战,协等兵皆大败。太子绍闻之,欲自帅将士决战;升车将出,中庶子温峤执鞚谏曰[6]:"殿下国之储副,奈何以身轻天下?"抽剑斩鞅[7],乃止。

【注释】

①岸帻(zé 责):推起头巾露出前额,形容衣着简率不拘。

②伯仁:周顗表字。

③跣(xiǎn 显):光着脚。

④茂弘:王导表字。

⑤金城:在今江苏句容北。

⑥鞚(kòng 控):马笼头。

⑦鞅(yāng 央):古时用马拉车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套子。

【译文】

5 皇帝征召戴渊、刘隗回朝,保卫建康。刘隗到达,文武官员在道路上迎接,刘隗推起头巾,露出前额,高谈阔论,神色自若。等到入宫晋见,和刁协一起劝皇帝把王氏家族的人全部诛杀;皇帝不同意,刘隗开始露出恐惧的神色。

司空王导带领他的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以及家族中的二十多人,每天早上前往宫门等待治罪。周顗将进宫,王导叫他说:"伯仁,我把家族中一百口人的性命托付给你了!"周顗径直入宫,头也不回一下。见到皇帝后,称说王导忠心诚实。极力地营救;皇帝听取了他的意见。周顗喜欢饮酒。直到喝醉了才出来,王导还在门口,又叫唤他。周顗不同他讲话,回头对

身边的人说："今年要杀掉那些叛贼，换取斗大的金印，系在胳膊肘后面。"出来后，又上奏章说明王导没有罪过，言辞十分恳切周到。王导不知道这些内情，非常憎恨他。

皇帝命令把入朝的礼服还给王导，召见他。王导叩头说："叛臣贼子，哪个朝代没有？没有想到现在出现在臣下的家族中！"皇帝赤着脚，握住他的手说："茂弘，正要把国家的重任交给你，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三月，委派王导担任前锋大都督，加授戴渊为骠骑将军。下诏说："王导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可以把我担任安东将军时的符节交给他。"委派周顗担任尚书左仆射，王邃担任右仆射。皇帝派遣王廙前去开导、劝阻王敦；王敦不听从，留下了他。王廙又为王敦所任用。征虏将军周札，一向傲慢阴险，贪图私利，皇帝任命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王敦将要到来，皇帝命令刘隗驻扎在金城，周札守卫石头城，皇帝亲自穿上铠甲，到郊外巡视军队。委派甘卓担任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兼任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处率领所属部队，跟踪在王敦后面。

王敦到达石头城，想攻打刘隗。杜弘对王敦说："刘隗手下敢于以命相拼的战士很多，不容易取胜；不如攻打石头，周札对部下缺乏恩德，兵士不愿替他效力，攻打他必定溃败，周札一败，刘隗就自然逃跑了。"王敦听从了他的意见，委派杜弘充当前锋，攻打石头，周札果然打开城门，接纳杜纳。王敦占据石头，叹息说："我不能再做出有大德的事情了！"谢鲲说："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呢？只要从今以后，日复一日地忘掉过去的事，君臣间的嫌隙就消除了。"

皇帝命令刁协、刘隗、戴渊率领军队，攻打石头，王导、周顗、郭逸、虞潭等人分三路出城交战，刁协等人的军队都被打得大败。太子司马绍听说后，想亲自率领将士决一死战；登上车子将要出发，中庶子温峤拉住马笼头规劝说："殿下是国家的嗣君，为什么不顾生命，小视天下？"抽出佩剑，斩断马脖上的皮套，才停止下来。

敦拥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宫省奔散，惟安东将军刘超按兵直卫，及侍中二人侍帝侧。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当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刁协、刘隗既败，俱入宫，见帝于太极东除[1]。帝执协、隗手，流涕呜咽，劝令避祸。协曰："臣当守死，不敢有贰。"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给协、隗人马，使自为计。协老，不堪骑乘，素无恩纪，募从者，皆委之，行至江乘，为人所杀，送首于敦。隗奔后赵，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帝令公卿百官诣石头见敦，敦谓戴渊曰："前日之战，有余力乎？"渊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举，天下以为何如？"渊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敦笑曰："卿可谓能言。"又谓周顗曰："伯仁，卿负我[2]！"顗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

辛未，大赦；以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并让不受。

初，西都覆没[3]，四方皆劝进于帝。敦欲专国政，忌帝年长难制，欲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敦克建康，谓导曰："不用吾言，几至覆族。"

敦以太子有勇略，为朝野所向，欲诬以不孝而废之，大会百官，问温峤曰："皇太子以何德称？"声色俱厉。峤曰："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谓孝矣。"众

皆以为信然，敦谋遂沮。

帝召周顗于广室，谓之曰："近日大事，二宫无恙，诸人平安，大将军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宫自如明诏，臣等尚未可知。"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顗避敦，顗曰："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参军吕猗，尝为台郎[4]，性奸谄，戴渊为尚书，恶之。猗说敦曰："周顗、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举之忧。"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颇然之，从容问王导曰："周、戴，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疑也[5]。"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将陈郡邓岳收顗及渊。先是，敦谓谢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6]。"是日，又问鲲："近来人情何如？"鲲曰："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若果能举用周、戴，则群情贴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鲲愕然自失。参军王峤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7]。'奈何戮诸名士？"敦大怒，欲斩峤，众莫敢言。鲲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释之，黜为领军长史。峤，浑之族孙也。

【注释】

①除：宫殿的台阶。

②"卿负"句：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周顗为杜弢所困，到像章投靠王敦，王敦以此为恩德，故认为周顗辜负了他。

③西都:指长安。

④台郎:即尚书郎。

⑤三司:指太尉、司徒、司空。

⑥戴若思:即戴渊,渊字若思。

⑦"济济"句: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意为"济济一堂人才多,文王安宁国富强。"

【译文】

王敦聚集军队,不去朝见天子,放纵士兵抢劫掳掠,宫廷和官府的要员逃散一空,只有安东将军刘超控制住军队,入宫守卫,和侍中两个人在皇帝身边侍奉。皇帝脱下军服,穿上朝见时的服装,环视周围后说:"想得到我的位置,应该早点讲!为什么把民众害到这步田地?"又派遣使者对王敦说:"您如果不忘记本朝廷,就从此停止战斗,天下还可以相安无事;如果不能这样,我应当回到琅邪,给贤明的人让路。"

刁协、刘隗失败后,一道进宫,在太极殿的东面台阶上晋见皇帝。皇帝握住刁协、刘隗的手,流着眼泪,悲痛地哭泣,劝说他们躲避祸患。刁协说:"臣下应该在这里等死,不敢有二心。"皇帝说:"现在情况紧迫,怎么能不离开?"于是下令,调拨人马给刁协、刘隗,让他们各自想办法。刁协年纪大,受不了骑马时的颠簸,因一向没有恩惠和纪律。招募随便从的人,都抛弃他而逃走了,行进到江乘,被人杀死,首级送给了王敦。刘隗逃奔到后赵,官位升到太子太傅时去世。

皇帝命令公卿大臣到石头拜见王敦,王敦问戴渊说:"前天的交战,还有剩余的力量吗?"戴渊说:"怎么敢有剩余的,只是力量不够而已!"王敦说:"我现在的举动,天下人认为怎么样?"戴渊说:"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说你是叛逆,体察到你的诚意的人,说你是忠臣。"王敦笑着说:"你真称得上能言善辩。"又对周顗说:"伯仁,

你辜负了我!"周顗说:"你兴起战事,违反正道,下官亲自率领六年,不能履行职责,使朝廷的军队溃散失败,因此而辜负了你!"

十八日,大赦天下;委派王郭担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为武昌郡公,都推辞不肯接受。

当初,西都长安陷落,四方都劝皇帝登位。王敦想独揽国家大权,顾忌皇帝年长,难以控制,想商议另立他人,王导不听从。等到王敦攻下建康,对王导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

王敦因太子有勇气谋略,为朝野人士所归向,想用不孝的罪名加以诬陷,从而废掉他,召集文武官员,问温峤说:"皇太子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德行?"说话的声音和脸色都极为严厉。温峤说:"探索事物的隐秘内情或深邃义理,不是浅薄的人所能估量的;从礼法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孝顺了。"众人都认为的确如此,王郭的阴谋因此而停止。

皇帝在广室殿召见周顗,对他说:"近日的变乱,两宫东宫没有灾祸,众人平安无事,大将军确如所希望的那样吗?"周顗说:"二宫自然如同陛下所说的,臣下等人还不可预测。"护军长史郝嘏等人劝周顗躲开王敦,周顗说:"我身为大臣,朝廷挫败,怎么能躲藏起来,谋求活命,向外投奔胡人、越人呢?"王敦的参军吕猗,曾经做过尚书郎,禀姓奸邪谄媚,戴渊担任尚书,厌恶他。吕猗劝王敦说:"周顗、戴渊,都有很高的名望,足在蛊惑众人,近日的言论,竟然没有惭愧的神色,您不除掉他俩,恐怕会有再次起兵的忧虑。"王敦一向忌妒二人的才能,心里很赞同他的话,安逸舒缓地问王导说:"周顗、戴渊,分别是南方北方有声望的人,登上三公的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吧?"王导不回答。又问:"如果不做三公,只应担当尚书令、尚书仆射吗?"又不回答。王敦说:"如果不是这样,只有杀掉!"又不回答。二十三日,王敦派遣部将陈郡人邓岳逮捕周顗和戴渊。在这以前,王敦对谢鲲说:"我将派周伯仁担任尚书令,戴若思担任尚书仆射。"这一天,又问谢鲲:"近来人心怎么样?"谢鲲说:"明公

的举动，虽然是想保护国家，但众人议论纷纷，实在没有明白您的高深的意图。如果真能任用周顗、戴渊，人心就会帖服了！"王敦发怒说："你太粗心疏略了！二人不称职，我已收押起来了！"谢鲲大感惊讶，若有所失。参军王峤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为什么杀害知名人士呢？"王敦大怒，想斩杀王峤，众人没有谁敢劝阻。谢鲲说："明公发动重大的事变，不杀一个人。王峤因建议违背了意旨，就用他的血来涂到战鼓上，不也是太过分了吗？"王敦这才释放王峤，贬黜为领军长史。王峤，是王浑的侄孙。

顗被收，路经太庙，大言曰："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祇有灵，当速杀之！"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并戴渊杀之于石头南门之外。

帝使侍中王彬劳敦，彬素与顗善，先往哭顗，然后见敦。敦怪其容惨，问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长者，兄之亲友；在朝虽无謇愕[1]，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之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图为不轨，祸及门户矣！"辞气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厉声曰："尔狂悖乃至此，以吾为不能杀汝邪？"时王导在坐，为之惧，劝彬起谢。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复何谢？"敦曰："脚痛孰若颈痛？"彬殊无惧容，竟不肯拜。

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乃见顗救己之表，执之流涕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

友！”

沈充拔吴国，杀内史张茂。

初，王敦闻甘卓起兵，大惧。卓兄子卬为敦参军，敦使卬归说卓曰：“君此自是臣节，不相责也。吾家计急，不得不尔。想便旋军襄阳，当更结好。”卓虽慕忠义，性多疑少决，军于猪口[2]，欲待诸方同出军，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台使以驺虞幡驻卓军。卓闻周顗、戴渊死，流涕谓卬曰：“吾之所忧，正为今日。且使圣上元吉，太子无恙，吾临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适吾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与乐道融说卓曰：“今分兵断彭泽[3]，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众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起义兵而中止，窃为将军不取。且将军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还，亦恐不可得也。”卓不从。道融昼夜泣谏，卓不听；道融忧愤而卒。卓性本宽和，忽更强塞[4]，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识者知其将死矣。

王敦以西阳王羕为太宰，加王导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将还武昌，谢鲲言于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勋而人心实在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5]，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还武昌。

【注释】

①謇愕(jiǎn è 简厄):正直。此处指正直的言论。

②猪口:地名,在今湖北沔阳北。

③彭泽:县名,治今江西湖口东。

④强塞:强横凶暴。

⑤正复:虚词,纵然,即使之意。

【译文】

周顗被逮捕,路过太庙,大声说:"贼臣王敦,颠覆国家,冤杀忠臣;神明如果有灵,应当赶快杀掉王敦!"逮捕的人用戟戳伤他的口,鲜血流到脚跟上,神态镇定自若,观看的人都为他流下眼泪。和戴渊一起,被杀死于石头城南门外。

皇帝命令侍中王彬慰劳王敦,王彬一向和周顗友善,首先前去吊唁周顗,然后才去见王敦。王敦对他的面容悲惨感到奇怪,询问他。王彬说:"刚才哭了伯仁,情绪不能控制。"王敦发怒说:"伯仁自己招致杀戮;而且他把你作为普通人对待,你为什么悲哀地为他哭泣?"王彬说:"伯仁是个忠厚长者,是兄长的亲朋好友;在朝廷里虽然没有正直慷慨的言论,也不是阿谀奉承的人,却在赦免后对他处以死刑,所以我为他悲伤惋惜。"因而发怒变色,指责王敦说:"兄长起兵,违反正直,杀害忠臣义士,图谋反叛,就要降祸给家族了!"言辞慷慨,边诉说边哭泣。王敦[illegible],声色严厉地说:"你竟然如此狂妄荒谬,以为我不能杀你吗?"当时,王导在座,替王彬担心,劝王彬起身道歉。王彬说:"脚痛不能叩拜;况且这事又有什么要道歉的?"王敦说:"脚痛与脖子痛,哪个更厉害?"王彬没有一点畏惧的样子,终究不肯叩拜。

王导后来整理中书省的文书档案,才看到周顗救护自己的奏章,拿在手上流着眼泪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伯仁却是因为我而死的,昏昧之中,辜负了这样的好朋友!"

沈充攻下吴国，杀死内史张茂。

当初，王敦听说甘卓起兵，大为恐惧。甘卓哥哥的儿子甘卬担任王敦的参军，王敦派甘卬回去劝甘卓说："你这样做自然是做臣子的节操，不能责怪你。我们家族无计可施，不得不这样做。盼望你回军襄阳，将再度缔结友好关系。"甘卓虽然仰慕忠贞节义，但性情多疑，缺乏决断能力，驻扎在猪口，想等待各地方一同出兵，拖延了几十天，不向前推进。王敦夺得建康后，就派朝廷使者用驺虞幡命令甘卓停止军事行动。甘卓听说周顗、戴渊死了，流着眼泪对甘卬说："我所忧虑的，正是今天这种情况。只要圣上平安，太子没有灾祸，我处在王敦的上游，也不敢猝然危害国家。假使我径直占据武昌，王敦受形势逼迫，必定劫持天子，来断绝天下的愿望，不如回到襄阳，日后再作打算。"于是下令退兵。都尉秦康和乐道融劝甘卓说："现在分兵截断彭泽湖口，让王敦上下不能相救，他的部众就自然溃散，可以一次战斗就擒获他。将军发起义兵，却中途停止，私下里为将军感到太失策。而且将军手下，士兵各自想求得利益，就是想回到西边，也恐怕办不到。"甘卓不听从。乐道融昼夜哭泣规劝，甘卓不采纳；乐道融因忧虑气愤而去世了。甘卓本来性情宽厚温顺，突然变得强横固执，直接回到襄阳，情绪浮躁不安，行动失去常态，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就要死了。

王敦委派西阳王司马羕担任太宰，加授王导为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改换文武官员和各地军事长官，贬降和罢免的以百计数；有的早上决定晚上又改动，一切都随心所欲。王敦将要回武昌，谢鲲对王敦说："您到京城以来，声称有病不入朝晋见，所以虽然建立了功勋，人们心里还有不明白的。现在如果朝见天子，使君臣间的芥蒂化解，那么就都会心悦诚服了。"王敦说："你能保证没有变故吗？"回答说："我近日入宫晋见，主上侧身而坐，希望能见到您，宫廷中一片和睦，一定不会出意外的事故的。您如果入宫朝见，我请求跟随。"王敦发怒变色说："即使把你这种人再杀掉几百，对时

局又有什么损失?"终究不朝见就离开了。夏,四月,王敦回到武昌。

初,宜都内史天门周级闻谯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该潜诣长沙,申款于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该及从事邵陵周崎间出求救,皆为逻者所得。乂使崎语城中,称大将军已克建康,甘卓还襄阳,外援理绝。崎伪许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寻至,努力坚守!"乂杀之。乂考该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级由是获免。

乂等攻战日逼,敦又送所得台中人书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怅惋。相持且百日,刘翼战死,士卒死伤相枕。癸巳,乂拔长沙,承等皆被执。乂将杀虞悝,子弟对之号泣。悝曰:"人生会当有死,今阖门为忠义之鬼,亦复何恨!"

乂以槛车载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毁服为僮从承[1],不离左右。乂见桓雄姿貌举止非凡人,惮而杀之。韩阶、武延执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杀承于道中,阶、延送承丧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气忼慨,曾无惧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数之,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难耳。今日之死,固所愿也。"敦惮其辞正,释之,遣就舍。众人皆贺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潜杀之。

魏乂求邓骞甚急,乡人皆为之惧,骞笑曰:"此欲用我

耳，彼新得州，多杀忠良，故求我以厌人望也。”乃往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扬也②。”以为别驾。

诏以陶侃领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复还广州，加散骑常侍。

【注释】

①毁服：毁去平日服装，制作僮仆之服。

②解扬：春秋时晋国大夫。公元前594年，楚国侵宋，宋国告急于晋。晋派解扬到宋国，让他们不要投降楚国，并告知晋将发兵援救。路经郑国，被执，送给楚王。楚王对解扬加以贿赂，让他对宋国说相反的话。解扬再三不从，后以死相威胁，也无所畏惧。楚王无法，只得赦免，让他回去。

【译文】

当初，宜都内史天门人周级听说谯王司马承起兵，派他哥哥的儿子周该秘密前往长沙，向司马承表明诚意。魏乂等人攻打长沙，情况紧急，司马承派遣周该和从事邵陵人周崎，从小路出城请求救援，都被巡逻的人所抓获。魏乂命令周崎向城中喊话，称说大将军已经攻下建康，甘卓回到了襄阳，外援势必断绝。周崎假装答应下来，到了城下，大声呼喊说：“援军马上就要到来，要努力坚守！”魏乂杀了他。魏乂苦刑拷打周该，直到死去，始终不透露到去长沙的原因，周级因而得得以保全。

魏乂等人的攻打，一天比一天急迫，王敦又送来得到的朝廷官员的信件，命令魏乂射进城中给司马承观看。城中知道朝廷失守，没有谁不惆怅惋惜。相互对峙近一百天，刘翼阵亡，士兵死者一个接着一个。初十，魏乂攻下长沙，司马承等人都被俘获。魏乂将要杀死虞悝，子弟们对着他号啕大哭。虞悝说：“人生总归有一死的，今日全家成为忠义的鬼魂，又有什么遗憾！”

魏乂用囚车把司马承和易雄押送到武昌，属吏都逃散了，只有

主簿桓雄、西曹书佐韩阶、从事武延，毁去平常的衣服，改穿僮仆的服饰跟随司马承，不离他的身边。魏乂见到桓雄的面貌举动，不像个普通的人，心中害怕，就杀了他。韩阶、武延怀有的志向，更为坚定。荆州刺史王廙秉承王敦的旨意，在途中杀了司马承，韩阶、武延把司马承的尸首送到京城，安葬后才离开。易雄到了武昌，意气高昂，竟然没有丝毫的畏惧。王敦派人把易雄发布的檄文拿给他本人看，对他加以斥责，易雄说："这事是确实有的，可惜我地位低微、力量薄弱，不能解救国家危难。今日丧命，本来是我所愿望的。"王敦害怕他正义的言辞，释放了他，遣送他回到馆舍。众人都向他道贺，易雄笑着说："我哪里能活命！"不久，王敦派人秘密杀了他。

魏乂十分急迫地寻找邓骞，同乡的人都替他着急，邓骞笑着说："这是想任用我而已，他刚刚得到本州，杀了很多忠臣义士，所以寻找我来顺从民众的愿望。"于是前往魏乂那里，魏乂高兴地说："你，是古代的解扬。"任命为别驾。

皇帝下诏委派陶侃兼任湘州刺史；王敦上奏章，调陶侃重新回到广州，加授散骑常侍。

6 甲午，前赵羊后卒，谥曰献文。

7 甘卓家人皆劝卓备王敦，卓不从，悉散兵佃作，闻谏，辄怒。襄阳太守周虑密承敦意，诈言湖中多鱼，劝卓遣左右悉出捕鱼。五月，乙亥，虑引兵袭卓于寝室，杀之，传首于敦，并杀其褚子。敦以从事中郎周抚督沔北诸军事，代卓镇沔中[1]。抚，访之子也。

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

皆出其门。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唯二人之言是从，所潜无不死者。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充等并凶险骄恣，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识者咸知其将败焉。

8 秋，七月，后赵中山公虎拔泰山，执徐龛送襄国；后赵王勒盛之以囊，于百尺楼上扑杀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2]，坑其降卒三千人。

9 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3]，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徐、兖间诸坞多降于后赵，后赵置守宰以抚之。

10 王敦自领宁、益二州都督。

冬，十月，己丑，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

王敦以下邳内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杨王谅为交州刺史。使谅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硕，杀之，谅诱湛，斩之。硕举兵围谅于龙编[4]。

11 祖逖既卒，后赵屡寇河南，拔襄城、城父[5]，围谯。豫州刺史祖约不能御，退屯寿春[6]。后赵遂取陈留，梁、郑之间复骚然矣。

12 十一月，以临颍元公荀组为太尉；辛酉，薨。

13 罢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属为留府。

14 帝忧愤成疾，闰月，己丑，崩；司空王导受遗诏辅政。帝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故大业未复而祸乱内兴。庚寅，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15 十二月，赵主曜葬其父母于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计用六万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继以脂烛，民甚苦之。游子远谏，不听。

16 后赵濮阳景侯张宾卒，后赵王勒哭之恸，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乃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17 张茂使将军韩璞帅众取陇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18 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袭段末柸，入令支，掠其居民千余家而还。

【注释】

①沔中：地域名，自今陕西南郑至湖北襄樊的汉水流域地区。

②刳(kū 枯)：剖开。

③蛰(zhé 哲)：燕：留下来过冬的燕子。

④龙编：县名，治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

⑤城父：县名，治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

⑥寿春：县名，治今安徽寿县。

【译文】

6 十一日，前赵羊皇后去世，谥号为献文。

7 甘卓家里的人都劝甘卓防备王敦，甘卓不听从，把兵士全部分散，去从事耕作，听到规劝，就要发怒。襄阳太守周虑秘密秉承王敦的旨意，假称湖中鱼很多，劝甘卓派遣左右侍卫全部出去捕鱼。五月，二十三日，周虑带领兵士在寝室里对甘卓进行袭击，杀了他，首级传送给王敦，并杀了他的几个儿子。王敦委派从事郎周抚统领沔

水以北一切军务，代替甘卓镇守沔中。周抚，是周访的儿子。

王敦实现志愿以后，暴虐傲慢，越发厉害，各地的上贡物品，大多进了他的府内，将领宰领、地方长官，都出自他的门下。以沈充、钱凤为主要谋士，对二人话言听计从，他们所诬陷的没有不死的。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得力干将。沈充等人都凶恶阴险、骄傲放肆，大造府第，侵夺他人的田地房舍，在市场上巧取豪夺，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们将要失败。

8 秋，七月，后赵中山公石虎攻下泰山郡，抓获了徐龛，送到襄国；后赵王石勒用袋子把他装起来，从一百尺高的楼上摔死了他，命令王伏都等人的妻子儿女剖开他的内脏食用，活埋了投降的士兵三千人。

9 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镇守三年，拥有几万部众。战争没有间断，百姓饥饿不堪，挖掘野外的老鼠、捕捉秋天未归南方的燕子来充饥，遭到后赵的逼迫，退到合肥据守。尚书右仆射纪瞻，认为郗鉴有美好的声望、清高的德行，上奏疏请求征召他；于是征召入京，任命为尚书。徐州、兖州之间的各个壁垒大多投降后赵，后赵设置太守县令来安抚他们。

10 王敦自己兼任宁、益二州都督。

冬，十月，初九，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去世。

王敦委派下邳内史王邃统领青、徐、幽、平四州一切军务，镇守淮阴；卫将军王含统领沔水以南一切军务，兼领荆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杨人王諒担任交州刺史。命令王諒逮捕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硕，杀掉他俩。王諒诱骗脩湛，杀了他。梁硕起兵，把王諒包围在龙编。

11 祖逖死后，后赵多次进犯黄河以南地区，攻下襄城、城父，包围谯城。豫州刺史祖约不能抵御，退到寿春据守。后赵于是攻取陈留、梁国、新郑之间又骚扰不安起来。

12 十一月，委派临颍元公荀组担任太尉；十二日，逝世。

13 撤销司徒,职事并入丞相府中。王敦把司徒官属用来建立留守府。

14 帝因忧虑愤懑,导致疾病,闰月,初十,逝世;司空王导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皇帝恭敬节俭有余,英明果断不足,所以大业还没恢复,祸乱就从内部爆发。十一日,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尊崇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15 十二月,赵国君主把他的父母安葬在粟邑,大赦境内。陵墓的下部,周围有二里长,上面的高度达到一百尺,共用了六万民工,修了一百天才完成。服役的人在夜间要点着灯火继续劳作,人民感到十分痛苦。游子远规劝,不采纳。

16 后赵濮阳景侯张宾去世,后赵王石勒哭得很悲恸,说:"上天不想成全我的事业吗?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我的右侯?"程遐接替张宾担任右长史。程遐,是石勒的世子石弘的舅父,石勒每次同程遐商议国事,意见不相合,往往叹息说:"右侯抛弃我离开了,竟使我同这种人共事,岂不是太残酷了吗?"因此而整天流着眼泪。

17 张茂命令将军韩璞率领军队攻取陇西、南安的土地,设置秦州。

18 慕容廆派遣他的世子慕容皝袭击段末柸,进入令支县,掳掠那里的一千多家居民后才返回。

肃宗明皇帝上[1]

太宁元年

1 春,正月,成李骧、任回寇台登[2],将军司马玖战死,越巂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皆以郡降于成。

2 二月,庚戌,葬元帝于建平陵。

3 三月,戊寅朔,改元。

4 饶安、东光、安陵三县灾[3]，烧七千余家，死者万五千人。

5 后赵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4]。敦，壶之从父兄也。

6 王敦谋篡位，讽朝廷征己；帝手诏征之。夏，四月，加敦黄钺、班剑，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敦移镇姑孰[5]，屯于湖[6]，以司空导为司徒，敦自领扬州牧。敦欲为逆，王彬谏之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之。彬正色曰："君昔岁杀兄[7]，今又杀弟邪？"敦乃止，以彬为豫章太守。

7 后赵王勒遣使结好于慕容廆，廆执送建康。

8 成李骧等进攻宁州，刺史褒中壮公王逊使将军姚岳等拒之，战于螗踉[8]，成兵大败。岳追至泸水[9]，成兵争济，溺死者千余人。岳以道远，不敢济而还。逊以岳不穷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逊在州十四年，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坚行州府事，诏除坚宁州刺史。

9 广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龙编，夺刺史王谅节，谅不与，碩断其右臂。谅曰："死且不避，断臂何为？"逾旬而卒。

10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为皇后，以后兄中领军亮为中书监。

11 梁碩据交州，凶暴失众心。陶侃遣参军高宝攻碩，斩之。诏以侃领交州刺史，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未几，吏部郎阮放求为交州刺史，许之。放行至宁浦[10]，遇高宝，为宝设馔，伏兵杀之。宝兵击放，放走，得免，至州少

时，病卒。放，咸之族子也。

12 陈安围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与贡合击安，大破之。安收余骑八千，走保陇城。秋，七月，赵主曜自将围陇城，别遣兵围上邽。安频出战，辄败。右军将军刘干攻平襄[11]，克之，陇上诸县悉降。安留其将杨伯支、姜冲儿守陇城，自帅精骑突围，出奔陕中[12]，曜遣将军平先等追之。安左挥七尺大刀，右运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辄殪五六人[13]，远则左右弛射而走。先亦能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遂夺其蛇矛。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匿于山中；赵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将石容觇赵兵，赵辅威将军呼延青人获之，拷问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杀之。雨霁，青人寻其迹，获安于涧曲，斩之。安善抚将士，与同甘苦，及死，陇上人思之，为作《壮士之歌》。杨伯支斩姜冲儿，以陇城降；别将宋亭斩赵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皆送任请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14]，封平襄公。

【注释】

①肃宗明皇帝：即司马绍(公元299～325年)。字道畿，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元帝司马睿的长子。公元322～325年在位。在位期间，亲率六军平定王敦的叛乱，对加强皇权颇有建树。

②台登：县名，治今四川冕宁南。

③饶安：县名，治今河北盐山西南。 东光：县名，治今河北东光东。 安陵：县名，治今河北吴桥东北。三县皆为后赵属县。

④盱眙(xū yí 须夷)：县名，治今江苏盱眙东北。

⑤姑孰：地名，在今安徽当涂。

⑥于湖：县名，治今安徽当涂。

⑦"君昔岁"句：据《晋书·王彬传》，彬从兄王棱，此前曾为王敦所害。

⑧螗螂(táng láng 唐郎)：县名，又作堂狼，治今云南巧家县东境。

⑨泸水：河流名，一名泸江水，即今四川、云南交界雅砻口以下金沙江河段。

⑩宁浦：县名，治今广西横县西南。

⑪平襄：县名，治今甘肃通渭西。

⑫陕中：地名，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南部。

⑬殪(yì 意)：杀死。

⑭赤亭：地名，在今甘肃陇西西。

【译文】

肃宗明皇帝上

太宁元年(癸未，公元323年)

1 春，正月，成国李骧、任回进犯台登，将军司马玖战死，越嶲太守李钊、汉嘉太守王载都献出郡城，投降成国。

2 二月，初二，把元帝安葬在建平陵。

3 三月，初一，改年号。

4 饶安、东光、安陵三县发生火灾，烧毁七千多家，死了一万五千人。

5 后赵进犯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和征北将军王邃退到盱眙据守。卞敦，是卞壸的堂兄。

6 王敦阴谋篡夺帝位，暗示朝廷征召自己；帝亲手书写诏书征召他。夏，四月，给王敦加授黄钺，赐予排列持剑勇士作仪仗，奏事时不称名，入宫朝见不必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带剑穿鞋。王敦迁往姑孰镇守，驻扎在于湖，委派司空王导担任司徒，王敦自己兼任扬州牧。王敦想作乱，王彬苦苦地规劝。王敦变了脸色，示意左右侍卫，将要逮捕他。王彬表情严肃地说："你往年杀了兄长，现在又杀

弟弟吗?"王敦才停止,委派王彬担任豫章太守。

7 后赵王石勒派遣使者,同慕容廆缔结友好关系,慕容廆拘捕使者,送到建康。

8 成国李骧等人进军攻打宁州,刺史褒中壮公王逊命令将军姚岳等人抵御,在螗螂交战,成国军队大败。姚岳追击到泸水,成国军队急相渡河,淹死了一千多人。姚岳因路途遥远,不敢渡河就返回了。王逊因姚岳不穷追猛打,大怒,用鞭子抽打他;愤怒到了极点,帽子裂开,气绝身亡。王逊在宁州任职十四年,声威遍及夷人部落。州中人士拥立他的儿子王坚代理州府事务,皇帝下诏任命王坚为宁州刺史。

9 广州刺史陶侃派遣军队救援交州;还没赶到,梁硕攻下龙编,抢夺刺史王谅的符节,王谅不给他,梁硕砍断王谅的右臂。王谅说:"死都不躲避,砍断臂膀又有什么用?"过了十来天就死了。

10 六月,初六,立妃子庾氏为皇后;委派皇后的哥哥中领军庾亮担任中书监。

11 梁硕占据交州,凶恶残暴,失去民心。陶侃派遣参军高宝攻打梁硕,杀了他。下诏委派陶侃兼任交州刺史,擢升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吏部郎阮放请求担任义州刺史,答应了他。阮放行进到宁浦,遇到高宝,为高宝设置筵席,却埋伏兵士,杀了他。高宝的军队攻打阮放,阮放逃跑,得以活命,到交州没有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阮放,是阮咸的远房侄儿。

12 陈安在南安包围赵国征西将军刘贡,休屠王石武从桑城率军赶往上邽,救援刘贡,和刘贡联合攻打陈安,把他打得大败。陈安收集残余的八千骑兵,逃往陇城据守。秋,七月,赵国君主刘曜亲自率军包围陇城,另外派遣军队包围上邽。陈安不断出击,屡战屡败。右军将军刘干攻打平襄,攻不来了,陇山以西各县全部投降。陈安留下他的将领杨伯支、姜冲儿守卫陇城,自己率领精锐的骑兵突围,出城逃往陕中。刘曜派遣将军平先等人追击。陈安左手挥动七尺

长的大刀，右手运转一丈八尺长的蛇矛，对靠近的追兵就刀矛一起使用，立即杀死五六人，离得远的就左右奔驰着，边跑边射。平先也勇敢灵活，书步如飞，和陈安搏斗，三个回合，就夺下了陈安的蛇矛。遇到天黑暴雨，陈安抛弃马匹，和左右侍卫隐藏到深山中；赵国军队搜索，不知去向。次日，陈安派他的将领石容窥探赵国军队动向，赵国辅威将军呼延青人捉住了石容，用苦刑逼他供出陈安藏身的地方，石容始终不肯讲，呼延青人杀了他。雨过天晴，呼延青人跟踪陈安的足迹，在山涧转弯处抓获了陈安，杀了他。陈安善于安抚将领士兵，和他们同甘共苦，在他死后，陇山以西的人思念他，为他作了《壮士之歌》。杨伯支杀死姜冲儿，献出陇城投降；偏师将领杀了赵募，献出上邽投降。刘曜把秦州的大姓杨、姜等豪族两千多家迁到长安。氐人、羌人都送上人质请求归降；委派赤亭羌人首领姚弋仲担任平西将军，封为平襄公。

13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鉴为处援，拜鉴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王敦忌之，表鉴为尚书令。八月，诏征鉴还，道经姑孰，敦与之论西朝人士，曰："乐彦辅[1]，短才耳，考其实，岂胜满武秋邪[2]？"鉴曰："彦辅道韵平淡，愍怀之废，柔而能正；武秋失节之士[3]，安得拟之？"敦曰："当是时，危机交急。"鉴曰："大丈夫当死生以之。"敦恶其言，不复相见，久留不遣。敦党皆劝敦杀之，敦不从。鉴还台，遂与帝谋讨敦。

14 后赵中山公虎帅步骑四万击安东将军曹嶷，青州郡县多降之，遂围广固。嶷出降，送襄国杀之，坑其众三万。

虎欲尽杀嶷众，青州刺史刘征曰："今留征，使牧民也；无民焉牧？征将归耳！"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征，使镇广固。

15 赵主曜自陇上西击凉州，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呼延晏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4]，曜自将戎卒二十八万军于河上，列营百余里，金鼓之声动地，河水为沸，张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溃。曜扬声欲百道俱济，直抵姑臧，凉州大震。参军马岌劝茂亲出拒战，长史氾祎怒，请斩之。岌曰："氾公糟粕书生，刺举小才，不思家国大计。明公父子欲为朝廷诛刘曜有年矣，今曜自至，远近之情，共观明公此举，当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力虽不敌，势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头[5]。茂谓参军陈珍曰："刘曜举三秦之众[6]，乘胜席卷而来，将若之何？"珍曰："曜兵虽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乌合之众，恩信未洽，且有山东之虞[7]，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旷日持久，与我争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请得弊卒数千，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将兵救韩璞。赵诸将争欲济河，赵主曜曰："吾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今但按甲勿动，以吾威声震之，若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茂寻遣使称藩，献马、牛、羊、珍宝不可胜纪。曜拜茂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凉州牧、封凉王，加九锡。

【注释】

①乐彦辅：即乐广。

②满武秋：即满奋。

③“武秋”句：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太子被废，满奋时为司隶校尉，下令收缚辞别太子者（被乐广释放）；次年，司马伦篡位，奋又奉玺绶，故谓之“失节”。

④桑壁：地名，在今甘肃陇西县境内。

⑤石头：地名，在今甘肃武威东。

⑥三秦：项羽三分关中，封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合称三秦。其地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北及甘肃东部地区。

⑦山东之虞：指在关东同后赵的军事对抗。

【译文】

13 皇帝畏惧王敦的逼迫，想用郗鉴作为外援，于是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守合肥。王敦顾忌他，上疏推荐郗鉴担任尚书令。八月，下诏征召郗鉴回京，途经姑孰，王敦和他议论洛阳朝廷中人士，说：“乐彦辅，庸才而已，考察他的实际才能，哪能超过满武秋？”郗鉴说：“乐彦辅气韵冲和平淡，在愍怀太子被废时，态度软和却行事正直；满武秋是丧失气节的人，怎么能同他相比？”王敦说：“在当时，危机四伏”。郗鉴说：“大丈夫应当以生命维护正义。”王敦厌恶他的话，不再同他见面，长久扣留下，不放他走。王敦的党羽都劝王敦杀了他，王敦不听从。郗鉴回到朝廷，就和帝商议讨伐王敦。

14 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攻打安东将军曹嶷，青州郡县大多投降石虎，于是包围广固。曹嶷出城投降，送到襄国，杀了他，活埋了他的三万部众。石虎想杀死曹嶷的所有部众，青州刺史刘征说：“现在留下我，是让我治理民众的，没有民众怎么治理呢？我只有回去而已！”石虎于是留下男女七百人，配给刘征，让他镇守广固。

赵国君主刘曜从陇山向西攻打凉州，派遣他的将领刘咸到冀城攻打韩璞，呼延晏到桑壁攻打宁羌护军阴鉴，刘曜自己率领二十

八万军队驻扎在黄河边，军营排列了一百多里，锣鼓声惊天动地，河水为之沸腾，张茂靠近黄河的各防守营垒，都望风而逃。刘曜扬言要分兵百路，同时过河，直接抵达姑臧，凉州大为震惊。参军马岌劝张茂亲自出军抵御，长史氾祎发怒，请求杀死马岌。马岌说："氾公是个食古不化的书生，钻空子伤害别人的小人，不考虑国家的根本大计。明公父子多年来想替朝廷杀掉刘曜，现在刘曜自己送上门来，远近的人，都在观看明公这次的举动，应该树立起信誉和勇敢的形象，以符合秦川、陇山一带人民的愿望，力量虽然胜不过刘曜，按情势是不能出战的。"张茂说："对极了！"于是出兵，驻扎在石头。张茂对参军陈珍说："刘曜出动三秦的军队，乘着胜势席卷过来，该怎么办呢？"陈珍说："刘曜的军队虽然多，但精锐的兵士特别少，大抵都是氐族、羌族的乌合之众，恩泽和信义没有遍及下属，而且有关东方面的顾虑，怎么能丢下心头之患，旷日持久地同我们争夺河西的土地呢？如果二十天中不退兵，我请求得到几千老弱残兵，替明公擒获他。"张茂大喜，命令陈珍率领军队救援韩璞。赵国各将领争着要渡过黄河，赵国君主刘曜说："我军的声势虽然盛大，但是畏惧声威而聚集来的有三分之二，主力部队疲劳困顿，实际上难以作战。现在只有按兵不动，用我们的声威来震慑他们，如果过了中旬，张茂的降表还没送到，是我辜负了你们。"张茂不久派遣使者愿为藩属，献上的马、牛、羊、珍宝难以计数。刘曜任命张茂为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大师、凉州牧，封为凉王，加赐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

16 杨难敌闻陈安死，大惧，与弟坚头南奔汉中，赵镇西将军刘厚追击之，大获而还。赵主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

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难敌送任请降于成，成安北将军李稚受难敌赂，不送难敌于成都。赵兵败，即遣归武都，难敌遂据险不服。稚自悔失计，亟请讨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领军琀与稚出白水[1]，征东将军李寿及琀弟玝出阴平[2]，以击难敌；群臣谏，不听。难敌遣兵拒之，寿、玝不得进，而琀、稚长驱至下辨[3]。难敌遣兵断其归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无继，皆为难敌所杀，死者数千人。琀，荡之长子，有才望，雄欲以为嗣，闻其死，不食者数日。

17 初，赵主曜长子俭，次子胤。胤年十岁，长七尺五寸，汉主聪奇之，谓曜曰："此儿神气，非义真之比也[4]，当以为嗣。"曜曰："藩国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乱长幼之序。"聪曰："卿之勋德，当世受专征之任，非他臣之比也，吾当更以一国封义真。"乃封俭为临海王，立胤为世子。既长，多力善射，骁捷如风。靳准之乱，没于黑匿郁鞠部[5]。陈安既败，胤自言于郁鞠，郁鞠大惊，礼而归之。曜悲喜，谓群臣曰："义光虽已为太子[6]，然冲幼儒谨，恐不堪今之多难。义孙[7]，故世子也，材器过人，且涉历艰难。吾欲法周文王、汉光武，以固社稷而安义光，何如？"太傅呼延晏等皆曰："陛下为国家无穷之计，岂惟臣等赖之，实宗庙四海之庆。"左光禄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韩广进曰："陛下以废立为是，不应更问群臣；若以为疑，固乐闻异同之言。臣窃以为废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于未立之前，则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废其子，岂足为圣朝之法！彘以东海为嗣[8]，未必不如明帝也[9]。胤文武才略，诚高绝于世；然太子孝友仁

慈，亦足为承平贤主。况东宫者，民、神所系，岂可轻动？陛下诚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曜默然。胤进曰："父之于子，当爱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为颇堪驱策，岂不能辅熙以承圣业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请效死于此，不敢闻命。"因歔欷流涕。曜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废也，乃追谥前妃卜氏为元悼皇后。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为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封胤为永安王，拜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

【注释】

①白水：河流名，即今川、甘二省交界嘉陵江支流白龙江。

②玝(wǔ 午)。 阴平：县名，治今甘肃文县西白龙江北岸。

③下辨：县名，治今甘肃成县西。

④义真：刘俭表字。

⑤黑匿郁鞠：匈奴部落酋长，活动区域不详。

⑥义光：刘熙表字。

⑦义孙：刘胤表字。

⑧曩(xiàng 响)：从前、旧时。 东海：即东汉初东海王刘强(？～公元58年)，光武帝之子。建武二年(公元26年)，立为皇太子。十七年，母亲郭皇后被废黜，强不自安，恳求出居藩国。十九年，除太子位，封为东海王。

⑨明帝：即刘庄(公元28～75年)，东汉第二位皇帝。

【译文】

16 杨难敌听说陈安死了，大为恐惧，和弟弟杨坚头往南逃到汉中，赵国镇西将军刘厚追击他们，俘获甚多，随后返回。赵国君主刘曜委派大鸿胪田崧担任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守仇池。杨难敌

向成国送上人质，请求归降，成国安北将军李稚接受杨难敌的贿赂，不把杨难敌送到成都。赵国军队撤退，随即放他回到武都，杨难敌于是据守险要地带，不肯服从。李稚自己后悔处置失当，请求马上讨伐他。李雄派遣李稚的哥哥侍中、中领军李琀，和李稚从白水出兵，征东将军李寿和李琀的弟弟李玝从阴平出兵，去攻打杨难敌；文武官员规劝，不听从。杨难敌派遣军队抵御，李寿、李玝不能前进，李琀、李稚却长驱直入，到达下辨。杨难敌派遣军队截断他们的退路，从四面攻打他们。李琀、李稚孤军深入，没有后面的增援，都被杨难敌杀死，死亡的兵士有几千人。李琀，是李荡的长子，有才干声望，李雄想以他为嗣君，听说他死了，几天没有吃东西。

17 当初，赵国君主刘曜的长子刘俭、次子刘胤。刘胤十岁时，身高七尺五寸，汉国君主刘聪感到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对刘曜说："这个孩子的神态气质，不是义真可比的，应当以他为继承人。"刘曜说："封国的继承人，能够守住香火祭祀就足够了，不敢混淆了长幼的次序。"刘聪说："依你的功勋德行，应该世代接受独当一面的征伐重任，不是其他的臣子可以比拟的，我应当另用一个封国封给义真。"于是封刘俭为临海王，立刘胤为世子。刘胤成人以后，力气很大，善于射箭，骁勇敏捷，如同旋风。靳准作乱时，流落到黑匿郁鞠部落中。陈安失败后，刘胤自己向黑匿郁鞠禀明实情，黑匿郁鞠大为惊奇，隆重地送他回去。刘曜悲喜交集，对文武官员说："义光虽然已立为太子，但年幼柔弱，恐怕支撑不了当今多灾多难的局势。义孙，是从前的世子，才能器度，超过常人，而且经历了艰苦的磨练。我想效法周文王、汉光武帝，来巩固国家，保全义光，怎么样？"太傅呼延晏等人都说："陛下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想，哪里只是臣下等人所依赖的，实在是皇室和天下民众的喜事。"左光禄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韩广进言说："陛下如果认为废立是正确的，不应该再询问文武官员；如果心有疑虑，自然乐意听取不同的言论。臣下私下认为废黜太子，是不对的。从前周文王决定嗣君是在没有立太子

以前，这是可以的；汉光武帝因母亲失去恩宠就废黜她生的儿子，哪里值得圣明的朝廷效法呢？往日以东海王为嗣君，未必赴不上明帝。刘胤的文才武略，的确当今无比；但是太子孝顺、友爱、仁慈、温和，也足以成为太平年代的贤明君主。何况东宫，为民众和神明所归向，怎么能轻易变更？陛下果真要这样做，臣下等人只有一死而已，不敢奉行诏命。"刘曜沉默不语。刘胤进言说："父亲对于儿子，应该同样爱护，现在废黜刘熙而立臣下，臣下怎么敢心安理得？陛下如果认为臣下有能力替国家效力，怎么不能辅助刘熙来继承神圣的大业呢？如果一定用臣下来代替刘熙，臣下请求死在这里，不敢听到诏命。"因而哽咽流泪。刘曜也因为刘熙是羊皇后所生的，不忍心废黜，于是对已故妃子卜氏追加谥号为元悼皇后。卜泰，就是刘胤的舅舅，刘曜赞美他的公正忠诚，任命为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兼任太子太傅；封刘胤为永安王，任命为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三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命令刘熙对刘胤采用普通家人的礼仪。

18 张茂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别驾吴绍谏曰："明公所以修城筑台者，盖惩既往之患耳[1]。患以为苟恩未洽于人心，虽处层台，亦无所益，适足以疑群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系托之望，示怯弱之形。启邻敌之谋，将何以佐天子，霸诸侯乎？愿亟罢兹役，以息劳费。"茂曰："亡兄一旦失身于物[2]，岂无忠臣义士欲尽节者哉？顾祸生不意，虽有智勇无所施耳。王公设险，勇夫重闭，古之道也。今国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责人于屯邅之世也[3]。"卒为之。

19 王敦从子允之，方总角[4]，敦爱其聪警，常以自随。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悉闻其言；即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于吐中，不复疑之。会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归省父，悉以敦、凤之谋白舒。舒与王导俱启帝，阴为之备。

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

20 后赵王勒以参军樊坦为章武内史，勒见其衣冠弊坏，问之，坦卒然对曰："顷为羯贼所掠，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无道邪！今当相偿。"坦大惧，叩头泣谢。勒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而遣之。

21 是岁，越嶲斯叟攻成将任回，成主雄遣征南将军费黑讨之。

22 会稽内史周札，一门五侯[5]，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钱凤劝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颙之死，心常愤愤。敦无子，养王含子应为嗣，嵩尝于众中言应不宜统兵，敦恶之。嵩与札兄子莚皆为敦从事中郎[6]。会道士李脱以妖术惑众，士民颇信事之。

【注释】

①既往之患：指刘曜前来进攻及张茂兄张寔为部属所杀之事，后者详见本书第九十一卷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

②"亡兄"句：指张寔为部下所杀之事，见本书第九十一卷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

③屯邅(zhān 粘):难行不进的样子,比喻处境不利,进退两难。

④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时,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⑤一门五侯:周札封东迁县侯,兄靖子懋封清流亭侯,懋弟赞封武康县侯,赞弟缙封都乡侯,兄玘子勰封乌程县侯,凡五侯。

⑥蜒(yán 延):蔓延连续的样子。

【译文】

18 张茂大力扩建姑臧城,修筑灵钧台。别驾吴绍规劝说:"明公之所以要修城筑台,大概是吸取往日祸患的教训。我认为,如果恩德没有遍及民心,虽然住在高高的楼台上,也没有什么益处,恰恰足以疑惑下属忠贞诚信的志向,失去官吏民众归附的愿望,显示出怯懦薄弱的形象,激发起邻国敌人入侵的阴谋,将怎样辅佐天子、称霸诸侯呢?希望早日停止这项工程,节省劳力费用。"张茂说:"已故的兄长突然间被人所杀,岂没有想竭尽全力保持节操的忠臣义士?只是因为祸乱出现在意料之外,即使有智慧勇气,也无法施展。王公设置险阻,勇士重重戒备,是古代就有的道理。现在国家没有安定,不能用太平年代的道理,来要求处在艰险年代的人。"到底还是把工程进行下去了。

19 王敦的侄儿王允之,还没有成年,王敦喜爱他的聪明机警,常常把他带在身边。王敦曾在夜间饮酒,王允之推说喝醉了,先去睡觉。王敦和钱凤密谋作乱,王允之听到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就在睡的地方大吐一阵,衣服上脸面上都弄脏了。钱凤出去后,王敦果然拿灯来看,见王允之睡在吐出的污物上,不再起疑。刚好王允之的父亲王舒被任命为廷尉,王允之请求回去探望父亲,把王敦、钱凤的密谋全部告诉了王舒。王舒和王导一起禀报皇帝,暗中对王敦进行防备。

王敦想扩大家族的权势,削弱皇室的地位,冬,十一月,调王含担任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担任荆州刺史、监荆州

沔南诸军事，王彬担任江州刺史。

20 后赵王石勒委派参军樊坦担任章武内史，石勒看到樊坦衣服帽子破破烂烂，询问他的原因。樊坦随口回答说："最近被羯人贼寇抢劫，衣服财货全都没有了。"石勒笑着说："羯人贼寇竟然如此蛮不讲理！现在应当对你赔偿。"樊坦非常恐惧，叩着头，流泪道歉。石勒赐给他车马、衣服以及三百万行装费用，然后派他上任。

21 这一年，越嶲郡斯叟部落攻打成国将领任回，成国君主李雄派遣征南将军费黑前往讨伐他们。

22 会稽内史周札，一家之内五人封侯，宗族势力强大，吴地士人中没有谁能同他们相比；王敦顾忌他们。王敦患病，钱凤劝王敦早日除掉周氏，王敦同意了。周嵩因为哥哥周顗被杀，心中时常愤愤不平。王敦没有儿子，收养王含的儿子王应为子嗣，周嵩曾在大庭广众中说王应不适宜统领军队，王敦憎恨他。周嵩和周札的哥哥的儿子周莅，都担任王敦的从事中郎。正巧，道士李脱用妖术迷惑众人，官吏民众中有不少人很信奉他。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起阏逢涒滩，尽强圉大渊献，凡四年。

肃宗明帝下

太宁二年

春，正月，王敦诬周嵩、周莚与李脱谋为不轨，收嵩、莚，于军中杀之；遣参军贺鸾就沈充于吴，尽杀周札诸兄子；进兵袭会稽，札拒战而死。

2 后赵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东莞、东海，刘遐退保泗口[1]。

司州刺史石生击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张农之间，民不聊生矣。

石生寇许、颍，俘获万计。攻郭诵于阳翟，诵与战，大

破之，生退守康城[2]。后赵汲郡内史石聪闻生败，驰救之，进攻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3 成主雄，后任氏无子，有妾子十余人，雄立其兄荡之子班为太子，使任后母之。群臣请立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统，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3]，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学，必能负荷先烈。"太傅骧、司徒王达谏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夺也。宋宣公、吴余祭[4]，足以观矣！"雄不听。骧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班为人廉恭下士，动遵礼法，雄每有大议，辄令豫之。

4 夏，五月，甲申，张茂疾病，执世子骏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顺著称，今虽天下大乱，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岂敢荣之？死之日，当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敛。"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长史氾祎、右长史马谟等使淑拜骏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内。前赵主曜遣使赠茂太宰，谥曰成烈王；拜骏上大上将军，凉州牧、凉王。

【注释】

①泗口：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即古泗水入淮水之口。

②康城：在今河南禹县境内。

③"事垂"句：李荡之死，见本书第八十五卷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

④"宋宣公"句：春秋时期，宋宣公传位于弟，吴国余祭接替兄长樊诸的王位，不久都引起了王位的激烈争夺。如阖闾杀吴王僚这一著名的重大历史事件，即是樊诸采用兄终弟及制的结果。

【译文】

晋纪十五　起甲申(公元324年),止丁亥(公元327年),共四年。

肃宗明皇帝下

太宁二年(甲申、公元324年)

1 春,正月,王敦诬陷周嵩、周莚和李脱阴谋叛乱,逮捕周嵩、周莚,在军营中杀了他俩;派遣参军贺鸾前往吴国通告沈充,杀死周札的几个哥哥的所有儿子;进军袭击会稽,周札抵御,战死了。

2 后赵的将兵都尉石瞻进犯下邳、彭城,攻下了东莞、东海,刘遐退到泗口据守。

后赵司州刺史石生在新安攻打赵国河内太守尹平,杀了他,掳掠了五千多户才返回。从此,两个赵国结下怨仇,每天互相攻打劫掠,河东、弘农之间,人民无法活下去。

石生进犯许昌、颍川,俘虏的人以万计数。在阳翟攻打郭诵,郭诵同他交战,把他打得大败,石生退守到康城。后赵汲郡内史石聪听说石生失败,急速赶去援救他,进军攻打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都打败了他们。

3 成国君主李雄,皇后任氏生没有生儿子,有侍妾生的儿子十多人,李雄立他的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命任皇后抚养他。文武官员请求从他的儿子中选立一人,李雄说:"我的哥哥,是先帝的嫡子,有超群的才能和重大的功绩,却在事业将要成功时,过早地去世了,我常常悼念他。而且李班仁慈孝道,喜爱学习,一定能继承先辈创立的大业。"太傅李骧、司徒王达规劝说:"先王选立嗣君之所以一定用亲生的儿子,是表明事出必然,防止篡权夺位。宋宣公、吴余祭,足以作为借鉴!"李雄不听从。李骧退朝后,流着眼泪说:"祸乱从这里开始了!"李班为人谦逊恭顺,敬重有才能的人,一举一动都遵循礼法,李雄每当有大事商议,都让他参与。

4 夏,五月,十四日,张茂患病,握住世子张骏的手哭泣说:"我们

家族世代以孝顺、友爱、忠诚、恭谨而著名，现在虽然天下大乱，你要继承这些美德，不能丢掉。”并且下令说：“我的官职不是君王委任的，姑且用来聚众捍卫皇室，岂敢以为荣耀？死的时候，应当给我戴上白色的帢帽入棺，不要用朝会时的礼服收殓。”他在这一天逝世了。愍帝的使者史淑正在姑臧，左长史汜韪、右长史马谟等人，请史淑任命张骏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赦免境内罪犯。前赵君主刘曜派遣使者追赠张茂为太宰，谥号为成烈王；任命张骏为上大将军、凉州牧、凉王。

5 王敦疾甚，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谓敦曰：“脱有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且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俟敦死，即作乱。又以宿卫尚多，奏令三番休二。

初，帝亲任中书令温峤，敦恶之，请峤为左司马。峤乃缪为勤敬，综其府事，时进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每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峤素有藻鉴之名[1]，凤甚悦，深与峤结好。会丹杨尹缺，峤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选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尽理。”敦然之，问峤：“谁可者？”峤曰：“愚谓无如钱凤。”凤亦推峤，峤伪辞之；敦不听，六月，表峤为丹杨尹，且使觇伺朝廷。峤恐既

去而钱凤于后问止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凤未及饮；峤伪醉，以手版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敦以为醉，两释之。峤临去，与敦别，涕泗横流，出阁复入者再三。行后，凤谓敦曰："峤于朝廷甚密，而与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何得便尔相谗？"峤至建康，尽以敦逆谋告帝，请先为之备，又与庾亮共画讨敦之谋。敦闻之，大怒曰："吾乃为小物所欺！"与司徒导书曰："太真别来几日，作如此事！当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帝将讨敦，以问光禄勋应詹，詹劝成之，帝意遂决。丁卯，加司徒导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以温峤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2]，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应詹为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3]，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吏部尚书卞壸行中军将军。郗鉴以为军号无益事实，固辞不受；请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讨敦。诏征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帝屯于中堂[4]。

【注释】

①藻鉴：品评鉴别。

②东安北部：据下文应詹都督桥南诸军观之，东安北部是指秦淮以北诸军。

③朱雀桥：桥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秦淮河上。长九十步，宽六丈。本三国吴南津桥，东晋时改名。

④中堂：地名，在建康城南门外。

【译文】

5 王敦病重，假称诏令，任命王应为武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委派王含把扣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钱凤对王敦说："如果您逝世，就把后事托付王应吗？"王敦说："不平凡的事业，不是平凡的人所能办到的。而且王应年轻，怎能承担大事？我死了以后，不如解散部众，到朝廷任职，保全家族，这是上策；退回武昌，收集兵马自卫，对朝廷的进贡不间断，这是中策；趁我还活着，率所有军队东下，有侥幸成功的可能，这是下策。"钱凤对他的同党说："王公所说的下策，才是上策。"于是和沈充定下谋略，等到王敦一死，就起兵作乱。又因为宫廷防卫人员还很多，上奏疏让他们分为三班，每次二班休假。

当初，皇帝重用中书令温峤，王敦憎恨他，聘请温峤担任左司马。温峤于是假装勤恳恭敬，综理王敦府中事务，不时地献上一些秘密的计谋，来附和他的欲望。和钱凤密切地交往，替他传播名声，时常说："钱世仪神采飞扬、满腹经纶。"温峤一向有鉴识人物的名声，钱凤十分高兴，深深地和温峤结交。正巧，丹杨尹的职位空缺，温峤对王敦说："京城长官，处在要害地位，您应该亲自挑选有才干的人担任，恐怕朝廷选派的人，不太合理。"王敦赞同他的意见，询问温峤："谁可以担任？"温峤说："我认为没有比钱凤更适合的。"钱凤也推举温峤，温峤假装推辞；王敦不采纳，六月，上奏章推荐温峤担任丹杨尹，并且让他窥探朝廷的动向。温峤担心离开后钱凤从中阻止，就利用王敦为他饯行的机会，起身敬酒，到了钱凤面前，钱凤没有马上喝下去；温峤假装喝醉了，用手板击落了钱凤的头巾，板起面孔说："钱凤是什么人，温太真敬酒竟敢不喝！"王敦认为他醉了，为二人调停。温峤将离开时，和王敦告别，泪流满面，来回出入了好几次。他走后，钱凤对王敦说："温峤同朝廷的关系十分密切，又和庾亮有深厚的交情，不能够信赖。"王敦说："温太真昨日醉了酒，对你稍有得罪，怎么能就这样诬陷他？"温峤到达建康，把王敦

叛乱的阴谋全部报告给皇帝，请求预先对他加以防备，又同庾亮一起商议讨供王敦的策略。王敦听说后，非常愤怒地说："我竟然被这个小人物欺骗了！"给司徒王导写信说："温太真分别才几天，就做出这种事情来！应当募人把他活捉送来，亲自拔掉他的舌头。"

皇帝打算讨伐王敦，询问光禄勋应詹，应詹劝他完成这件事，皇帝于是下定了决心。二十七日，加授司徒王导为大都督、兼任扬州刺史，委派温峤担任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和右将军卞敦守卫石头城，应詹担任护军将军、都督前锋及朱雀桥南诸军事，郗鉴为代理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庾亮兼任左卫将军，委派吏部尚书卞壸为代理中军将军。郗鉴认为武官称号对事情没有什么益处，坚决推辞，不接受；请求征召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一起讨伐王敦。下诏征召苏峻、刘遐以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人，入京防卫。皇帝屯驻在中堂。

司徒导闻敦疾笃，帅子弟为敦发哀，众以为敦信死，咸有奋志。于是尚书腾诏下敦府，列敦罪恶曰："敦辄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继体而不由王命者也[1]。顽凶相奖，无所顾忌；志骋凶丑，以窥神器。天不长奸，敦以陨毙；凤承凶宪，弥复煽逆。今遣司徒导等帅虎旅三万，十道并进；平西将军邃等精锐三万，水陆齐势；朕亲统诸军，讨凤之罪。有能杀凤送首，封五千户侯。诸文武为敦所授用者，一无所问，无或猜嫌，以取诛灭。敦之将士，从敦弥年，违离家室，朕甚愍之。其单丁在军，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休讫还台，当与宿卫同例三番。"

敦见诏，甚怒；而病转笃，不能自将。将举兵伐京师，使记室郭璞筮之，璞曰："无成。"敦素疑璞助温峤、庾亮，及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斩之。

敦使钱凤及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帅众向京师。王含谓敦曰："此乃家事，吾当自行。"于是以含为元帅。凤等问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便尽卿兵势，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2]。"乃上疏以诛奸臣温峤等为名。秋，七月，壬申朔[3]，王含等水陆五万奄至江宁南岸[4]，人情恟惧。温峤移屯水北，烧朱雀桁以挫其锋，含等不得渡。帝欲亲将兵击之，闻桥已绝，大怒。峤曰："今宿卫寡弱，征兵未至，若贼豕突，危及社稷，宗庙且恐不保，何爱一桥乎？"

【注释】

①继体：接位。

②东海王：即晋元帝之子司马冲，元帝以其奉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之后。裴妃：司马越的妃子。

③壬申朔：七月辛未朔，壬申为初二，"朔"当为衍文。

④江宁：县名，治今江苏江宁西南江宁镇。

【译文】

司徒王导听说王敦病得厉害，带领子弟们替王敦发布讣告，众人以为王敦真的死了，都感到精神振奋。这时，尚书把诏书传送到王敦的大将军府，列举王敦的罪恶说："王敦擅自任命兄长的儿子

来接替自己,从来没有宰相接位而不经过君王任命的。鄙陋凶恶之徒,推波助澜,肆无忌惮;谋图作乱,窥伺帝位。上天不保佑奸贼,王敦因此丧命;钱凤继承王敦的凶残奸邪行为,再度煽动叛逆。现在派遣司徒王导等勇猛的军队三万人,分十路一起进发;平西将军王邃等精锐部队三万人,水路陆路合力出击;我亲自统领各支军队,讨伐钱凤的罪行。有能杀死钱凤送上他的首级的,封为五千户侯。为王敦所任用的各文武官员,一概不加以追究,不要自相猜疑顾虑,以免自招诛杀。王敦的部将士兵,跟随王敦多年,远离亲人,我十分怜悯这些人。凡是独生子在军中的,都遣返回家,终身不调发;其余的都给与三年假期;休假后回到朝廷,应当跟宫廷禁卫军相同,分为三班轮流服役。"

王敦看到诏书,十分愤怒;可是病情更为严重,不能亲自统领军队。将要发兵攻打京城,命令记室郭璞卜卦,郭璞说:"不能成功。"王敦一向怀疑郭璞帮助温峤、庾亮,等到听说卦辞不吉利,就问郭璞说:"你再卜算一下我的寿命有多长?"郭璞说:"思量刚才的卦象,明公起兵,不久就有祸患;如果住到武昌,寿命不可预测。"王敦非常生气地说:"你的寿命有多长?"说:"活到今天中午。"王敦于是逮捕郭璞,杀了他。

王敦命令钱凤和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人率领军队,开往京城。王含对王敦说:"这是我们的家事,我应当亲自前去。"于是委派王含为主帅。钱凤等人问王含说:"事情成功的时候,对天子如何处置?"王敦说:"还没有祭天,怎么能称为天子?就尽你的力量,保护东海王和裴妃而已。"于是上奏疏,以诛杀奸臣温峤等人为借口。秋,七月,初二,王含等水军陆军五万人,很快到了江宁的南岸,人心惶恐不安。温峤转移军队,驻扎到秦淮河北岸,烧毁朱雀桁,来挫伤王含军队的锐气,王含等人不能渡河。皇帝想亲自率领军队攻打王含,听说桥被烧断了,大为愤怒。温峤说:"现在警卫力量薄弱,征召的军队没有赶到,如果贼人横冲直撞,危及到国家,宗庙都恐

怕保不住，为什么要爱惜一座桥梁呢？”

司徒导遗含书曰：“近承大将军困笃，或云已有不讳。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谓兄当抑制不逞，还藩武昌，今乃与犬羊俱下。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今则不然。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临终之日，委重安期[1]；安期断乳几日？又于时望，何可袭宰相之迹邪？自开辟以来，颇有宰相以孺子为之者乎？诸有耳者，皆知将为禅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兴，遗爱在民；圣主聪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节，凡在人臣，谁不愤叹？导门小大受国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含不答。

或以为“王含、钱凤众力百倍，苑城小而小固[2]，宜及军势未成，大驾自出拒战。郗鉴曰：“群逆纵逸，势不可当；可以谋屈，难以力竞。且含等号令不一，抄盗相寻，吏民惩往年暴掠，皆人自为守。乘逆顺之势，何忧不克？且贼无经略远图，惟恃豕突一战；旷日持久，必启义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敌彼强寇，决胜负于一朝，定成败于呼吸，万一蹉跌，虽有申胥之徒[3]，义存投袂，可补于既往哉？”帝乃止。

帝帅诸军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帅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于

越城[4]，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秀，匹磾之弟也。

敦闻含败，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门户衰，世事去矣！"顾谓参军吕宝曰："我当力行。"因作势而起，困乏，复卧。乃谓其舅少府羊鉴及王应曰："我死，应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后营葬事。"敦寻卒，应秘不发丧，裹尸以席，蜡涂其外，埋于厅事中，与诸葛瑶等日夜纵酒淫乐。

帝使吴兴沈桢说沈充，许以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5]，岂吾所任？币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岂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乎？"遂举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归会稽，闻之，起兵余姚以讨充[6]。帝以潭领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皆起兵以讨充。义兴人周蹇杀王敦所署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

【注释】

①安期：王应表字。

②苑城：一名台城。在今江苏南京市玄武湖边。

③申胥：即申包胥，春秋末楚国公族。少时，与伍子胥为知交。子胥避死难奔吴。包胥表示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公元前506年，吴用子胥计破楚，"五战及郢(今湖北江陵北)"。包胥奉命到秦国乞求出兵援救，鹄立秦廷，痛哭七日七夜，勺饮不入口。秦乃出军，援楚复国。

④越城：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⑤具瞻：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此处为众望所归之意。

⑥余姚：县名，治今浙江余姚。

【译文】

司徒王导写信给王含说："近来，在大将军病重以后，在人说他已经去世了。不久得知钱凤动员所有军队，想肆意作乱；我以为兄长将加以制止，使他不能得逞，回到武昌驻防，现在却和犬羊之辈一起东下。兄长的这次举动，以为能像大将军往年的事情那样吗？从前，奸佞的臣子扰乱朝政，人心不安，像我这一类的人，都想躲到外地以求自救。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大将军迁到于湖驻扎，渐渐失去人心，正人君子危恐不安，百姓们劳苦困顿。临终的时候，把重任交给安期；安期才断奶几天？再就声望来讲，能够继承宰相的地位吗？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有小孩子担任宰相的吗？凡是有耳朵的人，都知道这是要改朝换代，不是臣子应该做的事情。先帝复兴大业，仁爱留在民间；圣主聪颖明智，恩德遍及朝野人士。兄长竟然狂妄地萌生叛乱的念头，凡是做臣子的，谁不愤慨叹息？我一家大小都受到国家厚重的恩宠，对今日的事情，我毫无顾忌，担任六军的首领，宁可做忠臣而死，不做奸诈之徒而苟且偷生。"王含不作答复。

有人认为："王含、钱凤的兵力超过朝廷军队一百倍，苑城既小又不坚固，应该趁他们的阵势还未摆好，皇上亲自出兵抵御。"郗鉴说："那群叛逆肆无忌惮，势不可挡；可以用谋略使他们屈服，难以凭实力同他们竞争。并且王含等人号令不统一，不断地掠夺抢劫，官吏百姓吸取往年受到浩劫的教训，都各自进行防守。乘着我们顺人心、他们逆人心的情势，何必担心不能取胜？何况贼人没有远大的谋略，只是仗恃横冲直撞一次决战；对峙的时间一长久，一定会激发起义士的斗志，使他们的智慧勇力得以施展。现在用我们弱小的力量，对抗他们那些强大的贼寇，企图在一个早晨决出胜负，在霎那之间定出成败，万一失败，即使有申包胥那样的人，立志为正义奔走，对于已造成的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呢？"皇帝于是停止了。

皇帝率领各军出城，驻扎在南皇堂。三日夜晚，召募壮士，派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洭等人，率领一千披甲的战士渡过秦淮河，

趁王含的军队没有防备，进行突然袭击。清晨，在越城交战，大败王含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前锋将领何康。段秀，是段匹磾的弟弟。

王敦听说王含失败，非常愤怒地说："我的兄长，一个老奴而已；家门衰败，大势已去了！"回头对参军吕宝说："我应该勉力出征。"于是挣扎着起身，但困乏无力，又躺下了。就对他的舅父少府羊鉴和王应说："我死之后，王应便马上即位，先设置朝廷的文武百官，然后再办理丧事。"王敦不久去世，王应保守秘密，不发出讣告，用席子裹起王敦的尸体，外面涂上蜡，埋在议事厅堂下面，和诸葛瑶等人日夜饮酒作乐。

皇帝命令吴兴人吴桢游说沈充，答应委任他为司空。沈充说："三公是众望所归的人的职位，哪里是我所能担当的？贿赂厚重，言语甜密，是古人所畏惧的。而且大丈夫共同行事，应该始终如一，怎么能中途改变？那样做还有谁信得过我？"于是起兵，赶往建康。宗正卿虞潭因病回到会稽，在余姚起兵讨伐沈充。皇帝委派虞潭兼任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都起兵讨伐沈充。义兴人周蹇杀死王敦所委任的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驱逐王敦所委任的淮南太守任台。

沈充帅众万余人与王含军合，司马顾飏说充曰："今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锋摧气沮，相持日久，必致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势，纵舟师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西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飏逃归于吴。

丁亥，刘遐、苏峻等帅精卒万人至，帝夜见，劳之，赐

将士各有差。沈充、钱凤欲因北军初到疲困，击之，乙未夜，充、凤从竹格渚渡淮[2]。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拒战，不利，充、凤至宣阳门[3]，拔栅，将战，刘遐、苏峻自南塘横击[4]，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5]。寻阳太守周光闻敦举兵，帅千余人来赴。既至，求见敦。王应辞以疾。光退曰："今我远来而不得见，公其死乎！"遽见其兄抚曰："王公已死，兄何为与钱凤作贼？"众皆愕然。

丙申，王含等烧营夜遁。丁酉，帝还宫，大赦，惟敦党不原。命庾亮督苏峻等追沈充于吴兴，温峤督刘遐等追王含、钱凤于江宁，分命诸将追其党与。刘遐军人颇纵虏掠，峤责之曰："天道助顺，故王含剿绝，岂可因乱为乱也。"遐惶恐拜谢。

王含欲奔荆州[6]，王应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7]，而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归也。江州当人强盛时，能立同异，此非常人所及；今睹困厄，必有愍恻之心。荆州守文，岂能意外行事邪？含不从，遂奔荆州。王舒遣军迎之，沉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为恨。钱凤走至阖庐洲[8]，周光斩之，诣阙自赎。沈充走失道，误入故将吴儒家。儒诱充内重壁中，因笑谓充曰："三千户侯矣！"充曰："尔以义存我，我家必厚报汝；若以利杀我，我死，汝族灭矣。"儒遂杀之，传首建康。敦党悉平。充子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劲竟灭吴氏。

【注释】

①东军:指沈充的军队;西军:指王含、钱凤的军队。

②竹格渚: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③宣阳门:城门,在建康城南面。东晋都于建康,诸门皆用洛阳城名。

④南塘: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秦淮河南岸。

⑤青溪:三国时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在建业城东南凿东渠,称为青溪。发源于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西南,屈曲穿达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长十余里。

⑥荆州:指荆州刺史王舒。

⑦江州:指江州刺史王彬。

⑧阖庐洲:长江中一个险要的岛屿。

【译文】

沈充率领部众一万多人,和王含的军队会合,司马顾飏劝沈充说:"现在发动大事,可是天子已经控制了我们的要害,锋芒受挫,士气沮丧,对峙时间长了,必然招致祸乱败亡。现在如果决破堤防的闸门,用湖水来灌注京城,乘着水势,指挥水军攻打,这是上策;凭借刚到来时的锐气,合并东方、西方军队的兵力,分十路一同进攻,力量强弱超过一倍,按理说必定会消灭他们,攻下城池,这是中策;为了把祸患转化为福祥,召请钱凤前来商议事情,乘机杀了他投降,这是下策。"沈充都不采用,顾飏逃回到吴郡。

十七日,刘遐、苏峻等人率领精锐的兵士一万人赶到,皇帝夜晚召见,慰劳他们,按等级对将领士兵各有赏赐。沈充、钱凤想利用北方军队刚到,处于疲劳困乏的时机,攻打他们,二十五日夜晚,沈充、钱凤从竹格渚渡过秦淮河。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人抵御,失利,沈充、钱凤到达宣阳门,拔除栅栏,将要发起攻击,刘遐、苏峻从南塘横山攻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被迫跳到水中淹死的三千人。刘遐又在青溪打败沈充。寻阳太守周光听说王敦起兵,率领一千多人前来助战。到达后,请求拜见王敦。王应以有病加以推

辞。周光退出后说："现在我远道而来，却不能会见，王公大概死了吧！"立即去见他的哥哥周抚说："王公已经死了，哥哥为什么要和钱凤一起作乱？"众人都非常惊讶。

二十六日，王含等人烧毁军营，乘夜间逃走。二十七日，皇帝回到宫中，大赦天下，只有王敦的党羽不宽免。命令庾亮统领苏峻等人，在吴兴追击沈充，温峤统领刘遐等人，到江宁追击王含、钱凤，命令其他将领分别追捕他们的同党。刘遐的军队肆意掳掠，温峤责备刘遐说："上天帮助实行正道的一方，所以王含被围剿歼灭，怎么能乘着混乱胡作非为呢？"刘遐惶惶不安，叩头道歉。

王含想投奔荆州刺史，王应说："不如投奔江州刺史。"王含说："大将军平日和江州刺史的关系如何，却要归附他？"王应说："这正是应归附他的原因。江州刺史在我们强盛时，能够采取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现在看到我们处于危难中，必定有怜悯恻隐的心意。荆州刺史遵守法度，怎么能超越常规地行事呢？"王含不听从，于是投奔荆州。王舒派遣军队迎击他们，把王含父子沉入长江。王彬听说王应会来，秘密准备船只等待他们；王应没有来，王彬深深地感到遗憾。钱凤逃到阖庐州，周光杀了他，前往朝廷替自己赎罪。沈允走迷了路，误进了旧日将领吴儒的家。吴儒引诱沈充躲进夹墙中，因而笑着对沈充说："我可以封三千户侯了！"沈充说："你凭道义保全我，我家一定优厚地报答你；如果因为小利杀了我，我死之后，你的家族也要灭亡。"吴儒于是杀死沈充，把他的首级传送到建康。王敦的党羽，全部被平定。沈充的儿子沈劲，应该被判决死刑，同乡人钱举把他藏匿起来，得以免死。后来，沈劲终于屠灭吴氏家族。

有司发王敦瘗[1]，出尸，焚其衣冠，剉而斩之[2]，与沈充

首同悬于南桁[3]。郗鉴言于帝曰:"前朝诛杨骏等,皆先极官刑,后听私殡。臣以为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宜听敦家收葬,于义为弘。"帝许之。司徒导等皆以讨敦功受封赏。

周抚与邓岳俱亡,周光欲资给其兄而取岳。抚怒曰:"我与伯山同亡[4],何不先斩我?"会岳至,抚出门遥谓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回舟而走,与抚共入西阳蛮中[5]。明年,诏原敦党,抚、岳出首,得免死禁锢。

故吴内史张茂妻陆氏,倾家产,帅茂部曲为先登以讨沈充,报其夫仇。充败,陆氏诣阙上书,为茂谢不克之责;诏赠茂太仆。

有司奏:"王彬等敦之亲族,皆当除名。"诏曰:"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亲乎?"悉无所问。

有诏:"王敦纲纪除名[6],参佐禁锢。"温峤上疏曰:"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谏;处其朝者,恒惧危亡,故人士结舌,道路以目,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遵养时晦之辰也[7];原其私心,岂遑晏处!如陆玩、刘胤、敦璞之徒常与臣言,备知之矣。必其赞导凶悖,自当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奸党,谓宜施之宽贷。臣以玩等之诚,闻于圣听,当受同贼之责;苟默而不言,实负其心。惟陛下仁圣裁之!"郗鉴以为:"先王立君臣之教,贵于伏节死义。王敦佐吏,虽多逼迫,然进不能止其逆谋,退不能脱身远

遁，准之前训，宜加义责。”帝卒从峤议。

【注释】

①瘞(yì 意)：埋葬。

②跽(jì 忌)：跪在地上，上身挺直。

③南桁(héng 恒)：即朱雀桥。

④伯山：邓岳的表字。

⑤西阳：县名，治今湖北黄冈东。

⑥纲纪：综理府中事务的官员，通常是指主簿。

⑦遵养时晦：语出《诗经·周颂·酌篇》，本义为率军攻取昏昧者。后世亦用作身处乱世、退隐待时之意。

【译文】

官府发掘埋葬王敦的地方，挖出他的尸体，焚毁他的衣服帽子，让他跪着，斩下他的首级，和沈充的首级一起悬挂在南桁。郗鉴对皇帝说：“前代诛杀杨骏等人，都是先受官府法律制裁，然后听凭家属埋葬。臣下以为，这是上面施加了君王的刑罚，下面奉行了私人的道义，应该准许王敦的家族收葬他的尸体，就道义而言，显得宽宏。”皇帝答应了。司徒王导等人都因讨伐王敦的功绩，受到了封爵的赏赐。

周抚和邓岳一同逃亡，周光想资助他的哥哥而逮捕邓岳。周抚发怒说：“我和伯山一同逃亡，为什么不首先杀了我？”当邓岳到来时，周抚出门远远地对他说：“为什么不赶快离开？现在兄弟之间都想谋害，何况其他人呢？”邓岳掉转船头逃跑，和周抚一起逃入西阳蛮夷中。次年，下诏赦免王敦的同党，周抚、邓岳出山自首，得以免死，但终生不得再度为官。

已故吴国内史张茂的妻子陆氏，拿出所有家产，率领张茂的部众充当先锋，讨伐沈充，为她的丈夫报仇。沈充失败，陆氏到朝廷献

上奏章，为张茂没有尽到战胜沈充的职责而请求降罪；下诏追赠张茂为太仆。

主管官员上奏："王彬等王敦的亲族，都应当除去名籍。"下诏说："司徒王导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即使过了一百代，有人犯罪还要宽恕，何况王彬等人，都是王公的近亲呢？"一律不加追究。

有诏令说："王敦手下综理府中事务的人除去名籍，僚属终生不得再为官。"温峤呈上奏疏说："王敦刚愎自用，为人凶残，随意杀戮，朝廷不能制止，亲属不能劝阻；处于他府中的人，时时担心危险和死亡，所以人们不敢讲话，途中相遇，只能眼睛对视一下，这实在是贤人君子处于穷途末路，只能韬光养晦的时刻；推究他们的本意，哪里能安然处之！像陆玩、刘胤、郭璞等一些人，曾经和臣下谈过，我非常了解他们。如果有人确实协助、诱导凶恶狂悖的行为，自然应该依法处置；如果是受胁迫而陷身于奸党中的人，以为应该宽恕他们的罪过。我因为陆玩等人的忠诚，圣上已经得知，还将受到追随贼人的责罚；如果沉默不言，实在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希望陛下仁慈圣明地裁决这件事！"郗鉴以为："先代君王，创立君臣之间的规范，推崇为贞节忠义而献身。王敦的僚属，虽然大多是受逼迫，但是进不能阻止叛乱的阴谋，退不能脱身远逃，遵照前代的法则，应依据大义加以斥责。"皇帝最终采纳了温峤的建议。

6冬，十月，以司徒导为太保、领司徒，加殊礼[1]，西阳王羕领太尉，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代王邃镇淮阴，苏峻为历阳内史[2]，加庾亮护军将军，温峤前将军。导固辞不受。应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抚而怀之，莫不悦

服。

7 十二月，凉州将辛晏据枹罕，不服，张骏将讨之。从事刘庆谏曰："霸王之师，必须天时、人事相得，然后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饥年大举，盛寒攻城乎？"骏乃止。

骏遣参军王骘聘于赵，赵主曜谓之曰："贵州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骘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来结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骘曰："齐桓贯泽之盟[3]，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4]，振而矜之，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曰："此凉州之君子也，择使可谓得人矣！"厚礼而遣之。

8 是岁，代王贺傉始亲国政，以诸部多未服，乃筑城于东木根山[5]，徙居之。

【注释】

①殊礼：据《晋书·王导传》，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礼仪。

②历阳：郡名，治今安徽和县。

③贯泽之盟：公元前 658 年在贯泽（今山东阳谷县境内）由齐桓公主持的盟会。

④葵丘之会：公元前 651 年在葵丘（今河南民权东北）由齐桓公主持的盟会。

⑤东木根山：山名，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

【译文】

6 冬，十月，委派司徒王导担任太保、兼任司徒，加授特殊礼遇，

西阳王司马羕兼任太尉，应詹担任江州刺史，刘遐担任徐州刺史，代替王邃镇守淮阴，苏峻担任历阳内史，加授庾亮为护军将军，温峤为前将军。王导执意推辞，不接受。应詹到达江州，官吏百姓还没有安定，应詹安抚关怀他们，没有人不心悦诚服。

7 十二月，凉州将领辛晏据守枹罕，不听号令，张骏将要讨伐他。从事刘庆规劝说："称霸的军队，必须要天时和人事相配合，然后才能发动。辛晏凶狠狂妄，随意杀人，他的灭亡是必然的，为什么要在饥荒的年代大举发兵，天寒地冻的时刻攻打城池呢？"张骏于是停止了。

张骏派遣参军王骘到赵国通问修好，赵国君主刘曜对他说："贵州诚意和好，你能保证长久不变吗？"王骘说："不能。"侍中徐邈说："你来结盟和好，却说不能保证，是为什么呢？"邓骘说："齐桓公在贯泽的盟会上，忧心忡忡，诸侯不加召请就自动前来；在葵丘的盟会上，盛气凌人，结果有九个国家叛离。赵国的教化，长久如此，相互和好是可以保证的；如果政治教化衰微，连近处的变化都观察不出来，何况本州呢？"刘曜说："这是凉州的君子，挑选使者，可以说是选对人才了！"送上一份厚礼派他回去了。

8 这一年，代王贺傉开始亲自处理国家政事，因各部落大多没有降服，于是在东木根山修筑城池，迁到那里居住。

三　年

1 春，二月，张骏承元帝凶问，大临三日。会黄龙见嘉泉[1]，氾韩等请改年以章休祥；骏不许。辛晏以枹罕降，骏复收河南之地[2]。

2 赠故谯王承、甘卓、戴渊、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

官[3]。周札故吏为札讼冤，尚书卞壼议以为："札守石头，开门延寇，不当赠谥。"司徒导以为："往年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郗鉴以为："周、戴死节，周札延寇，事异赏均，何以劝沮？如司徒议，谓往年有识以上皆与札无异；则谯王、周、戴皆应受责，何赠谥之有？今三臣既褒，则札宜受贬明矣。"导曰："札与谯王、周、戴，虽所见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鉴曰："敦之逆谋，履霜日久[4]，缘札开门，令王师不振。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然卒用导议，赠札卫尉。

3 后赵王勒加宇文乞得归官爵，使之击慕容廆。廆遣世子皝、索头、段国共击之，以辽东相裴嶷为右翼，慕容仁为左翼。乞得归据浇水以拒皝[5]。遣兄子悉拔雄拒仁。仁击悉拔雄，斩之；乘胜与皝攻乞得归，大破之。乞得归弃军走，皝、仁进入其国城，使轻兵追乞得归，过其国三百余里而还，尽获其国重器，畜产以百万计，民之降附者数万。

4 三月，段末柸卒，弟牙立。

5 戊辰，立皇子衍为太子，大赦。

6 赵主曜立皇后刘氏。

7 北羌王盆句除附于赵，后赵将石佗自雁门出上郡袭之，俘三千余落，获牛、马、羊百余万而归。赵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6]，为岳声援，岳与石佗战于河滨，斩之，后赵兵死者六千余人，岳悉收所虏而归。

8 杨难敌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左右令崧拜；

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字谓之曰:"子岱,吾当与子共定大业,子忠于刘氏,岂不能忠于我乎?"崧厉色大言曰:"贼氐,汝本奴才,何谓大业?我宁为赵鬼,不为汝臣!"顾排一人,夺其剑,前刺难敌,不中。难敌杀之。

9 都尉鲁潜以许昌叛,降于后赵。

【注释】

①嘉泉:地名,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②河南之地:凉州各郡,仅金城在黄河以南。

③谯王承:当作"谯王丞",译文据改。

④履霜:语出《周易·坤卦》"履霜坚冰至"(意思是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此处意为事情的发生不是突然的。

⑤浇水:河流名,一名浇洛水,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

⑥富平:县名,治今陕西富平西南。

【译文】

三年(乙酉、公元325年)

1 春,二月,张骏接到元帝逝世的消息,大哭了三天。正巧,嘉泉出现黄龙,氾韩等人请求改换年号,来显示这次祥瑞;张骏不答应。辛晏献出枹罕投降,张骏重新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

2 对已故谯王司马丞、甘卓、戴渊、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人追赠官爵。周札往日的部属为周札申诉冤屈,尚书卞壸议论时认为:"周札守卫石头城,打开城门,放进贼寇,不应该追赠谥号。"司徒王导认为:"往年的事情,王敦奸邪叛逆的行迹还不明显,自臣下等有一定见识的人,都还没觉察到,和周札没有差别;觉察到王敦的阴谋后,周札就以身报国,不久被杀害。臣下以为应该和周顗、戴渊同

样对待。”郗鉴认为：“周顗、戴渊为节义而死，周札放进贼寇，事情不同奖赏却相同，将怎样鼓励忠臣，打击邪恶呢？假若像司徒所议论的，认为往年有见识的人都和周札没有差别，谯王、周顗、戴渊就都要受到责罚，何必追赠谥号呢？现在三个臣子受到了褒扬，周札应该受到贬议，就是很显然的了。”王导说：“周札和谯王、周顗、戴渊，虽然见解有所不同，但都尽了臣子的节操。郗鉴说：“王敦的作乱阴谋，是早就计划好了的，由于周札打开城门，使得朝廷军队一蹶不振。如果王敦前一次的举动，意义和齐桓公、晋文公尊崇王室相同，先帝就被当成周幽王、周厉王了！”然而最终采用了王导的建议，追赠周札为卫尉。

3 后赵王石勒给宇文乞得归加授官爵，命令他攻打慕容廆。慕容廆派遣世子慕容皝、索头、段国一同抗击他，以辽东相裴嶷作为右翼，慕容仁作为左翼。宇文乞得归据守浇水，来抵御慕容皝，派遣哥哥的儿子宇文悉拔雄抵御慕容仁。慕容仁攻打宇文悉拔雄，杀了他；和慕容皝乘胜攻打宇文乞得归，把他打得大败。宇文乞得归抛弃军队逃跑，慕容皝、慕容仁进入了他的统治中心，派遣轻装军队追赶宇文乞得归，越过他的国土三百多里后才返回，缴获了他部落中所有的贵重物品，牲畜以百万计数，归附的民众有几万人。

4 三月，段末柸去世，弟弟段牙即位。

5 初二，立皇子司马衍为太子，大赦天下。

6 赵国君主刘曜立刘氏为皇后。

7 北羌盆句除归附赵国，后赵将领石佗从雁门出兵，到上郡袭击他，俘虏了三千多家，掠取牛、马、羊一百多万头，然后返回。赵国君主刘曜派遣中山王刘岳追击，刘曜驻扎在富平，做为刘岳的后援，刘岳和石佗在黄河岸边交战，杀了他，后赵的士兵死亡的有六千多人，刘岳把被后赵掳掠的人和物全部救出，然后返回。

8 杨难敌袭击仇池，攻下来了；抓获了田崧，让他站在面前，左右亲信喝令田崧叩拜；田崧瞪着眼睛叩斥他们说：“氐族恶狗！哪里有

天子的地方长官向贼寇叩拜的道理呢?"杨难敌称呼他的表字对他说:"子岱,我将和你一道创立大业,你忠于刘氏,难道不能忠于我吗?"田崧表情严肃,大声地说:"氐族贼寇,你本来是个奴才,谈得上什么大业!我宁可做赵国的鬼魂,也不做你的臣属!"撞倒一个人,夺下他的剑,上前去刺杀杨难敌,没有刺中。杨难敌杀了他。

9 都尉鲁潜叛变,献出许昌,投降后赵。

10 夏,四月,后赵将石瞻攻兖州刺史檀斌于邹山,杀之。

11 后赵西夷中郎将王腾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睿[1],据并州降赵。

12 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上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2],悉投之于江,将吏则加鞭扑,曰:"樗蒱者[3],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实用。君子当正其威仪,何有蓬头、跣足,自谓宏邪?"有奉馈者,必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慰赐参倍;若非理得之,则切厉呵辱,还其所馈。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卿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

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13 后赵将石生屯洛阳，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军数败，又乏食，乃遣使附于赵。赵主曜使中山王岳将兵万五千人趣孟津，镇东将军呼延谟帅荆、司之众自崤、渑而东，欲会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4]，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墉。后赵中山公虎帅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与岳战于洛西。岳兵败，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堑栅环之，遏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虎又击呼延谟，斩之。曜自将兵救岳，虎帅骑三万逆战。赵前军将军刘黑击虎将石聪于八特阪[5]，大破之。曜屯于金谷[6]，夜，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皆送襄国，坑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腾于并州，执腾，杀之，坑其士卒七千余人。曜还长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愤恚成疾。郭默复为石聪所败，弃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将士阴谋叛谋降后赵，矩不能讨，亦帅众南归，众皆道亡，惟郭诵等百余人随之，卒于鲁阳[7]。矩长史崔宣帅其余众二千降于后赵。于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

14 赵主曜以永安王胤为大司马、大单于，徙封南阳王，置单于台于渭城，其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

【注释】

①脤(shèn 慎)。

②蒱(pú 扑)博:博戏名,犹后世的掷色子。

③樗(chū 初)蒱:即蒱博。

④石梁:地名,即石梁坞,在今河南洛阳东北汉、魏洛阳城东。

⑤八特阪:地名,在今河南新安东。

⑥金谷: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东北。

⑦鲁阳:县名,治今河南鲁山。

【译文】

10 夏,四月,后赵将领石瞻到邹山攻打兖州否则史檀斌,杀了他。

11 后赵西夷中郎将王腾杀死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睿,占据并州,投降赵国。

12 五月,委派陶侃担任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人民互相庆贺。陶侃为人聪明敏捷,恭敬勤劳,整天收拢两膝,端端正正地坐着处理事务,军政各方面的事情,都加以检查管理,毫无遗漏,从来没有短暂的空闲时间。常常对别人说:"大禹是个圣人,还珍惜一寸的光阴,至于普通人,应该珍惜每一分的光阴,怎么能只是安闲游乐、荒淫沉醉?在世时对社会没有贡献,死了没有名声留传下去,这是自己抛弃自己!"僚属中有人因饮酒赌博而耽误了公事,他就命人取来酒器、赌博的工具,全部投进长江,对将领军吏,就用鞭子抽打,说:"赌博,是放猪的奴仆的游戏而已!老子、庄子的学说虚浮不实,不是先代君王的正大言论,对实际生活没有益处。正人君子应该衣冠楚楚,哪里有蓬头垢面、不穿鞋袜,自认为恢宏通达的呢?"如有人赠送礼物给他,一定询问礼物的来历,假若是凭自己的劳动弄来的,即使微薄也喜欢,回报的东西是所送礼物的两三倍;假若不是按正道得来的,就严厉训斥羞辱,退还所送的礼物。他曾到郊外游玩,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没

成熟的稻子，陶侃问："你为什么拿着没成熟的稻子？"那人说："走路时看见了，随手拔点而已。"陶侃非常生气地说："你自己不种田，又糟蹋别人的稻子！"抓起来就抽打他。所以，百姓勤奋地耕作，家家充裕，人人富足。曾经建造船只，剩下的木屑和竹节，陶侃都命人予以登记、保管，人们都不理解他的意图。后来元旦聚会，大雪后天刚放晴，厅堂前有没化的雪，地上很湿，于是用木屑铺在地上。等到桓温讨伐蜀地，又用陶侃所贮存的竹节做钉子装修船只。处理事情的精细周到，都像这些例子。

13 后赵将领石生驻扎在洛阳，劫掠黄河以南地区，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的军队多次失败，又缺乏粮食，于是派遣使者归附赵国。赵国君主刘曜命令中山王刘岳率领军队一万五千人赶往孟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领荆州、司州的军队，从崤山、渑池向东行进，想会合李矩、郭默，一道攻打石生。刘岳攻下孟津、石梁的防守工事，斩下五千多颗首级，把石生包围在金墉城。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进入成皋关，和刘岳在洛水西里交战。刘岳的军队失败，他中了流箭，退到了石梁据守。石虎挖掘壕沟，构筑栅栏，包围刘岳，断绝他的内外联系。刘岳的部众十分饥饿，杀成马食用。石虎又攻打呼延谟，杀了他。刘曜亲自率军救援刘岳，石虎率领三万骑兵迎战。赵国前军将军刘黑在八特阪攻打石虎的部将石聪，把他打得大败。刘曜驻扎在金谷，夜晚，军中无缘无故地大为惊恐，士兵奔跑溃散，于是退到渑池驻守；另一个夜晚，又受惊奔跑，于是回到长安。六月，石虎攻下石梁，擒获了刘岳和他的将领、辅佐人员八十多人，氐族、羌族三千多人，都送到襄国，活埋了他的士兵九千人。于是到并州攻打王腾，俘获了王腾，杀了他，活埋了他的士兵七千多人。刘曜回到长安，穿着没有采饰的衣服，住在郊外，痛哭了七天才进城，因愤怒怨恨导致疾病。郭默又被石聪打败，抛下妻子儿女往南逃到建康。李矩的将领士兵阴谋叛变，投降后赵，李矩不能讨伐，也率领军队回到南方，众人都在途中逃走，只有郭诵等

一百多人跟随他，他在鲁阳去世了。李矩的长史崔宣率领余下的部众二千人，向后赵投降。于是，司州、豫州、徐州、兖州的土地，大都归于后赵，同晋国以淮河为分界线。

14 赵国君主刘曜委派永安王刘胤担任大司马、大单于，改封为南阳王，在渭城设置单于台，左、右贤王以下官职，都由匈奴、羯族、鲜卑、氐族、羌族的酋长担任。

15 秋，七月，辛未，以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广陵。

16 闰月，以尚书佐射荀松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左仆射。

17 右卫将军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与左卫将军南顿王宗俱为帝所亲任，典禁兵，直殿内，多聚勇士以为羽翼；王导、庾亮皆忌之，颇以为言，帝待之愈厚，宫门管钥，皆以委之。帝寝疾，亮夜有所表，从宗求钥；宗不与，叱亮使曰："此汝家门户邪？"亮益怠之。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阳王羕有异谋，排闼入升御床[17]，见帝流涕，言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自求辅政，请黜之；帝不纳。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杨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更入殿将兵直宿；复拜壸右将军，亮中书令，晔录尚书事。丁亥，降遗诏；戊子，帝崩。帝明敏有机断，故能以弱制强，诛翦逆臣，克复大业。

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群臣进玺，司徒导以疾不至。卞壼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导闻之，舆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为皇太后。

群臣以帝幼冲，奏请太后依汉和熹皇后故事[2]；太后辞让数四，乃从之。秋，九月，癸卯，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壼参辅朝政，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加郗鉴车骑大将军，陆晔左光禄大夫，皆开府仪同三司。以南顿王宗为骠骑将军，虞胤为大宗正。

尚书召乐广之子谟为郡中正，庾珉族人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非无父而生，职非无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职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则为王者无民，君臣之道废矣。乐广、庾珉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后世而可专哉？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则战戍者之父母皆当命子以不处也。"谟、怡不得已，各就职。

18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19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20 慕容廆与段氏方睦，为段氏谋，使之徙都；牙从之，即去令支，国人不乐。段疾陆眷之孙辽欲夺其位，以徙都为牙罪，十二月，帅国人攻牙，杀之，自立。段氏自务必尘以来，日益强盛，其地西接渔阳，东界辽水[3]，所统胡、晋三万余户，控弦四五万骑。

21 荆州刺史陶侃以宁州刺史王坚不能御寇，是岁，表零

陵太守南阳尹奏为宁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逊在宁州,蛮酋梁水太守爨量④、益州太守李遏,皆叛附于成,逊讨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杀之,谕降李遏,州境遂安

22代王贺傉卒,弟纥那立⑤。

【注释】

①闼(tà 踏):宫中小门。

②汉和熹皇后故事:公元105年,东汉和帝逝世,邓皇后立皇子刘隆为帝,隆出生仅一百多天,邓皇后临朝处理国政。一年后,刘隆病卒,邓皇后又下诏立刘祜为帝,是为安帝。安帝其时十四岁,邓皇后继续临朝称制。

③辽水:即今辽河。

④梁水:郡名,治今云南开远。

⑤纥(hé 禾)。

【译文】

15秋,七月,初七,委派尚书令郗鉴担任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

16闰月,委派尚书左仆射荀崧担任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担任左仆射。

17右卫将军虞胤,是元敬皇后的弟弟,和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都受到皇帝的宠爱重用,掌握宫廷军队,在殿内侍卫,聚集众多的勇士作为辅佐;王导、庾亮都顾忌他俩,多次谈论过,皇帝对待二人更加亲密,宫门的钥匙,都交付给他俩。皇帝患病,庾亮在夜晚有事情要上奏,向司马宗索取钥匙;司马宗不给予,呵斥庾亮的使者说:"这是你家的大门吗?"庾亮更加怨恨他。等到皇帝病重,不想见人,文武官员没有人能够进宫。庾亮怀疑司马宗、虞胤和司马宗的哥哥西阳王司马羕有阴谋,推开宫门进去,登上皇帝的床,见到皇

帝就流下眼泪，说司马羡和司马宗等人策划废黜大臣，自己请求辅政，并请废默司马羡等人；皇帝不采纳。十九日，皇帝召见太宰司马羡、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都接受遗诏辅佐太子，轮番入宫率领军队守卫；又任命卞壶为右将军，庾亮为中书令，陆晔为录尚书事。二十四日，发布遗诏；二十五日，皇帝逝世。皇帝聪明敏捷，识大体，能决断，所以能够以弱胜强，诛灭叛逆，复兴大业。

二十六日，太子登上皇帝位，年龄才五岁。司徒王导因患病没有赶来。卞壶在朝廷中表情严肃地说："王公岂是国家的重臣！大行皇帝还未出葬，继位的皇帝还未登基，难道是臣子推说有病的时候吗？"王导听说后，抱病坐着轿子赶来。大赦天下，文武官员都升级二等，尊崇庾皇后为皇太后。

文武官员因皇帝年幼，上奏请求皇太后依照汉代和熹皇后的旧例行事；皇太后再三推辞，最后听从大家的意见。秋，九月，初九，皇太后当朝处理国政。委派司徒王导统领尚书奏事，和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共同辅佐朝政，然而，主要的事情都由庾亮决定。加授郗鉴为车骑大将军，陆晔为左光禄大夫，都开府仪同三司。委派南顿王司马宗担任骠骑将军，虞胤担任大宗正。

尚书征召乐广的儿子乐谟担任本郡的中正，庾珉同族的人庾怡担任廷尉评，乐谟、庾怡都推说遵从父亲的吩咐，不就职。卞壶上奏章说："人不是没有父亲而能出生的，官职不是没有事情便设置的；有父亲必定有命令，担任官职必定有忧虑的事情。如果每家都把儿子当作私人所有的，做君王的就没有了民众，君臣之间的道义就废弛了。乐广、庾珉都受过圣明王朝的宠信，身体不是自己所有的，何况是对自己的后代，怎么能专有呢？对于所担负的职责，如果都顺从各人的心意，那么从征官兵的父母，将都会命令自己的儿子退出军队。"乐谟、庾怡迫不得已，各自到任。

18 将明帝安葬在武汉平陵。

19 冬,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

20 慕容廆和段氏正相和睦,替段牙出主意,让他迁徙都城;段牙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即离开令支,国中人士不乐意。段疾陆眷的孙子段辽想篡夺他的权位,把迁徙都城作为段牙的罪状,十二月,率领国中人上攻打段牙,杀了他,自己登位。段氏从段务勿尘以来,日益强盛,管辖的区域西边连着渔阳,东边以辽水为界,所统领的胡族人、晋国人有三万多人,骑兵有四五万人。

21 荆州刺史陶侃因宁州刺史王坚不能抵御贼寇,这一年,上奏章推荐零陵太守南阳人尹奉担任宁州刺史,接替王坚。在这以前,王逊在宁州,蛮族首领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遂,都叛变投降成国,王逊征伐他们,不能取胜。尹奉到达宁州,用重金招募境外夷人行刺爨量,杀了他,又劝降李遂,州境内于是安定下来。

22 代王拓跋贺傉去世,弟弟拓跋纥那即位。

显宗成皇帝上之上[1]

咸和元年

1 春,二月,大赦,改元。

2 赵以汝南王咸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刘绥为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刘后疾病,赵主曜问所欲言,刘后泣曰:"妾幼鞠于叔父昶,愿陛下贵之;叔父皓之女芳有德色[2],愿以备后宫。"言终而卒。曜以昶为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立芳为皇后;寻又以昶为太保。

3 三月,后赵主勒夜微行,检察诸营卫,赍金帛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

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勒召记室参军徐光，光醉不至，黜为牙门。光侍直，有愠色，勒怒，并其妻子囚之。

4 夏，四月，后赵将石生寇汝南，执内史祖济。

5 六月，癸亥，泉陵公刘遐卒。癸酉，以车骑大将军郗鉴领徐州刺史；征虏将军郭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诸军事，领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将史迭等不乐他属，共以肇袭遐故位而叛。临淮太守刘矫掩袭遐营，斩防等。遐妻，邵续女也，骁果有父风。遐尝为后赵所围，妻单将数骑，拔遐出于万众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乱，遐妻止之，不从，乃密起火，烧甲仗都尽，故防等卒败。诏以肇袭遐爵。

司徒导称疾不朝，而私送郗鉴。卞壸奏"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惮之。壸俭素廉洁，裁断切直，当官干实，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时好，故为诸名士所少。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泰，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子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放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大焉；中朝倾覆[3]，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听，乃止。

6 成人讨越嶲斯叟，破之。

7 秋，七月，癸丑，观阳烈侯应詹卒。

8 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4]，复不得，及诸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及

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历阳内史苏峻，有功于国，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招纳亡命，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相属，稍不如意，辄肆忿言。亮既疑峻、约，又畏侃之得众，八月，以丹阳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以广声援；又修石头以备之。

丹阳尹阮孚以太后临朝，政出舅族，谓所亲曰："今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言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遂求出为广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注释】

①显宗成皇帝：即司马衍(公元321－342年)，字世根，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明帝司马绍长子。公元325－342年在位。即位之初，年龄尚小，不亲庶政，国家大权由舅父庾亮掌握。及长，颇留心政务，有"恭俭之德"。

②皑(ái挨)。

③中朝：指西晋。

④"又望"句：据晋制，只有四征、四镇大将军才能开府，祖约为平西将军，自然无权开府。

【译文】

显宗成皇帝上之上

咸和元年(丙戌，公元326年)

1 春，二月，大赦天下，改年号。

2 赵国委派汝南王刘咸担任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刘绥提任大司徒，卜泰担任大司空。刘皇后患病，赵国君主刘曜问她有什么遗言，刘氏哭着说："我年幼时为叔父刘昶所抚育，希望陛下让他地

位显要；叔父刘皑的女儿刘芳有德行，容貌美丽，希望把她接入后宫。"说完就死了。刘曜委派刘昶担任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立刘芳为皇后；不久又委派刘昶担任太保。

3 三月，后赵君主石勒在夜晚改换便服出行，检查各军营门卫情况，送金钱布帛来贿赂守门的人，请求出城。永昌门候王假打算逮捕他，随从的人赶来，才制止了。天亮后，召见王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封为关内侯。石勒召见记室参军徐光，徐光因醉酒没有前来，贬黜为牙门。徐光入宫侍卫，有不满的神色，石勒发怒，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同囚禁起来。

4 夏，四月，后赵将领石生进犯汝南，俘获了内史祖济。

5 六月，初五，泉陵公刘遐去世。十五日，委派车骑大将军郗鉴兼任徐州刺史；征虏将军郭默担任北中郎将、临淮北诸军事，统领刘遐的部众。刘遐的儿子刘肇年纪还小，刘遐的妹夫田防和旧日将领史迭等人，不乐意受他人的管辖，一道拥戴刘肇继承刘遐从前的职位，起兵叛变。临淮太守刘矫袭击刘遐的营垒，杀了田防等人。刘遐的妻子，是邵续的女儿，骁勇果敢，有父亲的作风。刘遐曾经被后赵围困，妻子独自率领几名骑兵，从成千上万的兵士中救出刘遐。等到田防等人想作乱，刘遐的妻子阻止他们，不听从，于是秘密地点火，把铠甲、兵器都烧毁了，所以田防等人终于失败。下诏由刘肇继承刘遐的爵位。

司徒王导自称有病，不上朝，却私下送别郗鉴。卞壸上奏疏说："王导损坏法度，顺从私情，没有大臣的节操，请免除他的职位。"虽然事情被压下来，没有实行，但所有官员都畏惧卞壸。卞壸俭约朴素，廉洁清白，处理问题严厉直率，在官忠于职守，性情不很宽舒，不肯苟且地顺应当时的风尚，所以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轻视。阮孚对他说："你总是没有闲暇时间，就像口中含着瓦片石头一样，不也太辛苦了吗？"卞壸说："各位君子以度量宽宏、举止潇洒而互相推崇，抱着浅俗、计较得失念头的，不是我还是谁呢？"当时，贵族子弟

大多仰慕王澄、谢鲲，放荡不羁，卞壸在朝廷中声色俱厉地说："违背礼法，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洛阳朝廷的失败，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想要上奏，追究他们的过错，王导、庾亮不同意，只好停止。

6 成国人讨伐越巂郡斯叟部落，打败了他们。

7 秋，七月，二十五日，观阳烈侯应詹去世。

8 当初，王导辅佐朝政，因宽厚和顺很得人心。等到庾亮当权，搬用法令来处理事务，大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认为名望年龄不低于郗鉴、卞壸，却不列入辅佐幼主的大臣之列，又希望开府治事，没有办到，加上多次上奏提出的要求大都不被批准，于是心怀不满。等到遗诏褒扬、擢升大臣，又没提到祖约的陶侃，二人都怀疑是庾亮删去了。历阳内史苏峻，对国家有功劳，威望逐渐上升，有一万精锐的士兵，武器十分精良，朝廷把守卫长江以北的重任交付给他；可是苏峻渐渐傲慢自大，有轻视朝廷的心意，招募接纳亡命之徒，兵力逐日增强，粮食全靠国家供应，运输的车辆船只相连接，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放肆地发泄不满。庾亮既疑心苏峻、祖约，又害怕陶侃深得人心，八月，委派丹阳尹温峤担任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守武昌；尚书仆射王舒担任会稽内史，来加强相互之间的接应；又整修石头城来防备他们。

丹杨尹阮孚因皇太后当朝处理国政，大权由皇帝的舅父一族决定，对亲近的人说："现在江东创业的时间还很短，君主年幼，时局艰难，庾亮年纪不大，德行信义不能服众，据我看来，祸乱将要发生了。"于是请求出京担任广州刺史。阮孚，是阮咸的儿子。

9 冬，十月，立帝母弟岳为吴王。

10 南顿王宗自以失职怨望，又素与苏峻善；庾亮欲诛

之，宗亦欲废执政。御史中丞钟雅劾宗谋反，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拒战，为胤所杀，贬其族为马氏，三子绰、超演皆废为庶人。免太宰西阳王羕，降封弋阳县王，大宗正虞胤左迁桂阳太守。宗，宗室近属；羕，先帝保傅[1]，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远近之心。宗党卞阐亡奔苏峻，亮符峻送阐，峻保匿不与。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亮惧，变色。

11 赵将黄秀等寇鄱[2]，顺阳太守魏该帅众奔襄阳。

12 后赵王勒用程遐之谋，营邺宫，使世子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将军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3]。中山公虎自以功多，无去邺之意，及修三台，迁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

13 十一月，后赵石聪攻寿春，祖约屡表请救，朝廷不为出兵。聪遂寇逡遒、阜陵[4]，杀掠五千余人。建康大震，诏加司徒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御之，军于江宁。苏峻遣其将韩晃击石聪，走之；导解大司马。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5]，祖约曰："是弃我也！"益怀愤恚。

14 十二月，济岷太守刘阎等杀下邳内史夏侯嘉[6]，以下邳叛，降于后赵。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于邾[7]，拔之。彭城内史刘续复据兰陵石城[8]，石瞻攻拔之。

15 后赵王勒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9]，始立秀、孝试经之制。

16 张骏畏赵人之逼，是岁，徙陇西、南安民二千余家于

姑臧，又遣使修好于成，以书劝成主雄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思为晋室元功之臣，扫除氛埃；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10]，情在暗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继。

【注释】

①"先帝"句：司马羕在元帝时曾任太保等职，元帝临终，又命羕与王导同辅成帝。按古代制度，把辅导天子和诸侯子弟的官员统称为保傅。

②酇(zàn 赞)：县名，治今湖北光化西北。

③门臣祭酒：后赵职官名，当为守卫宫廷门户的武官。

④逡遒(qūn qiú 困求)：县名，治今安徽肥东县东。　阜陵：县名，治今安徽全椒东。

⑤涂塘：堰涂水(今安徽、江苏境内长江北岸支流滁河)为塘，防止后赵军队南下。塘建成后，寿春就在涂塘之外，故祖约有怨言。

⑥济岷：郡名，郡治不详。据《晋书·地理志》，魏平蜀后，徙其豪强于济水北，为济岷郡。

⑦邾(zhū 株)：城名，在今山东曲阜东南。

⑧兰陵：县名，治今山东苍山西南。　石城：山名，在兰陵县内。

⑨九流：九品人物。或谓指先秦九个学术派别，似依下文"试经之制"推导而出。实则不然，当时士人有试经之制，无例外者。《南史·梁武帝纪》天监四年："自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当官之意)。"

⑩贶(kuàng 况)：赠、赐。

【译文】

9 冬，十月，立皇帝的同母弟同马岳为吴王。

10 南顿王司马宗自认为失去权势，必怀不满，又一向同苏峻友好；庾亮想诛杀他，司马宗也想废黜执政大臣。御史中丞钟雅弹劾

司马宗，说他谋图造反，庾亮命令右卫将军赵胤逮捕他。司马宗率领兵士抵御，被赵胤杀死，贬降他的这一支派，改姓为马氏，三个儿子司马绰、司马超、司马演都降为平民。免除太宰西阳王司马羕的官职，降爵为弋阳县王，大宗正虞胤降职为桂阳太守。司马宗，是宗室中的近亲；司马羕，是先帝的辅佐官员，庾亮突然间加以诛杀、废黜，因此更加失去远近的人心。司马宗的党羽卞阐逃亡，投奔苏峻，庾亮下符命给苏峻，要他送回卞阐，苏峻加以保护藏匿，不送交。司马宗的死，皇帝不知道，过了很久，皇帝问庾亮说："往日常常看到的白发老头在哪里？"庾亮回答说，他因谋反被杀掉了。皇帝哭着说："舅舅说别人谋反，就杀死他；别人说舅舅谋反，该怎么办呢？"庾亮恐惧，变了脸色。

11 赵国将领黄秀等人进犯酇县，顺阳太守魏该率领部众，逃到襄阳。

12 后赵王石勒采用程遐的计谋，修筑邺城的宫殿，派世子石弘镇守邺城，配备禁卫军队一万人，车骑将军所统领的五十四营全部调拨给他，委派骁骑将军、兼任门臣祭酒的王阳专门统领各少数民族军队，来加以辅助。中山公石虎自认为功劳大，没有离开邺城的心意，等到修筑三台，搬迁他的房舍，石虎因此而怨恨程遐。

13 十一月，后赵石聪攻打寿春，祖约多次上奏章，请求救援，朝廷不肯为他出兵。石聪于是进犯逡遒、阜陵，杀害掳掠了五千多人。建康大为震惊，下诏加授司徒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来抗拒后赵军队，驻扎在江宁。苏峻派遣他的将领韩晃攻打石聪，赶走了他；王导解除大司马的职位。朝中又议论要修筑涂塘，来遏止胡人贼寇，祖约说："这是抛弃我！"更加怀恨在心。

14 十二月，济岷太守刘阔等人杀死下邳内史夏侯嘉，献出下邳，投降后赵。石瞻到邾城攻打河南太守王瞻，攻下来了。彭城内史刘续又据守兰陵石城山，石瞻又攻打下来了。

15 后赵王石勒委派牙门将王波担任记室参军，依九个等级评定

人物，开始设置秀才、孝廉考试儒家经典的制度。

16 张骏畏惧赵国人的逼迫，这一年，把陇西、南安的民户二千多家迁到姑臧，又派遣使者到成国谋求和好，写信劝成国君主李雄去掉帝号，向晋国称臣。李雄回答说："我得到士大夫过分的推崇，但我本来没有做帝王的心思，想成为晋王室的头等功臣，扫平战乱；可是晋王室衰落，恩德声威不能振兴起来，我伸长脖子望着东方，已有多少年了。正好接到来信，心意恰巧相合，没有尽期。"从此，使者来往接连不断。

二 年

1 春，正月，朱提太守杨术与成将罗恒战于台登[1]，兵败，术死。

2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3 赵武卫将军刘朗帅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

4 张骏闻赵兵为后赵所败，乃去赵官爵，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帅众数万，与韩璞攻掠赵秦州诸郡。赵南阳王胤将兵击之，屯狄道[2]。枹罕护军辛晏告急，秋，骏使韩璞、辛岩救之。璞进度沃干岭。岩欲速战，璞曰："夏末以来，日星数有变，不可轻动。且曜与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与我相守也。"与胤夹洮相持七十余日。冬，十月，璞遣辛岩督运于金城，胤闻之，曰："韩璞之众，十倍于吾。吾粮不多，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天授我也。若败辛岩，璞等

自溃。”乃帅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败之；遂前逼璞营，璞众大溃。胤乘胜追奔，济河，攻拔令居[3]，斩首二万级，进据振武[4]。河西大骇。张阆、辛晏帅其众数万降赵，骏遂失河南之地。

【注释】

①台登：县名，治今四川晏宁南泸沽。

②狄道：县名，治今甘肃临洮。

③令居：县名，治今甘肃永登西北。

④振武：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北。

【译文】

二年（丁亥、公元 327 年）

1 春，正月，朱提太守杨术和成国将领罗恒在台登交战，军队失败，杨术战死。

2 夏，五月，初一，出现日食。

3 赵国武卫将军刘朗率领三万骑兵，到仇池袭击杨难敌，不能取胜，掳掠三千多户后返回。

4 张骏得知赵国军队被后赵打败，于是去掉赵国的官职爵位，又称为晋国大将军、凉州牧，派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杨烈将军宋辑等人，率领数万军队，同韩璞会合，攻打赵国秦州各郡。赵国南阳王刘胤率军反击他们，驻扎在狄道。枹罕护军辛晏报告紧急情况，请求支援，秋，张骏命令韩璞、辛岩去救助他。韩璞进军，越过沃干岭。辛岩打算速战速决，韩璞说：“夏末以来，太阳和星辰多次发生变化，不能轻易行动。而且刘曜和石勒互相攻打，刘胤一定不能长久地和我们僵持。”同时胤隔着洮水，互相对峙了七十多天。冬，十月，韩璞派遣辛岩到金城督运粮草，刘胤得

知后，说："韩璞的部众，超过我们的十倍。我们的粮草不多，难以长久坚持。现在敌人分出军队运输粮草，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良机。如果打败辛岩，韩璞等人就自行溃散了。"于是率领三千骑兵，在沃干岭袭击辛岩，打败了他；随之向前直逼韩璞的军营，韩璞的军队顷刻瓦解。刘胤乘胜追击，渡过黄河，攻下令居，斩下两万多人的首级，进军占据振武城。河西非常惊恐。张阆、辛晏率领他们的数万军队投降赵国，张骏于是丧失了黄河以南的土地。

5 庾亮以苏峻在历阳，终为祸乱，欲下诏征之；访于司徒导，导曰："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苞容之。"亮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不可复制，犹七国之于汉也。"朝臣无敢难者，独光禄大夫卞壸争之曰："峻拥强兵，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从。壸知必败，与温峤书曰："元规召峻意定[1]，此国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祸也，必纵毒蠹以向朝廷[2]。朝廷威力虽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与之争甚恳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与共谏止之，或当相从耳。"峤亦累书止亮。举朝以为不可，亮皆不听。

峻闻之，遣司马何仍诣亮曰："讨贼外任，远近惟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亮不许，召北中郎将郭默为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司徒右长史庾冰为吴国内史，皆将兵以

备峻。冰，亮之弟也。于是下优诏，征峻为大司农，加散骑常侍，位特进，以弟逸代领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亲执臣手，使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补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鹰犬之用。"复不许。峻严装将赴召，犹豫未决。参军任让谓峻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术亦劝峻反，峻遂不应命。

温峤闻之，即欲帅众下卫建康，三吴亦欲起义兵[3]；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4]。"朝廷遣使谕峻，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5]。往者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宜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

峻知祖约怨朝廷，乃遣参军徐会推崇约，请共讨庾亮。约大喜，其从子智、衍并劝成之。

谯国内史桓宣谓智曰："本以强胡未灭，将戮力讨之。使君若欲为雄霸，何不助国讨峻？则威名自举。今乃与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从。宣诣约请见，约知其欲谏，拒而不内。宣遂绝约，不与之同。十一月，约遣兄子沛内史涣、女婿淮南太守许柳以兵会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谏不从。诏复以卞壸为尚书令、领右卫将军，以郗稽内史王舒行扬州刺史事[6]，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等诸郡军事。

【注释】

①元规:庾亮的表字。

②蠚(hē喝):蜂、蝎子等用毒刺刺人或动物。

③三吴:指吴郡、吴兴郡、会稽郡。

④雷池:在今湖北黄梅县和安徽宿松县以南、望江县西境长江北岸龙感湖、大官湖及泊湖一带。

⑤"我宁"句:廷尉为一国主持刑法的最高官员,此处代指监狱。全句大意为:"我宁可站在山头望监狱,不能坐在监狱望山头。"

⑥郐(kuài快)稽:即会稽。据《晋书·王舒传》,朝廷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舒以父亲名字为"会"加以推辞。朝议以为字同音异,不违背礼法。舒又陈说音虽异而字同,求改授其他郡,朝廷于是改会稽为郐稽。

【译文】

5 庾亮因苏峻在历阳,终究会成为祸患,打算下诏书征召他;询问司马王导的意见,王导说:"苏峻疑心重,为人阴险,一定不奉行诏命,不如暂且宽容他。"庾亮在朝廷中说:"苏峻如同豺狼,自小就具有凶残的本性,终究会犯上作乱。现在征召他,即使不接受使命,造成的祸乱还小一些;如果再过几年,不能再加以控制,就如同汉代的吴楚等七个封国一样。"朝廷官员没有谁敢于反驳,只有光禄大夫卞壸同他争论说:"苏峻掌管强大的军队,接近京城,路程不过一天,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失误,应该深入考虑!"庾亮不听从。卞壸知道必定会失败,给温峤写信说:"元规征调苏峻的主意已经打定,这是国家的大事。苏峻已经显露出狂妄的意图,却要征调他,这更会招致祸患,他必定要发泄怨毒,攻击朝廷。朝廷的声威兵力虽然强大,但不能判断是否真能擒拿他;王公也同意这种看法。我和元规的争论十分恳切,不能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把足下调出京城,本来是作为朝廷的外援,现在却对足下在外地感到遗憾,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劝阻他,如你规劝,或许会听从的。"温峤也几次写信劝阻庾亮。满朝的官员都认为不可以,庾亮一概不接受。

苏峻听说后，派遣司马何仍到庾亮那里说："讨伐贼寇的外部职责，无论远近，都服从差遣，至于在朝廷辅佐政事，实在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庾亮不答应，征调北中郎将郭默担任后将军、兼任屯骑校尉，司徒右长史庾冰担任吴国内史，都率领军队，来防备苏峻。庾冰，是庾亮的弟弟。于是发布优待奖励的诏书，征召苏峻提任大司农，加授散骑常侍，赐位为特进，命他的弟弟苏逸接替他统领部众。苏峻上奏章说："从前明皇帝亲自握住臣下的手，命令臣下讨伐北方的胡寇。现在中原没有平定，臣下怎敢贪图安逸？乞求安排我在青州境内一个荒凉的郡中担任太守，来施展猎鹰猎犬的效用。"又不答应。苏峻整顿行装，将要赴任，但犹豫不决。参军任让对苏峻说："将军乞求在荒凉的郡中任职却不被批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恐怕没有活路了，不如调集军队，保护自己"。阜陵令匡术也劝苏峻反叛，苏峻于是不接受命令。

温峤听说后，就想率领部众东下，保卫建康，三吴地区也想发起义兵；庾亮都不听从，回信给温峤说："我担忧西部边境，超过了历阳，足下不要越过雷池一步。"朝廷派遣使者告示苏峻，苏峻说："朝廷说我要反叛，我难道能活命吗？我宁可站在山头望着监狱，也不能坐在监狱里望山头。往日国家如同堆积鸡蛋一样危险，没有我不能度过难关；狡猾的兔子死了，猎狗就要烹杀。只是我死了，也要报复设计陷害我的人！"

苏峻知道祖约怨恨朝廷，于是派遣参军徐会去见祖约，推举他领头，请求一同讨伐庾亮。祖约大喜，他的侄儿祖智、祖衍劝他答应苏峻。谯国内史桓宣对祖智说："本来因为强大的胡寇没有消灭，将要齐心合力地征讨他们。使君如果想称雄称霸，为什么不帮助国家讨伐苏峻呢？如此，威望名专用就自然上升了。现在却和苏峻一起反叛，这怎么能长久呢？"祖智不听从。桓宣到祖约那里请求会见，祖约知道他想规劝，就加以拒绝，不让他进去。桓宣于是和祖约断绝关系，不和他共同行事。十一月，祖约派遣哥哥的儿子沛国内史

祖涣、女婿淮南的太守许柳率领军队，去同苏峻会合。祖逖的妻子，是许柳的姐姐，苦苦规劝许柳，不听从。下诏任命卞壼再次担任尚书令、兼任右卫将军，委派郗鑒内史代行扬州刺史事务，吴兴太守虞潭统领三吴等郡一切军务。

尚书左丞孔坦、司徒司马丹杨陶回言于王导，请"及峻未至，急断阜陵，守江西当利诸口[1]，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来，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则人心危骇，难与战矣。此时不可失也。"导然之，庾亮不从。十二月，辛亥，苏峻使其将韩晃、张健等袭陷姑孰，取盐米，亮方悔之。

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释之子也。

庚申，京师戒严，假庾亮节，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历阳太守，使左将军司马流将兵据慈湖以拒峻[2]；以前射声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侍中褚翜典征讨军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领数百人备石头。

6 丙寅，徙琅邪王昱为会稽王，吴王岳为琅邪王。

7 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扰，谓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厉色曰："'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3]。'今社稷危逼，义无宴安。"辛未，彝进屯芜湖[4]。韩晃击破之，因进攻宣城，彝退保广德[5]，晃大掠诸郡而还。徐州刺史郗鑒欲帅所领赴难，诏以北寇，不许。

8是岁，后赵中山公虎击代王纥那，战于句注陉北⑥；纥那兵败，徙都大宇以避之⑦。

9代王郁律之子翳槐居于其舅贺兰部，纥那遣使求之，贺兰大人蔼头拥护不遣。纥那与宇部共击蔼头，不克。

【注释】

①江西：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为江西。 当利口：在今安徽和县东，为当利水入江之口。

②慈湖：在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长江南岸。

③"见礼"句：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之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原文为"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鹰鹯(zhān 沾)：一种猛禽。

④芜湖：县名，治今安徽芜湖市东。

⑤广德：县名，治今安徽广德西南。

⑥句注：山名，一名陉岭、西陉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

⑦大宇：城名，在今河北宣化西北。

【译文】

尚书左丞孔坦、司徒司马丹杨人陶回向王导进言，请求"趁苏峻没有赶到，急速切断阜陵，守住长江下游当利口等渡江口岸，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一次交战就解决了问题。如果苏峻没有来，可以前往逼近他的城池。现在不先前去，苏峻必然先赶到，苏峻一到，人心就惊恐不安，难以同他交战。这个时机不能够失去。"王导赞同他们的意见，庾亮不听从。十二月，初一，苏峻命令他的将领韩晃、张健等人偷袭姑孰，攻下来了，夺取食盐、粮食，庾亮才感到后悔。

初二，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叛变，投奔苏峻。司马雄，是司马释的儿子。

初十，京城严密戒备，授给庾亮符节，统领征讨一切军务；委派

左卫将军赵胤担任历阳太守，命令左将军司马流率领军队占据慈湖，来抵御苏峻；委派前射声校尉刘超担任左卫将军，侍中褚翌主管征讨军务。庾亮命令他的弟弟庾翼，以平民身分统领几百人，守卫石头城。

6 十六日，改封琅邪王司马昱为会稽王，吴王司马岳为琅邪王。

7 宣城内史桓彝打算起兵，去救援朝廷，他的长史裨惠以郡中军队薄弱，山中百姓容易骚乱为由，认为应该暂且按兵不动，来等待时机。桓彝声色俱厉地说："'见到对国君没有礼义的人，应如凶猛的鹰和鹯追赶鸟雀那样。'现在国家危急，从道义上讲没有贪图安逸的道理。"二十一日，桓彝进军，驻扎在芜湖。韩晃打败了他，随之进军攻打宣城，桓彝退到广德据守，韩晃大肆掳掠各县后才退回去。徐州刺史郗鉴想率领所统属的军队奔赴国难，下诏命令他防守北方的贼寇，不允许他回防建康。

8 这一年，后赵中山公石虎攻打代王拓跋纥那，在句注山以北交战；拓跋纥那的军队失败，迁都到大宁，来躲避后赵的进攻。

9 代王拓跋郁律的儿子拓跋翳槐，住在舅父的贺兰部落中，拓跋纥那派遣使者去索取，贺兰部落大人贺兰蔼头保护拓跋翳槐，不交出去。拓跋纥那和宇文部落一道攻打贺兰部落，不能取胜。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　起著雍困敦，尽重光单阏，凡四年。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

1 春，正月，温峤入救建康，军于寻阳。

韩晃袭司马流于慈湖；流素懦怯，将战，食炙不知口处，兵败而死。

丁未，苏峻帅祖涣、许柳等众二万人，济自横江[1]，登牛渚[2]，军于陵口[3]。台兵御之，屡败。二月，庚戌，峻至蒋陵覆舟山[4]。陶回谓庾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杨南道步来[5]；宜伏兵邀之，可一战擒也。"亮不从，峻果自小丹杨来，迷失道，夜行，无复部分。亮闻，乃悔之。

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东避难[6]，右卫将军刘

超独迁妻孥入居城内。

诏以卞壸都督大桁东诸军事，与侍中钟雅帅郭默、赵胤等军及峻战于西陵[7]。壸等大败，死伤以千数。丙辰，峻攻青溪栅；卞壸率诸军拒击，不能禁。峻因风纵火，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壸背痈新愈，创犹未合，力疾帅左右苦战而死；二子眕、盱随父后，亦赴敌而死。其母抚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

丹杨尹羊曼勒兵守云龙门，与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皆战死。庾亮帅众将陈于宣阳门内，未及成列，士众皆弃甲走。亮与弟怿、条、翼及郭默、赵胤俱奔寻阳。将行，顾谓钟雅曰："后事深以相委。"雅曰："栋折榱崩[8]，谁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亮乘小船，乱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贼，误中舵工，应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动，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贼？"众乃安。

峻兵入台城，司徒导谓侍中褚翼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翼即入上阁，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共登御床，拥卫帝。以刘超为右卫将军，使与钟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后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见掠夺。峻兵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令负担登蒋山[9]。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从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

【注释】

①横江：城史，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

②牛渚：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

③陵口：在今安徽当涂东北长江南岸。

④蒋陵：三国时吴国皇帝孙权的陵墓。 覆舟山：一名龙舟山、玄武山，在今江苏南京市城区东北。

⑤小丹杨：即今安徽当涂东北丹阳镇。

⑥入东避难：往东边的吴郡、会稽郡避难。

⑦西陵：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⑧榱(cuī 崔)：椽子。

⑨蒋山：山名，即今江苏南京市中山门外钟山。

【译文】

晋纪十六　起戊子(公元 328 年)，止辛卯(公元 331 年)，共四年。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戊子、公元 328 年)

春，正月，温峤从武昌东下救援建康，驻扎在寻阳。

韩晃在慈湖袭击司马流；司马流一向懦弱胆怯，将要交战时，吃烤肉不知道口在什么地方，军队失败后被杀。

二十八日，苏峻率领祖涣、许柳等部众二万人，从横江渡过长江，登上牛渚，驻扎在陵口。朝廷军队抵御，屡战屡败。二月，初一，苏峻到达蒋陵覆舟山。陶回对庾亮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不敢直接东下，必然绕向小丹杨，从南边道路步行前来；应埋伏军队阻截他们，可以一次交战就擒获苏峻。"庾亮不听从。苏峻果然从小丹杨前来，迷失了道路，夜晚行军，没有秩序。庾亮听说后，才感到后悔。

朝廷官员因京城危急，大多把家属送到东方郡县避难，唯独左卫将军刘超把妻子儿女迁到宫中居住。

下诏委派卞壸担任都督大桁东诸军事，和侍中钟雅率领郭默、赵胤等的军队，同苏峻在西陵交战。卞壸等人大败，死伤的数以千计。初七，苏峻攻打青溪的防守工事；卞壸率领各军抵御，不能遏止。苏峻乘风势放火，焚烧朝廷和各官署的办公处所，一会儿就烧光了。卞壸背上生疮，刚刚痊愈，创口还没完全愈合，奋力率领左右亲信苦战，力竭被杀；两个儿子卞眕、卞盱跟随在父亲身后，也奋勇冲杀而死。卞眕的母亲抚着两个儿子的尸体说："父亲是忠臣，儿子是孝子，我有什么遗憾呢！"

丹杨尹羊曼调集军队守卫云龙门，和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都战死了。庾亮率领军队，将要在宣阳门内摆起阵势，还没有排成行列，士兵都抛弃武器逃跑，庾亮和弟弟庾怿、庾条、庾翼，以及郭默、赵胤都投奔寻阳。将要出发时，回头对钟雅说："以后的事情就全托付给你了。"钟雅说："国家倾覆，是谁的罪过？"庾亮说："今天的事情，不必再说。"庾亮乘坐小船，遭到乱兵的抢劫；庾亮的左右亲信朝贼子射箭，误中了掌舵的船夫，船夫应声倒地。船上的人都大惊失色，想分散逃命，庾亮坐着不动，慢条斯理地说："这样的手法，怎么能射中贼子呢？"众人才安定下来。

苏峻的军队进入宫城，司徒王导对侍中褚翌说："皇上应登上正殿，你可以马上启奏，让他赶快出来。"褚翌立即进入宫中，亲自抱着皇帝，登上太极前殿；王导和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一起登上皇帝的床位，保护皇帝。委派刘超担任右卫将军，命令他和钟雅、褚翌侍立在两旁，太常孔愉穿着朝会时的礼服守护宗庙。这时，文武官员都逃散了，宫廷中一片萧条。苏峻的军队进入太殿前殿，大声吆喝褚翌，要他下来。褚翌端正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呵斥他们说："苏冠军来晋见皇上，军人怎么能够侵扰逼迫？"苏峻的军队因之不敢上殿，但闯入后宫中，宫女和太后的左右侍女都遭到了劫掠。苏峻的军队驱使文武官员服劳役，光禄勋王彬等人都被棒打鞭抽，命令他们挑着担子登上蒋山。军人们还脱光男女的衣服，都

只好用破席子和茅草遮体，没有草的人，就坐在地上用土覆盖自己；哀叫号哭的声音，震动宫廷内外。

初，姑孰既陷，尚书右丞孔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及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

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太官惟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

或谓钟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雠，盍早为之计？"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遁逃以求免，何以为臣？"

丁巳，峻称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导有德望，犹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峻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为丹杨尹，马雄为左卫将军，祖涣为骁骑将军。弋阳王兼诣峻，称述峻功，峻复以兼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1]。

峻遣兵攻吴国内史庾冰，冰不能御，弃郡奔会稽，至浙江[2]，峻购之甚急。吴铃下卒引兵入船，以蘧蒢覆之[3]，吟啸鼓枻[4]，泝流而去。每逢逻所，辄以杖叩船曰："何处觅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为醉，不疑之，冰仅免。峻以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

温峤闻建康不守，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庾亮至寻阳宣太后诏，以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

徐州刺史郗鉴为司空。峤曰:“今日当以灭贼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将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峤素重亮,亮虽奔败,峤愈推奉之,分兵给亮。

2 后赵大赦,改元太和。

3 三月,丙子[5],庾太后以忧崩。

4 苏峻南屯于湖。

【注释】

①“峻复”句:司马羕降爵之事见本书第九十二卷晋成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②浙江:即今浙江省内钱塘江、富春江。

③蘧蒢(qú chú 渠除):古代指竹或苇所编的粗席。

④枻(yì 谊):桨。

⑤丙子:三月已卯朔,无丙子。

【译文】

当初,姑孰陷落后,尚书左丞孔坦对大家说:“观察苏峻的架势,必是会攻破宫城,除非是战士,不要穿上军服。”等到宫城隐落,穿军服的大多被杀死,穿平民服装的安然无恙。

当时,政府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币十亿,绢几万匹,其他的物品也与此相称,苏峻把它们全部用光了;负责皇帝饮食宴会的官署中,大火后只剩下几石残余的稻米,用来供给皇帝的膳食。

有人对钟雅说:“你的禀性忠诚耿直,一定不能为贼寇所容忍,为什么不早作打算?”钟雅说:“国家混乱不能匡正,君王危难不能救助,各自逃跑求得自己活命,何必做臣子呢?”

初八,苏峻假托诏令大赦天下,只有庾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

因王导有德行声望，还让他以本来的官职处于自己之上。祖约担任侍中、太尉、尚书令，苏峻自己担任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担任丹杨尹，马雄担任左卫将军，祖涣担任骁骑将军。弋阳王司马羡前往苏峻那里，称赞苏峻的功绩，苏峻委派他再度做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苏峻派遣军队攻打吴国内史庾冰，庾冰不能抵御，放弃郡城逃往会稽，到浙江时，苏峻悬赏捉拿他，情况非常危急。吴国的随从卫士带领庾冰上船，用粗席盖在他身上，吹着口哨划着桨，逆流而去。每碰到设置巡逻兵的处所，就用木棍敲着船板说："什么地方寻庾冰，庾冰就正在这里。"人们以为他喝醉了，不怀疑他，庾冰才得以脱身。苏峻任用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

温峤听说建康失守，悲恸地哭泣；有人前来见他，又相对着悲伤地哭起来。庾冰到寻阳，宣布太后的诏令，委派温峤担任骠骑将军、开府仪三司，又加授徐州刺史都鉴为司空。温峤说："现在应当以消灭贼寇为紧急事务，没有功劳却先任命官职，将怎样向天下人交待？"于是不接受。温峤一向敬重庾亮，庾亮虽然失败逃亡，温峤越发尊崇他，分出一部分军队交给庾亮指挥。

2 后赵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和。

3 三月，丙子日，庾太后因忧虑国事而逝世。

4 苏峻把军队驻扎在京城南边的于湖。

5 夏，四月，后赵将石堪攻宛，南阳太守王国降之；遂进攻祖约军于淮上，约将陈光起兵攻约，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之，约逾垣获免。光奔后赵。

6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7 庾亮、温峤将起兵讨苏峻，而道路断绝，不知建康声闻。会南阳范汪至寻阳，言"峻政令不壹，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亮辟汪参护军事。

亮、峤互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1]，宜共推之。"峤乃遣督护王愆期诣荆州，邀陶侃与之同赴国难。侃犹以不豫顾命为恨[2]，答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屡说，不能回；乃顺侃意，遣使谓之曰："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参军荥阳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之。师克在和，不宜异同。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为携贰邪？宜急追信改书[3]，言必应俱进；若不及前信，当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使者改书；侃果许之，遣督护龚登帅兵诣峤。峤有众七千，于是列上尚书，陈祖约、苏峻罪状，移告征镇，洒泣登舟。

陶侃复追龚登还。峤遗侃书曰："夫军有进而无退，可增而不可减。近日移檄远近，言于盟府[4]，刻后月半大举，诸郡军并在路次，惟须仁公军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如首尾相卫，辱齿相依也。恐或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乎？今日之忧，岂惟仆一州，

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⑤，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通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退当以慈父之情，雪爱子之痛。今约、峻凶逆无道，痛感天地，人心齐壹，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苟复召兵还，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王愆期谓侃曰："苏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虽广，公宇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

【注释】

①"陶征西"句：陶侃当时为征西大将军，统领荆、湘、雍、梁军务，控制长江中游地区。

②"侃犹"句：顾命之事，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成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③信：使者。

④盟府：掌管盟书的官府。或谓指盟军首领陶侃的军府，似与此处史实不合。

⑤此州：指江州。

【译文】

5 夏，四月，后赵将领石堪攻打宛县，南阳太守王国投降了他；于是进军到淮水边，攻打祖约的军队。祖约的将领陈光发兵攻打祖约，祖约的侍卫阎秃，相貌同祖约差不多，陈光以为是祖约，就擒住了他，祖约越过墙头，得以活命。陈光投奔后赵。

6 二十四日，将明穆皇后安葬在武平陵。

7 庾亮、温峤将要起兵讨伐苏峻，可是道路不通，不知道建康的消息。正好南阳人范汪到达寻阳，说"苏峻政教法令不统一，贪婪暴

虐，胡作非为，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虽然强大但容易衰弱，朝廷有如同倒悬着一样的危难，应该马上进军讨伐。"温峤完全听取了他的意见。庾亮延聘范汪参议军事事务。

庾亮、温峤互相推举对方为同盟的首领；温峤的堂弟温充说："陶征西职位高、兵力强，应该一道推举他。"温峤于是派遣督护王愆期到荆州，邀约陶侃和他们共同解救国家的危难，陶侃仍然因为没有列入顾命大臣中而心怀怨恨，回答说："我是边疆上对付外敌的将领，不敢超越本分。"温峤屡次劝说，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于是顺着陶侃的心意，派遣使者对他说："仁公暂且守卫边境，我将先行东下。"使者已经离开了两天，平南参军荥阳人毛宝出使到另外的地方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劝告温峤说："凡是兴起大事，应当让天下人一同行动。军队取胜在于内部和谐，不应该有分歧。假使有可疑的地方，外表上还要显示出没有察觉出来，何况是自己对人家不接近呢？应该急速追回使者，修改信件，说是一定应该同时进军；如果追赶不上先前的使者，应该另外派遣使者。"温峤心中醒悟，立即追赶使者，修改信件；陶侃果然答应下来，派遣督护龚登率领军队赶往温峤那里。温峤拥有部众七千，于是和庾亮、陶侃联名呈报尚书省，陈述祖约、苏峻的罪状，传布给各地军事长官，然后流泪登上战舰。

陶侃又召龚登返回。温峤写信给陶侃说："军事行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人员可以增加不可减少。近来已经向远近传布檄令，详情已报告给盟府，约定下月中旬大举进兵，各郡军队都在途中，只等仁公的军队来到，就一齐进发。仁公现在召回军队，使远近的人感到疑惑，成败的关键，将在于这项决定。我的才能低下，责任重大，实在仰赖仁公厚爱，远远地承受现成的规划；至于充当先锋，不敢有所推辞。我和仁公，如同首和尾互相卫护，嘴唇和牙齿互相依赖。恐怕有人明白您的高深用心，将会说仁公不急于讨伐贼寇，这个名声是难挽回的。我和明公一道接受镇守一方的重任，安危悲

欢，按理说应该相同。而且近来得到您的关照，来往密切，情深义厚，一旦有了危急，也希望仁公率领所有部众来解救，何况是国家的危难呢？现在的忧患，岂只是我一个州，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望您的军队赶到。假若这个州守不住，祖约、苏峻在这里任命官吏，荆楚就会西面靠近强大的胡人，东面连接反叛的贼寇，加上饥荒的年岁，将来的危险，会比这个州现在的情况更严重。仁公应该进可成为大晋的忠臣，创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业绩；退也应当以慈父有情怀，洗刷爱子被杀的仇恨。现在祖约、苏峻凶恶无道，犯上作乱，天地感到悲痛，人心一致，都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现在进军讨伐，就像用石头投掷鸡蛋一样；如果再召回军队，这是在将近成功时造成失败。希望对我所陈述的话深入考虑！"王愆期对陶侃说："苏峻，是一头豺狼，如果他的心愿得逞，四海虽然广大，您难道有立足的地方吗？"陶侃深深地感动、醒悟了，立即穿上军服登上战舰。陶瞻的灵柩到了也不去哭祭，昼夜加倍行程，向前进发。

郗鉴在广陵，城孤粮少，逼近胡寇，人无固志。得诏书，即流涕誓众，入赴国难，将士争奋。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或谓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当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1]，粮运自绝，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五月，陶侃率众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侃惊，止之曰："庾元规

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3]，今日反见求邪？"即与之谈宴终日，遂与亮、峤同趣建康。戎卒四万，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4]，震于远近。

苏峻闻西方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自姑孰还据石头，分兵以拒侃等。

乙未，峻逼迁帝于石头，司徒导固争，不从。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时天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侍左右，峻给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闻而恶之，然未敢杀也。以其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越等。峻以仓屋为帝宫，日来帝前肆丑言。刘超、钟雅与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从，不离帝侧。时饥馑米贵，峻间遗，超一无所受。缱绻朝夕[5]，臣节愈恭；虽居幽厄之中，超犹启帝，授《孝经》、《论语》。

峻使左光禄大夫陆晔守留台，逼迫居民，尽聚之后苑；使匡术守苑城。

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为长史。

初，苏峻遣尚书张闿权督东军，司徒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等皆举兵应之。潭母孙氏谓潭曰："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尽遣其家僮从军，鬻其环珮以为军资。谟以庾冰当还旧任，即去郡以让冰。

苏峻闻东方兵起，遣其将管商、张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与战，互有胜负，未能得前。

陶侃、温峤军于茄子浦[6]；峤以南兵习水，苏峻兵便步，令："将士有上岸者死！"会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毛宝帅千人为峤前锋，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视贼可击，不上岸击之邪？"乃擅往袭抚，悉获其米，斩获万计，约由是饥乏。峤表宝为庐江太守。

陶侃表王舒监浙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令舒、潭皆受鉴节度。鉴帅众渡江，与侃等会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该亦以兵会之。

【注释】

①"东道"句：建康粮运依靠三吴地区，故坚壁清野应先断东道。

②陶士行：即陶侃，侃字士行。

③"君侯"句：庾亮修石头城对付陶侃，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成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④钲（zhēng 征）：古代行军时用的打击乐器，有柄，形状像钟，但比钟狭而长，用铅制成。

⑤缱绻（qiǎn quǎn 遣犬）：难舍难分。

⑥茄子浦：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

【译文】

郗鉴在广陵，城池孤立无援，粮食缺乏，靠近胡寇，兵士没有固守的决心。接到诏书，就流着眼泪聚众宣誓，入京解救国难，将领士兵奋勇争先。派遣将军夏侯长等人从小道到温峤那里，对温峤说："听说贼寇想挟持天子向东进入会稽，应该首先建立营垒，驻扎在

要害地带，既可以防止他们逃跑，又断绝贼寇的粮食运输，然后坚壁清野，来等待贼寇。贼寇攻城攻不下来，四野中没有可以掠夺的财物，东面的道路切断了，粮食运输自然断绝，必定自行溃散。"温峤完全同意他的建议。

五月，陶侃率领军队到达寻阳。议论的人都说陶侃要诛杀庾亮，来向天下人认罪；庾亮十分害怕，采用温峤的计策，到陶侃那里去叩拜认罪。陶侃感到惊讶，制止他说："庾元规怎么能叩拜陶士行呢？庾亮检讨自己的过失，自我责备，风度举止，很为得体，陶侃的怨气不禁顿时消失，说："你整修石头城来防备我老头子，现在却反而要求我吗？"便和他谈笑饮宴，足足有一整天。于是，陶侃和庾亮、温峤一同前往建康，兵士有四万人，旌旗连绵达七百多里，击鼓敲钲的声音，震动到很远的地方。

苏峻听说西方的军队起事，采用参军贾宁的计策，从姑孰退到石头城据守，分出兵力来抵御陶侃等人。

十八日，苏峻逼迫皇帝迁往石头城，司徒王导竭力争辩，不听从。皇帝悲哀地哭泣着登上车子，宫中的人哭得非常伤心。这时，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行跟随在左右侍卫，苏峻供给马匹，他们不肯骑，心中悲哀，语言慷慨。苏峻听说后，非常憎恨他们，但是也不敢诛杀。任用他的亲信许方等人做司马督、殿中监，表面上假称保卫皇帝，实际上是防备刘超等人。苏峻以仓库作为皇帝的住处，每天来到皇帝面前，放肆地讲些恶毒的话。刘超、钟雅和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卫随从，不离皇帝的身旁。这时，发生了饥荒，米价昂贵，苏峻的慰问赠送，刘超一概不接受。朝夕陪伴皇帝，臣子的礼节愈为恭敬，虽然处在囚禁困厄的环境中，刘超仍启奏皇帝，讲授《孝经》、《论语》。

苏峻命令左光禄大夫陆晔代行留守政府事务，逼迫居民，全部聚集到宫城后苑；命令匡术守卫苑城。

尚书左丞孔坦投奔陶侃，陶侃任命他为长史。

当初，苏峻派遣尚书张闿暂且统领东方的军队，司徒王导秘密下令，用皇太后的诏命来告示三吴地区的官吏兵士，让他们发起义兵来拯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派庾冰代理奋武将军，命令他率领一万军队，向西渡过浙江；这时，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等人，都起兵响应。虞潭的母亲孙氏对虞潭说："你应该为了正义不惜牺牲性命，不要因我年老有所挂牵！"把家中的僮仆全部送去从军，卖掉玉器首饰来作为军事费用。蔡谟认为庾冰应该恢复原来的职位，就离开吴国，让位给庾冰。

苏峻听说东方的军队起事，派遣他的部将管商、张健、弘徽等人抵御；虞潭等人和他交战，互有胜负，不能向前推进。

陶侃、温峤驻扎在茄子浦；温峤因南方的军队习惯水战，苏峻的军队习惯陆战，下令说："将领士兵有胆敢上岸的，处死！"正巧，苏峻送一万斛稻米给祖约，祖约派遣司马桓抚等人迎接。毛宝率领一千人充当温峤的前锋，告诉他的部众说："兵书上讲，'军令有时候可以不服从'，怎么能看到贼寇可以攻击，却不上岸攻击的呢？"于是擅自前往袭击桓抚，缴获了全部的稻米，斩杀的人以万计数，祖约因此而饥饿困乏。温峤上奏章推荐毛宝担任庐江太守。

陶侃上奏章推荐王舒督察浙江以东军务，虞潭督察浙江以西军务，郗鉴统领扬州八郡一切军务；命令王舒、虞潭都接受郗鉴的调度。郗鉴率领军队渡过长江，在茄子浦同陶侃等人会合，雍州刺史魏该也率领军队前去会合。

丙辰[1]，侃等舟师直指石头，至于蔡州[2]；侃屯查浦[3]，峤屯沙门浦[4]。峻登峰火楼，望见士众之盛，有惧色，谓左右曰："吾本知温峤能得众也。"

庾亮遣督护王彰击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5]，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尔。"亮司马陈郡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彰为小人；今王彰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宣城内史桓彝闻京城不守，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苏峻，裨惠复劝彝宜且与通使，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彝遣将军俞纵守芜石[6]，峻遣其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当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进军攻彝，六月，城陷，执彝，杀之。

诸军初至石头，即欲决战，陶侃曰："贼众方盛，难与争锋，当以岁月，智计破之。"既而屡战无功，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7]，侃从之。夜筑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诸将咸惧其来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来。所以严者，必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帅步骑万余四面攻之，不克。

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乃令鉴与后将军郭默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凌亭三垒以分峻之兵势[8]，使郭默守大业。

壬辰，魏该卒。

祖约遣祖涣、桓抚袭湓口[9]；陶侃闻之，将自击之。毛宝曰："义军恃公，公不可动，宝请讨之。"侃从之。涣、抚过皖[10]，因攻谯国内史桓宣。宝往救之，为涣、抚所败。箭贯宝髀，彻鞍，宝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靴。还击涣、抚，破走之，宣乃得出，归于温峤。宝进攻祖约军于东关[11]，拔合肥戍；会峤召之，复归石头。

祖约诸将阴与后赵通谋，许为内应。后赵将石聪、石堪引兵济淮，攻寿春。秋，七月，约众溃，奔历阳，聪等虏寿春二万余户而归。

【注释】

①丙辰：五月戊寅朔，无丙辰。

②蔡洲：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原为长江中沙洲，今已并陆。

③查浦：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南。

④沙门浦：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⑤古人三败：公元前七世纪初，鲁国将领曹沫同齐国三次交战，全都失败了。公元前681年，齐鲁在柯（今山东阳谷东北）会盟，曹沫劫持齐国国君，迫使齐国退还鲁国丧失的土地。

⑥兰石：城名，在今安徽泾县东北。

⑦监军：据湖注，当时同盟军未设监军，李根为郗鉴部将，故"监军"宜为"鉴军"。 白石垒：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⑧大业垒：地名，在今江苏丹阳县北。 曲阿：县名，治今江苏丹阳。 虔（chěng 逞）亭垒：地名，在今江苏丹阳东。

⑨湓（pén 盆）口：城名，在今江西九江市。

⑩皖：县名，治今安徽潜山。

⑪东关：地名，即今安徽巢县东南之东关。

【译文】

丙辰日，陶侃等水军直接开向石头城，到达蔡洲；陶侃驻扎在查浦，温峤驻扎在沙门浦。苏峻登上烽火楼，望见对方军队的强盛，露出畏惧的神色，对亲信说："我本来就知道温峤能够吸引众人。"

庾亮派遣督护王彰攻打苏峻的党羽张曜，反被张曜打败。庾亮送上符节，向陶侃道歉，陶侃回答说："古人有失败三次之后转败为胜的，你才失败了两次；现在情况紧急，不应当总是认错。"庾亮的司马陈郡人殷融前往陶侃那里道歉说："是庾将军要这样做的，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决定的。"王彰到了后说："是我自作主张干的，将军并不知道。"陶侃说："从前殷融是君子，王彰是小人；现在王彰是君子，殷融是小人。"

宣城内史桓彝听说京城失守，情绪激动，流下眼泪，进军屯驻泾县。当时州郡大多派遣使者投降苏峻，裨惠又劝桓彝暂且和苏峻通使往来，以便缓解交相到来的灾祸。桓彝说："我接受国家的深厚恩情，按道义要拼命报效，怎么能忍受耻辱，和叛臣交往呢？如果不能成功，这就是命运了。"桓彝派遣将军俞纵守卫兰石，苏峻派遣他的部将韩晃攻打俞纵。俞纵将要失败，左右的人劝他退兵。俞纵说："我接受桓侯的深厚恩情，应该以死相报答。我不能辜负桓侯，就如同桓侯不能辜负国家一样。"于是奋力作战而死。韩晃进军攻打桓彝，六月，城池陷落，捉住桓彝，杀了他。

各支军队刚到石头城，就想决战，陶侃说："贼军正是强盛时，难以和他们争夺胜负，应该等待一段时间，用智谋计策来打败他们。"不久，屡次交战都没有成功。监军部将李根请求构筑白石垒，陶侃听从了他的建议。夜晚修筑营垒，到天亮时就筑成了。听到苏峻军队号令不断，各将领都畏惧他们来进攻。孔坦说："不会这样的。如果苏峻攻打营垒，必定会等到东北风正旺的时候，那样就会使我们的水军不能前去援救；现在天高气爽，贼寇一定不会来。他们之所以传令，必定是派遣军队从江乘出兵，掳掠京口以东地区。"

后来果然如此。陶侃命令庾亮率领二千人守卫白石垒，苏峻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四面攻打，没有攻下来。

王舒、虞潭等人多次和苏峻的军队交战，都失利了。孔坦说："本来不必征召郗公的，致使东边失去了屏障，现在应该派他回去，虽然晚了，还是胜过不派他回去。"陶侃于是命令郗鉴和后将军郭默回到京口据守，建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处营垒，来分散苏峻的兵力，命令郭默守卫大业的营垒。

十五日，魏该去世。

祖约派遣祖涣、桓抚袭击湓口；陶侃听说后，将要亲自反击他们。毛宝说："义军仰赖着您，您不可轻率出动，我请求讨伐他们。"陶侃听从了他的建议。祖涣、桓抚经过皖县，顺便攻打谯国内史桓宣。毛宝前去援救他，被祖涣、桓抚打败。箭射穿了毛宝的大腿，一进射进马鞍中，毛宝命人踏着马鞍拔箭，鲜血流满了靴子。回头攻打祖涣、桓抚，赶走了他们，桓宣才得以冲出重围，投奔温峤。毛宝进军到东关，攻打祖约的军队，攻下了合肥的营垒；刚好温峤征召他，他又回到石头城。

祖约的部将们暗中和后赵联络，答应充当内应。后赵将领石聪、石堪率领军队渡过了淮河，攻打寿春。秋，七月，祖约的军队溃散，逃往历阳，石聪等人掳掠寿春二万多户后才返回。

8 后赵中山公虎帅众四万自轵关西入[1]，击赵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遂进攻蒲阪[2]。赵主曜遣河间王述发氐、羌之众屯秦州以备张骏、杨难敌，自将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以救蒲阪，自卫关北济[3]；虎惧，引退。曜追之，八月，及于高候[4]；与虎战，大破之，斩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虎奔朝歌[5]。曜济自大阳[6]，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堨以

灌之[7]。分遣诸将攻汲郡、河内，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襄国大震。

9 张骏治兵，欲乘虚袭长安。理曹郎中索询谏曰[8]："刘曜虽东征，其子胤守长安，未易轻也。借使小有所获，彼若释东方之图，还与我校；祸难之期，未可量也。"骏乃止。

10 苏峻腹心路永、匡术、贾宁闻祖约败，恐事不济，劝峻尽诛司徒导等诸大臣，更树腹心；峻雅敬导，不许。永等更贰于峻，导使参军袁耽潜诱永使归顺，九月，戊申，导携二子与永皆奔白石。耽，涣之曾孙也[9]。

陶侃、温峤等与苏峻久相持不决，峻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朝士之奔西军者皆曰："峻狡黠有胆决，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怒曰："诸君怯懦，乃更誉贼！"及累战不胜，峤亦惮之。

【注释】

①轵(zhǐ纸)关：在今河南济源西南。

②蒲阪：县名，治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

③卫关：在今河南汲县境内。

④高候：在今山西安邑东。

⑤朝歌：县名，治今河南淇县。

⑥大阳：县名，治今山西平陆西南。

⑦千金堨(è厄)：一名千金堰，在今河南洛阳东北，三国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筑。

⑧理曹郎中：前凉所置官吏，掌管刑狱。

⑨袁涣：东汉末年曹操部属。字曜卿，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西北)人。初

依附刘备、袁术等人，后归附曹操。对屯田制度的完美颇有建树。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居官数年卒。

【译文】

8 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军队，从轵关向西进发，攻打赵国的河东郡，响应他的有五十多个县，于是进军攻打蒲阪。赵国君主刘曜派遣河间王刘述调发氐族、羌族的军队，在秦州驻扎，来防备张骏、杨难敌，亲自率领京城内外各支精锐的水军陆军，来援救蒲阪，从卫关向北渡过黄河；石虎畏惧，率军后撤。刘曜追击，八月，赶到高候。同石虎交战，把石虎打得大败，杀死了石瞻，二百多里的道路上尸体相接，缴获的军用物资和兵器以亿计数。石虎逃到朝歌。刘曜从大阳渡过黄河，到金墉城攻打石生，掘开千金堨来灌注城池。派遣各将领分别攻打汲郡、河内，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人都向刘曜投降。襄国大为震惊。

9 张骏训练军队，打算乘虚袭击长安。理曹郎中索询规劝说："刘曜虽然到东方征讨去了，他的儿子刘胤防守长安，也不可以轻视。假使袭击有点小收获，刘曜若放弃东方的计划，回头和我们较量；祸难的日期，就不可估计了。"张骏于是取消了原定计划。

10 苏峻的头腹路永、匡术、贾宁听说祖约失败，恐怕事情不能成功，劝苏峻杀掉司徒王导等全部大臣，另外安置心腹。苏峻一向敬重王导，不答应。路永等人因之对苏峻有了二心，王导指派参军袁耽暗中劝诱路永，让他归顺朝廷，九月，初三，王导带着两个儿子和路永，都逃到白石垒。袁耽，是袁涣的曾孙。

陶侃、温峤等人和苏峻长久地相持不下，苏峻派遣各个将领，分别向东方、西方攻击劫掠，所到之处，大多取胜，陶侃一方，人心惊慌恐惧。投奔到西方军队中的朝廷官员都说："苏峻聪明而狡猾，有胆识，善于决断，他的部众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如果上天讨伐有罪的人，苏峻终究将会灭亡；只就人力所及的事来说，苏峻却不容

易除掉。"温峤发怒说："各位胆怯懦弱，竟然赞扬贼寇！"等到屡次交战不能取胜，温峤也畏惧苏峻了。

峤军食尽，贷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良将及兵食，惟欲得老仆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归，更思良算，徐来殄贼，不为晚也。"峤曰："凡师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济昆阳[1]，曹公之拔官渡[2]，以寡敌众，杖义故也。峻、约小竖，凶逆滔天，何忧不灭？峻骤胜而骄，自谓无前，今挑之战，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设进退之计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脑涂地之日。峤等与公并受国恩，事若克济，则臣主同祚；如其不捷，当灰身以谢先帝耳。今之事势，义无旋踵，譬如骑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返，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毛宝言于峤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说侃曰："公本应镇芜湖，为南北势援，前既已下，势不可还。且军政有进无退，非直整齐三军，示众必死而已，亦谓退无所据，终至灭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灭之[3]，何至于峻，独不可破邪？贼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试与宝兵，使上岸断贼资粮；若宝不立效，然后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宝督护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阳说侃曰："今大事若不济，公虽有粟，安得而食诸？"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毛宝烧峻句容、湖孰积聚[4]，峻军乏食，侃遂留不去。

张健、韩晃等急攻大业；垒中乏水，人饮粪汁。郭默

惧，潜突围出外，留兵守之；郗鉴在京口，军士闻之皆失色。参军曹纳曰："大业，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则贼兵径至，不可当也。请还广陵，以俟后举。"鉴大会僚佐，责纳曰："吾受先帝顾托之重，正复捐躯九泉，不可报塞。今强寇在近，众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长异端，当何以帅先义众，镇壹三军邪？"将斩之，久乃得释。

陶侃将救大业，长史殷羡曰："吾兵不习步战，救大业而不捷，则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头，则大业自解。"侃从之。羡，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军向石头。庚亮、温峤、赵胤帅步兵万人从白石南上，欲挑战。峻将八千人逆战，遣其子硕及其将匡孝分兵先薄赵胤军，败之。峻方劳其将士，乘醉望见胤走，曰："孝能破贼，我更不如邪？"因舍其众，与数骑北下突陈，不得入，将回趋白木陂[5]；马蹶，侃部将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坠马；斩首，脔割之[6]，焚其骨，三军皆称万岁。余众大溃。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闭城自守。温峤乃立行台，布告远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台；于是至者云集。韩晃闻峻死，引兵趣石头。管商、弘徽攻庱亭垒，督护李闳、轻车长史滕含击破之。含，脩之孙也。商走诣庾亮降，余众皆归张健。

【注释】

①"光武"句：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起兵之初解除昆阳的围困，详见本书第三十九卷汉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

②"曹公"句：东汉末袁曹官渡之战中曹操攻下官渡，详见本书第六十三卷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③"公竟":陶侃消灭杜弢,见本书第八十九卷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

④句容:县名,治今江苏句容。 湖孰:县名,治今江苏江宁东南湖熟镇。

⑤白木陂: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⑥脔(luán)割:分割、切碎。

【译文】

温峤的军队粮食用光了,向陶侃借贷。陶侃发怒说:"使君从前说,不担忧没有良将和兵员粮食,只想得到我老头子做首领而已。现在几次交战都失败了,良将在哪里呢?荆州连接着胡族、巴蜀两伙敌寇,应该防备发生意外事变;如果没有粮食了,我不想回到西方,另外考虑良好的策略,慢慢地来消灭贼寇,也不算晚。"温峤说:"凡是军队取胜,在于内部和谐,这是古代有益的经验。光武帝固守昆阳,曹公攻下官渡,以弱小的的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是坚持正义的缘故。苏峻、祖约不过是小人,凶猥叛逆,罪恶滔天,为什么要担心不能消灭他们?苏峻突然间获胜就会骄傲,自认为没有人超过自己,现在向他挑战,可以一次交战就擒获他。为什么要舍弃即将建立的功业,设想退兵的计策呢?而且天子被囚禁逼迫,国家危难,这是天下臣子抛洒热血的时候。我等和您,都蒙受到国家的恩惠,事情如果成功了,臣下君主就会同享幸福;如果不能取胜,只有粉身碎骨来向先帝认罪而已。现在的形势,按道理说是不能回头的,譬如骑在虎背上,怎么能中途跳下来呢?您如果违背众人的心愿单独返回,人心一定会沮丧;沮丧众人,败坏大事,正义的旗帜将会回头来指向您了。"毛宝对温峤说:"下官能留住陶公。"于是前去劝告陶侃说:"您本来应该镇守芜湖,在南方北方交战的关键时间予以援助,前些时既然已经东下,在情势上就不能退回。而且军事行动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不光是要统一三军步调,向众人显示必死的决心而已,也是因为后退没有什么地方据守,最终必然灭亡。从前

杜弢并不是不强大，您竟然消灭了他，为什么唯独对于苏峻，不能打败他呢？贼寇也怕死，不是都勇猛强健的，您可以试着调拨给我一些军队，让我上岸截断贼寇的物资粮食；如果我不能收到成效，然后您离开，人心就没有遗憾了。"陶侃赞成他的意见，加授毛宝为督护，派他出城。竟陵太守李阳劝告陶侃说："现在的大事如果不能成功，您虽然有粮食，怎么能够食用呢？"陶侃于是分出五万石稻米，供给温峤的军队。毛宝烧毁苏峻囤聚在句容、湖孰的军用物资，苏峻的军队缺乏粮食，陶侃于是留下来，不再考虑离开了。

张健、韩晃等人猛烈攻打大业营垒；营垒中缺水，人们饮用粪便中的水汁。郭默心中畏惧，秘密突围逃到外面，留下军队守卫营垒；郗鉴在京口，将领士兵得知消息后都大惊失色。参军曹纳说："大业，是京口的屏障，一旦失守，贼寇的军队就可直接来到，不能抵挡。请求回到广陵，等待以后的时机再起兵。"郗鉴召集所有僚属，斥责曹纳说："我接受先帝遗终嘱托的重任，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以报答。现在强大的贼寇近在咫尺，众人惊恐不安，你是我的主要助手，却提出怪异的主张，将怎样在义军中起表率作用，安定、统一三军呢？"将要杀掉曹纳，过了好久才得以免死。

陶侃将要援救大业营垒，长史殷羡说："我们的军队不熟悉陆上作战，救大业如果不能取胜，大事就完了。不如猛攻石头城，这样大业的围困就自然解除了。"陶侃听从了他的建议。殷羡，是殷融的哥哥。二十五日，陶侃统领水军向石头城进攻。庾亮、温峤、赵胤率领一万步兵，从白石垒向南攻上去，想向苏峻挑战。苏峻率领八千人迎战，派遣他的儿子苏碩和他的部将匡孝，分出部分军队先进逼赵胤的军队，打败了赵胤。苏峻正在慰劳他的将领士兵，已经喝醉了，望见赵胤逃跑，说："匡孝能够打败贼寇，我难道反不如他吗？"于是抛下众人，和几名骑兵从北边下去冲击对方阵势，不能够进去，将要回到白木陂；马被绊倒了，陶侃的部将彭世、李千等人用矛投掷他，苏峻落下马来；大家斩下他的首级，一块一块地割下他的

肉，焚烧他的骨头，三军都一片欢腾。苏峻其余的部众，全部溃散。苏峻的司马任让等人一道拥立苏峻的弟弟苏逸为首领，关上城门防守。温峤于是建立行台，向各地发布文告，凡是从前二千石以下的官吏，都命令他们赶往行台；于是，前来的人如云彩汇集。韩晃听说苏峻死了，率领军队赶往石头城。管商、弘徽攻打庾亭营垒，督护李闳、轻车长史滕含打败了他们。滕含，是滕修的孙子。管商逃到庾亮那里，向他投降，其余的军队都归附了张健。

11冬，十一月，后赵王勒欲自将救洛阳，僚佐程遐等固谏曰："刘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大王不宜轻动，动无万全。"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谓之曰："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怠，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也。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来，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为何如？"对曰："刘曜乘高候之势，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临之，彼必望旗奔败。平定天下，在今一举，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中山公虎进据石门[1]，勒自统步骑四万趣金墉，济自大堨[2]。

勒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后赵诸军集于成

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赵无守兵，大喜，举手指天复加额曰："天也！"卷甲衔枚，诡道兼行，出于巩、訾之间[3]。

赵主曜专与嬖臣饮博，不抚士卒；左右或谏，曜怒，以为妖言，斩之。闻勒已济河，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4]。俄而洛水候者与后赵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大胡自来邪[5]？其众几何？"羯曰："王自来，军势甚盛。"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众十余万，南北十余里。勒望见，益喜。谓左右曰："可以贺我矣！"勒步骑四万入洛阳城。

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赵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赵前锋，大战于西阳门[6]。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门[7]，夹击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踢顿[8]，乃乘小马。比出，复饮酒斗余。至西阳门，挥陈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赵兵大溃。曜昏醉退走，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疮十余，通中者三，为堪所执。勒遂大破赵兵，斩首五万余级。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

曜见勒曰："石王，颇忆重门之盟否[9]？"勒使徐光谓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乙酉，勒班师。使征东将军石邃将兵卫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疮甚，载以马舆，使医李永与同载。己亥，至襄国，舍曜于永丰小城，给其妓妾，严兵围守。遣刘岳、刘震等从男女盛服以见之[10]，曜曰："吾谓卿等久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

杀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祸,自其分耳。"留宴终日而去。勒使曜与其太子熙书,谕令速降;曜但敕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见而恶之,久之,乃杀曜。

12是岁,成汉献王骧卒,其子征东将军寿以丧还成都。成主雄以李玝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寿屯晋寿[10]。

【注释】

①石门: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②大堨:地名,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畔,接近延津(又名灵昌津)。

③訾:即訾邑,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④黄马关:地名,一作黄门阪,在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黄河南岸。

⑤大胡:对石勒的侮辱性称呼。

⑥西阳门:即洛阳城宣阳门,城西面南头第一门。或谓为第二门(即西明门)。

⑦阊阖门:洛阳城西南靠北的城门。

⑧跼(jú局)顿:脚卷曲不能伸展为跼,头低下不能抬起来为顿。

⑨重门之盟:当即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聪、刘曜、石勒共围晋河内太守裴整时所立盟约。重门,地名,在今河南辉县西北。

⑩"遣刘岳"句:刘岳原为赵国中山王,公元325年被后赵擒获。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

⑪晋寿:县名,治今四川广元。

【译文】

11冬,十一月,后赵主石勒打算亲自率领军队援救洛阳,僚属程遐等人执意规劝说:"刘曜孤军深入达一千里,依情势不能坚持多久,大王不适宜亲自出动,一出动就没有万分的安全。"石勒大怒,摸着剑柄呵斥程遐等人出去。于是赦免徐光,召唤前来对他说:"刘曜乘着一次交战的胜利,包围洛阳,平庸的人都认为他的锋芒不可

抵挡。刘曜披甲的战士十万人，攻打一个城池却一百天也打不来，军队疲劳，士兵懈怠，用我们刚出动的精锐部队攻打他，可以一次交战就擒获他。如果洛阳失守，刘曜必定到冀州来送死，从黄河以北，像卷席子一般地打过来。我们的大事就完了。程遐等人不想让我出动，你认为怎么样？"回答说："刘曜乘着打下高候的声势，不能进军前来攻打襄国，反而包围金墉城，从这里可见他的无能。凭大王的威望谋略前往，他必然会望着您的旗帜就逃跑。平定天下，就在现在这一次行动，时机不可丧失。"石勒笑着说："徐光的话是对的。"于是下令内外严密戒备，有敢劝阻的斩首。命令石堪、石聪和豫州刺史桃豹等人各自统领现有部众，在荥阳会合；中山公石虎进军占据石门，石勒亲自统率步兵骑兵四万人赶往金墉城，从大堨渡过黄河。

石勒对徐光说："刘曜把军队部署在成皋关，是上策；隔着洛水布阵，是次等的策略；固守洛阳，就只有被擒获而已。"十二月，初一，后赵各军在成皋关聚集，步兵有六万，骑兵有二万七千。石勒见赵国没有防守的军队，非常高兴，抬起手指一指天，又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天意！"下令卷起铠甲，口中横衔着像筷子一样的木枝，从荒僻小道日夜赶路，到了巩县、訾邑之间。

赵国君主刘曜专意和宠爱的臣子饮酒下棋，不安抚兵士；左右的人有规劝的，刘曜就发怒，认为是怪诞不经的言论，杀了他。听说石勒已经渡过黄河，才商议增强洛阳的防务，切断黄马关。不久，在洛水巡逻的军队同后赵的前锋交战，擒获了羯人送给刘曜。刘曜问羯人："大胡亲自来了吗？他的军队有多少人？"羯人说："大王亲自来了，军队的气势十分强盛。"刘曜变了脸色，下令撤回包围金墉的军队，在洛水以西摆下阵势，人数十多万，南北长十多里。石勒看到后，更加高兴。对左右的人说："可以向我贺喜了！"石勒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进入洛阳城。

初五，中山公石虎率领步兵三万，从城北向西出发，攻打赵斩

中军，石堪、石聪等人各自率领八千精锐的骑兵，从地西向北出发，攻打赵国的前锋，在西阳门大战。石勒亲自穿上铠甲，从阊阖门出发，夹击赵国军队。刘曜自幼贪酒，到晚年尤其厉害；将要交战，饮了几斗酒。平日常骑的红马无缘无故地足部抽筋，抬不起头来，于是改骑一匹小马。将要出发时，又喝了一斗多酒。到达西阳门，指挥军阵迁到平地上。石堪乘机发动冲击，赵国军队大乱。刘曜因醉酒头脑发昏，马陷进石头砌的沟渠中，他坠落到冰上，身上被刺十多处，刺穿的有三处，被石堪所擒获。石勒于是大破赵国军队，押了五万多颗首级。下令说："所要擒获的，一个人而已，现在已经擒获了。命令将领士兵停止追杀，放他们一条逃回去的生路。"

刘曜见到石勒后说："石王，还记不记得当年重门的盟誓？"石勒命令徐光对他说："今天的事，是上天让它这样的，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十一日，石勒率军返回。命令征东将军石邃率领军队押着刘曜。石邃，是石虎的儿子。刘曜伤势严重，用马车载着他，派医生李永和他同乘一辆车。二十五日，到达襄国，把刘曜安置在永丰小城中，给他拨配美女侍妾，派军队严密看守。命令刘岳、刘震等人，带上衣着华丽的男女去见刘曜，刘曜说："我以为你们早已化为灰土了，石王仁爱宽厚，却原谅、保全你们，直到现在！我杀掉了石佗，相比之下太惭愧了。现在的祸难，自然是我应该有的。"留下他们饮宴了一整天才离开。石勒命令刘曜给太子刘熙写信，劝告他尽快投降；刘曜只是下令刘熙和各位大臣"匡扶国家，不要因为我改变主意。"石勒看到后憎恨刘曜，过了些时，就杀了刘曜。

12这一年，成国汉献王李骧去世，他的儿子征东将军李寿把他的灵柩运回成都。成国君主李雄委派李玝担任征东将军、梁州刺史，接替李寿，驻扎在晋寿。

四 年

1 春，正月，光禄大夫陆晔及弟尚书左仆射玩说匡术，以苑城附于西军；百官皆赴之，推晔督宫城军事。陶侃命毛宝守南城，邓岳守西城。

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与建康令管旆等谋奉帝出赴西军[1]；事泄，苏逸使其将平原任让将兵入宫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还我侍中、右卫！"让夺而杀之。初，让少无行，太常华恒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让为苏峻将，乘势多所诛杀，见恒辄恭敬，不敢纵暴。及钟、刘之死，苏逸欲并杀恒，让尽心救卫，恒乃得免。

2 冠军将军赵胤遣部将甘苗击祖约于历阳，戊辰，约夜帅左右数百人奔后赵，其将牵腾率众出降。

3 苏逸、苏硕、韩晃并力攻台城，焚太极东堂及秘阁[2]，毛宝登城，射杀数十人。晃谓宝曰："君名勇果，何不出斗？"宝曰："君名健将，何不入斗？"晃笑而退。

4 赵太子熙闻赵主曜被擒，大惧，与南阳王胤谋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君，境土尚完，将士不叛，且当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为沮众，斩之，遂帅百官奔上邽，诸征镇亦皆弃所守从之，关中大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降于后赵，后赵遣石生率洛阳之众赴之。

5 二月，丙戌，诸军攻石头。建威长史滕含击苏逸，大破之。苏硕帅骁勇数百，渡淮而战，温峤击斩之。韩晃等惧，以其众就张健于曲阿，门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万数。

西军获苏逸，斩之。滕含部将曹据抱帝奔温峤船，群臣见帝，顿首号泣请罪。杀西阳王羕，并其二子播、充、孙崧及彭城王雄[3]。陶侃与任让有旧，为请其死。帝曰："是杀吾侍中、右卫者，不可赦也。"乃杀之。司徒导入石头，令取故节，陶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丁亥，大赦。

张健疑弘徽等贰于己，皆杀之；帅舟师自延陵入吴兴[4]，乙未，扬烈将军王允之与战，大破之，获男女万余口。健复与韩晃、马雄等西趋故鄣[5]，郗鉴遣参军李闳追之，及于平陵山[6]，皆斩之。

是时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决。司徒导曰："孙仲谋、刘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7]。'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弊？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不复徙都。以褚翼为丹杨尹。时兵火之后，民物凋残，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6 壬寅，以湘州并荆州。

【注释】

①旆(pèi 配)。

②秘阁：古代皇宫中藏书之所。

③"杀西阳王"二句：司马羕归附苏峻，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司马雄投奔苏峻，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

④延陵：县名，治今江苏丹阳西南延陵镇。

⑤故障：县名，治今浙江安吉北。

⑥平陵山：山名，在今江苏溧阳南。

⑦"孙仲谋"句：称美建康之语，见本书第六十六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

【译文】

四年（己丑、公元329年）

1 春，正月，光禄大夫陆晔和弟弟尚书左仆射陆玩劝说匡术，献出苑城，归附西方的军队；文武官员都赶往苑城，推举陆晔统领宫城军务。陶侃命令毛宝守卫苑城的南部，邓岳守卫苑城的西部。

右卫将军刘超、侍中钟雅和建康令管旆等人策划侍奉皇帝出石头城，前往西方军队中；事情泄漏，苏逸命令他的部将平原人任让率领士兵入宫，逮捕刘超、钟雅。皇帝抱住二人悲恸地哭泣说："还我的侍中、右卫将军！"任让夺走他俩，就杀掉了。当初，任让年轻时没有操行，太常华恒担任本州的大中正，贬降他的等级。等到任让成为苏峻的将领，凭借权势杀了不少人，见到华恒却恭恭敬敬，不敢放肆行见。到钟雅、刘晔被杀的时候，苏逸想一并杀死华恒，任让尽力救护，华恒才得以免死。

2 冠军将军赵胤派遣部将甘苗到历阳攻打祖约，二十五日，祖约在夜晚率领几百名亲信投奔后赵，他的部将牵腾率领部众出城投降。

3 苏逸、苏硕、韩晃合力攻打台城，焚烧太极殿东堂和秘阁，毛宝登上城头，射死几十人。韩晃对毛宝说："你有英勇果断的名声，为什么不出城决战？"毛宝说："你是有名的勇将，为什么不进城决战？"韩晃笑着撤退了。

4 赵国太子刘熙听说赵国君主刘曜被擒获了，非常恐惧，和南阳刘胤策划向西转移，据守秦州。尚书胡勋说："现在虽然丧失了国

君，疆土还是完整的，将领士兵不反叛，应该同心协力抵御石勒的军队；到力量不能抵御时，再逃走也不算晚。"刘胤发怒，认为是扰乱军心，杀了他。于是率领文武官员逃到上邽，各地军事长官也放弃镇守的地方，跟随他们，关中一片混乱。将军蒋英、辛恕聚集部众几十万，占据长安，派遣使者向后赵投降，后赵派遣石生率领洛阳的军队赶往长安。

5 二月，十三日，各军攻打石头城。建威长史滕含冲击苏逸的军队，把他打得大败。苏硕率领几百名勇敢的士兵，渡过秦淮河交战，温峤进击，杀了他。韩晃等人畏惧，率领部众到曲阿同张健会合，城门狭窄，不能迅速出去，互相践踏，死的人以万计数。西方的军队擒获了苏逸，杀了他。滕含的部将曹据抱着皇帝，逃到温峤的船上，官员们见到皇帝，叩头至地，大声啼哭，请求降罪。杀死西阳王司马羕，并杀死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播、司马允和孙子司马崧，以及彭城王司马雄。陶侃和任让旧日有交情，替他请求饶命。皇帝说："他是杀了我的侍中、右卫将军的人，不能赦免。"于是杀了任让。司徒王导进入石头城，令人取来往日的符节，陶侃笑着说："苏武的符节，似乎不像这样的。"王导有惭愧的神色。十四日，大赦天下。

张健怀疑弘徽等人对自己不二心，全部杀了他们；率领水军经过延陵，将要进入吴兴，二十二日，扬烈将军王允之和他交战，把他打得大败，俘获了男女一万多人。张健又和韩晃、马雄等人向西赶往故障，郗鉴派遣参军李闳追击，在平陵山追赶上了，全部杀了他们。

这时，宫廷已成灰烬，只得以建平园为宫廷。温峤想把都城迁到豫章，三吴的豪杰请求在会稽建都，两种意见，议论纷纷，不能决定。司徒王导说："孙权、刘备都说，'建康，是帝王的住宅。'古代的帝王，不一定因富裕或穷困而迁都；如果致力于农业，节省开支，何必忧虑衰败呢？如果对农业不下功夫，即使是安乐的地方，也会变为废墟。而且北方的贼寇像游魂一样，窥伺着我们的漏洞，一旦暴

露出懦弱的心理，逃到荒僻的越人居住的地带，想让他们看重我们，恐怕不是良好的策略。现在只能以清静的态度镇守都城，这样，众人的心理就会自然地安定下来。"因此，不再考虑迁都。委派褚翼担任丹杨尹。这时处于战乱之后，人口下降，褚翼招集逃散流亡的人，京城渐渐安定下来。

6 二十九日，把湘州并入荆州。

7 三月，壬子，论平苏峻功，以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郗鉴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始安郡公；陆晔进爵江陵公；自余赐爵侯、伯、子、男者甚众。卞壶及二子眕、盱、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皆加赠谥。路永、匡术、贾宁，皆苏峻之党也；峻未败，永等去峻归朝廷；王导欲赏以官爵。温峤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为乱阶，罪莫大焉。晚虽改悟，未足以赎前罪；得全首领，为幸多矣，岂可复褒宠之哉？"导乃止。

陶侃以江陵偏远，移镇巴陵①。

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

帝之出石头也，庾亮见帝，稽颡哽咽，诏亮与大臣俱开御座。明日，亮得泥首谢罪，乞骸骨，欲闔门投窜山海。帝遣尚书、侍中手诏慰喻曰："此社稷之难，非舅之责也。"

亮上疏自陈:"祖约、苏峻纵肆凶逆,罪由臣发,寸斩屠戮,不足以谢七庙之灵②,塞四海之责。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愿陛下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优诏不许。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阳东出③,诏有司录夺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都督豫州·杨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

陶侃、温峤之讨苏峻也,移檄征、镇,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拥兵不赴,又不给军粮,遣督护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及峻平,陶侃奏敦沮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病不赴,征为光禄大夫、领少府。敦忧愧而卒,追赠本官,加散骑常侍,谥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8 徙高密王纮为彭城王。纮,雄之弟也。

【注释】

①巴陵:县名,治今湖南岳阳。

②七庙:天子的宗庙中,设七个庙堂供奉七个祖先,以进行宗法统治。宗庙中,正中间的为开国君主,始终保存,左右各三座,依据同当代君主的关系,每一代都有所变化。

③暨阳:县名,治今江苏江阴东南长寿镇南。

【译文】

7 三月，初十，论定平定苏峻的功绩，委派陶侃担任侍中、太尉，封为长沙郡公，加授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郗鉴担任侍中、司空，封为南昌县公；温峤担任骠骑将军、一萃 仪同三司，加授散骑常侍，封为始安郡公；陆晔进爵位为江陵公；其余的赏赐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为数众多。卞壸和两个儿子卞眕、卞盱、桓彝、刘超、钟雅、羊曼、陶瞻，都追赠谥号。路永、匡术、贾宁，都是苏峻的党羽；在苏峻还没有失败时，路永等人离开苏峻，归顺朝廷；王导想赏给他们官职爵位。温峤说："路永等人都是苏峻的心腹，首先成为祸乱的根源；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后来虽然醒悟悔改，也不足以赎清从前的罪过；能够保全性命，已经算够幸运的了，怎么能再褒扬宠信呢？"王导才停止。

陶侃因江陵偏僻，远离京城，迁到巴陵镇守。

朝廷议论要留下温峤辅佐政事，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委任的，执意推辞，回到镇所；又因为京城荒废残破，物资供应困难，于是留下积蓄的物资，置办一些器物，此后才回到武昌。

皇帝出石头城时，庾亮见到皇帝，叩头至地，喉咙堵塞，哭不出声来，诏令庾亮和大臣一同登上皇帝的座位。第二天，庾亮用泥巴涂在头上来请罪，乞求辞去官职，想全家逃避到深山或海滨。皇帝派遣尚书、侍中拿着亲笔诏书安慰说："这是国家的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庾亮上奏章自己陈述说："祖约、苏峻恣意妄为，犯上作乱，他们的罪过是因臣下引起的，即使把我一寸一寸地宰割，也不足以向天子宗庙中的神灵认罪，杜绝天下人的责难。朝廷还有什么理由对我和其他人同等看待，我还有什么脸面和其他并列？希望陛下即使饶恕我的罪过，保全我的性命，还是应该抛弃我，任凭我自生自灭，这样，天下人就粗略地知道奖惩的标准了。"诏书言辞温和，不答应他的请求。庾亮又想逃进深山大海中，从暨阳向东出发，诏令主管官员夺走他的船只。庾亮于是请求在外地镇守，来报效国

家，出京担任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兼任宣城内史，镇守芜湖。

陶侃、温峤讨伐苏峻时，传布檄文给各地军事长官，让他们各自率领军队入京增援。湘州刺史益阳侯卞敦聚集军队，却不奔赴京城，又不供给军粮，只是派遣督护带领几百人，随同讨伐大军而已，朝野人士没有不奇怪叹息的。等到苏峻平定，陶侃上奏卞敦挫伤士气，观望犹豫，不奔赴国难，请用囚车押解到廷尉。王导认为大乱之后，应该加以宽大处理，调卞敦担任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因病不到任，征调为光禄大夫，兼任少府。卞敦因忧虑惭愧而去世，追赠给他原来的官职，加赠散骑常侍，谥号为敬。

臣司马光认为：庾亮以外戚的身分辅佐政事，首先引发祸乱，国家残破，君主危难，却逃窜到外地，只求活命；卞敦处于镇守一方的地位，军队粮草都很充足，朝廷危亡，却端坐一旁，看别人争胜负；臣子的罪过，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不但不能用刑罚公正地制裁，还用高官厚禄来作为回报，晋王室政无准的，也可以得知了。承担这个责任的，难道不是王导吗？

8 改封高密王司马纮为彭城王。司马纮，是司马雄的弟弟。

9 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温峤卒，葬于豫章。朝廷欲为之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太尉侃上表曰："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使亡而有知，岂乐今日劳费之事？愿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诏从之。

以平南军司刘胤为江州刺史。陶侃、郗鉴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导不从。或谓导子悦曰："今大难之后，纪纲弛顿，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民万计，布在江州。江

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之性[1]，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矣。”悦曰：“此温平南之意也[2]。”

秋，八月，赵南阳王胤帅众数万自上邽趣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之。胤军于仲桥[3]，石生婴城自守，后赵中山公虎帅骑二万救之。九月，虎大破赵兵于义渠[4]，胤奔还上邽。虎乘胜追击，枕尸千里。上邽溃，虎执赵太子熙、南阳王胤及其将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监六夷军事，弋仲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万于司、冀州。

初，陇西鲜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5]，侵并邻部，士马强盛。及赵亡，述延俱，迁于麦田[6]。述延卒，子乹大寒立；乹大寒卒，子司繁立。

【注释】

①汰（tài 太）：奢侈。

②温平南：即温峤，峤生前为平南将军。

③仲桥：桥名，在今陕西泾阳西北古郑国渠上。

④义渠：地名，在今甘肃庆阳西南。

⑤苑川：城名，在今甘肃榆中东北。

⑥麦田：城名，在今甘肃靖远东北。

【译文】

9 夏，四月，二十三日，始安忠武公温峤去世，安葬在豫章。朝廷

打算在元、明二帝陵墓的北边，为他建造一座大墓，太尉陶侃上奏章说："温峤忠贞诚实，闻名于当今圣世，功勋节义，使民众神灵同时感动，假使死者地下有知，哪里乐意现在劳民伤财的事呢？希望陛下仁慈地降恩，停止迁移墓葬。"下诏接受他的建议。

委派平南军司刘胤担任江州刺史。陶侃、郗鉴都说刘胤不是担任一州长官的人才，司徒王导不听从。有人对王导的儿子王悦说："现在处于大乱之后，法纪松弛，从江陵到建康三千多里路，流亡的民众以万计数，分布在江州。江州，是国家南方的屏障，关键的地带，可是刘胤凭着骄横奢侈的禀性，无所事事地应会政务，即使没有外部的变乱，也必有内部的祸患。"王悦说："这是温平南的意思。"

10秋，八月，赵国南阳王刘胤率领几万军队，从上邽赶往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各郡的胡人、汉人，都起兵响应他。刘胤驻扎在仲桥；石生环绕城池，严密防守，后赵中山公石虎率领二万骑兵援救他。九月，石虎在义渠大败赵国军队，刘胤逃回上邽。石虎乘胜追击，一千里的路上尸体相连接。上邽崩溃，石虎擒获赵国太子刘熙、南阳王刘胤，以及将领、王侯、公卿、中下层军官以下三千多人，全部杀了他们。把他们朝廷的文武官员、关东地区的流民、秦州雍州的豪族九千多人迁到襄国；又在洛阳活埋了五个屠各部落中的五千多人。进军河西，攻打集木且羌人部落，攻下来了，俘获了几万人，秦川、陇山一带全部平定。氐王蒲洪、羌人首领姚弋仲都向石虎投降，石虎上奏章推荐蒲洪督察六夷军务，姚弋仲担任六夷左都督。把氐族、羌族十五万家迁到司州、冀州。

起初，陇西鲜卑人乞伏述延居住在苑川，侵略兼并邻近部落，兵强马壮。等到赵国灭亡，乞伏述延恐惧，迁移到麦田。乞伏述延去世，儿子乞伏傉大寒即位；乞伏傉大寒去世，儿子乞伏司繁即位。

12 江州刺史刘胤矜豪日甚，专务商贩，殖财百万，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诏征后将军郭默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以情愬于胤[1]。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将赴召，求资于胤，胤不与，默由是怨胤。胤长史张满等素轻默，或裸露见之，默常切齿。腊日[2]，胤饷默豚酒，默对信投之水中。会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请免胤官。"书下，胤不即归罪，方自申理。侨人盖肫掠人女为妻[3]，张满使还其家，肫不从，而谓郭默曰："刘江州不受免，密有异图，与张满等日夜计议，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为然，帅其徒候旦门开袭胤。胤将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诏有所讨，动者诛三族！"遂入至内寝，牵胤下，斩之；出，取胤僚佐张满等，诬以大逆，悉斩之。传胤首于京师，诈作诏书，宣示内外。掠胤女及诸妾并金宝还船，初云下都，既而停胤故府。招引谯国内史桓宣，宣固守不从。

13 是岁，贺兰部及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为代王，代王纥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质于赵以请和。

14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聪刺之；吐延不抽剑，召其将纥扢泥[4]，使辅其子叶延，保于白兰[5]，抽剑而死。叶延孝而好学，以为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6]"，乃自号其国曰吐谷浑。

【注释】

①愬(sù 宿)：同"诉"。

②腊日：古时岁终祭祀百神之日。据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农历十二月八日为腊日。

③肫(zhūn 谆)。

④纥扢(hé gǔ 和古)：姓氏。

⑤白兰：山名，即今青海黄河源西北布尔汗布达山。

⑥"公孙"句：语出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隐公八年注。王父：祖父。

【译文】

12 江州刺史刘胤傲慢自大，日甚一日，专意从事商业买卖，积累的财富达到一百万，纵情饮酒，恣意享乐，不把政事放在心上。冬，十二月，下诏征调后将军郭默担任右军将军。郭默乐意做边境将领，不愿担负宫廷守卫任务，把实告诉了刘胤。刘胤说："这不是我所能帮得上忙的。"郭默将要赴任，向刘胤请求资助，刘胤不给予他，郭默因此恨刘胤。刘胤的长史和满一向轻视郭默，有时赤身露体地会见他，郭默经常恨得咬牙切齿。腊日，刘胤赠送猪肉和酒给郭默，郭默当着使者的面，把这些东西扔到了水里。正好这时主管官员上奏："现在朝廷财源枯竭，文武官员没有俸禄，只有依赖江州运送；可是刘胤经商的船只布满江面，因谋取私利而荒废公务，请求免除刘胤的官职。"诏书下发，刘胤不马上回朝廷认罪，还为自己申辩。侨居在江州的人盖肫掠夺别人的女儿做妻子，张满命令盖肫送女子回家，盖肫不听从，却对郭默说："刘江州不接受免官的命令，秘密地策划阴谋，和张满等人日夜商议，只是顾忌您郭候一人，想先除掉您。"郭默认为的确如此，率领他的部众，等候早晨开门的时机袭击刘胤。刘胤的将领想抵御郭默，郭默大声斥责说："我接受诏命讨伐叛逆者，胆敢妄动的诛灭三族！"于是闯进内宅，拖下刘胤，杀了他；出来后，逮捕刘胤的僚属张满等人，以反叛的罪名诬陷他们，全部杀掉了，把刘胤的首级传送到京城，伪造诏书，给内外的

人看。掠取刘胤的女儿和侍妾，连同金银财宝运回船上，起初说要东下京城，不久，就在刘胤原来的住所住下来。邀约谯国内史桓宣，桓宣固守武昌，不听从。

13 这一年，贺兰部落和各大人共同拥立拓跋翳槐为代王，代王拓跋纥那投奔宇文部落。拓跋翳槐派遣他的弟弟拓跋什翼犍，到赵国做人质，来请求和解。

14 河南王慕容吐延，雄健勇敢，但性情猜忌，羌人道人领姜聪对他行刺；慕容吐延不抽出剑，召唤他的将领纥扢泥，命令他辅助自己的儿子慕容叶延，据守白兰，然后抽出剑就断气了。慕容叶延孝顺而且好学，认为按照礼法，“诸侯的孙子的儿子，可以用祖父的字号作为氏族名”，于是就自称他的国家为吐谷浑。

五　年

1 春，正月，刘胤首至建康。司徒导以郭默骁勇难制，己亥，大赦，枭胤首于大航，以默为江州刺史。太尉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将兵讨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绢，并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若欲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幼①，诏令不出胸怀。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恃勇，所在贪暴；以大难新除，禁网宽简，欲因际会骋其纵横耳！”发使上表言状，且与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乃收胤首，答侃书曰：“默据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潜严；俟足下军到，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

邪?"侃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

豫州刺史庾亮亦请讨默。诏加亮征讨都督,帅步骑二万往与侃会。

西阳太守邓岳、武昌太守刘诩皆疑桓宣与默同。豫州西曹王随曰:"宣尚不附祖约,岂肯同郭默邪?"岳、诩遣随诣宣观之,随说宣曰:"明府心虽不尔,无以自明,惟有以贤子付随耳!"宣乃遣其子戎与随俱迎陶侃。侃辟戎为掾,上宣为武昌太守。

2 二月,后赵群臣请后赵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以其子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秦王;斌为左卫将军,封太原王;恢为辅国将军,封南阳王。以中山公虎为太尉、尚书令,进爵为王;虎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宣为左将军;挺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为河东王,石堪为彭城王。以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皆为尚书,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自余文武,封拜各有差。

中山王虎怒,私谓齐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仰成,以吾身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2],北走索头[3],东平齐、鲁[4],西定秦、雍[5],克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当以授我,今乃以与黄吻婢儿[6],念之令人气塞,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程遐言于勒曰:"天下粗定,当显明逆顺,故汉高祖赦

季布，斩丁公[7]。大王自起兵以来，见忠于其君者辄褒之，背叛不臣者辄诛之，此天下所以归盛德也。今祖约犹存，臣窃惑之。"安西将军姚弋仲亦以为言。勒乃收约，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诛之，妻妾、儿女分赐诸胡。

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爱之。在雍丘，谓安曰："石勒是汝种类，吾亦无在尔一人。"厚资送而遣之。安以勇干，仕赵为左卫将军。及约之诛，安叹曰："岂可使祖士稚无后乎[8]？"乃往就市观刑。逖庶子道重，始十岁，安窃取以归，匿之，变服为沙门。及石氏亡，道重复归江南。

【注释】

①国家：这里指代皇帝。

②"南擒"句：擒刘岳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

③"北走"句：素头，是对代王拓跋纥那的侮辱性称呼，以其编发为辫，故有此称。赶走拓跋纥那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

④"东平"句：平齐鲁指消灭徐龛、曹嶷，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晋明帝太宁太宁元年（公元323年）。

⑤"西定"句：定秦雍指消灭前赵，降服苻氏、姚氏，见本卷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等记载。

⑥黄吻婢儿：骂人之语，意为婢女生养的乳臭未干的孩子。得名于小鸟、小鸟刚出窝时，口黄未退（口边曰吻），称为黄吻，石虎借用来形容石宏的年幼。

⑦"故汉"句：季布初为项羽部将，数辱刘邦，邦称帝，悬赏捉拿季布，后在他人劝说之下，赦免了季布。丁布为季布同母弟，也为项羽将领，在可以杀掉刘邦时却放走了他。后来，刘邦以"丁公为项王臣不忠"的罪名杀了他。见本书第十一卷汉高帝五年。

⑧祖士稚：即祖逖，逖字士稚。

【译文】

五年(庚寅、公元330年)

1春,正月,刘胤的首级传送到建康。司徒王导认为郭默勇敢善战,难以制服,初一,大赦天下,把刘胤的首级悬挂在大航示众,委派郭默担任江州刺史。太尉陶侃得知消息,甩动衣袖站起来,说:"这当中一定有诡计。"立即率领军队讨伐郭默。郭默派遣使者送上美女绢帛,并抄写皇帝的诏书呈给陶侃。僚属们大都规劝说:"郭默不接到诏书,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如果要进军,应该等到诏书答复以后。"陶侃表情严肃地说:"皇帝年幼,诏令不是出自于他的心中。刘胤受到朝廷尊宠,即使不是镇守一方的人才,凭什么突然间对他处以死刑?郭默仗恃他的勇猛,所到之处都贪婪残暴;因大乱刚刚平定,法禁宽松简略,想利用时机为所欲为而已!"派遣使节呈上奏章,说明出兵的情形,并且致王导写信说:"郭默杀掉州牧就任命为州牧,害死宰相就做宰相吗?"王导于是收殓刘胤的首级,给陶侃回信说:"郭默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形,加上有船只有现成的装备,所以加以包容忍耐,让他占有那片土地,朝廷得以秘密地加以戒备;等到足下的军队到达,迅速调兵前来会合,难道不是暂时敛藏锋芒、完成大事的策略吗?"陶侃笑着说:"这样做不过是姑息养奸!"

豫州刺史庾亮也请求讨伐郭默。下诏加授庾亮为征讨都督,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前去和陶侃会合。

西阳太守邓岳、武昌太守刘诩都怀疑桓宣和郭默一致行动。豫州西曹王随说:"桓宣对祖约尚且不归附,怎么肯附和郭默呢?邓岳、刘诩派遣王随前往桓宣那里,观察他的举动,王随劝告桓宣说:"明府的心里虽然不附和郭默,但无法表白自己,只有把您的儿子交给我而已!"桓宣于是派遣他的桓戎,和王随一道迎接陶侃。陶侃延聘桓戎为掾属,举荐桓宣担任武昌太守。

2二月,后赵文武官员请后赵王石勒登上皇帝位;石勒于是称为大

赵天王，行事依照皇帝的礼仪。立妃子刘氏为王后，世子石弘为太子。委派他的儿子石宏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为秦王；石斌担任左卫将军，封为太原王；石恢担任辅国将军，封为南阳王。委派中山公石虎担任太尉、尚书令，进爵位为王；石虎的儿子石邃担任冀州刺史，封为齐王；石宣担任左将军；石挺担任侍中，封为梁王。又封石生为河东王，石堪为彭城王。委派左长史郭敖担任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担任右仆射、兼任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曾任郎中令的裴宪，都担任尚书，参军事徐光担任中书令、兼任秘书监。其余的文武官员，各按等级升职晋爵。

中山王石虎发怒，私下里对石邃说："主上自从在襄国建都以来，端身拱手，坐享其成，凭着我冲锋陷阵，二十多年，在南方擒获刘岳，在北方赶走了拓跋纥那，在东方平定了齐、鲁地区，在西方肃清了秦州、雍州，拥有土地十三个州。完成大赵的基业的，是我；大单于应该授给我，现在却用来给婢女生养的乳臭未干的孩子，想起来就令人憋气，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等到主上逝世后，不能再留下一个种来。"

程遐对石勒说："天下粗略安定，应该忠诚叛逆的界线分明，所以汉高祖赦免季布，杀死丁公。大王自从起兵以来，见到忠于君主的就褒奖他，见到背叛君主的就杀掉他，这是天下人之所以归顺大王的原因。现在祖约还活着，臣下私下里感到疑惑。"安西将军姚弋仲也对这事有相同意见。石勒于是逮捕祖约，连同他的内外亲属一百多人全部杀掉，妻子侍妾和女儿，分别赏赐给一些胡人。

当初，祖逖有个胡人奴仆，名叫王安，祖逖十分喜爱他。在雍丘时，对王安说："石勒是你同种族的人，我也不在乎你一个人。"送给他厚重的财货，派他前去石勒那里。王安因为勇敢干练，在赵国升任到左卫将军。当祖约被杀时，王安叹息说："怎么能使祖士稚没有后代呢？"于是前去刑场观看行刑。祖逖侍妾生的儿子望道重，年龄

才十岁，王安偷偷地救出他，带回去藏匿起来，改换服装，充作和尚。等到石氏政权灭亡，祖道重又回到江南。

3 郭默欲南据豫章，会太尉侃兵至，默出战不利，入城固守，聚米为垒，以示有余。侃筑土山临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诸军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将宗侯缚默父子出降。侃斩默于军门，传首建康，同党死者四十人。诏以侃都督江州，领刺史；以邓岳督交、广诸军事，领广州刺史。侃还巴陵，因移镇武昌。庾亮还芜湖，辞爵赏不受。

4 赵将刘征帅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儒[1]。

5 张骏因前赵之亡，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护军，与赵分境。六月，赵遣鸿胪孟毅拜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九锡。骏耻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6 初，丁零翟斌[2]，世居康居[3]，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4]。

7 赵群臣固请正尊号[5]，秋，九月，赵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进各有差。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太子弘为皇太子。

弘好属文，亲敬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愔愔[6]，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7]。圣人之后，必有胜残去杀者，天之道也。"勒甚悦。光因说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一旦不

讳，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渐夺中山王权，使太子早参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从。

8 赵荆州监军郭敬寇襄阳。南中郎将周抚监沔北军事，屯襄阳。赵主勒以驿书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帜，寂若无人。曰：“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汝宜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策，不复得走矣。’”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者还以告周抚，抚以为赵兵大至，惧，奔武昌。敬入襄阳，中州流民悉降于赵；魏该弟遐帅其部众自石城降敬[8]。敬毁襄阳城，迁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赵以敬为荆州刺史。周抚坐免官。

9 休屠王羌叛赵[9]，赵河东王生击破之，羌奔凉州。西平公骏惧，遣孟毅还，使其长史马诜称臣入贡于赵[10]。

10 更造新宫。

11 甲辰，徙乐成王钦为河间王，封彭城王纮子俊为高密王。

12 冬，十月，成大将军寿督征南将军费黑等攻巴东建平，拔之。巴东太守杨谦、监军毋丘奥退保宜都。

【注释】

①南沙都尉：吴县境内司盐都尉署长官。南沙，在今江苏常熟西北。

②丁零：古民族名，也作“丁令”、“丁灵”。汉时为匈奴属国，游牧于我国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公元四五世纪，称铁勒。

③康居：西域城国，约当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

④句(qú 渠)町(tǐng 挺)：古县名。古句町国地。

⑤“赵群臣”句：前赵已灭，后赵始单称为“赵”。

⑥大雅：石弘表字。　　愔(yīn 音)愔：温和。

⑦孝文:指西汉文帝刘恒。

⑧石城:城名,在今湖北钟祥。

⑨休屠王羌:当为休屠王石武的继承人。石牙归降前赵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⑩诜(shēn 身)。

【译文】

3 郭默想向南占据豫章,恰在这时,太尉陶侃的军队赶到了,郭默出城交战失败,进入城中严密防守,把粮食堆积成堡垒,来显示粮食有多余的。陶侃堆筑土山,和他对抗。三月,庾亮的军队到达湓口,各路军队大会合。夏,五月,十九日,郭默的部将宋侯捆绑郭默父子,出城投降。陶侃在军营门口杀了郭默,传送他的首级到建康,郭默的同党被杀的有四十人。下诏委派陶侃统领江州军务,兼任刺史;委派邓岳统领交州、广州一切军务,兼任广州刺史。陶侃回到巴陵,随即迁到武昌镇守。庾亮回到芜湖,辞谢封爵和赏赐,不接受。

4 赵国将领刘征率领几千部众,渡海劫略东南各县,杀死了南沙都尉许儒。

5 张骏利用前赵灭亡的时机,又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境界直到狄道,在五个屯驻地点设置护军,和赵国接壤。六月,赵国派遣鸿胪孟毅,任命张骏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赠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张骏对傲赵国的臣属感到耻辱,不接受,留下孟毅,不放他回去。

6 当初,丁零人翟斌,世代住在康居,后来迁到中原,到这时才到赵国朝见;赵国以翟斌为句町王。

7 赵国文武官员一直请求石勒称帝,秋,九月,赵王石勒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平。文武官员各按等级封侯进位。立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太子石弘为皇太子。

石弘爱写文章，亲近士大夫。石勒对徐光说："大雅性情温和，一点都不像将门的后代。"徐光说："汉高祖用武功夺取天下，孝文帝以清静无为来保持它。圣人的后代，一定有战胜残暴、抛弃杀戮的人，这是天下的常理。"石勒十分高兴。徐光乘机劝告说："皇太子仁慈孝顺，温和恭敬，中山王勇猛暴虐，诡计多端，陛下一旦逝世，臣下恐怕国家不是为太子所拥有了。应该渐渐地削夺中山王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处理朝中政事。"石勒心中赞同他的建议，但是没有采纳。

8 赵国荆州监军郭敬进犯襄阳。南中郎将周抚督察沔水以北军务，驻扎在襄阳。赵国君主石勒由驿站传令给郭敬，让他退到樊城驻扎，命令他收藏起旗帜，要寂静得像没有人一样。说："他们如果派人来侦察，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爱护自己，稳固防守，七八天之后，强大的骑兵将要到来，互相策应，你们就不能再逃了。'"郭敬命令部下在渡口给马匹洗刷，洗了一批又来一批，昼夜不间断。侦察的人回去报告周抚，周抚认为赵国军队大批地到了，心中恐惧，逃往武昌。郭敬进入襄阳，中原的流民都向赵国投降；魏该的弟弟魏遐率领他的部众，从石城去投降郭敬。郭敬毁坏襄阳城，把襄阳的民众迁到沔水以北，修筑樊城来加以守卫。赵国委派郭敬担任荆州刺史。周抚被判罪，免除官职。

9 休屠王石羌背叛赵国，赵国河东王石生打败了他，石羌逃往凉州。西平公张骏心中恐惧，派孟毅回去，命令他的长史马诜向赵国称臣，进献礼品。

10 另外建造新的宫殿。

11 初十，改封乐成王司马钦为河间王，封彭城王司马纮的儿子司马俊为高密王。

12 冬，十月，成国大将军李寿统领征南将军费黑等人攻打巴东建平，攻下来了。巴东太守杨谦、监军毋丘奥退到宜都据守。

六 年

1 春,正月,赵刘征复寇娄县[1],掠武进[2],郗鉴击却之。

2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 夏,赵主勒如邺,将营新宫;廷尉上党续咸苦谏,勒怒,欲斩之。中书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得是乎?匹夫家赀满百匹,犹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宫终当营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气。"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又诏公卿以下举贤良方正,仍令举人得更相荐引,以广求贤之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3]。

4 秋,七月,成大将军寿攻阴平、武都,杨难敌降之。

5 九月,赵主勒复营邺宫;以洛阳为南都,置行台。

6 冬,蒸祭太庙[4],诏归胙于司徒导,且命无下拜;导辞疾不敢当。初,帝即位冲幼,每见导必拜;与导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有司议:"元会日,帝应敬导不?"博士郭熙、杜援议,以为:"礼无拜臣之文,谓宜除敬。"侍中冯怀议,以为:"天子临辟雍,拜三老[5],况先帝师傅?谓宜尽敬。"侍中荀奕议,以为:"三朝之首[6],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诏从之。奕,组之子也。

7 慕容廆遣使与太尉陶侃笺,劝以兴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属宋该等共议,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无别,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进廆官爵。"参军韩恒驳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复之功,不先

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后，九锡自至。比于邀君以求宠，不亦荣乎？”廆不悦，出恒为新昌令⑦。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请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侃复书曰：“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在天台也。”

【注释】

①娄县：县名，治今江苏昆山东北。

②武进：县名，治今江苏丹阳东。

③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东南建明堂，以保存古代礼制。

辟雍：学校。最初是周朝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　灵台：观察星象的台阁。

④蒸祭：祭祀。蒸，也作烝，为冬天祭祀的专称。

⑤三老：相传古代天子尊敬老人，设三老五更之位，由年老离职的充任，天子以对父兄的礼节侍奉，以宣扬孝悌精神。

⑥三朝之首：指正月初一的聚会。这是一年的开始、一月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故称三朝之首。

【译文】

六年（辛卯，公元 331 年）

1 春，正月，赵国刘征又进犯娄县，掳掠武进，郗鉴击退了他。

2 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3 赵国君主石勒前往鄴城，将要建造新的宫殿；廷尉上党人续咸苦苦地规劝，石勒发怒，想杀死他。中书令徐光说：“续咸的话不能听取，也应该宽容他。为什么因为正直的言论，突然间杀掉卿一级的官员呢？”石勒感叹地说：“做一个君主，就这样地不能按自己的

意见行事吗？平民家庭的资产满了一百匹，还想买房子，何况是拥有天下的人呢！这座宫殿终究应该建成，暂且下令停建，来成全我的正直的臣子的气节。"于是给续咸赏赐一百匹绢，一百斛稻谷。又诏令公卿以下官员，每年举荐贤良方正的人才，并下令被举荐的人，可以再推举他人，以此来拓宽求取贤士的途径。在襄国城西建造明堂、辟雍、灵台。

4 秋，七月，成国大将军李寿攻打阴平、武都，杨难敌向他投降。

5 九月，赵国君主石勒又建造邺城宫殿；把洛阳作为南都，设置行台。

6 冬，祭祀太庙，下诏把祭祀的肉送给司徒王导，并且命令他不要下跪拜谢；王导称说有病，不敢接受。当初，皇帝即位，年龄幼小，每次见到王导必定叩拜；给王导的亲笔诏书就说"惶恐地陈述"，中书省拟定的诏书就说"恭敬地询问"。主管官员商议："元旦朝会，皇帝是否应该礼敬王导？"博士郭熙、杜援发表意见，认为："礼制典籍中没有叩拜臣下的条文，以为应该除掉礼敬的仪式。"侍中冯怀发表意见，认为："天子前往辟雍，叩拜三老，何况王导是先帝的师傅呢？以为应该完整地行礼。"侍中荀奕发表意见，认为："元旦朝会是一年、一月、一日的开始，认为应该显示出君臣间的礼仪，就不应对王导礼敬；如果是平日朝会，自然可以完整地行礼。"下诏听从荀奕的建议。荀奕，是荀组的儿子。

7 慕容廆派遣使者送信给太尉陶侃，劝他起兵北伐，一同肃清中原。慕容廆的僚属宋该等人一起商议，认为"慕容廆在偏僻地带建立功业，职位低责任重，级别上同其他人没有差别，不足以镇抚汉人、胡人，应该上奏章请求提高慕容廆的官职爵位。"参军韩恒反驳说："建功立业的人，担心的是信义不卓著，不担心职位不高。齐桓公、晋文公有匡扶复兴周朝的功绩，并不先求迁升的文书来号令诸侯。应该修治武器，消灭所有叛逆，大功告发之后，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自然到来。这同请求君主赐予高官贵爵相比，不是更荣耀吗？"

慕容廆不高兴，调韩恒出去担任新昌令。于是东夷校尉封抽等人，写信呈送到陶侃的太尉府，请求封慕容廆为燕王，代理大将军事务。陶侃回信说："功劳建成后升官晋爵，是古代的成规。车骑将军虽然没有能替国家摧毁石勒的军队，但是忠贞节义，竭尽了诚心；现在把你们的信转呈皇帝，批准不批准、批示得慢或快，就由朝廷定夺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　　起玄默执徐，尽强圉作噩，凡六年。

显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

1 春，正月，辛未，大赦。

2 赵主勒大飨群臣，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后世无可比者。"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1]。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2]，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勒虽不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

失，闻者莫不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3 郭敬之退戍樊城也[3]，晋人复取襄阳，夏，四月，敬复攻拔之，留戍而归。

4 赵右仆射程遐言于赵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权略，群臣莫及；观其志，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加以残贼安忍，久为将帅，威振内外，其诸子年长，皆典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计。"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冲幼，宜得强辅。中山王骨肉至亲，有佐命之功，方当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权耳；吾亦当参卿顾命，勿过忧也。"遐泣曰："臣所虑者公事，陛下乃以私计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虽为皇太后所养，非陛下天属，虽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荣亦足矣，而其志愿无极，岂将来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见宗庙不血食矣。"勒不听。

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齿于吾二人，恐非但危国，亦将为家祸也。"他日，光承间言于勒曰："今国家无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吴、蜀未平，吾恐后世不以吾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汉运，刘备虽兴于蜀，汉岂得为不亡乎？孙权在吴，犹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4]，平荡八州[5]，帝王之统不在陛下，当复在谁？且陛下不忧腹心之疾，而更忧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辄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且其资性不仁，

见利忘义,父子并据权位,势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满之心;近于东宫侍宴,有轻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万年之后,不可复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书奏事,且以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惟征伐断斩大事乃呈之。于是严震之权过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门可设雀罗矣。虎愈怏怏不悦。

【注释】

①鹿死谁手:最后胜利属于谁。鹿,是猎取的对象,代称政权。汉初人蒯通最先采用这一比喻,详见本书第十二卷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②磊(léi 雷):同"磊"。

③"郭敬"句:郭敬退戍樊城,见本书第九十四卷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

④二都:指长安、洛州。

⑤八州:指冀州、幽州、并州、青州、兖州、豫州、司州、雍州。

【译文】

晋纪十七　　起壬辰(公元332年),止丁酉(公元337年),共六年。

显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壬辰,公元332年)

1 春,正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2 赵国君主石勒设盛大宴会招待文武官员,对徐光说:"我可以同古代哪一类君主相比?"回答说:"陛下神明而威武,谋略高深,超过了汉高祖,后代就没有可同您想比拟的了。"石勒笑着说:"人怎么能不了解自己?你言过其实了。我如果遇到汉高祖,将面朝北方侍奉他,和韩信、彭越同列;如果遇到光武帝,将和他在中原驰骋争夺,不知道政权落在谁人手中。大丈夫办事情,应该光明磊落,像太阳月亮一样明亮洁白,无论如何不能仿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负

人家的孤儿、寡妇，像狐狸那样以媚态迷惑别人来夺取天下。”文武官员都叩头，呼喊万岁。

石勒虽然不识字，但喜欢让儒生读书给他听，不时地以自己的见解评论古今的得失，听到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曾经命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后代的那一段，吃惊地说：“这种做法将失去天下，为什么后来得了天下呢？”等到听到留侯张良规劝，就说：“幸亏有这个劝阻。”

3 郭敬退到樊城防守，晋国人又夺取襄阳，夏，四月，郭敬又攻下襄阳，留下防守的部队就返回了。

4 赵国古仆射程遐对赵国君主石勒说：“中山王勇敢剽悍，有权术谋略，文武官员中没有赶得上的；观察他的心意，除陛下以外，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加上他残酷无情，随意杀人，长久担任将帅，声威震撼内外，他的几个儿子长大成人，都掌管军权；陛下健在，自然不会有什么变故，只是恐怕他不是年幼君主的臣属。应该早日除掉他，以便于国家的安宁。”石勒说：“现在天下没有安定，大雅年幼，应该得到强有力的辅佐。中山王是骨肉至亲，有辅助我创立大业的功绩，正要把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任交付给他，怎么会到你说的那种地步呢？你只不过是怕不能施展皇帝舅父的权威而已，我也会让你参与辅助嗣君，不要过分忧虑了。”程遐哭着说：“臣下所忧虑的是公家的事，陛下却从私人的利害关系着眼，来拒绝我的建议，您将从哪里听到忠实的言论呢？中山王虽然是皇太后抚养的，但并不是陛下的骨肉至亲，即使有微薄的功劳，陛下回报给他父子的恩爱荣耀也足够了，可是他的欲望没有极限，难道是对将来有益的吗？如果不除掉了，臣下将要看到宗庙不能杀牲祭祀了。”石勒不听从。

程遐退出来，告诉了徐光，徐光说：“中山王时常怨恨我们两人，恐怕他不但危害国家，也将成为我们家族的祸患。”另一天，徐光利用机会对石勒说：“现在国家没有战事，可是陛下的神色好像不大愉快，是为什么呢？”石勒说：“吴、蜀两地没有平定，我恐怕后

人不把我看作接受天命的君王。"徐光说："魏朝继承汉朝的国运，刘备虽然在蜀地兴起，汉朝又岂能不灭亡呢？孙权在江东，犹如现在的李氏。陛下攻取了两个都城，平定了八个州，帝王的正统不属于陛下，还会属于谁呢？况且，陛下不忧虑心腹上的疾病，却反而忧虑四肢吗？中山王凭借陛下的声威谋略，所向无敌，可是天下人都说他的英明勇敢仅次于陛下。而且他禀性不仁慈，见利忘义，父子同时占据有权势的职位，势力可以倾倒王室；可是经常耿耿于怀，有不满意的心理；近来在东宫陪同饮宴，有轻视皇太子的神色。臣下恐怕陛下逝世以后，不能再制服他了。"石勒沉默不语，开始下令太子裁决尚书上奏的事务，并且委派中常侍严震参与，决定事情是否可行，只有征伐和处斩的大事才呈报石勒。于是严震的权力超过了宰相，中山王石虎的门庭冷落，可以张网捕鸟。石虎更加怏怏不乐。

5 秋，赵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参军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樊城，悉俘其众。敬旋救樊，宣与战于涅水[1]，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阳攻新野，拔之。敬惧，遁去；宣遂拔襄阳。

侃使宣镇襄阳。宣招怀初附，简刑罚，略威仪，劝课农桑，或载钼耒于轺轩[2]，亲帅民芸获。在襄阳十余年，赵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赵人不能胜；时人以为亚于祖逖、周访。

6 成大将军寿寇宁州，以其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出广汉，镇南将军任回出越巂，以分宁州之兵。

7 冬，十月，寿、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寿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宜纵彪入城，共消其谷，何为拒之？"寿从之。城久不下，寿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险阻难服[3]，当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后取之，溷牢之物[4]，何足汲汲也。"寿不从，攻果不利，乃悉以军事任黑。

8 十一月，壬子朔，进太尉侃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侃固辞不受。

9 十二月，庚戌，帝迁于新宫。

10 是岁，凉州僚属劝张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5]。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骏立次子重华为世子。

【注释】

①涅水：即今河南西南部白河支流赵河。

②钼（chú 除）：同"锄"。　　轺（yáo 尧）轩：一匹马拉的轻便车。

③南中：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及云南、贵州地区。

④溷（hùn 混）：厕所、猪圈。

⑤"置公"句：魏武帝事见本书第六十七卷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晋文帝事见本书第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16年）。

【译文】

5 秋，赵国郭敬向南攻打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太尉陶侃派遣他的儿子平西将军陶斌和南中郎将桓宣乘虚进攻樊城，俘获了郭敬留守樊城的所有部众。郭敬立即回军援救樊城，桓宣在涅水

同他交战，打败了他，夺回了他掳掠的全部财物。陶侃的哥哥的儿子陶臻和竟陵太守李阳攻打新野，攻下来了。郭敬畏惧，逃走了；桓宣于是攻下了襄阳。

陶侃命令桓宣镇守襄阳。桓宣招徕安抚刚刚归附的民众，减省刑罚条文，废除繁琐的礼仪，鼓励耕田种桑，有时在马车上放上锄头犁耙，亲自带领民众耕耘收获。在襄阳十多年，赵国人几次攻打，桓宣以弱小的兵力抵御防守，赵国人不能取消；当时的人认为他仅次于祖逖、周访。

6 成国大将军李寿进犯宁州，派遣征东将军费黑充当前锋，从广汉出兵，镇南将军任回从越巂出兵，来分散宁州的兵力。

7 冬，十月，李寿、费黑到达朱提，朱提太守董炳据城固守，宁州刺史尹奉派遣建宁太守霍彪率领军队援助董炳。李寿想迎击霍彪，费黑说："城中粮食少，应该放霍彪进城，共同消耗他们的米谷，为什么要抵御他呢？"李寿听从了。城池长久不能攻下来，李寿想猛烈攻打。费黑说："南中地势险要，难以制服，应多花时间来消耗他们，等到他们的智慧勇气都枯竭了，然后收拾他们，栏圈中的牲畜，何必急着捕捉呢？"李寿不听从，进攻果然失利，于是把全部军务交给费黑。

8 十一月，初一，擢升太尉陶侃为大将军，可以带剑穿鞋上殿，入宫朝见不必碎步快，司仪宣读行礼的仪式时不称姓名；陶侃执意推辞，不接受。

9 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迁进新修的宫殿。

10 这一年，凉州州府的僚属劝说张骏称为凉王，兼任秦、凉二州牧，依照魏武帝、晋文帝的旧例，设置公卿大臣和各级官员。张骏说："这不是做臣子的人所应该说的话。胆敢说这种话的，罪过不能赦免！"但是境内都称他为王。张骏立次子张重华为世子。

八 年

1 春，正月，成大将军李寿拔朱提，董炳、霍彪皆降，寿威震南中。

2 丙子，赵主勒遣使来修好，诏焚其币。

3 三月，宁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尽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将军寿领宁州。

4 夏，五月，甲寅，辽东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赦系囚。以长史裴开为军咨祭酒，郎中令高诩为玄菟太守。皝以带方太守王誕为左长史，誕以辽东太守阳鄀为才而让之[1]；皝从之，以誕为右长史。

5 赵主勒寝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矫诏，群臣亲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损，外无知者。又矫诏召秦王宏、彭城王堪还襄国。勒疾小瘳[2]，见宏，惊曰："吾使王处藩镇，正备今日，有召王者邪，将自来邪？有召者，当按诛之！"虎惧曰："秦王思慕，暂还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数日，复问之，虎曰："受诏即遣，今已半道矣。"广阿有蝗[3]，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帅骑三千游于蝗所。

秋，七月，勒疾笃，遗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临轩，收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将兵入宿卫，文武皆奔散。弘大惧，自陈劣弱，让位于虎。虎曰："君终，太子立，礼之常也。"弘涕泣固让，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

大义,何足豫论!"弘乃即位。大赦。杀程遐、徐光。夜,以勒丧潜瘗山谷,莫知其处。己卯[4],备仪卫,虚葬于高平陵。谥曰明帝,庙号高祖。

赵将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各遣使来降。聪本晋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护乔球将兵救之,未至,聪等为虎所诛。

6 慕容皝遣长史勃海王济等来告丧。

7 八月,赵主弘以中山王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国,总摄百揆。虎赦其境内,立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加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5];次子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乐安王;遵封齐王,鉴封代王,苞封乐平王,徙平原王斌为章武王。勒文武旧臣,皆补散任[6];虎之府寮亲属,悉署台省要职。以镇军将军夔安领左仆射,尚书郭殷为右仆射。更命太子宫曰崇训宫,太后刘氏以下皆徙居之。选勒宫人及车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注释】

①鄒(wù 勿):同"务"。

②瘳(chōu 抽):病愈。

③广阿:县名,治今河北隆尧东。

④己卯:七月戊申朔,无己卯,安葬当为八月时事。

⑤使持节:职官名,权力高于持节和假节,可在未经上报的情况下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员。

⑥散任: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职位。文官方面的有开府仪同三司、特

进、光禄大夫等，武官方面的有骠骑将军、辅国将军、镇军将军等。

【译文】

八年（癸巳、公元 333 年）

1 春，正月，成国大将军李寿攻下朱提，董炳、霍彪都投降了，李寿的声威震撼南中地区。

2 二十六日，赵国君主石勒派遣使者前来表示重归和好，下诏焚毁了他的礼物。

3 三月，宁州刺史尹奉向成国投降，成国占据了南中所有土地；大赦境内，委派大将军李寿兼任宁州刺史。

4 夏，五月，初六，辽东武宣公慕容廆去世。六月，世子慕容皝以平北将军的身分代理平州刺史，管理辖区内事务；赦免关押的囚犯。委派长裴开担任军咨祭酒，郎中令高诩担任玄菟太守。慕容皝任命带方太守王誕为左长史，王誕认为辽东太守阳骛有才干而让位给他；慕容皝听从了，委派王誕担任右长史。

5 赵国君主石勒患病，中山王石虎入宫侍奉，假称诏命，文武官员和亲属都不能进去；病情的变化，外面没有人知道。又假称诏命征召秦王石宏、彭城王石堪回到襄国。石勒的病稍有好转，见到石宏，吃惊地说："我命令你镇守要害地带，正是防备现在这种情况，是有人征召你回来，还是自行回来的呢？有胆敢征召的，应依法诛杀！"石虎恐惧地说："秦王思念您，暂时回来而已，现在派他回去。"仍旧留下他，不放他走。过了几天，石勒又问起这件事。石虎说："接到诏命就派他回去了，现在已在半路上了。"广阿有蝗灾，石虎秘密地下令他的儿子冀州刺史石邃，率领三千骑兵在蝗灾区域巡逻。

秋，七月，石勒病重，留下遗言说："大雅兄弟，应该善于互相保护，司马氏的内讧，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中山王应该深入思考周公、霍公辅佐幼主的事，不要为后代留下话柄。"二十一日，石勒去世。

中山王石虎劫持太子石弘，让他到殿前，逮捕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交付廷尉，召唤石邃，命令他率领兵士入宫警卫，文武官员都逃散了。石弘大为恐惧，陈述自己才能低下、性情懦弱，把帝位让给石虎。石虎说："国君去世，太子即位，是礼制上的常规。"石弘流泪哭泣，执意让位，石虎发怒说："如果担负不了重任，天下自然有大的原则，何必预先谈论！"石弘于是即位。大赦境内。诛杀程遐、徐光。夜晚，把石勒的尸体秘密地埋在山谷中，没有其他人知道地方。己卯日，设立仪式和护卫，把一口空棺葬在高平陵，谥号为明帝，庙号为高祖。

赵国将领石聪和谯郡太守彭彪，各自派遣使者前来投降。石聪本来是晋国人，冒姓为石氏。朝廷派遣督护乔球率领军队援救他们，还没赶到，石聪等人已被石虎诛杀。

6 慕容皝派遣长史勃海人王济等人来报告慕容廆死亡的消息。

7 八月，赵国君主石弘委派中山王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赠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以魏郡等十三个郡为他的封国，总揽朝政。石虎赦免封国内囚犯，立妻子郑氏为魏王后；儿子石邃为魏太子，加授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次子石宣担任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为河间王；石韬担任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为乐安王；石遵封为齐王，石鉴封为代王，石苞封为乐平王；改封平原王石武为章武王。石苞封为乐平王；改封平原王石斌为章武王。石勒旧日的文武官员，都安排没有固定职事的职位；石虎府中的僚属和亲属，全都担任朝廷的重要职位。委派镇军将军夔安兼任左仆射，尚书郭殷担任右仆射。把太子的宫室改名为崇弘宫，太后刘氏以下皇宫女子都迁到那里居住。挑选石勒美丽的宫女和最好的车马、服饰珍宝，都运进丞相府。

8 宇文乞得归为其东部大人逸豆归所逐，走死于外。慕

容皝引兵讨之，军于广安[1]，逸豆归惧而请和，遂筑榆阴、安晋二城而还[2]。

9 成建宁、牂柯二郡来降[3]，李寿复击取之。

10 赵刘太后谓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驾，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复久，王将若之何？"堪曰："先帝旧臣，皆被疏斥，军旅不复由人，宫省之内，无可为者，臣请兖州，挟南阳王恢为盟主，据廪丘，宣太后诏于牧、守、征、镇，使各举兵以诛暴逆，庶几犹有济也。"刘氏曰："事急矣！当速为之。"九月，堪微服、轻骑袭兖州，不克，南奔谯城。丞相虎遣其将郭太追之，获堪于城父[4]，送襄国，炙而杀之。征南阳王恢还襄国。刘氏谋泄，虎废而杀之，尊弘母程氏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数有功，赵主勒养以为子。刘氏有胆略，勒每与之参决军事，佐勒建功业，有吕后之风，而不妒忌更过之。

赵河东王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冬，十月，生、朗皆举兵以讨丞相虎；生自称秦州刺史，遣使来降。氐帅蒲洪自称雍州刺史，西附张骏。

虎留太子邃守襄国，将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5]；进向长安，以梁王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帅鲜卑涉璝众二万为前锋以拒之，生将大军继发，军于蒲阪。权与挺战于潼关，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长史刘隗皆死，虎还奔渑池，枕尸三百余里。鲜卑潜与虎通谋，反击生。生不知挺已死，惧，单骑奔长安。权收余众，退屯渭汭[6]。生遂弃长安，匿于鸡头山[7]。将军蒋英据长安

拒守,虎进兵击英,斩之。生麾下斩生以降;权奔陇右。

虎分命诸将屯汧、陇,遣将军麻秋讨蒲洪。洪帅户二万降于虎,虎迎拜洪光烈将军、护氐校尉[8]。洪至长安,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曰:"诸氐皆洪家部曲,洪帅以从,谁敢违者?"虎从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9];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漑头[10]。

虎还襄国,大赦。赵王弘命虎建魏台,一如魏武王辅汉故事。

【注释】

①广安: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南。

②榆阴、安晋:城名,二城在今辽宁朝阳市西。

③牂(zāng 臧)柯:郡名,治今贵州凯里西北。

④城父:县名,治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

⑤刖(yuè 乐):砍掉脚的酷刑。

⑥渭汭(ruì 瑞):地名,即今陕西渭河入黄河处。

⑦鸡头山:山名,在今宁夏隆德东。

⑧护氐校尉:后赵职官名,负责管理境内氐族。当为仿汉代的护羌校尉而命名。

⑨枋头: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

⑩漑头:地名,在今河北枣强东北。

【译文】

8宇文乞得归遭到他的东部大人宇文逸豆归的驱逐,逃到外地死去。慕容皝率领军队讨伐宇文逸豆归,驻扎在广安;宇文逸豆归

因畏惧而请求和解，慕容皝在修筑榆阴、安晋两城后便返回了。

9 成国建宁、牂柯两郡前来投降，李寿又攻取了两郡。

10 赵国刘太后对彭城王石堪说："先帝刚逝世，丞相就即刻如此地侵侮践踏。皇位的丧失，恐怕不会再有多久了，你该怎么办呢？"石堪说："先帝旧有的臣属，都遭到排挤，军队不再听我们调遣。皇宫朝廷之内，没有能够匡扶的人了，臣下请求出奔兖州，挟持南阳王石恢做同盟的首领，占据廪丘，向各州牧、郡守以及各地军事长官宣布太后的诏命，命令他们各自起兵，来诛灭暴虐的叛逆，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刘氏说："情况很紧迫了！应该马上行动。"九月，石堪改换平民服装，率领轻装骑兵袭击兖州，不能取胜，往南奔向谯城。丞相石虎派遣他的将领郭太追击，在城父擒获了石堪，送到襄国，用火烤死了他。征召南阳王石恢回襄国。刘氏的密谋泄漏，石虎废黜后杀了她，尊崇石弘的母亲程氏为皇太后。石堪本来是田家的孩子，多次立功，赵国君主石勒把他作为儿子收养。刘氏有胆识谋略，石勒常常和他商议决断军务，协助石勒建功立业，有吕后的作风，而性格不忌妒，大大超过了她。

赵国河东王石生镇守关中，石朗镇守洛阳。冬、十月，石生、石朗都起兵讨伐丞相石虎；石生自称为秦州刺史，派遣使者前来投降。氐族首领蒲洪自称为雍州刺史，向西依附张骏。

石虎留太子石邃守卫襄国，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到金墉城攻打石朗；金墉陷落，擒获石朗，砍下他的脚后杀了他；向长安进发，委派梁王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石生派遣将军郭权率领鲜卑人涉璝的二万部众充当前锋，来抵御石挺，石生率领大军随后出发，驻扎在蒲阪。郭权和石挺在潼关交战，大败石挺的军队，石挺和丞相左长史刘隗都被杀死，石虎逃回渑池，三百多里中尸体相连接。鲜卑人暗中和石虎勾结，反过来攻打石生。石生不知道石挺已被杀死，心中恐惧，单人匹马逃回长安。郭权收集残余的部队，退到渭汭据守。石生继而抛弃长安，躲藏到鸡头山上。将军蒋英占据长安，抗

拒石虎的军队，石虎进军攻打蒋英，杀了他。石生手下的人杀了他，向石虎投降；郭权逃到陇西。

石虎命令各将领分别屯驻汧水、陇山，派遣将军麻秋讨伐蒲洪。蒲洪率领二万户向石虎投降，石虎迎接，任命蒲洪为光烈将军、护氐校尉。蒲洪到达长安，劝说石虎迁徙关中的豪杰和氐人、羌人，来充实东方的力量，说："所有氐人都是我家的部属，我率领他们跟从您，谁人胆敢违背？"石虎听从他的建议，把秦州、雍州的民众和氐人、羌人十多万户迁到函谷关以东。委派蒲洪担任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命令他驻守枋头；委派羌人首领姚弋仲担任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命令他率领几万部众迁到清河郡的灄头驻守。

石虎回到襄国，大赦境内。赵国君主石弘命令石虎设置魏国权力机构，一概仿照魏武王辅佐汉朝的旧例。

11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严峻，国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谏，不听。

皝庶兄建威将军翰、母弟征虏将军仁，有勇略，屡立战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艺；皆有宠于廆。皝忌之，翰叹曰："吾受事于先公，不敢不尽力，幸赖先公之灵，所向有功，此乃天赞吾国，非人力也。而人谓吾之所办，以为雄才难制，吾岂可坐而待祸邪？"乃与其子出奔段氏。段辽素闻其才，冀收其用，甚爱重之。

仁自平郭来奔丧[1]，谓昭曰："吾等素骄，多无礼于嗣君，嗣君刚严，无罪犹可畏，况有罪乎！"昭曰："吾辈皆体正嫡，于国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内未为所疑，伺其间

隙，除之不难。兄趣举兵以来，我为内应，事成之日，与我辽东。男子举事，不克则死，不能效建威偷生异域也。”仁曰：“善！”遂还平郭。闰月，仁举兵而西。

或以仁、昭之谋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验。仁兵已至黄水②，知事露，杀使者，还据平郭。皝赐昭死。遣军祭酒封奕慰抚辽东。以高诩为广武将军，将兵五千与庶弟建武将军幼、稚、广威将军军、宁远将军汗、司马辽东佟寿共讨仁。与仁战于汶城北③，皝兵大败，幼、稚、军皆为仁所获；寿尝为仁司马，遂降于仁。前大农孙机等举辽东城以应仁。封奕不得入，与汗俱还。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乙逸、辽东相太原韩矫皆弃城走，于是仁尽有辽东之地；段辽及鲜卑诸部皆与仁遥相应援。皝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为平州别驾。

【注释】

①平郭：县名，治今辽宁熊岳东。

②黄水：河流名，即潢水，在今辽宁台安东南。

③汶城：城名，初为汶县县城，在今辽宁营口东南。西晋末年，汶县被撤销。

【译文】

11 慕容皝刚继位时，执法严厉苛刻，国中人士大都感到不安，主簿皇甫真恳切地规劝，不听从。

慕容皝庶出的哥哥建威将军慕容翰、同母所生的弟弟征虏将军慕容仁，有勇气谋略，多次建立战功，得到兵士的欢心；最小的弟弟慕容昭，有才学技艺，都受到慕容廆的宠爱。慕容皝顾忌他们，慕

容翰叹息说:"我接受先父交给的职事,不敢不竭尽全力,幸亏凭借先父的神灵保祐,所到之处都能建立功勋,这是上天帮助我们的国家,不是人的力量。可是别人认为是我所做到的,以为我有了不起的才干,难以控制,我怎么能坐着等待灾祸来临呢?"于是和他的儿子出奔段氏。段辽早就听说过他的才能,希望得到他来效力,因而非常喜爱、敬重他。

慕容仁从平郭回来吊丧,对慕容昭说:"我们一向傲慢,常常对嗣君没有礼节,嗣君刚烈严厉,没有罪还感到畏惧,何况是有罪呢?"慕容昭说:"我们都是嫡子,有资格得到继承权。兄长一向得到兵士的欢心,我在内部还没被怀疑,窥伺时机,除掉他是不难的。兄长赶快起兵前来,我作为内应,事情成功的时候,把辽东交给我。男子汉办事,不成功就去死,不能仿效建威将军,在别国苟且偷生。"慕容仁说:"好!"于是回到平郭。闰月,慕容仁起兵向西进发。

有人把慕容仁、慕容昭的计划报告给慕容皝,慕容皝不相信,派遣使者去核查。慕容仁的军队已经到达黄水,得知事情败露,杀死使者,退回平郭据守。慕容皝赐令慕容昭自杀。派遣平祭洒封奕安抚辽东。委派高诩担任广武将军,率领五千军队,和庶出的弟弟建武将军慕容幼、慕容稚、广威将军慕容军、宁远将军慕容汗、司马辽东人佟寿共同讨伐慕容仁。在汶城北同慕容仁交战,慕容皝的军队大败,慕容幼、慕容稚、慕容军都被慕容仁擒获;佟寿曾经做过慕容仁的司马,于是向慕容仁投降。曾任过大农的孙机等人献出辽东城,来响应慕容仁。封奕不能进城,和慕容汗一起返回。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平原人乙逸、辽东相太原人韩矫,都放弃城池逃跑,于是,慕容仁占领了辽东郡的所有土地;段辽和鲜卑各部落,都同慕容仁遥相呼应。慕容皝回想起皇甫真的话,委派皇甫真担任平州别驾。

12 十二月，郭权据上邽，遣使来降；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

13 初，张骏欲假道于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许。骏乃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成以假道；雄伪许之，将使盗覆诸东峡[1]。蜀人桥赞密以告淳。淳谓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万里通诚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义，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杀臣者，当斩之都市，宣示众目曰：'凉州不忘旧德，通使琅邪[2]，主圣臣明，发觉杀之。'如此，则义声远播，天下畏威。今使盗杀之江中，威刑不显，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惊曰："安有此邪？"

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张淳壮士，请留之。"雄曰："壮士安肯留？且试以卿意观之。"骞谓淳曰："卿体丰大，天热，可且遣下吏，小住须凉。"淳曰："寡君以皇舆播越，梓宫未返，生民涂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诚上都[3]。所论事重，非下吏所能传；使下吏可了，则淳亦不来矣。虽火山汤海，犹将赴之，岂寒暑之足惮哉？"雄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亦称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来，世笃忠贞，以雠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娱之有？"雄甚惭，曰："我之祖考本亦晋臣，遭天下大乱，与六郡之民避难此州，为众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国者，亦当帅众辅之。"厚为淳礼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长安之失守也，敦煌计吏耿访自汉中入江东，屡上书请遣大使慰抚凉州。朝廷以访守侍书御史，拜张骏镇西大

将军，选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访至梁州，道不通，以诏书付贾陵，诈为贾客以达之。是岁，陵始至凉州，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④。

【注释】

①东峡：即长江三峡，以在成都之东，故称东峡。

②琅邪：东晋建国者司马睿，本为西晋琅邪王，东晋以外的人对东晋统治者仍以琅邪王相称。下文李雄也是如此。

③上都：指东晋都城建康。

④部曲督：下级武官。

【译文】

12 十二月，郭权占据上邽，派遣使者前来投降；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都起兵响应他。

13 当初，张骏想向成国借路，来向建康呈送奏章，成国君主李雄不答应。张骏于是派遣治中从事张淳向成国称臣，来借取道路；李雄假装答应下来，准备派人扮作盗贼，把张淳沉入东峡中。蜀郡人桥赞把这个消息秘密告诉了张淳。张淳对李雄说："寡君之所以命令小臣进入凉州人没有到过的地区，不远万里，向建康表达诚心，是因为陛下崇尚忠诚信义，能成全他人的好事的缘故。如果要杀臣下，应该在闹市斩首，在众人的眼前宣布说："凉州不忘记旧日的恩德，向琅邪王派遣使者，我们君主圣明，臣属聪颖，发觉后杀了他。'这样，正义的名声就会传到很远的地方，天下人就会畏惧您的声威。现在指使盗贼在江中杀掉我，威风和刑罚不能显示出来，怎么能够让天下人看到呢？李雄大感惊讶地说："哪里有这种事呢？"

司隶校尉景骞对李雄说："张淳是个勇士，请求留下他。"李雄说："勇士怎么肯留下来？姑且用你的意思去试试看。"景骞对张淳说："你身体肥胖高大，天气炎热，可暂且派手下官员前去，你稍微

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凉快后再去。”张淳说：“寡君因皇帝流亡在外，灵柩没有运回，人民像陷入泥潭、掉进火坑那样痛苦，没有人拯救他们，所以派遣我向京城表达诚心。所要谈论的事情重大，不是手下官员所能转达的；假使手下官员可以办到，我也就不来了。即使是燃烧的高山、滚烫的海洋，也要前去，冷热哪里值得畏惧呢？”李雄对张淳说：“你的主上美好的名声高于当代之上，地势险要，兵力强盛，为什么不称帝，也在一方自享欢乐呢？”张淳说：“寡君从他的祖父以来，世代忠厚坚贞，因仇恨耻辱没有洗刷，枕着兵器，等待天明，哪里有心思自享欢乐？”李雄十分惭愧，说：“我的祖父本来也是晋国的臣属，遇到天下大乱，和六郡的民众到这个州避难，被众人所推举，于是才有今日。琅邪王如果能在中原复兴大晋的业绩，我也会率领部众去辅佐他。”送给张淳一份厚礼，送他上路。张淳终于到达建康，完成了使命。

长安失守时，敦煌计吏耿访从汉中进入江东，多次上奏章，请求派遣重要官员为使者去慰问、安抚凉州。朝廷委派耿访代理侍书御史，去任命张骏为镇西大将军，挑选陇西人贾陵等十二人协助他。耿访到达梁州，道路不能通行，把诏书交付给贾陵，装扮成商人送到凉州。这一年，贾陵才到达凉州，张骏派遣部曲督王丰等人到建康答谢。

九　年

1 春，正月，赵改元延熙。

2 诏以郭权为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3 仇池王杨难敌卒，子毅立，自称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以叔公坚头之子盘为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遣

使来称藩。

4 二月，丁卯，诏遣耿访、王丰赍印绶授张骏大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自是每岁使者不绝。

5 慕容仁以司马翟楷领东夷校尉，前平州别驾庞鉴领辽东相。

6 段辽遣兵袭徒河，不克，复遣其弟兰与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舆泥并力拒守[1]，兰等不克而退。辽怒，切责兰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复益兵来攻。士皆重袍蒙盾，作飞梯，四面俱进，昼夜不息。琮、泥拒守弥固，杀伤千余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马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贼气锐，勿与争锋。"汗性骁果，以千余骑为前锋，直进。封奕止之，汗不从。与兰遇于牛尾谷[2]，汗兵大败，死者太半；奕整阵力战，故得不没。

兰欲乘胜穷追，慕容翰恐遂灭其国，止之曰："夫为将当务慎重，审己量敌，非万全不可动。今虽挫其偏师，未能屈其大势。皝多权诈，好为潜伏，若悉国中之众自将以拒我，我悬军深入，众寡不敌，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违命贪进，万一取败，功名俱丧，何以返面？"兰曰："此已成擒，无有余理，卿正虑遂灭卿国耳！今千年在东，若进而得志，吾将迎之以为国嗣，终不负卿，使宗庙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无复还理；国之存亡，于我何有？但欲为大国之计，且相为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独还，兰不得已而从之。

7 三月，成主雄分宁州置交州[3]，以霍彪为宁州刺史，爨

深为交州刺史。

8 赵丞相虎遣其将郭敖及章武王斌帅步骑四万西击郭权，军于华阴；夏，四月，上邽豪族杀权以降。虎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长安人陈良夫奔黑羌[4]，与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扰北地、冯翊。章武王斌、乐安王韬合击，破之，句大奔马兰山[5]。郭敖乘胜逐北，为羌所败，死者什七八。斌等收军还三城[6]。虎遣使诛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9 慕容仁自称平州刺史、辽东公。

【注释】

①城大：一城之长，负责全城事务。如后世城主、市长。

②牛尾谷：地名，在今辽宁朝阳市西南。

③"成主"句：成国分出宁州的兴古、永昌、牂柯、越巂、夜郎等郡置增交州。

④黑羌：羌族中的一个支派。

⑤马兰山：山名，在今陕西铜川北。

⑥三城：城名，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南。

【译文】

九年（甲午、公元 334 年）

1 春，正月，赵国改年号为延熙。

2 下诏委派郭权担任镇西将军、雍州刺史。

3 仇池王杨难敌去世，儿子杨毅即位，自称为龙骧将军、左贤王、下辨公；委任叔父杨坚头的儿子杨盘为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派遣使者前来称臣。

4 二月，二十三日，下诏派遣耿访、王丰携带印绶，委任张骏为大

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从此,使者每年来往不断。

5 慕容仁委派司马翟楷兼任东夷校尉,前平州别驾庞鉴兼任辽东相。

6 段辽派遣军队袭击徒河,不能取胜;又派遣他的弟弟段兰和慕容翰一同攻打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舆泥合力抵抗,段兰等人不能攻克,就返回了。段辽发怒,严厉训斥段兰等人,命令他们一定要攻下。休息了二十天,又增加军队来攻打。士兵都穿着双重的战袍,用盾牌护着头,造作云梯,从四面同时进攻,日夜不停息。石琮、慕舆泥的防御更加牢固,杀死了一千多人,始终不能攻下。慕容皝派遣慕容汗和司马封奕等人,一同援救柳城。慕容皝告戒慕容汗说:"贼寇的气势旺盛,不要急于和他们争斗。"慕容汗禀性骁勇果敢,率领一千多骑兵充当前锋,径直地推进。封奕阻止他,慕容汗不听从。和段兰在牛尾谷相遇,慕容汗的军队大败,死的超过一半;封奕整顿阵势奋力作战,才得以没有全军覆没。

段兰想乘胜紧追,慕容翰恐怕就此灭掉他原先的国家,阻止段兰说:"凡是做将领的,应该务必谨慎行事,审礼自己,度量敌人,不是万无一失不能行动。现在虽然挫败了他们的非主力部队,还没有使他们失去大势。慕容的权谋诡计很多,喜爱暗中埋伏,如果调集国中所有部众,亲自率领来抵御我们,我们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这是危险的计策。而且接受命令的时候,只要求取得这次胜利;如果违背命令冒进,万一遭到失败,功绩名声都会丧失,有什么脸面返回去?"段兰说:"这是已经可以擒获的敌人,没有放走的道理,你不过担心就此灭掉你的国家而已!现在千年在东边,如果进军达到了目的,我将迎接他作为你国家的嗣君,终究不会辜负你,使宗庙断绝了祭祀。"千年,是慕容仁的乳名。慕容翰说:"我投靠、依附你们,没有再回国的道理;国家的存亡,与我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替大国着想,并且为你珍惜功名而已。"于是下令所统领的部众,打算独自返回,段兰不得已,只好顺从他。

7 三月，成国君主李雄从宁州中分出若干郡县设置交州，委派霍彪担任宁州刺史，霾深担任交州刺史。

8 赵国丞相石虎派遣他的将领郭敖和章武王石斌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向西攻打郭权，驻扎在华阴；夏，四月，上邽的豪族杀死郭权，出城投降。石虎把秦州的三万多民户，迁到青、并二州。长安人陈良夫投奔黑羌，和北羌王薄句大等人进犯、骚扰北地、冯翊。章武王石斌、乐安王石韬合力攻打，打败了他们，薄句大逃到马兰山。郭敖乘胜追击，被羌人打败，死的人达十分之七八。石斌等人收集军队，回到三城。石虎派人杀了郭敖。秦王石宏有怨恨的言论，石虎囚禁了他。

9 慕容仁自称为平州刺史、辽东公。

10 长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满盈自惧，不预朝权，屡欲告老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笃，上表逊位。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刺史印传、棨戟[1]；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侃自加管钥。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武。甲寅，舆车出，临津就船，将归长沙，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2]！"乙卯，薨于樊溪[3]。侃在军四十一年，明毅善断，识察纤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4]，数千里中，路不拾遗。及薨，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5]："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安，鲲之从子也。

11 成主雄生疡于头。身素多金创，及病，旧痕皆脓溃，诸子皆恶而远之；独太子班昼夜侍侧，不脱衣寇，亲为吮脓。雄召大将军建宁王寿受遗诏辅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尚书王环[6]，班居中行丧礼，一无所预。

12 辛未，加平西将军庾亮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刺史，镇武昌。亮辟殷浩为记室参军。浩，羡之子也，与豫章太守褚裒、丹阳丞杜乂，皆以识度清远，善谈《老》、《易》，擅名江东，而浩尤为风流所宗。裒，䂮之孙[7]；乂，锡之子也。醒彝尝谓裒曰："季野有皮里《春秋》[8]。"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褒贬也。"谢安曰："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

13 秋，八月，王济还辽东，诏遣侍御史王齐祭辽东公廆，又遣谒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马石津[9]，皆为慕容仁所留。

14 九月，戊寅，卫将军江陵穆公陆晔卒。

【注释】

①麾：主帅特用的旌旗。 幢：作仪仗用的以羽毛为饰的旗帜。 曲盖：仪仗用的曲柄伞。 侍中貂蝉：侍中入宫耳际悬挂的貂尾和蝉饰。 棨(qǐ起)戟：有缯衣或油漆的木戟，用为官吏出行时前导的仪仗。

②"老子"句：意为"老汉步履蹒跚，都是因各位苦苦相留，没有早日辞位的缘故"。 婆娑(suō 梭)：腿脚不灵便的样子。

③樊溪：地名，在今湖北鄂城西。

④南陵：地名，在今安徽贵池西南" 白帝：在今四川奉节东。

⑤谢安：东晋著名政治家、淝水之战获胜的决策人，详见本书晋孝武帝诸卷。

⑥尚书王环：据《晋书·李班载记》，当作"尚书令王环"。

⑦褚翟(luè 略)：魏晋之际官吏。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有气量，以才干著称。魏末为豫州主簿，晋初官至安东将军。

⑧季野：褚裒表字。皮里《春秋》：藏在内心里的对人对事的褒贬评论。皮，肚皮；《春秋》，春秋时期的鲁国史书，因书中常常褒贬善恶，这里借用来指评判好坏。

⑨马石津：地名，在今辽宁旅顺西南。

【译文】

10 长沙桓公陶侃，晚年对功高位尊深感不安，不干预朝政，屡次请求辞职回到封国，僚属们苦苦挽留他。六月，陶侃病重，上奏章让位。派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朝廷赐予的符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太尉印章、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刺史的印章符信、棨戟；军用物资、武器、牛马、船只，都有固定的帐簿，仓库加了封条图印，陶侃亲自上锁。把身后的事情托付给右司马王愆期。擢升他为督护，统领文武官员。十二月，坐车离开官署，到渡口上船，打算回到长沙，回头对王愆期说："老汉步履蹒跚，都是因各位苦苦挽留！"十三日，在樊溪逝世。陶侃在军队中四十一年，精明刚毅，善于决断，观察问题周密 细致，没有人能骗得过他；从南陵到白帝城，路上没有人捡他人丢失的东西。在他逝世后，尚书梅陶给亲信曹识写信说："陶公的机敏神妙、明辨是非，好像魏武帝，忠诚恭顺、勤勤恳恳，好像诸葛孔明，陆抗等人，赶不上他。"谢安常说："陶公虽然使用刑罚，但明白刑罚的局限性。"谢安，是谢鲲的侄儿。

11 成国君主李雄头上长疮。身上往日有很多刀伤的疤痕，等到生病，旧的创口都流脓溃烂，各个儿子都感到厌恶，远远地躲开；唯独太子李班日夜在身边问候，衣服帽子都不脱。亲口为他吮吸脓血。李雄征召大将军建宁王李寿，让他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二十五

日，李雄去世，太子李班即位。委派建宁王李寿统领尚书奏事，政事都委托给李寿和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环，李班在宫中执行丧礼，一概都不过问。

12 二十九日，擢升平西将军庾亮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任江·豫·荆三州刺史，镇守武日。庾亮延聘殷浩为记室参军。殷浩，是殷羡的儿子，和豫章太守褚裒、丹阳丞杜乂，都因见识风度清雅高远，善于谈论《老子》、《周易》，在江东享有盛名，而殷浩，尤其为风流名士所推崇。褚裒，是褚䂮的孙子；杜乂，是杜锡的儿子。桓彝曾对褚裒说："你的肚中有《春秋》。"意思是说他口里对人不加评论，内心里却有褒贬。谢安说："褚裒虽然不开口，但一年四季的气象却都具备了。"

13 秋，八月，王济回到辽东，下诏派遣侍御史王齐祭奠辽东公慕容廆，又派遣谒者徐孟携带策书任命慕容皝为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兼承诏命委任官吏、授予爵位，一概如同慕容廆的旧例。在马石津下船，都被慕容仁扣留。

14 九月，初八，卫将军江陵穆公陆晔去世。

15 成主雄子之车骑将军越屯江阳[1]，奔丧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与其弟安东将军期谋作乱。班弟玝劝班遣越还江阳。以期为梁州刺史，镇葭萌[2]。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无所疑间，遣玝出屯于涪。冬，十月，癸亥朔[3]，越因班夜哭，杀之于殡宫，并杀班兄领军将军都；矫太后任氏令，罪状班而废之。

初，期母冉氏贱，任氏母养之。期多才艺，有令名；及班死，众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谥班

曰戾太子。以越为相国，封建宁王；加大将军寿大都督，徙封汉王；皆录尚书事。以兄霸为中领军、镇南大将军；弟保为镇西大将军、汶山太守；从兄始为征东大将军，代越镇江阳。丙寅，葬雄于安都陵，谥曰武皇帝，庙号太宗。

始欲与寿共攻期，寿不敢发。始怒，反谮寿于期，请杀之。期欲藉寿以讨李玝，故不许，遣寿将兵向涪。寿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开其去路，玝遂来奔。诏以玝为巴郡太守。期以寿为梁州刺史，屯涪。

16 赵主弘自赍玺绶诣魏宫，请禅位于丞相虎。虎曰："帝王大业，天下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邪？"弘流涕还宫，谓太后程氏曰："先帝种真无复遗矣！"于是尚书奏："魏台请依唐、虞禅让故事。"虎曰："弘愚暗，居丧无礼，便当废之，何禅让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宫，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统，夫复何言？"群臣莫不流涕，宫人恸哭。群臣诣魏台劝进，虎曰："皇帝者盛德之号，非所敢当，且可称居摄赵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阳王恢于崇训宫，寻皆杀之。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称疾不贺，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谓虎曰："弋仲常谓天王命世英雄，奈何所臂受托而返夺之邪？"虎曰："吾岂乐此哉？顾海阳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虽不平，然察其诚实，亦不之罪。

虎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郡申钟为侍中，郎闿为光禄大夫，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4]，复还襄国。

17 慕容皝讨辽东，甲申，至襄平[5]。辽东人王岌密信请降。师进，入城，翟楷、庞鉴单骑走，居就、新昌等县皆降[6]。皝欲悉坑辽东民，高诩谏曰："辽东之叛，实非本图，直畏仁凶威，不得不从。今元恶犹存，始克此诚，遽加夷灭，则未下之城，无归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以杜群为辽东相，安辑遗民。

18 十二月，赵徐州从事兰陵朱纵斩刺史郭祥，以彭城来降，赵将王朗攻之，纵奔淮南。

19 慕容仁遣兵袭新昌，督护新兴王寓击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注释】

①江阳：县名，治今四川泸州市。

②葭萌：县名，治今四川广元西南。

③癸亥朔：十月辛丑朔，癸亥为十月二十二日。此处或衍"朔"字，或"癸"当作"辛"。

④"虎行如"句：据《晋书·石季龙载记》，石虎迷信"天子当从东北来"的谶文，故出行至东北方的信都，再返回襄国。

⑤襄平：县名，治今辽宁辽阳市。

⑥居就：县名，治今辽宁辽阳市东南亮甲山。　新昌：县名，治今辽宁海城东北向阳寨。

【译文】

15 成国君主李雄的儿子车骑将军李越驻守江阳，奔丧到了成都。因为太子李班不是李雄的亲生儿子，心中不服气，和他的弟弟安东将军李期策划作乱。李班的弟弟李玝劝李班派遣李越回到江阳，委派李期担任梁州刺史，镇守葭萌。李班因李雄没下葬，不忍心

调李越、李期到外地，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没有一点猜忌怀疑，派遣李玝外出驻守涪县。冬，十月，二十三日，李越趁李班在夜间恸哭的机会，在停丧的宫殿里杀了他，并且杀了李班的哥哥领军将军李都；假称是太后任氏的命令，宣布李班的罪状，废黜他的皇位。

当初，李期的母亲冉氏地位低贱，由任氏抱过来抚养他。李期多才多艺，有美好的名声；等到李班被杀，众人打算拥立李越，李越却敬奉李期而立他为帝。二十四日，李期登上皇帝位。给李班定谥号为戾太子。委派李越担任相国，封为建宁王；加授大将军李寿为大都督，改封为汉王；都统领尚书奏事。委派哥哥李霸担任中领军、镇南大将军；弟弟李保担任镇西大将军、汶山太守；堂兄李始担任征东大将军，接替李越镇守江阳。二十六日，将李雄安葬在安都陵，谥号为武皇帝，庙号为太宗。

李始想和李寿一道进攻李期，李寿不敢行动。李始发怒，反而向李期诬陷李寿，请求杀掉他。李期想凭借李寿去讨伐李玝，所以不答应，派遣李寿率领军队向涪县进发。李寿事先派使者去见李玝，把固守、离开的利弊得失分析给他听，指给他一条出路，李玝于是前来投奔晋国。下诏委派李玝担任巴郡太守。李期委派李寿担任梁州刺史，驻扎在涪县。

16 赵国君主石弘自己带着玺绶前往魏王宫室，请求让位给丞相石虎。石虎说："帝王大业，天下人自然会有评议，为什么自己谈论这件事呢？"石弘流着眼泪回宫，对太后程氏说："先帝的后代真是不能再留下来了！"这时，尚书上奏："魏政府请求依照唐尧、虞舜的旧例行事。"石虎说："石弘愚昧无知，守丧期间没有礼节，应该放心掉，有什么禅让的呢？"十一月，石虎派遣郭殷入宫，神色跟往日一样，对文武官员说："平庸、昏昧，不能继承帝位，还有什么好说的？"

文武官员前往魏台劝石虎称帝。石帝说："皇帝，是有大恩大德的人的名号，不是我所敢承当的，可姑且称为居摄赵大王。"把石弘和太后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囚禁在崇训宫，不久全部杀了

他们。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推说有病，不来朝贺，石虎多次征召他，才到来了。姚弋仲表情严肃地说："我时常认为大王是名高一世的英雄，为什么握住手臂接受嘱托，却反而夺人家的帝位呢？"石虎说："我哪里乐意这样做呢？只是因为海阳王年纪小，恐怕不能完成家中事务，所以代替他而已。"心中虽然不高兴，但看到姚弋仲忠诚老实，也不怪罪他。"

石虎委派夔安担任侍中、太尉，兼任尚书令，郭殷担任司空，韩晞担任尚书左仆射，魏郡人申钟担任侍中，郎闿担任光禄大夫，王波担任中书令。文武官员各按等级开官封爵。石虎出行至信都，又回到襄国。

17 慕容皝讨伐辽东，十五日，到达襄平。辽东人王岌秘密写信，请求归降。军队前进，攻入城内，翟楷、庞鉴单人匹马逃跑，居就、新昌等县都投降了。慕容皝想活埋辽东的所有民众，高诩规劝说："辽东的背叛，都不是出于本意，只不过畏惧慕容仁的凶恶威胁，不得不顺从。现在元凶还存在，刚攻下这座城，就急速地加以诛灭，还没有攻下的城池，就没有改恶从善的路可走了。"慕容皝于是停止。把辽东的豪族分别迁到棘城。委派杜群担任辽东相，安抚留下来的民众。

18 十二月，赵国徐州从事兰陵人朱纵杀死刺史郭祥，献出彭城，前来投降，赵国将领王朗攻打他，朱纵逃到淮南。

19 慕容仁派遣军队袭击新昌，督护新兴人王宇击退了他，于是把新昌的民众迁入襄平。

咸康元年

1 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1]。大赦，改元。

2 成、赵皆大赦，成改元玉恒，赵改元建武。

3 成主期立皇后阎氏，以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环为司徒。

4 赵王虎命太子邃省可尚书奏事，惟祀郊庙、选牧守、征伐、刑杀乃亲之。虎好治宫室，鹳雀台崩[2]，杀典匠少府任汪[3]；复使修之，倍于其旧。邃保母刘芝封宜城君，关预朝权，受纳贿赂，求仕进者多出其门。

5 慕容皝置左、右司马，以司马韩矫、军祭酒封奕为之。

6 司徒导以羸疾，不堪朝会，三月，乙酉，帝幸其府，与群臣宴于内室，拜导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谏，以为帝初加元服，动宜顾礼，帝从之。坦又以帝委政于导，从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长，圣敬日跻[4]，宜博纳朝臣，咨谟善道[5]。"导闻而恶之，出坦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职。

丹阳尹桓景，为人谄巧，导亲爱之。会荧惑守南斗经旬[6]，导谓领军将军陶回曰："斗，扬州之分，吾当逊位以厌天谴。"回曰："公以明德作辅，而与桓景造膝，使荧惑何以退舍？"导深愧之。

导辟太原王濛为掾，王述为中兵属[7]。述，昶之曾孙也[8]。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约见称。与沛国刘惔齐名[9]，友善。惔常称濛性至通而自然有节。濛曰："刘君知我，胜我自知。"当时称风流者，以惔、濛为首。述性沈静，每坐客辩论蜂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谓之痴。导以门地辟之。既见，唯问在东米价，述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尝见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

述正色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导改容谢之。

7 赵王虎南游,临江而还。有游骑十余至历阳,历阳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骑多少。朝廷震惧,司徒导请出讨之。夏,四月,加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癸丑,帝观兵广莫门[10],分命诸将救历阳及成慈湖、牛渚、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将兵入卫京师。俄闻赵骑至少,又已去,戊午,解严,王导解大司马。袁耽坐轻妄免官。

8 赵征虏将军石遇攻桓宣于襄阳,不克。

9 大旱,会稽余姚米斗五百。

【注释】

①元服:帽子。元,是头的意思,帽子为头所戴之物,故称元服。成帝本年十五岁。

②鹳(guàn 观)雀台:即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

③典匠少府:负责宫室建造的最高官员,地位同于汉代的将作大匠。

④跻(jī 积):上升。

⑤诹(zōu 邹):商量、咨询。

⑥荧惑:火星。　守:停留。　南斗:即斗宿。古人认为,斗宿(南斗六星)对应着地上的丞相、太宰之位,荧惑逼近南斗,显示出宰相将任乱臣贼子。事实上,火星作为行星,对于地球上人们的视运动来说,有时前进,有时逆行,有时停留,完全是由地球和火星运动速度的差别造成的。

⑦中兵:官名。三国魏设置五兵尚书,称中、外、骑、别、都五兵。中兵曹,掌管都城的军队。晋太康中分中兵为左右,为后代所因循。

⑧王昶(?~公元259年):三国魏将领。字文舒,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著有《兵书》十多篇、《治论》二十多篇。高贵乡公时,官至骠骑将军。

⑨惔(tán 谈)。

⑩广莫门:建康城北门。

【译文】

咸康元年(乙未,公元335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行加冠礼。大赦天下,改年号。

2 成国、赵国都大赦境内,成国改年号为玉恒,赵国改年号为建武。

3 成国君主李期立阎氏为皇后,委派卫将军尹奉担任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环担任司徒。

4 赵王石虎命令太子石邃裁决尚书奏事,只有祭礼天地宗庙、选派州牧郡守、出征讨伐、刑事处决,才亲自参加和处理。石虎喜好修建宫室,鹳雀台崩塌,杀死典匠少府任汪;又命令修筑,规模大于旧日的两倍。石邃的乳母刘芝,被封为宜城君,她干预朝政,接受贿赂,谋求升官的人大多走她的门路。

5 慕容皝设置左、右司马,委派司马韩矫、军祭酒封奕担任这两个职务。

6 司徒王导因体弱多病,经受不了上朝聚会,三月,十七日,皇帝亲临他的府第,和文武官员在内室里饮宴,叩拜王导,并叩拜他的妻子曹氏。侍中孔坦秘密上奏章,恳切地规劝,认为皇帝刚刚行过加冠的礼仪,一举一动都应合乎礼制,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孔坦又因为皇帝把政事委托给王导,镇静地进言说:"陛下年岁已大,见识和威仪日益增进,应该广泛听取朝中大臣的意见,征询治国安民的道理。"王导得知后厌恶他,调他出去担任廷尉。孔坦不得志,因病离职。

丹阳尹桓景,为人谄媚,花言巧语,王导亲近他。正巧,荧惑停留在斗宿,达十天之久,王导对领军将军陶回说:"斗宿,对应着扬州地界,我应该退位,来止息上天的谴告。"陶回说:"您以完美的德行充任宰辅,却和桓景相亲近,怎么能使荧惑星退走呢?"王导深感惭愧。

王导延聘太原人王濛为掾吏,王述为中兵曹官属。王述,是王

昶的曾孙。王濛不拘小节，却因清廉洒脱受到称赞。和沛国人刘惔享有同等的名声，互相友好。刘惔时常称赞王濛性情通达，却合乎自然，有节制。王濛说："刘君了解我，胜过我对自己的了解。"当时号称风流潇洒的人，以刘惔、王濛为领头人物。王述性格稳沉，每次座上客人辩论四起，王述却安闲地处身其中。年岁已到三十，还不出名，人们认为他愚笨。王导因他显赫的门第而延聘他。初次见面，只问东方的米价，王述瞪着眼睛，不作回答。王导说："王掾不愚笨，人们为什么说他愚笨呢？"曾经见到王导每次讲话，满座的人无不称赞，王述表情严肃地说："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呢？"王导改变脸色，向他道谢。

7 赵王石虎往南出游，到了长江边才回去。有十多个担任侦察的骑兵到了历阳，历阳太守袁耽上奏章报告这件事，却不说明骑兵的多少。朝廷震惊恐惧，司徒王导请求出兵讨伐。夏，四月，加授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十六日，皇帝在广莫门阅兵，命令各将领分别援救历阳，并防守慈湖、牛渚、芜湖；司空郗鉴命令广陵相陈光率领军队，进入京师加强守卫。不久，得知赵国骑兵很少，又经已离开，二十一日，解除戒严，王导解除大司马职位。袁耽因轻率上奏，被免除官职。

8 赵国征虏将军石遇到襄阳攻打桓宣，不能取胜。

9 发生大旱灾，会稽郡余姚县米价一斗达五百文钱。

10 秋，七月，慕容皝立子俊为世子。

11 九月，赵王虎迁都于邺，大赦。

12 初，赵主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1]，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龙谨，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

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使司空李农旦夕问起居，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虎以其真伪杂糅，或避赋役为奸宄，乃下诏问中书曰：“佛，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应事佛不？”著作郎王度等议曰：“王者祭祀，典礼具存。佛，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汉氏初传其道[2]，唯听西域之立寺都邑以奉之，汉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其赵人为沙门者，皆返初服。”虎诏曰：“朕生自边鄙，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

13 赵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薄句大，平之。

14 成太子班之舅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澹谋杀成主期，立班子。事觉，期杀演、澹及班母罗氏。

期自以得志，轻诸旧臣，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中常侍许涪等，刑赏大政，皆决于数人，希复关公卿。褒无他才，尝劝成主雄立期为太子，故有宠。由是纪纲隳紊，雄业始衰。

15 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6 慕容仁遣王齐等南还。齐等自海道趣棘城，齐遇风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棘城，慕容皝始受朝命。

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诣慕容仁，馆于平郭城外[3]。皝帐下督张英将百余骑间道潜行掩击之，斩宇文氏使十余人，

生擒段氏使以归。

17 是岁,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中,尊重同于太后;诏赠豫章郡君。

18 代王翳槐以贺兰蔼头不恭,将召而戮之,诸部皆叛。代王纥那自宇文部入,诸部复奉之。翳槐奔邺,赵人厚遇之。

19 初,张轨及二子寔、茂,虽保据河右,而军旅之事无岁无之。及张骏嗣位,境内渐平。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称之以为贤君。骏遣将杨宣伐龟兹、鄯善[4],于是西域诸国焉耆、于阗之属[5],皆诸姑臧朝贡。骏于姑臧南作五殿,官属皆称臣。

骏有兼秦、雍之志,遣参军麴护上书疏,以为:"勒、雄既死,虎、期继逆,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后生不识,慕恋之心,日远日忘。乞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首尾齐举。"

【注释】

①天竺:印度的古称。 佛图澄(公元232~348年):西晋十六国时高僧。西域人,天竺罽宾小王的长子。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到洛阳。后赵建立,以报应之说助石勒、石虎,大得信任,因此,后赵境内佛教盛行,兴立佛寺达八百多所。著名弟子有释道安、竺法雅等。

②"汉氏"句:佛教传入,事见本书第四十五卷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

③平郭:县名,治今辽宁熊岳东。

④龟兹:西域国名,都今新疆沙雅北六十里羊达克沁废城。 鄯善:西域国名,都今新疆若羌。

⑤焉耆：西域国名，都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于阗(tián 填)：西域国名，都今新疆和田县境。

【译文】

10 秋，七月，慕容皝立儿子慕容俊为世子。

11 九月，赵王石虎把首都迁到鄴城，大赦境内。

12 当初，赵国君主石勒因天竺僧人佛图澄能预先推测事情的结果，多次应验了，所以尊重敬奉他。等到石虎即位，敬奉他更为虔诚，给他穿绫罗锦缎的衣服，坐雕花的车子。朝会的日子里，太子、三人大臣在两旁搀扶他上殿，司仪官员高声呼名"大和尚"，坐着的人全都起立。命令司空李农早晚问候身体状况，太子、三公大臣五天去拜见一次。国中人士受到感化，大多信仰佛教，佛图澄所到的地方，没有人敢向他所在方向擤鼻涕、吐唾液。大家争相建造寺庙，剃光头发出家当和尚。石虎因为信佛的人中真伪混杂，有的躲避赋税力役，为非作歹，于是下诏询问中书省说："佛，是国家所敬奉的，街头巷尾没有官爵的小民，应不应该信佛呢？"著作郎王度等人议论说："君王的祭祀，法典礼仪保存完整。佛，是外国的神祇，不是天子和华夏人民应该祭祀信奉的。汉代开始传进他们的教义，只准许西域人在城镇建立寺庙来供奉它，汉族人都不能出家为僧；魏代也是如此。现在应该对公卿以下官员发布禁令，不能到寺庙中烧香、叩拜；凡是做了和尚的赵国人，都要重新穿上出家前的服装。"石虎下诏说："我生长在边境，侥幸地统治华夏民众，至于祭祀神祇，应该依从本来的习俗。凡是乐意敬奉佛教的夷人、赵国百姓，特地准许他们。"

13 赵国章武王石斌率领二万精锐的骑兵以及秦、雍二州的军队，讨伐薄向大，平定了他。

14 成国太子李班的舅舅罗演，和汉王相天水人上官澹策划杀死成国君主李期，立李班的儿子为帝。事情被发觉，李期杀了罗演、上

官瀚和李班的母亲罗氏。

李期自以为志愿实现，轻视旧日的一些大臣，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中常侍许涪等人，刑罚奖赏的重大事情，都由这几人决定，很少再征询公卿的意见。田褒没有其他的才能，曾经劝说成国君主李雄立李期为太子，所以得到宠信。因此，法度毁坏紊乱，李雄开创的事业开始衰败。

15 冬，十月，初一，出现日食。

16 慕容仁遣送王齐等人回到南方。王齐等人从海路前往棘城，王齐遇到风浪没有到达。十二月，徐孟等人到达棘城，慕容皝才接到朝廷的委任。

段氏、宇文氏各自派遣使者前往慕容仁那里，住在平郭城外的客舍。慕容皝的帐下督张英率领一百多骑兵，从小路秘密行军，袭击他们，杀死了宇文氏的十多名使者，生擒段氏的使者后返回。

17 这一年，明帝的母亲建安君荀氏去世。荀氏在宫廷中，受到的尊崇和太后相等；下诏追赠豫章郡君。

18 代王拓跋翳槐因贺兰蔼头不恭敬，将要征召来杀了他，各部落都反叛了。代王拓跋纥那从宇文部落返回，各部落又拥戴他为首领。拓跋翳槐逃到鄴城，赵国人优厚地对待他。

19 当初，张轨和两个儿子张寔、张茂，虽然据守河西地区，但没有哪一年没有战事。等到张骏继位，境内渐渐平定。张骏尽心地处理各类政务，统领文武官员，都能各用所长，人民富裕，军队强大，远近的人都称赞他是贤明的君王。张骏派遣将领杨宣征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的焉耆、于阗之类王国，都到姑臧朝见进贡。张骏在姑臧南建造五座宫殿，文武官员都自称为“臣下”。

张骏有兼并秦州、雍州的志向，派遣参军翟护呈上奏疏，以为：“石勒、李雄已死，石虎、李期继续叛离，民众离开君主，岁月已差不多过了三十年了；年老的一代逐渐减少，新生的一代不知往事，仰慕留恋的心情，时间越远越淡漠。乞求下令同司空鄱鉴、征西将军

庾亮等人，率舰船进入长江、沔水，上下同时起兵。”

二 年

1 春，正月，辛巳，彗星见于奎、娄[1]。

2 慕容皝将讨慕容仁，司马高诩曰：“仁叛弃君亲，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尝冻，自仁反以来，连年冻者三矣。且仁专备陆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袭之也。”皝从之。群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从陆道。皝曰：“吾计已决，敢沮者斩！”

壬午，皝帅其弟军师将军评等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余里。至历林口[2]，舍辎重，轻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骑以告仁，仁狼狈出战。张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穷追；及皝至，仁以为皝复遣偏师轻出寇抄，不知皝自来，谓左右曰：“今兹当不使其匹马得返矣！”乙未[3]，仁悉众陈于城之西北。慕容军帅所部降于皝，仁众沮动；皝从而纵击，大破之。仁走，其帐下皆叛，遂擒之。皝先为斩其帐下之叛者，然后赐仁死。丁衡、游毅、孙机等，皆仁所信用也，皝执而斩之；王冰自杀。慕容幼、慕容稚、佟寿、郭充、翟楷、庞鉴，皆东走；幼中道而还；皝兵追及楷、鉴，斩之；寿、充奔高丽。自余吏民为仁所诖误者[4]，皝皆赦之。封高诩为汝阳侯。

3 二月，尚书仆射王彬卒。

4 辛亥，帝临轩，遣使备六礼逆故当阳侯杜乂女陵阳为

皇后[5]，大赦；群臣毕贺。

5 夏，六月，段辽遣中军将军李咏袭慕容皝。咏趣武兴[6]，都尉张萌击擒之。辽别遣段兰将步骑数万屯柳城西回水[7]，宇文逸豆归攻安晋以为兰声援。皝帅步骑五万向柳城，兰不战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晋，逸豆归弃辎重走；皝遣司马封奕帅轻骑追击，大破之。皝谓诸将曰："二虏耻无功，必将复至，宜于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帅骑数千伏于马兜山[8]。三月[9]，段辽果将数千骑来寇抄。奕纵击，大破之，斩其将荣伯保。

6 前廷尉孔坦卒。坦疾笃，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以济国安民之术，乃为儿女子相泣邪？"冰深谢之。

7 九月，慕容皝遣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阳景送徐孟等还建康。

【注释】

①奎：星名，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的首宿，有星十六颗，以形似胯而得名。娄：星名，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的第二宿，有星三颗。古代星象学家认为，奎、娄二宿对应着地下的鲁、徐州二地。

②历林口：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辽宁辽河下游以西一带。

③乙未：正月甲子朔，无乙未。

④诖(guà 挂)误：被别人牵连而受到损害。

⑤六礼：古代婚制的六项礼节，一为纳采(即男方具送求婚的礼物)，二为问名(询问女方具体情况)，三为结吉(求神占卜吉凶)，四为纳征(男方交付聘财)，五为请期(议定婚期)，六为亲迎(迎娶新妇)。

⑥武兴：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辽宁大凌河上游建昌、凌源等县一带。

⑦回水：河流名。据《晋书·慕容皝载记》，当作“曲水”，在今辽宁朝阳市西南。

⑧马兜山：山名，在今辽宁朝阳境内。

⑨三月：上文已言及六月事，此“三月”有误，或说当作“七月”。

【译文】

二年（丙甲、公元 336 年）

1 春，正月，十八日，彗星出现在奎宿、娄宿之间。

2 慕容将要征讨慕容仁，司马高诩说：“慕容仁背叛君王至亲，引起民众神灵共同愤怒；在这以前，海上不曾结冰，自从慕容仁反叛以来，已连续三年结冰。而且慕容仁专门防守陆路，上天大概是要让我们乘着船上结冰来袭击他吧！”慕容皝听从了他的建议。僚属都说冰上行军是危险的事，不如走陆路。慕容皝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敢于动摇军心的斩首！”

十九日，慕容皝率领他的弟弟军师将军慕容评等人，从昌黎向东，踏着海上的冰层前进，共有三百多里。到达历林口，抛下军用物资，军队轻装赶往平郭。离城池七里时，侦察的骑兵把消息报告慕容仁，慕容仁仓卒地出城交战。张英俘获段氏、宇文氏使者时，慕容仁后悔没有紧追不舍；等到慕容皝到来，慕容仁认为慕容皝又是派遣非主力部队，轻装出来侵扰抄袭，不知慕容皝亲自前来，对左右的人说：“这一次，应该让他们一匹马都不能返回去！”乙未日，慕容仁把所有军队部署在城池的西北。慕容军率领所统领的军队向慕容皝投降，慕容仁的部众军心动摇；慕容皝乘出击，把慕容仁的军队打得大败。慕容仁逃跑，他的部下全部背叛，于是擒获慕容仁。慕容皝首先为慕容仁诛杀背叛他的部下，然后赐令慕容仁自杀。丁衡、游毅、孙机等人，都是慕容仁所信任重用的，慕容皝擒获后杀了他们；王冰自杀。慕容幼、慕容稚、佟寿、郭充、翟楷、庞鉴，都往东逃跑，慕容幼在中途返回；慕容皝的军队追上翟楷、庞鉴，杀了他们；

佟寿、郭充逃往高丽。其余受到慕容仁牵连而犯罪的官吏民众，慕容皝全部赦免了他们。封高诩为汝阳侯。

3 二月，尚书仆射王彬去世。

4 十九日，皇帝到殿前，派遣使者以完备的六项礼节，迎娶已故当阳侯杜乂的女儿杜陵阳为皇后，大赦天下，六武官员一齐庆贺。

5 夏，六月，段辽派遣中军将军李咏袭击慕容皝。李咏赶往武兴，都尉张萌迎击，擒获了他。段辽另外派遣段兰率领步兵骑兵几万人，驻扎在柳城西面的回水，宇文逸豆归攻打安晋来声援段兰。慕容皝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向柳城进发，段兰不战而逃。慕容皝率领军队向北赶往安晋，宇文逸豆归抛弃军用物资逃跑；慕容皝派遣司马封奕率领轻装骑兵追击，把他打得大败。慕容皝对各将领说："两个贼寇因无功感到耻辱，必定会再次前来，应该在柳城附近设下埋伏圈，来等待他们。"于是派遣封奕率领几千骑兵，埋伏在马兜山。三月，段辽果然率领几千骑兵来侵扰抄袭。封奕指挥骑兵出击，大败段辽的军队，杀死了他的将领荣伯保。

6 曾任廷尉的孔坦去世。孔坦病重时，庾冰去探望，流下了眼泪。孔坦慷慨地说："大丈夫将要死去，怎么不向他询问治国安民的道理，反而像小孩子一样相对哭泣呢？"庾冰向他恳切地道歉。

7 九月，慕容皝派遣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人阳景护送徐孟等人返回建康。

8 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等击夜郎、兴古[1]，皆克之。加岳督宁州。

9 成主期以从子尚书仆射武陵公载有隽才，忌之，诬以谋反，杀之。

10 十一月，诏建威将军司马勋将兵安集汉中；成汉王寿击败之。寿遂置汉中守宰，戍南郑而还。

11 索头郁鞠帅众三万降于赵[2]，赵拜郁鞠等十三人为亲赵王，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

12 赵王虎作太武殿于襄国，作东、西宫于邺，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纵六十五步，广七十五步，甃以文石[3]。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珰，银楹，珠帘，玉壁，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4]，为金莲华以冠帐顶。又作九殿于显阳殿后[5]，选士民之女以实之，服珠玉、被绮縠者万余人。教宫人占星气、马步射。置女太史，杂伎工巧，皆与外同。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执羽仪，鸣鼓吹，游宴以自随。于是赵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6]；而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使牙门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7]，载以四轮缠辋车[8]，辙广四尺，深二尺。一钟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絙[9]，用牛百头，鹿栌引之[10]，乃出。造万斛之舟以济之。既至邺，虎大悦，为之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11]，赐民爵一级。又用尚方令解飞之言[11]，于邺南投石于河，以作飞桥，功费数千万亿，桥竟不成，役夫饥甚，乃止。使令长帅民入山泽采橡及鱼以佐食，复为权豪所夺，民无所得。

13 初，日南夷帅范稚[12]，有奴曰范文，常随商贾往来中国；后至林邑[13]，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宫室、器械，逸爱信之，使为将。文遂谮逸诸子，或徙或逃。是岁，逸卒，文诈迎

逸子于他国，置毒于椰酒而杀之，文自立为王。于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国[14]，皆灭之，有众四五万，遣使奉表入贡。

11 赵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15]，高十余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赵王虎试而悦之。

【注释】

①夜郎：郡名，治今贵州关岭南。　兴古：郡名，治今云南砚山北小维摩附近。

②索头郁鞠：鲜卑部落酋长。该部落因编发为辫故称索头，全称用索头郁鞠，以别于黑匿郁鞠。

③甃(zhòu 宙)：砌。

④流苏：以五彩羽毛或丝线制成的缨子。常用作车马、帷帐等的垂饰。

⑤显阳殿：宫廷主殿。

⑥嗷(áo 熬)：哀号声。

⑦虡(jù 具)：古代悬挂钟或磬的架子两旁的柱子。　翁仲：高大的铜铸人像。翁仲据传说为秦时巨人之名，其后人们仿其相貌铸成铜人以象之。后世帝王墓道石像也称翁仲。　飞廉：传说中的神兽，据称可招致大风。

⑧辋(wǎng 网)：车轮周围的框子。

⑨绠(gěng 耕)：粗绳索。

⑩鹿栌(lú 卢)：滑轮，一种起重装置。

⑪尚方令：掌管供应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员，隶属于少府。

⑫日南：郡名，治今越南广治省甘露河与广治河合流处。

⑬林邑：地名，在今越南中部。

⑭大岐界、小岐界、左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地名，都是位于今越南南部或柬埔寨境内的王国，今地皆不详，待考。

⑮左校令：掌管工匠劳作的官员，隶属于少府。　庭燎：庭中照明的火烛。

【译文】

8 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派遣督护王随等人，袭击夜郎、兴古，都攻下来了。委任邓岳兼管宁州。

9 成国君主李期因侄儿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有出众的才智，忌妒他，以谋反的罪名加以诬陷，杀了他。

10 十一月，诏令建威将军司马勋率领军队占据汉中；成国汉王李寿打败了他。李寿于是在汉中设置郡守县令，派兵驻守南郑，然后返回。

11 索头郁鞠率领三万部众向赵国投降，赵国任命索头郁鞠等十三人为亲赵王，把他们的部众分散到冀、青等六个州中。

12 赵王石虎在襄国修建太武殿，在鄴城修建东宫、西宫，十二月，全部落成。太武殿的地基高二丈八尺，长六十五步，宽七十五步，用有纹理的石块砌成。下面挖穿，做地下室。配备卫士五百人。用漆灌注瓦缝，椽头用黄金装饰，柱头用白银装饰，门帘用珍珠织成，墙壁用玉石镶嵌，工艺精致到极点。殿上布置有白玉床、流苏帐，帐顶上装饰着用黄金做的莲花。又在显阳殿后修建九个殿堂，挑选官吏和民间的女子住在里面，头戴珠玉、身穿绫罗绸缎的有一万多人。教导宫女观测星象云气、骑马射箭。设置女太史，各式各样的技艺，都和宫外相同。以女骑手一千人为仪仗队，都戴着紫色的头巾，穿着彩色的丝织裤，腰系嵌有金银的丝带，脚穿五种色彩织成的靴子，手中拿着装饰了羽毛的旌旗，演奏着军乐，出游或欢宴时都让她们跟随着自己。这时，赵国发生大旱灾，黄金一斤仅值二斗谷粟，百姓一片哀叫声；可是石虎不断发动战争，各种劳役一起调发。派遣牙门张弥，把洛阳的大钟和悬挂大钟的柱子、九条雕龙、铜铸巨人、铜骆驼、飞廉运到鄴城，用四个轮子都带有外框的大车运载，车轮压过的痕迹有四尺宽、二尺深。有一座钟沉没到黄河里，招募三百个能潜入水中的人到河流中，以竹片编成的缆绳绑住它，用一百头牛，带动滑轮来牵引它，才把它拉出来，又建造可装载

一万斛重量的船只来载运过河。到了邺城,石虎特别高兴,为此而赦免刑期两年以下的囚犯,给文武官员赏赐米谷布帛,百姓各赐爵位一级。又听取尚文令解文的意见,在邺城南面,把石头投进河流中,来修建凌高架设的高桥,人工费用高达亿万,桥终究不能建成,服役的人饥饿不堪,才停止下来。命令县令县长率领民众进入深山和湖泊采集橡果、捕捉鱼虾,来充当食物,又被豪强们夺去,民众一无所得。

13 当初,日南郡夷族首领稚,有个叫范文的奴仆,常常跟随商人到中原一带;后来到了林邑,教导林邑王范逸建造城池、宫室、各种工具器械,范逸很喜爱信任他,任命他做将领。范文于是诬陷范逸的几个儿子,致使他们有的流放,有的逃亡。这一年,范逸去世,范文假称到其他的国家中迎回范逸的儿子,把毒药放到椰子酒中,毒死了他们,范文自立为林邑王。于是出兵攻打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国家,全部灭掉了他们,拥有四五万部众,派遣使者呈上奏章,到建康进贡。

14 赵国左校令成公段,在高杆的顶端设置照耀殿堂的火炬,杆高十多丈,上面的盘子放置火炬,下面的盘子容纳众人,赵王石虎试用后,对这个设计很喜欢。

三 年

1 春,正月,庚辰[1],赵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余人入上尊号,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二十余人;赵王虎恶之,腰斩成公段。辛巳[2],虎依殷、周之制,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立其后郑氏为天王皇后,太子邃为天王皇太子,诸子为王者皆降为郡公,宗室为王者降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

差。

2 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以江左寖安，请兴学校，帝从之。辛卯，立太学，征集生徒。而士大夫习尚老、庄，儒术终不振。瓌，涣之曾孙也。

3 三月，慕容皝于乙连城东筑好城以逼乙连[3]，留折冲将军兰勃守之。夏，四月，段辽以车数千两输乙连粟，兰勃击而取之。六月，辽又遣其从弟扬威将军屈云将精骑夜袭皝子遵于兴国城[4]，遵击破之。

初，北平阳裕事段疾陆眷及辽五世[5]，皆见尊礼。辽数与皝相攻，裕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6]。'况慕容氏与我世婚，迭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与之搆怨；战无虚月，百姓凋弊，利不补害，臣恐社稷之忧将由此始。愿两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国息民。"辽不从，出裕为北平相。

【注释】

①庚辰：正月戊子朔，无庚辰。

②辛巳：正月戊子朔，无辛巳。

③乙连城：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辽宁建昌县或河北青龙县一带。该城是段氏所辖区域的东部重镇。

④兴国城：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辽宁大凌河上游一带。

⑤五世：即段疾陆眷、段涉复辰、段末柸、段牙、段辽五代。

⑥"亲仁"句：春秋初陈文公子五父之语，语见《左传》隐公六年。

【译文】

三年（丁酉，公元 337 年）

1 春，正月，庚辰日，赵国太保夔安等文武官员五百多人，入宫请

石虎改称皇帝名号，高大火炬的油脂灌注下盘，烫死了二十多人；赵王石虎心中厌恶，腰斩了成公段。辛巳日，石虎依照殷、周时期的制度，称为大赵天王。在邺城南郊即位，大赦境内。立他的王后郑氏为天王皇后，太子石邃为天王皇太子，封王的各个儿子都降封爵为郡公，宗室成员中封王的降封爵为具侯。文武官员各按等级授予爵号职位。

2 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因江东逐渐安定，请求兴办学校，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初四，设立太学，征收学生。可是士大夫研习、崇尚老子、庄子的学术，儒学终究不能振兴。袁环，是袁涣的曾孙。

3 三月，慕容皝在乙连城的东面修筑好城，来逼迫乙连城，留下折冲将军兰勃守卫好城。夏，四月，段辽用几千辆车运粮到乙连城，兰勃击败他们，夺下粮食。六月，段辽又派遣的他的堂弟扬威将军段屈云率领精锐的骑兵，在夜晚到兴国城袭击慕容皝的儿子慕容遵，慕容遵打败了段屈云。

当初，北平人阳裕侍奉段疾陆眷，到段辽共五代，都受到尊重。段辽多次和慕容皝相互攻打，阳裕规劝说："'亲近仁的人，和邻国友好相处，是治国的法宝。'何况慕容氏和我们世代婚配，交相做外甥舅父，慕容皝有才干有德行，我们却和他结怨；没有哪个月没有战事，百姓困苦，得到的利益不能补偿损失，臣下担心国家的忧患，将从此开始。希望双方补救往日的过失，像当初一样和好，来安定国家，使民众得到休整。"段辽不听从，调阳裕出去担任北平相。

4 赵太子邃素骁勇，赵王虎爱之。常谓群臣曰："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灭，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杀阿铁理

否[1]?"既而邃骄淫残忍，好妆饰美姬，斩其首，洗血置盘上，与宾客传观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间公宣、乐安公韬皆有宠于虎，邃疾之如雠。虎荒耽酒色，喜怒无常。使邃省可尚书奏事，每有所关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时或不闻，又恚曰："何以不白?"诮责笞棰[2]，月至再三。邃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3]，吾欲行冒顿之事[4]，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秋，七月，邃称疾不视事，潜帅宫臣文武五百余骑饮于李颜别舍，因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河间公，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其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诮让邃，邃怒，杀之。佛图澄谓虎曰："陛下不宜数往东宫。"虎将视邃疾，思澄言而还；既而瞋目大言曰："我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亲信女尚书往察之。邃呼前与语，因抽剑击之。虎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其状，杀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顷即出。虎使谓之曰："太子应朝中宫，岂可遽去?"邃径出，不顾。虎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其妃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诛其宫臣支党二百余人；废郑后为东海太妃。立其子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

5 安定侯子光，自称佛太子，云从大秦国来[5]，当王小秦国，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6]，自称大黄帝，改元龙兴。石广讨斩之。

6 九月，镇军左长史封奕等劝慕容皝称燕王；皝从之。于

是备置群司,以封奕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为奉常,阳郪为司隶,王寓为太仆,李洪为大理,杜群为纳言令[7],宋该、刘睦、石琮为常伯[8],皇甫真、阳协为冗骑常侍[9],宋晃、平熙、张泓为将军,封裕为记室监。洪,臻之孙;晃,奭之子也。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10],追尊武宣公为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俊为王太子,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

7 段辽数侵赵边,燕王皝遣扬烈将军宋回称藩于赵,乞师以讨辽,自请尽帅国中之众以会之,并以其弟宁远将军汗为质。赵王虎大悦,厚加慰答,辞其质,遣还;密期以明年。

8 是岁,赵将李穆纳拓跋翳槐于大宁[11],其故部落多归之。代王纥那奔燕,国人复奉翳槐,城盛乐而居之。

9 仇池氐王杨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称臣于赵。

【注释】

①阿铁:石邃的乳名。

②诮(qiào 窍):责备。棰(chuí 垂):用棍子打。

③官家:天子。

④冒顿(mò dú 默独)之事:指西汉初年匈奴族首领冒顿杀父自立的事,详见本书第十一卷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⑤大秦国:我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小秦国:侯子光对中国的称呼。

⑥杜南山:山名,在今陕西长安东北。

⑦纳言令:前燕职官名,职掌同于晋朝的尚书令。

⑧常伯:前燕职官名,职掌同于晋朝的侍中。

⑨冗骑常侍：前燕职官名，职掌同于晋朝的散骑常侍。

⑩甲寅：十一月癸未朔，无甲寅。

⑪大宁：城名，在今河北平泉东北。

【译文】

4 赵国太子石邃一向骁勇善战，赵王石虎很宠爱他。时常对文武官员说："司马氏父子兄弟互相残杀，所以使得我能够得到今天的地位；像我这样，有杀掉阿铁的道理吗？"不久，石邃骄奢淫逸、残暴狠毒，喜爱让漂亮的侍妾盛装打扮，然后斩下她的头颅，洗掉鲜血后放在盘子上，和宾客传递观赏，随后又烹煮她的肉一同吃下。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韬，都得到石虎的宠爱，石邃像对仇人一样地痕恨他俩。石虎沉湎于酒色之中，喜怒无常。命令石邃裁决尚书奏事，遇到石邃有事禀告，石虎愤怒地说："这种小事，哪里值得禀告？"有时候不禀告他，又愤怒地说："为什么不禀告？"责骂鞭打，一月达到两三次。石邃私下对中庶子李颜等人说："官家难以称心如意，我想做冒顿那样的事，你们跟从我吗？"李颜等人趴在地上，不敢回答。秋，七月，石邃称说有病，不处理事务，秘密地率领宫中文武臣属五百多人，到李颜的别墅中饮宴，乘机对李颜等人说："我打算到冀州去杀掉河间公，胆敢不听从的斩首！"走了几里路，都骑马逃散了。李颜叩头，再三规劝，石邃也就醉醺醺地返回了。他的母亲郑氏得知后，私下派遣宦官去责备他；石邃发怒，杀了宦官，佛图澄对石虎说："陛下不应时常到东宫去。"石虎将要探望石邃的疾病，想起佛图澄的话就返回了；不久，瞪着眼睛大声地说："我做到下的君主，父子之间都不相信吗？"于是命令所信任的宫中女尚书前去观察情况。石邃召唤女尚书上前，和她交谈，乘机抽出佩剑刺死她。石虎发怒，逮捕李颜等人加以盘问，李颜说出了全部的情况，石虎就杀死了李颜等三十多人。把石邃囚禁在东宫里，不久赦免了他，在太武东堂召见；石邃只叩拜，不请罪，没有多大一会就退出来

了。石虎派人对他说:"太子应该朝拜皇后,怎么能即刻就离开?"石邃径自走出去,头也不回。石虎大怒,废黜石邃为平民。当天夜晚,杀死石邃和他的妃子张氏,连同子女二十六人,同埋在一口棺材里;诛杀他宫中的臣属和党羽二百多人;废黜郑皇后为东海太妃。石虎立儿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石宣的母亲杜昭仪为天王皇后。

5 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为佛太子,说是从大秦国前来,要在小秦国称王,在杜南山聚集几千部众,自称为大黄帝,改年号为龙兴。石广前去讨伐,杀了他。

6 九月,镇军左长史封奕等人劝说慕容皝自称燕王;慕容皝听从了。于是,设置各种官署,委派封奕担任国相,韩寿担任司马,裴开担任奉常,阳鹜担任司隶校尉,王宇担任太仆,李洪担任大理,杜群担任纳言令,宋该、刘睦、石琮担任常伯,皇甫真、阳协担任冗骑常侍,宋晃、平熙、张泓担任将军,封裕担任记室监。李洪,是李臻的孙子;宋晃,是宋奭的儿子。冬,十月,十四日,慕容皝登上燕王位,大赦境内。十一月,甲寅日,追尊武宣公为武宣王,武宣公的夫人段氏为武宣王后;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慕容俊为王太子,如同魏武帝、晋文帝辅佐朝政的旧例。

7 段辽多次侵扰赵国边境,燕王慕容皝派遣扬烈将军宋回向赵国称臣,乞求赵国出兵讨伐段辽,自己请求率领国中所有军队前去会合,并用他的弟弟宁远将军慕容汗做人质。赵王石虎特别高兴,给予优厚的回报和慰问,推辞了他的人质,送了回去,秘密约定次年出兵。

8 这一年,赵国将领李穆在大宁收纳拓跋翳槐,拓跋翳槐旧日的部落大多去归顺他。代王拓跋纥那逃到燕国,国人士又拥戴拓跋翳槐为王,修筑盛乐城,住在那里。

9 仇池氐王杨颜的远房哥哥杨初,发动袭击,杀了杨毅,吞并他的部众,自立为仇池公,向赵国称臣。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　　起著雍阏茂，尽重光赤奋若，凡四年。

显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

1 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赵槃如赵，听师期。赵王虎将击段辽，募骁勇者三万人，悉拜龙腾中郎。会辽遣段屈云袭赵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1]。虎乃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帅舟师十万出漂渝津[2]；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帅步骑七万为前锋以伐辽。

三月，赵槃还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诸城[3]。段辽将追之，慕容翰曰："今赵兵在南，当并力御之；而更与燕斗。燕王自将而来，其士卒精锐，若万一失利，将

何以御南敌乎?"段兰怒曰:"吾前为卿所误,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复堕卿计中矣!"乃悉将见众追之。皝设伏以待之,大破兰兵,斩首数千级,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

赵王虎进屯金台[4]。支雄长驱入蓟,段辽所署渔阳、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余城。北平相阳裕帅其民数千家登燕山以自固[5]。诸将恐其为后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节,耻于迎降耳,无能为也。"遂过之,至徐无[6]。段辽以其弟兰既败,不敢复战,帅妻子、宗族、豪大千余家,奔令支,奔密云山[7]。将行,执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败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为愧。"翰北奔宇文氏。

辽左右长史刘群、卢谌、崔悦等封库请降。虎遣将军郭太、麻秋帅轻骑二万追辽,至密云山,获其母妻,斩首三千级。辽单骑走险,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献名马于赵,虎受之。

虎入令支宫,论功封赏各有差。徙段国民二万余户于司、雍、兖、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叙之。阳裕诣军门降。虎让之曰:"卿昔为奴虏走,今为士人来,岂识知天命,将逃匿无地邪?"对曰:"臣昔事王公[8],不能匡济;逃于段氏,复不能全。今陛下天网高张,笼络四海,幽冀豪杰莫不风从,如臣比肩,无所独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悦,即拜北平太守。

【注释】

①易京：地名，在今河北雄县西北。

②漂渝津：地名，在今天津市东。

③令支：县名，治今河北迁安西。

④金台：地名，在今河北易县东南。

⑤燕山：山名，即今河北东北部燕山山脉。

⑥徐无：县名，治今河北遵化东。

⑦密云山：山名，即今河北承德市北武烈河上源诸山。

⑧王公：指王浚。

【译文】

晋纪十八　起戊戌（公元338年），止辛丑（公元341年），共四年。

显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戊戌，公元338年）

1春，正月，燕王慕容皝派遣都尉赵槃到赵国，询问出兵的日期。赵王石虎将要攻打段辽，招募勇猛的兵士三万人，都任命为龙腾中郎。正巧，段辽派遣段屈云袭击赵国的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到易京据守。石虎于是委派桃豹担任横海将军，王华担任度辽将军，率领水军十万人，从漂渝津出发；支雄担任龙骧大将军，姚弋仲担任冠军将军，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充当前锋，去征伐段辽。

三月，赵槃回到棘城。燕王慕容皝率领军队攻打劫掠令支以北的各个城镇。段辽次要追赶，慕容翰说："现在赵国军队在南面，应该合力抵御他们；却反而同燕国争斗。燕王亲自率兵前来，他的士兵是精锐的，如果万一失利，将用什么来抵御南面的敌人呢？"段兰发怒说："我从前为你所妨害，才造成今日的祸患；我不再落进你的圈套中了！"于是率领现有的全部军队追击。慕容皝设下埋伏来等

待他们，把段兰的军队打得大败，斩下几千首级，掳掠了五千民户和数以万计的牲畜后返回。

赵王石虎进军，驻扎在金台。支雄一直推进，进入蓟城，段辽所委任的渔阳、上谷、代郡的郡守全部投降，夺取了四十多座城池。北平相阳裕率领他的几千家民众，登上燕山据守。各将领担心阳裕成为后患，想攻打他。石虎说："阳裕是个读书人，顾惜名誉和气节，仅对打开城门投降感到耻辱而已，没有什么作为的。"于是越过北平，到达徐无。段辽因他的弟弟段兰已经失败，不敢再交战，率领妻子儿女、宗族、权贵一千多家，放弃令支，逃入密云山。次要出发时，握住慕容翰的手哭泣说："不听你的话，自取灭亡；我固然应得这个报应，却使你推动了依托，深深地感到惭愧。"慕容翰向北投奔宇文氏。

段辽的左右长史刘群、卢谌、崔悦等人封闭仓库，请求投降。石虎派遣将军郭太、麻秋率领二万轻装的骑兵追击段辽，到密云山，擒获了他的母亲和妻子，斩下三千颗首级。段辽单人匹马从险路逃跑，派遣他的儿子段乞特真向赵国送上投降书、献上名马，石虎接受了。

石虎进入令支的宫殿，评定功绩，各依等级授予爵位、赏赐财货。把段国的二万多户民众迁到司、雍、兖、豫四州；有才干德行的士大夫，都予以提拔录用。阳裕到军营门口投降。石虎责备他说："你从前为卑贱的贼寇奔走，现在以士大夫的身分前来，是你知道天命，还是没有地方逃跑藏匿了呢？"回答说："臣下往日侍奉王公，不能匡扶；投奔段氏，又不能保全。现在陛下的天网高高张开，网罗天下的人才，幽州、冀的英雄豪杰无不望风归顺，像臣下这样的人接连而来，没有独自值得惭愧的。至于是生是死，全由陛下裁决！"石虎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北平太守。

2 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

3 成主期骄虐日甚，多所诛杀，而籍没其资财、妇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汉王寿素贵重，有威名，期及建宁王越等皆忌之。寿惧不免，每当入朝，常诈为边书，辞以警急。

初，巴西处士龚壮，父、叔皆为李特所杀。壮欲报仇，积年不除丧。寿数以礼辟之，壮不应；而往见寿，寿密问壮以自安之策。壮曰："巴、蜀之民本皆晋臣，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1]，称藩于晋，谁不争为节下奋臂前驱者？如此则福流子孙，名垂不朽，岂徒脱今日之祸而已！"寿然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思明谋入成都。

期颇闻之，数遣许涪至寿所，伺其动静；又鸩杀寿养弟安北将军攸。寿乃诈为妹夫任调书，云期当取寿；其众信之，遂帅步骑万余人自涪袭成都，许赏以城中财物；以其将李奕为前锋。期不意其至，初不设备。寿世子势为翊军校尉，开门纳之，遂克成都，屯兵宫门。期遣侍中劳寿。寿奏建宁王越、景骞、田褒、姚华、许涪及征西将军李遐、将军李西等怀奸乱政，皆收杀之。纵兵大掠，数日乃定。寿矫以太后任氏令废期为邛都县公，幽之别宫。追谥戾太子曰哀皇帝。

罗恒、解思明、李奕等劝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送邛都公于建康；任调及司马蔡兴、侍中李艳等劝寿自称帝。寿命筮之，占者曰："可数年天子。"调喜曰："一日尚可，况数年乎？"思明曰："数年天子，孰与百世

诸侯?"寿曰:"朝闻道,夕死可矣[2]。"遂即皇帝位。改国号曰汉,大赦,改元汉兴。以安车束帛征龚壮为太师[3];壮誓不仕,寿所赠遗,一无所受。

寿改立宗庙,追尊父骧曰献皇帝。母昝氏曰皇太后[4],立妃阎氏为皇后,世子势为皇太子。更以旧庙为大成庙,凡诸制度,多所更易。以董皎为相国,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奕为西夷校尉,从子权为宁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旧臣、近亲及六郡士人[5],皆见疏斥。

邛都公期叹曰:"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五月,缢而卒。寿谥曰幽公,葬以王礼。

【注释】

①节下:秦汉时对将领的敬称,其后对使臣或封疆大吏也称节下。

②"朝闻道"二句:春秋时孔子之语,语见《论语·里仁篇》。李寿引用此语,意在说明称帝的决心。

③安车:用一马拉之可以坐乘的小车。古车立乘,此为坐乘,故称安车。束帛:古时聘问的礼物,帛五匹为束。

④昝(zǎn 攒):姓氏。

⑤六郡士人:指当初和李特兄弟一同入蜀的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后代中的士大夫。

【译文】

2 夏,四月,初三,委派慕容皝担任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兼任平州刺史。

3 成国君主李期骄横暴虐,日甚一日,杀了很多人,进而没收他

们的财产、妇女，因此，大臣们大多心中不安。汉王李寿一向尊贵，有威望名声，李期和建宁王李越等人都忌妒他。李寿担心不能免死，每当要入宫朝见时，就谎称有边境的书信，以军情紧急来推辞。

当初，巴西的处士龚壮，父亲、叔父都被李特杀害。龚壮想报仇，过了很多年都不脱掉服丧的衣服。李寿多次有礼节地延聘他，龚壮不接受；随后前去拜见李寿，李寿秘密地向龚壮询问保全自己的策略。龚壮说："巴、蜀的民众本来都是晋国的臣属，节下如果能起兵向西，夺取成都，向晋国称臣，谁人不举起臂膊，争先恐后地做节下的前锋呢？如此，就会把福气流传给子孙，名声永垂不朽，哪里只是免除今日的祸患而已！"李寿同意他的建议。暗中和长史略阳人罗恒、巴西人解思明谋划攻取成都。

李期听到了一些风声，多次派遣许涪到李寿驻守的地方，观察他的动静；又下毒害死了李寿的养弟安北将军李攸。李寿于是假造妹夫任调的信件，说是李期将杀李寿；李寿的部众相信了，于是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从涪县出发，袭击成都，许诺把城中的财物作为奖赏；委派他的部将李奕做前锋。李期没有想到李寿的到来，一点都没有戒备。李寿的世子李势担任诩军校尉，打开城门放李寿的部众进来，于是攻下了成都，在宫廷门前驻扎。李期派遣侍中慰劳李寿。李寿上奏疏，指控建宁王李越、景骞、田褒、姚华、许涪和征西将军李遐、将军李西等人心怀奸计，扰乱朝政，全部逮捕诛杀。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几天后才安定下来。李寿假托太后任氏的命令，废黜李期为邛都县公。

罗恒、解思明、李奕等人劝说李寿自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国称臣，把邛都公押送到建康；任调和司马蔡兴、侍中李艳等人劝说李寿自称皇帝。李寿命令占筮，占筮的人说："可以做几年的天子。"任调高兴地说："做一天就够味了，何况是几年呢？"解思

明说:"几年的天子,哪里比得上一百代的诸侯呢?"李寿说:"早上得知真理,晚上死掉都可以。"于是登上皇帝位。改国名为汉,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汉兴。用安车和礼物征召龚壮担任太师;龚壮发誓不做官,李寿所馈赠的礼品,一件也不接受。

李寿改建宗庙,追尊父亲李骧为献皇帝。母亲昝氏为皇太后,立妃子阎氏为皇后,世子李势为皇太子。把旧日的宗庙改称为大成庙,各项制度,改动很大。委派董皎担任相国,罗恒担任尚书令,解思明担任广汉太守,任调担任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奕担任西夷校尉,侄儿李叔担任宁州刺史。三公、九卿、州牧、郡守,都用自己的僚属接替他们;成国旧日的大臣、近亲和一同入蜀的六郡士大夫,都被疏远排挤。

邛都公李期叹息说:"天下的君主却成了个小小的县公,不如死了为好!"五月,自缢而死。李寿赐给他的谥号为幽公,用王爵的礼仪安葬他。

4 赵王虎以燕王皝不会赵兵攻段辽而自专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赵揽谏曰:"岁星守燕分[1],师必无功。"虎怒鞭之。

皝闻之,严兵设备;罢六卿、纳言、常伯、冗骑常侍官。赵戎卒数十万,燕人震恐。皝谓内史高诩曰:"将若之何?"对曰:"赵兵虽强,然不足忧,但坚守以拒之,无能为也。"

虎遣使四出,招诱民夷,燕成周内史崔焘、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宋晃等皆应之[2],凡

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阳流寓之士共杀太守宋烛以降于赵[3]。烛，晃之从兄也。营丘内史鲜于屈亦遣使降赵；武宁令广平孙兴晓谕吏民共收屈[4]，数其罪而杀之，闭城拒守。朝鲜令昌黎孙泳帅众拒赵[5]，大姓王清等密谋应赵，泳收斩之；同谋数百人惶怖请罪，泳皆释之，与同拒守。乐浪太守鞠彭以境内皆叛，选乡里壮士二百余人共还棘城。

戊子，赵兵进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帐下将慕舆根谏曰："赵强我弱，大王一举足则赵之气势遂成，使赵人收略国民，兵强谷足，不可复敌。窃意赵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计中乎？今固守坚城，其势百倍，纵其急攻，犹足枝持，观形察变，间出求利；如事之不济，不失于走，奈何望风委去，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犹惧形于色。玄菟太守河间刘佩曰："今强寇在外，众心恟惧，事之安危，系于一人。大王此际无所推委，当自强以厉将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请出击之，纵无大捷，足以安众。"乃将敢死数百骑出冲赵兵，所向披靡，斩获而还，于是士气自倍。皝问计于封奕，对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祸败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国远来，攻守势异，戎马虽强，无能为患；顿兵积日，衅隙自生，但坚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说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谓降也？"

赵兵四面蚁附缘城，慕舆根等昼夜力战；凡十余日，赵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帅二千骑追击之，赵兵大败，斩获三万余级。赵诸军皆弃甲逃溃，惟游击将军

石闵一军独全。闵父瞻，内黄人[6]，本姓冉，赵主勒破陈午，获之，命虎养以为子。闵骁勇善战，多策略，虎爱之，比于诸孙。

虎还邺，以刘群为中书令，卢谌为中书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封西平郡公。石闵言于虎曰："蒲洪雄俊，得将士死力，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万，屯据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吴、蜀，奈何杀之？"待之愈厚。

燕王皝分兵讨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7]，崔焘、常霸奔邺，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丽。皝赏鞠彭、慕舆根等而治诸叛者，诛灭甚众；功曹刘翔为之申理，多所全活。

赵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马李洪之弟普以为棘城必败，劝洪出避祸。洪曰："天道幽远，人事难知，且当委任，勿轻动取悔！"普固请不已。洪曰："卿意见明审者，当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义无去就，当效死于此耳。"与普流涕而诀。普遂降赵，从赵军南归，死于丧乱。洪由是以忠笃著名。

赵王虎遣渡辽将军曹伏将青州之众戍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典农中郎将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谋击燕。

【注释】

①"岁星"句：燕分，燕国所对应的天际，即尾宿。古代星象学家认为，与岁

星所在星次时应的地区，是不可进攻的。《晋书·天文志中》曰："岁星盈缩，以其舍命国，其所居久，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

②成周：郡名，西晋末慕容廆所置，治所确址未详，当在今辽宁西南部一带。　武原：县名，治所确址不详。

③冀阳：郡名，西晋末慕容皝所置，治所确址未详，疑在今辽宁凌源一带。

④武宁：县名，治今辽宁朝阳市东。

⑤朝鲜：县名，治今辽宁义县北。

⑥内黄：县名，治今河南内黄西北。

⑦凡城：城名，在今河北平泉南。

【译文】

4 赵王石虎因燕王慕容皝不同赵国军队会合去攻打段辽，而独自占有那里的利益，想讨伐他。太史令赵揽规劝说："岁星停留在燕国所对应的天际，出兵一定不能取胜。"石虎发怒，用鞭子抽打他。

慕容皝得到消息，紧急动员军队加以戒备；罢除六卿、纳言、常伯、冗骑常侍等职官。赵国的军队有几十万，燕国人震惊恐惧。慕容皝对内史高诩说："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赵国军队虽然强大，但不值得担忧，只要坚持地防守来抵御他们，他们是没有办法的。"

石虎派遣使者到各地，招降引诱汉人夷人，燕国成周内史崔焘、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东夷校尉封抽、护军宋晃等人都响应赵国，赵国一共得到三十六座城池。游泓，是游邃的哥哥的儿子。冀阳境内流亡的人一道杀死太守宋烛，献出城池投降赵国。宋烛，是宋晃的堂兄。营丘内史鲜于屈也派遣使者向赵国投降；武宁令广平人孙兴告谕官吏百姓，一同擒获鲜于屈，数说他的罪状，然后杀了他，关起城门固守。朝鲜令昌黎人孙泳率领部众，抗拒赵国军队。豪族王清等人秘密策划响应赵国，孙泳逮捕他后杀他他；一同策划的几百人惶恐不安，请求治罪，孙泳全部释放了他们，和他们一同固

守城池。乐浪太守鞠彭因境内全部叛离,从乡间挑选了二百多壮士,一同回到棘城。

初九,赵国军队进逼棘城。燕王慕容皝打算出城逃亡,帐下督慕舆根规劝说:"赵国强大,我们弱小,大王一抬脚,赵国的气势就会形成,让赵国人聚集我国的民众,兵力强大,粮食充足,就不能再他们对抗了。私下认为,赵国人正想大王这样做,为什么要落入他们的圈套中呢?现在固守坚实的城池,力量会增强一百倍,即令他们猛烈攻打,还足以支撑,观察形势变化,伺机出城谋求胜利;如果事情不能成功,也不会失去逃走的机会,为什么要望见赵国人就放弃城池,做出必定灭亡的事情呢?"慕容皝于是打消逃亡念头,但是畏惧的心理还是显露在脸色上。玄菟太守河间人刘佩说:"现在强大的敌人就在城外,众人心中惊慌恐惧,事情的平安或危险,全决定于您一人。大王在这个时刻,不能推卸责任,应该使自己坚强,来激励将领士兵,不应显示出懦弱。事情已非常危急了,臣下请求出城攻打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大胜,也足以使人心安定。"就率领不怕牺牲的几百骑兵,出城冲击赵国军队,所向披靡,斩杀、俘获了一些敌人之后返回,于是,士气倍增。慕容皝向封奕询问计策,回答说:"石虎凶恶暴虐到了极点,民众神明共同痛恨他,祸难败亡的到来,还有多少时间呢?现在抽调全国的军队远道而来,进攻和防守的形势是不相同的,兵马虽然强盛,也不能形成祸患;长时间在坚固的城池外驻扎,矛盾自然会产生,我们只需坚决地防守,来等待时机而已。"慕容皝的心中才算安定。有人劝说慕容皝投降,慕容皝说:"我正要夺取天下,为什么要投降呢?"

赵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聚在一起攀登城墙,慕舆根等人日夜奋力作战;共有十多天,赵国军队攻不下来,十三日,率军后撤。慕容皝派遣他的儿子慕容恪率领二千骑兵追击,赵国军队大

败，斩杀、俘获了三万多人。赵国各支军队都丢下武器逃跑，只有游击将军石闵的一支军队保持完整。石闵的父亲石瞻，是内黄人，本来姓冉，赵国君主石勒打败陈午时，俘获了他，命令石虎收养他为儿子。石闵骁勇善战，很懂策略，石虎喜爱他，地位和几个孙子相同。

石虎回到邺城，委派刘群担任中书令，卢谌担任中书侍郎。蒲洪因有功劳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六夷诸军事、冠军大将军，封为西平郡公。石闵对石虎说："蒲洪英勇超群，将领士兵为他拼死效力，几个儿子都有非同一般的才能，而且拥有五万强大的军队，驻扎在京城附近，应该秘密地除掉他，以便安定国家。"石虎说："我正要依靠他们父子来攻取吴地和巴蜀，为什么要杀掉他们呢？"对待他们更加优厚。

燕王慕容皝分别派兵讨伐各反叛的城池，都攻下来了。开拓国境，直到凡城，崔焘、常霸逃往邺城，封抽、宋晃、游泓逃往高句丽。慕容皝奖赏鞠彭、慕舆根等人，惩治那些叛变的人，诛杀得很多；功曹刘诩为他们申诉，很多人得以保全。

赵国攻打棘城时，燕国右司马李洪的弟弟李普认为棘城必定失败，劝说李洪出城避祸。李洪说："天道精微深远，人间的事情难以预测，而且我身负重任，不能轻举妄动，自己招致会后悔的事！"李普不停地请求。李洪说："你的看法如果明确无误，就自己实行它。我受到慕容氏的大恩，按道义不能离开，只有在这里献身而已。"和李普流着眼泪诀别，李普于是投降赵国，随着赵国军队回到南面，在丧乱中死去。李洪因此以忠贞真诚而闻名。

赵王石虎派遣渡辽将军曹伏率领青州的军队驻守海岛，运送三百万斛谷粟来供给他们；又用百艘船只运送三十万斛谷粟到高句丽，命令典农中郎将王典率领一万多部众，在海滨屯田，又命令

青州修造一千艘船只，谋划攻打燕国。

5 赵太子宣帅步骑二万击朔方鲜卑斛摩头，破之，斩首四万余级。

6 冀州八郡大蝗，赵司隶请坐守宰。赵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岂罪己之意邪？司隶不进谠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无辜，可白衣领职！"

虎使襄城公涉归、上庸公日归帅众戍长安。二归告镇西将军石广私树恩泽[1]，潜谋不轨；虎追广至邺，杀之。

7 乙未，以司徒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六月，以导为丞相，罢司徒官以并丞相府。

导性宽厚，委任诸将赵胤、贾宁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与郗鉴笺曰："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2]，天下犹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3]。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多养无赖之士；公与下官并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废导，鉴不听。南蛮校尉陶称，侃之子也，以亮谋语导。或劝导密为之备，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4]，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

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征西参军孙盛密谏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乃止。盛，楚之孙也[5]。是时亮虽居外镇，而遥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势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导以江夏李充为丞相掾。充以时俗崇尚浮虚，乃著《学箴》[6]。以为老子云“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岂仁义之道绝，然后孝慈乃生哉？盖患乎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将寄责于圣人而遣累乎陈迹也。凡人见形者众，及道者鲜，逐迹逾笃，离本逾远。故著《学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废，及损所隆，乃崇所替。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

【注释】

①二归：即石涉归、石目归两人。

②秦政：即秦始皇嬴政。

③“宜复”句：子，抚爱；辟，天子。全句意谓“应继续抚爱太子”，也就是“应把政权交还给天子”。

④角巾：方巾。是有棱角的头巾，常为隐士的冠饰。

⑤孙楚（？～公元293年）：晋初名士。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才藻卓绝，敢于言事，曾参石苞、杨骏等人军事，替石苞作劝吴君孙皓归降的劝降书。后官至冯翊太守。

⑥箴（zhēn 珍）：古代的一种文体，以规劝告诫为主。

【译文】

5 赵国太子石宣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攻打朔方鲜卑斛摩头部

落,打败了他们,斩杀四万多人。

6 冀州八个郡发生大蝗灾,赵国司隶校尉请求惩处郡守县令。赵王石虎说:"这是我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却把责任推卸给郡守县令,哪里合乎我引咎自责的意图呢?司隶校尉不上奏正直的言论,补正我的过失,却想陷害无罪的人,现除去品秩,以平民身分代行现在的职务!"

石虎命令襄城公石涉归、上庸公石日归率领军队,驻守长安。二人控告镇西将军石广树立私人的恩德,暗中策划谋反;石虎征召石广到邺城,杀了他。

7 十六日,委派司徒王导担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郗鉴担任太尉,庾亮担任司空。六月,委派王导担任丞相,撤销司徒官属,并入丞相府中。

王导禀性宽厚,所信任的将领赵胤、贾宁等人,大多不遵守法度,大臣们感到忧虑。庾亮给郗鉴写信说:"主上从八九岁直到长大成人,进宫就生活在宫女宦官之中,出宫就只有武官、小人,读书没有人教他读音和断句方法,求教没有遇到正人君子。秦始皇嬴政想使民众愚蠢,天下人还知道不可以,何况是使君主愚蠢呢!主上年岁已大,应该把政权交还给他。有人却不恭恭敬敬地归还权力,仍然处在师傅的尊贵位置上,豢养一批奸诈刁狡的人;您和我一起接受辅佐幼主的重任,大奸臣不除掉,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想共同起兵废黜王导,郗鉴不同意。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的儿子,把庾亮的计划告诉给王导。有人劝王导暗中对他加以戒备,王导说:"我和庾元规,彼此的忧喜祸福完全相同,闲言闲语,有见识的人不会传播。即使像你所说的,元规如果前来,我就头戴方巾回到私宅,又有什么畏惧的呢?"又给陶称写信,以为"庾公是皇帝的大舅父,应该好好地侍奉他!"征西参军孙盛私下规劝庾亮说:

"王公时常有辞去官职的心愿，怎么肯做出肮脏的事情呢？这一定是奸佞邪恶的人小人想要离间内外官员的关系而已。"庾亮于是停止行动。孙盛，是孙楚的孙子。这时，庾亮虽在外地镇守，却遥控朝廷的政权，又处在上游，掌管强大的军队，趋炎附势的人大多归附他。王导心中不满，曾经遇到西风吹起尘土，举起扇子来遮挡，慢悠悠地说："元规的灰尘污染人！"

王导任用江夏人李充做丞相掾。李充因当时的习俗崇尚虚无浮华，于是写作《学箴》。认为老子所说"屏除仁义，人民才能重新孝顺慈爱"，哪里是讲仁义的道理断绝了，然后孝顺慈爱才产生呢？"大概是担忧出于真心实践仁义的人很少，而以仁义的借口谋取私利的人多，将会把责任推卸给圣人，受到以往事实的牵累。一般的人，只见到表面现象的多，领到会实质的少，追求表面形式的心情越专注，离开仁义的精神实质就越远。所以写出《学箴》，来消除人们的迷惑，说："虚名显著了，正道就会废弃；只有贬损目前所推崇的，才能提高被压低的正道的地位。没有仁不能培养大众，没有义不能有共同的廉耻之心，仁义本来不可远离，去掉那些损害仁义的事物而已。"

8 汉李奕从兄广汉太守乾告大臣谋废立。秋，七月，汉主寿使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徙乾为汉嘉太守；以李闳为荆州刺史，镇巴郡。闳，恭之子也。

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饥疫。寿命群臣极言得失。龚壮上封事称[1]："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众，举国称藩，天应人悦，大功克集；而论者未谕，权宜称

制。今淫雨百日,饥疾并臻,天其或者将以监示陛下故也。愚谓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爱高爵重位以报大功;虽降阶一等,而子孙无穷,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论者或言二州附晋则荣[2],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孙述在蜀,羁客用事[3],刘备在蜀,楚士多贵。及吴、邓西伐,举国屠灭,宁分客主?论者不达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为刘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国亡主易,岂同今日义举,主荣臣显哉?论者又为谓臣当为法正[4],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于荣禄,无问汉、晋,臣皆不处,复何为效法正乎?"寿省书内惭,秘而不宣。

9 九月,汉仆射任颜谋反,诛。颜,任太后之弟也。汉主寿因尽诛成主雄诸子。

10 冬,十月,光禄勋颜含以老逊位。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名位隆重,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含。含曰:"王公虽贵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5],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6],我岂有邪德乎?"郭璞尝遇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致仕二十余年,年九十三而卒。

【注释】

①封事:密封的奏章。古代百官上疏奏机密事,为防泄露,用皂囊封缄呈进,故称封事。

②二州：指梁州、益州。

③羁客：外地士人，指荆邯、王元、田戎、延岑等，详见本书第三十至三十四卷。

④法正（公元176～220年）：三国时刘备谋士。字孝直，右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汉献帝建安初入蜀，依附益州牧刘璋。奉命迎刘备入蜀，北拒张鲁。私下劝刘备夺取成都，又献策夺取汉中，备称汉中王，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

⑤鄙人：自谦的称呼，意为"鄙陋浅薄的人"。

⑥冯祖思：即冯怀。

【译文】

8 汉国李奕的堂兄广汉太守李乾，告发大臣们策划放心黜皇帝，另立新君主。秋，七月，汉国君主李寿命令他的儿子李广和大臣们在前殿盟誓，调李乾担任汉嘉太守；委派李闳担任荆州刺史，镇守巴郡。李闳，是李恭的儿子。

八月，蜀地长时间下雨，百姓饥馑患病。李寿命令官员们直截了当地议论政策的得失。龚壮呈上密封的奏章说："陛下起兵的时候，向上指着星辰，明白的告知天地，和部众一起嘴唇上涂上牲畜的血，要全国上下向晋国称臣，上天感应，人心欢悦，大功终于告成；可是议事的人对这不了解，就让你变通处事，登上了帝位。现在大雨连绵了一百天，饥馑疾病同时发生，这大概是上天要以此告诫陛下的缘故。我认为应该遵守从前的盟誓，尊崇拥戴建康，他们一定会不惜用高等的爵位、显赫的职位，来酬答您重大的功劳；虽然地位降了一等，但子孙不断传递下去，永久享有福祥，不也是很好的吗？有些议事的人认为，两个州在归附晋国后是荣耀了，但六郡的人却会受到损害。从前公孙述在蜀地，外来士人当权，刘备在蜀地，楚地士人大多显贵。等到吴汉、邓艾向西讨伐，全国被屠杀诛

灭,哪里分外地人本地人呢?议事的人不明白安全稳固的根基,只顾惜名分职位,认为刘氏政权下的郡守县令。入晋后还在州郡任职;竟然不知道那是国家灭亡、君主主改易,怎能与今日为正义而行事,君主荣耀臣下显达相比呢?议事的人又认为臣下将成为法正那样的人。臣下蒙受陛下的大恩,听凭我自享安乐;至于荣华、利禄,不管是汉国、晋国,臣下都不接受,又为什么要效法法正呢?"李寿看到奏章,心中惭愧,秘密收藏起来,不向外宣布。

9 汉国仆射任颜谋图反叛,被诛杀。任颜,是任太后的弟弟。汉国君主李寿因此把成国君主李雄的几个儿子全部杀掉了。

10 冬,十月,光禄勋颜含因年老退位。议事的人认为:"王导是皇帝的师傅,名望隆盛,地位显要,文武官员应该自降一等,向他跪拜行礼。"太常冯怀就这件事询问颜含,颜含说:"王公虽然尊贵显要,但照道理不能享有独特的礼遇。降等跪拜的话,或许是各位的事情;我已经老了,不懂得当前的事情。"不久,告诉别人说:"我听说过,攻伐别国不要询问有仁德的人,前些时,冯祖思向我询问阿谀奉承的事情,我难道有邪恶的品行吗?"郭璞曾经遇见颜含,想替他占筮。颜含说:"年岁靠上天,官位靠人事。注重修养身心,上天却不赐予,这是命运;遵循正道,别人却不了解,这是禀性;我自然有着禀性命运,不必烦劳你用蓍草龟板来占筮。"他辞官二十多年,到九十三岁才去世。

11 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质于赵[1],翳槐疾病,命诸大人立之。翳槐卒,诸大人梁盖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远,来未可必;比其至,恐有变乱,谋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刚

猛多诈，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与杀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诣邺迎什翼犍，请身留为质；赵王虎义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于繁畤北[2]，改元曰建国；分国之半以与孤。

初，代王猗卢既卒，国多内难，部落离散[3]，拓跋氏浸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业，国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众务。以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号令明白，政事清简，无系讯连逮之烦，百姓安之。于是东自涉貊[4]，西及破落那[5]，南距阴山[6]，北尽沙漠，率皆归服，有众数十万人。

12 十二月，段辽自密云山遣使求迎于赵；既而中悔，复遣使求迎于燕。

赵王虎遣征东将军麻秋帅众三万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敌，不可轻也！"以尚书左丞阳裕，辽之故臣，使为秋司马。

燕王皝自帅诸将迎辽，辽密与燕谋覆赵军。皝遣慕容恪伏精骑七千于密云山，大败麻秋于三藏口[7]，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阳裕为燕所执。

赵将军范阳鲜于亮失马，步缘山不能进，因止，端坐；燕兵环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贵人，义不为小人所屈；汝曹能杀亟杀，不能则去！"亮仪观丰伟，声气雄厉，燕兵惮之，不敢杀，以白皝。皝以马迎之，与语，大悦，用为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

皝尽得段辽之众，待辽以上宾之礼。以阳裕为郎中

令。

赵王虎闻麻秋败,削其官爵。

【注释】

①"代王"句:什翼犍为质于赵,见本书第九十四卷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

②繁畤(zhi 志):县名,治今山西浑源西南。

③"部落"句:部落离散,详见本书第八十九卷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

④涉貊(hui mò 会默):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该民族依涉水而居,涉水在今辽宁凤城以东。

⑤破落那:古西域国名,汉代为大宛国。又作拔汗那、沛汗、钹汗、判汗,都是渴塞城(今俄罗斯塔什干东南卡散赛)。

⑥阴山:山名,即今内蒙古阴山山脉。

⑦三藏口:地名,在今河北承德市北高寺台附近武烈河东、北、西三源会合处。

【译文】

11代王拓跋翳槐的弟弟拓跋什翼犍在赵国做人质,拓跋翳槐患病,命令各部大人立拓跋什翼为君。拓跋翳槐去世,各部大人梁盖等人因为刚刚有大的变故,拓跋什翼犍在遥远的地方,不一定能返回;即令返回,等他到达,恐怕有变乱,谋图另立君主。而拓跋翳槐的次弟拓跋屈,刚烈凶狠,诡计很多,不如他的弟弟拓跋孤仁慈忠厚,于是一道杀掉拓跋屈而立拓跋孤。拓跋孤不同意,亲自前往郫城迎接拓跋什翼犍,请求自己留下来做人质;赵王石虎认为他讲道义,就送他兄弟二人一起回去了。十一月,拓跋什翼犍在繁畤北登上代王位,改年号为建国;把国土的一半分给拓跋孤。

当初，代王拓跋猗卢去世后，国中内乱频繁，部落四处分散，拓跋氏逐渐衰落。等到拓跋什翼犍即位，他既勇敢又有智谋，能继承祖先的业绩，国中人士都依附他；开始设置文武官员，分别掌管各种事务。委派代郡人燕凤担任长史，许谦担任郎中令。开始制定惩办反叛、杀人、奸淫盗窃的法律，号令明白，政事清谦简约，没有长久关押讯问、牵连他人的苛政，百姓乐于接受。于是东到涉貊，西到破落那，南到阴山，北到沙漠地带，大都归顺拓跋什翼犍，拥有部众几十万人。

12 十二月，段辽从密云山派遣使者，请求赵国迎接；不久中途翻悔，又派遣使者，请求燕国迎接。

赵国石虎派遣征东将军麻秋率领三万军队，迎接段辽，命令麻秋说："接受敌人的投降，如同受到敌人的进攻，不可轻忽大意！"因尚书左丞阳裕是段辽往日的臣属，命令他作麻秋的司马。

燕王慕容皝亲自率领各将领迎接段辽，段辽秘密地和燕国策划歼灭赵国军队。慕容皝派遣慕容恪在密云山埋伏七千精锐的骑兵，在三藏口把麻秋打得大败，死亡的有十分之六七。麻秋徒步逃走，得以免死，阳裕被燕国军队擒获。

赵国将军范阳人鲜于亮失去了马匹，徒步攀登山峰，不能前进，于是停下来，端正地坐在那里；燕国兵士包围了他，喝令他站起来。鲜于亮说："我是尊贵的人物，按道义不会为人小物所屈服；你们能杀死我就赶快动手，不能杀就离开！"鲜于亮身材壮实魁梧，声音宏亮，气势不凡，燕国兵士甲他，不敢动手，就禀报给慕容皝。慕容皝用马匹迎接他，和他交谈，特别喜悦，任命他为左常侍，把崔毖的女儿嫁给他。

慕容皝获得了段辽的所有部众，用对待上等宾客的礼节对待段辽。委派阳裕担任郎中令。

赵王石虎听说麻秋失败,发怒,免去了他的官职爵位。

五 年

1 春,正月,辛丑,大赦。

2 三月,乙丑[1],广州刺史邓岳将兵击汉宁州,汉建宁太守执其刺史霍彪以降。

3 征西将军庾亮欲开复中原,表桓宣为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襄阳;又表其弟临川太守怿为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魏兴[2];西阳太守翼为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江陵;皆假节。又请解豫州,以授征虏将军毛宝。诏以宝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帅精兵万人戍邾城[3]。以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并夏相,入沔中。称将二百人下见亮,亮素恶称轻狡,数前后罪恶,收而斩之。后以魏兴险远,命痍怿徙屯半洲[4];更以武昌太守陈器为梁州刺史,趣汉中。遣参军李松攻汉巴郡、江阳。夏,四月,执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送建康。汉主寿以李奕为镇东将军,代闳守巴郡。

庾亮上疏,言"蜀其弱而胡尚强,欲帅大众十万移镇石城,遣诸军罗布江、沔为伐赵之规。"帝下其议。丞相导请许之。太尉鉴议,以为"资用未备,不可大举。"

太常蔡谟议,以为"时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计强弱而轻动,则亡不终日,何功之有?为今之计,莫若养威以俟

时。时之可否系胡之强弱，胡之强弱系石虎之能否。自石勒举事，虎常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原，所据之地，同于魏世。勒死之后，虎挟嗣君，诛将相；内难既平，翦削外寇，一举而拔金墉，再战而擒石生，诛石聪如拾遗，取郭权如振槁，四境之内，不失尺土。以是观之，虎为能乎，将不能也？论者以胡前攻襄阳不能拔，谓之无能为。夫百战百胜之强而以下拔一城为劣，譬如射者百发百中而一失，可以谓之拙乎？

且石遇，偏师也，桓平北[5]，边将也，所争者疆埸之士[6]，利则进，否则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镇名贤，自将大军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帅一国之众来决胜负，岂得以襄阳为比哉？今征西欲与之战，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苏峻？凡此数者，宜详较之。

石生猛将，关中精兵，征西之战殆不能胜也！又当是时，洛阳、关中皆举兵击虎，今此三镇反为其用[7]；方之于前，倍半之势也；石生不能敌其半，而征西欲当其倍，愚所疑也。苏峻之强不及石虎，沔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欲以沔水御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谯，佃于城北界，胡来攻，豫置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胡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当是时，胡唯据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御其四，又所疑也。

然此但论征西既至之后耳，尚未论道路之虑也。自沔

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若胡无宋襄之义⑧，及我未阵而击之，将若之何？今王土与胡，水陆异势，便习不同；胡若送死，则敌之有余，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

朝议多与谟同。乃诏亮不听移镇。

【注释】

①乙丑：三月丙子朔，无乙丑。

②魏兴：郡名，治今陕西安康西北。

③邾(zhū 株)城：城名，在今湖北黄冈西北。

④半洲：城名，在今江西九江市西。

⑤桓平北：即平北将军桓宣。

⑥“所争”句：士，或言当作“土”，似更文从字顺，译文从之。

⑦三镇：指《晋书·蔡谟传》，三镇是指兖州、洛阳、关中，其前文为“又是时兖州、洛阳、关中皆举兵击季龙”，《通鉴》此处当有脱文。

⑧宋襄之义：宋襄，春秋时期宋国国君襄公(？～公元前637年)。前639年，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东北)，襄公扬言先礼后兵，在楚人未渡过河时不出击，渡河后未列好阵势不出击，结果屡失战机，宋军败绩，襄公身受重伤，困辱而死。

【译文】

五年(己亥，公元339年)

1 春，正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2 三月，乙丑日，广州刺史邓岳率领军队攻打汉国的宁州，汉国建宁太守孟彦捉住刺史霍遐，向邓岳投降。

3 征西将军庾亮打算收复中原，上奏章推荐桓宣担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上奏章推荐他的弱临川太守

庾怿担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西阳太守庾翼担任南蛮校尉，兼任南郡太守，镇守江陵；都赐予符节。又请求解除豫州刺史职务，用来授给征虏将军毛宝。下诏委派毛宝担任临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和西了太守樊峻率领一万精锐的兵士驻守邾城。委派建威将军陶称担任南中郎将、江夏相，进入沔水地区。陶称带领二百人，从上游到武昌来会庾亮。庾亮一向厌恶陶称的轻狡诈，数说陶称前前后后的罪恶，然后逮捕起来杀了他。其后困魏兴道路险峻、距离遥远，命令庾怿迁到半洲驻守。另外委派武昌太守陈嚣担任梁州刺史，前往汉中。派遣参军李松攻打汉国的巴郡、江阳。夏，四月，俘虏汉国荆州刺史李阎、巴郡太守黄植，押送到建康。汉国君主李寿委派李奕担任镇东将军，代替李阎镇守巴郡。

庾亮上奏疏，认为"巴蜀十分衰弱，胡人却还很强大，打算率领十万大军，迁到石城镇守，派遣各军分布在长江、沔水一带，做讨伐赵国的准备。"皇帝把他的建议交给大臣们讨论。丞相王导请求予以批准。太尉郗鉴评议，认为"给养不充足，不能大规模出兵。"

太常蔡谟评议，他认为："时运有好有坏，行事有随时机进退的道理，如果不估计强弱而轻易行动，就会倾刻灭亡，哪里会有功劳呢？现在的策略，不如培养势力，等待时机。时机是不是成熟，决定于胡人的强弱，胡人的强弱，决定于石虎是否有能耐。自从石勒起事，石虎一直是得力干将，百战百胜，于是平定中原，所占据的地区，和魏朝相同。石勒死后，石虎挟持继位的君主，诛杀大将宰相；内部的祸难平定后，铲除外部的敌对者，一出兵就攻下金墉，再次出兵就擒获石生，诛杀石聪如同拾取丢在地上的东西，战胜郭权和同折断干枯的树枝，周围的领土，没有丧失一尺一寸。由此看来，石虎是有能耐，还是没有能耐呢？议事的人因胡人从前攻打襄阳不能夺取，就认为他们微不足道。百战百胜的强大军队，却因偶尔不能

攻下一座城池被认为无能,就好比百发百中的射手,就因偶尔一次没有射中,可以说他笨拙吗?

况且石遇率领的,只是一支非主力部队,桓平北,是边境将领,所争夺的只是边境上的土地,有利就推进,无利就后撤,不是紧迫的事情。现在征西将军作为镇守一方的著名人物,亲自率领大军,打算席卷黄河以南的土地,石虎必定亲自统帅全国的军队,前来一决胜负,怎么能用襄阳的争夺战来相比呢?现在征西将军想和石虎交战,他与石生相比怎么样?如想据城防守,城池与金墉相比怎么样?想以沔水阻拦敌人,沔水与长江相比怎么样?想抵御石虎,石虎与苏峻相比怎么样?所有这几点,应该详细地考虑。

石生是勇猛的将领,拥有关中精锐的部队,征西将军和他交战,恐怕不能取胜!而在石生反抗石虎的时候,(兖州)、洛阳、关中都起兵攻打石虎,现在这三个重镇反被石虎所利用;同从前相比,石虎的力量是原先的两倍;石生不能抵挡石虎的一半力量,征西将军却想抵挡他成倍的力量,这是我所疑虑的。苏峻的强大赶不上石虎,沔水的险要赶不上长江;长江不能阻拦苏峻,却想用沔水来阻拦石虎,又是我所疑虑的。从前祖土稚驻守谯城,在城的北面开荒屯田,担心胡人前来进攻,预先屯集军队,在外部抵御。谷物将成熟时,胡人果然到来,强壮的男子在外面交战,年老体弱的在里面收割,拿着很多火把,情况紧急就烧毁谷物逃跑。这样一连好几年,终究不能获得利益。在那个时候,胡人仅占据黄河以北地区,和现在相比,土地不过四分之一而已;祖土稚不能抵御他们的一份,征西将军却想抵御他们的四份,又是我所疑虑的。

然而,这还只是谈论了征西将军已经到达中原之后的情形而已,还没有谈论路途上的顾虑。从沔水向西,水流湍急,两岸陡峭,军队排成一条线,溯水而上,前后长达一百里,如果胡人没有宋襄

公那样的仁义，趁我们没有到成阵势就攻打，将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的疆土和胡人相比，水路和陆路的情形完全不同，熟悉的作战方式也不相同；胡人如果前来送死，则战胜他们绰绰有余，如果我们放弃长江远距离地推进，用我们的短处攻击他们的长处，恐怕不是克敌制胜的谋略。”

朝廷中的议论，大多和蔡谟相同。于是下诏给庾亮，不同意迁移镇所。

4 燕前军师慕容评、广威将军慕容军、折冲将军慕舆根、荡寇将军慕舆涅袭赵辽西，俘获千余家而去。赵镇远将军石成、积弩将军呼延晃、建威将军张支等追之，评等与战，斩晃、支首。

5 段辽谋反于燕，燕人杀辽及其党与数十人，送辽首于赵。

6 五月，代王什翼犍会诸大人于参合陂[1]，议都滱源川[2]。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来，以迁徙为业，今国家多难，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无所避之。”乃止。

代人谓他国之民来附者皆为“乌桓”，什翼犍分之为二部，各置大人以监之。弟孤监其北，子寔君监其南。

什翼犍求昏于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7 秋，七月，赵王虎以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

8 庚申，始兴文献公王导薨，丧葬之礼视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3]，参用天子之礼。

寻简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辅相三世④，仓无储谷，衣不重帛。

初，导与庾亮共荐丹杨尹何充于帝，请以为己副，且曰："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社稷无虞矣。"由是加吏部尚书。及导薨，征庾亮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亮固辞。辛酉，以充为护军将军；亮弟会稽内史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

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翕然称之，以为贤相。初，王导辅政，每从宽恕；冰颇任威刑，丹杨尹殷融谏之。冰曰："前相之贤，犹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又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注释】

①参合陂：地名，即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

②滰(lěi 垒)源川：地名，今地不详，疑在滰水源头(今河北遵化北长城外)。

③博陆侯：即霍光。 安平献王：即司马懿之弟司马孚。霍光丧葬之礼见本书第二十四卷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司马孚丧葬之礼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

④三世：指晋元帝、明帝、成帝三世。

【译文】

4 燕国前军师慕容评、广威将军慕容军、折冲将军慕舆根、荡寇

将军慕舆泥袭击赵国的辽西郡，俘获一千多家后离去。赵国镇远将军石成、积弩将军呼延晃、建威将军张支等人追击，慕容评等人和他们交战，斩不呼延晃、张支的首级。

5 段辽在燕国谋图反叛，燕国人杀死段辽和他的几十个党羽，把段辽的首级送到赵国。

6 五月，代王拓跋什翼犍在参合陂会见各部大人，商议在滱源川建都。他的母亲王氏说："我们从祖先以来，以游牧为业；现在国家多灾多难，如果在城池中居住，一旦敌寇前来，没有地方逃避。"于是停止建都。

代国人把来归附的其他国家的人都称为"乌桓"，拓跋什翼犍把他们分为两部分，各自设大人来管理他们。弟弟拓跋孤管理北方的一部分，儿子拓跋寔君管理南方的一部分。

拓跋什翼犍向燕国求婚，燕王慕容皝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7 秋，七月，赵王石虎委派太子石宣担任大单于，使用天子的旌旗。

8 十八日，始兴文献公王导逝世，丧葬的礼仪依照汉朝博陆侯和安平献王的旧例，参酌使用天子的礼仪。

王导简约朴素，没有什么欲望，关于因势利导，建立功业，虽然平日看不出有多大益处，但长年累月后，却有不小的成效。辅佐了三代皇帝，仓库里没有储藏的粮食，自上没有同时穿过两件丝织衣服。

当初，王导和庾亮向皇帝共同推荐丹杨尹何充，请求作用他做自己的副手，并且说："臣下死的时候，希望召何充入宫侍奉，这样，国家就没有忧虑了。"因此，加授他吏部尚书。等到王导逝世，征召庾亮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执意推辞。十九日，委派何充担任护军将军；庾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庾冰担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与统领尚书奏事。

庾冰承担重任后，规划、处理政务，不分昼夜，尊重朝中的贤明

人士，提拔年轻有为的人才，因此，朝野一致称赞他，认为他是贤能的宰相。当初，王导辅佐朝政，时常宽大处理有关问题；庾冰比较喜爱动用刑罚，丹杨尹殷融对他加以规劝，庾冰说："以从前宰相的贤能，尚且承受不了宽容的后果，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范汪对庾冰说："近来日月星辰的运行失去次序，足下应该尽到消除失序的责任。"庾冰说："玄妙的天象变化哪里是我能测知的，只应该勤恳地尽到自己的力量而已。"又核实户口，查出户籍漏载的一万多人，用来充实军队。庾冰喜爱举发弹劾，以致流于烦琐苛细，后来又矫枉过正，流于过度的放纵，宽严随心所欲，法律政令失去了作用。

9 八月，壬午，复改丞相为司徒。

10 南昌文成公郗鉴疾笃，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诏以蔡谟为太尉军司，加侍中。辛酉[1]，鉴薨，即以谟为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假节。

时左卫将军陈光请伐赵，诏遣光攻寿阳[2]，谟上疏曰："寿阳城小而固。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见攻，众城必救。又，王师在路五十余日，前驱朱至，声息久闻，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夫以白起、韩信、项籍之勇，犹发梁焚舟，背水而阵[3]。今欲停船水渚，引兵

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若进攻未拔，胡骑卒至，惧桓子不知所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④。今光所将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无战。而顿之坚城之下，以国之爪士击寇之下邑，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惧非策之长者也。"乃止。

11 初，陶侃在武昌，议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虏入寇。此乃致祸之由，非以御寇也。且吴时戍此城用三万兵，今纵有兵守，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

乃庾亮镇武昌，卒使毛宝、樊峻戍邾城。赵王虎恶之。以夔安为大都督，帅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等五将军、兵五万人寇荆、扬北鄙⑤，二万骑攻邾城。毛宝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时遣兵。

九月，石闵败晋兵于沔阴⑥，杀将军蔡怀；夔安、李农陷沔南；朱保败晋兵于白石⑦，杀郑豹等五将军；张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宝、樊峻突围出走，赴江溺死。夔安进据胡亭⑧，寇江夏。义阳将军黄冲、义阳太守郑进皆降于赵。安进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拒战，破之，斩首五千余级，安乃退。遂掠汉东，拥七千余户迁于幽、冀。

是时庾亮犹上疏欲迁镇石城，闻邾城陷，乃止。上表陈谢，自贬三等，行安西将军⑨；有诏复位。以辅国将军瘐

怿为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假节，镇芜湖。

【注释】

①辛酉：八月癸酉朔，无辛酉。

②寿阳：县名，治今安徽寿县。本为寿春县，孝武帝时因避简文帝之母郗太后讳而改名。

③"犹发梁"句：公元278年，秦将白起进攻楚国，烧毁桥梁船只，造成没有退路的局面，以激励将士的斗志；项羽"破釜沉舟"，见本书第八卷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韩信"背水而阵"，见本书第九卷汉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

④桓子：即春秋时晋国正卿荀林父。公元前597年，统帅三军，与楚国在邲(今河南荥阳北)交战，因内部意见不一，被击败。请求治罪，景公不许，旋攻灭赤狄潞氏(在今山西潞城东北)，受赏"狄臣千室"。

⑤菟(tú 兔)。

⑥沔阴：沔水南岸。古代常称汉水为沔水，此"沔阴"当为汉水南岸。下文"沔南"同此。

⑦白石：山名，在今安徽巢县东南。

⑧胡亭：地名，在今安徽阜阳。

⑨"自贬"句：晋朝镇守一方的将领，名号依次为征、镇、安、平。庾亮由征西将军降至安西将军，又加一"行"字(代理之意)，正好下降三级。

【译文】

9 八月，初十，又把丞相改为司徒。

10 南昌文成公郗鉴病重，把府中事务托付给长史刘遐，上奏疏请求辞去官职，并且说："臣下所统领的部众，成分复杂，大多是北方人，有的是被迫迁徙的，有的是新近归附的，百姓怀念故土，都有回归本地的心愿；臣下宣扬国家的恩德，把条件的好还告知给他们，用田地和住宅安置他们，渐渐地稍微安定。听说臣下病重，人心

惊恐骚动，如果这时让他们渡江北进，必然激起他们反叛的心里。太常臣子蔡谟，平实质仆，忠贞正直，一向是众望所归，以为可以担任都督、徐州刺史。”下诏委派蔡谟担任太尉军司，加授侍中。辛酉日，郗鉴逝世，立即委派蔡谟担任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赐予符节。

这时，左卫将军陈光请求征伐赵国，下诏派遣陈光攻打寿阳，蔡谟上奏疏说：“寿阳城池小，却很坚固。从寿阳到琅邪，城堡之间可以互相望见，一座城池受到攻击，各个城池必定援救。另外，我们的军队在途中有五十多天，前锋没有到达，消息早传到，贼寇的驿站传递，一日可行千里，黄河以北的骑兵，足以赶来增援。即便是白起、韩信、项籍那样的猛将，还要毁掉桥梁、焚烧船只、背靠水而列阵。现在打算把船只停泊中水中的小块陆地上，率领军队前往城池之下，前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回头靠近后撤的道路，这是兵法中所忌讳的。如果进兵攻城没有拿下来，胡人的骑兵突然赶到，恐怕会像桓子那样不知如何是好，船上砍断的手指可以用手相捧。现在陈光所率领的都是官廷中的精锐兵士，应该让他们所到之处，不会遇到抵抗。现在却要停留在坚固的城池之下，以国家的中坚力量攻打贼寇的一个小县，夺取了它利益微薄，不足以损伤敌人，失败了就损失严重，足以增强敌人的士气，恐怕不是良好的策略。”于是停止了行动。

11 当初，陶侃在武昌，议事的人认为江北有邾城，应该分出兵力在那里驻守；陶侃每次都不作回答。而提出这个建议的接连不断。陶侃于是渡江去狩猎，召集将领僚属，对他们说：“我们用来设置险阻、抵御贼寇的，只是长江而已。邾城隔在长江以北，内部没有可依仗的，外部和各夷族相连接。夷人居住地区的特产丰富；晋国人贪图财货，夷人不堪忍受，必定招引贼寇前来进犯。这是招致祸患的起因，不是抵御贼寇的办法。而且吴国存在时，驻守这座城池使用了三万兵士，现在即使派兵驻守，也对江南没有益处；如果对羯寇

有可以利用的机会,这里又不是可以凭借的基地。”

等到庾亮镇守武昌,终于派毛宝、樊峻驻守邾城。赵王石虎对此感到厌恶,委派夔安担任大都督,率领石鉴、石闵、李农、张豹、李菟等五位将军、五万兵士进犯荆州、扬州的北部边境,二万骑兵攻打邾城。毛宝向庾亮求救,庾亮因邾城坚固,没有迅速派遣军队增援。

九月,石闵在沔水南岸打败晋国军队,杀死将军蔡怀;夔安、李农攻陷沔以南城池;朱保在白石打败晋国军队,杀死郑豹等五位将军;张豹攻陷邾城,杀死的有六千人,毛宝、樊峻突破重围,出城逃跑,被赶入江中淹死。夔安进军占据胡亭,侵扰江夏;义阳将军黄冲、义阳太守郑进都向赵国投降。夔安向前推进,包围石城,竟陵太守李阳迎击,打败夔安,斩下五千多人的首级,夔安才撤退。于是掳应该汉水以东地区,裹挟七千多户,迁到幽州、冀州。

这时,庾亮还在上奏疏,打算把镇所迁到石城,听说邾城陷落,才停止下来。上奏章请求治罪,自动贬降三级,任代理安西将军;下诏恢复原职。委派辅国将军庾怿担任豫州刺史、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诸军事,赐予符节,镇守芜湖。

12 赵王虎患贵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臣为御史中丞,特加亲任,中外肃然。虎曰:“朕闻良臣如猛虎,高步旷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虎以抚军将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令支。农帅众三万与征北大将军张举攻燕凡城。燕王皝以棪卢城大悦绾为御难将军[1],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赵兵至,将吏皆恐,欲弃城走。绾曰:

"受命御寇，死生以之。且凭城坚守，一可敌百，敢有妄言惑众者斩！"众然后定。绾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举等攻之经旬，不能克，乃退。虎以辽西迫近燕境，数遭攻袭，乃悉徙其民于冀州之南。

13 汉主寿疾病，罗恒、解思明复议奉晋；寿不从。李演复上书言之；寿怒，杀演。

寿常慕汉武、魏明之为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为胜之也。舍人杜袭作诗十篇，托言应璩以讽谏[2]。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贤哲之话言；若古人所作，则死鬼之常辞耳。"

14 燕王皝自以称王未受晋命，冬，遣长史刘翔、参军鞠运来献捷论功，且言权假之意。并请刻期大举，共平中原。

皝击高句丽，兵及新城[3]，高句丽王钊乞盟，乃还。又使其子恪、霸击宇文别部。霸年十三，勇冠三军。

15 张骏立辟雍、明堂以行礼。十一月，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

16 十二月，丁丑，赵太保桃豹卒。

17 丙戌，以骠骑将军琅邪王岳为侍中、司徒。

18 汉李奕寇巴东，守将劳杨败死。

【注释】

①榼(kē 苛)卢：地名，在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北山海关附近。

②应璩(?～公元252年)：三国魏文学家。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博学善属文，善为书记。文、明二帝时，历官散骑常侍。齐王曹芳时，任侍中等职。时曹爽专权，璩常以诗讽谏，多切时要，为时人所重。

③新城:城名,在今辽宁新宾县境。

【译文】

12 赵王石虎憎恶达官贵族的奢侈放纵,于是提拔殿中御史李臣担任御史中丞,特别地加以宠爱信任,宫廷内外因之井然有序。石虎说:"我听说,优秀的臣子如同猛虎,在原野上迈开大步走一下,豺狼就会躲开,这话一点不假!"

石虎委派抚军将军李农担任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营州牧,镇守令支。李农率领三万军队,和征北大将军张举攻打燕国的凡城。燕王慕容皝委派榼卢城大悦绾担任御难将军,交给他一千兵士,命令他守卫凡城。等到赵国军队到来,将领官吏都感到恐惧,想放弃城池逃跑。悦绾说:"接受命令抵御贼寇,应不惜献出生命。况且凭借城池坚决的防守,一人可以抵挡一百人,胆敢胡言乱语、迷惑众人的斩首!"众人于是安下心来。悦绾身先士卒,亲自冒着箭枝抵御;张举等人攻打了十多天,不能攻克,就撤退了。石虎因辽西靠近燕国疆域,多次遭到攻打袭击,于是把辽西的民众全部迁到冀州的南部。

13 汉国君主李寿患病,罗恒、解思明又建议尊奉晋国;李寿不听从。李演又上奏章谈论此事;李寿发怒,杀了李演。

李寿时常仰慕汉武帝、魏明帝的为人,对听到父亲兄长时的事情感到耻辱,上奏章的人不能谈论先代的政治教化,自认为超过先代。舍人杜袭作了十首诗,假称是应璩作的,用来讽刺规劝李寿。李寿回话说:"读过诗篇,领会了含义。诗如果现代人写的,称得上是贤士哲人的话语,如果是古人写的,就是死鬼的老生常谈而已。"

14 燕王慕容皝自认为称王没有得到晋国皇帝的诏命,冬,派遣长史刘翔、参军鞠运前来告捷、论定功劳,并且说明称王是权宜之计,并请求约定时间大规模出兵,共同平定中原。

慕容皝攻打高句丽,军队推进到新城,高句丽王高钊请求缔结

盟约，才退兵。又命令他的儿子慕容恪、慕容霸攻打宇文氏的旁支。慕容霸年仅十三岁，英勇过人，全军第一。

15 张骏设立辟雍、明堂，来举行典礼。十一月，委派世子张重华代理凉州事务。

16 十二月，初七，赵国太保桃豹去世。

17 十六日，委派骠骑将军琅邪王司马岳担任侍中、司徒。

18 汉国李奕进犯巴东，防守的将领劳杨战败被杀。

六 年

1 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护军将军、录尚书何充为中书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时人疑翼年少，不能继其兄。翼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

2 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陆玩为侍中、司空。

3 宇文逸豆归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阳狂酣饮，或卧自便利，或被发歌呼，拜跪乞食。宇文举国贱之，不复省录，以故得行来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记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乱，以猜嫌出奔[1]，虽在他国，常潜为燕计；乃遣商人王车通市于宇文部以窥翰。翰见车，无言，抚膺颔之而已。皝曰："翰欲来也。"复使车迎之。翰弯弓三石余，矢尤长大，皝为之造可手弓矢，使车埋于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窃逸豆归名马，携其二子过取弓矢，逃归。逸豆归使骁骑百

余追之。翰曰:"吾久客思归,既得上马,无复还理。吾向日阳愚以诳汝,吾之故艺犹在,无为相逼,自取死也!"追骑轻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国久悢悢[2],不欲杀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发中者汝可还,不中者可来前。"追骑解刀立之,一发,正中其环;追骑散走。皝闻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4 庚辰,有星索于太微[3]。

5 三月,丁卯,大赦。

6 汉人攻拔丹川[4],守将孟彦、刘齐、李秋皆死。

7 代王什翼犍始都云中之盛乐宫。

【注释】

①"燕王"二句:莫容翰出奔,见本书第九十五卷晋帝成和八年(公元333年)。

②悢悢(liàng亮):眷念。

③太微:星垣名。有星十颗,《晋书·天文志》云:"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

④丹川:确址不详,疑在今云南曲靖县境。

【译文】

六年(庚子,公元340年)

1 春,正月,初一,都亭文康侯庾亮去世。委派护军将军、录尚书事何充担任中书令。十一日,委派南郡太守庾翼担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赐予符节,代替庾亮镇守武昌。当时的人怀疑庾翼年轻,不能继承他哥哥的业绩。庾翼一心一意地处理事务,军事行政的管理严格分明,几年之间,公私储蓄充裕,人们都称赞他的才能。

2 十二日，委派左光禄大夫陆玩担任侍中、司空。

3 宇文逸豆归忌妨慕容翰的才能和名声，慕容翰于是假装阗狂，拼命饮酒，有时躺着大小便，有时披头散发唱歌呼叫，跪在地上向人乞讨食物。宇文氏部落上上下下鄙视他，不再监视看管，因此，慕容翰得以随意行走，山川形势，都默记在心。燕王慕容皝认为慕容翰当初并不是反叛，只是因猜疑嫌隙逃奔国外，虽然身在异国，常常暗中为燕国谋划；于是派遣商人王车，到宇文部落去做生意，以便窥探慕容翰的情况。慕容翰见到王车，不说一句话，仅抚摸胸口点头而已。慕容皝说："慕容翰想回来了。"又派王车迎接他。慕容翰能拉开三石多重的弓，箭特别长，慕容皝替他制造合适的弓和箭，让王车埋在道路旁，秘密地告诉他。二月，慕容翰偷取宇文逸豆归的名马，带上他的两个儿子，到路旁取出弓箭，逃了回去。宇文逸豆归命令一百多名骁勇的骑兵追赶他们。慕容翰说："我长久住在国外，思念返回，既然上了马，就没有后退的道理。我往日假装癫狂，是骗你们的，我原先的技艺仍然存在，不要逼迫我，免得自找死路。"追赶的骑兵轻视他，役自向前冲去。慕容翰说："我在你们国家里住了很久，有留恋的心情，不想杀你们；你们离开我一百步，竖起你们的战刀，我向它发射，一箭就射中了，你们可以退回去，射不中时，你们可以冲上前来。"追赶的骑兵解下佩刀，插在地上，慕容翰一箭射去，正好射中刀环；追赶的骑兵散开逃走。慕容皝听说慕容翰到来，非常高兴，待遇十分优厚。

4 十一日，彗星出现在太微星座。

5 三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

6 汉国人攻下丹川，守卫的将领孟彦、刘齐、李秋全都战死。

7 代王拓跋什翼犍开始在云中郡的盛乐宫建都。

8 赵王虎遗汉主寿书，欲与之连兵入寇，约中分江南。寿大喜，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使于赵。龚壮谏，不听。寿大修舟舰，缮兵聚粮。秋，九月，以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征集士卒七万余人为舟师，大阅于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谏曰："我国小兵弱，吴、会险远[1]，图之未易。"寿乃命群臣大议利害。龚壮曰："陛下与胡通，熟若与晋通？胡，豺狼也，既灭晋，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不敌，危亡之势也，虞、虢之事[2]，已然之戒，愿陛下熟虑之！"群臣皆以壮言为然。寿乃止。士卒咸称万岁。

龚壮以为人之行莫大于忠孝；既报父、叔之仇，又欲使寿事晋，寿不从。乃诈称耳聋，手不制物，辞归，以文籍自娱，终身不复至成都。

9 赵尚书令夔安卒。

10 赵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3]。徙辽西、北平、渔阳万余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4]。自幽州以东至白狼[5]，大兴屯田。悉括取民马，有敢私匿者腰斩，凡得四万余匹。大阅于宛阳[6]，欲以击燕。

燕王皝谓诸将曰："石虎自以乐安城防守重复，蓟城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可尽破也。"冬，十月，皝帅诸军入自蠕蠕塞袭赵[7]，戍将当道者皆禽之，直抵蓟城。赵幽州刺史石光拥兵数万，闭城不敢出。燕兵进破武

遂津⑧，入高阳，所至焚烧积聚，略三万余家而去。石光坐懦弱征还。

【注释】

①吴、会：地名，吴郡、会稽，代指整个江东地区。

②虞、虢(guó 国)之事：公元前655年，晋国送礼给虞国(在今山西平陆东)，向虞国借路，灭掉虢国(在今山西平陆)。晋回归途中，又灭掉虞国。

③乐安城：城名在今河北昌黎西南。

④洛州：州名，后赵在鄴城设置州，而把晋国的司州称作洛州。

⑤白狼：城名，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

⑥宛阳：又名阅马台，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漳河南岸故鄴县城之西。

⑦蠕蠕(yē wēng 椰翁)塞：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北京市密云东。

⑧武遂津：地名，在今河北徐水西北。

【译文】

8赵王石虎写信给汉国君主李寿，想和他联合出兵攻打晋国，约定瓜分江南地区。李寿非常高兴，派遣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出使赵国。龚壮规劝，不听从。李寿大力修造战舰，打制兵器，积聚粮食。秋，九月，委派尚书令马当担任六军都督，征集七万多士兵，组成水军，在成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战鼓声和呼叫声遍及江面；李寿登上城楼观看，激起吞并江南的志向。解思明规劝说："我们的国家小、兵力弱，吴郡、会稽相距遥远，地势险要，想攻占是不容易的。"李寿于是命令臣属充分地议论攻打晋国的利弊。龚壮说："陛下和胡人交往，哪里比得上和晋国交往？胡人的性情如同豺狼，灭掉晋国后，不能不面向北方事奉他们；如果和他们争夺天下，则力量悬殊，难以对抗，是危难灭亡的局势，虞国、虢国的事例，是明摆着的龟鉴，希望陛下深入地考虑！"臣属们都认为龚壮说的有道理，

李寿于是取消攻打晋国的计划。兵士们都高呼万岁。

龚壮认为人的操行,没有比忠孝更重大的;报了父亲、叔父的仇后,又想让李寿尊奉晋国,李寿不听从。于是假称耳聋,手握不住物品,告辞李寿,回到故乡,从读书写作中获得乐趣,终身不再到成都。

9 赵国尚书令夔安去世。

10 赵王石虎命令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的民户,有五个青壮年男子的抽取三个,有四个青壮年男子的抽取两个,加上邺城旧有的兵士,数额达到五十万,准备船只一万艘,从黄河通往海边,运输一千一百万斛粮食到乐安城。把辽西、北平、渔阳一万多民户迁到兖、豫、雍、洛四州的土地上。从幽州向东直到白狼,大力兴办屯田。搜括民众的所有马匹,有敢于私自隐藏的腰斩,一共得到四万多匹。在宛阳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打算攻打燕国。

燕王慕容皝对将领们说:"石虎自以为乐安城防守严密,蓟城的南北必定不会设防,现在如果从小路出其不意地偷袭,可以彻底打败他们。"冬,十月,慕容皝率领各军进入蠕蠕塞,袭击赵国军队,守卫沿途要塞的将领都被擒获,一直抵达蓟城。赵国幽州刺史石光拥有几万军队,关上城门不敢出来。燕国军队进军攻破武遂津,进入高阳,所到之处,焚毁赵国积聚的粮草,掳掠三万多家后才离开。石光因软弱无能而获罪,被征召回去。

11 赵王虎以秦公韬为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专决赏刑,不复启白。司徒申钟谏曰:"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渐,消逆乱于未然也。太子职在视

膳，不当豫政；庶人遽以豫政致败[1]，覆车未远也。且二政分权，鲜不阶祸。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虎不听。

中谒者令申扁以慧悟辩给有宠于虎；宣亦昵之，使典机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韬皆好酣饮、畋猎；由是除拜、生杀皆决于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尘而拜。

太子詹事孙珍病目，求方于侍中崔约，约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睕睕[2]，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于兄弟中最胡状目深，闻之怒，诛约父子。于是公卿以下畏珍侧目。

燕公斌督边州，亦好畋猎，常悬管而入。征北将军张贺度每裁谏之，斌怒，辱贺度。虎闻之，使主书礼仪持节监之[3]。斌杀仪，又欲杀贺度，贺度严卫驰白之。虎遣尚书张离帅骑追斌，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诛其亲信十余人。

12 张骏遣别驾马诜入贡于赵，表辞蹇傲；虎怒，欲斩诜。侍中石璞谏曰：“今国家所当先除者，遗晋也；河西僻陋，不足为意。今斩马诜，必征张骏，则兵力分而为二，建康复延数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孙也。

13 初，汉将李阎为晋所获，逃奔于赵，汉主寿致书于赵王虎以请之，署曰：“赵王石君”。虎不悦，付外议之。中书监王波曰：“今李阎以死自誓曰：‘苟得归骨于蜀，当纠帅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则不烦一旅[4]，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过失一亡命之人，于赵何损？李寿既僭大号，今以制诏与之，彼必酬返，不若复为书与之。”会挹娄国献楛矢石砮于赵[5]，波因请以遗汉，曰：“使其知我能服远方

也。"虎从之,遣李闳归,厚为之礼。闳至成都,寿下诏曰:"羯使来庭,贡其楛矢。"虎闻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领职。

【注释】

①"庶人"句:石遵豫政致败,事见本书第九十五卷晋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

②晚晚(wàn 万):眼大而深。

③主书:官名,主管文书,隶属于中书省。

④旅:军队单位,古代行军,以五百人为一旅。

⑤挹娄国:王国名,都今吉林宁安。 楛(hù 户)矢:用楛木做杆的箭。楛木,属荆类。 石砮(nǔ 努):石制的箭头。

【译文】

11 赵王石虎委派秦公石韬担任太尉,和太子石宣隔日轮流裁决尚书奏事,独自决定赏赐和刑杀,不再禀报。司徒申钟规劝说:"赏赐和刑杀,是君主最大的权柄,不能够交给他人,是用来防微杜渐,在祸患没有发生时就加以化解的工具。太子的职责在于照料陛下的膳食,不应该参与政事;被贬为平民的石遵因参与政事招致失败,是时过不久的借鉴。而且二人分掌大权,很少不造成祸患的。不用正当的方式爱惜他们,恰恰是害了他们。"石虎不听从。

中谒者令申扁因聪颖敏捷,能言善辩,受到石虎的宠信;石宣也亲近他,让他掌管机要事务。石虎不过问政事,石宣、石韬又都喜爱酗酒、打猎;因此,任命官吏、生杀予夺,都由申扁决定,自九卿以下的官员,大多是望见申扁所乘车辆扬起的尘土就下拜。

太子詹事孙珍染上眼疾,向侍中崔约求取药方,崔约同他开玩笑说:"撒泡尿在里面就可痊愈。"孙珍说:"眼睛里怎么能撒尿呢?"崔约说:"你的眼眶深陷,正好容纳一泡尿在里面。"孙珍憎恨他,把

这事报告给石宣。石宣在兄弟中，最具有胡人的特征，眼眶深陷，听到报告大发脾气，杀了崔约父子。于是，公卿以下官员畏惧孙珍，不敢正眼看他。

燕公石斌督察边境州郡，也喜爱打猎，时常把城门钥匙挂在身上，以便进出。征北将军张贺度每阻止规劝他，石斌发怒，侮辱张贺度。石虎听说后，命令主书礼仪秉持符节去监督石斌，石斌杀死礼仪，又想杀死张贺度，张贺度调兵严密保卫自己，派人快马加鞭去向石虎禀报。石虎派遣尚书张离率领骑兵，召回石斌，抽打了他三百鞭，免除官职，回到私宅，诛杀了他的十多个亲信。

12 张骏派遣别驾马诜向赵国进贡，奏表的言辞怠慢失礼；石虎发怒，打算杀掉马诜。侍中石璞规劝说："现在国家应该首先除掉的，是残余的晋国；河西荒远偏僻，不值得放在心上。现在杀了马诜，必定征伐张骏，兵力就分成了两部分，建康又会延长几年的寿命了。"于是不杀马诜。石璞，是石苞的曾孙。

13 当初，汉国将领李宏被晋国擒获，逃出后投奔到赵国，汉国君主李寿写信给赵王石虎，请求放回李阎，称呼石虎为"赵王石君"。石虎不高兴，交付官员们商议。中书监王波说："命令李阎以生命来起誓：'如能回到蜀地，应率领同宗族的人，归附赵国。'如果他讲含义，就可不用一支军队。轻而易举地平定梁州、益州；如果他翻悔，也不过损失一个逃亡的人，对赵国有什么损害？李寿已经超越本分，自称皇帝，现在下诏书给他，他必然对我们采取同样形式，不如再用书信形式回答他。"正在这时，挹娄国向赵国进献楛木为杆的箭和石制的箭头，王波于是请求把这些东西送给汉国，说："让他们知道我们能使远方的人降服。"石虎听从了他的建议，送李阎返回，给予丰厚的礼物。李阎到达成都，李寿下诏书说："羯人使者前来朝见，进献他们以楛木为杆的箭枝。"石虎听说后，大发脾气，废黜王

波，让他以平民身分代理原职。

七 年

1 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龙山之西[1]，立宗庙、宫阙，命曰龙城[2]。

2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3 刘翔至建康，帝引见，问慕容镇军平安[3]。对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

翔为燕王皝求大将军、燕王章玺。朝议以为："故事，大将军不处边；自汉、魏以来，不封异姓为王；所求不可许。"翔曰："自刘、石构乱，长江以北，翦为戎薮，未闻中华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挥戈，摧破凶逆者也。独慕容镇军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击众，屡殄强敌，使石虎畏惧，悉徙边陲之民散居三魏[4]，蹙国千里，以蓟城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为封邑，何哉？昔汉高祖不爱王爵于韩、彭，故能成其帝业；项羽刓印不忍授[5]，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窃惜圣朝疏忠义之国，使四海无所劝慕耳。"

尚书诸葛恢，翔之姊夫也，独主异议，以为："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惟器与名，不可轻许。"乃谓翔曰："借使慕容镇军能除石虎，乃是复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赖焉？"翔曰："嫠妇犹知恤宗周之陨[6]，今晋室阽危，君位侔元、凯[7]，

曾无忧国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8]，则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战不捷，则周人皆为左衽矣。慕容镇军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间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辈耳！"翔留建康岁余，众议终不决。

翔乃说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带甲百万，志吞江、汉，自索头、宇文暨诸小国，无不臣服；惟慕容镇军翼戴天子，精贯白日，而更不获殊礼之命，窃恐天下移心解体，无复南向者矣。公孙渊无尺寸之益于吴，吴主封为燕王，加以九锡。今慕容镇军屡摧贼锋，威震秦、陇，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币，欲授以曜威大将军、辽西王；慕容镇军恶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虚名，沮抑忠顺，岂社稷之长计乎？后虽悔之，恐无及已。"弘为之入言于帝，帝亦欲许之。会皝上表，称"庾氏兄弟擅权召乱，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与庾冰书，责其当国秉权，不能为国雪耻。冰甚惧，以其绝远，非所能制，乃与何充奏从其请。乙卯[9]，以慕容皝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备物、典策，皆从殊礼。又以其世子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赐军资器械以千万计。又封诸功臣百余人，以刘翔为代郡太守，封临泉乡侯，加员外散骑常侍；翔固辞不受。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尝因朝贵宴集，谓何充等曰："四海板荡，奄逾三纪，宗社为墟，黎民涂炭，斯乃庙堂焦虑之时，忠臣毕命之秋也。而诸君宴安江沱，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

功不立,将何以尊主济民乎?"充等甚渐。

诏遣兼大鸿胪郭悕持节诣棘城册命燕王,与翔等偕北。公卿饯于江上,翔谓诸公曰:"昔少康资一旅以灭有穷[10],句践凭会稽以报强吴;蔓草犹宜早除,况寇雠乎!今石虎、李寿,志相吞噬,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且当从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举事,并寿而有之,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中护军谢广曰:"是吾心也!"

【注释】

①龙山:山名,在今辽宁朝阳县境内。

②龙城:城名,又称和龙城、黄龙城、龙都,在今辽宁朝阳。

③慕容镇军:即镇军将军慕容皝。

④三魏:指魏郡、阳平郡、广平郡。

⑤刓(wán 完):刻。

⑥"嫠(lí 厘)妇"句:语本《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意为"寡妇不操心纬线却忧虑周王室的灭亡,因为祸患也会到她头上。"

⑦元凯:《左传》文公十八年谓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恺。后人因之称皇帝的辅佐大臣为元恺,或作"元凯"。

⑧靡、鬲之功:靡,夏代国王帝相的臣属。帝相为有穷氏国君寒浞所灭,靡逃到有鬲(今山东平原北),收集夏王国的遗民,灭掉有穷氏,立帝相之子少康为王,史称"少康中兴"。

⑨乙卯:二月甲子朔,无乙卯。

⑩有穷:夏代方国名,都今山东德州南。

【译文】

七月(辛丑,公元341年)

1 春，正月，燕王慕容皝命令唐国内史阳裕等人，在柳城的北面、龙山的西面修筑城池，建立宗庙、宫廷，命名为龙城。

2 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3 刘翔到达建康，皇帝接见他，询问慕容镇军的情况。回答说："臣下接受派遣的那一天，他穿着朝会时的礼物，行过叩拜礼后才交出奏章。"

刘翔为燕王慕容皝求取大将军、燕王的印章。朝中的议论认为："按照旧例，大将军不在边境驻守；从汉、魏以来，不封异姓的人为王；刘翔所请求的事情不能答应。"刘翔说："自从刘渊、石勒作乱，长江以北，沦为戎人的活动场所，中原地区公卿的后裔，没听说有一人能奋起手臂，拿起武器打败凶恶的叛逆者。唯独慕容镇军父子竭尽全力，一心捍卫本朝，以弱小的兵力对抗众多的军队，多次消灭强大的敌人，使石虎心中恐惧，把边境的民众全部迁到三魏地区，国土退缩了一千里，把蓟城作为北部的边界。功劳这样地巨大，却顾惜大海以北的土地，不把它作为封邑，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汉高祖对韩信、彭越不顾惜王爵，所以能够完成帝王的业绩；项羽刻了印章舍不得授予别人，结果因此被灭亡了。我的一片至诚的心意，不是仅仅要尊崇我所侍奉的人，私下里也为圣明的朝廷疏远忠义的藩属感到可惜，这样，天下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激励、引起他们爱慕的了。"

尚书诸葛恢，是刘翔的姐夫，独自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夷狄互相攻打，获利的是中国；器物和名位，不能轻易地给予。"于是对刘翔说："假使慕容镇军能除掉石虎，那是又出了个石虎，朝廷怎么依赖他呢？"刘翔说："寡妇还知道忧虑周王室的灭亡，现在晋王室面临的险境，你处在辅政的职位上，难道没有为国家担忧的心意吗？假使靡不在有鬲建立功业，少康将怎能奉祀夏王室的宗庙？齐桓公、晋文公同夷狄的战争不取胜，周王室的人就要都穿上衣襟开到左边的衣服了。慕容镇军枕着兵器，等待天明，立志消灭凶恶的

叛逆者，你却反而提出邪恶的使人迷惑的意见，忌妒、离间忠臣。天下之所以没有统一，实在是因你们这一类人在当权！"刘翔在建康逗留了一年多，众人议论纷纷，不能作出决定。

刘翔于是游说中常侍彧弘，说："石虎占据八州的土地，披甲的战士有一百万，立志吞并长江、汉水地区，从索头、宇文部落直到各个小国，没有不归顺的；只有慕容镇军辅助、尊奉天子，精诚贯穿天日，却反而得不到加以特殊礼遇的命令，私下担心天下人将改变心意，不再向南尊崇晋王室了。公孙渊对吴国没有一尺一寸的益处，吴国君主封他为燕王，加赐九种尊礼大臣的器物。现在慕容镇军屡次挫败贼寇的锋芒，声威震撼秦川、陇山，石虎接连派遣地位重要的使者，语言甜密，礼物丰厚，打算授予曜威大将军、辽西王；慕容镇军嫌石虎不是正统，加以拒绝，不肯接受。现在朝廷却吝惜空虚的名号，挫伤、压抑忠诚恭顺的人，哪里是国家的长远计划呢？今后即使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彧弘因此入宫禀报给皇帝，皇帝的心中也想答应他。正在这时，慕容皝呈上奏章，陈说"庾氏兄弟专权，招致祸乱，应该加以罢免，来安定国家。"又写信给庾冰，斥责他掌管国家大权，不能为国家洗刷耻辱。庾冰十分畏惧，因他处于边远地带，不是晋王室所能控制的，于是和何充一起上奏，建议批准他的请求。乙卯日，委派慕容皝担任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器物和制度，都依照特殊的礼仪。又委派他的世子慕容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赐予的军用物资和器械以千万计数。又封他手下的功臣一百多人，委派刘翔担任代郡太守，封为临泉乡侯，加授员外散骑常侍；刘翔执意推辞，不接受。

刘翔痛恨江南士大夫竞相骄奢淫逸、酗酒放纵的行为。曾利用朝中权贵宴饮的机会，对何充等人说："天下变乱，转眼之间，已过三十六年，宗庙和天神祭坛变成了废墟，人民像陷入泥潭、掉进火坑那样痛苦，这正是朝廷中心急如焚的时刻，忠臣献出生命的关

头。可是各位在江边安闲地宴饮，心情享乐，放纵私欲，以奢侈糜烂为荣耀，以傲慢放荡为贤能，公正直率的言论听不到，出兵讨伐的功劳不能建立，将怎样尊奉君主、拯救民众呢？"何充等人十分惭愧。

下诏派遣兼任大鸿胪的郭悕秉持符节前往棘城，颁布册封燕王的命令，和刘翔等人一同北上。公卿在江边饯行，刘翔对公卿们说："从前少康依靠五百人的军队灭掉有穷，句践凭借会稽一个地方向强大的吴国报了仇；蔓生的杂草还应早日除掉，何况是仇敌呢！现在石虎、李寿，都有吞并对方的企图，朝廷的军队即使有能肃清北方，也应规划夺取巴蜀。一旦石虎先行动手，消灭李寿，拥有他的地盘，占据险要的地势来逼近东南地区，即使有绝顶聪明的人，也不能处理这之后的事情了。"中护军谢广说："这正是我心中的想法。"

4 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兴平陵。

5 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1]。

6 秋，七月，郭悕、刘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为东夷护军、领大将军长史，以唐国内史阳裕为左司马，典书令李洪为右司马[2]，中尉郑林为军咨祭酒。

7 八月，辛酉，东海哀王冲薨。

8 九月，代王什翼犍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

9 代王妃慕容氏卒。

10 冬，十月，匈奴刘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军逆击，

大破之。虎卒。子务桓立,遣使求和于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务桓又朝贡于赵,赵以务桓为平北将军、左贤王。

11 赵横海将军王华帅舟师自海道袭燕安平③,破之。

12 燕王皝以慕容恪为渡辽将军,镇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后,诸将无能继者。及恪至平郭,抚旧怀新,屡破高句丽兵,高句丽畏之,不敢入境。

13 十二月,兴平康伯陆玩薨。

14 汉主寿以其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初,成主雄以俭约宽惠得蜀人心。及李闳、王嘏还自邺,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寿慕之,徙帝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实成都,大修宫室,治器玩;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皆坐直谏死。民疲于赋役,吁嗟满道,思乱者众矣。

【注释】

①土断:不论本地人或外地迁来的人,一律在所居郡县编著户口,纳税服役。 白籍:西晋灭亡,大量北方豪族和民众迁居江南,仍称原来郡县,形成侨郡侨县,所编户籍为"白籍",入白籍者有免役免税的特权。取消白籍后,一律编进黄籍,与当地人同样负担税役。

②典书令:据晋制,为王国所置官吏,职权相当于中央政权中的吏部尚书。

③安平:县名,治今河北安平。

【译文】

4 三月,初五,皇后杜氏逝世。夏,四月,初五,把恭皇后安葬在兴平陵。

5 下诏核实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的户口，对原列入白籍中的户口，一律按现址登记造册。

6 秋，七月，郭悕、刘翔等人到达燕国，燕王慕容皝委派刘翔担任东夷护军，兼任大将军长史，委派唐国内史阳裕担任左司马，典书令李洪担任右司马，中尉郑林担任军咨祭酒。

7 八月，初一，东海哀王司马冲逝世。

8 九月，代王拓跋什翼犍在旧城南面八里的地方，重新建造盛乐城。

9 代王的妃子慕容氏去世。

10 冬，十月，匈奴人刘虎进犯代王辖区的西部，代王拓跋什翼犍派遣军队迎击，大败刘虎。刘虎去世，儿子刘务桓即位，派遣使者向代王请求和解，拓跋什翼犍把女儿嫁给他。刘务桓又向赵国朝贡，赵国委派刘务桓担任平北将军、左贤王。

11 赵国横海将军王华率领水军，从海路袭击燕国的安平，攻下了城池。

12 燕王慕容皝委派慕容恪担任渡辽将军，镇守平郭。自从慕容翰、慕容仁以后，各将领没有能继承他们的，等到慕容恪到达平郭，安抚旧有的军民，招徕归顺的人，多次打败高句丽的军队，高句丽畏惧他，不敢进入境内。

13 十二月，兴平康伯陆玩逝世。

14 汉国君主李寿委派他的太子李势兼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当初，成国君主李雄因节俭宽厚，很得蜀地民众的欢心。等到李阎、王嘏从郫城返回，极力称赞郫城的人口众多，宫殿的壮观美丽；并且说赵王石虎以刑罚杀戮驾驭臣属，所以能控制全国。李寿羡慕赵国，迁徙邻近各郡中有三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家庭，来充实成都，大修宫室，制造供玩赏的器具；人们有一点过失，就加以杀戮来树立威势。左仆射蔡兴、右仆射李嶷都因直率的规劝被判处死刑。民众为赋税劳役疲于奔命，叹息呼喊的声音充斥于道路中，想叛乱的人非常多。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　起玄黓摄提格，尽强圉协洽，凡六年。

显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

1 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2 乙丑，大赦。

3 豫州刺史庾怿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充之；允之觉其毒，饮犬，犬毙，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二月，怿饮鸩而卒。

4 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庙[1]。

5 庾翼在武昌，数有妖怪，欲移镇乐乡。征虏长史王述与庾冰笺曰："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数万之众，一旦移徙，兴立城壁，公私劳扰。又江州当溯流数千里供给军府，力

役增倍。且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扞御上流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重将，固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觎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谶[2]，卒为刘、项之资；周恶槀弧之谣[3]，而成褒姒之乱。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当择人事之胜理，思社稷之长计耳。"朝议亦以为然。翼乃止。

6 夏，五月，乙卯[4]，帝不豫；六月，庚寅，疾笃。或诈为尚书符，敕宫门无得内宰相；众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诈也。"推问，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他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请以母弟琅邪王岳为嗣，帝许之。中书令何充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易之者鲜不致乱。故武王不授圣弟，非不爱也。今琅邪践祚，将如孺子何！"冰不听。下诏，以岳为嗣，并以奕继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会稽王昱、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癸巳，帝崩。帝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

7 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

8 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

9 康帝亮阴不言[5]，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兴平陵。帝徒行送丧，至阊阖门，乃升素舆至陵所。既葬，帝临轩，庾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惭色。己未，以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

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京口,避诸庾也。

【注释】

①武悼后:即武帝杨皇后。杨皇后在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幽废而死。

②亡胡之谶: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卢生向秦始皇上奏《录图书》中的谶语"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没有觉察到"胡"是指儿子胡亥,而认为是匈奴,于是发兵几十万,北伐匈奴。

③檿(yǎn 眼)弧之谣:檿弧,山桑所制的弓。据《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说:"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宣王于是严禁买卖桑弓和箕草做的箭袋。有一犯禁者在逃亡途中,捡到一个被抛弃的女孩,即后来嫁给周幽王的褒姒。封建史家把周幽王时的衰落归咎到褒姒身上,而推究其根源,又认为由宣王时的童谣所引起。

④乙卯:五月丁巳朔,无乙卯。

⑤康帝:即司马岳(公元322~344年),字世同,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成帝同母弟。初封吴王,后徙封琅邪王。成帝卒,他的舅父、中书令庾冰秉持国政,恐异世之后,戚属将疏,遂在国有强敌宜立长君的借口下,立岳为帝。岳在位二年卒。

【译文】

晋纪十九　起壬寅(公元342年),止于未(公元347年),共六年。

显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壬寅,公元342年)

1 春,正月,初一,出现日食。

2 初七,大赦天下。

3 豫州刺史庾怿送酒给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察到酒中有毒,倒给狗喝,狗丧命了,于是秘密上奏这件事。皇帝说:"大舅已经扰乱过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干吗?"二月,庾怿饮下毒酒自杀而亡。

4 三月,开始把武悼后附在武帝庙中祭祀。

5 庾翼在武昌，住所多次发生怪诞的事情，打算迁到乐乡镇守。征虏长史王述给庾冰写信说："乐乡离武昌有一千多里；几万人的军队，突然迁徙，兴修城池壁垒，官府和民众都会受到劳累和打扰。另外，江州将逆水而行几千里，运送物资给军府，力役会成倍增加。而且武昌是江州东镇守的中心环节，不仅仅是防守上游而已；紧急情况下得到消息，增援京城不会有困难。如果迁到乐乡，远在西部边境，一旦下游有急事，不能接应救援。镇守一方的重要将领，本来应该驻守在要害地区，形成京城内外相接应的局面，使图谋作乱的人不知从何处下手。从前秦国顾忌"亡胡"的谶语，结果为刘邦、项羽所利用；周宣王厌恶"檿弧"的童谣，而造成褒姒的祸乱。所以明晓事理的正人君子，依照正道行事，驱祸避凶的方法，一概不实行；只是在人事方面选择合理的处置，思考国家的长久计划而已。"朝中的议论也认为是这样的。庾翼于是停止迁徙。

6 夏，五月，乙卯日，皇帝患病；六月，初五，病重。有人假造尚书省文书，下令守宫门的人不准放宰相进去；众人都大惊失色。庾冰说："这里面一定有诈伪。"加以追查，果然如此。皇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奕，都还是幼童。庾冰自认为他兄弟几人当权的时间长，担心换代以后，和新皇帝的亲属关系愈来愈疏远，会被别人挑拨离间，每每劝说皇帝，说是国家有强大的敌人，应该立年纪大的君主；请求以皇帝的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岳为嗣君，皇帝同意了。中书令何充说："父亲传给儿子，是先王的惯例，改变它的很少不招致祸乱。所以周武王不传位给圣明的弟弟，不是不爱他。现在琅邪王登位，将把皇帝的幼子如何安排呢？"庾冰不听从。颁发诏令，以司马岳为嗣君，并且命司马奕出继琅邪哀王。初七，庾冰、何充和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一起接受遗诏。初八，皇帝逝世。皇帝年幼继位，不处理各类政务；等到年岁渐大，很有勤恳、节俭的美德。

7 初九，琅邪王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

8 十四日，封成帝的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司马奕为东海王。

9 康帝居丧期间不谈政事，把政事交付给庾冰，何充。秋，七月，初一，将成帝安葬在兴平陵。皇帝步行送丧，到阊阖门，才登上没有文饰的车子到达陵墓。安葬后，皇帝到宫殿前，庾冰、何充陪坐在旁边。皇帝说："我能继承大业，是二位的力量。"何充说："陛下登位，是臣子庾冰的力量；如果采纳我的建议，就看不到太平盛世了。"皇帝有惭愧的神色。初四，委派何充担任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兼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以避开庾氏家族。

10 冬，十月，燕王皝迁都龙城，赦其境内。

建威将军翰言于皝曰："宇文强盛日久，屡为国患。今逸豆归篡窃得国[1]，群情不附；加之性识庸暗，将帅非才，国无防卫，军无部伍。臣久在其国，悉其地形；虽远附强羯，声势不接，无益救援；今若击之，百举百克。然高句丽去国密迩，常有窥觎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祸将及己，必乘虚深入，掩吾不备。若少留兵则不足以守，多留兵则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观其势力，一举可克。宇文自守之虏，必不能远来争利。既取高句丽，还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国既平，利尽东海，国富兵强，无返顾之忧，然后中原可图也。"皝曰："善！"

将击高句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众欲从北道。翰曰："虏以常情料之，必谓大军从北道，当重北而轻南。王宜帅锐兵从南道击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2]。别遣偏师从北道；纵有蹉跌，其腹心已溃，四支

无能为也。”皝从之。

十一月，皝自将劲兵四万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别遣长史王寓等将兵万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钊果遣弟武帅精兵五万拒北道，自帅羸兵以备南道。慕容翰等先至，与钊合战，皝以大众继之。左常侍鲜于亮曰：“臣以俘虏蒙王国士之恩③，不可以不报；今日，臣死日也。”独与数骑先犯高句丽陈，所向摧陷。高句丽陈动，大众因而乘之，高句丽兵大败。左长史韩寿斩高句丽将阿佛和度加，诸军乘胜追之，遂入丸都。钊单骑走，轻车将军慕舆涅追获其母周氏及妻而还。会王寓等战于北道，皆败没，由是皝不复穷追。遣使招钊，钊不出。

皝将还，韩寿曰：“高句丽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潜伏山谷；大军既去，必复鸠聚，收其余烬，犹足为患。请载其父尸、囚其生母而归，俟其束身自归，然后返之，抚以恩信，策之上也。”皝从之。发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

【注释】

①“今逸”句：逸豆归夺权，见本书第九十五卷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

②丸都：城名，在今吉林集安西通沟，公元209年高句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东）迁都于此，至427年始迁都平壤。

③“臣以”句：鲜于亮被俘事，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译文】

10冬,十月,燕王慕容皝把都城迁到龙城,赦免境内罪犯。

建威将军慕容翰对慕容皝说:"宇文部落强盛的时间很长了,屡次成为国家的祸患。现在宇文逸豆归篡权得位,人心不归赂他;加上他禀性平庸,缺乏见识,将帅不是合适的人选,国家没有防卫,军队没有训练。臣下长久在他们国家中,熟悉那里的地形;他们的虽然远远地归附强大的羯族,但声势不能相接,不能加以救援;现在如果攻打他们,可以百战百胜。然而高句丽离我国很近,时常有伺机进攻的心意;他们知道宇文氏灭亡后,祸难将降到自己头上,必然乘着我们后方空虚,大军深入,在我们不防备时偷袭。如果军队留少了,就不足以防守,军队留多了,就不足以进军。这是心腹大患,应该首先除掉;估量他们的势力,一次战斗就可攻下。宇文氏是只顾自己防守的贼寇,一定不会远道前来和我们争夺利益。攻下了高句丽,回头攻取宇文氏,如同反掌而已。两个国家平定了,东部尽收直到海边的利益,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就可以图谋进占中原了。"慕容皝说:"很对!"

次要攻打高句丽。到高句丽有两条道路,北边的道路平坦宽阔,南边的道路险要狭窄,众人想走北边的道路。慕容翰说:"贼寇用通常的情理判断,一定认为大军会走北边的的道路,将会着重防守北边道路,而忽略南边道路。大王应该率领精锐的兵士从南边的道路攻打他们,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丸都是不难攻取的。另外派遣非主力部队走北边的道路;即使失利,他们的腹心已经溃烂,四肢就没有什么能耐了。"慕容皝听从了他的建议。

十一月,慕容皝亲自率领强劲的兵士四万人,从北边的道路出发,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另外派遣长史王宇等人率领兵士一万五千人,从南边的道路出发,去征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高钊果然派遣弟弟高武率领五万精锐的兵士,防守北边的道路,自己率领庾弱衰老的兵士,在南边的道路上布防。慕容翰等人先到达,和高钊

交战，慕容皝率领大军紧随在后面。左常侍鲜于亮说："臣下作为一个俘虏，受到大王以对国中才能出众的人相待的恩惠，不能不加以报答；今天，就是臣下效命的日子。"单独和几名骑兵首先冲击高句丽的阵势，所到之处都被摧陷。高句丽阵势发生动摇，大军乘势攻打，高句丽的军队大败。左长史韩寿杀了高句丽的将领何佛和度加，各支军队乘胜追击，于是进入丸都城。高钊单人匹马逃跑，轻车将军慕舆垔追赶，擒获了他的母亲周氏和妻子后返回。刚好碰上王宇等人在北边的道路交战，都失败被杀，因此，慕容皝不再穷追猛打。派遣使者招降高钊，高钊不露面。

慕容皝将返回，韩寿说："高句丽的土地，不能够派兵防守。现在他们的君主逃亡，民众离散，潜伏在山谷中；大军离开后，必然重新聚集，收集他们的残余力量，还足以造成祸患。请求运载高钊父亲的尸体、囚禁他的母亲一起回去，等到高钊捆绑着身体来亲自归顺，然后退还他的父亲的尸体和母亲，以恩德信义来安抚他，这是上等的策略。"慕容皝听从了。发掘高钊的父亲高乙弗利的坟墓，运载他的尸体，搜光府库中累代积存的珍宝，掳掠男女五万多人，焚烧高句丽的宫室，毁坏丸都城，然后返回。

11 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为皇后。征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尚书。裒自以后父，不原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

12 赵王虎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又营洛阳、长安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欲自邺起阁道至襄国。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备[1]，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为东征之计，皆三五发卒。诸州军造甲者五十余万人，船夫十七

万人，为水所没、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竞营私利，百姓失业愁困。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2]，自言姓名应谶，连结党与，署置百寮；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

虎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韦謏谏曰[3]："陛下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猝有狂夫之变，虽有智勇，将安所施？又兴役无时，废民耘获，吁嗟盈路，殆非仁圣之所忍为也。"虎赐謏谷帛，而兴缮滋繁，游察自若。

秦公韬有宠于虎，太子宣恶之。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4]，欲求媚于宣，说之曰："今诸侯吏兵过限，宜渐裁省，以壮本根。"宣使离为奏："秦、燕、义阳、乐平四公，听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余兵五万，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嫌衅益深矣。

青州上言："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东南，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东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荡江南也。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师，以奉天命。"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供军须，犹不能给，自经于道树者相望。

【注释】

①河南四州：指洛州、豫州、徐州、兖州。

②贝丘：县名，治今山东临清南。

③謏(xiǎo 小)。

④五兵尚书：职官名，统领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故称五兵尚书。

【译文】

11 十二月，二十九日，立妃子褚氏为皇后。征召豫章太守褚裒担任侍中、尚书。褚裒认为自己是皇后的父亲，不愿意在朝廷中任职，苦苦地请求调出京城，于是任命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半州。

12 赵王石虎在邺城建造高台楼阁四十多处，又修建洛阳、长安两座宫殿，服役的人达四十多万；又打算从邺城起架设远远高出地面的木板通道，直到襄国。下令河南四州作好向南出征的准备，并州、朔州、秦州、雍州调集向西讨伐的物资，青州、冀州、幽州作向东征战的计划，都按一家之中三个壮年男子抽二人，五个壮年男子抽三人的比例调发。各州军队中制造兵器的有五十多万人，船夫有十七万人，被水淹死、老虎豺狼吞食的达三分之一。加上公侯、州县长官竞相谋取私利，百姓失去产业，愁苦困顿。贝丘人李弘利用人心的怨恨，自称姓名应验了谶语，联络众人，结成党与，设置文武官员；事情被发觉，诛杀了他，受牵连被判罪的有几千家。

石虎喜爱狩猎，没有节制，早晨出去，夜晚才归来，又时常身穿平民服装，亲自察看各种工程进展情况。侍中京兆人韦謏规劝说："陛下忽略治理天下的重任，轻易地在手拿刀斧的人群中行走，如突然有疯狂的人发难，即使有智慧勇气，将怎么能施展呢？另外，发动劳役没有停息的时间，荒废了民从的耕耘收获，叹息呼喊的声音充满道路，恐怕不是仁慈的圣人所忍心做的事。"石虎给韦謏赏赐布帛谷粟，兴办工程却更加频繁，游猎私察依然如故。

秦公石韬得到石虎的宠爱，太子石宣厌恶他。右仆射张离兼任五兵尚书，想讨好石宣，劝他说："现在诸侯的官吏和军队超过限度，应该逐渐裁减，来壮大根基。"石宣指使张离上奏章说："秦、燕、义阳、乐平四公，准许设置官吏一百九十七人，卫士二百人；四公以下的诸侯，按四公标准的三分之一设置，剩余的五万兵士，全部配

备给东宫。"于是,各公侯都心中怨恨,嫌隙越来越深。

青州上奏章说:"济南郡平陵县城北面的石雕虎像,一夜之间移到了城的东南面,有一千多只狼和狐狸的足迹跟随着它,足迹都踏成了一条小路。"石虎高兴地说:"石雕虎像,就是我;从西北面迁到东南面,是上天想要我平定江南。现下令各州军队,在明年全部聚集,我将亲自统领六军,来奉行上天的命令。"文武官员都来祝贺,呈上《皇德颂》的有一百零七人。下令:"出征的士兵,五人献出一辆车子,一头牛,十五斛米,十匹绢,不如数上交的斩首。"致使民众有的卖掉儿女来供给军用的物资,还不能凑齐,在道路旁的树上自缢的人接连不断。

康皇帝

建元元年

1 春,二月,高句丽王钊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皝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

2 宇文逸豆归遣其相莫浅浑将兵击燕;诸将争欲击之,燕王皝不许。莫浅浑以为皝畏之,酣饮纵猎,不复设备。皝使慕容翰出击之,莫浅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

3 庾翼为人慷慨,喜功名。琅邪内史桓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1],豪爽有风概,翼与之友善,相期以宁济海内。翼尝荐温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2],必有弘济艰难之勋。"时杜乂、殷浩并才名冠世,翼独弗之重也,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徐议其任耳。"浩累辞征

辟，屏居墓所，几将十年，时人拟之管、葛。江夏相谢尚、长山令王濛[3]，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兴亡。尝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返，相谓曰："深源不起[4]，当如苍生何？"尚，鲲之子也。翼请浩为司马；诏除侍中、安西军司，浩不应。翼遗浩书曰："王夷甫立名非真[5]，虽云谈道，实长华竞。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浩犹不起。

殷羡为长沙相，在郡贪残，庾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骄豪，亦似由有佳儿，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较江东之政，以妪煦豪强[6]，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杀仓督监以塞责[7]，山遐为余姚长，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而众共驱之，令遐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惛谬[8]，江东事去，实此之由。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二十余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黜，与杀督监复何异邪？"遐，简之子也。

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遣使东约燕王皝，西约张骏，刻期大举。朝议多以为难，唯庾冰意与之同，而桓温、谯王无忌皆赞成之。无忌，承之子也[9]。

【注释】

①南康公主：晋明帝之女。

②方、邵：即方叔、召伯虎（又作邵虎），周宣王时卿士。方叔曾受命北伐玁狁，南征荆楚，《诗经·小雅·采芑》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召伯虎，为召公奭后裔。周厉王时，国人暴动，召伯虎藏匿太子姬靖于家，以己子代死。靖后即位，是为宣王，因为召伯虎为辅佐大臣。

③长山:县名,治今浙江金华。

④深源:殷浩的表字。

⑤王夷甫:即王衍。

⑥煦(xù序):温和。

⑦仓督监:管理仓库的官员。

⑧惛(hūn昏):糊涂。

⑨承:当作"承"。

【译文】康皇帝

建元元年(癸卯、公元343年)

1春,二月,高句丽王高钊派遣他的弟弟向燕国称臣朝贡,进献的珍宝奇玩以千计数。燕王慕容皝于是归还他父亲的尸体,仍留下他的母亲做人质。

2宇文逸豆归派遣他的宰相莫浅浑率领军队攻打燕国;各个将领争着要去迎战,燕王慕容皝不答应。莫浅浑认为慕容皝畏惧他,纵情地饮酒打猎,不再加以戒备。慕容皝命令慕容翰出兵反击,莫浅浑大败,仅只身逃脱,他的部众全被俘虏。

3庾翼为人有气概,喜好建立功业,谋取名声。琅邪内史桓温,是桓彝的儿子,娶南康公主,豪迈爽朗,有魄力气度,庾翼和他很要好,相约统一天下。庾翼曾向成帝推荐桓温说:"桓温有英雄的才能,希望陛下不要把他作普通人看待,不要视为通常的皇帝女婿;应该授予方权、虎那样的重任,必定会建立挽救衰落的功勋。"当时,杜乂、殷浩都因为有才华,名声高于同辈人,唯独庾翼不看重他们,说:"这种人应弃置一旁,等到天下太平,然后慢慢地商议他们的职位。"殷浩屡次辞掉委任的官职,隐居在墓园里,将近十年,当时人把他比作管仲、诸葛亮。江夏相谢尚、长山令王濛,时常窥探他的举动,来推测江东的兴亡。曾经一道探视殷浩,知道殷浩有坚决不出仕的志向,返回后,互相说:"深源不出仕,百姓该怎么办呢?"谢尚,是谢鲲的儿子。庾翼邀请殷浩担任司马;下诏任命为侍中、安

西军司，殷浩不接受。庾翼写信给殷浩说："王夷甫的名声偏离事实，虽然表面上谈论大道理，实际上是助长竞相浮华的风气。有智慧德行的君子，遇到风云际会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呢？"殷浩还是不出仕。

殷羡担任长沙相，在郡中贪婪残暴，庾冰写信给庾翼，让庾翼关照殷羡。庾翼回信说："殷君傲慢蛮横，他似乎因为有个好儿子，我因此劝人们稍稍地宽容他。大略考察江东的政执行法令，只是用在没有权势的人身上。如往年偷盗石头城粮仓中的米一百万斛，都是一伙强悍的将领，却只是杀掉仓督监，来敷衍了事。山遐担任余姚县长，为国家清查出被豪强隐瞒不报的二千民户，众人却联合起来赶走了他，使山遐不能安稳地坐卧休息。这些虽然是从前宰相的昏庸荒谬，江东的大势已去，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兄弟不幸运，意外地陷入这种环境中，自然不能从纷扰的世事抽身出来，应该共同看清形势后加治理。荆州统辖的二十多个郡，只有长沙郡政绩最差，有罪过却不罢免，和只是杀掉督监又有什么差别？"山遐，是山简的儿子。

庾翼把消灭胡人、攻取蜀地作为自己的使命，派遣使者到东面邀约燕王慕容皝，到西面邀约张骏，商定时间大规模出兵。朝中议论，大多认为有困难，只有庾冰的意见和他的相同，但桓温、谯王司马无忌都赞成他的计划。司马无忌，是司马承的儿子。

秋，七月，赵汝南太守戴开帅数千人诣翼降。丁巳，下诏议经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众北伐，表桓宣为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诸军事、梁州刺史[1]，前趣丹水[2]；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帅众入临淮；并发所统六州

奴及车牛驴马[3],百姓嗟怨。

4 代王什翼犍复求婚于燕,燕王皝使纳马千匹为礼;什翼犍不与,又据慢无子婿礼。八月,皝遣世子俊帅前军评等击代。什翼犍帅众避去,燕人无所见而还。

5 汉主寿卒,谥曰昭文,庙号中宗;太子势即位,大赦。

6 赵太子宣击鲜卑斛谷提,大破之,斩首三万级。

7 宇文逸豆归执段辽弟兰,送于赵,并献骏马万匹。赵王虎命兰帅所从鲜卑五千人屯令支。

8 庾翼欲移镇襄阳,恐朝廷不许,乃奏云移镇安陆。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违诏北行;至夏口,复上表请镇襄阳。翼时有众四万,诏加翼都督征讨诸军事。先是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屡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安·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诸军事、领江州刺史[4],假节,镇武昌,以为翼继援。征徐州刺史何充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5],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琅邪内史桓温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

9 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注释】

①荆州之四郡:即南阳、新野、襄阳、南乡。

②丹水:河流名,即今湖北、河南、陕西三省境内汉江支流丹江。

③六州:即江州、荆州、司州、雍州、梁州、益州。

④豫州之四郡:即宣城、历阳、庐江、安丰。

⑤徐州之琅邪:侨郡名,郡治江乘(今江苏句容北)境内。

【译文】

秋，七月，赵国汝南太守戴开率领几千人，前去向庾翼投降。初八，下诏让大臣商议平定中原的谋略。庾翼打算统领所属全部军队北伐，上奏章推荐桓宣担任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诸军事、梁州刺史，向丹水进发；桓温担任前锋小督、假节，率领军队进入临淮郡；并且调发所统领六州的奴仆和车辆、牛、驴、马，百姓叹息怨恨。

4 代王拓跋什翼犍又向燕国求婚，燕王慕容皝要求他送一千匹马作为聘礼；拓跋什翼犍不给与，又傲慢无礼，没有晚辈、女婿的礼节。八月，慕容皝派遣世子慕容俊率领前军师慕容评等人攻打代国。拓跋什翼犍率领部众逃走，燕国人没有见到对手就返回了。

5 汉国君主李寿去世，谥号为昭文，庙号为中宗；太子李势即位，大赦境内。

6 赵国太子石宣攻打鲜卑斛谷提部落，把他们打得大败，斩下三万颗首级。

7 宇文逸豆归捉住段辽的弟弟段兰，送给赵国，并献上一万匹骏马。赵王石虎命令段兰率领跟随他五千鲜卑人，驻扎在令支。

8 庾翼打算迁到襄阳镇守，恐怕朝廷不准许，于是上奏说要迁到安陆镇守。皇帝和朝中官员都派遣使者，阻止庾翼，庾翼竟然违背诏令，向北行进；到了夏口，又上奏章请求镇守襄阳。庾翼这时有四万部众，下诏加授庾翼为都督征讨诸军事。在这以前，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多次请求调到外地，初二，委派庾冰担任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诸军事、兼任江州刺史、假节，镇守武昌；作为庾翼的后援。征召徐州刺史何充担任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兼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佐朝政。委派琅邪内史桓温担任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担任卫将军，兼任中书令。

9 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二 年

1 春,正月,赵王虎享群臣于太武殿,有白雁百余集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获。时诸州兵集者百余万,太史令赵揽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宫室将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临宣武观大阅而罢。

2 汉主势改元太和;尊母阎氏为皇太后,立妻李氏为皇后。

3 燕王皝与左司马高诩谋伐宇文逸豆归,诩曰:"宇文强盛,今不取,必为国患,伐之必克;然不利于将。"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于是慕容皝自将伐逸豆归。以慕容翰为前锋将军,刘佩副之;分命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及折冲将军慕舆根将兵,三道并进。高诩将发,不见其妻,使人语以家事而行。

逸豆归遣南罗大涉夜干将精兵逆战[1],皝遣人驰谓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年,宜小避之。"翰曰:"逸豆归扫其国内精兵以属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国所赖也;今我克之,其国不攻自溃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为人,虽有虚名,实易与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气。"遂进战。翰自出冲陈,涉夜干出应之;慕容霸从旁邀击,遂斩涉夜干。宇文士卒见涉夜干死,不战而溃;燕军乘胜逐之,遂克其都城[2]。逸豆归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产、资货,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辟地千余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还。高诩、刘佩皆中流矢卒。

诩善天文，皝尝谓曰："卿有佳书而不见与，何以为忠尽？"诩曰："臣闻人君执要，人臣执职。执要者逸，执职者劳。是以后稷播种，尧不预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亲，殿下将焉用之？"皝默然。

初，逸豆归事赵甚谨，贡献属路。及燕人伐逸豆归，赵王虎使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3]，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还；慕容彪追击，破之。

慕容翰之与宇文氏战也，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不出。后渐差，于其家试骋马。或告翰称病而私习骑乘，疑欲为变。燕王皝虽藉翰勇略，然中心终忌之，乃赐翰死。翰曰："吾负罪出奔，既而复还，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贼跨据中原，吾不自量，欲为国家荡壹区夏；此志不遂，没有遗恨，命矣夫！"饮药而卒。

4 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长孙秩迎妇于燕。

【注释】

①南罗：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内蒙古西辽河上源西拉木伦河或老哈河流域一带。　大：城大，管理一城事务者。

②"遂克"句：宇文氏都城为紫蒙川，在今辽宁朝阳市西北。

③甘松：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北东北部滦河上源张北县以北及内蒙古太仆寺旗一带。

【译文】

二年（甲辰，公元 344 年）

1 春，正月，赵王石虎在太武殿大宴文武官员，有一百多只白雁聚集在跑马的大道南面，石虎命令射击它们，都没射中。当时各州

军队聚集起来的有一百万，太史令赵揽秘密地对石虎说："白雁聚集在庭院中，是宫室次要空的征兆，不应向南发兵。"石虎听信了他的话，于是登上宣武观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就下令复员了。

2 汉国君主李势改年号为太和；尊崇母亲阎昏迷皇太后，立妻子李氏为皇后。

3 燕王慕容皝和左司马高诩商议讨伐宇文逸豆归，高诩说："宇文部落强盛，现在不攻取，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讨伐他一定能获胜；但对将领不利。"退出后告诉别人说："我前去必定不能返回，然而，忠臣不能逃避祸患。"于是慕容皝亲自率军讨伐宇文逸豆归。委派慕容翰担任前锋将军，刘佩做他的副手；命令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和折冲将军慕舆根，分别率领军队，分三路同时进军。高诩次要出发，不同妻子见面，派人把家中事情告诉她，就上路了。

宇文逸豆归派遣南罗城大涉夜干率领精锐的兵士迎战，慕容皝派人飞奔前去告诉慕容翰说："涉夜干英勇过人，全军第一，应该稍微避开他。"慕容翰说："宇文逸豆归调集全国的精锐兵士，交付给涉夜干，涉夜干一向有勇敢的名声，是一国所依赖的人；现在我们战胜了他，他的国家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深知涉夜干的为人，虽然有虚名，实际上容易对付，不应该避开他，挫伤了我们军队的士气。"于是进军交战。慕容翰亲自出去冲锋陷阵，涉夜干出来迎战；慕容霸从侧翼拦击，于是杀死涉夜干。宇文部落的士兵见到涉夜干死了，不交战就溃散了；燕国军队乘胜追击，于是攻下他们的都城。宇文逸豆归逃到沙漠的北面，死在那里，宇文氏因此离散灭亡。慕容皝全部没收他们的畜产、资货，把他们部落中的五千多家迁到昌黎，境土护充了一千多里。把涉夜干所居住的城池改名为威德城，派他的弟弟慕容彪在那里驻守，然后返回。高诩、刘佩都中了流箭而死亡。

高诩擅长观察天象，慕容皝曾对他说："你有好好却不献给我，怎么能说忠诚尽职？"高诩说："臣下听说君主掌管权柄，臣子履行

职责。掌管权柄的安逸，履行职责的劳累。所以后稷播种耕作，唐尧不去参与。依据天象物候占卜吉凶，早晨夜晚的观察十分辛苦，不是君主所应亲自干的事，殿下将要用这些书干什么呢？"慕容皝无话可说。

当初，宇文逸豆归侍奉赵国十分恭敬，贡献礼物的人接连不断。等到燕国人讨伐宇文逸豆归，赵王石虎命令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从甘松出发去援救他，等军队赶到，宇文氏已经灭亡，于是攻打威德城，不能攻下就返回了；慕容彪追击，打败了他们。

慕容翰和宇文氏交战时，被流箭射中，卧床养伤，长时间不出门。后来逐渐好转，在家里试着骑马奔驰。有人密告慕容翰声称有病，却私下练习骑马，怀疑他想要作乱。燕王慕容皝虽然借用慕容翰的勇猛和谋略，但心中始终顾忌他，于是赐令他自杀。慕容翰说："我身负罪过逃奔国外，随后又回来，今天才死，已够晚了。然而，羯人贼寇占据中原，我自不量力，想为国家统一天下；这个愿望不能实现，死了也不甘心，这就是命运吧！"服下毒药后死去。

4 什王拓跋什翼犍派遣他的大人长孙秩，到燕国为他迎娶新妇。

5 夏，四月，凉州将张瓘攻赵将王擢于三交城[1]。

6 初，赵领军王朗言于赵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宫材，引于漳水[2]，役者数万，吁嗟满道，陛下宜因出游罢之。"虎从之。太子宣怒。会荧惑守房[3]，宣使太史令赵揽言于虎曰："房为天王，今荧惑守之，其殃不细。宜以贵臣以姓者当之。"虎曰："谁可者？"揽曰："无贵于王领军。"虎意惜朗，使揽更言其次。揽无以对，因曰："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虎乃下诏，追罪波前议楷矢事[4]，腰斩之，

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无罪，追赠司空，封其孙为侯。

7 赵平北将军尹农攻燕凡城，不克而还。

8 汉太史令朝皓上言："荧惑守心[5]，乃宗庙不修之谴。"汉主势命群臣议之。相国董皎、侍中王嘏以为："景、武创业[6]，献、文承基[7]，至亲不远，无宜疏绝。"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8]，皆谓之汉。

9 征西将军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击赵将李黑于丹水，为黑所败。翼贬宣为建威将军。宣惭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城太守[9]，代领宣众；又以司马应诞为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戍西城[10]。

10 中书令褚裒固辞枢要；闰月，丁巳，以裒为左将军、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兖州刺史，镇金城[11]。

11 帝疾笃，庾冰、庾翼欲立会稽王昱为嗣；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聃[12]，帝从之。九月，丙申，立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己亥，何充以遗旨奉太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时穆帝方二岁[13]，太后临朝称制。何充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充自陈既录尚书，不宜复监中书；许之，复加侍中。

充以左将军褚裒，太后之父，宜综朝政，上疏荐裒参录尚书；乃以褚为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二郡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14]，镇京口。尚书奏："裒见太后，在公庭则如臣礼，私觌

则严父[15]。”从之。

12 冬，十月，乙丑，葬康帝于崇平陵。

13 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征冰辅政，冰辞，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国情事，留子方之为建武将军，戍襄阳；方之年少，以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以辅之。穆之，宝之子也。翼还镇夏口。诏翼复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翼辞豫州，复欲移镇乐乡，诏不许。翼仍缮修军器，大佃积谷，以图后举。

14 赵王虎作河桥于灵昌津[16]，采石为中济，石下，辄随流，用功五百余万而桥不成，虎怒，斩匠而罢。

【注释】

①三交城：城名，确址待考，一说在今陕西宝鸡市西，一说在今陕西绥德县境。

②“而皇”句：全句语意不明，似为砍斫本应用来建筑宫廷的材料，拖运到漳水边另作他用。

③房：星宿名。为二十八宿之一，属苍龙七宿的第四宿，有星四颗。古代星象学家认为，房宿四星象征着有堂，是天子的布政之宫，四星分别代表四位辅臣，荧惑停留在房宿，是不吉祥的征兆。

④楛矢事：即将挹娄所献楛矢转赠汉国之事。详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

⑤心：星宿名。为二十八宿之一，属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

⑥景、武：即景武皇帝李特、武皇帝李雄。

⑦献、文：即献皇帝李骧、文皇帝李寿。

⑧始祖、太宗：分别为李特、李雄。

⑨义城：郡名，当作“义成”，治今湖北襄樊市。

⑩西城：县名，治今陕西安康西北汉江北岸。

⑪金城：城名，在今江苏句容北。

⑫"中书监"句:据下文,何充被任命为中书监为穆帝即位后。其时,何充职位与建元元年时无异。

⑬穆帝:即司马聃(公元343～361年),字彭子,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康帝之子。公元344～361年在位。

⑭扬州之二郡:指晋陵、义兴。

⑮觌(dí敌):相见。

⑯灵昌津:地名,又名延津,在今河南汲县东古黄河上。

【译文】

5 夏,四月,凉州将领张瓘在三交城打败赵国将领王擢。

6 当初,赵国领军将军王朗对赵王石虎说:"严冬时节,雪深天寒,皇太子却砍伐建造宫廷的材料,拖运到漳水边,服役的人有几万,悲叹的声音充斥道路,陛下应趁着出游的机会要他停止。"石虎听从了他的建议。太子石宣发怒。正巧,荧惑停留在房星所在的地方,石宣指使太史令赵揽对石虎说:"房星是代表天王的,现在荧惑停留在那里,灾祸一定不小。应该用一位姓王的显要的官员来承担灾祸。"石虎说:"哪一个可以呢?"赵揽说:"没有比王领军更显要的了。"石虎心里爱惜王朗,要赵揽再说次一等的人选。赵揽无法回答,于是说:"其次只有中书监王波而已。"石虎于是下诏,追究王波从前议论楛矢一事的罪过,腰斩了他,杀了他的四个儿子,把他们的尸体抛到漳水;不久,怜悯王波无罪而死,追赠为司空,封他的孙子为侯。

7 赵国平北将军尹农攻打燕国的凡城,不能取胜就返回了。

8 汉国太史令韩皓上奏章说:"荧惑停留在心宿,是对不修宗庙的谴告。"汉国君主李势命令文武官员讨论这件事。相国董皎、侍中王嘏认为:"景武皇帝、武皇帝创立基业,献皇帝、文皇帝继承基业,是骨肉至亲,血统不远,不应该加以疏远、断绝祭祀。"于是,重新命令祭祀成国始祖、太宗,都称为汉国。

9 征西将军庾翼命令梁州刺史桓宣,到丹水攻打赵国将领李罴,

被李黑打败，庾翼贬降桓宣为建威将军。桓宣惭愧气愤，导致疾病，秋，八月，初七，去世。庾翼委派长子庾方之担任义城太守，代领桓宣的部众；又委派司马应诞担任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担任梁州刺史，驻守西城。

10 中书令褚裒执意辞去主管机要事务的职位；闰月，十四日，委派褚裒担任左将军、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守金城。

11 皇帝病重，庾冰、庾翼想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嗣君；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司马聘，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九月，二十四日，立司马聘为皇太子。二十六日，皇帝在左乾殿逝世。二十七日，何充依据皇帝临终时的旨意，拥戴太子登位，大赦天下。因此，庾冰、庾翼深深地憎恨何充。尊崇皇后褚氏为皇太后。这时，穆帝才两岁，太后亲临朝廷处理国政。加授何充为中书监、录尚书事。何充自己陈说既然统领尚书奏事，不应再主管中书省；批准了他的请求，又加授侍中。

何充认为左将军褚裒是太后的父亲，应该主持朝政，上奏疏推荐褚裒一同统领尚书奏事；于是委派褚裒担任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都督、刺史的职位不变。褚裒因自己是皇帝的近亲，担心受到讥讽的猜疑，上奏疏执意请求在外地镇守；改授为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二郡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尚书上奏："褚裒见到太后，在公庭上就采用臣子的礼节，以私礼相见，太后就行对父亲的礼节。"听从了这个建议。

12 冬，十月，二十三日，将康帝安葬在崇平陵。

13 江州刺史庾冰患病；太后征召庾冰辅佐朝政，庾冰推辞了，十一月，初九，去世。庾翼为兼顾家庭私事和国家政事，留晴儿子庾方之担任建武将军，驻守襄阳；庾方之年纪轻，委派参军毛穆之担任建武司马，来辅助他。毛穆之，是毛宝的儿子。庾翼回到夏口镇守。诏命庾翼再统领江州，又兼任豫州刺史。庾翼辞让豫州刺史职位，

又想迁到乐乡镇守，不诏不准许。庾翼于是整修兵器，大力垦田，积蓄粮食，以便日后的军事行动。

14 赵王石虎在灵昌津建造河桥，采集石头做河中石柱，石头投下去，往往随流水而去，用了五百多万人工，桥不能建成，石虎发怒，诛杀工匠，然后停工。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永和元年

1 春，正月，甲戌朔[1]，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

2 赵义阳公鉴镇关中，役烦赋重；文武有长发者，辄拔为冠缨，余以给宫人。长史取发白赵王虎，虎征鉴还邺，以乐平公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治长安未央宫[2]。

虎好猎，晚岁，体重不能跨马，乃造猎车千乘，刻期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为猎场[3]，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马，御史求之不得，皆诬以犯兽，论死百余人。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公侯七十余国皆九等，大发民女三万余人，料为三等以配之；太子、诸公私令采发者又将万人。郡县务求美色，多张夺人妻，杀其夫及夫自杀者三千余人。至邺，虎临轩简第，以使者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扬、徐之民流叛略尽；守令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

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虎大怒，使龙腾位杀之[4]。

3 燕王皝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记室参军封裕上书谏，以为："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晋，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犹不能其七八也。自永嘉以来，海内荡析，武宣王绥之以德[5]，华夷之民，万里辐凑，襁负而归之者，若赤子之归父母，是以户口十倍于旧，无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继统，南摧强赵[6]，东兼高句丽[7]，北取宇文[8]，拓地三千里，增民十万户；是宜悉罢苑囿以赋新民，无牛者官赐之牛，不当更收重税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将何在哉？如此，则戎旗南指之日，民谁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石虎谁与处矣？川渎沟渠有废塞者，皆应通利，旱则灌溉，潦则疏泄。一夫耕，或受之饥，况游食数万，何以得家给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虚费廪禄，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员。学生三年无成，徒塞英俊之路，皆当归之于农。殿下圣德宽明，博察乌苑[9]，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以言事忤旨，主者处以大辟，殿下虽恕其死，犹免官禁锢。夫求谏诤而罪直言，是犹适越而北行，必不获其所志矣。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己无骨鲠，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可悉罢苑囿以给民之无田者。实贫者，官与之牛；力有余愿得官牛者，并依魏、晋旧法。沟渎各有益者，令以时修治。今戎事方兴，勋伐既多，官未可减，俟中原平

壹,徐更议之。"工商、学生皆当裁择。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虽有狂妄,当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罪应废黜,亦由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⑩,其赐钱五万。宣示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皝雅好文学,常亲临庠序讲授,考校学徒至千余人,颇有妄滥者,故封裕及之。

【注释】

①甲戌朔:正月辛未朔,甲戌为初四,"朔"当为衍文。

②"发雍"句:石虎分司州之河南、弘农、荥阳,兖州之陈留、东燕设置洛州。

③阳都:县名,治今山东沂南县南。

④龙腾:即龙腾中郎,是石虎募集的一些骁勇之士。

⑤武宣王:指慕容廆。

⑥"南摧"句:慕容皝破赵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⑦"东兼"句:破高句丽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年)。

⑧"北取"句:攻破宇文氏见本卷晋康帝建元二年(公元344年)。

⑨刍荛(ráo 饶):谦辞,在向别人提供意见时把自己比作草野鄙陋的人。刍,割草;荛,打柴。

⑩"封生"句:全句系化解《周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而来。"王臣"句意为"群王的臣属忠贞耿直,不是为了自身。"

【译文】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永和元年(乙巳、公元345年)

1春,正月,初四,皇太后在太极殿设置白纱帐幕,抱着皇帝至殿

前处理国事。

2 赵国义阳公石鉴镇守关中，劳役繁多，赋税沉重；文武官员有长头发的，就拔下来做帽子的带子，剩余的送给宫女。长史收取头发，禀报给赵王石虎，石虎征召石鉴回到邺城，委派乐平公石区接替他镇守长安。调发雍州、洛州、秦州、并州十六万人，整修长安的未央宫。

石虎喜爱打猎，晚年时，身体胖得不能跨上马背，于是制造一千乘打猎的车子，定期设置栅栏，围捕野兽。从灵昌津以南到荥阳，向东直到阳都，划为狩猎区，命令御史监督视察，对狩猎区的禽兽，有敢于侵犯的人，判罪直到处以死刑。民间有美女、强壮的牛马，御史索取不能得到，都用侵犯禽兽的名义诬陷他们，判处死刑的有一百多人。调发各州二十六万人，整修洛阳宫。调发民众的二万头牛，配给朔州的畜牧官员。增设宫女为二十四等，东宫宫女为十二等，公侯七十多个封国都分为九等，大肆征调民间女子，达三万多人，区别为三个等级分配皇宫、东宫、封国；太子、各封国私自下令选取的又将近一万人。郡县专意搜求美女，大多强行抢夺人家的妻子，杀死她们的丈夫和丈夫自杀的，达到三千多人。到了邺城，石虎至前殿挑选美女，认为使者有才干，被封侯的有十二人。荆楚、扬州、徐州的民众，大都流亡反叛；郡守县令因不能安抚人心被判刑，投进监狱诛杀的有五十多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利用侍奉的机会恳切规劝，石虎大发脾气，命令龙腾中郎拉扯断他的肋骨而死去。

3 燕王慕容皝把耕牛租借给贫苦的民众，让他们开垦养禽兽的园林，税收抽取收获量的八成，自己有耕牛的抽取七成。记室参军封裕上奏章规劝，认为："古代抽取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是天下最公正合理的法则。到了魏、晋时期，仁爱的政治衰微，租借官府的土地和耕牛的，也不过抽取收获量的六成，自己有耕牛者对半平分，还不抽取七八成。自从永嘉年间以来，四海之内分崩离析，武宣王以仁德安抚人民，华夏和夷族的民众，不远万里来归附，背岁

有小孩来归附的，就如同婴儿扑向父母的怀抱，所以户口比从前增加了十倍，没有田地的占了十之三四。等到殿下继承大统，在南方挫败强大的赵国，在东方兼并高句丽，在北方灭掉宇文部落，境域扩充了三千里，民众增添了十万户；所以应废除全部的园林，交给新归附的民众，没有耕牛的官府赐给他耕牛，不应该再抽取重税。而且殿下的民众使用殿下的耕牛，如牛不是殿下所有，民众将到哪里去呢？这样的话，军旗指南方的时候，民众谁不用竹筐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迎接我们的军队，石虎还有准和他在一起呢？河流沟渠有废掉或堵塞的，都应该疏通，天旱时就进行灌溉，积水时就用来排汇。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可能挨饿，用况游荡未食的有几万人，怎么能家家充裕、人人富足呢？现在官员太多，白白浪费俸禄，如果才能不胜任，都应在核实后淘汰。从事工商业谋取小利的，应该确立固定的人员。在学校读书三年没有成就的，徒然堵塞了杰出人才上进的道路，都应该让他们回去务农。殿下圣明仁德、宽厚明察，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参军王宪、大夫刘明都因议论政事违反旨意，主管官员处以死刑，殿下虽然饶恕了他们的死罪，还是免去官职，终身不能再做官。寻求臣属直言规劝却惩罚敢于直言的人，这就好像要到越地却向北走，一定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右长史宋该等人阿谀谄媚，苟且容身，随意弹劾规劝的官员，自己没有正直的言论，却忌妒别人有，掩蔽殿下的耳目，是最不忠诚的行为。"慕容皝于是下令，说："看过封记室的规劝奏章，我实在感到恐怕。国家以民众为根本，民众以粮食为生命，现废除全部的园林，赐给没有田地的人。实在贫穷的，官府发给他耕牛；劳力有多余愿意得到官府的耕牛的，都依照魏、晋时期的旧办法办理。有益处的各个沟渠水道，派人随时整修疏通。现在战事刚开始，征伐很多，官员不可减少，等到中原平定后，再慢慢地商议这件事。从事工商业的人和学生，都应该挑选、裁减。臣子向君主进言，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有放肆的言论，也应当选择有益的部分加以采纳。王宪、刘明，虽然按罪

过应该罢免，也是因为我没有宽大的器量，可以全部恢复原来的职位，仍旧担任规劝的官职。封生忠贞耿直，深刻领会到做臣属的道理，现赐给他赏钱五万文。告示内外，有想指出我的过错的，不论地位高低，不要有什么忌讳！"慕容皝非常喜爱文学，时常亲自到学校中讲书授课，考察的学生达到一千多人，有很多不够格的，所以封裕提到了这件事。

4 诏征卫将军褚裒，欲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说裒曰："会稽王令德雅望，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辞，归藩。壬戌[1]，以会稽王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六条事[2]。

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刘惔、王濛及颍川韩伯为谈客，又辟郗超为抚军掾，谢万为从事中郎。超，鉴之孙也，少卓荦不羁。父愔，简默冲退而啬于财，积钱至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散施亲故，一日都尽。万，安之弟也，清旷秀迈，亦有时名。

5 燕有黑龙、白龙见于龙山[3]，交首游戏，解角而去。燕王皝亲祀以太牢，赦其境内，命所居新宫曰和龙。

6 都亭肃侯庾翼疽发于背，表子昞之行辅国将军、荆州刺史，委以后任；司马义阳朱焘为南蛮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

翼部将干瓒等作乱，杀冠军将军曹据。朱焘与安西长史江彪、建武司马毛穆之、将军袁真共诛之[4]。彪，统之子

也。

7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赵，赵王虎使永屯寿春。

8 庾翼既卒，朝议皆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请，以庾晒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5]，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晒之肯避温乎？如今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温足以制之，诸君勿忧。"

丹杨尹刘惔每奇温才，然和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昱自镇上流，以己为军司，昱不听；又请自行，亦不听。

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晒之果不敢争。又以刘惔监沔中诸军事，领义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晒之于豫章。

桓温尝乘雪欲猎，先过刘惔，惔见其装束甚严，谓之曰："老贼欲持此何为？"温笑曰："我不为此，卿安得坐谈乎？"

【注释】

①壬戌：正月辛未朔，无壬戌。

②录尚书六条事：辅佐朝政的官名。始见于汉国刘聪时，权限当略低于录尚书事。

③龙山：山名，在今辽宁朝阳东。

④彬(bīn 彬)。

⑤"陆抗"句：陆抗去世前之语，详见本书第八十卷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

【译文】

4 下诏征召卫将军褚裒，打算委任他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劝告褚裒说："会稽王司马昱有美好的德行和声望，是国家的周公，足下应把大权交给他。"褚裒于是坚决推辞，回到镇所。壬戌日，委派会稽王司马昱担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

司马昱清静淡泊，没有什么欲望，尤为擅长谈论精微玄妙的道家义理，常常把刘惔、王濛和颍川人韩伯作为谈论的伙伴，又延聘郗超担任抚军掾，谢万担任从事中郎。郗超，是郗鉴的孙子，年青时卓绝出众，不受世俗礼节拘束。父亲郗愔，简约沉静，与人无争，可是对财货很吝啬，积蓄的钱达到几千万。曾经打开库门，任凭郗超拿取；郗超取出散发给亲戚朋友，一天就全部散完了。谢万，是谢安的弟弟，清静豁达，英俊豪迈，在当时也有名声。

5 燕国在龙山发现了黑龙、白龙，二龙头挨头地游玩，龙角脱落了才分开。燕王慕容皝亲自用猎牛羊三特征祭祀，赦免境内罪犯，把所住的新宫命名为和龙。

6 都亭肃侯庾翼背上生疮，上奏章推荐儿子庾表之代理辅国将军、荆州刺史，把死后的事务交付给他；司马义阳人朱焘担任南蛮校尉，带领一千人守卫巴陵。秋，七月，初三，去世。

庾翼的部将干瓒等人作乱，杀死冠军将军曹据。朱焘和安西长史江彪、建武司马毛穆之、将军彭真一道，诛杀了干瓒等人。江彪，是江统的儿子。

7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变。投奔赵国，赵王石虎命令路永驻扎

在寿春。

8 庾翼死后，朝中议论都认为庾氏家族几代防守西方的边界，为人心所归附，应该听从庾翼的请求，委派庾冰之接替他的职位。何充说："荆楚，是国家西部的门户，户口有一百万，北面紧挨着强大的胡人，西面邻近力量雄厚的巴蜀，地势险要阻塞，可以在一万里之内周旋；用人得当，中原就可以平定，用人失当，国家就值得担忧，正是陆抗所说的"西部存在东吴就存在，西部丢失东吴就灭亡"，怎么可以用一个没经世面的青年去担当这个任务呢？桓温的勇猛谋略超过常人，有文武两方面的才干，西部地区的防守任务，没有比桓温担当更适合的了。"议论的人又说："庾冰之肯让位给桓温吗？假使他起兵对抗，给国家带来的耻辱和威胁是不小的。"何充说："桓温足以制服他，各位不必担忧。"

丹杨尹刘惔时常赞叹桓温的才能，但是知道他有背叛朝廷的心意，对会稽王司马昱说："不可以让桓温驻扎在地势险要的地方，他的官位封号，应时常抑制。"劝说马马昱亲自镇守上游，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从；刘惔又请求自己前去，也不听从。

十三日，委派徐州刺史桓温担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兼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庾冰之果然不敢和他争夺。又委派刘惔担任监沔中诸军事，兼任义成太守，接替庾方之。把庾方之、庾冰之迁到豫章。

桓温曾经想趁着下雪出去狩猎，出发时经过刘惔那里，刘惔看到他装束十分整齐，对他说："老贼这身打扮，想干什么？"桓温笑着说："我不这样，你怎么能坐着闲谈呢？"

9 汉主势之弟大将军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不许。马当、解思明谏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复有所废，将益孤

危。"固请许之。势疑其与广有谋，收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袭广于涪城，贬广为临邛侯，广自杀。思明被收，叹曰："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恩明有智略，敢谏诤；马当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无不哀之。

10 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丽，拔南苏[1]，置戍而还。

11 十二月，张骏伐焉耆。降之。是岁，骏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2]，以世子重华为刺史；分兴晋等八郡为河州[3]，以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为沙州[4]，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治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

12 赵王虎以冠军将军姚弋中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弋仲清俭鲠直，不治威仪，言无畏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议，每与参决，公卿皆惮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宠姬之弟也，尝入弋仲营，侵扰其部众。弋仲执而数之曰："尔为禁尉，迫胁小民；我为大臣，目所亲见，不可纵也。"命左右斩之；尉叩头流血，左右固谏，乃止。

13 燕王皝以为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

14 赵王虎使征东将军邓恒将兵数万屯乐安[5]，治攻具，为取燕之计。燕王皝以慕容霸为平狄将军，戍徒河；恒畏之，不敢犯。

【注释】

①南苏:城名,在今宁抚顺市东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

②凉州:州名,辖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晋兴、须武、安故等十一郡。

③河州:州名,辖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等八郡。

④沙州:州名,据《晋书·地理志》,辖敦煌、晋昌二郡及西域都护,另一郡失载。

⑤乐安:城名,在今河北昌黎西南。

【译文】

汉国君主李势的弟弟大将军李广,因李势没有儿子,请求立为太弟;李势不同意。马当、解思明规劝说:"陛下的兄弟不多,如果再有废黜,将更加孤单危险。"坚决请求李势答应李广的要求。李势怀疑二人和李广有阴谋,逮捕马当、解思明,杀了他俩,并诛杀他俩的三族。派遣太保李奕到涪城袭击李广,贬降李广为临邛侯,李广自杀。解思明被逮捕,叹息说:"国家之所以不灭亡,因为有我们几人在,现在恐怕危险了!"在像平日一样地谈笑中被杀。解思明有智慧谋略,敢于规劝;马当一向很得人心;等到他们被杀,官吏民众没有不为他们哀痛的。

10 冬,十月,燕王慕容皝命令慕容恪攻打高句丽,攻下南苏,设置防守据点后返回。

11 十二月,张骏讨伐焉耆,焉耆投降。这一年,张骏分出武威等十一郡设置凉州,委派世子张重华担任刺史;分出兴晋等八郡设置河州,委派宁戎校尉张瓘担任刺史;分出敦煌等三郡和西域都护三处营垒设置沙州,委派西胡校尉杨宣担任刺史。张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统领三州;开始设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吏,官位各称都依照晋朝,而稍微变动一些文字;车辆、服饰、旌旗和君主的规格相同。

12 赵王石虎委派冠军将军姚弋仲担任持节、十郡六夷大

都叔、冠军大将军。姚弋仲清廉节俭，为人耿直，不讲究威严仪容，说话没有顾忌，石虎十分看重他；朝廷的重大决策，时常让他参加，公卿都畏惧、尊敬他。武城左尉，是石虎宠爱的妃子的弟弟，曾经进入姚弋仲的军营，欺负、骚扰他的部众。姚弋仲捉住他后指责他说："你身为禁止奸邪行为的左尉，却压迫、威胁平民；我身为大臣，亲眼看见，不能恕饶你。"命令左右的人杀了他；左尉叩头求饶，叩头流出鲜血，左右的人也再三劝阻，才免他一死。

13 燕王慕容皝认为各代的诸侯即位，各自称为元年，于是开始不使用晋国的年号，自称燕王十二年。

14 赵王石虎命令征东将军邓恒率领几万军队，驻扎在乐安，制造攻城的器具，做攻取燕国的准备。燕王慕容委派慕容霸担任平狄将军，驻守徒河；邓恒畏惧他，不敢进犯。

二 年

1 春，正月，丙寅，大赦。

2 己卯，都乡文穆公何充卒。充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已任，所选用皆以功效，不私亲旧。

3 初，夫余居于鹿山[1]，为百济所侵[2]，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皝遣世子俊帅慕容军、慕容恪、慕容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俊居中指授，军事皆以任恪，遂拔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皝以玄为镇军将军，妻以女。

4 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谟领司徒，与会稽王昱同

辅政。

5 褚裒荐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为尚书令,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和有母丧,固辞不起,谓所亲曰:"古人有释衰绖从王事者,以其才足干时故也;如和者,正足以亏孝道,伤风俗耳。"识者美之。浩亦固辞。会稽王昱与浩书曰:"属当厄运,危弊理极,足下沈识淹长,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职。

6 夏,四月,己酉朔[3],日有食之。

7 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张骏薨。官属上世子重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其境内;尊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母马氏为王太后。

8 赵中黄门严生恶尚书朱轨,会久雨,生谮轨不修道路,又谤讪朝政,赵王虎囚之。蒲洪谏曰:"陛下既有襄国、邺宫,又修长安、洛阳宫殿,将以何用?作猎车千乘,环数千里以养禽兽,夺人妻女十余万口以实后宫,圣帝明王之所为,固如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杀尚书。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霁[4]。霁方二日,虽有鬼兵百万,亦未能去道路之涂潦,而况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后代何?愿止作徒,罢苑囿,出宫女,赦朱轨,以副众望。"虎虽不悦,亦不之罪,为之罢长安、洛阳作役,而竟诛朱轨。又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

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

【注释】

①夫余：王国名。　鹿山：今地不详，可能是指长白山。

②百济：王国名，在今朝鲜半岛南部。

③己酉朔：四月甲午朔，己酉为十六日，"朔"字当为衍文。

④霁(jì济)：雨后或雪后转晴。

【译文】

二年(丙午，公元346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十四日，都乡文穆公何充去世。何充有才识和度量，在朝廷中态度严肃，把国家的兴衰作为自己的责任，所选用的官吏都是依据本人的功绩成效，不对亲戚朋友偏心。

3 当初，夫余部落居住在鹿山，遭到百济的侵犯，部落衰微离散，向西迁到靠近燕国的地方，却不设置戒备。燕王慕容皝派遣世子慕容俊率领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位将军、一万七千多名骑兵袭击夫余。慕容俊在中间指挥，军事方面的事都交付给慕容恪，于是攻下夫余，俘获了他们的国王玄和部落中五万多人，然后返回。慕容皝委派玄担任镇军将军，把女儿嫁给他。

4 二月，十九日，委派左光禄大夫蔡谟代理司徒，和会稽王司马昱共同辅佐朝政。

5 褚裒推荐曾任过光禄大夫的顾和、曾任过司徒左长史的殷浩；三月，十二日，委派顾和担任尚书令，殷浩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顾和正为母亲守丧，坚决推辞，不出仕，对所亲近的人说："古人有丧期中脱下丧服担负国家职责的，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左右时局的缘故；像我这样的人，只是足以亏损孝道，伤风败俗而已。"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殷浩也坚决推辞。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殷浩说：

"适逢国家遭到厄运,危难艰险到了极点,足下见识深远,足以治国救民。如果再一心退缩,不顾世俗事务,只是满足自己的心意,我恐怕天下的事情,就到此完结了。足下的去向,关系到时势的兴衰,治国和治家的道理没有什么不同,足下应该深入地考虑这一点!"殷浩于是赴任。

6 夏,四月,十六日,出现日食。

7 五月,二十三日,西平忠成公张骏逝世。僚属们拥戴世子张重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太尉、护羌拔尉、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赦免境内罪犯;尊崇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生母马氏为王太后。

8 赵国中黄门严生憎恨尚书朱轨,刚好长时间下雨,严生诬陷朱轨不整修道路,还讥讽朝政,赵王石虎把朱轨囚禁起来。蒲洪规劝说:"陛下已经有了襄国、邺城的宫殿,又修建长安、洛阳的宫殿,将用来做什么呢?制造一千辆狩猎的车子,围起几千里的地方来养禽兽,掠取人家的妻子女儿来充实后宫,圣明帝王的所作所为,竟然是像这样的吗?现在又因道路不整个,想杀死尚书。陛下不实行仁政,上天降下连绵大雨,七十天后才转晴。天晴刚两天,即使有一百万鬼兵,也不能除去道路上的泥水,何况是人呢?政令刑罚如此严酷,将怎样面对天下人,怎样面对后世的人呢?希望停止建造宫殿的劳役,废除园林,释放宫女,赦免朱轨,来顺应人民的愿望。"石虎虽然不高兴,也不怪罪蒲洪,为此而停止了长安、洛阳的劳役,但最终还是杀了朱轨。又订立私自评议朝政的法令,准许部属控告长官,奴仆控告主人。公卿以下官员,朝见时只能用眼睛互相看一下,不敢再互相来往交谈。

9 赵将军王擢击张重华,袭武街[1],执护军曹权、胡宣,徙

七千余户于雍州。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金城，太守张冲请降，凉州震恐。

重华悉发境内兵，使征南将军裴恒将之以御赵；恒壁于广武[2]，久而不战。凉州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国之存亡在兵，兵之胜败在将。今议者举将，多推宿旧。夫韩信之举，非旧德也。盖明主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堪，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境，诸将不进，人情危惧。主簿谢艾，兼资文武，可用以御赵。"重华召艾，问以方略；艾愿请兵七千人，必破赵以报。重华拜艾中坚将军，给步骑五千，使击秋。艾引兵出振武[3]，夜有二枭鸣于牙中[4]，艾曰："六博得枭者胜[5]，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也。"进与赵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重华封艾为福禄伯。

麻秋之克金城也，县令敦煌车济不降，伏剑而死。秋又攻大夏[6]，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诱致宛戍都尉敦煌宋矩，矩曰："为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节耳。"先杀妻子而后自刎。秋曰："皆义士也。"收而葬之。

10冬，汉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从之，众至数万。汉主势登城拒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其众皆溃。势大赦境内，改元嘉宁。

势骄淫，不恤国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旧臣，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罚苛滥，由是中外离心，蜀土先无"僚"[7]，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四境之内，遂至

萧条。

11 安西将军桓温将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劝之曰："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今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卒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觎，此似是而非。胡闻我万里远征，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有侵轶，缘江诸军足以拒守，必无忧也。"温从之。乔，瓌之子也。

十一月，辛未，温帅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无忌伐汉，拜表即行；委安西长史范汪以留事，加抚都督梁州之四郡诸军事[8]；使袁乔帅二千人为前锋。

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惟刘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温终专制朝廷耳。"

【注释】

①武街：县名，治今甘肃临洮东。

②广武：县名，治今甘肃永登东南。

③振武：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北。

④枭：鸟名，即猫头鹰。

⑤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共十二个棋子，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称六博。枭：博戏的采名，亦为枭，价值最高。

⑥大夏：县名，治今甘肃广河西北。

⑦僚：西南（今四川、贵州、云南一带）少数民族。

⑧梁州之四郡：指涪陵、巴东、巴西、巴郡。

【译文】

9 赵国将军王擢攻打张重华，袭击武街，俘虏护军曹权、胡宣，把七千多民户迁到雍州。赵国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打金城，太守张冲请求投降，凉州震惊恐惧。

张重华调发境内全部军队，派征南将军裴恒率领，去抵御赵国军队；裴恒在广武建立壁垒，过了很久不交战。凉州司马张耽对张重华说："国家的存亡在于军队，军队的胜败在于将领。现在议事的人推举将领，大多推举严素有声望的人。朝信被推举，不是因往日有功绩。圣明君王选拔人才，没有资格的限制，才干能够胜任，就把大事托付给他。现在强大的贼寇进入境内，各将领不前进，人心恐怕不安。主簿邓艾，兼备文武两方面的才干，可以作用他来抵御赵国军队。"张重华召见谢艾，向他询问策略；谢艾希望拨给兵士七千人，一定打败赵国军队，来报效国家。张重华任命谢艾为中坚将军，拨给步兵骑兵五千人，命令他攻打麻秋。谢艾率领军队从振武出发，夜晚有二只枭鸟在营门啼叫，谢艾说："在六博中，得到枭牌的取胜；现在枭鸟在营门啼叫，是战胜敌人的预兆。"进军和赵国军队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斩下五千颗首级。张重华封谢艾为福禄伯。

麻秋攻下金城时，县令敦煌人车济不投降，用佩剑自杀。麻秋又进攻大夏，护军梁式捉住太守宋晏，献出城池，响应麻秋，麻秋命宋晏写信，把宛戍校尉敦煌人宋矩骗来，宋矩说："做臣属的，不能建立功业，只有守节义而死。"首先杀掉妻子儿女，然后自杀。麻秋说："都是有节操的人。"收殓后埋葬了他们。

10 冬，汉国太保李奕从晋寿起兵反叛，蜀地很多人跟从他，部众达到几万。汉国君主李势登上城墙抵御，李奕单人匹马冲击城门，守门的人射中后杀了他，他的部众都溃散了。李势大赦境内，改年

号为嘉宁。

李势骄奢淫逸,不操心国家大事,大多住在宫廷中,很少接见公卿大臣,疏远、顾忌旧日的臣属,相信、重用左右的人,谗言和阿谀之辞同时献进,刑罚苛刻过度,因此,上下离心离德。蜀地原先没有称为"僚"的部族,到这时开始从深山中出来,从巴西直到犍为、梓潼,布满了山谷,达十多万家,不能够控制,成为民众极大的祸患;加上饥荒,四镇以内,渐渐地一片萧条。

11 安西将军桓温将讨伐汉国,将领、僚属都认为不可以。江夏相袁乔劝他说:"筹划大事,本来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有智慧的人了然于胸,不必等到大家一致赞同。现在成为天下祸患的,只是胡人、蜀地两个贼寇而已,蜀地虽然险要坚固,比起胡人来要薄弱一些,想要除掉他们,应先消灭容易对付的。李势昏庸远道,臣属和民众不归附他,而且伏恃险阻遥远,不加强战备措施。应该率领精锐部队一万人,轻装急进,等到他们发觉,我们已经穿过了险要地带,可以一次交战就擒获李势。蜀地富饶,户口众多,诸葛武侯以它来对抗中原,我们如能占有它,是国家重大的利益。议事的人恐怕大军西进后,胡人必定伺机偷袭,这个判断似乎正确实际上不对。胡人听说我们到一万里外的地方远征,认为内部有严密的戒备,必定不敢出动;即使有所侵犯,沿江各军足以抵御防守,必定没有可忧虑的事。"醒温听从了他的意见。袁乔,是袁环的儿子。

十一月,十一日,桓温率领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讨伐汉国,呈上奏章后就出发了;把留守的事务交付给安西长史范汪,加授周抚为都督梁州之四郡诸军事;集合袁乔率领二千人做前锋。

朝廷诊断到蜀地的路途险要遥远,桓温的部队少,深深地进入到蜀地中间,都感到担忧,只有刘惔认为一定能取胜。有人问他的原因,刘惔说:"从博戏可以和知。桓温,是个擅长博戏的人,没有必胜把握就不下赌注。只是恐怕攻取蜀地后,桓温终究会控制朝廷而已。"

三 年

1 春，二月，桓温军至青衣[1]。汉主势大发兵，遣叔父右卫将军福、从兄镇南将军权、前将军昝坚等将之，自山阳趋合水[2]。诸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晋兵，昝坚不从，引兵自江北鸳鸯碕渡向犍为[3]。

三月，温至彭模[4]；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汉兵之势。袁乔曰："今悬军深入万里之外，胜则大功可立，不胜则噍类无遗[5]，当合势齐力，以取一战之捷。若分两军，则众心不一，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以示无还心，胜可必也。"温从之。留参军孙盛、周楚将羸兵守辎重，温自将步卒直指成都。楚，抚之子也。

李福进攻彭横，孙盛等奋击，走之。温进，遇李权，三战三捷，汉兵散走归成都，镇军将军李位都迎诣温降。昝坚至犍为，乃知与温异道，还，自沙头津济[6]，比至，温已军于成都之十里陌[7]，坚众自溃。

势悉众出战于成都之笮桥[8]，温前锋不利，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温马首。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温乘胜大驱至成都，纵火烧其城门。汉人惶惧，无复斗志。势夜开东门走，至葭萌，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于温，自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寻舆榇面缚诣军门。温解缚焚榇，送势及宗室十余人于建康；引汉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举贤旌善，蜀人悦之。

2 巴南太守夏侯览贪纵，侵刻胡商，又科调船材，云欲

有所讨，由是诸国恚愤。林邑王文攻陷日南⑨，将士死者五六千，杀览，以尸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请郡北横山为界。文既去，蕃使督护刘雄戍日南。

【注释】

①青衣：县名，治今四川名山北。

②山阳：地名，在今四川眉山南。合水：城名，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

③鸳鸯碕(pí 奇)：地名，在今四川彭山东。

④彭模：地名，又名彭亡聚，在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

⑤噍(jiào 叫)类：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⑥沙头津：地名，在今四川彭山北泯江上。

⑦十里陌：地名，在今四川成都市志。

⑧笮(zuó 作)桥：地名，在今四川成都市东南。

⑨林邑：王国名，都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荣桥。

【译文】

三年(丁未，公元347年)

1春，二月，桓温的军队到达青衣。汉国君主李势调发大量军队，派遣叔父右卫将军李福、堂兄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等人率领，从山阳赶往合水。各将领想在岷江南岸设置埋伏，来等待晋国军队，昝坚不听从，率领军队从岷江北岸的鸳鸯碕渡江，向犍为进发。

三月，桓温到达彭模；议呈的人想分为两支军队，从不同路线同时进军，来分散汉国军队的力量。袁乔说："现在我们孤军深入到一万里以外，取胜就可以建业大功业，失败就没有人可以活命，应该兵力集中，以便争取一次交战的胜利。如果分成两支军队，众人心意就不统一万有一支军队失败，大事就可挽救了。不如军队合一

一起向前推进，丢下铁锅饭甑，带上三天的干粮，显示出没有退路的心意，一挥可以取得胜利。”桓温听从了他的建议，留下参军孙盛、周楚，率领疲惫瘦弱的兵士守护军用物资，桓温亲自率领步兵直接赶往成都。周楚，是周抚的儿子。

李这福进军攻打彭模，孙盛等人奋起反击，击败了李福。桓温推进，遇到李权，三次交战三次取胜，汉国军队四散逃跑，回到成都，镇军将军李位都迎接桓温，向他投降。昝坚到达犍为，才得知和桓温走的不是同一条路，返回，从沙头津渡江，等他赶到，桓温已尼驻扎在成都的十里陌，昝坚的部众自行溃散。

李势出动所有军队，在成都外的笮桥交战，桓温的前锋部队失利，参军龚护战锴，流箭射到桓温的马头上。众人恐惧，打算后退，击鼓的军吏误敲了进攻的彭声；袁乔拔出佩剑，督促士兵奋力作战，于是大败汉国军队。桓温乘胜向前，到达成都，放火焚烧城门。汉国人惊慌恐惧，不再有战斗的意志。李势在夜晚打开东门逃跑，到了葭萌，派遣散骑常侍王幼向桓温送投降书，自称“略阳人李势叩头死罪”，随之用 车载着棺材、双手反绑着前往军营门口。桓温解开绳索，烧掉棺材，送李势和他的宗室中的十多人到建康；延聘汉国司空谯献之等人做参谋人员，擢用贤能，表彰善良的人，蜀地人士都很高兴。

2 日南太守夏侯览贪婪放纵，侵犯、敲诈胡族商人，又下令征调造船的木材，说是要有所征讨，因此，各国怨恨愤怒。林邑王范文攻下日南，将领士兵死亡的有五六千人，杀死夏侯览，用他的尸体祭祀上天；送檄文给交州刺史朱蕃，请求以日南郡北面的横山为边界。范文离开后，朱蕃派遣督护刘雄驻守日南。

3 汉故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

军隗文等皆举兵反，众各万余。桓温自击定，使袁乔击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抚镇彭模，斩王誓、王润。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还江陵。李势至建康，封归义侯。夏，四月，丁巳，邓定、隗文等入据成都，征虏将军杨廉弃涪城，退保德阳[1]。

4 赵凉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晋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2]，欲弃外城。武成太守张悛曰[3]："弃外城则动众心，大事去矣。"宁戎校尉张璩从悛言，固守大城。秋帅众八万围堑数重，云梯地突，百道皆进；城中御之，秋众死伤数万。赵王虎复遣其将刘浑等帅步骑二万会之。郎坦恨言不用，教军士李嘉潜引赵兵千余人登城；璩督诸将力战，杀二百余人，赵兵乃退。璩烧其攻具，秋退保大夏。

虎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帅并、司州兵二万余人为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帅户二万降于赵。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帅步骑二万进军临河[4]。艾乘轺车，戴白帢[5]，鸣鼓而行。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6]；艾左右大扰。或劝艾宜乘马，艾不从，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赵人以为有伏兵，惧不敢进。别将张瑁自间道引兵截赵军后，赵军退，艾乘势进击，大破之，斩其将杜勋、汲鱼，获首虏二千级，秋单马奔大夏。

五月，秋与石宁复帅众十二万进屯河南，刘宁、王擢略地晋兴、广武、武街，至于曲柳[7]。张重华使将军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华欲亲出拒之，谢艾固谏。索

遐曰："君者，一国之镇，不可轻动。"乃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帅步骑二万拒之。别将杨康败刘宁于沙阜[8]，宁退屯金城。

5 六月，辛酉，大赦。

【注释】

①德阳：县名，治今四川遂宁东南龙凤场。

②晋昌：郡名，治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

③武成：郡名，治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北。

④临河：县名，治今内蒙古临河东北乌加河南。

⑤帢(pià 恰)：帽子。

⑥矟(shuò 硕)：古代兵器，杆子较长的矛。

⑦曲柳：城名，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⑧沙阜：地名，确址待考，或以为即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二河之间)，似与方位不合，大体方位当在今甘肃兰州以西。

【译文】

3 汉国以前的尚书仆射王誓、镇东将军邓定、平南将军王润、将军隗文等人都起兵反叛，部众各有一万多人。桓温亲自攻打邓定，袁乔攻打隗文，都打败了对方。桓温命令益州刺史周抚镇守彭模，杀死王誓、王润。桓温在成都停留了三十天，整顿军队回到江陵。李势到达建康，被封为归义侯。夏。四月，二十九日，邓定、隗文等人攻入成都，征虏将军杨谦放弃涪城，退到德阳防守。

4 赵国凉州刺史麻秋进攻枹罕。晋昌太守郎坦认为城池大难以防守，想放弃外城。武成太守张悛说："放弃外城，就会动摇众人的决心，大事就不可挽回了。"宁戎校尉张骏接受张悛的建议，严密地防守外城。麻秋率领八万军队，布下几道包围圈，上架云梯，下挖地道，分一百条路线同时进军；城中抵御，麻秋的部众死伤了几万人。

赵王石虎又派他的将领刘浑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前去会合。郎坦怨恨自已的意见不被采纳，指使军王李嘉暗中带领赵国军队一千多人登上城墙；张璩督促各将领奋力作战，杀死二百多人，赵国军队才后退。张璩焚烧他们的攻城器具，麻秋退到大夏据守。

石虎委派中书监石宁担任征西将军，率领并州、司州军队二万多人，作麻秋等人的后继部队。张重华的将领宋秦等人率领二万户，向赵国投降。张重华委派谢艾担任使持节、军师将军，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进军临河。谢艾乘坐一匹马驾的轻便车，戴着白帽，敲着鼓前进。麻秋望见后，发怒说："谢艾是个年青的书生，这种穿戴，是轻视我。"命令手持黑色长矛的三千勇猛战士，乘马飞奔前去攻打；谢艾左右的人大乱。有人劝谢艾应该骑马，谢艾不听从，下了车，坐在折叠板凳上，指挥部署，赵国人以为有理伏的军队，畏惧，不敢前进。别部将领张瑁从小路率军截断赵国军队的后部，赵国军队后退，谢艾乘机进击，杀死了他们的将领杜勋、汲鱼，斩首和俘虏的有一万三千人，麻秋单人匹马逃回大夏。

五月，麻秋和石宁又率领部众十二万人，进兵到黄河以南，刘宁、王擢夺取晋兴、广武、武街，一直到了曲柳。张重华命令将军牛旋抵御，退到枹罕据守，姑臧大为震惊。张重华想亲自出兵抵御，谢艾坚决劝阻。索遐说："君主，是一国的核心，不能轻易出动。"于是委派邓艾担任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代理卫将军，索遐担任军正将军，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抵御赵国军队。别部察领杨康在沙阜打败刘宁，刘宁退到金城驻扎。

六月，初五，大赦天下。

6 秋，七月，林邑复陷日南，杀督护刘雄。

7 隗文、邓定等立故国师范长生之子贲为帝而奉之，以

妖异惑众，蜀人多归之。

8 赵王虎复遣征西将军孙伏都、将军刘浑师步骑二万会麻秋军，长驱济河，击张重华，遂城长最[1]。谢艾建牙誓众，有风吹旌旗东南指，索遐曰："风为号令，今旌旗指敌，天所赞也。"艾军于神鸟[2]，王擢与艾前锋战，败，走还河南。八月，戊午，艾进击秋，大破之，秋遁归金城。虎闻之，叹曰："我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图也！"艾还，讨叛虏斯骨真等万余落，皆破平之。

9 赵王虎据十州之地[3]，聚敛金帛，及外国所献珍异，府库财物，不可胜纪；犹自以为不足，悉发前代陵墓，取其金宝。

沙门吴进言于虎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袤数十里。申钟、石璞、赵揽等上疏陈天文错乱，百姓凋弊。虎大怒曰："使苑墙朝成，吾夕没，无恨矣。"促张群使然烛夜作；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4]，大朝会列于殿庭。

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游猎。宣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5]，虎从其后宫千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宣所舍，辄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命劲骑百余

驰射其中，宣与姬妾乘辇临观，兽尽而止。或兽有进逸，当围守者，有爵则夺马，步驱一日，无爵则鞭之一百。士卒饥冻死者万有余人，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皆无孑遗。

虎复命韬继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与己钧敌，愈嫉之。宦者赵生得幸于宣，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始有杀韬之谋矣。

10 赵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逵帅众七千降于赵，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赵。

【注释】

①长最：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南。

②神鸟：城名，在今甘肃武威。

③十州之地：即幽州、并州、冀州、司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雍州、秦州。

④司虞：职官名，属太仆，掌管山泽苑囿等事务。　芝盖：车盖，后指代帝王乘坐的车子。

⑤金明门：邺城西门。

【译文】

6 秋，七月，林邑国又攻陷日南郡，杀死督护刘雄。

7 隗文、邓定等人拥立从前国师范长生的儿子范贲为皇帝，而敬奉他，用妖术迷惑众人，蜀地不少人归附他。

8 赵王石虎又派遣征西将军孙伏都、将军刘浑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去同麻秋的军队会合，长驱直入，渡过黄河，攻打张重华，在长最构筑壁垒。谢艾竖起以象牙为装饰的大旗，聚众宣誓，风吹着旌旗向东南方飘扬，索遐说："风是号令，现在旌旗指向敌人，是上天帮助我们。"谢艾驻扎在神鸟，王擢和谢艾的前锋交战，失败，逃

回黄河以南。八月，初三，谢艾进攻麻秋，把他打得大败，麻秋逃回金城。石虎听说后，叹息说："我用非主力部队平定了天下，现在凭着天下的兵力，却在枹罕受困，他们有人才，不能打他们的主意！"谢艾返回，讨伐叛变的斯骨真等部落一万多家，全都击破平定了。

9 赵王石虎占据十个州的土地，聚敛金银布帛，加上外国所进贡的奇珍异宝，府库中的财物，多得不可计数；还自认为不够，发掘前代所有的陵墓，取出里面的金银珍宝。

和尚吴进对石虎说："胡人的国运次要衰落，晋国次要重新兴盛，应该拼命地役使晋国人，来抑制他们的气势。"石虎命令尚书张群调发附近郡县的男女劳工十六万人，车子十万辆，运土到邺城北面，修筑华林苑和长墙，长宽达几十里。申钟、石璞、赵揽等人上奏疏，陈说日月星辰运行失去常轨，百姓穷困不堪。石虎大发脾气说："假使华林苑和长墙早晨建成，我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催促张群，让他点起火烛，夜晚也干活；遇到狂风暴雨，死亡了几万人。郡国前后送来十六只青色麒麟，七只白鹿，石虎命令司虞张曷柱加以训练，来驾驶自己的车辆，在朝中会见文武官员时，把它们排列在殿前的庭院中。

九月，命令太子石宣出京城，向山川神灵祈求吉祥，因而到各处游远狩猎。石宣乘坐大车，用羽毛装饰车盖，竖起一辈子才可使用的旌旗，率领十六支军队、十八万兵士从金明门出发，石虎从他后面的宫殿登上陵霄观眺望，笑着说："我家父子如此威风，除非是天崩地裂，还有什么忧愁！只是抱着儿孙游嬉，整日作乐而已。"

石宣住宿的地方，往往用人排列成长长的人墙，四面各有一百里，驱赶禽兽，到黄昏时都聚集到石宣住处附近，命令文武官员都跪着，排成重叠的人墙团团包围，火炬照耀得如同白天，命令一百多名强健的骑兵在中间奔驰射杀，石宣和侍妾乘坐车子，在那里观看，直到禽兽被射光为止。有时候，禽兽突围出重逃走，处在逃出地点的人，有爵位的就没收他的马匹，让他步行驱赶一天的禽兽，没

有爵位的就抽打一百鞭。兵士因饥饿寒冷而死的有一万多人，所经过的三个州十五个郡，积蓄的物资没有一点留下来。

石虎又命令石韬随后出京，以并州直到秦州、雍州，情形跟石宣相同。石宣时石韬与自已的规格相同很生气，更加怨恨他。宦官赵生受到石宣的宠爱，却得不到石韬的宠爱，就委婉地劝说石宣除掉他，于是，石宣开始有了杀掉石韬的计划。

10 赵国麻秋又袭击张重华的部将张瑁，打败了他，斩下三千多颗首级。枹罕护军李逵率领部众七千人，向赵国投降，黄河以南，氐人、羌人都归附了赵国。

11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归至凉州，授张重华侍中、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归至姑臧，重华欲称凉王，未肯受诏，使所亲沈猛谓归曰："主公奕世为晋忠臣[1]，今曾不如鲜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为燕王，而主公才为大将军，何以褒劝忠贤乎？明台宜移河右[2]，共劝州主为凉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归曰："吾子失言[3]！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贵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吴、楚始僭号称王，而诸侯不之非，盖以蛮夷畜之也；借使齐、鲁称王，诸侯岂不四面攻之乎？汉高祖封韩、彭为王，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厚之也。圣上以贵公忠贤，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宠荣极矣，岂鲜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闻之，功有大小，赏有重轻。今贵公始继世而为王，若帅河右之众，东平胡、羯，修复陵庙，迎天子返洛阳，将何以加之乎？"重华乃止。

12 武都氐王杨初遣使来称藩，诏以初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仇池公。

13 十二月，振威护军萧敬文杀征虏将军杨谦，攻涪城，陷之，自称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汉中。

【注释】

①主公：即主上，是臣属对国君或帝王的称呼，此处指张重华。

②明台：对高层官员的尊称。

③吾子：对同辈人的尊称。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

【译文】

11 冬，十月，十一日，派遣侍御史俞归到达凉州，任命张重华为侍中、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俞归到了姑臧，张重华想要称为凉王，不肯接受诏书，派亲信沈猛私下里对俞归说："主公几代都是晋朝的忠臣，现在竟然不如鲜卑人，是为什么呢？朝廷封慕容皝为燕王，主公却不过是大将军，怎么能褒扬鼓励忠贞贤明的人呢？明台应向河西发布文告，共同推举我们主公为凉王。臣子出使在外，如果有利于国家，独自做主是可以的。"俞归说："你说错了！从前夏商周三代治理天下，贵重的爵位没有比得上上公的；等到周朝衰落，吴国、楚国超超本分，自称为王，可是诸侯不非议他们，大概是把他们作蛮夷对待；假使齐国、鲁国称王，诸侯怎能不四面围攻他们？汉高祖封韩信、彭越的王，不久都被诛杀，大概是权宜之计，不是厚待他们。圣上认为你的长官忠贞贤明，所以封授上公的爵位，授予镇守一方的重任，宠信和荣耀都到了极点，哪里是鲜卑夷狄所能比拟的呢？而且我听说，功劳有大小之分，奖赏有轻重之别。现在你的长官刚刚继位就封王，如果率领河西的部众，向东平定胡人、羯人，修复陵墓宗庙，迎接天子返回

洛阳,将如何加封他呢?"张重华于是不提称王的要求。

12 武都氐王杨初派遣使者前来称臣,下诏委派杨初担任使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仇池公。

13 十二月,振威护军萧敬文杀死征虏将军杨谦,进攻涪城,攻下了,自称益州牧;于是攻取巴西,和汉中相通。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八

晋纪二十　起著雍涒滩，尽上章阏茂，凡三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

1 夏，四月，林邑寇九真，杀士民什八九。

2 赵秦公韬有宠于赵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长，犹豫未决。宣尝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韬也！"韬由是益骄，造堂于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宣见之，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至十丈。宣闻之，谓所幸杨杯、牟成、赵生曰："凶竖傲愎乃敢尔！汝能杀之，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死，主上必临丧，吾因行大事，蔑不济矣。"杯等许诺。

秋，八月，韬夜与僚属宴于东明观，因宿于佛精舍。宣

使杨杯等缘猕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惊气绝，久之方苏。将出临其丧，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贼在京师，銮舆不宜轻出。"虎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住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观尸[1]，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

虎疑宣杀韬，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诈言其母杜后哀过危惙[2]；宣不谓见疑，入朝中宫，因留之。建兴人史科知其谋，告之；虎使收杨杯、牟成，皆亡去；获赵生，诘之，具服。虎悲怒弥甚，四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颔而锁之，取杀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佛图澄曰："宣、韬皆陛下之子，今为韬杀宣，是重祸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虎不从。积柴于邺北，树标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积柴，送宣其下，使韬所幸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郝稚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肠，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人登中台以观之[3]。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少子才数岁，虎素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就抱中取而杀之；儿挽虎衣大叫，至于绝带，虎因此发病。又废其后杜氏为庶人。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4]，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涉其东宫以养猪牛[5]。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赵揽言于虎曰："宫中将有变，宜备之。"及宣杀韬，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

【注释】

①衾(pīn 侵)：盖尸体的单被。

②惙(chuò 辍)：忧愁。

③中台：铜雀台。

④四率：即东宫左、右、前、后四卫率。

⑤洿(wū 污)：掘成水池。

【译文】

晋纪二十　起戊申，(公元 348 年)，止庚戌(公元 350 年)，共三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戊申、公元 348 年)

1 夏，四月，林邑国进犯九真郡，官吏民众被杀掉了十分之八九。

2 赵国秦公石韬得到赵王石虎的宠爱，想立他为太子，因太子石宣年岁稍大一些，心中犹豫，不能决定。石宣曾经违背旨意，石虎发怒说："后悔没有立石韬！"石韬因此更加骄横，在太尉府建造殿堂，称为宣光殿，栋梁长达九丈。石宣看到后，大发脾气，杀死工匠，截断栋梁后离去；石韬发怒，栋梁增加到长十丈。石宣听说后，对亲信杨杯、牟成、赵生说："凶恶的小子竟然如此傲慢、刚愎自用！你们如果能杀掉他，我进入了西宫，将把石韬的封邑全部分封给你们。石韬死后，主上必定前去吊丧，我利用时机做出大事，没有不成功的。"杨杯等人答应了。

秋，八月，石韬在一个夜晚，和僚属在东明观宴饮，就住宿在佛寺中。石宣指使杨杯等人爬着小而长的梯子进去，杀死石韬，丢下刀、箭逃走了。天亮后，石宣秦报石韬死亡的消息，石虎悲哀惊讶，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次要出去参加石韬的丧礼，司空李农规劝说："杀害秦公的不知是什么人，贼人还在京城，车驾不应轻率出动。"石虎于是停止，军队严密戒备，在太武殿举行丧礼。石宣前

去吊祭石韬，不哭泣，只说“呵呵”，教人揭开单被观看尸体，大笑着离开。逮捕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人，打算把罪过推到他们身上。

石虎怀疑是石宣杀了石韬，想召见他，恐怕他不进宫，于是假称他的母亲杜皇后裴哀过度，身体衰弱，石宣不知道已被怀疑，进中宫朝见，因之被软禁。建兴人史科知道石宣等人的阴谋，告发了他；石虎命令逮捕杨杯、牟成，他们都逃走了；抓获了赵生，审问他，都供认了。石虎更为悲伤愤怒，把石宣囚禁在储藏草席的库房里，用铁环穿过他的下颔而锁住他，取来杀死石韬的刀、箭沾他的血，悲哀的喊叫声震动了宫殿。佛图澄说：“石宣、石韬都是陛下的儿子，现在为了石韬而杀死石宣，是祸上加祸。陛下如能加以慈爱和宽恕，国运还很长；如果一定要杀死石宣，石宣将会化为扫帚星，来扫除鄴宫。”石虎不听从。在鄴城北面堆积柴禾，上面架设木架，木架的顶端安装滑轮，穿上绳索，梯子靠在柴堆旁，押送石宣到柴堆下，命令石韬所宠爱的宦官郝稚、刘霸拔掉石宣的头发，扯断石宣的舌头，牵着石宣登上梯子；郝稚用绳索穿过石宣的下颔，转动滑轮绞上柴堆。刘霸砍断石宣的手和脚，挖出他的眼珠，剖开他的小腹使肠子流出来，如石韬所受到的伤害一样。四面放火，火焰冲天。石虎带头昭仪以下几千人登上中台，观看石宣被杀的过程。火熄以后，把灰烬收集起来撒在各个宫门前的交叉路口。杀死石定的妻子儿女九人。石宣的小儿子才几岁，石虎一向喜爱他，抱着他哭泣，想赦免他，石虎的大臣不同意，从石虎的怀抱中夺过来杀了他；小孩拉着石虎的衣服大声喊叫，以至拉断了衣带，石虎因此得了病。又废黜他的皇后杜氏为平民。诛杀石宣的四个卫率以下官员三百人，宦官五十人，都用车裂刑罚，拉断肢体，抛入漳水中。挖掘东宫，用来养猪养牛。东宫的十多万卫士，都贬谪到凉州去守卫边境。在这以前，赵揽对石虎说：“宫中将有变故，应该加以戒备。”等到石宣杀死石韬，石虎怀疑赵揽知道石宣的预谋却不告发，也把赵揽

杀掉了。

3 朝廷论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书左丞荀蕤曰："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乃加温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加谯王无忌前将军；袁乔龙骧将军，封湘西伯。蕤，崧之子也。

温既灭蜀，威名大振，朝廷惮之。会稽王昱以扬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为心膂，与参综朝权，欲以抗温；由是与温浸相疑贰。

浩以征北长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为吴国内史，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羨，蕤之弟；羲之，导之从子也。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浩不宜与温搆隙；浩不从。

4 燕王皝有疾，召世子俊属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资贤杰以经世务。恪智勇兼济，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阳士秋士行高洁①，忠干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

5 赵王虎议立太子，太尉张举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择。"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将军张豺曰："燕公母贱，又尝有过②；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废③，今立之，臣恐不能无微恨，陛引宜审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张豺获前赵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纳于虎，虎嬖之，生齐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为嗣，冀刘

氏为太后,已得辅政,乃说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于倡贱,故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处矣。"虎再与群臣议于东堂,虎曰:"吾欲以纯灰三斛自涤其肠,何为专生恶子,年逾二十辄欲杀父?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与张举、李农定议,令公卿上书请立世为太子。大司农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朕意矣,可令谕之。"遂立世为太子,以刘昭仪为后。

6 冬,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世子俊即位,赦境内;遣使诣建康告丧。以弟交为左贤王,左长史阳鄴为郎中令。

7 十二月,以左光禄大夫、领司徒、录尚书事蔡谟为侍中、司徒。谟上疏固让。谓所亲曰:"我若为司徒,将为后代所哂[4],义不敢拜也。"

【注释】

①阳士秋:即阳鄴。

②"燕公"句:指欲杀张贺度之事,详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

③"彭城"句:彭城公遵与从前的太子石邃为同母所生,其母被废之事详见本书第九十五卷晋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

④哂(shěn 审):讥笑。

【译文】

3 朝廷评议平定蜀地的功劳,打算把豫章郡封给桓温。尚书左丞

荀蕤说："桓温如果再平定黄河、洛阳地区，将怎么赏赐他？"于是加授桓温为征西大将军；袁乔为龙骧将军，封为汙西伯。荀蕤，是荀崧的儿子。

桓温灭蜀以后，威势名声大振，朝廷畏惧他。会稽王司马昱因为扬州刺史殷浩有很高的名声，为朝廷和民间所推重信服，提拔起来作为心腹，让他参预朝政，想用他来对抗桓温；因此和桓温逐渐互相猜疑离心。

殷浩因征北长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一向有美好的名声，擢升荀羨为吴国内史，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作为自己的助手。荀羨，是荀蕤的弟弟；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儿。王羲之认为内外协调和睦，然后国家才能安定，劝告殷浩不应和桓温结怨；殷浩不听从。

4 燕王慕容皝患病，召见世子慕容俊，嘱咐他说："现在中原没有平定，正需要凭借贤人豪杰来治理世间事务。慕容恪智勇兼备，才能足以担当重任，你可以把大权交给他，以了我的心愿！"又说："阳士秋品行高尚纯洁，忠诚干练，可以托付大事，你要好好地对待他！"九月，十七日，逝世。

5 赵王石虎商议选立太子的事；太尉张举说："燕公石斌有军事谋略，彭城公石遵有文才德行，任陛下从中选择。"石虎说："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戎昭将军张豺说："燕公的母亲出身低贱，又曾经有过失；彭城公的母亲从前因太子的事被废黜，现在立他俩，臣下恐怕他俩心中不能没有些微的怨恨，陛下应该审慎地考虑！"当初，石虎攻下上邽时，张豺俘虏了前赵君主刘曜的小女儿安定公主，姿色美丽，献给石虎，石虎宠爱她，生下齐公石世。张豺因石虎年老多病，想立石世为嗣君，希望刘氏做太后，自己得以辅佐朝政，于是对石虎说："陛下两次立太子，他们的母亲都是抵贱的歌舞女子出峰所以祸乱一个接着一个；现在应挑选母亲显贵儿子孝顺的来立为太子。"石虎说："你不要说了，我知道太子该立谁了。"石虎再次和文武官员在东堂商议，说："我想用三斛纯灰来洗涤自己的肠子，为

什么专门生凶狠的儿子,年过二十就要杀我这父亲呢?现在石世刚刚十岁,等他二十岁时,我已经老了。"于是和张举、李农作出决定,命公卿上奏疏请求立石世为太子。大司农曹莫不肯签名,石虎派张豺问他的原因,曹莫叩头说:"国家大政,不应选立年纪小的继承,所以不敢签名。"石虎说:"曹莫,是个忠臣,但没有体会我的心意;张举、李农知道我的心意了,可以让他们去开导他。"于是立石世为太子,以刘昭仪为皇后。

6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安葬燕文明王;世子慕容俊即位,赦免境内罪犯;派遣使者前往建康禀报丧事。委派弟弟慕容交担任左贤王,左长史阳鹜担任郎中令。

7 十二月,委派左光禄大夫、代理司徒、录尚书事蔡谟担任侍中、司徒。蔡谟上奏疏坚决地辞让,对所产亲近的人说:"我如果担任司徒,将为后代的人所讥笑,按大义是不敢接受的。"

五 年

1 春,正月,辛未朔[1],大赦。

2 赵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宁;诸子皆进爵为王。

故东宫高力等万余人谪戍凉州[2],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使之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因众心之怨,谋作乱东归,众闻之,皆踊抃大呼[3]。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帅众攻拔下辨[4];安西将军刘宁自安定击之,为犊所败。高力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攻陷郡县,杀长吏、二千石,长

驱而东，比至长安，众已十万。乐平王苞尽锐拒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趣洛阳。赵主虎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将军张贺度等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5]，农等大败；战于洛阳，又败，退壁成皋。

犊遂东掠荥阳、陈留诸郡，虎大惧，以燕王斌为大都督、督中外军事，统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讨之。弋仲将其众八千余人至邺，求见虎。虎病，未之见，引入领军省，赐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来击贼，当面见授方略，我岂为食来邪？且主上不见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疾见之，弋仲让虎曰："儿死，愁邪？何为而病？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之，使至于为逆；既为逆而诛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儿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乱，当先忧此，勿忧贼也！犊等穷困思归，相聚为盗，所过残暴，何所能至？老羌为汝一举了之[6]！"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虎亦不之责。于坐授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否？"乃被铠跨马于庭中，因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与斌等击犊于荥阳，大破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虎命弋仲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蒲洪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进封略阳郡公。

3 始平人马勖聚兵，自称将军，赵乐平王苞讨灭之，诛三千余家。

4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击范贲，斩之，益州平。

5 诏遣谒者陈沈如燕，拜慕容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幽·平二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

6 桓温遣督护滕畯帅交、广之兵击林邑王文于卢容⑦，为文所败，退屯九真。

【注释】

①辛未朔：正月戊寅朔，无辛未。

②高力：石宣挑选身强力壮的士兵保卫东宫，称为高力，统领高力的称作高力督。

③抃(biàn 变)：鼓掌。

④下辨：县名，治今甘肃成县西。

⑤新安：县名，治今河南渑池东。

⑥老羌：姚弋仲本为羌人首领，以年老，故自称"老羌"。

⑦卢容：县名，治今越南承天省广田县东香江与蒲江合流处。

【译文】

五年(己酉，公元349年)

1 春，正月，辛未朔，大赦天下。

2 赵王石虎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宁；各个儿子都进爵号为王。

往日东宫中的高力等一万多人，被贬谪到凉州戍守，行进到雍城，既不在赦免之列，又下令雍州刺史张茂押送他们，张茂夺走了他们的所有马匹，命令他们步行，推着上车，运粮食到戍守的地方。高力督定阳人 梁犊利用众人的怨恨心理，策划作乱，回到东方，众人听说后，都跳跃拍手，大声欢呼。梁犊于是自称为晋国征东大将军，率领部众攻下下辨；安西将军刘宁从安定出发去攻打，被梁犊打败。高力都是力气大、关于射箭的，一人可以抵挡十多人，虽然没有兵器铠甲，掠取民户的斧头，绑在一丈长的木棒上，交战时如同

有神灵保祐，所到的地方都崩溃了；戍守的兵士跟着他们，攻克郡县，杀死上层吏员和二千石长官，长驱直进，向东方开去，等到达长安，部众已有十万。乐平王石苞率领所有精锐部队抵御，一交战就失败了。梁犊于是向东穿过潼关，进逼洛阳。赵王石虎委派李农担任大都督、代行大将军事务，统领卫将军张贺度等步兵骑兵十万人，讨伐梁犊，在新安交战，李农等人大败；在洛阳交战，又失败了，退到成皋构筑壁垒防守。

梁犊于是向东掳掠荥阳、陈留各郡，石虎非常恐惧，委派燕王石斌担任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冠军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人讨伐梁犊。姚弋仲率领他的部众八千多人到达鄴城，请求进见石虎。石虎生病，没有会见他，把他带到领军将军处理事务的处所，将自己的食物赏赐给他。姚弋仲发怒，不吃这些东西，说："主上征召我来攻打贼人，应该当面指示策略，我难道是为了这些食物来的吗？而且主上不会见我，我怎么知道他是死是活呢？"石虎带病勉强会见他，姚弋仲责备石虎说："儿子死了，心中忧愁吗？为什么得了病呢？儿子年幼时，不挑选善良的人教导他，致使他成为叛逆；即然成为叛逆而杀了他，又何必为之忧愁呢？况且你长期害病，所立的太子年幼，你如果不能痊愈，天下必然大乱，应该首先担忧的是这件事，不要担心贼人。梁犊等人受到逼迫，想要归家，聚在一起做强盗，所经过的地方残杀暴虐，怎么能达到目的？老羌替你一战解决。"姚弋仲性格耿直，对人不分产酝贵卑贱都称为"你"，石虎不责备他。在座位上委任他为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赐给他铠甲战马。姚弋仲说："你看老羌能不能打败贼人？于是穿上铠甲，在庭院中跨上战马，抽打马匹，向南奔驰，不告辞一声就出去了。和石斌等人到洛阳攻打梁犊，把他打得大败，斩下梁犊的首级后返回，征讨他残余的党羽，全部剿灭了。石虎命令姚弋仲可以带剑穿鞋上殿，入宫朝见不必碎步快走，进封爵为西平郡公；蒲洪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进封爵为略阳

郡公。

3 始平人马勖聚集兵马，自称为将军，赵国乐平王石苞出军征讨，消灭了他，诛杀三千多家。

4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攻打范贲，杀死了他，益州平定。

5 下诏派遣谒者陈沈到燕国，任命慕容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幽·平二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

6 酿温派遣督护滕畯率领交州、广州的军队，到卢容攻打林邑王范文，被范文打败，退到九真驻守。

7 乙卯，赵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燕王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诏辅政。

刘后恶斌辅政，恐不利于太子，与张豺谋去之。斌时在襄国，遣使诈谓斌曰："主上疾已渐愈，王须猎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猎、嗜酒，遂留猎，且纵酒。刘氏与豺因矫诏称斌无忠孝之心，免官归第，使豺弟雄帅龙腾五百人守之。

乙丑，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问："遵至未？"左右对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见之！"

虎临西阁，龙腾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求？"皆曰："圣体不安，宜令燕王入宿卫，典兵马。"或言："乞以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内邪？召以来！"左右

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辇迎之，当付玺绶。"亦竟无行者。寻惛眩而入。张豺使张雄矫诏杀斌。

戊辰，刘氏复矫诏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统叹曰："乱将作矣，吾无为预之。"仰药而死。

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刘氏为皇太后。刘氏临朝称制，以张豺为丞相；豺辞不受，请以彭城王遵、义阳王鉴为左右丞相，以尉其心，刘氏从之。

豺与太尉张举谋诛司空李农，举素与农善，密告之；农奔广宗[1]，帅乞活数万家保上白[2]，刘氏使张举统宿卫诸军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以为己副。

彭城王遵至河内，闻丧；姚弋仲、蒲洪、刘宇及征虏将军石闵、武卫将军王鸾等讨梁犊还，遇遵于李城[3]，共说遵曰："殿下长且贤，先帝亦有意以殿下为嗣；正以末年惛惑，为张豺所误。今女主临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殿下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其谁不开门倒戈而迎殿下者？"遵从之。

【注释】

①广宗：县名，治今河北威县东。

②乞活：西晋末李恽、田徽率领的流民的后裔，屯聚在上白（在今河北威县南）。

③李城：即今河南温县县城。

【译文】

7初九,赵王石虎病情十分严重,委派彭城王石遵担任大将军。镇守函谷关以西地区;燕王石斌担任丞相、录尚书事;张豺担任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一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

刘皇后厌恶石斌辅佐朝政,恐怕他对太子造成威胁,和张豺密谋除掉他。石斌这时住在襄国,就派遣使者欺骗石斌说:"主上的疾病已经逐渐痊愈,你如想打猎,可以稍微停留一段时间。"石斌一向喜爱打猎、饮酒,于是留下来打猎,并且放纵地饮酒。刘氏和张豺乘机假称诏令,说石斌没有忠诚孝顺的心意,免去官职,回到私宅,命令张豺的弟弟张雄率领五百名勇猛的兵士看守他。

十九日,石遵从幽州到鄴城,下令他到朝堂接受任命,配备给他宫廷卫士三万人,派他赴任,石遵流着眼泪离去。这一天,石虎的病情稍微好转:"石遵到了没有?"左右的人回答说:"已经离开很久了。"石虎说:"很遗憾没有见到他!"

石虎到太武殿的西阁,龙腾中郎二百多人排列着跪在他的面前,石虎问:"有什么请求?"都说:"圣上的身体欠安,应该命令燕王入宫警卫,掌管军队。"有人说:"请求立燕王为皇太子。"石虎说:"燕王不在宫内吗?召唤他前来!"左右的人说:"燕王喝酒喝醉了,不能进宫。"石虎说:"赶快用我的车去接他,我将把印玺交给他。"也终究没有人去。不久,石虎神智不清,返回宫中。张豺指使张雄假托诏令,杀死石斌。

二十二日,刘氏又假托诏令,任命张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如同霍光辅佐朝政的旧例。侍中徐统叹息说:"祸乱次要爆发了,我没有办法干预。"服下毒药而死。

二十三日,石虎去世,太子石世即位,尊崇刘氏为皇太后。刘氏亲临朝廷,处理朝政,委派张豺担任丞相;张豺推辞,不接受,请求委派彭城王石遵、义阳王石鉴为左右丞相,来安抚他们的心,刘氏听从了他建议。

张豺和太尉张举商议诛杀司空李农，张举和李农一向友好，秘密地告诉了他；李农逃到广宗，率领几万家乞活流民，据守上白，刘氏命令张举统领保卫宫廷的各军包围李农。张豺作用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作为自己的副手。

彭城王石遵到达河内，得知丧事；姚弋仲、蒲洪、刘宁和征虏将军石闵、武卫将军王鸾等人讨伐梁犊返回，在李城遇到石遵，一同劝石遵说："殿下年长，而且贤明，先帝也曾有心以殿下为嗣君；只因为晚年神智不清，心中迷惑，被张豺所左右。现在女主掌管朝政，奸臣当权，上白的战事相持不下，京师的守卫空虚，殿下如果宣布张豺的罪过，击彭前往讨伐他，谁不打开城门，倒转武器来迎接殿下呢？"石遵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遵自李城举兵[1]，还趋邺，洛州刺史刘国帅洛阳之众往会之。檄至邺，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丙戌，遵军于荡阴，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耆旧、羯士皆曰："彭城王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守城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张离亦帅龙腾二千，斩关迎遵。刘氏惧，召张豺入，对这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殡，而祸难至此！今嗣子冲幼，托之将军；将军将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诏，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己丑，遵至安阳亭[2]，张豺惧而出迎，遵命执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开太武前殿，擗踊尽哀[3]，退如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假刘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

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于是遵即位，大赦，罢上白之围。辛卯，封世为谯王，废刘氏为太妃；寻皆杀之。

李农来归罪，使复其位。尊母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为皇太子。以义阳王鉴为侍中、太傅，沛王冲为太保，乐平公苞为大司马，汝阴王琨为大将军，武兴公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

甲午，邺中暴风拔树、震电，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晖华殿灾，及诸门观阁荡然无余，乘舆服御，烧者太半，金石皆尽，火月余乃灭。

时沛王冲镇蓟，闻遵杀世自立，谓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辄废而杀之，罪莫大焉！其敕内外戒严，孤将亲讨之。"于是留宁北将军沐坚戍幽州④，帅众五万自蓟南下，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至常山，众十余万，军于苑乡⑤；遇遵赦书，冲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复追，何为复相残乎？吾将归矣。"其将陈暹曰："彭城篡弑自尊，为罪大矣！王虽北旆，臣将南辕，俟平京师，擒彭城，然后奉迎大驾。"冲乃复进。遵驰遣王擢以书喻中，冲弗听。遵使武兴公闵及李农帅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⑥，冲兵大败；获冲于元氏⑦，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

【注释】

①"遵自"句：据其他版本及下文日辰，此句前脱"五月"二字，译文据补。

②安阳亭：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邺县附近。

③擗(pǐ 劈)：踊：悲痛时捶胸顿足。

④沐(shù 述)：姓氏。

⑤苑乡：城名，在今河北任县东北。

⑥平棘：县名，治今河北赵县东南。

⑦元氏：县名，治今河北元氏西北。

【译文】

（五月），石遵从李城起兵，赶回鄴城，洛州刺史刘国率领洛阳的军队前去会合。檄文到了鄴城，张豺很恐惧，派人骑快马召回在上白的军队。十一日，石遵驻扎在荡阴，兵士九万人，石闵充当前锋。年高有德望的人、羯族兵士都说："彭城王前来奔丧，我们应当出城迎接，不能替张豺守卫城池！"越过城墙出去，张豺斩杀这些人，但不能阻止。张离也率领二千勇猛的兵士，闯开城门迎接石遵。刘氏恐惧，召张豺进宫，对着他悲伤地哭泣说："先帝的灵柩还没安葬，祸难却到了这个地步！现在继位的君主年纪幼小，把他托付给了将军；将军该怎么办呢？想加授给石遵重要的职位，能够止息祸难吗？"张豺惊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说"是、是"。于是下诏，委派石遵担任丞相，兼任大司马、大都督、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授黄钺、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十四日，石遵到达安阳亭，张豺恐惧，出城迎接，石遵命令逮捕了他。十五日，石遵穿着铠甲阅兵，从凤阳门进城，登上太武前殿，捶胸顿足地大声号哭，然后退到太武殿的东阁。在平乐市斩杀张豺，夷灭他的三族。假称刘氏的命令说："继位的君主年幼，是先帝凭着私人的恩宠授给他的，皇帝的基业至关重大，不是他所能担当的；应由石遵继承帝位。"于是，石遵即位，大赦境内，撤除对上白的包围。十六日，封石世为谯王，废黜刘氏为太妃；不久，都杀掉了。

李农前来请求治罪，下令恢复他的职位。尊崇母亲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子张氏为皇后，从前燕王石斌的儿子石衍为皇太子。委派义阳王石鉴担任侍中、太傅，沛王石冲担任太保，乐平公石苞担任

大司马，汝阴王琨担任大将军，武兴石闵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

十九日，邺城刮起暴风，拔掉树木，雷电交加，降下的冰雹和盆子、升子一样大。太武晖华殿发生火灾，各宫门和亭台楼阁都被烧毁，皇帝的车辆服饰，烧了一大半，金石器具，都烧光了，大火一个多月才扑灭。

这时，沛王石冲镇守蓟城，听说石遵杀死石世自己称帝，对他的僚属说："石世接受先帝的命令，石遵擅自废黜，并杀死他，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下令内外严密戒备，我将亲自讨伐他。"于是留下宁北将军沭坚防守幽州，率领五万军队从蓟城南下，发布檄文到燕、赵地区，所到之处，响应者如云彩汇集。等到了常山，部众达到十多万，驻扎在苑乡；遇到石遵赦免的诏书传来，石冲说："都是我的弟弟；死了的人不能再复活，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呢？我还是回到蓟城去。"他的部将陈暹说："彭城王杀害君主，自己即位，罪过大极了！即使大王回到北方，臣下将向南行进，等到平定京城，擒获彭城王，然后再恭敬地迎接您的车辆。"石冲于是又向前进军。石遵派遣王擢骑着快马带上书信，来说服石冲，石冲不听从。石遵命令武兴公石闵和李农率领十万精锐的兵士，讨伐石冲，在平棘交战，石冲的军队大败；在元氏擒获石冲，赐令他自杀；活埋了他的兵士三万多人。

武兴公闵言于遵曰："蒲洪，人杰也；今以洪镇关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国家之有。此虽先帝临终之命，然陛下践祚，自宜改图。"遵从之，罢洪都督，余如前制。洪怒，归枋头，遣使来降。

燕平狄将军慕容霸上书于燕王俊曰："石虎穷凶极暴，天之所弃，余烬仅存，自相鱼肉。今中国倒悬，企望仁恤，若大军一振，势必投戈。"北平太守孙兴亦表言："石氏大乱，宜以时进取中原。"俊以新遭大丧，弗许。霸驰诣龙城，言于俊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万一石氏衰而复兴，或有英雄据其成资，岂惟失此大利，亦恐更为后患。"俊曰："鄴中虽乱，邓恒据安乐[1]，兵强粮足，今若伐赵，东道不可由也，当由卢龙[2]，卢龙山径险狭，虏乘高断要，首尾为患，将若之何？"霸曰："恒虽欲为石氏拒守，其将士顾家，人怀归志，若大军临之，自然瓦解。臣请为殿下前驱，东出徒河，潜趣令支，出其不意，彼闻之，势必震骇，上不过闭门自守，下不免弃城逃溃，何暇御我哉？然则殿下可以安步而前，无复留难矣。"俊犹豫未决，以问五材将军封奕，对曰："用兵之道，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是故以大吞小，犹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乱，犹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来，积德累仁，兵强士练。石虎极其残暴，死未瞑目，子孙争国，上下乘乱。中国之民，坠于涂炭，延颈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扬兵南迈，先取蓟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怀抚遗民，彼熟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党将望旗冰碎，安能为害乎？"从事中郎黄泓曰："今太白经天[3]，岁聚毕北[4]，阴国受命[5]，此必然之验也，宜速出师，以承天意。"折冲将军慕舆根曰："中国之民困于石氏之乱，感思易主以救汤火之急，此千载一时，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来，招贤养民，务农训兵，正俟今日。今时至不取，更复顾虑，岂

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邪？将大王不欲取天下也？"俊笑而从之。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左长史阳鄯为辅义将军，谓之"三辅"。慕容霸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选精兵二十余万，讲武戒严，为进取之计。

8 六月，葬赵王虎于显原陵，庙号太祖。

【注释】

①安乐：县名，治今北京顺义西北。

②卢龙：塞名，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

③太白：即金星，一名启明星。古代星象学家认为太白星主杀伐，当它横跨天际时必有战争发生。

④岁：即岁星。毕：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八颗。

⑤阴国：古人把昴(mǎo 卯)星(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四颗)与毕星之间的天际称作天街，天街之阴便为阴国，而地上与之对应的国家可以得到上天的赞助，受命而王。

【译文】

武兴公石闵对石遵说："蒲洪，是个杰出的人才；现在作用蒲洪镇守关中，臣下恐怕秦州、雍州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拥有的了。这虽然是行帝临终时的命令，但陛下登位，自然应该加以改变。"石遵听从他的建议，罢免了蒲洪的都督职位，其余的职位还如从前一样。蒲洪发怒，回到枋头，派遣使者前来晋国投降。

燕国平狄将军慕容霸上秦章给慕容俊说："石虎穷凶极恶，遭到上天的抛弃，残余的子孙仅能生存，却自相残杀。现在中原民众如同倒悬着一段，盼望得到仁慈的抚恤，如果大军一发动，他们势必放下武器。"北平太守孙兴也进言说："石氏大乱，应及时进军夺取中原。"慕容俊因刚遭到重大丧事，不同意。慕容霸骑马赶到龙城，对慕容俊说："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的，是时机。万一石氏衰落

后重新兴盛，或者有英雄豪杰占有他现成的基业，哪里只是失去了这个大利益，也恐怕更会成为今后的祸患。”慕容俊说：“鄴城虽然混乱，但邓恒占据安乐，兵力强大，粮食充足，现在如果讨伐赵国，东边的道路不能走，应当走卢龙；卢龙的山路险要狭窄，贼寇凭着高处拦腰切断，首尾都受到祸难，将怎么办呢？”慕容霸说：“邓恒虽然想为石氏防守，他的将领士兵顾念家庭，人人怀着归家的心意，如果大军赶到，自然土崩瓦解。臣下请求充当殿下的前驱，从徒河向东出发，秘密地赶往令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得知后，势必震惊恐惧，最好的办法不过是关上城门防守，在这以下的办法，不免是放弃城池，逃跑溃散，哪里有时间抵御我们呢？那么，殿下就可以安然前进，不再有什么阻碍了。”慕容俊犹豫不决，询问五材将军封奕的意见，回答说：“用兵的办法，敌从强大就用智谋，敌人弱小就用声势。所以力量大的吞并力量小的，如同豺狼吃小猪；内部安宁的取代内部混乱的，如同太阳消融冰雪。大王从上代以来，积累仁德，兵强马壮。石虎残暴到了极点，死上眼睛还没闭上，子孙就争夺国家大权，上下背离混乱。中原的民众，陷入泥潭火坑之中，伸长脖子、踮起脚尖，等待拯救。大王如果发兵向南迈进，首先夺取蓟城，然后逼向鄴城，宣扬声威德行，安抚残余的民众，他们谁不扶老携幼来迎接大王呢？凶恶的贼寇将会望见旌旗就像冰块一样地破碎，哪里能伤害我们呢？”从事中郎黄泓说：“现在太白星横跨天际，岁星行到毕星的北面，与阴国对应的国家接受天命，这是必定要应验的，应该迅速出兵，来顺应天意。”折冲将军慕舆根说：“中原的民众为石氏的内乱所困扰，都盼望改换君主，来解救如同落进开水中的急难，这是一千年才可遇到的机会，不可失去。从武宣王以来，招纳贤明的士人，使民众休养生息致力于农业，训练军队，正是等待今天这样的机会。现在时机到来不去利用，却反而顾虑重重，是天意不想让天下平定呢？还是大王不想夺取天下呢？”慕容俊笑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委派慕容恪担任辅国将军，慕容评担任辅弼将

军，左长史阳骞担任辅义将军，称为“三辅”。慕容霸担任前锋都督、建锋将军，挑选二十多万精锐的兵士，加强训练，严密戒备，做进军的准备。

8 六月，将赵王石虎安葬在显原陵，庙号称为太祖。

9 桓温闻赵乱，出屯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赵扬州刺史王浃举寿春降；西中郎将陈逵进据寿春。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即日戒严，直指泗口[1]。朝议以裒事任贵重，宜先遣偏师。裒奏言：“前已遣督护王颐之等径造彭城，后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今宜速发，以成声势。”秋，七月，加裒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裒帅众三万，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

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光禄大夫蔡谟独谓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其人曰：“何谓也？”谟曰：“夫能顺天乘时济群生于艰难者，非上圣与英雄不能为也，自余则莫若度德量力。观今日之事，殆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财殚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忧及朝廷乎！”

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求援于褚裒，裒遣部将王龛、李迈将锐卒三千迎之。赵南讨大都督李农帅骑二万与龛等战于代陂[2]，龛等大败，皆没于赵。八月，裒退屯广陵。陈逵闻之，焚寿春积聚，毁城遁还。裒上疏乞自贬，诏不许；命裒还镇京口，解征讨都督。时河北大乱，遗民二

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会裒已还，威势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

10 赵乐平王苞谋帅关右之众攻邺，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固谏，苞怒，杀光等百余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杰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帅众赴之。

11 杨初袭赵西城；破之。

12 九月，凉州官属共上张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华屡以钱帛赐左右宠臣；又喜博弈，颇废政事。征事索振谏曰③："先王夙夜勤俭以实府库，正以雠耻未雪，志平海内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强寇侵逼，赖重饵之故，得战士死力，仅保社稷。今蓄积已虚而寇雠尚在，岂可轻有耗散，以与无功之人乎？昔汉光武躬亲万机，章奏诣阙，报不终日，故能隆中兴之业。今章奏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于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华谢之。

【注释】

①泗口：地名，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即古泗水入淮水之口。

②代陂：今地不详，待考。

③征事：职官名。自汉代以来，为丞相官属。前凉因张重华丞相，故设置此官。

【译文】

9 桓温得知赵国的内部混乱，出兵驻扎到安陆，派遣各将领攻取北方。赵国扬州刺史王浹献出寿春投降；西中郎将陈逵进军，占据

寿春。征北大将军褚裒上奏章请求征伐赵国，当日严密戒备，一直逼向泗口。朝中议论认为褚裒身分尊贵、职责重大，应该首先派遣非主力部队。褚裒上奏章说："先前派遣督护王顾之等人直接开到彭城，随后又派遣督护麋嶷进军占据下邳，现在应迅速进发，以便造成声势。"秋，七月，加授褚裒为征讨大都督，统领徐、兖、青、扬、豫五州一切军务。褚裒率领三万军队，直接开到彭城，北方来归降的官吏民众，每日以千计数。

朝廷和民间人士都认为中原很快就可以收复，唯独光禄大夫蔡谟对他所亲近的人说："胡人消灭了，实在是大喜事，不过恐怕给朝廷留下另外的忧患。"那人说："你指的是什么忧患？"蔡谟说："能顺从天意、利用时机把民众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的，不是圣人和英雄豪杰是不能做到的，其他的人就不如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估计一下自己的能力后再行事。观察现在的情势，恐怕不是时下有声望的人所能做到的，必将随所得的土地分别防守，劳累民众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不久，才干低下，谋略浅短，不能和志向相应，物资财力耗尽，智慧勇气全部枯竭，怎么能不造成朝廷的忧患呢？"

鲁郡五百多家民户，共同起兵归附晋国，向褚裒求援，褚裒派遣部将王龛、李迈率领三千精锐的兵士迎接他们。赵国南讨大都督李农率领二万骑兵，和王龛等人在代陂交战，王龛等人大败，都被赵国军队杀死。八月，褚裒退到广陵驻守。陈逵得知后，焚烧寿春积蓄的物资，毁坏城池逃回。褚裒上奏疏请求贬降自己的职位，下诏不批准；命令褚裒回到京口镇守，解除征讨都督一职。当时，黄河以北大乱，残余的民众二十多万人渡过黄河，想来归附，恰巧褚裒已返回，声势不相连接，都不能自救，差不多死光了。

10 赵国乐平王石苞策划率领函谷关以西的军队攻打郿城，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人坚决劝阻，石苞发怒，杀了石光等一百多人。石苞本性贪婪，没有计谋，雍州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物知道他不能成功，都派遣使者报告晋国，梁州刺司司马勋率领部众赶往关

中。

11 杨初袭击赵国的西城；攻下来了。

12 九月，凉州的官属共同拥戴张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张重华多次把金钱布匹赏赐给身边宠爱的臣子；又喜爱博戏和下棋，时常荒废政事。征事索振规劝说："先王早晚勤劳节俭，来充实仓库的积蓄，只是因为仇恨耻辱没有洗刷，立志平定天下的缘故。殿下刚继位时，强大的贼寇侵犯进逼，依靠重金赏赐的缘故，使得战士们拼命效力，终于保住了国家。现在储蓄已经空虚，而敌寇还存在，怎么能轻易消耗财物，给予没有功劳的人呢？从前汉光武帝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奏章送到宫中，批复不超过一天，所以能建立重新兴盛的业绩。现在奏章搁置，动不动就是个把月、两三个月，下面的情况不能传到上面，受诬陷的人在监狱中受难，恐怕不是圣明的君主所当做的事。"张重华向他道谢。

13 司马勋出骆谷[1]，破赵长城戍[2]，壁于悬钩[3]。去长安二百里，使治中刘焕攻长安，斩京兆太守刘秀离，又拔贺城[4]；三辅豪杰多杀守令以应勋，凡三十余壁，众五万人。赵乐平王苞乃辍攻邺之谋，使其将麻秋、姚国等将兵拒勋。赵主遵遣车骑将军王朗帅精骑二万以讨勋为名，因劫苞送邺。勋兵少，畏朗不敢进；冬，十月，释悬钩，拔宛城，杀赵南阳太守袁景，复还梁州。

14 初，赵主遵之发李城也，谓武兴公闵曰："努力！事成，以尔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闵恃功，欲专朝政，遵不听。闵素骁勇，屡立战功，夷、夏宿将皆惮之。既为都督，总内

外兵权，乃抚循殿中将士，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爵关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题名善恶以挫抑之，众咸怨怒。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劝遵稍夺闵兵权，闵益恨望，准等咸劝诛之。

十一月，遵召义阳王鉴、乐平王苞、汝阴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议于郑太后前，曰："闵不臣之迹渐著，今欲诛之，如何？"鉴等皆曰："宜然！"郑氏曰："李城还兵，无棘奴[5]，岂有今日？小骄纵之，何可遽杀？"鉴出，遣宦者杨环驰以告闵。闵遂劫李农及右卫将军王基密谋废遵，使将军苏彦、周成帅甲士三千人执遵于南台[6]。遵方与妇人弹棋[7]，问成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鉴能几时！"遂杀之于琨华殿，并杀郑太后、张后、太子衍、孟准、王鸾及上光禄张斐[8]。

鉴即位，大赦。以武兴公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司空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闿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

15 秦、雍流民相帅西归，路由枋头，共推蒲洪为主，众至十余万。洪子健在邺，斩关出奔枋头。鉴惧洪之逼，欲以计遣之，乃以洪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牧，领秦州刺史。洪会官属，议应受与不；主簿程朴请且与赵连和，如列国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为天子邪？而云列国乎？"引朴斩之。

【注释】

①骆谷：又名傥骆道。自今陕西周至西南，循骆谷水、傥水河谷，至今洋县，是秦岭南北交通要道。

②长城戍：在今陕西周至西南。

③悬钩：在今陕西周至西南骆谷北口。

④贺城：今地不详，待考。

⑤棘奴：石闵的乳名。

⑥南台：即金雀台。

⑦弹棋：古代的一种博戏。起于汉成帝之时，白黑棋子各六枚，由两人对局。至魏改用十六枚棋子，至唐又增为二十四枚棋子。其术至宋已失传。

⑧上光禄：即上光禄大夫。石虎设置上、中光禄大夫，地位在左、右光禄大夫之上。

【译文】

13 司马勋出兵到骆谷，攻破赵国的长城戍，在悬钩安营扎寨，距离长安二百里，命令治中刘焕攻打长安，斩杀京兆太守刘秀离，又攻下贺城；三辅地区不少有势力的人物诛杀郡守县令，来响应司马勋，共有三十多个营垒，部众五万人。赵国乐平王石苞于是中止了攻打鄄城的计划，命令他的将领麻秋、姚国等人率领军队抵御司马勋。赵国君主石遵派遣车骑将军王朗率领二万精锐的骑兵，以讨伐司马勋为名，乘机劫持石苞，送到鄄城。司马勋的兵力少，害怕王朗，不敢前进；冬，十月，放弃悬钩，攻下宛城，杀死赵国南阳太守袁景，又回到梁州。

14 当初，赵国君主石遵从李城出发，对武兴公石闵说："努力吧！事情成功了，立你为太子。"随后，立了太子石衍。石闵仗恃功劳，想掌管朝政，石遵不准许。石闵一向英勇善战，屡次建立战功，夷人、汉族将领都畏惧他。担任都督后，总揽内外兵权，就安抚、结交宫中将领士兵，上奏章举荐他们都做殿中员外将军，封为关外侯。石遵不怀疑他，却在他列举的名单上注明各人的善恶，来贬抑他们，众

人都怨恨愤怒。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劝说石遵逐步剥夺石闵的兵权，石闵更加怨恨，孟准等人都劝石遵诛杀石闵。

十一月，石遵召集义阳王石鉴、乐平王石苞、汝阴王石琨、淮南王石昭等人入宫，在郑太后面前商议，说："石闵叛逆的行迹逐渐显露，现在打算诛杀他，怎么样？"石鉴等人都说："应该这样。"郑氏说："从李城发兵回来，没有棘奴，哪里有今天？可稍微宽恕他，怎么能突然杀掉？"石鉴出宫后，派遣宦官杨环骑马转告石闵。石闵于是劫持李农和右卫将军王基，秘密策划废黜石遵，命令将军苏彦、周成率领披甲的战士三千人，在南台逮捕石遵。石遵正在同妇人玩弹棋游戏，问周成说："谋反的是谁？"周成说："义阳王石鉴将即位。"石遵说："我尚且如此，石鉴能在位几天！"石闵在琨华殿杀了石遵，并且杀掉郑太后、张皇后、太子石衍、孟准、王鸾和上光禄大夫张斐。

石鉴即位，大赦境内。委派武兴公石闵担任大将军，封为武德王；司空李农担任大司马，一同统领尚书奏事。郎闿担任司空，秦州刺史刘群担任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担任中书监。

15 秦州、雍的流民相继回到西方，路过枋头，共同推举蒲洪为首领，部众达到十多万。蒲洪的儿子蒲健在郫城，闯过关卡逃到枋头。石鉴畏惧蒲洪的逼迫，想用计策送走他，于是委派蒲洪担任都督关中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牧，兼任秦州刺史。蒲洪召集官属，商议是否应该接受委任；主簿程朴请求暂且和赵国联合，如同诸侯国，分开境域自治。蒲洪说："我不配做天子吗？怎么说是诸侯国呢？"拉出程朴，杀了他。

16 都乡元侯褚裒还至京口，闻哭声甚多，以问左右，对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惭愤发疾；十二月，己酉，卒。

以吴国内史荀羡为使持节、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时年二十八，中兴方伯未有如羡之少者。

17 赵主鉴使乐平王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攻石闵、李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惧，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杀苞。

新兴王祗，虎之子也，时镇襄国，与姚弋仲、蒲洪等连兵，移檄中外，欲共诛闵、农；闵、农以汝阴王琨为大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帅步骑七万分讨祗等。

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皆杀之。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帅羯士三千伏于胡天[1]，亦诛诛闵、农。鉴在中台，伏都帅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伏都毁阁道，临问其道。伏都曰："李农等反，已在东掖门，臣欲帅卫士讨之，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上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铢帅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杀己，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

闵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以给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孙、刘搆逆，支党伏诛，良善一无预也。今日已后，与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2]，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

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18 燕王俊遣使至凉州，约张重华共击赵。

19 高句丽王钊送前东夷护军宋晃于燕，燕王俊赦之，更名曰活，拜为中尉。

【注释】

①胡天：当为宫廷中署舍之名。

②赵人：指汉族人。

【译文】

16 都乡元侯褚裒回到京口，听到很多哭声，询问左右的人，回答说：“都是在代陂战死的兵士的家属。”褚裒惭愧悲愤，引起疾病；十二月，初七，去世。委派吴国内史荀羨担任使持节、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荀羨当时二十八岁，自建都建康以来，镇守一方的军政长官中，没有像荀羨这样年青的。

17 赵国君主石鉴命令乐平王石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乘夜晚到琨华殿攻打石闵、李农，不能攻下，宫廷中一片混乱。石鉴恐惧，假装不知已发生的事情，夜里在西中华门杀了李松、张才，并杀了石苞。

新兴王石祗，是石虎的儿子，这时镇守襄国，和姚弋仲、蒲洪等人联合，发布檄文到京城内外，想共同诛杀石闵、李农；石闵、李农委派汝阴王石琨担任大都督，和张举以及侍中呼延盛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分别讨伐石祗等人。

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策划诛杀石闵、李农；石闵、李农全部杀了他们。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人率领三千羯族士兵，埋伏在胡天，也想诛杀石闵、李农。石鉴正在中台，孙伏都率领三十多人，将要登上台阁挟持石鉴，去攻打石闵、李农。石鉴看见孙伏都毁坏楼阁之间以木架空的通道，前去询问他的原因。孙伏都说："李农等人反叛，已经到了东掖门，臣下打算率领卫士讨伐他们，特地先行禀报。"石鉴说："你是功臣，好好地为我展示才能，我从台上观看，你不要担心没有报答。"于是，孙伏都、刘铢率领部众攻打石闵、李农，不能攻下，驻扎在凤阳门。石闵、李农率领几千部众，毁坏金明门后进宫。石鉴害怕石闵杀害自己，派人骑马召唤石闵、李农，开门放进他俩，对他俩说："孙伏都反叛，你们应迅速讨伐他。"石闵、李农进攻，杀了孙伏都等人，从凤阳门到琨华殿，尸体互相连接，鲜血流成了沟渠。向宫廷内外夷人宣布禁令，胆敢拿起武器的斩首。胡人有的闯开城门、有的越过城墙逃出，多得难以计数。

石闵命令尚书王简、少府王郁率领几千部众，在御龙观看守石鉴，把食物吊上去给他吃。向城中下令说："近日孙伏都、刘铢反叛，党羽被杀，善良的人没有一个参与。从今天以后，和朝廷一条心的留下，不一条心的，随各人前往想去的地方。已下令城门，不再加以禁止。"于是，一百里之内的赵国人都进入城内，胡人、羯人离开的堵满城门。石闵知道胡人不会为自己效力，下令到京城内外："赵国人斩下一颗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的，文官擢升三级，武官都任命为牙门。"一日之内，斩下的首级有几万颗。石闵亲自率领赵国人诛杀胡人、羯人，不分贵贱、男女、老幼，全部斩杀，死的人有二十多万，尸体丢在城外，全被野狗豺狼吃掉。对驻扎在各地的胡人、羯人，石闵都用信件命令做将帅的赵国人，诛杀他们，一些鼻梁高、胡须多的汉族人，有一半被滥杀。

18 燕王慕容俊派遣使者到凉州，邀约张重华一道攻打赵国。

19 高句丽王高钊，把曾任东夷护军的宋晃送给燕国，燕王慕容

俊赦免了宋晃,改名为宋活,任命为中尉。

六 年

1 春,正月,赵大将军闵欲灭去石氏之迹,托以谶文有"继赵李",更国号曰卫,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龙。太宰赵庶、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大夫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及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汝阴王琨奔冀州。抚军将军张沈据滏口[1],张贺度据石渎[2],建义将军段勤据黎阳,宁南将军杨群据桑壁[3],刘国据阳城,段龛据陈留,姚弋仲据滠头,蒲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皆不附于闵。勤,末柸之子;龛,兰之子也。

王朗、麻秋自长安赴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人。朗奔襄国。秋帅众归邺,蒲洪使其子龙骧将军雄迎击,获之,以为军师将军。

汝阴王琨及张举、王朗帅众七万伐邺,大将军闵帅骑千余与战于城北;闵操两刃矛,驰骑击之,所向摧陷,斩首三千级,琨等大败而去。闵与李农帅骑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渎。

闰月,卫主鉴密遣宦者赍书召张沈等,使乘虚袭邺。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并杀赵主虎二十八孙,尽灭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将军益、武卫将军若帅禁兵数千斩关奔滠头。弋仲帅众讨闵,军于混桥[4]。

司徒申钟等上尊号于闵,闵以让李农,农固辞。闵曰:

"吾属故晋人也，今晋室犹存，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尚书胡睦进曰："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大位，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混壹四海乎？"闵曰："胡尚书之言，可谓识机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兴，国号大魏。

2 朝廷闻中原大乱，复谋进取。己丑，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以蒲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蒲健为假节、右将军、监河北征讨前锋诸军事、襄国公。

3 姚弋仲，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帅众五万击洪，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称苻氏[5]。以南安雷弱儿为辅国将军；安定梁楞为前将军，领左长史；冯翊鱼遵为右将军，领右长史；京兆段陵为左将军，领左司马；天水赵俱、陇西牛夷、北地辛牢皆为从事中郎，氐酋毛贵为单于辅相。

【注释】

①滏(fǔ 抚)口：地名，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滏水(今滏阳河)，发源于此。

②石涑：地名，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鄴县城东部。

③桑壁：地名，在今河北平山东南。

④混桥：地名，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鄴县城东北。

⑤"改姓"句：蒲洪因谶文中有"草付应王"之句，其孙蒲坚背上有"草付"字，故改姓为苻"。

【译文】

六年(庚戌、公元350年)

1春,正月,赵国大将军石闵想消除石氏的痕迹,以谶文中"继赵李"的话为托辞,改国名为卫,改姓氏为李,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青龙。太宰赵庶、太尉张举、中军将军张春、光禄大夫石岳、抚军将军石宁、武卫将军张季和公侯、九卿、中层武官、勇猛的兵士等一万多人,逃往襄国。汝阴王石琨逃往冀州。抚军将军张沈据守滏口,张贺度据守石涑,建义将军段勤据守黎阳,宁南将军杨群据守桑壁,刘国据守阳城,段龛据守陈留,姚弋仲据守滠头,蒲洪据守枋头,部众各有几万,都不归附石闵。段勤,是段末柸的儿子;段龛,是段兰的儿子。

王朗、麻秋从长安赶往洛阳。麻秋接到石闵的信,诛杀王朗部众中一千多胡人。王朗逃往襄国。麻秋率领部众回鄴城,蒲洪派他的儿子龙骧将军蒲雄迎击,擒获了麻秋,任用麻秋为军师将师。

汝阴王石琨和张举、王朗率领七万部众攻打鄴城,大将军石闵率领一千多骑兵,同他们在城北交战;石闵拿着两面有刃的长矛,奔驰冲击,所到之处,都被摧毁,斩下三千颗首级,石琨等人大败而逃走。石闵和李农率领三万骑兵,到石涑讨伐张贺度。

闰月,卫国君主石鉴秘密派遣宦官带着书信,召集张沈等人,命令他们乘虚袭击鄴城。宦官把这事禀报给石闵、李农,石闵、李农骑马赶回,废黜石鉴,杀了他,并且杀了赵国君主石虎的二十八个孙子,把石氏家族的人全部消灭了。姚弋仲的儿子曜武将军姚益、武卫将军姚若率领宫廷卫士几千人闯开城门,投奔滠口。姚弋仲率领部众讨伐石闵,驻扎在混桥。

司徒申钟等人向石闵献上皇帝名号,石闵让给李农,李农坚决推辞。石闵说:"我们都是从前晋国的人,现在晋王室还存在,请让我和各位分别占据州郡,各自称为州牧、郡守、公爵、侯爵,呈递奏章,迎接晋国天子回到故都洛阳。"尚书胡睦进言说:"陛下圣明的恩德顺应上天,应该登上帝位,晋氏衰败微弱,远远地逃到长江以

南，怎么能统领英雄豪杰、统一天下呢？"石闵说："胡尚书的话，可以说是明白事理、知道天命了。"于是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兴，国号为大魏。

2 朝廷得知中原大乱，又商议进军收复失地。十七日，委派扬州刺史殷浩担任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委派蒲洪担任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蒲健担任假节、右将军、监河北征北前锋诸军事、襄国公。

3 姚弋仲、蒲洪都有占据函谷关以西地区的心意。姚弋仲派遣他的儿子姚襄率领五万部众攻打蒲洪，蒲洪迎击，打败姚襄，斩杀及俘获了三万多人。蒲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氐为苻。委派南安人雷弱儿担任辅国将军；安定人梁楞担任前将军，兼任左长史；冯翊人鱼遵担任右将军，兼任右长史；京兆人段陵担任左将军，兼任左司马；天水人赵俱、陇西人牛夷、北地人辛牢都担任从事中郎，氐族首领毛贵担任单于辅相。

4 二月，燕王俊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蠕蠕塞，俊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以慕容恪、鲜于亮为前驱，命慕舆泥槎山通道[1]。留世子晔守龙城，以内史刘斌为大司农，与典书令皇甫真留统后事。

霸军至三陉[2]，赵征东将军邓恒惶怖，焚仓库，弃安乐遁去[3]，与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蓟。徒河南部都尉孙泳急入安乐，扑灭余火，籍其谷帛。霸收安乐、北平兵粮，与俊会临渠[4]。

三月，燕兵至无终[5]，王午留其将王佗以数千人守蓟，与邓恒走保鲁口[6]。乙巳，俊拔蓟，执王佗，斩之。俊欲悉坑其士卒千余人，慕容霸谏曰："赵为暴虐，王兴师伐之，将以拯民于涂炭而抚有中州也；今始得蓟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为王师之先声也。"俊入都于蓟，中州士女降者相继。

燕兵至范阳，范阳太守李产欲为石氏拒燕，众莫为用，乃帅八城令长出降；俊复以产为太守。

产子绩为幽州别驾，弃其家从王午在鲁口。邓恒谓午曰："绩乡里在北，父已降燕，今虽在此，恐终难相保，徒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当今丧乱，而绩乃能立义捐家，情节之重，虽古烈士无以过；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赵之士闻之，谓我直相聚为贼，了无意识。众情一散，不可复集，此为坐自屠溃也。"恒乃止。午犹虑诸将不与己同心，或致非意，乃遣绩归。绩始辞午往见燕王俊，俊让之曰："卿不识天命，弃父邀名，今日乃始来邪！"对曰："臣眷恋旧主，志存微节，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义取天下，臣未谓得见之晚也。"俊悦，善待之。

俊以弟宜为代郡城郎[7]，孙泳为广宁太守，悉置幽州郡县守宰。

甲子，俊使中部侯慕容舆句督蓟中留事[8]，自将击邓恒于鲁口。军至清梁[9]，恒将鹿勃早将数千人夜袭燕营，半已得入，先犯前锋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奋击，手杀十余人，早不能进，由是燕军得严。俊谓慕容舆根曰："贼锋甚锐，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众彼寡，力不相敌，故乘

夜来战，冀万一获利。今求贼得贼，正当击之，复何所疑？王但安卧，臣等自为王破之！”俊不能自安，内史李洪从俊出营外，屯高冢上。根帅左右精勇数百人从中牙直前击早，李洪徐整骑队还助之，早乃退走。众军追击四十余里，早仅以身免，所从士卒死亡略尽。俊引兵还蓟。

【注释】

①槎(chá 查)：斜斫木口槎。

②三陉：地名，在今河北滦县境。

③安乐：当作“乐安”，城名，在今河北昌黎西南。

④临渠：城名，在今河北三河东。

⑤无终：县名，治今天津蓟县。

⑥鲁口：城名，在今河北饶阳。

⑦城郎：前燕所设官职，负责城中军政事务。

⑧侯莫：前燕所设官职，为部帅之称。

⑨清梁：城名，一作清凉，在今河北清苑东南。

【译文】

4 二月，燕王慕容俊命令慕容霸率领二万军队，从东边的道路出徒河，慕舆于从西边的道路出蠕蠕塞，慕容俊从中间的道路出卢龙塞，去征伐赵国。委派慕容恪、鲜于亮担任前锋，命令慕舆泥开通山中道路。留下世子慕容暐守卫龙城，委派内史刘斌担任大司农，和典书令皇甫真留下管辖出征后的事务。

慕容霸的军队到达三陉，赵国征东将军邓恒惊慌恐惧，焚毁仓库，放弃乐安城逃走，和幽州刺史王午一同保卫蓟城。徒河南部都尉孙泳急速进入安乐，扑灭残余的火势，抢救粮食布匹。慕容霸汇集乐安、北平的军队、粮食，和慕容俊在临渠会合。

三月，燕国军队到达无终，王午留下他的将领王佗率领几千人

守卫蓟城，和邓恒退到鲁口据守。初五，慕容俊攻下蓟城，生擒王佗，杀了他。慕容俊想把他的士兵一千多人全部活埋，慕容霸规劝说："赵国残忍暴虐，大王调发军队讨伐他们，是要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抚中原；现在刚得到蓟城就活埋他们的士兵，恐怕不能成为大王军队的好名声。"慕容俊把都城迁到蓟城，中原来归降的男女老少接连不断。

燕国军队到达范阳，范阳太守李产想要替石氏抵御燕国军队，部众没有为他效力的，于八县的县令县长出城投降；慕容俊又委派李产担任太守。

李产的儿子李绩担任幽州别驾，丢下他的家庭，跟着王午在鲁口驻守。邓恒对王午说："李绩的家乡在北方，父亲已经投降燕国，现在虽然在这里，恐怕终究难以共同守卫，徒然成为我们的拖累，不如除掉他。"王午说："这是什么话！凭着当今的死丧祸乱，李绩却能为了道义抛弃家庭，情义节操的崇高，即使是古代的坚贞不屈的刚强人物也不能超过；竟然要因猜疑杀害他，燕、赵地区的士人听说后，会说我们只是聚集在一起做盗贼的，没有一点义气和见识。众人的心意一分散，不能再凝聚到一起，这要招致自行崩溃。"邓恒才停止行动。王午仍然担心各将领不和自己同心，或许会暗中杀掉李绩，于是派李绩回去。李绩这才辞别王午，去拜见慕容俊，慕容俊责备李绩说："你不知道天命，抛弃父亲谋取名声，竟然现在才来投降！"回答说："臣下留恋旧日的主子，立志保存微小的节操，身上担负官职，怎么能背弃主子呢？殿下正以道义夺取天下，臣下不认为来拜见您晚了。"慕容俊心中高兴，优厚地对待他。

慕容俊委派弟弟慕容宜担任代郡城郎，孙泳担任广宁太守，设置了幽州的所有郡守县令。

二十四日，慕容俊命令中部俟釐慕舆句统领蓟城留守事务，亲自率军到鲁口攻打邓恒。军队到达清渠，邓恒的将领鹿勃早率领几千人，趁夜晚袭击燕国军营，一半人马已经进入，首先冲击前锋都

督慕容霸，闯进了营帐，慕容霸起身奋力反击，亲手杀掉十多人，鹿勃早不能进入，燕国军队因此得以严密戒备。慕容俊对慕舆根说："贼寇的锋芒十分锐利，应该暂且避开他们。"慕舆根严肃地说："我们兵多他们兵少，力量不相匹敌，所以才乘着夜晚前来交战，希望侥幸获胜。现在寻求贼寇就得到贼寇，正应该攻打他们，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大王只管安心地躺下，臣下等人自然会替大王打败他们！"慕容俊不能放下心来，内史李洪跟着慕容俊离开军营，驻扎到高高的坟地上。慕容霸率领左右几百名精锐勇敢的士兵，从中间的营门一直前往攻打鹿勃早，李洪慢慢地整顿骑兵队伍，回头协助慕容霸，鹿勃早才退走。各军追击了四十多里，鹿勃早仅一人逃脱，跟从他的士兵差不多全死了。慕容俊率领军队回到蓟城。

5 魏主闵复姓冉氏，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胤、明、裕皆为王。以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其子皆封县公。遣使者持节赦诸军屯[①]；皆不从。

6 麻秋说苻洪曰："冉闵、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乱未可平也。不如先取关中，基业已固，然后东争天下，谁敢敌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鸩洪，欲并其众；世子健收秋斩之。洪谓健曰："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言终而卒。健代统其众，乃去大都督、大将军、三秦王之号，称晋官爵，遣其叔父安来告丧，且请朝命。

7 赵新兴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国，改元永宁。以汝阴王琨

为相国，六夷据州郡者皆应之。祗以姚弋仲为右丞相、武赵王，待以殊礼。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士民多爱之，推弋仲以为嗣，弋仲以襄非长子，不许；请者日以千数，弋仲乃使之将兵。祗以襄为骠骑将军、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秦州牧、略阳郡公。

8 夏，四月，赵主祗遣汝阴王琨将兵十万伐魏。

9 魏主闵杀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闵遣使临江告晋曰："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应。

10 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虏其居民而还。

11 六月，赵汝阴王琨进据邯郸，镇南将军刘国自繁阳会之[2]。魏卫将军王泰击琨，大破之，死者万余人。刘国还繁阳。

12 初，段兰卒于令支，段龛代领其众，因石氏之乱，据部落南徙。秋，七月，龛引兵东据广固[3]，自称齐王。

【注释】

①诸军屯：指张沈及赫洪等人。

②繁阳：县名，在今河南内黄西北。

③广固：城名，在今山东益都西北。

【译文】

5 魏国君主石闵又改姓冉氏，尊崇母亲王氏为皇太后，立妻子董氏为皇后，儿子冉智为皇太子，冉胤、冉明、冉裕都封为王爵。委派

李农担任太宰，兼任太尉、录尚书事，封为齐王，李农的儿子都封为县公。派遣使者秉持符节赦免各处屯驻的军队；都不顺从。

6 麻秋劝苻洪说："冉闵、石祗正在对峙，中原的祸乱不能平定。不如先夺取关中，等基业牢固了，然后向东争夺天下，谁人敢以抵挡？"苻洪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久，麻秋利用宴会的机会对苻洪下毒，想吞并他的部众；世子苻健逮捕麻秋，杀了他。苻洪对苻健说："我之所以没有进入关中，是认为中原可以平定；现在不幸遭到小人的暗算。中原不是你们兄弟所能平定的，我死以后，你们赶快进入关中。"说完就死了。苻健接替父亲统领部众，于是去掉大都督、大将军、三秦王的名号，改用晋国的官爵，派遣他的叔父苻安前来报告丧事，并且请求朝廷的任命。

7 赵国新兴王石祗在襄国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宁。委派汝阴王石琨担任相国，占据州郡的各夷族都响应他。石祗委派姚弋仲担任右丞相、亲赵王，以特殊的礼遇对待他。姚弋仲的儿子姚襄，勇敢雄健，有才华谋略，官吏百姓大多喜爱他，请求姚弋仲以他为继承人，姚弋仲因姚襄不是长子，不答应；请求的人每天以千计数，姚弋仲才命令姚襄率领领军队。石祗委派姚襄担任骠骑将军、豫州刺史、新昌公。又委派苻健担任都督河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兖州牧、略阳郡公。

8 夏，四月，赵国君主石祗派遣汝阴王石琨率领十万军队讨伐魏国。

9 魏国君主冉闵杀死李农和他的三个儿子，并杀死尚书令王谟、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开。石闵派遣使者到长江边告诉晋国说："反叛的胡人扰乱中原，现在已诛杀了他们；如能共同讨伐，可以派遣军队前来。"朝廷不理睬。

10 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打魏国的合肥，攻下来了，俘获他们的居民后返回。

11 六月，赵国汝阴王石琨进军占据邯郸，镇南将军刘国从繁阳

前来同他会合。魏国卫将军王泰攻打石琨,把他打得大败,死亡的有一万多人,刘国回到繁阳。

12 当初,段兰在令支去世,段龛代领他的部众,利用石氏政权的的混乱,率领部落向南迁徙。秋,七月,段龛率领军队向东占据广固,自称为齐王。

13 八月,代郡人赵榼帅三百余家叛燕归赵并州刺史张平[1]。燕王俊徙广宁、上谷二郡民于徐无[2],代郡民于凡城[3]。

14 王朗之去长安也,朗司马杜洪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以冯翊张琚为司马;关西夷、夏皆应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赵官爵。以赵俱为河内太守,戍温;牛夷为安集将军,戍怀;治宫室于枋头,课民种麦,示无西意,有知而不种者,健杀之以徇。既而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贾玄硕为左长史,洛阳梁安为右长史,段纯为左司马,辛牢为右司马,京兆王鱼、安定程肱、胡文等为军咨祭酒,悉众而西。以鱼遵为前锋,行至盟津[4],为浮梁以济。遣弟辅国将军雄帅众五千自潼关入,兄子扬武将军菁帅众七千自轵关入。临别,执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复相见。"既济,焚桥,自帅大众随雄而进。

杜洪闻之,与健书,侮嫚之[5]。以张琚弟先为征虏将军,帅众万三千逆战于潼关之北。先兵大败,走还长安。洪

悉召关中之众以拒健。洪弟郁劝洪迎健，洪不从；郁帅所部降于健。

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蹉屯好畤，羌酋白犊屯黄白，众各数万，皆斩洪使，遣子降于健。苻菁、鱼遵所过城邑，无不降附。洪惧，固守长安。

15 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会于昌城[6]，将攻邺。魏主闵自将击之，战于苍亭[7]，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人，追斩靳豚于阴安[8]，尽俘其众而归。闵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钲鼓绵亘百余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也。

故晋散骑常侍陇西辛谧，有高名，历刘、石之世，征辟皆不就；闵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以为"物极则反，致至则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兹大捷，归身晋朝，必有由、夷之廉[9]，享松、乔之寿矣[10]。"因不食而卒。

【注释】

①槄(kē 棵)：人名。

②徐无：县名，治今河北遵化东。

③凡城：城名，在今河北平泉南。

④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上。

⑤嫚(màn 慢)：轻视、侮辱。

⑥昌城：城名，在今河北丰南县西北。

⑦苍亭：地名，在今山东莘县南古黄河边。

⑧阴安：在今河北清丰北。

⑨由、夷：即许由、伯夷。许由，古史传说中隐君子。相传尧到晚年，想传位给他，他坚辞不受，隐居于箕山。后尧又请他出山任九州长，他不屑多听，到颍水边洗耳，以示清高。伯夷，商末孤竹国君长子。其父死时，遗命立三子叔齐。伯夷、叔齐互让，相偕至周国。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而谏，未被采纳，遂逃到首

阳山(今山西永济南),不食周粟而死。

⑩松、乔:即赤松子、王子乔。赤松子,相传为神农时雨师,服水玉以教神,能入火不烧。王子乔,详见本书第八十四卷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三月条正文及注文。

【译文】

13 八月,代郡人赵榼率领三百多家叛离燕国,归降赵国并州刺史张平。燕王慕容俊把广宁、上谷二郡的民众迁到徐无,把代郡的民众迁到凡城。

14 王朗离开长安时,王朗的司马杜洪据守长安,自称晋国的征北将军、雍州刺史,任用冯翊人张琚为司马;函谷关以西的夷人、汉人都响应他。苻健打算夺取长安,恐怕杜洪知道他的计划,于是接受赵国的官职爵位。委派赵俱担任河内太守,驻守温县;牛夷担任安集将军,驻守怀县;在枋头修筑宫室,督促民众种植麦子,表示没有西进的意思,有知道他的心思不种麦子的,苻健就杀了来示众。不久,自称为晋国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委派武威人贾玄硕担任左长史,洛阳人梁安担任右长史,段纯担任左司马,辛宰担任右司马,京兆人王鱼、安定人程肱、胡文等人担任军咨祭酒,率领所有部众向西进发。任用鱼遵做前锋,行进到盟津,造浮桥渡河。派遣弟弟辅国将军苻雄率领部众五千人,从潼关进入,哥哥的儿子扬武将军苻菁率领部众七千人,从轵关进入。分别时,握着苻菁的手说:"如果事情不能成功,你死在黄河以北,我死在黄河以南,不能再相见了。"渡河后,焚烧桥梁,亲自率领大军跟着苻雄前进。

杜洪听到消息,写信给苻健,侮辱蔑视。任用张琚的弟弟张无为征虏将军,率领一万三千部众在潼关的北面迎战。张先的军队大败,逃回长安。杜洪召集关中所有的部众,来抵御苻健。杜洪的弟弟杜郁劝说杜洪迎接苻健,杜洪不听从;杜郁率领所属部队,向苻

健投降。

苻健派遣苻雄夺取渭水以北地区。氐族首领毛受驻扎在高陵，徐蹉驻扎在好畤，羌族首领白犊驻扎在黄白，部众各有几万人，都杀死杜洪的使者，派遣儿子向苻健投降。苻菁、鱼遵所经过的城池，没有不投降归附的。杜洪恐惧，固守长安。

15 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有昌城会回，将要攻打鄴城。魏国君主冉闵亲自率军攻打他们，在苍亭交战，张贺度等人大败，死亡的有二万八千人，追击靳豚到阴安，杀了他，俘获了他的所有部众后返回。冉闵的战士有三十多万，旌旗招展、战鼓雷鸣，达一百多里，即使石氏政权强盛时，也不能超过。

从前晋国的散骑常侍陇西人辛谧，有崇高的名声，经历了刘氏、石氏当权的年代，征召延聘，都不赴任；冉闵以恭敬的礼仪征召他为太常。辛谧写信给冉闵，认为“事物到了极点就会走向反面，发展到顶点就危险了。君王的功业已经完成了，应趁这次大胜利，归顺晋国，一定会有许由、伯夷的清廉，享受赤松子、王子乔的高寿。”随后就不进食而去世了。

16 九月，燕王俊南徇冀，取章武、河间。初，勃海贾坚，少尚气节，仕赵为殿中督。赵亡，坚弃魏主闵还乡里，拥部曲数千家[1]。燕慕容评徇勃海，遣使招之，坚终不降；评与战，擒之。俊以评为章武太守，封裕为河间太守。俊与慕容恪皆爱贾坚之材，坚时年六十余，恪闻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试之。坚曰：“少之时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发，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肤落毛，上下如一，观者咸服其妙。俊以坚为乐陵太守，治高城[2]。

17 苻菁与张先战于谓北，擒之，三辅郡县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长驱至长安，杜洪、张琚奔司竹[3]。

18 燕王俊还蓟，留诸将守之；俊还至龙城，谒陵庙。

19 十一月，魏主闵帅步骑十万攻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之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谏曰："胡、羯皆我之仇敌，今来归附，苟存性命耳；万一为变，悔之何及。请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以防微杜渐。"闵方欲抚纳群胡，大怒，诛謏及其子伯阳。

20 甲午[4]，苻健入长安，以民心思晋，乃遣参军杜山伯诣建康献捷，并修好于桓温。于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赵凉州刺史石宁独据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击斩之。

21 蔡谟除司徒，三年不就职；诏书屡下，太后遣使谕意，谟终不受。于是帝临轩，遣侍中纪据、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陈让。自旦至申[5]，使者十余返，而谟不至。时帝方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彪官。会稽王昱令曹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为政矣。"公卿乃奏"谟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请送廷尉以正刑书。"谟惧，帅子弟诣阙稽颡，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谟大辟；会徐州刺史荀羡入朝，浩以问羡，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有桓、文之举[6]。"浩乃止。下诏免谟为庶人。

【注释】

①部曲：本为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至魏晋时期，又成为豪门大族依附人口的称呼。这些依附者，平时为主人生产，战时为主人打仗。

②高城：县名，治今河北盐山东南。

③司竹：园林名，一名芒竹，在今陕西周至东南，周围百里。

④甲午：十一月戊戌朔，无甲午。

⑤申：时刻名，即下午三点至五点。

⑥桓、文之举：齐桓公、晋文公的举动，代指有人起兵问罪。

【译文】

16 九月，燕王慕容俊向南攻取冀州，占领了章武、河间。当初，勃海人贾坚，年青时崇尚气节，在赵国担任殿中督。赵国灭亡，贾坚离开魏国君主冉闵，回到故乡，拥有私人武装几千家。燕国慕容评攻取勃海，派遣使者召唤他，贾坚始终不归降；慕容评同他交战，擒获了他。慕容俊委派慕容评担任章武太守，封裕担任河间太守。慕容俊和慕容恪都喜爱贾坚的才能，贾坚这时已六十多岁，慕容恪听说他关于射箭，放一条牛在一百步以外来试他的箭法。贾坚说："年青时能够使箭射不中，现在老了，每每射中。"于是连射两箭，一箭擦过牛背，一箭擦过牛肚，都附着皮肤落下毛来，上下一模一样，观看的人都佩服他的奇妙。慕容俊委派机贾坚担任乐陵太守，治所设在高城。

17 苻菁和张先在渭水北面交战，擒获了他，三辅郡县中的坞堡壁垒全部投降。冬，十月，苻健长驱直入地到达长安，杜洪、张琚逃到司竹。

18 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留下各将领守卫；慕容俊回到龙城，拜谒陵墓宗庙。

19 十一月，魏国君主冉闵率领步兵骑兵十万人攻打襄国，委任他的儿子太原王冉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把投降的一千胡人配给他做部属。光禄大夫韦謏规劝说："胡人、羯人都是我们的仇敌，

现在来归附，苟且保全性命而已；万一发动叛乱，后悔就来不及了。请求诛杀、屏弃投降的胡人，去掉单于的名号，以便在危险刚有苗头时就加以制止。"冉闵正想安抚、接纳所有胡人，大发脾气，诛杀了韦謏和他的儿子韦伯阳。

20 甲午，苻健进入长安，因民众心中思念晋国，于是派遣参军杜山伯到建康报捷，并和桓温表示和好。于是，秦州、雍州的夷人、汉人都归附他，赵国凉州刺史石宁独自占据上邽，不肯投降，十二月，苻雄进击，杀了他。

21 蔡谟被任命为司徒，三年不就职；诏书屡次颁布，太后派遣使者阐明旨意，蔡谟始终不接受。于是皇帝到殿前，派遣侍中纪据、黄门郎丁纂征召蔡谟；蔡谟推说病重，派主簿谢攸去陈述辞让的心意。从早上到申时，使者来回十多趟，蔡谟仍不到。当时，皇帝才八岁，十分疲倦，问左右的人说："所召见的人怎么到现在还不来？亲临殿前什么时候能结束？"太后因君臣都疲倦了，就下诏说："如蔡谟一定不来，应说退朝。"中军将军殷浩上奏疏罢免吏部尚书江彪的官职。会稽王司马昱下令给尚书曹说："蔡公傲慢，违抗君主命令，没有臣子的礼节。如果君主在上面卑躬屈膝，大义在下面不能实行，也就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了。"公卿大臣于是上奏："蔡谟狂妄傲慢，蔑视君主，罪恶跟叛逆相同，请求送到廷尉，依法惩处。"蔡谟恐惧，带领子弟到宫殿前叩头至地，亲自到廷尉等待治罪。殷浩想对蔡谟处以死刑；正巧，徐州刺史荀羡回到朝廷，殷浩询问荀羡对这事的意见，荀羡说："蔡公今日被杀，明日必定会有齐恒公、晋文公那样的人起兵问罪。"殷浩才停止。下免免除蔡谟的官职，贬为平民。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起重光大渊献，尽阏逢摄提格，凡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

1 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2 苻健左长史贾玄硕等请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1]，表健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秦王。健怒曰："吾岂堪为秦王邪？且晋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讽玄硕等上尊号，健辞让再三，然后许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为武惠皇帝，庙号太祖；立妻强氏为天王后，子苌为太子，靓为平原公，生为淮南公，觐为长乐公[2]，方为高阳公，硕为北平公，腾为淮阳公，柳为晋公，桐为汝南公，廋

为魏公,武为燕公,幼为赵公。以苻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领车骑大将军、雍州牧、东海公;苻菁为卫大将军、平昌公,宿卫二宫[3];雷弱儿为太尉,毛贵为司空,略阳姜伯周为尚书令,梁楞为左仆射,王堕为右仆射,鱼遵为太子太师,强平为太傅,段纯为太保,吕婆楼为散骑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楼,本略阳氐酋也。

3 段龛请以青州内附;二月;戊寅,以龛为镇北将军,封齐公。

4 魏主闵攻围襄国百余日。赵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号,称赵王,遣太尉张举乞师于燕,许送传国玺;中年将军张春乞师于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帅骑二万八千救赵,诫之曰:"冉闵弃仁背义,屠灭石氏。我受人厚遇,当为复雠,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闵,若不枭擒以来,不必复见我也!"弋仲亦遣使告于燕;燕主俊遣御难将军悦绾将兵三万往会之。

冉闵闻俊欲救赵,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常炜使于燕[4]。俊使封裕诘之曰:"冉闵,石氏养息,负恩作逆,何敢辄称大号?"炜曰:"汤放桀,武王伐纣,以兴商、周之业;曹孟德养于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问?"裕曰:"人言冉闵初立,铸金为己像以卜成败,而像不成,信乎?"炜曰:"不闻。"裕曰:"南来者皆云如是,何故隐之?"炜曰:"奸伪之人欲矫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托蓍龟以自重。魏主握符玺,据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为伪,取决于金像乎?"裕曰:"传

国玺果安在?"炜曰:"在邺。"裕曰:"张举言在襄国。"炜曰:"杀胡之日,在邺者殆无孑遗;时有逃漏者,皆潜伏沟渎中耳,彼安知玺之所在乎?彼求救者,为妄诞之辞,无所不可,况一玺乎?"

俊犹以张举之言为信,乃积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诱之,曰:"君更熟思,无为徒取灰灭!"炜正色曰:"石氏贪暴,亲帅大兵攻燕国都;虽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运资粮、聚器械于东北者,非以相资,乃欲相灭也。魏主诛翦石氏;虽不为燕,臣子之心,闻仇雠之灭,义当如何?而更为彼责我,不亦异乎?吾闻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纵火,使仆得上诉于帝足矣!"左右请杀之。俊曰:"彼不惮杀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闵有罪,使臣何预焉!"使出就馆。夜,使其乡人赵瞻往劳之,且曰:"君何不以实言?王怒,欲处君于辽、碣之表[1],奈何?"炜曰:"吾结发以来,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尽言,虽沈东海,不敢避也!"遂卧向壁,不复与瞻言。瞻具以白俊,俊乃囚炜于龙城。

5 赵并州刺史张平遣使降秦,秦王以平为大将军、冀州牧。

6 燕主俊还蓟。

【注释】

①"苻健"句:刘备称汉中王的旧例,见本书第六十八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②觌(dí 敌)。

③二宫:皇宫及太子宫。

④炜(wěi 伟)。

⑤辽、碣:即辽海(渤海)、碣石(在今河北昌黎西北仙台山)。

【译文】

晋纪二十一起辛亥(公元351年),止甲寅(公元354年),共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辛亥,公元351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苻健的左长史贾玄硕等人请求依照刘备称汉中王的旧例,上奏章推举苻健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秦王。苻健发怒说:"我怎么配做秦王呢?况且晋国的使者没有回来,我的官职爵位,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不久,秘密地指使梁安暗示贾玄硕等人奉上皇帝名号,苻健再三地辞让,然后才答应。二十日,苻健登上天王、大单于的位置,国号称大秦,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皇始。追尊父亲苻洪为武惠皇帝,庙号为太祖;立妻子强氏为天王后,儿子苻苌为太子,苻觊为平原公,苻生为淮南公,苻觐为长乐公,苻方为高阳公,苻面为北平公,苻腾为淮阳公,苻柳为晋公,苻桐为汝南公,苻廋为魏公,苻武为燕公,苻幼为赵公。委派苻雄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兼任车骑大将军、雍州牧、东海公;苻菁担任卫大将军、平昌公,警卫二处宫廷;雷弱儿担任太尉,毛贵担任司空,略阳人姜伯周担任尚书令,梁楞担任左仆射,王堕担任右仆射,鱼遵担任太子太师,强平担任太傅,段纯担任太保,吕婆楼担任散骑常侍。姜伯周,是苻健的舅舅;强平,是王后的弟弟;吕婆楼,本来是略阳氐族的首领。

3 段龛请求献出青州归附晋国;二月,十三日,委派段龛担任镇北将军,封为齐公。

4 魏国君主冉闵围攻了襄国一百多天。赵国君主石祗因情况危

急，于是去掉皇帝的称号，称为赵王，派遣太尉张举向燕国请求出兵援助，许诺奉送传国玺；中军将军张春向姚弋仲请求出兵援助。姚弋仲派遣他的儿子姚襄率领二万八千骑兵救援赵国，告诫他说："冉闵背弃仁义道德，灭绝石氏家族。我受到石氏的优厚待遇，应当为石氏报仇，因年老生病不能亲自前去；你的才能强过冉闵十倍，如果不能把他杀掉或生擒过来，不要再来见我！"姚弋仲也派遣使者告诉燕国；燕王慕容俊派遣御难将军悦绾率领三万军队前去会合。

冉闵听说慕容俊要援助赵国，派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人常炜出使到燕国。慕容俊派封裕质问他说："冉闵，是石氏收养哺育的，忘恩负义，犯上作乱，怎么敢擅自称帝？"常炜说："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来建立商、周的大业；曹孟德被宦官收养，不知道本身的父母，最终奠立了魏朝的根基；如果不是天命，怎么能成功？由此推论，何必发问？"封裕说："人们说冉闵刚即位时，用黄金铸造自己的像来占卜成败，可是像没有铸成，是真的吗？"常炜说："没有听说过。"封裕说："南面来的人都这样讲，你为什么要隐瞒呢？"常炜说："奸邪诈伪的人想假托天命来迷惑人们，才凭借符瑞、占蓍卜卦来抬高自己。魏国君主手中掌握符节印玺，占据中原，承受天命有什么可疑的？却要抛弃真的来造假，取决于金像呢？"封裕说："传国玺到底在哪里？"常炜说："在邺城。"封裕说："张举说在襄国。"常炜说："诛杀胡人的时候，在邺城的差不多没有活下来的；当时偶尔有逃出和漏掉的，都潜伏在水沟里，他们怎么知道在哪里？他们求救的人，编造虚妄荒诞的话，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何况一个玉玺呢？"

慕容俊仍然认为张举的话是可信的，于是在常炜的身旁堆积柴禾，指使封裕以他的个人利害引诱他，说："你再深入地考虑一番，不要白白地招致化为灰烬！"常炜表情严肃地说："石氏贪婪残暴，亲自率领大军攻打燕国都城；虽然没有攻下就返回了，但是有

一定要攻取的心意。所以运输物资粮食、积聚武器装备在东北地区，不是用来资助你们，而是要灭掉你们。魏国君主诛杀石氏家庭，虽然不是为了燕国，但做臣子的心目中，听说仇人消灭了，按道义该怎样呢？却反而为仇人责备我们，不也是太奇怪了吗？我听说死去的人，骨肉埋到地下，魂魄升到天上。蒙受你的恩惠，请马上增添柴禾，点起大火，使我得以向天帝上告，就满足了！"左右的人请求杀掉他。慕容俊说："他以不怕被杀来报答他的主子，是个忠臣。况且冉闵有罪，和使臣有什么关系呢？"命他出去住进馆舍。夜晚。指使他的同乡起瞻前去慰劳他，并且说："你为什么不以实情相告呢？燕王发怒，要把你放逐到辽海、碣石以外，该怎么办？"常炜说："我从成年以来，连平民尚且不欺骗，何况是君主呢？违背自己的本心，随意迎合别人，是我的本性所办不到的；依照实情发表见解，即使沉入东海，也不敢回避。"于是面向墙壁躺下，不再和赵瞻说话。赵瞻把谈话全部禀告慕容俊，慕容俊于是把常炜囚禁在龙城。

5 赵国并州刺史张平派遣使者投降秦国，秦国委派张平担任大将军、冀州牧。

6 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

7 三月，姚襄及赵汝阴王琨各引兵救襄国。冉闵遣车骑将军胡睦拒襄于长芦[1]，将军孙威拒琨于黄丘[2]，皆败还，士卒略尽。

闵欲自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今襄国未下，外救云集，若我出战，必覆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固垒以挫其锐，徐观其衅而击之。陛下亲临行陈，如失万全，则大事去矣。"闵将止，道士法饶进曰："陛下围襄国经年，无尺寸之

功；今贼至，又避不击，将何以使将士乎？且太白入鄴，当杀胡王[3]，百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沮众者斩！”乃悉众出，与襄、琨战。悦绾适以燕兵至，去魏兵数里，疏布骑卒，曳柴杨尘，魏人望之恟惧，襄、琨、绾三面击之，赵王祗自后冲之，魏兵大败，闵与十余骑走还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大单于胤及左仆射刘琦以降赵，赵王祗杀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中书监卢谌等并将士死者凡十余万人。闵潜还，人无知者。邺中震恐，讹言闵已没。射声校尉张艾请闵亲郊以安众心，闵从之，讹言乃息。闵支解法饶父子，赠韦謏大司徒。姚襄还滠头，姚弋仲怒其不擒闵，杖之一百。

初，闵之为赵相也，悉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以赵法禁不行，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

赵王祗使其将刘显帅众七万攻邺，军于明光宫[4]，去邺二十三里。魏主闵恐，召王泰，欲与之谋；泰恚前言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泰固称疾笃。闵怒，还宫，谓左右曰：“巴奴[5]，乃公岂假汝为命邪[6]？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乃悉众出战，大破显军，追奔至阳平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祗以自效，闵乃引归。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闵杀之，夷其三族。

【注释】

①长芦:水名,自今河北新河县西承古漳水、东北经新河县南及冀县、衡水县西,东北复入古漳水。其水久堙。

②黄丘:地名,在今河北深泽县境。

③"且太白"句:《晋书·天文志》说:"昴七星,天之耳目也……又为旌头,胡星也。"意即昴宿代表胡人兴衰,而太白星进入昴宿,预示胡人首领有被杀之灾。

④明光宫:在邺城附近,为石虎时所建。

⑤巴奴:冉闵对王泰的侮辱性称呼。据有关资料,王泰为巴郡蛮族,故被称为"巴奴"。

⑥乃公:父亲的自称用语,这里为冉闵傲慢的自称语。

【译文】

7 三月,姚襄和赵国汝阴王石琨各自率领军队援救襄国。冉闵派遣车骑将军胡睦在长芦抵御姚襄,将军孙威在黄丘抵御石琨,都失败而回,兵士差不多死光了。

冉闵打算亲自出去攻打他们,卫将军王泰规劝说:"现在襄国没有攻下,外地的援救部队如云彩汇集,我们如果出去交战,必然腹背受敌,这是危险的做法。不如固守营垒,来挫伤他们的锐气,慢慢观察他们间的嫌隙之后反击。并且陛下亲自前往阵地,如果万一不安全,大事就不可挽回了。"冉闵将要停止,道士法饶进言说:"陛下包围襄国有一个年头了,没有一尺一寸的功劳;现在贼寇到了,又躲避不出去,将怎样指挥将领士兵呢?并且太白星进入昴宿的位置,应当能杀掉胡人的君王,百战百胜,不可失去时机!"冉闵卷袖捋臂,大声地说:"我出战的决心定下来了,胆敢挫伤众人士气的斩首!"于是率所有部众出去,和姚襄、石琨交战。悦绾正率领燕国军队赶到,离魏国军队相隔几里,把骑兵分散开来,拖着木柴,尘土飞扬,魏国人望见后惊惶恐惧,姚襄、石琨、悦绾三面夹攻,赵王石祗从后面冲击,魏国军队大败,冉闵和十多个骑兵逃回邺城。投降的

胡人栗特康等人捉住大单于冉胤和左仆射刘琦，投降赵国，赵王石祗杀了他俩。胡睦和司空石璞、尚书令徐机、中书监卢谌等人和将领士兵，死的共有十多万人。冉闵秘密回来，没有人知道。邺城中震惊恐惧，传言冉闵已经死了。射声校尉张艾请冉闵亲自出郊祭祀，从此安定人心，冉闵听从了，传言才平息。冉闵分解法饶父子的肢体，追赠韦谡为大司徒。姚襄回到滠头，姚弋仲对他没有擒获冉闵大为生气，打了他一百棍。

当初，冉闵担任赵国宰相的时候，散发仓库全部物资来树立私人的恩德，和羌人、胡人互相攻打，没有一个月没有战争。赵国所迁徙的青、雍、幽、荆四州的民众和氐人、羌人、胡人、蛮人，共有几百万人，因赵国的法律禁令不能施行，各自回到原先的地方；道路上人来人往，互相残杀、掠夺，能够到达故乡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原大乱，加上饥荒瘟疫，人们互相攻杀，吃对方的肉，不再有耕种的人。

赵王石祗命令他的将领刘显率领七万部众，攻打邺城，驻扎在明光宫，离邺城二十三里。魏国君主冉闵恐惧，召见王泰，想和他谋划对策；王泰对上次建议不被采纳一事记恨在心，以刀伤严重加以推辞。冉闵亲自前去慰问他，王泰坚持推说疾病很重。冉闵发怒，回到宫中，对左右的人说："巴奴，老子难道依靠你才能活命吗？将要先灭掉所有胡人，回头杀掉王泰。"于是率所有部众出去交战，大破刘显的军队，追赶到阳平，斩下首级三万多颗。刘显畏惧，秘密派遣使者请求投降，乞求杀死石祗来作为自己的报效，冉闵于是率军返回。有人告发王泰想叛变，投奔秦国，冉闵杀死王泰，夷灭了他的三族。

8 秦王健分遣使者问民疾苦，搜罗隽异，宽重敛之税，弛

离宫之禁[1]，罢无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赵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

9 杜洪、张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马勋；夏，四月，勋帅步骑三万赴之，秦王健御之于五丈原[2]。勋屡战皆败，退归南郑。健以中书令贾玄硕始者不上尊号，衔之，使人告玄硕与司马勋通，并其诸子皆杀之。

10 渤海人逢约因赵乱[3]，拥众数千家，附于魏，魏以约为渤海太守。故太守刘准，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从弟也；别聚众自守。闵以准为幽州刺史，与约中分渤。燕王俊使封奕讨约，使昌黎太守高开讨准、放。开，瞻之子也[4]。

奕引兵直抵约垒，遣人谓约曰："相与乡里[5]，隔绝日久，会遇甚难。时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论也。愿单出一相见，以写伫结之情[6]。"约素信重奕，即出，见奕于门外；各屏骑卒，单马交语。奕与论叙平生毕，因说之曰："与君累世同乡，情相爱重，诚欲君享祚无穷；今既获展奉[7]，不可不尽所怀。冉闵乘石氏之乱，奄有成资，是宜天下服其强矣，而祸乱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争也。燕王奕世载德，奉义讨乱，所征无敌。今已都蓟，南临赵、魏，远近之民，襁负归之。民厌荼毒，咸思有道。冉闵之亡，匪朝伊夕，成败之形，昭然易见。且燕王肇开王业，虚心贤隽；君能翻然改图，则功参绛、灌[8]，庆流苗裔，孰与为亡国将、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祸哉？"约闻之，怅然不言。奕给使张安[9]，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约气下，安突前持其马鞚[10]，因挟之而驰。至营，奕与坐，谓曰："君计不能自决，故相为决之，非欲取君

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

高开至渤海，准、放迎降。俊以放为渤海太守，准为左司马，约参军事。以约诱于人而遇获，更其名曰钧。

11 刘显弑赵王祗及其丞相乐安王炳、太宰赵庶等十余人，传首于邺。骠骑将军石宁奔柏人[11]。魏主闵焚祗首于通衢[12]，拜显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

12 五月，赵兖州刺史刘启自鄄城来奔。

【注释】

①离宫：古代帝王在正式宫殿以外建造、以供随时游乐的宫室。

②五丈原：地名，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

③逄(páng 旁)：姓氏。

④高瞻：事迹详见本书第九十一卷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 319 年)。

⑤“相与”句：封奕本为渤海人，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依附于慕容廆，详见本书第八十七卷。

⑥伫(zhù 注)结：思念之情，积集于心。

⑦展奉：见面承教。旧时客套语。

⑧绛、灌：即绛侯周勃、灌婴，皆为西汉初名将。

⑨给使：在左右供差遣的人。

⑩马鞚(kòng 控)：马笼头。

⑪柏人：县名，治今河北隆尧西尧城西北。

⑫通衢(qú 渠)：四通八达的道路。

【译文】

8 秦王苻健分别派遣使者询问民众的困苦，搜罗才能优异的人士，减轻沉重的赋税，放宽关于离宫的禁令，罢除没有实际用途的器具，去掉奢侈华丽的服饰，凡是赵国不利于民众的苛刻政令，全部废除。

9 杜洪、张琚派遣使者邀约晋国梁州刺史司马勋;夏,四月,司马勋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前往,秦王苻健在五丈原抵御他。司马勋屡次交战都失败了,退回南郑。苻健因中书令贾玄硕开始时不向他献上皇帝称号,记恨在心,指使人告发贾玄硕和司马勋私下来往,就把他连同他的几个儿子都杀掉了。

10 渤海人逢约利用赵国的内乱,拥有部众几千家,归附魏国,魏国委派逢约担任渤海太守。从前的太守刘准,是刘隗的哥哥的儿子;地方豪强封放,是封奕的堂弟;分别聚集部众加以防守。冉闵委派刘准担任幽州刺史,和逢约平分渤海。燕王慕容俊命令封奕讨伐逢约,命令昌黎太守高开讨伐刘准、封放。高开,是高瞻的儿子。

封奕率领军队一直抵达逢约的营垒,派人对逢约说:"在乡里时我们互相交往,但分开的时间很久了,相遇十分难得。时势变迁、利害冲突,各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不是我所要谈论的。希望单独出来相见,以表达思念的深情。"逢约一向信任敬重封奕,立即出营,在营门外会见封奕;各自挥退骑兵,单独骑马交谈。封奕和逢约谈过平生的事情后,乘机劝他说:"我和你世代同乡,在感情上互相敬爱尊重,实在是想要你享有无穷的福分;现在既然得以见面交谈,不能不说完内心的话。冉闵趁石氏的混乱,取得现成的基业,天下人佩服他的强盛是应该的,不过,祸乱开始了,可以从这里知道是不能凭武力争到的。燕王世代积累仁德,奉行大义,讨伐叛乱,所向无敌。现在已经在蓟城建都,南面临近赵国、魏国,远近的民众,扶老携幼去归顺。民众憎恨残暴的统治,都盼望仁德的君王。冉闵的灭亡,不是早晨就是晚上,成败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燕王开创帝王业绩,礼贤下士;你如能改变主意,功劳就能和绛侯、灌婴相等,福分流传给后代,这与做亡国的将领、守卫孤立的城池等待必然到来的祸难相比,哪个强呢?"逢约听说后,惆怅迷惘,说不出话来。封奕的给使张安,勇猛有力,封奕预先告诫他,等到逢约气势下降时,张安突然上前抓住他的马笼头,就挟持他奔驰。到了军营,封

奕和他坐在一起，对他说："你的主意，自己不能一时决定，所以代你决定，不是要捉住你去求取功名，而是想保全你的性命、安定民众。"

高开到达渤海，刘准、封放出迎投降。慕容俊委派封放担任渤海太守，刘准担任左司马，逢约担任参军事。因逢约是被人引诱而遭擒获，把他的名字改为逢钧。

11 刘显杀死赵王石祗和他的丞相乐安王石炳、太宰赵庶等十多人，传送他们的首级到邺城。骠骑将军石宁逃到柏人。魏国君主冉闵在通道上焚烧了石祗的首级，任命刘显为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

12 五月，赵国兖州刺史刘启从鄄城前来归附晋国。

13 秋，七月，刘显复引兵攻邺，魏主闵击败之。显还，称帝于襄国。

14 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荆州刺史乐弘、豫州牧张遇以廪丘、许昌等诸城来降；平南将军高崇、征虏将军吕护势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

15 燕王俊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龛闭城拒守。恪南徇常山，军于九门甲，魏赵郡太守辽西李邦举郡降，恪厚抚之，将邦还围中山，侯龛乃降。恪入中山，迁其将帅、土豪数十家诣蓟，余皆安堵，军令严明，秋豪不犯。慕容评至南安，王午遣其将郑生拒战，评击斩之。

悦绾还自襄国，俊乃知张举之妄而杀之。常炜有四男

二女在中山,俊释炜之囚,使诸子就见之。炜上疏谢恩,俊手令答曰:"卿本不为生计,孤以州里相存耳②。今大乱之中,诸子尽至,岂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况于孤乎!"赐妾一人,谷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兴善于绥抚,中山遂安。

16 库傉官伟帅部众自上党降燕③。

17 姚弋仲遣使来请降。冬,十月,以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

18 逢钧亡归渤海,招集旧众以叛燕。乐陵太守贾坚使人告谕乡人,示以成败,钧部众稍散,遂来奔。

19 吐谷浑叶延卒,子碎奚立④。

【注释】

①九门:县名,治今河北藁城西北。

②"孤以"句:慕容俊住在昌黎,常炜住在广宁,二郡皆属幽州,故以"州里"相称。

③库傉官伟:渔阳乌桓部落酋长。库傉官,三字姓氏。

④碎奚:据《晋书·四夷传》及本书第一〇三卷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记事,当作"辟奚"。

【译文】

13 秋,七月,刘显又率领军队攻打邺城,魏国君主冉闵打败了他。刘显退回,在襄国称帝。

14 八月,魏国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荆州刺史乐弘、豫

州牧张遇献出廪丘、许昌等城池，前来投降；平南将军高崇、征虏将军吕护捉住洛州刺史郑系，献出他的土地，前来投降。

15 燕王慕容俊派遣慕容恪攻打中山，慕容评到鲁口攻打王午，魏国中山太守上谷人侯龛关闭城门防守。慕容恪向南攻取常山，驻扎在九门，魏国赵郡太守辽西人李邦献出全郡投降，慕容恪优厚地安抚他，带着李邦回头围攻中山，侯龛才投降。慕容恪进入中山，把那里的将帅、地方豪强迁到蓟城，其余的居民都不受侵扰，军队号令严明，丝毫不侵犯民众的利益。慕容评到达南安，王午派遣他的将领郑生迎战，慕容评出击，杀了他。

悦绾从襄国回来，慕容俊才知道张举的虚妄，就杀了他。常炜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在中山，慕容俊解除了对常炜的囚禁，命令他的儿女去看望他。常炜上奏疏谢恩，慕容俊亲手下令回答说："你本来不为生存考虑，我因跟你是同州人，保全你而已。现在大乱当中，各个儿女都到了，难道不是上天怜惜你吗？上天尚且怜惜你，何况是我呢！"赐给他侍一人，谷粟三百斛，指定他住在凡城。委派北平太守孙兴担任中山太守；孙兴善于安抚，中山于是安定下来。

16 库傉官沛率领部众，从上党投降燕国。

17 姚弋仲派遣使者前来请求投降。冬，十月，委派姚弋仲担任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委派他的儿子姚襄担任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

18 逢钧逃回渤海，招集旧日的部众，背叛燕国。乐陵太守贾坚派人告诫乡间民众，分析成败的形势，逢钧的部众渐渐逃散，于是前来投奔晋国。

19 吐谷浑的慕容叶延去世，儿子慕容碎奚即位。

20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温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羁縻而已[1],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2],屡求北伐,诏书不听。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朝廷大惧。

殷浩欲去位以避温,又欲以驺虞幡驻温军。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昱曰:"此属皆自为计,非能保社稷,为殿下计也。若殷浩去职,人情离骇,天子独坐,当此之际,必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乎?"又谓浩曰:"彼若抗表问罪,卿为之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成,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3],示以款诚,为陈成败,彼必旋师;若不从,则遣中诏;又不从,乃当以正义相裁。奈何无故匆匆,先自猖獗乎?"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

抚军司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书,谕以祸福,自当返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乃于坐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4]。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喈[5],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6]。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7]。所以内愧于心,

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国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8]；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21 朝廷将行郊祀。会稽王昱问于王彪之曰："郊祀应有赦否？"彪之曰："自中兴以来[9]，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谓非宜；凶愚之人，以为郊必有赦，将生心于徼幸矣！"昱从之。

22 燕王俊如龙城。

23 丁零翟鼠帅所部降燕，封为归义王。

【注释】

①羁縻(mí迷)：羁，马笼头；縻，牛绳。比喻联络、维系。

②八州：指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

③相王：指担任宰相的会稽王司马昱。

④时会：指中原豪杰相继来降，东晋有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机会。

⑤噂喈(zùn tà 尊踏)：议论纷纭。

⑥"苟患"句：语出《论语·阳货篇》，意为"假若生怕失去，会无所不用其极了"。

⑦维城：连城以卫国。语出《诗经·大雅·板》"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全句大意为"关心人民国安泰，宗子(周王的嫡子)就像是城墙。"

⑧明德：有完美的德性的人，此处代指桓温。

⑨中兴：由衰落而重新兴盛。此处指东晋的建立。

【译文】

20 当初，桓温得知石氏内乱，上奏疏请求出兵，谋划攻取中原；事情长久得不到答复。桓温知道朝廷依仗殷浩来对抗自己，十分憎

恨殷浩;然而他一向知道殷浩的为人,也不害怕他。因国家没有其他的争端,于是几年中得以保持平衡,但仅维持关系而已,八个州的兵众、资财租调,差不多都不为国家所使用。桓温屡次请求北伐,诏书都不准许。十二月,十一日,桓温呈送奏章后就出发,率领四五万军队顺流而下,驻扎在武昌。朝廷大为恐惧。

殷浩打算辞职,来避让桓温,又打算使用驺虞幡,让桓温的军队停止前进。吏部尚书王彪之对会稽王司马昱说:"这些做法都是为自己打算,不是能保卫国家、替殿下考虑的计谋。如果殷浩辞职,人心离散惊骇,天子独自坐在朝廷,在这个时刻,一定有承担责任的人,不是殿下又是谁呢?"又对殷浩说:"他如果上奏章直言别人的罪过,你处在首位。你身负朝廷的重任,猜忌已经形成,想做平民,哪里有保全的余地呢?暂且应该冷静地对待他。让相王亲自写信给他,表示诚意,向他分析成败利害,他一定会率军返回;如果不听从,就下诏书派遣他;再不听从,就应当依据正道加以制裁。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惊慌,自己先乱了阵脚?"殷浩说:"决定大事真是困难,近日来使人心中烦闷。听到你的这个计谋,胸中才觉得开朗。"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

抚军司马高崧对司马昱说:"大王应该写信给桓温,告诉他出兵的利害,他自然会率军返回。如果他不如此,就整饬六军讨伐,叛逆、顺从在这之中就判明了!"于是在座位中替司马昱起草信件说:"贼寇的祸难应该平定,大好的时机应该把握。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平定天下的重大规划,能够抓住这个时机的,不是足下还是谁呢?不过在最近兴师动众,应该以资财为基础;运输的艰巨,是古人感到困难的,不能在开始时认为它很容易而不深思熟虑。近来对北伐深深感到可疑,就在这里。然而,不寻常的举动,众人为之惊骇,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料想足下也有所闻。人们如果生怕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或许有人能窥测时机骚扰,使足下的军队短时间崩溃离散。这样,足下的声望实力就都会

有损伤，国家的大事就完了。这都是因为我昏庸懦弱，德行和信义不卓著，不能够使民众沉着镇定，凭借险阻保卫国家，这是我在内心感到惭愧，在外觉得对不起好朋友的缘故。我和足下，虽然职责有内外之别，但安定天下，保卫国家，目标是一样的。天下的安危，决定于有德行的人；应该首先考虑安定国内，然后图谋向外扩展，使帝王的基业兴隆昌盛，伟大的道义弘扬光大，这是我对足下寄托的期望。一点诚挚的心意，怎么能再顾虑猜忌而言不尽意呢？"醒温立即呈上奏疏，惶恐地表示道歉，率军回到镇所。

21 朝廷将要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会稽王司马昱询问王彪之说："祭祀天地时应不应该有大赦？"王彪之主："从中兴以来，祭祀天地时往往实行大赦，我常常认为是不适宜的；凶残愚昧的人，认为祭祀天地时必定实行大赦，将会产生侥幸的心理！"司马昱听从了他的意见。

22 燕王慕容俊前往龙城。

23 丁零人翟鼠率领所统领的部落投降燕国，被封为归义王。

八　年

1 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2 秦丞相雄等请秦王健正尊号，依汉、晋之旧，不必效石氏之初[1]。健从之，即皇帝位，大赦。诸公皆进爵为王。且言单于所以统一百蛮，非天子所宜领，以授太子苌。

3 司马勋既还汉中，杜洪、张琚屯宜秋[2]。洪自以有族轻琚[3]，琚遂杀洪，自立为秦王，改元建昌。

4 刘显攻常山，魏主闵留大将军蒋干使辅太子智守邺，

自将八千骑救之。显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魏[4]。闵击显,贬之,追奔至襄国。显大将军曹伏驹开门纳闵,闵杀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民于邺。赵汝阴王琨以其妻妾来奔,斩于建康市,石氏遂绝。

5 尚书左丞孔严言于殷浩曰:"比来众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当何以镇之。愚谓宜明受任之方,韩、彭专征伐,萧、曹守管龠[5],内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蔺屈身之义[6],平、勃交欢之谋[7],令穆然无间[8],然后可以保大定功也[9]。观近日降附之徒[10],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恐难以义感也。"浩不从。严,愉之从子也。

浩上疏请北出许、洛,诏许之,以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羨为督统[11],进屯寿春。谢尚不能抚尉张遇,遇怒,据许昌叛,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浩军不能进。三月,命荀羨镇淮阴,寻加监青州诸军事,又领兖州刺史,镇下邳。

6 乙巳,燕王俊还蓟,稍徙军中文武兵民家属于蓟。

7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谓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为之尽力。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我死,汝亟自归于晋,当固执臣节,无为不义也!"弋仲卒,子襄秘不发丧,帅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12],破之,屯于碻磝津[13];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太原薛瓒、略阳权翼为参军。

襄与秦兵战,败,亡三万余户,南至荥阳,始发丧。又与秦将高昌、李历战于麻田[14],马中流矢而毙。弟苌以马授

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竖子必不敢害苌！"会救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为并州刺史，镇蒲阪。

襄遂帅众归晋，送其五弟为质。诏襄屯谯城。襄单骑渡淮，见谢尚于寿春。尚闻其名，命去仗卫，幅巾待之，欢若平生。襄博学，善谈论，江东人士皆重之。

【注释】

①"依汉、晋"二句：汉、晋开国皇帝都是在称王后便称帝的，而石虎兄弟却是称王后，又改称天王才最后称帝的。

②宜秋：县名，在今陕西泾阳西北。

③右族：古代以右为尊，故称豪门大族为右族。

④枣强：县名，治今河北枣强东南。

⑤韩、彭：指韩信、彭越，西汉初名将。　萧、曹：萧何、曹参，西汉初名臣。管龠(yuè 越)：钥匙。此处代指朝政。

⑥廉、蔺：廉颇、蔺(lin 吝)相如，分别为战国时赵国将相。　屈身之义：指蔺相如为国家利益忍受廉颇的污辱，其后廉颇深明大义，主动负荆请罪的高风亮节，详见本书第四卷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279 年)。

⑦平、勃：陈平、周勃，分别为汉初丞相、太尉。　交欢之谋：指陈平、周勃在陆贾劝说下，将相和调，全力对付外戚吕氏的策谋，详见本书第十二卷汉高后七年(公元前 181 年)。

⑧穆然：沉静、和睦，此处意在劝殷浩与桓温两释猜疑，同心协力地考虑国事。

⑨保大定功：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为楚庄王所述"武德"中的两种，保大，意为保持强大；定功，意为巩固功业。

⑩降附之徒：指段龛、张遇、姚襄等人。

⑪督统：统领一方军队的长官。当时谢尚镇守寿春，荀羨镇守京口，殷浩想两路并进，故以二人同时为督统。

⑫元城：县名，治今河北大名东。　发干：县名，治今山东冠县东南。

⑬碻磝(áo 熬)津:地名,又作敵臺津,在今山东茌平西南沮濡河上,南岸有碻磝城。

⑭麻田:地名,在今河北洛阳市东。

【译文】

八年(壬子,公元352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

2 秦国丞相苻雄等人请求秦王苻健使用皇帝名号,依照汉朝、晋朝的旧例,不必仿效石氏开始的做法。苻健听从他们的建议,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各个封公爵的都进爵位为王。并且说单于是用于各蛮族的称号,不是天子所应该兼任的,于是把单于称号授给太子苻苌。

3 司马勋回到汉中后,杜洪、张琚驻扎在宣秋。杜洪自认为是豪门大族,轻视张琚,张琚于是杀死杜洪,自立为秦王,改年号为建昌。

4 刘显攻打常山,魏国君主冉闵留下大将军蒋干,命令他辅助太子冉智,守卫鄴城,自己率领八千骑兵援救常山。刘显的大司马清河人王宁献出枣强,投降魏国。冉闵攻打刘显,打败了他,追赶到襄国。刘显的大将军曹伏驹打开城门,迎接冉闵,冉闵杀死刘显和他的公卿以下官吏一百多人,焚毁襄国的宫室,把襄国的民众迁到鄴城。赵国汝阴王石琨带领他的妻子侍妾,前来投奔晋国,被杀死在建康街市,石氏于是灭绝了。

5 尚书左丞孔严对殷浩说:"近来民众的情绪,实在令人寒心,不知道使君将怎样镇抚他们。我认为应该明确划分上层官员的职责,韩信、彭越专意从事征战,萧何、曹参一心掌管朝政,内外的官员,各自有自己的事务;深入地思考廉颇、蔺相如委曲求全的大义,陈平、周勃两相和好以对付吕氏的计谋,使将相之间和睦协调,没有嫌隙,然后就可以保持强大、巩固功业了。观察近来投降归附的一

伙人，都是人面兽心，贪图权利，六亲不认，恐怕难以用道义感化他们。”殷浩不听从。孔严，是孔愉的侄儿。

殷浩上奏疏请求向北出兵到许昌、洛阳，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委派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羨担任督统，进军驻扎在寿春。谢尚不能安抚张遇，张遇发怒，占据许昌反叛，命令他的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到仓垣攻打督护戴施，殷浩的军队不能前进。三月，命令荀羨镇守淮阴，不久，加授监青州诸军事，又兼任兖州刺史，镇守下邳。

6 十六日，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逐渐把军中文武官员和士兵的家属迁到蓟城。

7 姚弋仲有四十二个儿子，等到他患病，对儿子们说：“石氏对待我很优厚，我本想为他们尽力。现在石氏已经覆灭，中原没有主宰的人；我死后，你们马上自己归附晋国，应当虔诚地秉持臣下的礼节，不要做出不义的事！”姚弋仲去世，儿子姚襄保守秘密，不公布丧事，率领六万户向南攻打阳平、元城、发干，攻下来了，驻扎在碻磝津；委派太原人王亮担任长史，天水人尹赤担任司马，太原人薛瓒、略阳人权翼担任参军。

姚襄和秦国军队交战，失败，丧失了三万多户，向南到达荥阳，才公布丧事。又和秦国将领高昌、李历在麻田交战，马中了流箭死去。弟弟姚苌把马交给姚襄，姚襄说：“你自己怎么脱身呢？”姚苌说：“只要哥哥度过灾难，那帮小子一定不敢害死我！”刚好救兵赶到，都得以逃脱。尹赤逃到秦国，秦国委派尹赤担任并州刺史，镇守蒲阪。

姚襄率领部众归附晋国，送他的五个弟弟做人质。诏令姚襄驻扎在谯城。姚襄单人匹马渡过淮水，到寿春会见谢尚。谢尚听到他的名字，下令撤掉仪仗侍卫，戴着平民的头巾接待他，高兴得像多年的老朋友。姚襄学识渊博，善于谈论，江东人士都器重他。

8 魏主闵既克襄国，因游食常山、中山诸郡[1]。赵立义将军段勤聚胡、羯万余人保据绎幕[2]，自称赵帝。夏，四月，甲子，燕王俊遣慕容恪等击魏，慕容霸等击勤。

魏主闵将与燕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谏曰："鲜卑乘胜锋锐，且彼众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骄惰，然后益兵以击之。"闵怒曰："吾欲以此众平幽州，斩慕容俊；今遇恪而避之，人谓我何？"司徒刘茂、特进郎闿相谓曰："吾君此行，必不还矣，吾等何为坐待戮辱？"皆自杀。

闵军于安喜[3]，慕容恪引兵从之。闵趣常山，恪追之，及于魏昌之廉台[4]。闵与燕兵十战，燕兵皆不胜。闵素有勇名，所将兵精锐，燕人惮之。慕容恪巡陈，谓将士曰："冉闵勇而无谋，一夫敌耳！其士卒饥疲，甲兵虽精，其实难用，不足破也！"闵以所将多步卒，而燕皆骑兵，引兵将趣林中。恪参军高开曰："吾骑兵利平地，若闵得入林，不可复制。宜亟遣轻骑邀之，既合而阳走，诱致平地，然后可击也。"恪从之。魏兵还就平地，恪分军为三路，谓诸将曰："闵性轻锐，又自以众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军之阵以待之，俟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无不克矣。"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阵而前。闵所乘骏马曰朱龙，日行千里。闵左操两刃矛，右执钩戟[5]，以击燕兵，斩首三百余级。望见大幢[6]，知其为中军，直冲之；燕两军从旁夹击，大破之。围闵数重，闵溃围东走二十余里，朱龙忽毙，为燕兵所执。燕人杀魏仆射刘群，执董闵、张温及闵[7]，皆送于蓟。闵子操奔鲁口。高开被创而卒。慕容恪进屯常

山，俊命恪镇中山。

己卯，冉闵至蓟。俊大赦。立闵而责之曰："汝奴仆下才，何故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称帝邪？"俊怒，鞭之三百，送于龙城。

慕容霸军至绎幕，段勤与弟思聪举城降。

甲午，俊遣慕容评及中尉侯龛帅精骑万人攻鄴。癸巳[8]，至鄴，魏蒋干及太子智闭城拒守，城外皆降于燕，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晋阳。

9 秦以张遇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

【注释】

①游食：当时军粮供应困难，军队便在各地流动以谋取食物，这样可以减少京城的负担。

②绎幕：县名，治今山东平原西北。

③安喜：县名，治今河北定县东南。

④魏昌：县名，治今河北定县东南。廉台：地名，在今河北无极东北。

⑤钩戟：兵器名，带钩的铁戟。

⑥大幢（chuáng 床）：主帅的旗帜。幢，古代常作为仪仗的以羽毛为饰的一种旗帜。

⑦董闵：据上文，当作"董国"，译文据改。

⑧癸巳：四月庚申朔，无癸巳。

【译文】

8 魏国君主冉闵攻下襄国后，就在常山、中山各郡中流动谋食。赵国立义将军段勤聚集胡人、羯人一万多人，据守绎幕，自称为赵帝。夏，四月，初五，燕王慕容俊派遣慕容恪等人攻打魏国，慕容霸

等人攻打段勤。

魏国君主冉闵将要和燕国交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规劝说："鲜卑人乘着胜势，锐不可当，而且他们兵多，我们兵少，应该暂且躲避他们；等他们骄傲懈怠后，再增加兵力来攻打他们。"冉闵发怒说："我打算用这些兵众平定幽州，杀掉慕容俊；现在遇到慕容恪就躲避，人们将怎样议论我？"司徒刘茂、特进郎闾互相说："我们的君主这次出兵，一定不能返回了，我们为什么要坐着等待被杀戮侮辱呢？"都自杀了。

冉闵驻扎在安喜，慕容恪率领军队尾随于后。冉闵赶到常山，慕容恪追赶他，到了魏昌的廉台。冉闵和燕国军队十次交战，燕国军队都没有获胜。冉闵一向有勇猛的名声，所率领的军队精干锐利，燕国人畏惧他们。慕容恪巡视军阵，对将领士兵们说："冉闵勇而无谋，不过能对付单个的人而已！他的兵士饥饿疲劳，带甲的兵士虽然精锐，其实难受以发挥作用，是容易打败的！"冉闵因率领的大多是步兵，而燕国都是骑兵，就率领军队开往树林中。慕容恪的参军高开说："我们的骑兵适合于平地作战，如果冉闵得以进入树林，就不能再制伏他了。应该赶紧派遣轻装的骑兵截住，交战后假装逃跑，引诱他们到平地，然后就可以攻击了。"慕容恪听从了他的建议。魏国军队回头到了平地，慕容恪把军队分为三部分，对各将领说："冉闵性情轻率而勇猛，又自认为兵众少，必然和我们以死相拼。我们集中兵力在中军的战阵中来等待他，等交战后，你们从旁边攻打他，没有不取胜的。"于是挑选五千名善于射箭的鲜卑人，用铁链把战马锁在一起，组成方阵向前推进。冉闵所骑的骏马名叫朱龙，每天能跑一千里。冉闵左手拿着两边有刃的长矛，右的拿着带钩的铁戟，来攻打燕国军队，斩下首级三百多颗。望见主帅的旗帜，知道是中军，一直冲上前去；燕国其他两部分军队从旁边夹击，大败冉闵的军队。把冉闵包围了好几重，冉闵突破重围，向东跑了二十多里，朱龙马突然倒地而死，冉闵被燕国军队捉住。燕国人杀死

魏国仆射刘群，捉住董闰、张温和冉闵，都押送到蓟城。冉闵的儿子冉操逃到鲁口。高开受伤而死。慕容恪进军屯驻常山，慕容俊命令慕容恪镇守中山。

二十日，冉闵被押送到蓟城。慕容俊大赦境内。命令冉闵站着并斥责他说："你是个才能低下的奴仆，怎么敢于狂妄地自称皇帝？"冉闵说："天下大乱，你们这伙夷狄禽兽尚且称帝，何况我是中原英雄，怎么不能称帝呢？"慕容俊发怒，抽打了他三百鞭，把他押送到龙城。

慕容霸的军队到达绎幕，段勤和弟弟段思聪献出城池投降。

二十五日，慕容俊派遣慕容评和中尉侯龛率领一万精锐的骑兵攻打邺城。癸巳日，到达邺城，魏国蒋干和太子冉智关闭城门防守，城外的人都投降了燕国，刘宁和弟弟刘崇率领三千骑兵逃到晋阳。

9 秦国委派张遇担任征东大将军、豫州牧。

10 五月，秦主健攻张琚于宜秋，斩之。

11 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时宫人被食略尽。蒋干使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请降，且求救于谢尚。庚寅，燕王俊遣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帅步骑二万助慕容评攻邺。

12 辛卯，燕人斩冉闵于龙城。会大旱、蝗，燕王俊谓闵为祟[1]，遣使祀之，谥曰悼武天王。

13 初，谢尚使戴施据枋头，施闻蒋干求救，乃自仓垣徙屯棘津[2]，止干使者求传国玺。刘猗使缪嵩还邺白干，干疑

尚不能救,沈吟未决。六月,施帅壮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给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玺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当驰白天子。天子闻玺在吾所,信卿至诚,必多发兵粮以相救恤。"干以为然,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枋头。甲子,蒋干帅锐卒五千及晋兵出战,慕容评大破之,斩首四千级,干脱走入城。

14 甲申,秦主健还长安。

15 谢尚、姚襄共攻张遇于许昌。秦主健遣丞相东海王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菁略地关东,帅步骑二万救之。丁亥,战于颍水之诚桥[3],尚等大败,死者万五千人。尚奔还淮南,襄弃辎重,送尚于芍陂[4];尚悉以后事付襄。殷浩闻尚败,退屯寿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张遇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余户于关中,以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镇许昌。谢尚降号建威将军。

16 赵故西中郎将王擢遣使请降,拜擢秦州刺史。

17 丁酉,以武陵王晞为太宰。

18 丙辰,燕王俊如中山。

19 壬午闻魏败,时邓恒已死,午自称安国王。八月,戊辰,燕王俊遣慕容恪、封奕、阳鹜攻之,午闭城自守,送冉操诣燕军,燕人掠其禾稼而还。

20 庚午,魏长水校尉马愿等开邺城纳燕兵,戴施、蒋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慕容评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枚及乘舆服御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皆自杀。燕王俊诈云董氏得传国玺献之,赐号

奉玺君，赐冉智爵海宾侯。以申钟为大将军右长史；命慕容评镇邺。

21 桓温使司马勋助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⑤，斩之。

22 谢尚自枋头迎传国玺至建康，百僚毕贺。

23 秦以雷弱儿为大司马，毛贵为太尉，张遇为司空。

【注释】

①为祟：鬼神作怪，给人带来灾难。

②棘津：地名，又称石济津、南津，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上。

③诚桥：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南临颍、西华二县之间颍水上。

④芍陂：地名，又名龙泉陂，在今安徽寿县南。

⑤"桓温"句：萧敬文据涪城，始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 347 年），详见本书第九十七卷。

【译文】

10 五月，秦国君主苻健到宜秋攻打张琚，杀了他。

11 邺城发生大饥荒，人们互相残杀后吃对方的肉，从前赵国时的宫女几乎吃光了。蒋干派侍中缪嵩、詹事刘猗送奏章给晋国，请求投降，并且向谢尚求救。初二，燕王慕容俊派遣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协助慕容评攻打邺城。

12 初三，燕国人在龙城杀了冉闵。正巧发生大旱、蝗灾，燕王慕容俊认为是冉闵的鬼魂作怪，派遣使者祭祀他，加谥号为悼武天王。

13 当初，谢尚命令戴施据守枋头，戴施听说蒋干求救，就从仓垣迁到棘津驻扎，留住蒋干的使者，索取传国玺。刘猗派缪嵩回到邺城禀告蒋干；蒋干怀疑谢尚不能救助，犹豫不决。六月，戴施率领一百多名精锐的士兵进入邺城，协助蒋干守卫三台，哄骗蒋干说："现

在燕国贼寇在城外，道路不能通行，传国玺给了我也不敢送走。你暂且拿出来交给我，我将派人骑快马禀报天子。天子听说传国玺在我这里，相信你的真诚，必定大量调集军队粮食来救援接济。"蒋干认为他说对，拿出传国玺来交给他。戴施宣称派遣督护何融迎接军队粮食，暗中命令他带着传国玺，送到枋头。初六，蒋干率领五千精锐的兵士和晋国军队出去交战，慕容评把他打得大败，斩下首级四千颗，蒋干脱身逃回城中。

14 二十六日，秦国君主苻健回到长安。

15 谢尚、姚襄一同到许昌攻打张遇。秦国君主苻健派遣丞相东海王苻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苻菁攻取关东地区，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救援张遇。二十九日，在颍水上的诫桥交战，谢尚等人大败，死亡的有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淮南，姚襄丢掉军用物资，护送谢尚到芍陂；谢尚把善后的事情交付给姚襄。殷浩得知谢尚失败，退到寿春驻守。秋，七月，秦国丞相苻雄把张遇和陈郡、颍川、许昌、洛阳的五万多户民众迁到关中，委派右卫将军杨群担任豫州刺史，镇守许昌。谢尚被贬降名号为建威将军。

16 从前赵国的西中郎将王擢派遣使者来晋国请求投降，任命王擢为秦州刺史。

17 初十，委派武陵王司马晞担任太宰。

18 二十九日，燕王慕容俊前往中山。

19 王午听说魏国失败，当时邓恒已死，王午于是自称安国王。八月，十一日，燕王慕容俊派遣慕容恪、封奕、阳鹜攻打他，王午闭城防守，把冉操送到燕国军队中，燕国人掠夺他们野外的庄稼后返回。

20 十三日，魏国长水校尉马愿等人打开鄴城城门，放进燕国军队，戴施、蒋干系着绳子从城墙下悬着下来，逃到仓垣。慕容评押送魏国皇后董氏、太子冉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枚和皇帝的车马服饰到蓟城。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都自杀了。燕王慕

容俊假称董氏得到传国玺献给了他，给董氏赐封号为奉玺君，给冉智赐爵号为海宾侯。委派申钟担任大将军右长史；命令慕容评镇守邺城。

21 桓温命令司马勋协助周抚，到涪城讨伐萧敬文，杀了他。

22 谢尚从枋头迎接传国玺到建康，文武官员都来庆贺。

23 秦国委派雷弱儿担任大司马，毛贵担任太尉，张遇担任司空。

24 殷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遗浩书曰："今以区区江左，天下寒心①，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自顷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

又与会稽王昱笺曰："为人臣谁不愿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难得之运哉？顾力有所不及，岂可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功未可期，遗黎歼尽，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

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者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2]。'愿殿下更垂三思,先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3],将不止林薮而已[4]!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5],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也。"不从。

九月,浩屯泗口[6],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7],荥阳太守刘遁据仓垣。浩以军兴,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

冬,十月,谢尚遣冠军将军王侠攻许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杨群退屯弘农。征尚为给事中,戍石头。

25 丁卯,燕王俊还。

26 故赵将拥兵据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俊以王擢为益州刺史,夔逸为秦州刺史,张平为并州刺史,李历为兖州刺史,高昌为安西将军,刘宁为车骑将军。

27 慕容恪屯安平[8],积粮,治攻具,将讨王午。丙戌[9],中山苏林起兵于无极[10],自称天子;恪自鲁口还讨林。闰月,戊子,燕王俊遣广威将军慕舆根助恪攻林,斩之。王午为其将秦兴所杀。吕护杀兴,复自称安国王。

燕群僚共上尊号于燕王俊,俊许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国相封奕为太尉,左长史阳鄴为尚书令,右司马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典书令张悕为右仆射;其余文武,拜授有差。戊辰,俊即皇帝位,大赦;自谓获传国玺,改元元玺。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11]。时晋使适至燕,俊谓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改司州为中州;建留台于龙

都[12]。以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委留务。

28 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陇西，擢奔凉州，雄还屯陇东[13]。张重华以擢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特宠待之。

【注释】

①寒心：失望而痛心；害怕。此处指江东地域狭小，民众对能否自保感到担心。

②“往者”句：语出《论语·微子篇》，为楚国狂人接舆对孔子说的话，意为“过去的不可再挽回，未来的还可补救。”

③麋鹿之游：语本《史记·淮南王刘安传》中伍被之言：“臣闻（伍）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意为姑苏城将化为废墟，成为麋鹿的活动场所。）此处借这个典故说明北伐将失败，建康将丧失。

④“将不”句：意为麋鹿的活动场所将不仅在山林川泽，还会到覆灭后的建康城。

⑤虚远之怀：玄虚高远的心怀，此处借以讥讽司马昱的清谈作风。

⑥泗口：地名，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南，即古泗水入淮水之口。

⑦石门：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⑧安平：县名，治今河南安平。

⑨丙戌：十月丁巳朔，无丙戌，下月即闰月朔日为丙戌，此处时序疑有误。

⑩无极：县名，当作“毋极”，治今河北无极西。

⑪武宣王：即慕容廆。　文明王：即慕容皝。

⑫留台：即留都。　龙都：即龙城。

⑬陇东：地名，在今甘肃陇县。

【译文】

24 殷浩北伐的时候，中军将军王羲之写信劝阻他，不听从。后来没有取得成果，又计划再次出兵。王羲之给殷浩写信说：“现在我们拥有小小的江东地区，天下人感到寒心，本来已有很久了，力图争取军事上的功劳，不是你所应该做的。近来，掌管内外大权的人，没

有深谋远虑，却损耗国家的根基，各随自己的心意办事，竟然没有一点功劳可以评论，于是使得天下将有土崩瓦解的趋势；担负这个职责的人，怎么能免除天下的责备呢？现在，外部军队失败，内部资财枯竭，保卫淮水以南的志向，已经不能再达到了，不如退回来保卫长江，统领一方的将领各自回到旧日的镇所；长江以北地区，保持联系而已。承认错误，责备自己，另外采用良好的治理方法，减轻赋税劳役，和民众一道除旧布新，或许可以解除如倒悬一般的危急局面！使君出身于平民，担当天下的重任，肩负督察的职责，却失败到如此地步，恐怕满朝的贤臣，没有和你一道分担毁谤的。如果还认为前次的失败是考虑不周到造成的，所以又要去追求职分外的功劳，假如再失败，宇宙虽然广大，哪里是你的容身之处呢？这是无论愚蠢或聪明的人都不理解的。"

又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信说："做臣下的谁不愿尊奉他的君主，使国家的兴隆可同前朝媲美；何况是遇到了难得的机运呢？但是，当力所不能及时，怎么能不权衡轻重缓急、妥善处置呢？现在虽然有可喜的机会，但向内考究自己，值得忧虑的事却多于可喜的事。成功不可预料，残余的民众死得差不多了，劳役没有时限，征敛日益加重，凭小小的吴、越地区去征服天下十分之九的土地，不灭亡还能怎样呢？可是却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不走投无路就不停止，这是国内的人感到痛心疾首却不敢说出的心里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殿下对此再三思考，先奠定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建立势力扩展后，再谋划北伐也不算晚。如不这样做，恐怕麋鹿的游荡，将不仅限于山林川泽而已！希望殿下暂且放弃玄虚高远的心怀，来解救倒悬一般的急难，这可以说是在败亡中谋求生存，转祸难为幸福了。"司马昱不听从。

九月，殷浩驻扎在泗口，派遣河南太守戴施占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遁占据仓垣。殷浩因战事兴起，遣散了太学的学生，学校从此就关闭了。

冬，十月，谢尚派遣冠军将军王侠攻打许昌，攻下来了。秦国豫州刺史杨群退到弘农屯。征召谢尚担任给事中，守卫石头城。

25 十一日，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

26 从前赵国拥有军队占据州郡的将领，各自派遣使者投降燕国；燕王慕容俊委派王擢担任益州刺史，樊逸担任秦州刺史，张平担任并州刺史，李历担任兖州刺史，高昌担任安西将军，刘宁担任车骑将军。

27 慕容恪驻扎在安平，积聚粮食，修造攻城器械，将要讨伐王午。丙戌日，中山人苏林在无极起兵，自称天子；慕容恪从鲁口返回讨伐苏林。闰月，初三，燕王慕容俊派遣广威将军慕舆根协助慕容恪攻打苏林，杀了他。王午被他的将领秦兴杀死。吕护杀死秦兴，又自称安国王。

燕国的文武官员一同向燕王慕容俊献上皇帝名号，慕容俊同意了。十一月，十二日，开始设置文武百官，委派国相封奕担任太尉，左长史阳鄴担任尚书令，右司马皇甫真担任尚书左仆射，典书令张悕担任右仆射；其他的文武官员，各依等级任命。十三日，慕容俊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自称获得了传国玺，改年号为元玺。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这时，晋国使者正巧到达燕国，慕容俊对他说："你回去禀报你们的天子，我在人才缺乏时，被中原人士推举，已做皇帝了！"把司州改称为中州；在龙都设立留台。委派玄菟太守乙逸担任尚书，专门负责留台事务。

28 秦国丞相苻雄到陇西攻打王擢，王擢逃到凉州，苻雄返回，驻扎在陇东。张重华委派王擢担任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对他特别宠爱优待。

九 年

1 春，正月，乙卯朔，大赦。

2 二月，庚子，燕主俊立其妃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暐为皇太子，皆自龙城迁于蓟宫。

3 张重华遣将军张弘、宋修会王擢帅步骑万五千伐秦；秦丞相雄、卫将军菁拒之，大败凉兵于龙黎[1]，斩首万二千级，虏张弘、宋修；王擢弃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领军将军苻愿为秦州刺史，镇上邽。

4 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讨林邑，破五十余垒。

5 赵故卫尉常山李犊聚众数千人叛燕。

6 西域胡刘康诈称刘曜子，聚众于平阳，自称晋王；夏，四月，秦左卫将军苻飞讨擒之。

7 以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

8 五月，张重华复使王擢帅众二万伐上邽，秦州郡县多应之；苻愿战败，奔长安。重华因上疏请伐秦，诏进重华凉州牧。

9 燕主俊遣卫将军恪讨李犊，犊降，遂东击吕护于鲁口。

10 六月，秦苻飞攻氐王杨初于仇池，为初所败。丞相雄、平昌王菁帅步骑四万屯于陇东。

秦主健纳张遇继母韩氏为昭仪，数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假子也。"遇耻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阴结关中豪杰，欲灭苻氏，以其地来降。秋，七月，遇与黄门刘晃谋夜袭健，晃约开门以待之。会健使晃出外，晃固辞，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门，门不开；事觉，伏诛。于是孔持起池

阳[2]，刘珍、夏侯显起鄠[3]，乔秉起雍，胡阳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4]，众数万人，各遣使来请兵。

11 秦以左仆射鱼遵为司空。

12 九月，秦丞相雄帅众二万还长安，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5]，置荆州于丰阳川[6]，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为刺史。雄与清河王法、苻飞分讨孔持等。

【注释】

①龙黎：地名，在今甘肃陇县东南。

②池阳：县名，治今陕西泾阳西北。

③鄠(hù 户)：县名，治今陕西户县北。

④灞(bà 坝)城：县名，治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⑤上洛：县名，治今陕西商县。

⑥丰阳川：地名，在今陕西山阳。

【译文】

九年(癸丑、公元 353 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二月，十七日，燕国君主慕容俊立他的妃子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慕容暐为皇太子，都从龙城迁到蓟城皇宫。

3 张重华派遣将军张弘、宋修同王擢会合，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征伐秦国；秦国丞相苻雄、卫将军苻菁抵御他们，在龙黎大败凉州军队，斩下首级一万二千颗，俘虏张弘、宋修；王擢放弃秦州，逃往姑臧。秦国君主苻健委派领军将军苻愿担任秦州刺史，镇守上邽。

4 三月，交州刺史阮敷征讨林邑，攻下五十多个营垒。

5 从前赵国的卫尉常山人李犊聚集几千部众，反叛燕国。

6 西域胡人刘康谎称是刘曜的儿子，在平阳聚集部众，自称晋王；夏，四月，秦国左卫将军苻飞出军征讨，擒获了刘康。

7 委派安西将军谢尚担任尚书仆射。

8 五月，张重华又命令王擢率领二万军队讨伐上邽，秦州不少郡县响应他；苻愿战败，逃往长安。张重华于是上奏疏给晋国朝廷，请求讨伐秦国，下诏擢升张重华为凉州牧。

9 燕国君主慕容俊派遣卫将军慕容恪讨伐李犊，李犊投降，于是向东挺进，到鲁口攻打吕护。

10 六月，秦国苻飞到仇池攻打氐王杨初，被杨初打败。丞相苻雄、平昌王苻菁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驻扎在陇东。

秦国君主苻健娶张遇的继母韩氏做昭仪，多次在大庭广众中对张遇说："你是我的养子。"张遇感到羞耻，因苻雄等率领精锐的军队驻扎在外，暗中联络关中的英雄豪杰，想灭掉苻氏，献出苻氏的土地，来投降晋国。秋，七月，张遇和黄门刘晃策划在夜晚袭击苻健，刘晃约定打开宫门，等待张遇。正巧苻健命令刘晃到宫外办事，刘晃坚决推辞，不得已而出去了。张遇不知道这个变化，率领军队到宫门前，宫门不能打开；事情败露，张遇被杀。这时，孔持在池阳起兵，刘珍、夏侯显在鄠县起兵，乔秉在雍城起兵，胡阳赤在司竹起兵，呼延毒在灞城起兵，部众几万人，各自派遣使者到东晋来请求出兵支援。

11 秦国委派左仆射鱼遵担任司空。

12 九月，秦国丞相苻雄率领二万军队回到长安，派遣平昌王苻菁攻取上洛，在丰阳川设置荆州治所，委派步兵校尉金城人郭敬担任刺史。苻雄和清河王苻法、苻飞分别讨伐孔持等人。

13 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

兴屯田，训厉将士。殷浩在寿春，恶其强盛，四襄诸弟，屡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将军魏统卒，弟憬代领部曲。浩潜遣憬帅众五千袭之，襄斩憬，并其众。浩愈恶之，使龙骧将军刘启守谯，迁襄于梁国蠡台[1]，表授梁国内史。

魏憬子弟数往来寿春，襄益疑惧，遣参军权翼使于浩，浩曰："身与姚平北共为王臣[2]，休戚同之；平北每举动自专，甚失辅车之理[3]，岂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绝世，拥兵数万远归晋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辅明哲故也。今将军轻信谗慝之言[4]，与平北有隙，愚谓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迈，生杀自由，又纵小人掠夺吾马；王臣之体，固如是乎？"翼曰："平北归命圣朝，岂肯妄杀无辜？奸宄小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杀之何害？"浩曰："然则掠马何也？"翼曰："将军谓平北雄武难制，终将讨之，故取马欲以自卫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阴遣人诱梁安、雷弱儿，使杀秦主健，许以关右之任；弱儿伪许之，且请兵应接。浩闻张遇作乱，健兄子辅国将军黄眉自洛阳西奔，以为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寿春帅众七万北伐，欲进据洛阳，修复园陵。吏部尚书王彪之上会稽王昱笺，以为："弱儿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不从。

浩以姚襄为前驱。襄引兵北行，度浩将至，诈令部众夜遁，阴伏甲以邀之。浩闻而追襄至山桑[5]；襄纵兵击之，浩大败，弃辎重，走保谯城。襄俘斩万余，悉收其资仗，使

兄益守山桑，襄复如淮南。会稽王昱谓王彪之曰："君言无不中，张、陈无以过也！"

【注释】

①蠡(lí梨)台：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南古睢阳城内。

②姚平北：即平北将军姚襄。

③辅车：辅车相依。辅，古代在车两旁加的横木；一说指车两轮外壁加的直木。车，车辆。比喻事物之间相互依存。

④谗慝(tè特)：恶言恶意。

⑤山桑：县名，治今安徽蒙城北。

【译文】

13 姚襄驻扎在历阳，因燕国、秦国正强盛，没有北伐的志向，就在淮河两岸大力兴办屯田，训练将领士兵。殷浩驻扎在寿春，厌恶姚襄的强盛，囚禁他的几个弟弟，多次派遣刺客刺杀他，刺客都把实情告诉了姚襄。安北将军魏统去世，弟弟魏憬接替他统领部众。殷浩派遣魏憬率领五千军队袭击姚襄，姚襄杀了魏憬，吞并了他的部众。殷浩更加厌恶姚襄，命令龙骧将军刘启守卫谯城，把姚襄调到梁国的蠡台，上奏章请求委任姚襄为梁国内史。

魏憬的子弟们多次往返于蠡台与寿春之间，姚襄更加怀疑恐惧，派遣参军权翼出使到殷浩那里，殷浩说："我和姚平北都是君王的臣属，休戚与共；平北将军每每独断地行事，十分违背辅车相依的道理，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权翼说："平北将军英勇的风姿当代罕见，拥有几万军队，从遥远的地方来归顺晋王室，是因为朝廷有道义、宰辅大臣贤明的缘故。现在将军轻易地相信邪恶的谗言，和平北将军有隔阂，我认为猜疑嫌隙的根源，在于您而不在于平北将军。"殷浩说："平北将军生性豪放不羁，随意杀人，又纵容小人掠夺我的马匹；君王臣属的规矩，就是像这样的吗？"权翼说："平北将

军归顺圣明的朝廷，怎么肯随意杀害没有罪过的人？邪恶的小人，也是君王的法令所不能容忍的，杀这种人有什么关系？"殷浩说："那么，掠夺马匹是为什么呢？"权翼说："将军认为平北将军雄健勇武，难以控制，终究将会讨伐他，所以夺取马匹，用来自卫而已！"殷浩笑着说："怎么会到这个地步？"

当初，殷浩暗中派人劝诱梁安、雷弱儿，让他们杀死秦国君主苻健，许诺把关中的大权交给他俩；雷弱儿假装答应下来，并且请求派兵来接应。殷浩听说张遇作乱，苻健的哥哥的儿子辅国将军苻黄眉从洛阳向西逃跑，认为梁安等人的事情已经成功。冬，十月，殷浩从寿春率领七万军队北伐，想进军占据洛阳，修复晋朝帝王的陵墓。吏部尚书王彪之给会稽王司马昱呈上信件说："雷弱儿等人或许有欺诈，殷浩不应轻率进军。"司马昱不听从。

殷浩派姚襄做前锋。姚襄率领军队向北进发，估计殷浩将要赶到，命令部众在晚间假装逃亡，秘密地埋伏起来阻击殷浩。殷浩听到姚襄部众逃亡的消息就追赶，在山桑追上姚襄；姚襄指挥军队攻击殷浩，殷浩大败，丢弃军用物资，逃到谯城据守。姚襄俘获、杀死了一万多人，缴获了他们的全部资财兵器，命令哥哥姚益守卫山桑，姚襄又回到了淮南。会稽王司马昱对王彪之说："你的话没有不应验的，就是张良、陈平也不能超过你啊！"

14 西平敬烈公张重华有疾，子曜灵才十岁，立为世子，赦其境内。重华庶兄长宁侯祚，有勇力、吏干，而倾巧善事内外，与重华嬖臣赵长、尉缉等结异姓兄弟。都尉常据请出之，重华曰："吾方以祚为周公，使辅幼子，君是何言也？"

谢艾以枹罕之功有宠于重华[1]，左右疾之，谮艾，出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权倖用事，公室将危，乞听臣入侍。"且言："长宁侯祚及赵长等将为乱，宜尽逐之。"十一月，己未，重华疾甚，手令征艾为卫将军、监中外诸军事，辅政；祚、长等匿而不宣。

丁卯，重华卒，世子曜灵立，称大司马、凉州刺史、西平公。赵长等矫重华遗令，以长宁侯祚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大将军，辅政。

15 殷浩使部将刘启、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击之，启、彬之皆败死。襄进据芍陂。

16 赵末，乐陵朱秃、平原杜能、清河丁娆、阳平孙元各拥兵分据城邑，至是皆请降于燕；燕主俊以秃为青州刺史，能为平原太守，娆为立节将军，元为兖州刺史，各留抚其营。

17 秦丞相雄克池阳，斩孔持。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飞克鄠，斩刘珍、夏侯显。

18 姚襄济淮，屯盱眙[2]，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遣使诣建康罪状殷浩，并自陈谢。诏以谢尚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

19 凉右长史赵长等建议[3]，以为"时难未夷，宜立长君，曜灵冲幼，请立长宁侯祚。"张祚先得幸于重华之母马氏[4]，马氏许之，乃废张曜灵为凉宁侯，立祚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祚既得志，恣为淫虐，杀重华妃裴氏及谢艾。

20 燕卫将军恪、抚军将军军、左将军彪等屡荐给事黄门侍郎霸有命世之才[5]，宜总大任。是岁，燕主俊以霸为使持节、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6]，镇常山。

【注释】

①枹罕之功：保卫枹罕的功劳。详见本书等九十七卷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

②盱眙（xū yí 需移）：县名，治今江苏盱眙东北都梁山东北麓。

③"凉右长史"句：西晋灭亡后，张轨及其子孙割据以凉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称前凉。但自张轨至张曜灵，一直自称晋臣，奉行西晋愍帝的年号，正式爵位仅为公爵，直到张祚始称王称帝。故司马光记前凉史事，开始一概不称国名，而视其为晋国的藩属。一段之首用国名，本段是首例。

④"张祚"句：依字面意义，本句可理解为张祚原先就得到马氏的宠爱，实则不够确切，据《晋书·张轨传》，"祚先烝重华母马氏"，意为张祚原先已跟马氏通奸（下淫上曰烝）。

⑤给事黄门侍郎：职官名，和侍中一同掌管门下省事务，地位低下侍中。

⑥北冀州：州名，前燕所置，治今河北正定南。以方位在冀州（治今河北高邑西南）的北面，故称北冀州。

【译文】

14 西平敬烈公张重华患病，儿子张曜灵才十岁，立为世子，赦免境内罪犯。张重华庶出的哥哥长宁侯张祚，勇敢有力，有行政才能，但为人狡诈，善于逢迎内外官员，和张重华宠信的臣子赵长、尉缉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都尉常据请求把张祚调出去，张重华说："我正要任用张祚为周公那样的人物，让他辅佐幼小的儿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谢艾因保卫枹罕的功劳，受到张重华的宠信，左右的人忌妒他，对他进行诬陷，张重华就调他出去担任酒泉太守。谢艾上奏疏

说:"受宠信的权臣当政,朝廷将有危险,请求准许我入宫侍奉。"并且说:"长宁侯张祚和赵长等人将要作乱,应该把他们全部驱逐。"十一月,初十,张重华病重,亲手下令征召谢艾担任卫将军、监中外诸军事,辅佐朝政;张祚、赵长等人把张重华的手令藏匿起来,不加以公布。

十八日,张重华去世,世子张曜灵即位,称为大司马、凉州刺史、西平公。赵长等人假称张重华临终时的命令,委派长宁侯张祚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大将军、辅佐朝政。

15 殷浩命令部将刘启、王彬之到山桑攻打姚益,姚襄从淮南赶去回击,刘启、王彬之都战败而死。姚襄进军占据芍陂。

16 赵国末年,乐陵人朱秃、平原人杜能、清河人丁娆、阳平人孙元各自聚集军队,分别占据所在郡县的城池,到这时,都向燕国请求投降;燕国君主慕容俊委派朱秃担任青州刺史。杜能担任平原太守,丁娆担任立节将军,孙元担任兖州刺史,各自留在原地镇抚他们的营垒。

17 秦国丞相苻雄攻下池阳,杀死孔持。十二月,清河王苻法、苻飞攻下鄠县,杀死刘珍、夏侯显。

18 姚襄渡过淮河,驻扎在盱眙,招募、掳掠流民,部众达到七万人,分别设置郡守县令,鼓励耕田种桑;派遣使者前往建康,指控殷浩的罪行,并且请求处分自己。下诏委派谢尚担任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豫州刺守,镇守历阳。

19 凉国右长史赵长等人提出主张,认为"当今的祸难没有平定,应该立年长的君主,张曜灵年幼,请求立长宁侯张祚。"张祚原先就受到张重华的母亲马氏的宠爱,马氏答应了赵长等人的请求,于是废黜张曜灵为凉宁侯,立张祚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凉公。张祚得其所欲以后,恣意地荒淫暴虐,杀死张重华的妃子裴氏和谢艾。

20 燕国卫将军慕容恪、抚军将军慕容军、左将军慕容彪等人,多

次推荐给事黄门侍郎慕容霸，说他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应该总揽大权。这一年，前燕君主慕容俊委派慕容霸担任使持节、安东将军、北冀州刺史，镇守常山。

十 年

1 春，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1]，立妻辛氏为王后，子太和为太子；封弟天锡为长宁侯，子庭坚为建康侯，曜灵弟玄靓为凉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礼乐。尚书马岌切谏，坐免官。郎中丁琪复谏曰："我自武公以来[2]，世守臣节，抱忠履谦五十余年[3]，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师徒岁起，民不告疲。殿下勋德未高于先公，而亟谋革命[4]，臣未见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远所以归向者，以吾能奉晋室故也。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祚大怒，斩之于阙下。

2 故魏降将周成反[5]，自宛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6]。

3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阳赤奔霸城，依呼延毒。

4 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征西将军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数浩之罪，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徙东阳之信安[7]。自此内外大权一归于温矣。

浩少与温齐名，而心竞不相下，温常轻之。浩既废黜，

虽愁怨不形辞色,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字[8]。久之,温谓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为令仆,足以仪刑百揆[9],朝廷用违其才耳。"将以浩为尚书令,以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十数,竟达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绝,卒于徙所。以前会稽内史王述为扬州刺史。

5 二月,乙丑[10],醒温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11],至南乡[12];步兵自淅川趣武关[13];命司马勋出子午道以伐秦[14]。

6 燕卫将军恪围鲁口,三月,拔之。吕护奔野王[15],遣表奉表谢罪于燕,燕以护为河内太守。

7 姚襄遣使降燕。

8 燕王俊以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诸军事,权镇洛水;以慕容强为前锋都督,督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进据河南。

【注释】

①"改建兴"句:前凉自张轨起,一直、行西晋愍帝年号,至本年为建兴四十二年。

②武公:张轨的谥号。

③"抱忠"句:前凉自张轨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担任凉州刺史算起,至本年已有53年。

④革命: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人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之称朝代更替为革命。

⑤"故魏"句:周成投降见本卷永和七年(公元351年)。

⑥鲔渚(wěi zhǔ 委煮):地名,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⑦东阳:郡名,治今浙江金华。 信安:县名,治今浙江衢县。

⑧咄(duō 多)咄怪事:令人惊奇并难以理解的怪事。咄咄,叹词,表示惊诧。

⑨仪刑:作为楷模的法式。 百揆:百官。

⑩乙丑:二月己卯朔,无乙丑。

⑪均口:地名,即今湖北均县丹江入汉江之口。

⑫南乡:县名,治今河南淅川西南旧淅川县城东南原丹江南岸(今已成水库)。

⑬淅川:县名,当作析县,治今河南西峡。 武关:地名,在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

⑭子午道:地名,又名蜀中,自今陕西长安县子午镇南穿秦岭,通往今安康县境。

⑮野王:县名,治今河南沁阳。

【译文】

十年(甲寅、公元 354 年)

1 春,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把建兴四十二年改为和平元年;立妻子辛氏为王后,儿子张太和为太子;封弟弟张天锡为长宁侯,儿子张庭坚为建康侯,张曜灵的弟弟张玄靓为凉武侯;设置文武百官,祭祀天地,使用天子的礼仪器乐。尚书马岌恳切规劝,被免除官职。郎中丁琪又规劝说:"我们自从武公以来,世代遵守臣属的礼节,胸怀忠贞,行事谦恭,已有五十多年了,所以能凭着一州的部众,抗击天下的敌寇,战事连年不断,民众不感到疲敝。殿下的功勋德行不比祖先高,却急于谋划改朝换代,臣下没有发现这样做的理由。官吏百姓之所以听从号令,四面八方的人之所以前来归顺,是因我们能尊崇晋王室的缘故。现在抬高自己,就会上下离心离德,还怎么能凭着一个角落的地方对抗天下的强敌呢?"张祚大怒,在宫殿前杀了丁琪。

2 从前魏国投降过来的将领周成反叛,从宛县袭击洛阳。十二日,河南太守戴施逃到鲔渚。

3 秦国丞相苻雄攻下司竹;胡阳赤逃到霸城,依附呼延毒。

4 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出兵屡次失败,粮食武器全部用光;征西将军桓温利用朝野人士的怨愤,上奏疏列举殷浩的罪过,请求废黜他。朝廷不得已,罢免殷浩,贬他为平民,放逐到东阳郡的信安县。从此,朝廷内外的大权全部掌握在桓温手中。

殷浩年青时和桓温名望相等,而暗中争斗,不相互谦让,桓温时常轻视殷浩。殷浩在被废黜以后,即使忧愁怨恨,也不表现在言谈中和脸色上,常常用手指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几个字。过了很久,桓温对掾属郗超说:"殷浩有德行、善于谈论,往日若担任尚书令或尚书仆射,足以做文武官员的楷模,朝廷的任用,偏离了他的才能。"打算安排殷浩担任尚书令,写信告诉他。殷浩高兴地答应下来,将要回信时,担心有差错,拆开了又封口,反复了十多次,最后送到的却是个空信封。桓温大怒,从此和殷浩断绝关系,殷浩死在放逐的地方。委派曾任过会稽内史的王述担任扬州刺史。

5 二月,乙丑日,桓温统领步兵骑后四万人从江陵出发;水军从襄阳进入均口,到达南乡;步兵从淅川赶往武关;命令司马勋从子午道出兵,去征伐秦国。

6 燕国卫将军慕容恪包围鲁口,三月,攻下来了。吕护逃到野王,派遣弟弟呈送奏章,向燕国请求宽恕,燕国委派吕护担任河内太守。

7 姚襄派遣使者投降燕国。

8 燕王慕容俊委派慕容评担任镇南将军,统领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一切军务,暂且镇守洛水地区;委派慕容强担任前锋都督,统领荆、徐二州、淮河两岸一切军务,进军占据黄河以南地区。

9 桓温别将攻上洛，获秦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1]，破之。司马勋掠秦西鄙，凉秦州刺史王擢攻陈仓以应温。秦主健遣太子苌、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硕帅众五万军于峣柳以拒温[2]。夏，四月，己亥，温与秦兵战于蓝田。秦淮南王生单骑突陈，出入以十数，杀伤晋将士甚众。温督众力战，秦兵大败；将军桓冲又败秦丞相雄于白鹿原[3]。冲，温之弟也。温转战而前，壬寅，进至灞上。秦太子苌等退屯城南，秦主健与老弱六千固守长安小城，悉发精兵三万，遣大司马雷弱儿等与苌合兵以拒温。三辅郡皆来降。温抚谕居民，使安堵复业。民争持牛酒迎劳，男女夹路观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秦丞相雄帅骑七千袭司马勋于子午谷，破之，勋退屯女娲堡[4]。

10 戊申[5]，燕主俊封抚军将军军为襄阳王，左将军彭为武昌王；以卫将军恪为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事，封太原王；镇南将军评为司徒、骠骑将军，封上庸王；封安东将军霸为吴王；左贤王友为范阳王，散骑常侍厉为下邳王，散骑常侍宜为庐江王，宁北将军度为乐浪王；又封弟桓为宜都王，逮为临贺王，徽为河间王，龙为历阳王，纳为北海王，秀为兰陵王，岳为安丰王，德为梁公，默为始安公，偻为南康公；子咸为乐安王，亮为勃海王，温为带方王，涉为渔阳王，晞为中山王；以尚书令阳鹜为司空，仍守尚书令。

命冀州刺史吴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

故名之曰霸，将以为世子；群臣谏而止，然宠遇犹逾于世子。由是俊恶之，以其尝坠马折齿，更名曰缺[6]；寻以其应谶文，更名曰垂；迁侍中，录留台事，徙镇龙城。垂大得东北之和，俊愈恶之，复召还。

11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7]，降于姚襄。建康震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中堂[8]，豫州刺史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城，固江备守。

12 王擢拔陈仓，杀秦扶风内史毛难。

13 北海王猛，少好学，倜傥有大志，不屑细务，人皆轻之。猛悠然自得，隐居华阴。闻桓温入关，披褐诣之[9]，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得，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应，徐曰："江东无卿比也！"乃署猛军谋祭酒。

温与秦丞相雄等战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万余人。初，温指秦麦以为粮，既而秦人悉芟麦[10]，清野以待之，温军乏食。六月，丁亥，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以王猛为高官督护[11]，欲与俱还，猛辞不就。

呼延毒帅众一万从温还。秦太子苌等随温击之，比至潼关，温军屡败，失亡以万数。

温之屯灞上也，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长安；温弗从。珍以偏师独济，颇有所获。及温退，乃还，显言于众，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杀之。

14 秦丞相雄击司马勋、王擢于陈仓，勋奔汉中，擢奔略阳。

【注释】

①青泥：地名，在今陕西蓝田东南。

②峣(yáo 尧)柳：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南。

③白鹿原：地名，一名霸陵源，在今陕西蓝田西灞、浐二水之间，南连秦岭，北止灞岸，东西十五里，南北四十里。

④女娲(wā 洼)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秦岭北麓户县或周至县境。

⑤戊申：四月戊寅朔，无戊申。

⑥缺(quē 缺)。

⑦江西：地名，隋唐以前，司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为江西。

⑧中堂：朝廷议事的正堂。或将其视为地名，不妥。

⑨褐(hè 赫)：粗布或粗布衣服。

⑩扪虱(mén shī 门施)：摸捉虱子，形容放达任性，毫无拘束。

⑪芟(shān 山)：割；除去。

⑫高官督护：另外授予高官的督护。督护是本身的职务，高官是荣誉性的，属加官之列。

【译文】

9 桓温的别部将领攻打上洛，擒获秦国荆州刺史郭敬；进军攻打青泥，攻下来了。司马勋掳掠秦国的西部边境，凉国秦州刺史王擢攻打陈仓，来响应桓温。秦国君主苻健派遣太子苻苌、丞相苻雄、淮南王苻生、平昌王苻菁、北平王苻硕率领五万军队，驻扎在峣柳，来抵御桓温。夏，四月，二十二日，桓温同秦国军队在蓝田交战。秦国淮南王苻生单人匹马冲击桓温的军阵，进进出出十多次，杀伤了很多晋国的将领士兵。桓温指挥军队奋力作战，秦国军队大败；将军桓冲又在白鹿原打败秦国丞相苻雄。桓冲，是桓温的弟弟。桓温辗

转作战，向前推进，二十五日，进军到灞上。秦国太子苻苌等人退到长安城南驻守，秦国君主苻健和六千老弱残兵固守长安小城，把所有的精锐兵士三万人调出去，派遣大司马雷弱儿等人和苻苌会合，来抵御桓温。三辅地区的郡县都来向桓温投降。桓温安抚告谕居民，让他们相安无事地生活、恢复生产。民众争相带着牛肉美酒迎接慰劳，男男女女夹道观看，有的老年人流下了的眼泪，说："没有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朝廷的军队！"

秦国丞相苻雄率领七千骑兵，到子午谷袭击司马勋，打败了他，司马勋退到女娲堡驻守。

10 戊申日，燕国君主慕容俊封抚军将军慕容军为襄阳王，左将军慕容彭为武昌王；委派卫将军慕容恪担任大司马、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事，封为太原王；镇南将军慕容评担任司徒、骠骑将军，封为上庸王；封安东将军慕容霸为吴王；左贤王慕容友为范阳王，散骑常侍慕容厉为下邳王，散骑常侍慕容宜为庐江王，宁北将军慕容度为乐浪王；又封弟弟慕容恒为宜都王，慕容逮为临贺王，慕容徽为河间王，慕容龙为历阳王，慕容纳为北海王，慕容秀为兰陵王，慕容岳为安丰王，慕容德为梁公，慕容默为始安公，慕容儚为南康公；儿子慕容咸为乐安王，慕容亮为勃海王，慕容温为带方王，慕容涉为渔阳王，慕容韪为中山王；委派尚书令阳骛担任司空，仍旧兼任尚书令。

命令冀州刺史吴王慕容霸把治所迁到信都。当初，燕王慕容皝认为慕容霸才能非凡，所以给他起名为"霸"，准备立他为世子；因臣属们规劝才作罢，但对他的宠爱仍然超过了世子。因此，慕容俊很厌恶他，因为他曾经从马背上摔下来折断了牙齿。给他改名为"缺"；不久，因为"缺"与谶文相应，又改名为"垂"；调任他为侍中，统领留台事务，迁到龙城镇守。慕容垂深深地受到东北一带民众的爱戴，慕容俊更加厌恶他，又召他返回。

11 五月，江西的流民郭敞等人捉住陈留内史刘仕，投降姚襄。建

康震惊恐惧，委派吏部尚书周闵担任中军将军，驻扎在中堂，豫州刺史谢尚从历阳返回，保卫京城，加固长江防线，严密戒备防守。

12 王擢攻下陈仓，杀死秦国扶风内史毛难。

13 北海人王猛，年青时喜爱读书，性格洒脱，胸有大志，不屑于做细小的事情，人们都瞧不起他。王猛悠然自得，隐居在华阴。得知桓温进入关中，穿着粗布衣服到了桓温那里，边摸虱子，边谈论当代的形势，如同旁边无人一般。桓温认为他不是平凡的人，问他说："我奉行天子的命令，率领十万精锐的兵士，为百姓铲除残余的贼寇，三秦的英雄豪杰却没有前来归附的，这是为什么？"王猛说："您不怕几千里的远路，深入敌人的境内，现在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去攻取，百姓不知您的意图，所以不前来。"桓温沉默了，无话可答，其后才慢慢地说："江东没有比得上你的人才！"于是委任王猛为军谋祭酒。

桓温和秦国丞相苻雄等人在白鹿原交战，桓温的军队失利，死亡一万多人。当初，桓温指望收割秦国的麦子作为军粮，不久，秦国人割光了所有的麦子，将四野的粮食清点收藏，来等待桓温，桓温的军队粮食匮乏。六月，初一，迁徙关中三千多户，返回晋国。桓温委派王猛担任高官督护，想让王猛和自己一道返回，王猛辞让，不就职。

呼延毒率领一万部众，跟随桓温返回。秦国太子苻苌等人尾随桓温追击，等到了潼关，桓温的军队屡次战败，逃跑和战死的以万计数。

桓温驻扎在灞上时，顺阳太守薛珍劝说桓温一直进逼长安；桓温不听从。薛珍独自带领侧翼部队渡过灞水，很有收获。等到桓温撤退，才返回，在大庭广众中发议论，夸耀自己的勇敢，指责桓温的过分稳重；桓温杀了他。

14 秦国丞相苻雄到陈仓攻打司马勋、王擢，司马勋逃到汉中，王擢逃到略阳。

15 秦以光禄大夫赵俱为洛阳刺史[1],镇宜阳[2]。

16 秦东海敬武王雄攻乔秉于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呕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夺吾元才之速也[3]?"赠魏王;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4]。雄以佐命元勋,权侔人主,而谦恭泛爱,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

子坚袭爵。坚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学多能,交结英豪,吕婆楼、强汪及略阳梁平老皆与之善。

17 燕乐陵太守慕容钩,翰之子也,与青州刺史朱秃共治厌次[5]。钩自恃宗室,每陵侮秃。秃不胜忿,秋,七月,袭钩,杀之,南奔段龛。

18 秦太子苌攻乔秉于雍,八月,斩之,关中悉平。秦主健赏拒桓温之功,以雷弱儿为丞相,毛贵为太傅,鱼遵为太尉,淮南王生为中军大将军,平昌王菁为司空。健勤于政事,数延公卿咨讲治道;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后,易以宽简、节俭、崇礼儒士,由是秦人悦之。

19 燕大调兵众,因发诏之日,号曰"丙戌举"[6]。

20 九月,桓温还自伐秦,帝遣侍中、黄门劳温于襄阳。

21 或告燕黄门侍郎宋斌等谋奉冉智为主而反,皆伏诛。斌,烛之子也。

22 秦太子苌之拒桓温也,为流矢所中,冬,十月,卒,谥曰献哀。

23 燕王俊如龙城。

24 桓温之入关也,王擢遣使告凉王祚,言温善用兵,其

志难测。祚惧，且畏擢之叛己，遣人刺之。事泄，祚益惧，大发兵，声言东伐，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帅兵三千击擢，破之。十一月，擢帅众降秦，秦以擢为尚书，以上将军啖铁为秦州刺史。

25 秦主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晋还，为姚襄所虏，以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归秦，健以安为大司马、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镇蒲阪。

26 是岁，秦大饥，米一升直布一匹。

【注释】

②宜阳：地名，在今河南宜阳西。

③元才：苻雄的表字。

④晋安平献王：即司马鑒之弟司马孚。其葬礼详见本第八十卷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 272 年)。

⑤厌次：地名，在今山东阳信东南。

⑥丙戌举：丙戌日的征调。丙戌，为八月十一日。

【译文】

15 秦国委派光禄大夫赵俱担任洛州刺史，镇守宜阳。

16 秦国东海敬武王苻雄到雍县攻打乔秉；二十日，去世。秦国君主苻健哭他哭得吐血，说："上天不想让我平定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地夺走我的元才呢？"追赠苻雄为魏王，葬礼依照晋国安平献王的旧例。苻雄作为辅佐创业的元勋，权力和君主相当，可是谦虚恭敬，爱护大众，遵守法令规章，所以苻健敬重他，常常说："元才，是我的周公。"

苻雄的儿子苻坚继承爵位。苻坚禀性极为孝顺，自幼就有志向和气度，博学多才，结交英雄豪杰，吕婆楼、强汪和略阳人梁平老都

和他关系很好。

17 燕国乐陵太守慕容钩，是慕容翰的儿子，和青州刺史朱秃的治所都设在厌次。慕容钩仗着自己是宗室成员，时常欺凌、侮辱朱秃。朱秃按捺不住愤怒，秋，七月，袭击慕容钩，杀了他，向南投奔段龛。

18 秦国太子苻苌到雍县攻打乔秉，八月，杀了他，关中全部平定。秦国君主苻健奖赏抵御桓温的功劳，委派雷弱儿担任丞相，毛贵担任太傅，鱼遵担任太尉，淮南王苻生担任中军大将军，平昌王苻菁担任司空。苻健勤奋地处理政事，多次延请公卿大臣，咨询、讨论治国的方针；在赵国人苛刻暴虐、奢侈腐化的社会风气之后，苻健代之以宽松简约、勤俭节省、尊重士人的风尚，因此，秦国民众都喜爱他。

19 燕国大规模征发兵士，根据下发诏书的日期，称为"丙戌举"。

20 九月，桓温从征伐秦国的前线返回，皇帝派遣侍中、黄门侍郎到襄阳慰劳桓温。

20 有人告发燕国黄门侍郎宋斌等人密谋拥戴冉智为君主，反叛燕国，他们全部被诛杀。宋斌，是宋烛的儿子。

22 秦国太子苻苌在抵御桓温时，被流箭射中，冬，十月，去世，谥号为献哀。

23 燕王慕容俊前往龙城。

24 桓温进入关中时，王擢派遣使者告诉凉王张祚，说桓温善于用兵，他的心意难以预测。张祚畏惧，并且害怕王擢背叛自己，派遣人刺杀他。事情泄露，张祚更加畏惧，大规模调发军队，声称向东讨伐，实际上是想向西保卫敦煌，碰巧桓温返回，他才停止了行动。不久，派遣秦州刺史牛霸等人率领三千军队攻打王擢，打败了他。十一月，王擢率领军队投降秦国，秦国委派王擢担任尚书，委派上将军啖铁担任秦州刺史。

25 秦王苻健的叔父武都王苻安从晋国返回，被姚襄俘获，任用

他为洛州刺史。十二月，苻安逃回秦国，苻健委派苻安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并州刺史，镇守蒲阪。

26 这一年，秦国发生大饥荒，一升米的价格相当于一匹布。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

晋纪二十二起旃蒙单阏，尽屠维协洽，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

1 春，正月，故仇池公杨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杀杨初；初子国诛式王及宋奴，自立为仇池公。桓温表国为镇北将军、秦州刺史。

2 二月，秦大蝗，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1]。

3 夏，四月，燕主俊自和龙徙蓟[2]。先是，幽、冀之人以俊为东迁，互相惊扰，所在屯聚。群臣请讨之，俊曰："群小以朕东巡，故相惑为乱耳；今朕既至，寻当自定，不足讨也。"

4 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瓮及秦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皆以郡降燕[3]。

5 秦淮南王生幼无一目，性粗暴。其祖父洪尝戏之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谓其父健曰："此儿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将杀之，健弟雄止之曰："儿长自应改，何可遽尔？"及长，力举千钧，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寇绝一时。献哀太子卒，强后欲立少子晋王柳；秦主健以谶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为太子[4]。以司空、平昌王菁为太尉，尚书令王堕为司空，司隶校尉梁楞为尚书令。

6 姚襄所部多劝襄北还，襄从之。五月，襄攻冠军将军高季于外黄[5]，会季卒，襄进据许昌。

7 六月，丙子，秦主健寝疾。庚辰，平昌公菁勒兵入东宫[6]，将杀太子生而自立。时生侍疾西宫，菁以为健已卒，攻东掖门。健闻变，登端门，陈兵自卫。众见健惶惧，皆舍仗逃散。健执菁，数而杀之，余无所问。

壬午，以大司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诸军事。甲申，健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受遗诏辅政。健谓太子生曰："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

臣光曰：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8 乙酉，健卒；谥曰景明皇帝，庙号高祖。丙戌，太子生即

位，大赦，改元寿光。群臣奏曰："未逾年而改元，非礼也。"生怒，穷推议主，得右仆射段纯，杀之。

【注释】

①啖(dàn 但)：吃。

②和龙：地名，即龙城，在今辽宁朝阳。

③瓮(pén 盆)：同"盆"或"瀊"。

④"秦主"句：三只羊本应有六只眼，谶文称"三羊五眼"，是一眼已盲，这正应在苻生身上。

⑤外黄：县名，治今河南民权西北。

⑥平昌公：当作"平昌王"，译文据改。

【译文】

晋纪二十二起乙卯(公元355年)，止己未(公元359年)，共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乙卯，公元355年)

1 春，正月，从前仇池公杨毅的弟弟杨宋奴指使他姑姑的儿子梁式王刺杀杨初；杨初的儿子杨国诛杀梁式王和杨宋奴，自立为仇池公。桓温上奏章推荐杨国担任镇北将军、秦州刺史。

2 二月，秦国发生大蝗灾，各种野草吃得没有一点剩余的，牛马互相啃吃对方身上的毛。

3 夏，四月，燕国君主慕容俊从和龙回到蓟城。在这以前，幽州、冀州的人民以为慕容俊要把都城向东迁徙，互相惊恐侵扰，各地起兵集结。臣属们请求讨伐他们，慕容俊说："这群小人因为我到东部巡视，所以相互疑惑，起兵作乱；现在我回来了，不久就会自然安定，不值得去讨伐。"

4 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瓮和秦国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都献出本郡，投降燕国。

5 秦国淮南王苻生小时候失去了一只眼睛，性情粗暴。他的祖父苻洪曾经跟他开玩笑说："我听说瞎孩子只有一只眼睛流泪，是真的吗？"苻生发怒，抽出佩刀就刺自己的身体。刺得流血，说："这也是一道泪水。"苻洪非常吃惊，用鞭子抽打他。苻生说："我生来能忍受刀和矛的刺杀，忍受不了鞭打！"苻洪对苻生的父亲苻健说："这个孩子狂妄背理，应该趁早除掉他；否则，一定会搞得家破人亡。"苻健将要杀掉苻生，苻健的弟弟苻雄劝阻他说："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改变，怎么能这么急躁呢？"等到苻生长大，力气大得可以举起千钧重的东西，空手可以同猛兽格斗，跑起来赶得上奔驰的骏马，刀枪刺杀，骑马射箭，远远超过同时的人。献哀太子去世，强皇后想小儿子晋王苻柳；秦国君主苻健因谶文中有"三羊五眼"的字样，就立苻生为太子。委派司空、平昌王苻菁担任太尉，尚书令王堕担任司空，司隶校尉梁楞担任尚书令。

6 姚襄的部属大多劝他回到北方，姚襄听从了。五月，姚襄到外黄攻打晋国冠军将军高季，正巧高季去世，姚襄进军占据许昌。

7 六月，初六，秦国君主苻健患病。初十，平昌王苻菁率军进入东宫，准备杀掉太子苻生，自己继位。这时，苻生正在西宫侍候父亲的病，苻菁认为苻健已经去世了，就攻打东掖门。苻健听说有变乱，登上端门，部署军队自卫。众人见到苻健，惊惶恐惧，都丢下武器，四处逃跑。苻健捉住苻菁，列举他的罪过后杀了他，其他的人不加以追究。

十二日，委派大司马、武都王苻安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十四日，苻健召见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史部尚书辛牢等人，让他们来接受遗诏，辅佐朝政。苻健对太子苻生说："各夷族的首领和掌握权柄的大臣，如果不听从你的命令，应该逐渐地除掉他们。"

臣司马光以为：接受遗诏的大臣，是用来辅助继承人，做继承人的助手的。既为继承人选定助手，又教继承人除掉他

们,能不自取灭亡吗?知道接受遗诏的大臣不忠诚,不任用他们就够了;既把大权交给他们,又接着加以猜忌,很少有不招致祸乱的。

8 十五日,苻健去世;谥号为景明皇帝,庙号为高祖。十六日,太子苻生即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寿光。文武官员上奏说:"不超过一年就改年号,不合乎礼仪。"苻生发怒,深入追查发表这个议论的主要人物,查出来是右仆射段纯,就杀了他。

9 秋,七月,以吏部尚书周闵为左仆射。

10 或告会稽王昱曰:"武陵王第中大修器仗[1],将谋非常。"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尽于驰骋畋猎而已耳,深愿静之,以安异同之论,勿复以为言!"昱善之。

11 秦主生尊母强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门大夫南安赵韶为右仆射[2],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郎董荣为尚书。

12 凉王祚淫虐无道,上下怨愤。祚恶河州刺史张瓘之强,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讨叛胡,又遣其将易揣、张玲帅步骑万三千以袭瓘。张掖人王鸾知术数[3],言于祚曰:"此军出,必不还,凉国将危。"并陈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鸾为妖言,斩以徇。鸾临刑曰:"我死,军败于外,王死于内,必矣!"祚族灭之。瓘闻之,斩孚,起兵击祚,传檄州郡,废祚,以侯还第,复立凉宁侯曜灵。易揣、张玲军

姑济河，瓘击破之。揣等单骑奔还，瓘军蹑之。姑臧振恐。骁骑将军敦煌宋混兄修，与祚有隙，惧祸。八月，混与弟澄西走，合众万余人以应瓘，还向姑臧。祚遣杨秋胡将曜灵于东苑，拉其腰而杀之，埋于沙坑，谥曰哀公。

13 秦主生封卫大将军黄眉为广平王，前将军飞为新兴王，皆素所善也。征大司马武都王安领太尉。以晋王柳为征东大将军、并州牧，镇蒲阪；魏王庾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陕城。

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言于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4]，荧惑入东井[5]。大角，帝坐；东井，秦分；于占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愿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可以应大丧矣。毛太傅、梁车骑、梁仆射受遗辅政，可以应大臣矣。"九月，生杀梁后及毛贵、梁楞、梁安。贵，后之舅也。

右仆射赵韶、中护军赵诲，皆洛州刺史俱之从弟也，有宠于生，乃以俱为尚书令。俱固辞以疾，谓韶、诲曰："汝等不复顾祖宗，欲为灭门之事！毛、梁何罪，而诛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为，吾其死矣！"遂以忧卒。

【注释】

①武陵王：指司马晞。

②太子门大夫：职官名，隶属于太子少傅，掌管东宫门户。

③术数：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的方术，如占候、卜筮、星命等。

④大角：星名，是北部天际的亮星，属亢宿，古代星象学家视大角为"天王

帝廷”。

⑤东井:星宿名,简称井宿,有星八颗,属双子座。

【译文】

9 秋,七月,委派吏部尚书周闵担任左仆射。

10 有人向会稽王司马昱上告说:“武陵王在第宅中大造兵器,将要策谋作乱。”司马昱把这事告诉给太常王彪之,王彪之说:“武陵王的志向,全在奔驰狩猎而已,深深地希望您冷静地对待,来平息不同的议论,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司马昱认为他说得对。

11 秦国君主苻生尊奉母亲强氏为皇太后,立妃子梁氏为皇后。梁氏,是梁安的女儿。委派他宠爱的臣属太子门大夫南安人赵韶担任右仆射,太子舍人赵诲担任中护军,著作郎董荣担任尚书。

12 凉王张祚荒淫暴虐,没有德政,上上下下都怨恨愤怒。张祚厌恶河州刺史张瓘的强大,派遣张掖太守索孚接替张瓘守卫枹罕,命令张瓘讨伐反叛的胡人,又派遣他的将领易揣、张玲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三千人,去袭击张瓘。张掖人王鸾懂得占卜之类方术,对张祚说:“这些军队出去,必定不能回来,凉国将要危险了。”并且指出了张祚三种不合道义的行为。张祚大怒,认为王鸾讲的是迷惑众人的邪说,将他杀头示众。王鸾受刑前说:“我死了以后,军队在外地失败,大王在城内被杀,这是必然的!”张祚诛灭了他全族的人。张瓘得知后,杀了索孚,起兵攻打张祚,给州郡传送檄令,宣称废黜张祚,让他以侯爵的身分回到私宅,重新立凉宁侯张曜灵为王。易揣、张玲的军队刚渡过黄河,张瓘就打败了他们。易揣等人单人匹马地逃回来,张瓘的军队紧追不舍,姑臧城内的人震惊恐惧。骁骑将军敦煌人宋混的哥哥宋修,和张祚有嫌隙,害怕张祚加害自己。八月,宋混和弟弟宋澄向西逃走,聚集部众一万多人来响应张瓘,随之回头开到姑臧。张祚派遣杨秋胡把张曜灵带到城东苑囿中,拉断他的腰,杀死了他,埋在沙坑当中,定谥号为哀公。

13 秦国君主苻生封卫大将军苻黄眉为广平王，前将军苻飞为新兴王，他俩都是同苻生一向很要好的人。征召大司马武都王苻安兼任太尉。委派晋王苻柳担任征东大将军、并州牧，镇守蒲阪；魏王廋担任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守陕城。

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对苻生说："近来彗星出现在大角星的位置，荧惑星进入东井星座。大角，是皇帝的星座；东井，在秦国的分野内；依据占卜，不超过三年，国家有大丧事，大臣会被杀戮；希望陛下修养德行，来化解灾祸！"苻生说："皇后和我一起治理天下，可以应验大丧事。毛太傅、梁车骑、梁仆射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可以应验大臣的结局。"九月，苻生杀死梁皇后和毛贵、梁楞、梁安。毛贵，是皇后的舅舅。

右仆射赵韶、中护军赵诲，都是洛州刺史赵俱的堂弟，得到苻生的宠信，苻生于是委派赵俱担任尚书令。赵俱声称患病，坚决推辞，对赵韶、赵诲说："你们不再顾及祖宗了，想要做满门抄斩的事！毛氏、梁氏有什么罪过，要诛杀他们？我有什么功劳，要接替他们？你们要好自为之，我将要死了！"不久，因忧虑过度而去世。

14 凉宋混军于武始大泽[1]，为曜灵发哀。闰月，混军至姑臧，凉王祚收张瓘弟琚及子嵩，将杀之。琚、嵩闻之，募市人数百，扬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至城东，敢举手者诛三族！"遂开西门纳混兵。领军将军赵长等惧罪[2]，入阁呼张重华母马氏出殿，立凉武侯玄靓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长等，杀之。祚按剑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战。祚素失众心，莫肯为之斗者，遂为兵人所杀。混等枭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内咸称万岁。以庶人礼葬之，并杀其二

子。混、琚上玄靓为大都督、凉州牧、西平公，赦境内，复称建兴四十三年。时玄靓始七岁。

张瓘至姑臧，推玄靓为凉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以宋混为尚书仆射。陇西人李俨据郡，不受瓘命，用江东年号[3]，众多归之。瓘遣其将牛霸讨之，未至，西平人卫綝亦据郡叛，霸兵溃，奔还。瓘遣弟琚击綝，败之。酒泉太守马基起兵以应綝，瓘遣司马张姚、王国斩之。

15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镇寿春。

16 镇北将军段龛与燕主俊书，抗中表之仪[4]，非其称帝。俊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为大都督、抚军将军，阳鄴副之，以击龛。

17 秦以辛牢守尚书令，赵韶为左仆射，尚书董荣为右仆射，中护军赵海为司隶校尉。

18 十二月，高句丽王钊遣使诣燕纳质修贡，以请其母[5]。燕主俊许之，遣殿中将军刁龛送钊母周氏归其国；以钊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

19 上党人冯鸯逐燕太守段刚，据安民城[6]，自称太守，遣使来降。

20 秦丞相雷弱儿性刚直，以赵韶、董荣乱政，每公言于朝，见之常切齿。韶、荣谮之于秦主生，生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于是诸羌皆有离心[7]。

生虽谅阴[8]，游饮自若，弯刀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可以害人之具，备置左右。即位未见，后妃、公卿已下

至于仆隶，凡杀五百余人，截胫、拉肋、锯项、刳胎者[9]，比比有之。

21 燕主俊以段龛方强，谓太原王恪曰："若龛遣军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吕护而还。"恪分遣轻军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观龛志趣。龛弟罴，骁勇有智谋，言于龛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众盛，若听其济河，进至城下，恐虽乞降，不可得也。请兄固守，罴帅精锐拒之于河，幸而战捷，兄帅大众继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犹不失为千户侯也。"龛不从。罴固请不已，龛怒，杀之。

【注释】

①武始大泽：地名，在今甘肃武威西。

②"领军"句：赵长等因请求立张祚为国君而担心治罪。立张祚事见本书第九十九卷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

③江东年号：即晋穆帝的"永和"年号。

④"抗中"句：父亲姊妹（姑母）的儿女叫外表，母亲的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儿女叫内表，互相间称中表。慕容俊的母亲是段龛的姑母，二人正为中表，故段龛仗恃这层关系，指责慕容俊称帝。

⑤"高句丽"句：燕国囚禁高句丽国王高钊之母，详见本书九十七卷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 342 年）。

⑥安民城：城名，在今山西襄垣北。

⑦"于是"句：雷弱儿为南安羌人首领，无罪被杀，故羌人都有反叛的心理。

⑧谅阴：帝王居丧。

⑨刳（kū 枯）：剖开；挖空。

【译文】

14 凉国宋混驻扎在武始大泽，为张曜灵举行祭悼仪式。闰月，宋

混的军队到达姑臧,凉王张祚下令逮捕张瓘的弟弟张琚和儿子张嵩,将要杀掉他们。张琚、张嵩听说后,招募了几百个城市居民,宣扬说:"张祚暴虐无道,我哥哥的大军已经到了城东,胆敢动手反抗的诛灭三族!"于是打开西门,放进宋混的军队。领军将军赵长等人害怕被治罪,进宫呼唤张重华的母亲马氏到前殿,立凉武侯张玄靓为君主。易揣等人率领军队进殿,逮捕赵长等人,杀了他们。张祚在殿堂上手按剑柄,大声呼喊,喝令左右的人奋力作战。张祚早已失去民心,没有肯替他拼命的,于是就被兵士杀死了。宋混等人割下他的首级示众,向宫廷内外的人宣告,把他的尸体抛到道路旁边,城内的人都高呼万岁。用平民的礼仪埋葬张祚,并杀掉他的两个儿子。宋混、张琚推举张玄靓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以,赦免境内罪犯,重新称为建兴四十三年。这时,张玄靓才七岁。

张瓘到达姑臧,推举张玄靓为凉王,自己担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委派宋混担任尚书仆射。陇西人李俨占据本郡,不接受张瓘的命令,使用江东的年号,归附他的民众很多。张瓘派遣他的将领牛霭讨伐李俨,还没有到达,西平人卫琳也占据本郡反叛,牛霭的军队溃散,逃了回来。张瓘派遣弟弟张琚攻打卫琳,打败了他。酒泉太守马基起来响应卫琳,张瓘派遣司马张姚、王国去攻打,杀了马基。

15 冬,十月,委派豫州刺史谢尚统领并、冀、幽三州的一切军务,镇守寿春。

16 镇北将军段龛写信给燕国君主慕容俊,仗恃着表兄弟的关系,对他称帝加以非难。慕容俊发怒,十一月,委派太原王慕容恪担任大都督、抚军将军,阳鹜做他的副手,去攻打段龛。

17 秦国委派辛牢代理尚书令,赵韶担任左仆射,尚书董荣担任右仆射,中护军赵海担任司隶校尉。

18 十二月,高句丽王高钊派遣使者到燕国交纳人质、进献贡品,请求送还他的母亲。燕国君主慕容俊答应了,派遣殿中将军刁龛送

高钊的母亲周氏回国；委派高钊担任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他为乐浪公，高句丽王的称号仍旧保留。

19 上党上冯鸯驱逐燕国太守段刚，占据安民城，自称太守，派遣使者前来向晋国投降。

20 秦国丞相雷弱儿性格刚强正直，因赵韶、董荣扰乱朝政，时常在朝廷公开议论，见到他俩就咬牙切齿。赵韶、董荣在秦国君主苻生的面前诬陷雷弱儿，苻生于是杀了雷弱儿和他的九个儿子、二十七个孙子。因此，羌人各部落都产生了叛离的心意。

苻生虽然还在居丧期间，游玩饮宴却跟平常一样，张着弓箭，露出刀刃，来接见朝中臣属，锤子、钳子、锯子、凿子，可以害死人的刑具，全都放在周围。登位没有多久，后妃、公卿以下官员直到奴仆，共杀了五百多人，截断小腿、折断胸肋、锯断脖子、剖开孕妇肚子的，时常发生。

21 燕国君主慕容俊因段龛正强盛，对太原王慕容恪说："如果段龛派遣军队在黄河边抵御，你们渡不过河的话，可以直接去攻打吕护，随后就返回。"慕容恪分别派遣轻装的部队先赶到黄河边，准备船只，来观察段龛的动向。段龛的弟弟段罴，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对段龛说："慕容恪善于用兵，加之兵力众多，如果听凭他渡过黄河，进军到城外，恐怕即使我们请求投降，也不答应了。请求哥哥固守城池，我率领精锐的部队在黄河边抵御他们，如果侥幸取胜，哥哥率领大军随后跟上去，一定能建立大功业。如果我不能取胜，不如早日投降，还可以做个千户侯。"段龛不听从。段罴再三请求，段龛发怒，杀了他。

十二年

1 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济河，未至广固百余里，段

龛帅众三万逆战。丙申,恪大破龛于淄水[1],执其弟钦,斩右长史袁范等。刘王友辟闾蔚被创[2],恪闻其贤,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数千人。龛脱走,还城固守,恪进军围之。

2 秦司空王堕性刚峻,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皆以佞幸进,堕疾之如雠,每朝,见荣未尝与之言。或谓堕曰:"董君贵幸无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堕曰:"董龙是何鸡狗[3],而令国士与之言乎?"会有天变,荣与强国言于秦主生曰:"今天谴甚重,宜以贵臣应之。"生曰:"贵臣惟有大司马及司空耳。"荣曰:"大司马国之懿亲[4],不可杀也。"乃杀王堕。将刑,荣谓之曰:"今日复敢比董龙于鸡狗乎?"堕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堕之甥也,左仆射赵韶恶之,谮于生,以为贰于晋而杀之。

壬戌[5],生宴群臣于太极殿,以尚书令辛牢为酒监,酒酣,生怒曰:"何不强人酒而犹有坐者?"引弓射牢,杀之。群臣惧,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悦。

3 匈奴大人刘务桓卒,弟阏头立[6],将贰于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临河,阏头惧,请降。

4 燕太原王恪招抚段龛诸城。己丑[7],龛所署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举众降,恪命腾以故职还屯阳都。

5 秦征东大将军晋王柳遣参军阎负、梁殊使于凉,以书说凉王玄靓。负、殊至姑臧,张瓘见之曰:"我,晋臣也;臣无境外之交,二君何以来辱?"负、殊曰:"晋王与君邻藩[8],虽山河阻绝,风通道会,故来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

尽忠事晋，于今六世矣[9]。若与苻征东通使，是上违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节[10]，其可乎？"负、殊曰："晋室衰微，坠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凉之二王北面二赵[11]，唯知机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凉王若欲自帝河右，则非秦之敌；欲以小事大，则曷若舍晋事秦，长保福禄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车适返，而戎骑已至[12]，吾不敢信也。"负、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赵为奸诈，秦敦信义，岂得一概待之乎？张先、杨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讨而擒之[13]，赦其罪戾，宠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无敌，何不先取江南，则天下尽为秦有，征东何辱命焉？"负、殊曰："江南文身之俗[14]，道污先叛，化隆后服。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河右可以义怀，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达天命，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据三州[15]，带甲十万，西苞葱岭[16]，东距大河，伐人有余，况于自守，何畏于秦？"负、殊曰："贵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17]？民物之饶，孰若秦、雍？杜洪、张琚，因赵氏成资，兵强财富，有囊括关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云散，旬月之间，不觉易主[18]。主上若以贵州不服，赫然奋怒，控弦百万，鼓行而西，未知贵州将何以待之？"瓘笑曰："兹事当决于之王，非身所了。"负、殊曰："凉王虽英睿夙成，然年在劝冲；君居伊、霍之任，国家安危，系君一举耳。"瓘惧，乃以玄靓之命遣使称藩于秦，秦因玄靓所称官爵而授之。

【注释】

①淄(zī 资)水:河流名,即今山东淄河。

②齐王友:职官名。段龛自称齐王,依当时制度,王国例置师、友、文学等各一人,协助军事政治与文书方面的事务。

③董龙:即董荣,"龙"是董荣的乳名。

④大司马:即武都王苻安。

⑤壬戌:正月丁卯朔,无壬戌。

⑥阏(yān 烟)。

⑦己丑:二月丁酉朔,无己丑。

⑧"晋王"句:晋王,指秦国的晋王苻柳。苻柳镇守蒲阪,并不与前凉接壤,称"邻藩"不过是为着游说的需要。

⑨六世:指张轨、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张曜灵六世,张祚不在其内。

⑩隳(huī 恢):毁坏。

⑪"是以"句:指张茂称藩于前赵,张骏称藩于后赵。

⑫"向者"句:指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之事,当时张重华称藩于石虎,石虎随后又派王擢进犯。详见本书第九十七卷。

⑬"张先"句:秦擒张先,见本书第九十八卷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杨初并未擒获,仅打败而已。

⑭文身:古代民俗,在身体上刺画有色的图案或花纹,据说可以逃避蛟龙的伤害。不过,东晋时江南已基本上废除了这种风俗,此处是阎负、梁殊对江南的贬低之辞。

⑮三州:指凉州、河州、沙州。

⑯葱岭:山名,即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

⑰殽(xiáo 淆)、函:即崤山(在今河南洛宁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渑池县界),函谷关。

⑱"不觉"句:杜洪、张琚失败之事,见本书第九十八卷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

【译文】

十二年(丙辰,公元356年)

1 春，正月，燕国太原王慕容恪率领军队渡过黄河，离广固还有一百多里时，段龛率领三万军队迎战。三十日，慕容恪在淄水大败段龛，擒获了他的弟弟段钦，杀了他的右长史袁范等人。齐王友辟闾蔚受了伤，慕容恪听说他很贤能，派人去找他，辟闾蔚已经死了，士兵投降的有几千人。段龛逃脱，返回城中固守，慕容恪进军包围了他。

2 秦国司空王堕性格刚烈严厉，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都凭着谄媚得宠而升官，王堕对他们如同对仇敌一样痛恨，每次朝见，看到董荣没同他说过话。有人对王堕说："董君的尊贵宠幸没有人可比，您应该稍微忍受一下，同他交往。"王堕说："董龙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却要国家才能出众的人同他说话？"恰巧在这时，天象有变化，董荣和强国对秦国君主苻生说："现在上天的谴责十分严厉，应该用显要的大臣去承受。"苻生说："显要的大臣只有大司马和司空而已。"董荣说："大司马是您的至亲，不能杀。"于是杀了王堕。将要行刑时，董荣对王堕说："现在还敢把我比作鸡狗吗？"王堕瞪着眼睛喝斥他。洛州刺史杜郁，是王堕的外甥，左仆射赵韶憎恨他，就向苻生诬告，说他同晋国来往，对秦国有二心，苻生因此杀了他。

壬戌日，苻生在太极殿宴请文武官员，派尚书令辛牢做酒监，喝得正尽兴时，苻生发怒说："为什么不强迫别人喝酒，还有端端正正坐着的人？"拉开弓箭就射辛牢，射死了他。文武官员畏惧，没有敢不喝醉的，全都倒在地上，帽子也丢了，苻生才高兴了。

3 匈奴大人刘务桓去世，弟弟刘阏头即位，打算背叛代国。二月，代王什翼犍率领军队向西巡视，到了黄河边，刘阏头畏惧，请求投降。

4 燕国太原王招降、安抚段龛的各个城池。己丑日，段龛所委任的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率领部众投降，慕容恪命令王腾以原有官职的身分回去，驻守阳都。

5 秦国征东大将军晋王苻柳派遣参军阎负、梁殊出使到凉国，用

书信劝说凉王张玄靓归附。阎负、梁殊到达姑臧，张瓘见到他们说："我们是晋国的臣属；臣属是没有境外的交往的，有什么事烦劳二位前来呢？"阎负、梁殊说："晋王和您是毗邻的藩国，虽然山河阻隔，但风俗相通，道路相接，所以前来同您和好，您有什么奇怪的呢？"张瓘说："我们忠心尊奉晋国，至今已经六代了。如果和苻征东互通使者，这是上违背了先辈的志向，下毁坏了官吏民众的气节，怎么可以呢？"阎负、梁殊说："晋王室衰微，失去天命，本来已有很久了；所以凉国的两位先王对两个赵国称臣，这是识时务的。现在大秦的声威德行隆盛，凉王如果想在河西自己称帝，那不是秦国的对手；如果想以小国尊奉大国，那哪里赶得上舍弃晋国、尊奉秦国，长久享有荣华富贵呢？"张瓘说："中原人喜爱自食其言，从前石氏使者的车辆刚返回，军队已经到达了，我不敢相信你们。"阎负、梁殊说："自古以来，身居中原的帝王，政事和教化各不一样，赵国好耍奸计，秦国崇尚信义，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张先、杨初都起兵对抗，不肯服从，先帝讨伐，擒获了他们，赦免他们的罪过，赐予显要的爵位官职，本来就不是石氏可比拟的。"张瓘说："果真像你们所说的，秦国的声威德行没有对手，为什么不先夺取江南呢？这样天下都为秦国所有，何必烦劳征东将军赐予恩命呢？"阎负、梁殊说："江南流行在身体上刺画图案或花纹的风俗，天下无道时最先反叛，教化兴隆时最后归服。主上认为江南必须用武力征服，河西可以用道义安抚，所以派遣使者先来申明和好的道理。如果您不理解上天的旨意，那么江南还能延长几年的命运，而河西就恐怕不是您的领土了。"张瓘说："我们占据着三个州的土地，有披甲的战士十万人，西面有葱岭作依托，东面有黄河作屏障，攻击别人尚且有余力，何况是自卫，哪里会畏惧秦国呢？"阎负、梁殊说："您州中山河的坚固，与崤山、函谷关相比怎么样？人民物产的富饶，与秦州、雍州相比怎么样？杜洪、张琚，凭借着赵国的现成基业，兵力强大，财产丰富，有吞并关中、席卷四海的志向，但先帝军旗指向西方，他们

就如同冰雪消融、云朵飘散，个把月之间，不知不觉地换了君主。主上如果因您州不肯归服，赫然而怒，率领一百万军队，击鼓向西进军，不知您州将如何应付？"张瓘笑着说："这件事应该由君王决定，不是我所能做主的。"阎负、梁殊说："凉王虽然天生英明睿智，但年纪幼小；您处在伊尹、霍光那样的职位上，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您的举动而已。"张瓘畏惧，于是以张玄靓的名义下令，派遣使者向秦国称臣，秦国就将张玄靓自称的官位爵号授予了他。

6 将军刘度攻青州刺史王朗于卢氏[1]；燕将军慕舆长卿入轵关，攻秦幽州刺史强哲于裴氏堡[2]。秦主生遣前将军新兴王飞拒度，建节将军邓羌拒长卿。飞未至而度退。羌与长卿战，大破之，获长卿及甲首二千余级。

7 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园陵，章十余上；不许。拜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

8 三月，秦主生发三辅民治渭桥[3]，金紫光禄大夫程肱谏，以为妨农；生杀之。

9 夏，四月，长安大风，发屋拔木。秦宫中惊扰，或称贼至，宫昼闭，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贼者，刳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天降灾异，陛下当爱民事神，缓刑崇德以应之，乃可弭也。"生怒，凿其顶而杀之。卫将军广平王黄眉、前将军新兴王飞、建节将军邓羌，以平太后之弟，叩头固谏；生弗听，出黄眉为左冯翊、飞为右扶风、羌行咸阳太守[4]，犹惜其骁勇，故皆弗杀。五月，太后强氏以忧恨卒，

谥曰明德。

10 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

11 六月，秦主生下诏曰："朕受皇天之命，君临万邦；嗣统以来，有何不善，而谤讟之音[5]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之残虐！行者比肩，未足为希。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

自去春以来[6]，潼关之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民废耕桑，相聚邑居，而为害不息。秋，七月，秦群臣奏请禳灾，生曰："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且天岂不爱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杀之耳！"

12 丙子，燕献怀太子暐卒。

【注释】

①卢氏：县名，治今河南卢氏。

②裴氏堡：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山西垣曲县或绛县一带。

③渭桥：桥名，本称秦横桥，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秦咸阳城南渭河上。

④咸阳：郡名，前秦所置，治今陕西咸阳东北汉长陵。

⑤讟(dú 读)：诽谤、怨言。

⑥去春：已经过去的春天，指本年春天。或释作"去年春天"，不妥，本段记述怪异现象，认为是在苻生的暴虐造成的，而苻生是在上年六月才登位的，故"去春"非"去年春天"是不言而喻的。

【译文】

6 晋国将军刘度到卢氏攻打秦国青州刺史王朗；燕国将军慕舆长卿进入轵关，到裴氏堡攻打秦国幽州刺史强哲。秦国君主石生派遣前将军新兴王苻飞抵御刘度，建节将军邓羌抵御慕容长卿。苻飞

还没赶到，刘度就撤退了。邓羌和慕舆长卿交战，把他打得大败，俘获了慕舆长卿，斩下二千多兵士的首级。

7 桓温请求迁都到洛阳，修复帝王的陵墓，奏章上了十多次；不准许。任命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统领司、冀二州一切军务，去讨伐姚襄。

8 三月，秦国君主苻生调发三辅地区的民众修建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规劝，认为妨碍了农业生产；苻生杀了他。

9 夏，四月，长安刮起大风，掀起屋顶，拔起树木。秦国宫殿中惊慌扰乱，有人说贼寇到了，宫门白天都关闭，五天后才停止。秦国君主苻生追究说贼寇到来的人，挖出了他的心脏。左光禄大夫强平规劝说："上天降下灾祸怪异，陛下应该爱护民户、敬奉神祇，减轻刑罚，崇尚仁德，来作为回应，才可以消除灾祸怪异。"苻生发怒，凿开他的头顶后杀了他。卫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建节将军邓羌，因为强平是太后的弟弟，再三叩头规劝；苻生不听从，调派苻黄眉出去担任左冯翊、苻飞出去担任右扶风、邓羌出去代理咸阳太守，还顾念他们的勇猛，所以都没有杀。五月，太后强氏因忧愁怨恨而去世，谥号为明德。

10 姚襄从许昌出发，到洛阳攻打周成。

11 六月，秦国君主苻生下诏书说："我接受上天的命令，治理天下；继位以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使得诽谤的言论，传遍天下？我杀人不超过一千，却说我残忍暴虐！路上的行人肩并着肩，不算稀少。还应该实行严刑峻法，谁还能把我怎么样？"

从春天以来，从潼关向西，直到长安，虎狼成灾，白天相继出没在道路上，夜晚就毁坏房屋，不吃家畜，专门吃人，一共吃了七百多人。民众停止耕织，互相聚在一起居住，但虎狼仍继续成为祸害。秋，七月，秦国的官员们上奏疏请求祈祷鬼神消除灾殃，苻生说："野兽饥饿就吃人，吃饱了自然会停止，有什么值得祈祷消灾的？而且，上天难道不爱护民众吗？只因为犯罪的人多，所以帮助我杀掉

他们而已!"

十二日,燕国献怀太子慕容晔去世。

13 姚襄攻洛阳,逾月不克。长史王亮谏曰:"明公英名盖世,兵强民附。今顿兵坚城之下,力屈威挫,或为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襄不从。

桓温自江陵北伐,遣督护高武据鲁阳[1],辅国将军戴施屯河上,自帅大兵继进。与寮属登平乘楼[2],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3]!"记室陈郡袁宏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曰:"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4]。噉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5],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襄撤围拒之,匿精锐于水北林中,遣使谓温曰:"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道左。"温曰:"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无烦使人。"襄拒水而战,温结陈而前,亲被甲督战,襄众大败,死者数千人。襄帅麾下数千骑奔于北山[6],其夜,民弃妻子随襄者五千余人。襄勇而爱人,虽战屡败,民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温军中传言襄病创已死,许、洛士民为温所得者,无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温追之不及。弘农杨亮自襄所来奔,温问襄之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孙策之俦[7],而雄武过之。"

周成帅众出降，温屯故太极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8]，谒诸陵，有毁坏者修复之，各置陵令[9]。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以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阳，卫山陵，徙降民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以归。

姚襄奔平阳，秦并州刺史尹赤复以众降襄[10]，襄遂据襄陵。秦大将军张平击之，襄为平所败，乃与平约为兄弟，各罢兵。

14 段龛遣其属段蕴来求救[11]，诏徐州刺史荀羡将兵随蕴救之。羡至琅邪，惮燕兵之强不敢进。王腾寇鄄城，羡进攻阳都，会霖雨，城坏，获腾，斩之。

【注释】

①鲁阳：县名，治今河南鲁山。

②平乘楼：大船上的高楼。

③王夷甫：即王衍。

④刘景升：即东汉末年的刘表。

⑤羸牸（léi zì 雷字）：瘦弱的母牛。本句中，桓温意在以牛比袁宏，挖苦他只是耗费俸禄而无报效国家的才能。

⑥洛阳北山：山名，即北芒山，在今河南洛阳市北。

⑦俦（chóu 筹）：同辈、伴侣。

⑧己丑：八月甲午朔，无己丑。

⑨陵令：职官名。自汉以来，皇帝陵墓，各置陵令管理，隶属于太常。

⑩"秦并州"句：尹赤原来为姚襄部属，叛襄事见本书第九十九卷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 352 年）。

⑪蕴（wēn 温）。

【译文】

13 姚襄攻打洛阳，一个多月还没攻下。长史王亮规劝说："明公的英名当代无人可比，军队强盛，民众归附。现在把军队停留在坚固的城池下，兵力受阻，声威受挫，可能会被其他的贼寇抓住这个时机，这是危险灭亡的做法。"姚襄不听从。

桓温从江陵出发北伐，派遣督护高武占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驻扎在黄河边，亲自率领大军随后进发。和僚属们登上大船的高楼，遥望中原，叹息说："使神州沦陷，百年的基业化为废墟，王夷甫等人不承担责任！"记室陈郡人袁宏说："时运有兴盛有衰落，哪里一定是他们几个人的过错呢？"桓温变了脸色，生气地说："从前刘景升有一头一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料豆子比一般的牛多十倍，但是驮东西、走远路，竟然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魏武帝到了荆州，就杀了它来慰劳军队。"

八月，初六，桓温到达伊水，姚襄解除对洛阳的包围，来抵御桓温，把精锐的兵士埋伏在伊水北面的树林中，派遣使者对桓温说："承蒙您亲自率领朝廷的军队前来，我现在自动归附，希望您下令三军稍微后退，我们将在路旁伏身下拜。"桓温说："我奉命恢复中原，拜谒皇帝陵墓，不关你的事。想要来就上前来，相见就在近处，不要麻烦使者。"姚襄凭借伊水交战，桓温列好阵势，向前推进，亲自披着铠甲指挥战斗，姚襄的军队大败，死亡了几千人。姚襄率领手下几千骑兵逃到洛阳北山，当天夜晚，百姓抛下妻子儿女跟随姚襄的有五千多人。姚襄勇敢而爱护民众，虽然交战屡次失败，民众得知了姚襄所在的地方，往往扶老携幼，赶去投奔他。桓温军队中传说姚襄已经受伤而死，被桓温俘获的许昌、洛阳的男男女女，无不望着北方哭泣。姚襄向西逃跑，桓温追赶他没追赶上。弘农人杨亮从当然襄那里来投奔，桓温询问姚襄的为人，杨亮说："姚襄的智谋和胸襟，是孙策一类人物，雄健英武却超过孙策。"

周成率领部众出城投降，桓温驻扎在从前的太极殿前，不久又

迁到金墉城驻扎。己丑日，拜谒各陵墓，有被毁坏了的就加以修复，各陵都设置陵令。上奏章推荐镇西将军谢尚担任都督司州诸军事，镇守洛阳。因谢尚没有到来，留下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率领二千人守卫洛阳，保持陵墓，把投降的三千多家民户迁徙到长江、汉水之间，押解着周成，回到晋国。

姚襄逃到平阳，秦国并州刺史尹赤又率领部众投降姚襄，姚襄于是占据襄陵。秦国大将军张平攻打姚襄，姚襄被张平打败，就和张平结为兄弟，各自罢兵。

14 段龛派遣他的部属段蕴前来晋国求救，诏令徐州刺史荀羡率领军队跟随段蕴前去救援。荀羡到达琅邪，畏惧燕国军队的强大，不敢前进。王腾进犯鄄城，荀羡进军攻打阳都，恰巧天下大雨，城墙倒塌，擒获了王腾，杀了他。

15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16 秦主生夜枣多，旦而有疾，召太医令程延[1]，使诊之，延曰："陛下无他疾，食枣多耳。"生怒曰："汝非圣人，安知吾食枣？"遂斩之。

17 燕大司马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势，有宜缓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有腹背之患，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毙；兵法十围五攻[2]，正谓此也。龛兵尚众，未有离心；济南之战[3]，非不锐也，但龛用之无术，以取败耳。今凭阻坚城，上下戮力，我尽锐攻之，计数日可拔，然杀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

兵不暂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轻用其死乎？要之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诸将皆曰："非所及也。"军中闻之，人人感悦。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齐人争运粮以馈燕军。

龛婴城自守，樵采路绝，城中人相食。龛悉众出战，恪破之于围里[4]，先分骑屯诸门，龛身自冲荡，仅而得入，余兵皆没。于是城中气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龛面缚出降，并执朱秃送蓟。恪抚安新民，悉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燕王俊具朱秃五刑[5]，以段龛为伏顺将军。恪留慕容尘镇广固，以尚书左丞鞠殷为东莱太守，章武太守鲜于亮为齐郡太守，乃还。

殷，鼓之子也。彭时为燕大长秋，以书戒殷曰："王弥、曹嶷，必有子孙，汝善招抚，勿寻旧怨[6]，以长乱源！"殷推求，得弥从子立、嶷孙岩于山中，请与相见，深结意分，彭复遣使遗以车马衣服，郡民由是大和。

荀羨闻龛已败，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将三千人守琅邪，参军谯国戴逡等将二千人守泰山[7]。燕将慕容兰屯汴城[8]，羨击斩之。

18 诏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等持节如洛阳，修五陵[9]。十二月，庚戌，帝及群臣皆服缌[10]，临于太极殿三日。

19 司州都督谢尚以疾不行，以丹阳尹王胡之代之。胡之，庠之子也[11]。

20 是岁，仇池公杨国从父俊杀国自立；以俊为仇池公。国子安奔秦。

【注释】

①太医令：职官名，主管宫廷医务，隶属于少府。

②十围五攻：兵力超过敌人十倍可以包围；超过五倍，可以攻城。语出《孙子·谋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

③济南之战：指淄水边的交战，以在济水之南，故称"济南之战"。

④围里：包围圈之中。当时慕容恪在城筑成长围，故交战在长围之内。

⑤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一为墨刑，即在脸上刺字；二为劓刑，即削鼻；三为刖刑，即砍下脚趾；四为宫刑，即破坏生殖机能；五为大辟，即处死。

⑥"勿寻"句：旧怨是指三十七年前，鞠彭受曹嶷逼攻而投奔慕容廆之事。详见本书第九十一卷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

⑦遯（dùn 盾）：同"遁"。

⑧汴城：城名，在今山东泗水东南。

⑨五陵：指晋宣帝、景帝、文帝、武帝、惠帝的五座陵墓。

⑩缌（sī 思）：细麻布。

⑪王辟：王敦的堂弟，事迹详见本书第八十九卷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

【译文】

15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16 秦国君主苻生夜晚吃了很多的枣子，早上就生了病，召来太医令程延，让他诊断，程延说："陛下没有其他的疾病，枣子吃多了而已。"苻生发怒说："你不是圣人，怎么知道我吃了枣子！"就杀了他。

17 燕国大司马慕容恪把段龛包围在广固，各将军请求赶紧攻打他，慕容恪说："用兵的情势，有应该缓慢的，有应该迅速的，不能不考究。如果敌我力量相当，他们外面有强大的增援部队，恐怕会有腹背受敌的忧患，进攻就不有不迅速。如果我们强大敌弱小，他们外面没有援兵，我们的兵力足以制服他们，就应该加以包围，守住他们，等待他们自取灭亡；兵法书上讲，力量超过敌人十倍就包围

他们,超过敌人五倍就进攻他们,正是说的这种情况。段龛的军队还不少,没有叛离的心理;济水以南的交战,不是段龛的军队不精锐,只是段龛指挥无方,招致失败而已。现在他凭借坚固的城池为屏障,上下同心协力,我们集中精锐部队攻打他,估计几天就能攻下来,但我们的兵士必定死伤很多。自从在中原用兵以来,军队没有短暂的休整,我每想到这一点,夜晚不能入睡,怎么能轻易地让兵士去送死呢?关键的是夺取广固,不必追求成功的速度!"各将领都说:"这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军队中的人得知慕容恪的打算,个个感动喜悦。于是修筑高墙、挖掘深沟,来守住包围圈。齐地的民众争相运送粮食,来供应燕国军队。

段龛环绕城池严密防守,砍柴的道路都被切断了,城中的人互相格杀后吃对方的肉。段龛率所有军队出城交战,慕容恪在包围圈中打败了他,慕容恪事先分别派遣骑兵封锁广固城各个城门,段龛亲自冲击阵势,才勉强能够进城,其余的兵士都战死了。于是,城中士气沮丧,没有人还有斗志。十一月,十四日,段龛反绑双手,出城投降,并且捉住朱秃送到蓟城。慕容恪安抚新归附的民众,全部平定了齐地,把鲜卑、匈奴、羯族三千多户迁到蓟城。燕王慕容俊动用五种刑罚处死朱秃,委派段龛担任伏顺将军。慕容恪留下慕容尘镇守广固,委派尚书左丞鞠殷担任东莱太守,章武太守鲜于亮担任齐郡太守,然后返回。

鞠殷,是鞠彭的儿子。鞠彭这时担任燕国的大长秋,写信告诫鞠殷说:"王弥、曹嶷,必定有子孙,你要妥善地招纳、安抚他们,不要追究旧日的怨仇,以免增加祸乱的根源!"鞠殷经过查访,在深山中找到了王弥的侄儿王立、曹嶷的孙子曹岩,邀请他们出来相见,结下深厚的情谊,鞠彭又派遣使者,送给他们车马衣服,郡中的民众因此非常融洽。

荀羨得知段龛已经失败,退回到下邳,留下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率领三千人守卫琅邪,参军谯国人戴逯等率领二千人守

卫泰山。燕国将领慕容兰驻扎在汴城，荀羡前去攻打，杀了他。

18 下诏派遣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等人秉持符节前往洛阳，整修五座陵墓。十二月，十九日，皇帝和文武官员都穿上细麻布衣服，在太极殿祭奠了三天。

19 司州都督谢尚因病不能就职，委派丹阳尹王胡之代替他。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

20 这一年，仇池公杨国的叔父杨俊杀死杨国，自己即位；晋国任命杨俊为仇池公。杨国的儿子杨安逃到秦国。

升平元年

1 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诏归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宫。

2 燕主俊征幽州刺史乙逸为左光禄大夫。逸夫妇共载鹿车[1]；子璋从数十骑，服饰甚丽，奉迎于道。逸大怒。闭车不与言，到城，深责之，璋犹不悛[2]。逸常忧其败，而璋更被擢任，历中书令、御史中丞。逸乃叹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仅能免罪。璋不治节检，专为奢纵，而更居清显，此岂惟璋之忝幸，实时世之陵夷也。"

3 二月，癸丑，燕主俊立其子中山王暐为太子，大赦，改元光寿。

4 太白入东井。秦有司奏："太白罚星，东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师。"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为渴耳，何所怪乎？"

5 姚襄将图关中，夏，四月，自北屈进屯杏城[3]，遣辅国将军姚兰略地敷城[4]，曜武将军姚益生、左将军王钦卢各将

兵招纳诸羌、胡。兰，襄之从兄；益生，襄之兄也。羌、胡及秦民归之者五万余户。秦将苻飞龙击兰，擒之。襄引兵进据黄落[5]；秦主生遣卫大将军广平王黄眉、平北将军苻道、龙骧将军东海王坚、建节将军邓羌将步骑万五千以御之。襄坚壁不战。羌谓黄眉曰："襄为桓温、张平所败，锐气丧矣。然其为人强狠[6]，若鼓噪扬旗，直压其垒，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战擒也。"五月，羌帅骑三千压其垒门而陈，襄怒，悉众出战。羌阳不胜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7]，羌回骑击之，黄眉等以大众继之，襄兵大败。襄所乘骏马曰黧眉骒[8]，马倒，秦兵擒而斩之，弟苌帅其众降。襄载其父弋仲之柩在军中，秦主生以王礼葬弋仲于孤磐[9]，亦以公礼葬襄。黄眉等还长安，生不之赏，数众辱黄眉。黄眉怒，谋弑生；发觉，伏诛；事连王公亲戚，死者甚众。

6 戊寅，燕主俊遣抚军将军垂、中军将军虔、护军将军平熙帅步骑八万攻敕勒于塞北[10]，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万头[11]。

7 匈奴单于贺赖头帅部落三万五千口降燕，燕人处之代郡平舒城[12]。

【注释】

①鹿车：用人力推挽的小车。

②悛(quān 圈)：悔改。

③北屈：县名，治今山西吉县东北。　杏城：城名，在今陕西黄陵西南。

④敷城：城名，即今陕西洛川东南鄜城。

⑤黄落：城名，即今陕西铜川市西南黄堡镇。

⑥强(jiàng 匠)狠:固执倔强、争强好胜。

⑦三原:地名,在今陕西三原县境。

⑧黧(lí 黎)眉弱(guā 瓜):骏马名。黧,黑中带黄。弱,黑嘴的黄马。

⑨孤磐:地名,在今甘肃冀县境。

⑩敕勒:北方部族名,也称铁勒。其祖先为匈奴,后为突厥族所吞并。

⑪亿万:古代记数,亿万有时与现在一万亿相等,有时相当于现在的十亿。但此处是虚数,极言其多而已。

⑫平舒城:城名,在今山西广宁西。

【译文】

升平元年(丁巳,公元357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举行加冠礼;太后下诏把朝政归还给皇帝,改年号,太后迁到崇德宫居住。

2 燕国君主慕容俊征召幽州刺史乙逸担任光禄大夫。乙逸夫妇一同乘坐人力推挽的小车到任;儿子乙璋带着几十个骑兵组成的卫队,衣着十分华丽,在路上迎接。乙逸大怒,关上车门,不跟乙璋讲话,到了城内,严厉地责备乙璋,乙璋还是不悔改。乙逸时常担心他会失败,可是乙璋反被提升,做到中书令、御史中丞。乙逸于是叹息说:"我自幼修身养性,克制私欲,恪守道义,仅仅能够避免犯罪。乙璋不讲究节操品行,任意奢侈放纵,却反而处在清闲显赫的职位上,这哪里只是乙璋的侥幸得宠,实在是世道的败坏。"

3 二月,二十三日,燕国君主立他的儿子中山王慕容暐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光寿。

4 太白星进入东井星宿所在天际。秦国有关官员上奏:"太白星是预示惩罚的星,东井对应着秦的地界,京城必然有暴乱发生。"秦国君主苻生说:"太白星进入东井,是口渴而已,有什么大惊大怪的呢?"

5 姚襄图谋夺取关中,夏,四月,从北屈进军,驻扎在杏城,派遣辅国将军姚兰到敷城去夺取土地,曜武将军姚益生、左将军王钦卢

各自率领军队招募、接纳羌人和胡人。姚兰,是姚襄的堂兄;姚益生,是姚襄的哥哥。羌人、胡人和秦国民众归附他们的有五万多户。秦国将领苻飞龙攻打姚兰,擒获了他。姚襄率领军队前进,占据黄洛;秦国君主苻生派遣卫大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平北将军苻道、龙骧将军东海王苻坚、建节将军邓羌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去抵御姚襄。姚襄坚守营垒,不出来交战。邓羌对苻黄眉说:"姚襄被桓温、张平打败,锐气已经丧失。然而他为人倔强好胜,如果击鼓呐喊,举着旗帜,一直逼近他的营垒,他必然会心中气愤,出来交战,这样一次战斗就可擒获他。"五月,邓羌率领三千骑兵,逼近姚襄的营门列阵,姚襄发怒,率领所有军队出来交战。邓羌假装不能取胜而逃跑,姚襄追赶他,到了三原,邓羌掉过头来攻打姚襄,苻黄眉等人率领大军随后赶到,姚襄的军队大败。姚襄所骑的骏马叫做黧眉騧,马摔倒,秦国军队擒获姚襄,杀了他,姚襄的弟弟姚苌率领部众投降。姚襄运载他父亲姚弋仲的棺材,停在军营中,秦国君主苻生用诸侯王的礼仪,把姚弋仲安葬在孤磐,也用公爵的礼仪安葬了姚襄。苻黄眉等人回到长安,苻生不赏赐他们,还多次当众侮辱苻黄眉。苻黄眉发怒,策谋杀死苻生;事情泄露,被诛杀;事情牵连到王公亲戚,死的人特别多。

6 十九日,燕国君主慕容俊派遣抚军将军慕容垂、中军将军慕容虔、护军将军平熙率领步兵骑兵八万人,到边界北面攻打敕勒部族,把敕勒打得大败,俘获、杀死十多万人,缴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万头。

7 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领部落中三万五千人投降燕国,燕国人把他们安置在代郡的平舒城。

8 秦主生梦大鱼食蒲[1],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

男皆为王女为公。”生乃诛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并其七子、十孙。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惧祸，求为荆州；生不许，以为中军将军，引见，调之曰：“牛性迟重，善持辕轭[2]；虽无骥足，动负百石。”夷曰：“虽服大车，未经峻壁；愿试重载，乃知勋绩。”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载轻乎？朕将以鱼公爵位处公。”夷惧，归而自杀。

生饮酒无昼夜，或连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寝落，或醉中决事；左右因以为奸，赏罚无准。或至申酉乃出视朝[3]，乘醉多所杀戮。自以眇目[4]，讳言“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之类，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好生剥牛、羊、驴、马，烧鸡、豚、鹅、鸭[5]，纵之殿前，数十为群。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以为乐。尝问左右曰：“自吾临天下，汝外间何所闻？”或对曰：“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斩之。他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又怒曰：“汝谤我也！”亦斩之。勋旧亲戚，诛之殆尽，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东海王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赞、权翼善。赞、翼密说坚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离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谁？愿早为计，勿使他姓得之！”坚以问尚书吕婆楼，婆楼曰：“仆，刀环上人耳[6]，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咨之。”坚因婆楼以招猛，一见如旧友；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

【注释】

①“秦主”句：秦国君主姓氏，原本为“蒲”，故梦中大鱼食“蒲”，是很令其不安的。

②辕：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 轭(è 厄)：牛马等拉东西时架在脖子上的器具。

③申酉：时刻名，相当现在的下午三点至七点。

④眇(miǎo 秒)：一只眼睛瞎了。

⑤浔(xún 寻)：煮肉以热水脱毛，再在汤中煮熟。

⑥刀环上人：魏晋时，凶残的人时常把别人用刀柄击死。吕婆楼认为自己随时可能被苻生杀死，故自称“刀环上人”。

【译文】

8 秦国君主苻生梦见大鱼吃蒲草，长安城中又有谣谚说：“东海大鱼化为龙，男皆为王女为公。”苻生于是诛杀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和他的七个儿子、十个孙子。金紫光禄大夫牛夷害怕遭到灾祸，请求担任荆州刺史；苻生不答应，任命他为中军将军，召见时，戏弄牛夷说：“牛的生性迟缓稳重，善于驾驭车辕，虽然没有骏马的蹄脚，但一拉车就能承受一百石的重量。”牛夷说：“虽然拉得动大车，但没有走过险峻的绝壁；希望试着承受重物，才知道功勋劳绩。”苻生笑着说：“何其痛快呀！你嫌所承受的轻了吗？我就把鱼公的爵号职位安排给你。”牛夷恐惧，回去后就自杀了。

苻生饮酒不分昼夜，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出宫门。上奏的政事不审理，常常搁置拖延，有时在沉醉中裁决政事，左右的人乘机从中为非作歹，奖赏惩罚没有标准。有时到申时酉时才出宫临朝听政，乘着醉意杀了很多人。因自己瞎了一只眼睛，忌讳别人说“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一类的字，因不小心犯了忌讳而被杀的，数都数不清。喜爱活剥牛、羊、驴、马的皮，用热水退鸡、小猪、鹅、鸭的毛，把它们放到宫殿前面，几十个为一群。有时剥掉人的脸皮，让他唱歌跳舞，苻生前往观看，来寻欢作乐。曾经问左右的人说：“从我

统治天下以来，你们在外面听到了些什么？”有人回答说：“圣明的天子主宰天下，奖赏惩罚分明得当，天下人只是歌颂太平安乐！”苻生发怒说：“你奉承我！”拉出去杀了。另一天又问，有人回答说：“陛下的刑罚略微重了些。”苻生又发怒说：“你诽谤我！”也杀了他。旧日的功臣和亲戚，差不多杀光了，文武官员能保全一天，如同度过了十年。

东海王苻坚，一向得到当时人的赞美，和从前姚襄的参军薛赞、权翼很要好。薛赞、权翼秘密地劝告苻坚说：“主上猜忌残忍，暴虐无道，朝廷内外人心离散，当今能主持秦国祭祀的，不是殿下是谁呢？希望您早作打算，不要使大权落到了其他姓氏的人的手中！”苻坚就这件事询问尚书吕婆楼，吕婆楼说：“我，刀柄下的人而已，不足以办成大事。我的乡下邻居中有个叫王猛的，这个人的谋略是世上不常有的，殿下应邀请他出来，向他咨询。”苻坚通过吕婆楼招来王猛，一见面就如同旧日的朋友；谈到当代的事务，苻坚非常高兴，自认为如同刘玄德遇到了诸葛孔明。

六月，太史令康权言于秦主生曰：“昨夜三月并出，孛星入太微[1]，连东井，自去月上旬，沈阴不雨，以至于今，将有下人谋上之祸。”生怒，以为妖言，扑杀之[2]。

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谓坚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3]，人怀异志，燕、晋二方，伺隙而动，恐祸发之日，家国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图之！”坚心然之，畏生趣勇[4]，未敢发。

生夜对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

婢以告坚及坚兄清河王法。法与梁平老及特进光禄大夫强汪帅壮士数百人潜入云龙门[5],坚与吕婆楼帅麾下三百人鼓噪继进,宿卫将士皆舍仗归坚。生犹醉寐,坚兵至,生惊问左右曰:"此辈何人?"左右曰:"贼也!"生曰:"何之拜之?"坚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斩之!"坚兵引生置别室,废为越王,寻杀之,谥曰厉王。

坚以位让法,法曰:"汝嫡嗣[6],且贤,宜立。"坚曰:"兄年长,宜立。"坚母苟氏泣谓群臣曰:"社稷事重,小儿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诸君。"群臣皆顿首请立坚。坚乃去皇帝之号,称大秦天王,即位于太极殿;诛生幸臣中书监董荣、左仆射赵韶等二十余人。大赦,改元永兴。追尊父雄为文桓皇帝,母苟氏为皇太后,妃苟氏为皇后,世子宏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东海公,诸王皆降爵为公。以从祖右光禄大夫、永安公侯为太尉,晋公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双为河南公,子丕为长乐公,晖为平原公,熙为广平公,睿为巨鹿公。以汉阳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为中书侍郎。

融好文学,明辨过人,耳闻则诵,过目不忘;力敌百夫,善骑射击刺,少有令誉;坚爱重之,常与共议国事。融经综内外,刑政修明,荐才扬滞,补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干。治民断狱,皆亚于融。

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与魏王雄友善,生屡欲杀坚,赖威营救得免。威得幸于苟太后,坚事之如父。威知王猛

之贤，常劝坚以国事任之；坚谓猛曰："李公知君，犹鲍叔牙之知管帅也⑦。"猛以兄事之。

【注释】

①太微：星垣名，古代星象学家将其视为"天帝南宫"。

②扑杀："古代把犯人从高处掷到地上的法外刑罚。

③嗷嗷（áo 熬）：象声词，哀号声。

④趫（）qiáo 桥）：便捷、骁勇。

⑤云龙门：魏明帝时建洛阳宫，把宫城正南门称为云龙门。苻氏据长安，遂仿其例。

⑥嫡嗣：嫡子。苻堅的母亲苻氏，是苻雄的正妃，故苻法称苻坚为"嫡嗣"。

⑦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少时与管仲友善，为莫逆之交。管仲家贫母老，叔牙予以资助；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叔牙随公子小白奔莒（今山东莒县）。及襄公被杀，小白回国为君，是为桓公，拟以叔牙为上卿，叔牙力劝桓公释管仲之囚，使代己位，而以身下之。为此，管仲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之言。

【译文】

六月，太史令康权对秦国君主苻生说："昨天夜晚三个月亮同时出现，彗星进入太微星座，同东井星宿相连，自从上月上旬以来，天气阴沉而不下雨，一直持续到今日，这预示着将有下人谋害主上的灾祸。"苻生发怒，认为这是迷惑众人的邪说，从高处摔死了他。

特进、兼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人对苻坚说："主上失去德行，朝廷内外呻吟呼号，人人怀着叛离的心意，燕国、晋国两方面，伺机而动，恐怕祸难爆发的时候，家庭和国家都要灭亡。这是殿下的事情，应该早日谋划！"苻坚心里认为他说得对，但畏惧苻生的骁勇，不敢动手。

苻生在夜晚对服侍他的婢女说："阿法兄弟也不可相信，明天就要把他们除掉。"婢女把苻生的话告诉了苻坚和苻坚的哥哥苻

法。苻法和梁平老以及特进光禄大夫强汪率领几百名勇士，秘密进入云龙门，苻坚和吕婆楼率领部下三百人击鼓呐喊，随后跟进，守卫宫廷的将领士兵都丢下武器，归附苻坚。苻生这时还醉醺醺地睡着，苻坚的军队到来后，苻生惊讶地问左右的人说："这是些什么人？"左右的人说："是贼寇！"苻生说："为什么不叩拜？"苻坚的兵士都笑起来。苻生又大声地说："为什么不赶快叩拜，不叩拜的杀掉他！"苻坚的兵士把苻生带到另一个房间，废黜为越王，不久又杀了，定谥号为厉王。

苻坚把皇位让给苻法，苻法说："你是嫡子，而且贤能，应该你即位。"苻坚说："哥哥年长，应该你即位。"苻坚的母亲苟氏哭着对文武官员说："国家的事情重大，我的儿子自知不能胜任，将来如果有后悔的，责任就在各位身上了。"文武官员都叩头，请求立苻坚为皇帝。苻坚于是去掉皇帝的名号，称为大秦天王，在太极殿登位；诛杀苻生的宠臣中书监董荣、左仆射赵韶等二十多人。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兴。追尊父亲苻雄为文桓皇帝，尊奉母亲苟氏为皇太后，立妃子苟氏为皇后，世子苻宏为皇太子，委派清河王苻法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东海公，所有封王爵的都降爵位为公。委派堂祖父右光禄大夫、永安公苻侯担任太尉，晋王苻柳担任车骑大将军、尚书令。封弟弟苻融为阳平公，苻双为河南公，儿子苻丕为长乐公，苻晖为平原公，苻熙为广平公，苻睿为巨鹿公。委派汉阳人李威担任左仆射，梁平老担任右仆射，强汪担任领军将军，吕婆楼担任司隶校尉，王猛担任中书侍郎。

苻融喜爱文献经典，聪明才智超人一等，耳朵听一遍就能背诵，眼睛浏览一遍就不会忘记；力气抵得过一百人，善于骑马射箭、刀枪砍杀，从小就有美好的声誉；苻坚喜爱、器重他，常常和他一同商议国家大事。苻融总领宫廷内外事务，刑法政令十分严明，推荐有才干的人，擢升被压抑埋没的人，对苻坚帮助很大。苻丕也有文武两方面的才干，治理民众、审理诉讼，都仅次于苻融。

李威，是苟太后的姑姑的儿子，一向和魏王苻雄很要好，苻生多次想杀掉苻坚，都靠李威从中救助得以免死。李威得到苟太后的宠幸，苻坚像对待父亲一样地侍奉他。李威了解王猛的贤能，常常劝说苻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苻坚对王猛说："李公了解你，就如同鲍叔牙了解管仲一样。"王猛以对待兄长的礼节侍奉李威。

9 燕主俊杀段龛，坑其徒三千余人。

10 秋，七月，秦大将军冀州牧张平遣使请降，拜并州刺史。

11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骑侍郎庐江何准之女也。礼如咸康而不贺[1]。

12 秦王坚以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薛赞为中书侍郎，与王猛并掌机密。九月，追复太师鱼遵等官，以礼改葬，子孙存者皆随才擢叙。

13 张平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2]，壁垒三百余[3]，夷、夏十余万户，拜置征镇，欲与燕、秦为敌国。冬，十月，平寇略秦境，秦王坚以晋公柳都督并、冀州诸军事，加并州牧，镇蒲阪以御之。

14 十一月，癸酉，燕主俊自蓟徙都邺。

15 秦太后苟氏游宣明台，见东海公法之第门车马辐凑，恐终不利于秦王坚，乃与李威谋，赐法死。坚与法诀于东堂，恸哭欧血；谥曰献哀公，封其子阳为东海公，敷为清河公。

16 十二月，乙巳，燕主俊入邺宫，大赦。复作铜雀台。

17 以太常王彪之为左仆射。

18 秦王坚行至尚书，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坚举异材，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

【注释】

①“礼如”句：即仿照咸康二年(公元336年)晋成帝迎娶杜陵阳的礼仪，详见本书第九十五卷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

②新兴：郡名，治今山西忻县。雁门：郡名，治今山西代县西南古城。西河：郡名，治今山西离石)。

③壁垒：各地豪强在战乱期间，为了自卫而建立的小城堡。

【译文】

9 燕国君主慕容俊杀死段龛，活埋他的部众三千多人。

10 秋，七月，秦国大将军冀州牧张平派遣使者到晋国请求归降，晋国任命他为并州刺史。

11 八月，十九日，立何氏为皇后。皇后，是从前散骑侍郎庐江人何准的女儿。礼仪仿照咸康二年的旧例，但文武官员不入朝庆贺。

12 秦王苻坚委派权翼担任给事黄门侍郎，薛赞担任中书侍郎，和王猛一同掌管机要事务。九月，追认太师鱼遵等人恢复原先的职位，依照礼仪重新安葬，子孙还活着的，都根据才能擢升任用。

13 张平占据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的土地，有壁垒三百多处，夷人、华夏人十多万户，设置各地军事长官，想和燕国、秦国成为对等的国家。冬，十月，张平进犯秦国的疆土，秦王苻坚委派晋公苻柳统领并州、冀州一切军务，加授并州牧，镇守蒲阪，来抵御张平。

14 十一月，十七日，燕国君主慕容俊把都城从蓟城迁到邺城。

15 秦国太后苟氏游玩宣明台，看到东海公苻法的门前车水马龙，恐怕他终究会威胁秦王苻坚的地位，于是同李威策划，赐令苻法自杀。苻坚和苻法在宫廷的东堂诀别，悲伤地痛哭，以致吐血；给苻法定谥号为献哀公，封他的儿子苻阳为东海公，苻敷为清河公。

16 十二月，十九日，燕国君主慕容俊进入邺城宫殿，大赦境内。重新修建铜雀台。

17 委派太常王彪之担任左仆射。

18 秦王苻坚巡视到了尚书省，因文书紊乱，免去左丞程卓的职位，委派王猛接替他。苻坚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人，整顿被废弛的政务，鼓励耕田种桑，抚恤贫困的民众，祭祀各种神灵，建立学校，嘉奖有节操道义的人，对有建树而无子孙的人立后嗣；秦国民众大为欢悦。

二 年

1 春，正月，司徒昱稽首归政；帝不许。

2 初，冯鸯既以上党来降，又附于张平，又自归于燕，既而复叛燕。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评讨之，不克。

3 秦王坚自将讨张平，以邓羌为前锋督护，帅骑五千，军于汾上；平使养子蚝御之[1]，蚝多力趋捷。能曳牛却走；城无高下，皆可超越。与羌相持旬余，莫能相胜。三月，坚至铜壁[2]，平尽众出战，蚝单马大呼，出入秦陈者四、五。坚募人生致之，鹰扬将军吕光刺蚝，中之，邓羌擒蚝以献，平众大溃。平惧，请降。坚拜平右将军，以蚝为虎贲中郎将。蚝，

本姓弓,上党人也;坚宠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称邓羌、张蚝皆万人敌。光,婆楼之子也。坚徙张平部民三千余户于长安。

4 甲戌,燕主俊遣领军将军慕舆根将兵助司徒评攻冯鸯。根欲急攻之,评曰:"鸯壁坚,不如缓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经月,未尝交锋。贼谓国家力止于此,遂相固结,冀幸万一。今根兵初至,形势方振,贼众恐惧,皆有离心,计虑未定,从而攻之,无不克者。"遂急攻之。鸯与其党果相猜忌,鸯奔野王依吕护,其众尽降。

5 夏,四月,秦王坚如雍,祠五畤[3];六月,如河东,祠后土[4]。

6 秋,七月,豫州刺史谢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将军桓云代之。云,温之弟也。访于仆射王彪之,彪之曰:"云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5];兵权萃于一门,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今不与殿下作异者耳。"昱颔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吴兴太守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王羲之与桓温笺曰:"谢万才流经通[6],使之处廊庙,固是后来之秀;今以之俯顺荒余[7],近是违才易务矣。"又遗万书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8],而俯同群碎,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当随事行藏耳[9]。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万不能用。

徐、兖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御史中丞郗昙为军司。

昙，鉴之子也。

【注释】

①蚝(háo 豪)。

②铜壁：地名，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③五畤(zhǐ 至)：祭礼天地五帝的处所，在今陕西凤翔南。

④后土：古时称地神或土神为后土。

⑤西藩：东晋时，豫州刺史镇守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在建康之西，故称西藩。

⑥才流经通：才能足以治国，在当代人中堪称通达。

⑦俯顺：屈身招抚。　荒余：经过战乱后的地区。

⑧迈往不屑：一往无前、不屑于琐碎事务。

⑨行藏：语出《论语·述而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谓出仁则行其所学之道，否则退隐藏道以待时机。后世因之以"行藏"表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进退。

【译文】

二年(戊午，公元 358 年)

1 春，正月，司徒司马昱叩头请求归还朝政；皇帝不答应。

2 当初，冯鸢献出上党，来向晋国投降，随后又归附张平，紧接着又归附燕国，不久，又背叛燕国。二月，燕国司徒上庸王慕容评讨伐冯鸢，不能取胜。

3 秦王苻坚亲自率军讨伐张平，委派邓羌担任前锋督护，率领五千军队，驻扎在汾水边；张平派遣养子张蚝抵御邓羌。张蚝力气大，骁勇敏捷，能拉得牛倒退；城墙无论高矮，都能翻越。他和邓羌对峙了十多天，谁也不能取胜。三月，苻坚到达铜壁，张平率领所有部众出城交战，张蚝单人匹马，大声呼喊，冲进秦国军阵中四、五次。苻坚招募人活捉张蚝，鹰扬将军吕光直刺张蚝，刺中了，邓羌擒获了张蚝，献给苻坚，张平的部众完全溃散。张平害怕了，请求投降。苻

坚任命张平为右将军,委派张蚝担任虎贲中郎将。张蚝,本来姓弓,是上党人;苻坚对他十分宠爱优待,常常带在身边。秦国人称说邓羌、张蚝都是能力敌万人的人物。吕光,是吕婆楼的儿子。苻坚把张平管辖的民众三千多户迁到长安。

4 二十日,燕国君主慕容俊派遣领军将军慕舆根率领军队,协助司徒慕容评攻打冯鸯。慕舆根打算猛烈攻击,慕容评说:"冯鸯的壁垒坚固,不如等一等再攻打。"慕舆根说:"不对。您到城外已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交锋。贼寇认为国家的力量不过如此,就相互聚集固守,希望侥幸获胜。现在我的军队刚到,士气正振奋,贼寇恐惧,都有离散的心意,计划和谋略还没有确定,我们趁这时攻打他们,没有不取胜的。"

于是猛烈地攻城。冯鸯和他的党羽果然互相猜忌,冯鸯逃往野王依附附吕护,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

5 夏,四月,秦王苻坚前往雍县,祭祀天地五帝;六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6 秋,八月,豫州刺史谢奕去世。谢奕,是谢安的哥哥。司徒司马昱委派建武将军桓云接替他。桓云,是桓温的弟弟。司马昱就这件事征徇仆射王彪之的意见,王彪之说:"桓云不是没有才能,但桓温驻扎在长江上游,已经管辖了天下的一半,他的弟弟又防守西部的屏障;兵权集中在一家,不是稳固国家根基的适当措施。人才是不能预先估量的,只是应当委任不同殿下作对的人而已。"司马昱点头说:"你说得对。"二十一日,委派吴兴太守谢万担任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王羲之给桓温写信说:"谢万的才能足以治国,在当代人中堪称通达,让他身居朝廷,本来是后起之秀;现在让他屈身招抚兵荒马乱之后的残余民众,差不多是违背他的特长,改变他应担任的职务了。"又给谢万写信说:"以你一往直前、不屑于琐碎事务的风度,却屈身处理各种琐碎事务,确实难以称心如意。不过所谓通达的见

识，正是应当适应形势立身行事而已。希望你时刻同下层士兵同甘共苦，这样就品行完美了。”谢万不接受。

徐、兖二州刺史荀羡患病，朝廷委派御史中丞郗昙担任荀羡的军司。郗昙，是郗鉴的儿子。

7 九月，庚辰[1]，秦王坚还长安，以太尉侯守尚书令。于是秦大旱；坚减膳彻乐，命后妃以下悉去罗纨[2]；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息兵养民；旱不为灾。

王猛日亲幸用事，宗亲勋旧多疾之，特进、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关中，谓猛曰：“吾辈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将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然，吾不处世!”猛以白坚，坚曰：“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寮可肃。”会世入言事，与猛争议于坚前，世欲起击猛；坚怒，斩之。于是群臣见猛皆屏息。

8 赵之亡也，其将张平、李历、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晋，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俊使司徒评讨张平于并州，司空阳骛讨高昌于东燕[3]，乐安王臧讨李历于濮[4]。阳骛攻昌别将于黎阳[5]，不拔。历奔荥阳，其众降。并州壁垒百余降于燕，俊以右仆射悦绾为并州刺史以抚之。平所署征西将军诸葛骧等帅壁垒百三十八降于燕，俊皆复其官爵。平帅众三千奔平阳，复请降于燕。

9 冬，十月，泰山太守诸葛攸攻燕东郡[6]，入武阳[7]，燕主俊遣大司马恪统阳骛及乐安王臧之兵以击之。攸败走，还

泰山,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

10 燕主俊欲经营秦、晋,十二月,令州郡校实见丁⑧,户留一丁,余悉发为兵,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来春大集洛阳。武邑刘贵上书⑨,极陈"百姓凋弊,发兵非法,必致土崩之变。"俊善之,乃更令三五发兵,宽其期日,以来冬集邺。

时燕调发繁数,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⑩,郡县苦之。太尉、领中书监封奕请"自今非军期严急,不得遣使,自余赋发皆责成州郡,其群司所遣弹督在外者,一切摄还。"俊从之。

【注释】

①庚辰:九月壬午朔,无庚辰。

②罗纨(wán 丸):质地轻软、经纬组织显椒眼纹的丝织品。

③东燕:县名,治今河南延津东北。

④濮:县名,治今山东鄄城。

⑤黎阳:县名,治今河南浚县东北。

⑥东郡:郡名,治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

⑦武阳:县名,治今山东莘县西南。

⑧见(xiàn 现)丁:现有的壮丁。

⑨武邑:县史,治今河北武邑。

⑩旁午:交错、纷繁。

【译文】

7 九月,庚辰日,秦王苻坚回到长安,委派太尉苻侯兼任尚书令。这时候,秦国发生大旱;苻坚减少膳食,取消音乐,命令皇后嫔妃以下的宫女全部不穿细绢服装;敞开山林川泽,公家私人共同享用,

停止战事，让民众休养生息；虽有旱情没有造成灾害。

王猛日益受到苻坚的亲近和宠幸，掌管大权，宗室亲戚、旧日功臣大多憎恨他，特进、姑臧侯樊世，本来是氐族中的豪强，辅佐秦国君主苻健平定关中，对王猛说："我们耕种，你吃现成的吗？"王猛说："不仅让你耕种，还要让你煮熟！"樊世大怒，说："一定要把你的头砍下来悬挂在长安城门上；不这样，我就不活在世上！"王猛把这件事禀报给苻坚，苻坚说："一定要杀掉这个老氐，然后官员们才能恭恭敬敬。"正巧，樊世入宫谈论事情，和王猛在苻坚面前争议起来，樊世想起身打王猛；苻生发怒，杀了他。从此，官员们看到王猛连气都不敢出。

8 赵国灭亡时，将领张平、李历、高昌都派遣使者投降燕国，不久又投降晋国，后来又投降秦国，从各国接受封爵职位，想用中立的方式保全自己。燕国君主慕容俊命令司徒慕容评到并州讨伐张平，司空阳鹜到东燕讨伐高昌，乐安王慕容臧到濮县讨伐李历。阳鹜在黎阳攻打高昌的别部将领，没有攻下来。李历逃往荥阳，他的部众全部投降。并州一百多壁垒投降燕国，慕容俊委派右仆射悦绾担任并州刺史，来安抚他们。张平所委任的征西将军诸葛骧等人，率领一百三十八个壁垒投降燕国，慕容俊都恢复了他们的官职爵位。张平率领三千部众逃往平阳，再次请求投降燕国。

9 冬，十月，泰山太守诸葛攸攻打燕国的东郡，进入武阳，燕国君主慕容俊派遣大司马慕容恪统领阳鹜和乐安王慕容臧的军队去迎击。诸葛攸被打败，逃回泰山，慕容恪于是渡过黄河，占据黄河以南的土地，分别设置郡守县令。

10 燕国君主慕容俊想征服秦国、晋国，十二月，命令州郡核查现有的成年男子数目，每户留一人，其余的人全部征召入伍，想使步兵达到一百五十万，指定翌年春天在洛阳大集中。武邑人刘贵上书，极力陈说"百姓困苦，不按法令征兵，必然导致土崩瓦解的事变。"慕容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重新下令三丁抽二、五丁抽三，放

宽期限,等翌年冬天在鄴城集中。当时,燕国的征调频繁,官府各自派遣使者督促,道路上使者如穿梭,郡县难以应付。太尉、兼中书监封奕请求:"从现在起,除非是军事方面的期限紧迫,不能派遣使者,其他的赋税征发,全部交给州郡办理,各官府派遣在外地的监察督促人员,一律撤回。"慕容俊采纳了他的建议。

11 燕泰山太守贾坚屯山茌[1],苟羡引兵击之;坚所将才七百余人,羡兵十倍于坚。坚将出战,诸将皆曰:"众少,不如固守。"坚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战也。"遂出战,身先士卒,杀羡兵千余人,复还入城。羡进攻之,坚叹曰:"吾自结发[2],志立功名,而每值穷厄,岂非命乎?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乃谓将士曰:"今危困,计无所设,卿等可去,吾将止死。"将士皆泣曰:"府君不出,众亦俱死耳。"乃扶坚上马,坚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当为卿曹决斗,若势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复顾我也!"乃开门直出。羡兵四集,坚立马桥上,左右射之,皆应弦而倒。羡兵众多,从堑下斫桥,坚人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茌。羡谓坚曰:"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节?吾束修自立[3],涉赵历燕,未尝易志[4],君何匆匆相谓降乎?"羡复责之,坚怒曰:"竖子,儿女御乃公!"羡怒,执置雨中;数日,坚愤惋而卒。

燕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泰山,羡兵大败,燕

复取山茌。燕主俊以贾坚子活为任城太守。

荀羨疾笃，征还，以郗昙为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冀五州诸军事[5]、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

12 燕吴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宝。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贵姓，不尊事可足浑后，可足浑氏衔之。燕主俊素不快于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吴国典书令辽东高弼为巫蛊，欲以连污垂，俊收段氏及弼下大长秋、延尉考验[6]，段氏及弼志气确然，终无挠辞。掠治日急，垂愍之，私使人谓段氏曰："人生会当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7]。"段氏叹曰："吾岂爱死者邪！若自诬以恶逆，上辱祖宗，下累于王，固不为也！"辩答益明；故垂得免祸，而段氏竟于狱中。出垂为平州刺史，镇辽东。垂以段氏女弟为继室；可足浑氏黜之，以其妹长安君妻垂；垂不悦，由是益恶之。

13 匈奴刘阏头部落多叛，惧而东走，乘冰渡河，半渡而冰解，后众悉归刘悉勿祈，阏头奔代。悉勿祈，务桓之子也。

【注释】

①山茌(chí 持)：县名，治今山东长清东南。

②结发：古代男子自成童开始束发，因此称童年或年轻时为结发。

③束修：十条干肉，古代上下亲友之间相互赠献的一种礼物。孔子教授学生，以"束修"为酬金，后世因之以束修为致送教师酬金的代称。

④"未尝"句：贾坚初仕赵，赵亡归乡里，不肯降燕，被擒后始仕于燕。详见本书第九十八卷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 350 年)。

⑤五州：五州之中，晋国实际占有者仅徐州，称五州都督不过壮大军威而

已。

⑥"俊收"句:大长秋为中宫主要官员,由大长秋主持审理段氏及高弼,便于皇后操纵。

⑦引服:根据告发的罪行招认。

【译文】

11 燕国泰山太守贾坚驻扎在山茌,荀羨率领军队攻打他;贾坚所率领的兵士才七百多人,荀羨的军队是贾坚的十倍。贾坚将要出城交战,各将领都说:"我们人数少,不如稳固地防守。"贾坚说:"固守也不能免于一死,不如交战。"于是出城交战,贾坚身先士卒,杀死荀羨的兵士一千多人,又退回城中。荀羨进军攻打,贾坚叹息说:"我从成年以来,就立志建 立功绩,取得声名,却时常陷入危险困穷的境地中,难道不是命运吗?与其委屈羞辱地活着,不如坚守节操而死。"于是对将领士兵们说:"现在处境危险困穷,没有办法可想,你们可以离开,我将在这里等死。"将领士兵都哭着说:"府君不出去,我们也同您死在一起。"于是扶贾坚上马,贾坚说:"我如果想逃,一定不会让你们走的。现在我要为你们决一死战,如果我的力量不能支持时,你们可以赶快离开,不要再顾及我!"于是打开城门,径直冲出去。荀羨的军队从四方汇集过来,贾坚骑马站在护城河的桥上,朝左右射箭,荀羨的部下中了箭的都倒在地上。但荀羨的兵士众多,从壕沟下砍断桥梁,贾坚连人带马陷了下去,荀羨的兵士活捉了他,攻下山茌。荀羨对贾坚说:"你的父亲、祖父,世代都是晋朝的臣属,你为什么背叛祖国,不肯投降?"贾坚说:"晋朝自己抛弃了中华大地,不是我背叛他。民众失去了君主,遇到强大的人物,就托身于他。既然已经侍奉别人,怎么能改变气节?我从求学读书,自立于世以来,历经赵国燕国,不曾改变志向,你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让我投降呢?"荀羨又斥责他,贾坚发怒说:"小子,做儿女的管教起你的老子来啦!"荀羨恼羞成怒,捉住他放在大雨中;过了几

天，贾坚愤怒惋惜地去世了。

燕国青州刺史慕容尘派遣司马悦明援救泰山，荀羡的军队大败，燕国又夺取山茌。燕国君主慕容俊委派贾坚的儿子贾活担任任城太守。

荀羡病重，朝廷征召他回到京城，委派郗昙担任北中郎将、都督徐·兖·青·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下邳。

12 燕国吴王慕容垂娶段末的柸女儿为妻，生下儿子慕容令、慕容宝。段氏才华高，性情刚烈，自认为姓氏高贵，不恭敬地侍奉可足浑皇后，可足浑氏怀恨在心。燕国君主慕容俊一向对慕容垂不满意，中常侍涅皓乘机迎合他的意旨，诬告段氏和吴国典书令辽东人高弼搞加祸于人的巫术，想以此来牵连、污蔑慕容垂，慕容俊逮捕段氏和高弼，送交大长秋、延尉拷打讯问，段氏和高弼意志坚强，始终没有屈服的言辞。拷打一天比一天残酷，慕容垂怜悯她们，暗中派人对段氏说："人生总有一死，怎么能忍受如此毒辣的拷打，不如就按诬告的罪行招认。"段氏叹息说："我哪里是怕死的人呢？如果我自己诬陷自己反叛作恶，上侮辱祖宗，下牵连大王，所以绝不能那样做！"此后，她辩解更加明确；慕容垂因此得以避免灾祸，但段氏最后却死在监狱中。慕容俊调慕容垂出去担任平州刺史，镇守辽东。慕容垂娶段氏的妹妹为继室；可足浑氏废黜了她，把自己的妹妹长安君嫁给慕容垂；慕容重不高兴，可足浑氏因此更加厌恶他。

13 匈奴大人刘阏头的部落大都反叛，他因恐惧而向东逃走，趁结冰时渡过黄河，渡过了一半人的时候，冰面破裂，后面的部众全部归附间刘勿祈，刘阏头逃到代国。刘悉勿祈，是刘务桓的儿子。

三　年

1 春，二月，燕主俊立子泓为济北王，冲为中山王。

2 燕人杀段勤[1],勤弟思来奔。

3 燕主俊宴群臣于蒲池[2],语及周太子晋[3],潸然流涕曰[4]:"才子难得,自景先之亡[5],吾鬓发中白。卿等谓景先何如?"司徒左长史李绩对曰:"献怀太子之在东宫,臣为中庶子,太子志业,敢不知之[6]! 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聪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谀喜直,四也;好学,五也;多艺,六也;谦恭,七也;好施,八也。"俊曰:"卿誉之虽过,然此儿在,吾死无忧矣。景茂何如[7]?"时太子暐侍侧,绩曰:"皇太子天资岐嶷[8],虽八德已闻,而二阙未补,好游畋而乐丝竹[9],此其所以损也。"俊顾谓暐曰:"伯阳之言[10],药石之惠也[11],汝宜诫之!"暐甚不平。

俊梦赵王虎啮其臂,乃发虎墓,求尸不获,购以百金;邺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12],僵而不腐。俊蹋而骂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数其残暴之罪而鞭之,投于漳水。尸倚桥柱不流。及秦灭燕,王猛为之诛李菟,收而葬之。

4 秦平羌护军高离据略阳叛,永安威公侯讨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骁骑将军邓羌、秦州刺史啖铁讨平之。

5 匈奴刘悉勿祈卒,弟卫辰杀其子而代之。

6 五月,秦王坚如河东;六月,大赦,改元甘露。

7 凉州牧张瓘,猜忌苛虐,专以爱憎为赏罚。郎中殷郁谏之[13],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须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辅国将军宋混,性忠鲠,瓘惮之,欲杀混及弟澄,因废凉王玄靓而代之;征兵数万,集姑臧。混知之,与澄帅壮

士杨和等四十余骑奄入南城[10]，宣告诸营曰："张瓘谋逆，被太后令诛之。"俄而众至二千，瓘帅众出战，混击破之。瓘麾下玄胪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众悉降。瓘与弟琚皆自杀，混夷其宗族。玄靓以混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侯，代瓘辅政。混乃请玄靓去凉王之号，复称凉州牧。混谓玄胪曰："卿刺我，幸而不伤，今我辅政，卿其惧乎？"胪曰："胪受瓘恩，唯恨刺节下不深耳[11]，窃无所惧！"混义之，任为心膂。

8 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马奔荥阳[12]。

【注释】

①"燕人"句：段勤降燕，见本书第九十九卷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

②蒲池：地名，在鄴城之内。

③周太子晋：即周灵王的太子姬晋，姬晋自幼聪颖，但去世很早。他的弟弟姬贵继承父位，是为景王，在位期间，国势衰微。

④潸（shān 扇）然：流泪的样子。

⑤景先"已故太子慕容暐的表字。

⑥"臣为"三句：太子中庶子为太子官属，隶属于太子少傅，职责是随身侍奉太子，协助处理各类事务，顾问应对，故对太子的情况知之最详。

⑦景茂：太子慕容暐的表字。

⑧岐嶷：幼年聪慧。

⑨丝竹：弦乐器和竹管乐器，也泛指音乐。

⑩伯阳：李績的表字。

⑪药石：药物的总称。药，方药，石，砭（biān 边）石（治病用的石针）。后世也把规诫的言辞比喻为药石。

⑫东明观：楼阁名，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鄴城东侧。

⑬郇（xún 循）。

⑭南城:姑臧城中的政治中心,前凉统治者张氏的集中住地。

⑮节下:对高级官员的敬称。

⑯白马:县名,治今河南滑县东。

【译文】

三年(乙未,公元359年)

1 春,二月,燕国君主慕容俊立儿子慕容泓为济北王,慕容冲为中山王。

2 燕国人杀死段勤,段勤的弟弟段思前来投奔晋国。

3 燕国君主慕容俊在蒲池宴请文武官员,谈到周朝的太子姬晋时,伤心地流下眼泪说:"有才华的儿子难以得到。自从景先死后,我的鬓发白了一半。你们认为景先怎么样?"司徒左长史李绩回答说:"献怀太子在东宫时,臣下是中庶子,太子的志向业绩,我怎敢说不知道!太子的高尚品德有八个方面:出自内心的孝顺,是其一;聪明敏捷,是其二;沉着坚毅,是其三;痛恨奉承喜爱刚直,是其四;喜爱学习,是其五;多才多艺,是其六;谦虚恭敬,是其七;喜爱施舍财物,是其八。"慕容俊说:"你称颂景先虽然过分了一些,但这个孩子要是在世,我死也没有忧虑了。你觉得景茂怎么样?"这时,太子慕容暐侍立在父亲旁边,李绩说:"皇太子天生聪颖,虽然献怀太子的八项德行他已具备,但两方面的缺点还没弥补,就是喜爱狩猎和音乐,这是他之所以不知献怀太子的原因。"慕容俊回头对慕容暐说:"李伯阳的话,有良药一样的效用,你应该用来警诫自己。"慕容暐十分不满意。

慕容俊梦见赵王石虎咬他的手臂,于是挖掘石虎的坟墓,找他的尸体没找到,就悬赏一百斤黄金;邺城女子李菟知道,告诉了慕容俊,慕容俊在东明观下挖到石虎的尸体,尸体僵硬,还没有腐烂。慕容俊践踏石虎的尸体骂他说:"死胡,怎么敢恐吓活着的天子!"列举他残暴的罪行,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然后抛进漳水,尸体靠

着桥柱，没有流走。等到秦国消灭燕国时，王猛才为石虎诛杀了李菟，收拾他的尸骨埋葬了他。

4 秦国平羌护军高离占据略阳而反叛，永安威公苻侯讨伐他，没有取胜就去世了。夏，四月，骁骑将军邓羌、秦州刺史啖铁前去讨伐，平定了高离的叛乱。

5 匈奴大人刘悉勿祈去世，弟弟刘卫辰杀了他的儿子而代替了他。

6 五月，秦王苻坚前往河东；六月，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甘露。

7 凉州牧张瓘，猜疑忌妒，苛刻暴虐，完全凭好恶进行赏罚。郎中殷郇规劝他，张瓘说："老虎出生三天，自己就会吃肉，不需要别人教导。"因此，民心不归向他。辅国将军宋混，禀性忠诚耿直，张瓘惧怕他，想杀死宋混和他的弟弟宋澄，随之废黜凉王张玄靓，自己取而代之；征发了几万兵士，集中到姑臧。宋混知道后，和宋澄率领勇士杨和等四十多个骑兵，突然闯入南城中，对各军营宣布说："张瓘阴谋作乱，我们奉行太后的命令来诛杀他。"不一会儿，部众达到二千，张瓘率领部众出来交战，宋混打败了他。张瓘的部下玄胪刺杀宋混，没有刺穿铠甲，宋混擒获了他。张瓘的部众全部投降。张瓘和弟弟张琚都自杀了，宋混夷灭了他的宗族。张玄靓委派宋混担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侯，代替张瓘辅佐朝政。宋混于是请求张玄靓去掉凉王的称号，仍旧称凉州牧。宋混对玄胪说："你刺杀我，我幸运地没有受伤，现在我辅佐朝政，你大概畏惧了吧？"玄胪说："我蒙受张瓘的恩惠，只遗憾刺你刺得不深而已，心中没有什么畏惧的！"宋混认为他讲道义，把他作为心腹。

8 高昌不能抵御燕国军队，秋，七月，从白马逃往荥阳。

9 秦王坚自河东还，以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八月，

以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特进、光禄大夫强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为百姓患。猛下车收德，奏未及报，已陈尸于市；坚驰使赦之，不及。与邓羌同志，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坚叹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10 泰山太守诸葛攸将水陆二万击燕，入自石门[1]，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评、长乐太守傅颜帅步骑五万与攸战于东阿[2]，攸兵大败。

冬，十月，诏谢万军下蔡、鄱昙军高平以击燕。万矜豪傲物，但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接对诸将以悦其心，岂有傲诞如此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一无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3]："诸将皆劲卒[4]。"诸将益恨之。安虑安不免，乃自队帅以下[5]，无不亲造，厚相亲托。既而万帅众入涡、颍以援洛阳[6]。鄱昙以病退屯彭城。万以为燕兵大盛，故昙退，即引兵还，众遂惊溃。万狼狈单归，军士欲因其败而图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诏废万为庶人，降昙号建武将军。于是许昌、颍州、谯、沛诸城相次皆没于燕。

11 秦王坚以王猛为吏部尚书，寻迁太子詹事，十一月，为左仆射，余官如故。

12 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瑾为梁王[7]。

13 大旱。

14 辛酉，燕主俊寝疾，谓大司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

济。今二方未平[8]，景茂冲幼，国家多难，吾欲效宋宣公[9]，以社稷属汝，何如？"恪曰："太子虽幼，胜残致治之主也。臣实何人，敢干正统？"俊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岂不能辅少主乎？"俊喜曰："汝能为周公，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吴王垂还邺。

15 秦王坚以王猛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居中宿卫，仆射、詹事、侍中、中书令、领选如故。猛上疏辞让，因荐散骑常侍阳平公融、光禄、散骑西河任群、处士京兆朱彤自代。坚不许，而以融为侍中、中书监、左仆射，任群为光禄大夫，领太子家令[10]，朱彤为尚书侍郎，领太子庶子。猛时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人有毁之者，坚辄罪之，于是群臣莫敢复言。以左仆射李威领护军；右仆射梁平老为使持节、都督北垂诸军事、镇北大将军[11]，戍朔方之西；丞相司马贾雍为云中护军，戍云中之南。

16 燕所征郡国兵悉集邺城。

【注释】

①石门：地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②东阿：县名，治今山东阳谷东北阿城镇。

③如意：器物名，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又有柄端作心字形的，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等制成，长约三尺。

④"诸将"句：奋战在军阵的人，忌讳别人称为兵卒，谢万把将领们也称为"卒"，故将领们更加怨恨。

⑤队帅：军中主将。《世说新语·简傲篇》中叙述这件事情，作"队主将帅"。

⑥涡:水名,即今豫东、皖北淮河支流涡河。

⑦璡(jìn 金)。

⑧二方:指晋国、秦国。

⑨宋宣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公元前747～前729年在位。宣公有太子与夷,但临终时将国君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弟和即位,是为穆公。

⑩太子家令:职官名,为太子官属,隶属于太子少傅,掌管刑狱、饮食、谷货等事务。职位与司农、少府同。

⑪北垂:北方边陲。

【译文】

9 秦王苻坚从河东返回,委派骁骑将军邓羌担任御史中丞。八月,委派咸阳内史王猛担任侍中、中书令,兼任京兆尹。特进、光禄大夫强德,是太后的弟弟,饮酒后撒酒疯,强横霸道,掠夺别人的财货、女子,成为百姓的祸患。王猛一到任就逮捕强德,上奏后没有等到批复,已把强德的尸体陈列在街市;苻坚派使者骑快马去赦免强德,已经来不及了。王猛和邓羌志同道合,痛恨邪恶,纠察审问,没有丝毫顾忌,几十天之间,有权势的豪族、皇亲国戚,被杀死、判刑而免职的有二十多人,朝廷官员震惊战栗,奸险狡猾的人销声匿迹,遗失在路上的东西无人拾取。苻坚感叹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天下需要法令的重要性!"

10 泰山太守诸葛攸率领水军陆军二万人攻打燕国,从石门进入,驻扎在黄河边。燕国上庸王慕容评、长乐太守傅颜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同诸葛攸在东阿交战,诸葛攸的军队大败。

冬,十月,诏令谢万进驻下蔡、郗昙进驻高平,去攻打燕国。谢万狂妄自负,对人傲慢,整日只是唱歌吟诗,自为清高,不曾安抚部众。哥哥谢安深深地为他担忧,对他说:"你是主帅,应该经常接触各将领,使他们心中欢悦,哪里有如此傲慢怪诞而办成大事的?"谢万于是召集各将领来聚会,但他没有任何话可讲,只是用抓痒的器物指着坐在四周的将领们说:"各位将领都是精兵。"将领们更加痛

恨他。谢安担心谢万不能免遭杀害，于是主将以下的军官，无不一一亲自造访，厚相交结拜托。不久，谢万率领部众进入涡水、颍水之间，去援救洛阳。郗昙因患病，退到彭城屯驻。谢万却认为燕国军队力量强盛，郗昙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后退的，也立即率领军队返回，士兵们于是惊慌溃散。谢万狼狈不堪，只身逃回，将领士兵想乘他失败的机会算计他。因谢安的缘故才住手。回到京城后，皇帝下诏令废黜谢万为平民，贬降郗昙的名号为建武将军。这时，许昌、颍川、谯、沛各城池，都相继落入燕国人手中。

11 秦王苻坚委派王猛担任吏部尚书，不久，升任太子詹事，十一月，担任左仆射，其他官职仍然保留。

12 十二月，封武陵王司马晞的儿子司马瑾为梁王。

13 发生大旱灾。

14 十七日，燕国君主慕容俊病重，对大司马太原王慕容恪说："我的病肯定好不了的。现在两个方面没有平定，景茂年幼，国家多灾多难，我想仿效宋宣公，把国家交给你，怎么样？"慕容恪说："太子虽然年幼，却是使凶恶的人变得善良、达到太平盛世的君主。臣下是什么人却敢扰乱正统？"慕容俊发怒说："兄弟之间，怎么能虚伪掩饰呢？"慕容恪说："陛下如果认为臣下是能担负天下大任的人，怎么不能辅佐少主呢？"慕容俊高兴地说："你能做周公，我还有什么忧虑呢？李绩清廉正直、忠贞诚信，你要好好地对待他。"征召吴王慕容垂回到邺城。

15 秦王苻坚委派王猛担任辅国将军、司隶校尉，住在宫中负责警卫，仆射、詹事、侍中、中书令、掌管官吏选拔的职务仍然保留。王猛上奏疏推辞谦让，并推荐散骑常侍阳平公苻融、以光禄大夫兼任散骑常侍的西河人任群、处士京兆人朱彤代替自己。苻坚不答应，而委派苻融担任侍中、中书监、左仆射，任群担任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家令，朱彤担任尚书侍郎，兼任太子庶子。王猛当时三十六岁，一年当中五次升迁，权势超越内外官员：有诋毁他的人，苻坚就治这

人的罪，于是，文武官员没有谁敢于再发议论。委派左仆射李威兼任护军；右仆射梁平老担任使持节、都督北垂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守卫朔方以西地区；丞相司马贾雍担任云中护军，守卫云中以南地区。

16 燕国从各郡国征调的兵士，全部集中到鄴城。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一

晋纪二十三　起上章涒滩，尽著雍执徐，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

1 春，正月，癸巳，燕主俊大阅于邺，欲使大司马恪、司空阳骛将之入寇；会疾笃，乃召恪、骛及司徒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受遗诏辅政。甲午，卒。戊子[1]，太子玮即皇帝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2 秦王坚分司、隶置雍州，以河南公双为都督雍、河、凉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2]，改封赵公，镇安定。封弟忠为河南公。

3 仇池公杨俊卒，子世立。

4 二月，燕人尊可足浑后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为太宰，

专录朝朝;上庸王评为太傅,阳鸾为太保,慕舆根为太师,参辅朝政。

根性木强[3],自恃先朝勋旧,心不服恪,举动倨傲。时太后可足浑氏颇预外事,根欲为乱,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变,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毕山陵[4],宜废主上为王,殿下自践尊位,以为大燕无穷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与公受先帝遗诏,云何而遽有此议?"根愧谢而退。恪以告吴王垂,垂劝恪诛之。恪曰:"今新遭大丧,二邻观衅[5],而宰辅自相诛夷,恐乖远近之望,且可忍之。"秘书监皇甫真言于恪曰:"根本庸竖,过蒙先帝厚恩,引参顾命。而小人无识,自国哀已来,骄很日甚[6],将成祸乱。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当为社稷深谋,早为之所。"恪不听。

根又言于可足浑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将谋不轨,臣请帅禁兵以诛之。"可足浑氏将从之。暐曰:"二公,国之亲贤,先帝选之,托以孤嫠[7],必不肯尔;安知非太师欲为乱也?"乃止。根又思恋东土[8],言于可足浑氏及暐曰:"今天下萧条,外寇非一,国大忧深,不如还东。"恪闻之,乃与太傅评谋,密奏根罪状;使右卫将军傅颜就内省诛根,并其妻子、党与。大赦。是时新遭大丧,诛夷狼籍,内外恟惧,太宰恪举止如常,人不见其有忧色,每出入,一人步从。或说以宜自严备,恪曰:"人情方惧,当安重以镇之,奈何复自惊扰,众将何仰?"由是人心稍定。

恪虽综大任，而朝廷之礼，兢兢严谨，每事必与司徒评议之，未尝专决，虚心等待，咨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逾位；官属、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不令失伦，唯以此为贬；时人以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过，自相责曰："尔复欲望宰公迁官邪？"朝廷初闻燕主俊卒，皆以为中原可图。桓温曰："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

三月，己卯，葬燕主俊于龙陵[9]，谥曰景昭皇帝，庙号烈祖。所征郡国兵，以燕朝多难，互相惊动，往往擅自散归，自邺以南，道路断塞，太宰恪以吴王垂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兖州牧、荆州刺史，镇梁国之蠡台，孙希为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帅骑二万，观兵河南，临淮而还；境内乃安。希、泳之弟也[10]。

【注释】

①戊子：正月甲戌朔，戊子为正月十五日，然慕容俊在甲午日即二十一日去世，慕容暐即位当在甲午之后，"戊子"显然有误，疑为"戊戌"（二十五日）。

②三州：其时河州、凉州并未为秦国所有。苻双所督实土，仅安定等五郡而已。

③木强（jiàng 匠）：质朴而倔强。

④山陵：把去世的皇帝安葬到陵墓中。

⑤二邻：指晋国、秦国。

⑥骄很：骄横凶暴。很，通"狠"。

⑦孤嫠（lí 厘）：孤儿寡妇。

⑧东土：指龙城及其周围地区。龙城在邺城东北，故称东土。

⑨龙陵：陵墓名，以陵在龙城，故称龙陵。

⑩孙泳：燕国官吏，曾奋力抵御赵国进攻，事迹详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译文】

晋纪二十三 起庚申(公元360年),止戊辰(公元368年),共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庚申,公元360年)

1 春,正月,二十日,燕国君主慕容俊在鄴城举行阅兵仪式,打算派遣大司马慕容恪、司空阳骛率领军队进犯晋国;正在这时,慕容俊病情严重,于是召见慕容恪、阳骛和司徒慕容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人,接受遗诏辅佐朝政。二十一日,慕容俊去世。戊子日,太子慕容暐登上皇帝位。年龄才十一岁;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熙。

2 秦王苻坚从司隶校尉所属郡县中划出部分地区设置雍州,委派河南公苻双担任都督雍、河、凉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改封为赵公,镇守安定。封他的弟弟苻忠为河南公。

3 仇池公杨俊去世,儿子杨世继位。

4 二月,燕国人尊奉可足浑皇后为皇太后。委派太原王慕容恪担任太宰,总领朝政;上庸王慕容评担任太傅,阳骛担任太保,慕舆根担任太师,参与辅佐朝政。

慕舆根的性格质朴而倔强,仗着自己是前朝的功臣,心中对慕容恪不服气,行为傲慢。这时,太后可足浑氏常常干预朝廷政事,慕舆根想要作乱,就对慕容恪说:"现在主上年幼,母后干预政事,殿下应该防备意外的变故,考虑保全自己的办法。而且平定天下,是殿下的功劳。哥哥去世弟弟继位,是古今现成的制度,等到先帝安葬完毕,应该把主上废黜为王,殿下自己登上皇帝位,来为大燕谋求无穷的幸福。"慕容恪说:"你醉了吗?怎么讲出如此荒谬的话来!我和你都接受了先帝的遗诏,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主张?"慕舆根感到惭愧,道歉后退下去了。慕容恪把这件事告诉了吴王慕容垂,慕容垂劝慕容恪诛杀慕舆根。慕容恪说:"现在刚遭受大丧事,两个邻国窥伺时机,我们宰辅大臣却自相杀戮,恐怕违背了远近民众的期望,就暂且容忍他吧。"秘书监皇甫真对慕容恪说:"慕舆根

本是平庸的小人，受到先帝过分的宠信，被引用参与辅佐朝政。可是小人没有见识，自从先帝去世以来，骄横凶暴，日甚一日，将要造成祸乱。明公现在处在像周公那样的地位上，应该为国家深谋远虑，早日处置他。"慕容恪不听从。

慕舆根又对可足浑氏和燕国君主慕容暐说："太宰、太傅将要阴谋作乱，臣下请求率领守卫宫廷的军队去诛杀他们。"可足浑氏将要同意他的请求，慕容暐说："太宰、太傅二人，是国家的近亲贤人，先帝选择他们，以孤儿寡母相托，必定不会干那种事；怎么知道不是太师想作乱呢？"于是不同意慕舆根的请求。慕舆根又思念东面的故乡，对可足浑氏和慕容暐说："现在天下凋零，外部的敌寇不只一个，国土广大，忧患深重，不如回到东面。"慕容恪听说后，就和太傅慕容评商议，秘密上奏慕舆根的罪行；命令右卫将军傅颜在宫内诛杀慕舆根，并杀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党羽。然后大赦。当时，刚遭到大丧事，被诛杀的人尸体狼籍，朝廷内外震动恐惧，太宰慕容恪的姿态和风度如往常一样，人们看不到他的脸上有忧虑的神色，每次出入宫廷，只有一人徒步相随。有人劝他应该严密戒备，慕容恪说："人心正惊恐不安，应该安详稳重来使他们镇定，为什么还要自相惊扰，那样众人将仰赖谁呢？"因此，人心逐渐稳定。

慕容恪虽然总揽大权，但对于朝廷的礼仪，小心谨慎，严格地遵守，每件事都和司徒慕容评商议，未曾独自决定。虚心对待士人，征询治国的良策，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使人人处于适宜的职位；僚属、朝廷官员如果有了过失，不公开加以宣扬，根据情况调任其他的职务，不让他失去原先的等级，只是以这来作为贬抑；当时的人认为是个大羞辱，没有人敢再触犯法令。偶尔有点小过失，就会自己互相责备说："你还想要太宰调动你你的职位吗？"晋国朝廷当初听说燕国君主慕容俊去世，都以为中原可以恢复。桓温说："慕容恪还在，忧患 正大着呢！"

三月，初六，将燕国君主慕容俊安葬在龙陵，谥号为景昭皇帝，

庙号为烈祖。从各郡国征调的兵士,因燕朝廷一系列变故,互相惊扰骚动,常常擅自逃回去,鄄城以南,道路阻塞。太宰慕容恪委派吴王慕容垂担任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兖州牧、荆州刺史,镇守梁国的蠡台,孙希担任并州刺史,傅颜担任护军将军,率领二万骑兵,到黄河以南展示军威,到了淮水边才返回;境内于是安定下来。孙希,是孙泳的弟弟。

5 匈奴刘卫辰遣使降秦,请田内地,春来秋返;秦王堅许之。夏,四月,云中护军贾雍遣司马徐赞帅骑袭之[1],大获而还。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怀戎狄,而汝贪小利以败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领职,遣使还其所获,慰抚之。卫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

夏,六月,代王升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刘卫辰如代会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6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7 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安每游东山[2],常以妓女自随。司徒昱闻之,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安妻,刘惔之妹也。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3],谓曰:"丈夫不如此也[4]?"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万被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余。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8 冬，十月；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奕干各帅众数万降秦[5]，秦王坚处之塞南。阳平公融曰："戎狄人面兽心，不知仁义。其稽颡内附，实贪地利，非怀德也；不敢犯边，实惮兵威，非感恩也。今处之塞内，与民杂居，彼窥郡县虚实，必为边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坚从之。

9 十一月，封桓温为南郡公，温弟冲为丰城县公，子济为临贺县公。

10 燕太宰恪欲以李绩为右仆射；燕主暐不许。恪屡以为请。暐曰："万机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阳一人，暐请独裁。"出为章武太守，以忧卒。

【注释】

①赟(yūn 晕)。

②东山：山名，在今浙江上虞南。

③"见家"句：晋穆帝时期，谢安的堂兄谢尚、哥哥谢奕都官至四州都督，弟弟谢万官至四州监军，故谢安妻认为谢氏"家门贵盛"。

④"丈夫"句：这句话，《世说新语·排调篇》作"大丈夫不当如此乎"。《晋书·谢安传》引用时，删去"大"字"当"字，改"乎"字为"也"字，语气就有了很大差别，而《通鉴》是沿用《晋书》的文字。为与后文"恐不免耳"呼应，本句当作问句处理。

⑤独孤部：《晋书·苻坚传》作"独孤"。　没奕干：《晋书·苻坚传》作"没奕于"。

【译文】

5 匈奴大人刘卫辰派遣使者投降秦国，请求在内地耕种土地，春天来秋天回去；秦王苻坚答应了他。夏，四月，云中护军贾雍派遣司马徐赟率领骑兵袭击刘卫辰，俘获大量的人口牲畜返回。苻坚发怒

说:"我正要用恩德信义招抚戎狄,你却贪图小利败坏这件大事。是为什么?"于是罢免贾雍,让他以平民身份代行职权,派遣使者送还俘获的人口牲畜,慰问、安抚刘卫辰于是迁入塞内居住,进献贡品接连不断。

夏,六月,代王拓跋升翼犍的妃子慕容氏去世。秋,七月,刘卫辰前往代国参加葬礼,趁机会向代国求婚,拓跋升翼犍把女儿嫁给了他。

6 八月,初一,发生日全食。

7 谢安年青时有很高的名望,前后多次征召延聘,都不赴任;寄居在会稽,以游山玩水、读书作文来作为娱乐;虽然是平民身份,但当时人都对他寄予公卿宰辅的期望,士大夫甚至相互说:"安石不出仕,天下的百姓该怎么办?"谢安每次游览东山,总是带上歌舞女艺人。司徒司马昱听说后,说:"谢安石既然和别人同欢乐,就必定不能不和别人共忧患,征召他必然到来。"谢安的妻子,是刘惔的妹妹,看到谢家门庭显赫,担任高官者多,只有谢安恬淡谦退,就对谢安说:"大丈夫不应该这样吗?"谢安掩着鼻子说:"恐怕我也免不了要做官。"等到弟弟谢万被废黜,谢安才有了进入仕途的心愿,这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征西大将军桓温延聘他担任司马,谢安于是应召前往,桓温非常高兴,对他很客气、器重。

8 冬,十月,乌桓人独孤部、鲜卑人没奕干各自率领几万部众投降秦国,秦王苻坚把他们安置在塞内。阳平公苻坚融规劝说:"戎狄是人面兽心,不知道仁义道德。他们叩头到地,归附我们,实际上是贪图肥沃的土地,不是怀念仁德;他们不敢侵扰边境,实际上是畏惧我们的军威,不是感激恩泽。现在把他们安置在塞内,和我们的民众混杂居住,他们探清郡县的虚实后,必定成为边境的祸患,不如把他们迁到塞外,防患于未然。"苻坚听从了他的意见。

9 十一月,封桓温为南郡公,桓温的弟弟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的儿子桓济为临贺县公。

10 燕国太宰慕容恪想任用李绩为右仆射，燕国君主慕容暐不答应。慕容恪多次请求这件事，慕容暐说："朝廷所有大事，都托付给叔父；李伯阳一个人，请让我独自裁断。"把李绩调出去担任章武太守，李绩因此忧愁过度而去世。

五　年

1 春，正月，戊戌，大赦。

2 刘卫辰掠秦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秦；秦王坚责之，使归所掠。刘卫辰由于叛秦，专附于代。

3 东安简伯郗昙卒。二月，以东阳太守范汪都督徐、兖、冀、青、幽五州诸军事，兼徐、兖、二州刺史。

4 平阳人举郡降燕[1]；燕以建威将军段刚为太守，遣督护韩苞将兵共守平阳。

5 方士丁进有宠于燕主暐，欲求媚于太宰恪，说恪令杀太傅评；恪大怒，奏收斩之。

6 高昌卒，燕河内太守吕护并其众，遣使来降；拜护冀州刺史。护欲引晋兵以袭邺。三月，燕太宰恪将兵五万，冠军将军皇甫真将兵万人，共讨之。燕兵至野王，护婴城自守。护军将军傅颜请急攻之，以省大费。恪曰："老贼经变多矣，观其守备，未易猝攻，而多杀士卒。顿攻黎阳[2]，多杀精锐，卒不能拔，自取困辱。护内无蓄积，外无救援，我深沟高垒，坐而守之。休兵养士，离间其党，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3]，不过十旬，取之必矣，何为多杀士卒以求旦夕之功

乎?"乃筑长围守之。

7 夏,四月,桓温以其弟黄门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诸军事[4],兼新野、义城二郡太守,将兵取许昌,破燕将慕容尘。

8 凉骠骑大将军宋混疾甚,张玄靓及其祖母马氏往省之,曰:"将军万一不幸,寡妇孤儿将何所托?欲以林宗继将军,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尚未弃臣门,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其儒缓[5],机事不称耳。殿下策励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诸子曰:"吾家受国大恩,当以死报,无恃势位以骄人。"又见朝臣,皆戒之以忠贞。及卒,行路为之挥涕。玄靓以澄为领军将军,辅政。

9 五月,丁巳,帝崩,无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兴正统[6],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东海王奕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庙号孝宗。

10 燕人围野王数月,吕护遣其将张兴出战,傅颜击斩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将曰:"护势穷奔,必择虚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为之备。"乃多课橹楯[7];亲察行夜者。护食尽,果夜悉精锐趋真所部,突围,不得出;太宰恪引兵击之,护众死伤殆尽,弃妻子奔荥阳。恪存抚降民,给其廪食;徙士人、将帅于邺,自余各随所乐;以护参军广平梁琛为中书著作郎。

【注释】

①“平阳”句：平阳当时属于张平控制范围。

②“顿攻”句：攻打黎阳事，见本书第一百卷晋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8年）。

③蹙（cù促）：紧迫。

④沔中七郡：指魏兴、新城、上庸、襄阳、义成、竟陵、江夏。

⑤儒缓：迂缓迟钝。古代儒生，大都行为舒缓，不能见机行事建立奇功，故称儒缓。

⑥“中兴”句：东晋以来，元帝、明帝、成帝，都是正统相传。司马丕为成帝长子，由他继位，正为“中兴正统”。

⑦楯楯（dùn盾）：大盾牌。

【译文】

五年（辛酉，公元361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刘卫辰掳掠秦国边境的民众五十多人，当作奴婢献给秦国；秦王苻坚责备刘卫辰，让他把掳掠的人送回去。刘卫辰因此而背叛秦国，专心依附于代国。

3 东安简伯郗昙去世。二月，委派东阳太守范汪担任都督徐、兖、冀、青、幽五州诸军事，兼任徐、兖二州刺史。

4 平阳民众献出全郡，投降燕国；燕国委派建威将军段刚担任太守，派遣督护韩苞率领军队和他共同守卫平阳。

5 方术之士丁进得到燕国君主慕容暐的宠幸，又想求得太宰慕容恪的喜爱，游说慕容恪，让他杀掉太傅慕容评；慕容恪大怒，上奏后逮捕丁进，杀了他。

6 高昌去世，燕国河内太守吕护吞并他的部众，派遣使者来向晋国投降；晋国任命吕护为冀州刺史。吕护打算带领晋国军队去袭击邺城。三月，燕国太宰慕容恪率领五万军队，冠军将军皇甫真率部一万军队，共同讨伐吕护。燕国军队到达野王，吕护环绕城池，严

密防守。护军将军傅颜请求马上进攻,以便节省大量的费用。慕容恪说:"吕护这个老贼经历的变故很多,观察他的守卫情形,不容易很快攻下,却会增加我们的士兵伤亡数额。前几年攻打黎阳,精锐兵士死了不少,最终还是没攻下,自己招来困窘和耻辱。吕护城内没有积蓄,城外没有救兵,我们挖深壕沟,筑高围墙,静坐在这里守候他们,休养我们的兵士,离间他们的党羽,对于我们来说不花气力,贼寇的形势却日益紧迫,用不了一百天,就一定夺取城池,为什么要用大量的兵士伤亡去急速地谋求功劳呢?"于是筑起长长的围墙来守候吕护。

7 夏,四月,桓温委派他的弟弟黄门郎桓豁担任都督沔中七郡诸军事,兼任新野、义城二郡太守,率领军队攻取许昌,打败了燕国将领慕容尘。

8 凉国骠骑大将军宋混病得很厉害,张玄靓和他的祖母马氏前去探望他,说:"将军如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孤儿寡母将依靠谁呢?想任用林宗继承将军的位置,可以吗?"宋混说:"臣下的儿子林宗年幼懦弱,承担不了重任。殿下倘若不抛弃臣下一家,臣下的弟弟宋澄,处理政事的能力超过臣下,只是恐怕他迂缓迟钝,随机应变的能力不足而已。殿下在鞭策激励下使用他,大概是可以的。"宋混告诫宋澄和几个儿子说:"我们家蒙受国家的大恩,应该用生命来报答,不要依仗权势地位来蔑视他人。"又接见朝廷的官员,都告诫他们要对国家忠贞。等到宋混去世,路上的行人都为他流下了眼泪。张玄靓委派宋澄担任领军将军,辅佐朝政。

9 五月,二十二日,皇帝逝世,没有子嗣。皇太后下令说:"琅邪王司马丕,是中兴以来正统的继承人,无论是道义、声望、人情、地位,没有能同他相比的,现由琅邪王继承帝位!"于是,文武官员备好皇帝的车驾,到琅邪王的宅第去迎接他。二十五日,司马丕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二十七日,改封东海王司马奕为琅邪王。秋,七月,二十三日,将穆帝安葬在永平陵,庙号为孝宗。

10 燕国人把野王包围了几个月，吕护派遣他的将领张兴出城交战，傅颜回去，杀了他，城中日益困窘。皇甫真告诫部将说："吕护在穷途天路时突围逃跑，必定选择薄弱的地段冲出去；我所率领的兵士大多身体瘦弱，武器不精良，应该周密地戒备。"于是征调了很多的盾牌，亲自检查夜间巡逻的人。吕护的粮食吃光了，果然率领所有的精锐兵士，在夜晚直扑皇甫真的阵地，想突破重围，不能出去；太宰慕容恪率领军队攻打他，吕护的部众差不多死伤光了，吕护抛下妻子儿女，逃往荥阳。慕容恪安抚投降的民众，以给他们粮食；把士人、将帅迁到邺城，其他的人则任由他们到想去的地方；委派吕护的参军广平人梁琛担任中书著作郎。

11 九月，戊申，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称穆皇后，居永安宫。

12 凉右司马张邕恶宋澄专政，起兵攻澄，杀之，并灭其族。张玄靓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同辅政。

13 张平袭燕平阳，杀段刚、韩苞；又攻雁门，杀太守单男[1]。既而为秦所攻，平复谢罪于燕以求救。燕人以平反覆，弗救也，平遂为秦所灭。

14 乙亥[2]，秦大赦。

15 徐、兖二州刺史范汪，素为桓温所恶，温将北伐，命汪帅众出梁国。冬，十月，坐失期，免为庶人，遂废，卒于家。

子宁，好儒学，性质直，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3]。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4]，以至礼坏乐

崩[5]，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祸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16 吕护复叛，奔燕，燕人赦之，以为广州刺史[6]。

17 凉张邕骄矜淫纵，树党专权，多所刑杀，国人患之。张天锡所亲敦煌刘肃谓天锡曰：“国家事欲未静！”天锡曰：“何谓也？”肃曰：“今护军出入，有似长宁[7]。”天锡惊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计将安出？”肃曰：“正当速除之耳！”天锡曰：“安得其人？”肃曰：“肃即其人也！”肃时年未二十。天锡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肃曰：“赵白驹与肃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锡与邕俱入朝，肃与白驹从天锡，肃斫之不中，白驹继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锡俱入宫中，邕得逸走，帅甲士三百余人攻宫门。天锡登屋大呼曰：“张邕逆无道，既灭宋氏，又欲倾覆我家。汝将士世为凉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张邕耳，他无所问！”于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尽灭其族党。玄靓以天锡为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十二月，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8]。诏以玄靓为大都督、督陇右诸军事、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

18 燕大赦。

19 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察其所举，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当

是之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

20 是岁，归义侯李势卒。

【注释】

①单(shàn 善)：姓氏。

②乙亥：九月乙未朔，无乙亥。

③王弼、何晏：魏晋玄学的首倡者。王弼(公元 226～249 年)，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修武)人。幼而察慧，官至谒者仆射。著有《老子注》、《周易著》、《周易略例》等书，提出了"贵无论"等著名论点。何晏(公元 190～249 年)，字平叔，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尚曹魏公主，官至尚书，因反对司马懿而被杀。好老庄之言，著有《道德二论》、《无名论》和《论语集解》等书。

④缙绅(Jìn shēn 进申)：插笏于带间。缙，插；绅，束腰的大带。古时仕宦者垂绅缙笏，因之称士大夫为缙绅。

⑤礼坏乐崩：礼仪音乐都遭到破坏而荡然无存。在古代，礼乐是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崩坏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瓦解。也作"礼崩乐坏"。

⑥"以为"句：燕国无广州，不过以刺史之名授予吕护而已。

⑦长宁：指长宁侯张祚。

⑧"始改"二句：前凉州除张祚在位的一年外，一直使用西晋愍帝的年号，至本年才首次使用东晋的年号。

【译文】

11 九月，十四日，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皇后，是王濛的女儿。穆帝何皇后称为穆皇后，居住在永安宫。

12 凉国右司马张邕憎恨宋澄独掌大朝政，起兵攻打宋澄，杀了他，并诛灭他的宗族。张玄靓委派张邕担任中护军，叔父张天锡担任中领军，共同辅佐朝政。

13 张平袭击燕国的平阳郡，杀死段刚、韩苞；又攻打雁门郡，杀死太守单男。不久，遭到秦国的攻击，张平又向燕国请罪，来谋求援

助。燕国人认为张平反复无常，不救他，张平于是被秦国消灭。

14 乙亥日，秦国大赦境内。

15 徐、兖二州刺史范汪，一向为桓温所厌恶，桓温将要北伐，命令范王率领部众出兵到梁国。冬，十月，范汪因延误期限被判罪，免为平民，从此被排除在政府外，死在家中。

范汪的儿子范宁，喜好儒学，性格质朴直率，时常认为王弼、何晏的罪恶比桀、商纣还在深重。有人认为把王弼、何晏贬损得太过分了，范宁说："王弼、何晏蔑视、抛弃经典文献，使仁义道德幽寂冷落，用游移浮泛、不切实际的言辞，迷惑后来的人，使士大夫们彻底地改变正确的道路，以至于礼崩乐坏，中原沦陷，遗留下来的风气，至今还在危害国家。夏桀、商纣一时之间的放纵暴虐，恰恰足以使他们丧失性命，毁灭国家，成为后世的鉴戒，哪里能转移百姓的视听呢？所以我认为危害一代的祸患轻，危害各代的祸患重；使自己灭亡的罪恶小，迷惑众人的罪恶大！"

16 吕护又背叛晋国，投奔燕国，燕国人赦免了他的罪过，任用为广州刺史。

17 凉国张邕骄横自负，恣意妄为，树立私党，专擅朝政，诛杀了很多的人，国中人士都怨恨他。张天锡的亲信敦煌人刘肃对张天锡说："国家要不平静了！"张天锡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刘肃说："现在护军将军出入朝廷，就像长宁侯。"张天锡惊讶地说："我本来就怀疑他，没敢说出来。该怎么办呢？"刘肃说："只是应该赶快除掉他而已！"张天锡说："哪里找到合适的人呢？"刘肃说："我就是合适的人！"刘肃这时还不到二十岁。张天锡说："你年纪轻，另外找个帮手。"刘肃说："赵白驹和我两个人就足够了。"十一月，张天锡和张邕一同入宫朝见，刘肃和赵白驹跟随着张天锡，刘肃砍杀张邕，没有砍中，赵白驹继续砍，又没有砍中，二人和张天锡一起进入宫中，张邕得以逃脱，随之率领披甲的战士三百多人攻打宫门。张天锡登上屋顶大声呼喊说："张邕凶恶叛逆，惨无人道，诛灭宋氏家族后，

又想颠覆我们张家。你们各位将领士兵，世代都是凉国的臣属，怎么忍心把武器对准凉国君主呢？现在所在擒拿的，仅张邕一人而已，其他的人一概不予以追究！”于是，张邕的部众全部逃散，张邕自杀而死，他的家族、党羽全被诛灭。张玄靓委派张天锡担任使持节、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辅佐朝政。十二月，改变建兴四十九年的纪年，开始使用升平年号。晋国皇帝下诏，委派张玄靓担任大都督、督陇右诸军事、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西平公。

18 燕国大赦境内。

19 苻王苻坚命令州牧、郡守、县令，各自推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等科目的人才，并且考察 他们推举的人才，推举得当的就奖赏，推举失当的就治罪。因此，官员们没有谁敢于随意推举，没有求情拜托的现象，士人都自我激励；即使是宗室成员和后妃亲属，没有才能的都被弃而不用。在这个时候，京城内外的官员，都能够才能与职位相称；田野得到开垦种植，仓库的积蓄丰富充足，盗贼都不敢再出头露面了。

20 这一年，归义侯李势去世。

哀皇帝[1]

隆和元年

1 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2 甲寅，减田租，亩收二升。

3 燕豫州刺史孙兴请攻洛阳，曰：“晋将陈祐弊卒千余，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从其言，遣宁南将军吕护屯河阴[2]。

4 二月，辛未，以吴国内史庾希为北中郎将·徐·兖·

二州刺史，镇下邳，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监护豫、司、并、翼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汝南；并假节。希，冰之子也。

5 丙子，拜帝母周贵人为皇太妃，仪服拟于太后。

6 燕吕护攻洛阳。三月，乙酉[3]，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陈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帅舟师三千人助祐守洛阳。遐，岳之子也。

温上疏请迁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流江南者[4]，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上疏曰："昔中宗龙飞[5]，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6]。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7]，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8]，中兴五陵[9]，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10]，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蹶于穷荒之地[11]；提挈万里[12]，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产，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邦，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臣之愚计，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壹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

徙耳。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绰，楚之孙也。少慕高尚，尝著《遂初赋》以见志[13]。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14]，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邪？"

时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温，扬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实事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乃诏温曰："在昔丧乱，忽涉五纪[15]，戎狄肆暴，继袭凶迹，眷言西顾，慨叹盈怀。知欲躬帅三军，荡涤氛秽，廓清中畿[16]，光复旧京；非夫外身徇国，孰能若此？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营者广，经始之勤17，致劳怀也。"事果不行。

温又议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兢，暂都江左，方当荡平区宇，施轸旧京。若其不济，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乃止。

朝廷以交、广辽远，改授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温表辞不受。

7 秦王坚亲临太学，考第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自是每月一至焉。

8 六月，甲戌，燕征东参军刘拔刺杀征东将军、冀州刺史、范阳王友于信都。

9 秋，七月，吕护退守小平津19，中流矢而卒。燕将段崇收军北渡，屯于野王。邓遐进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屯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

10 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纳女于燕，燕人亦以女为妻之。

11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12 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阳,袁真自汝南退屯寿阳。

【注释】

①哀皇帝:即司马丕(公元341～365年),字千龄,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成帝长子。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封琅邪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拜散骑常侍,十二年加中军将军,升平三年(公元359年),除骠骑将军。五年,穆帝(司马丕的堂弟)去世,无子,丕被选立为帝。在位共四年时间。

②河阴:县名,治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③乙酉:二月壬辰朔,无乙酉。

④永嘉之乱: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的祸乱。永嘉五年,京城洛阳被匈奴人刘聪的汉国攻陷,怀帝为其所俘。怀帝之后虽还有末帝愍帝,但西晋灭亡的命运已在怀帝时就注定,故史称"永嘉之乱"。

⑤中宗:即元帝司马睿,中宗是他的庙号。龙飞:比喻皇帝的兴起或即位。

⑥函夏:函,包含、容纳;夏,华夏,中国的别称。函夏指全中国。

⑦数世:几个世代。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

⑧旋轸(zhěn 诊):车马回转。轸,车后的横木,借指车。

⑨中兴五陵:即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兴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

⑩烝烝(zhēng 争):淳厚的样子。

⑪驱蹙(cù 促):驱逐。

⑫提挈(qiè 切):带领、携带。

⑬《遂初赋》:赋名,内容大意是希望实现隐遁的初衷。

⑭公兴:孙绰的表字。

⑮五纪:六十年。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⑯中畿:王畿,即京城及其郊区。《周礼》中有九畿,王畿方千里,其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依次相距五百里,王畿在九畿之中,故称中畿。

⑰经始:开始营建。语出《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大意为"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经营巧安排)。

⑱钟虡(jù 具):悬挂编钟的木架。

⑲小平津：地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

【译文】

哀皇帝

隆和元年（壬戌，公元 362 年）

1 春，正月，二十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 二十二日，减轻田租，每亩收租二升。

3 燕国豫州刺史孙兴请求攻打洛阳，说："晋国将领陈祐只有一千多年老体弱的兵士，独自守卫孤立的城池，很容易攻取！"燕国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宁南将军吕护驻扎在河阴。

4 二月，初十，委派吴国内史庾希担任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下邳，龙骧将军袁真担任西中郎将、监护豫・司・并・冀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守汝南；都赐予符节。庾希，是庾冰的儿子。

5 十五日，尊奉皇帝的母亲周贵人为皇太妃，礼仪服饰仿照皇太后的规格。

6 燕国的吕护攻打洛阳。三月，乙酉日，河南太守戴施逃到宛城，陈祐向朝廷报告情况紧急。五月，二十七日，桓温派遣庾希和竟陵太守邓遐，率领水军三千人协助陈祐守卫洛阳。邓遐，是邓岳的儿子。

桓温上疏奏，请求把都城迁到洛阳，从永嘉之乱后流亡到江南的民众，全部迁回北方，以便充实黄河以南地区。朝廷畏惧桓温，不敢表示不同意见；可是北方凋零残破，人们心中心怀疑惑，恐惧不安，虽然都知道不能搬迁，但没有谁敢于带头规劝。散骑常侍兼著作郎孙绰上奏疏说："从前中宗登上皇帝位，不仅是他的诚信和顺合乎天意民心，实际上也依靠万里长江隔绝敌人，保卫自己。从死丧祸乱以来，现在已六十多年了，黄河、洛阳一带化为废墟，中原地区凋零残破。官吏民众流亡到江南的，已经经历了几个世代，还健

在的人儿子都已老了,孙子也大了,死亡的人坟墓都已成行了,虽然对北方风土的怀念时常牵动他们的心,但眼前哀痛实在更为急迫。如果迁都,车马回转的时候,国家复兴以来五位皇帝的陵墓,就又处在遥远的区域了。迁都洛阳有没有泰山一般的坚固,在道理上既然难以保证,那么对安葬在江南的先帝的深厚思念之情,哪能不缠绕在圣上的心中呢?桓温现在的这个举动,的确是要纵览事情的始末,为国家谋求长远利益;可是百姓震惊,共同怀着危险、恐惧的心理,难道不是因为回到故地的快乐遥遥无期,走向死亡的忧患迫在眉睫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江南安家生根,已经几十年了,一时之间要他们迁走,驱赶到穷困荒凉的地方;拖家带口,远行万里,跋山涉水,离开先人的坟墓,抛弃生存的产业,田地房屋不能再出售,船只车辆没有办法再得到,舍弃安定快乐的家园,前往久经战乱的乡邦,势必倒毙在路途上,或是淹死在河流中,只有少量的人抵达目的地。这是仁慈的人应该哀痛怜悯,国家应该再三考虑的!依臣下愚蠢的见解,以为可暂且派遣有威名、有才干的将领,先去镇守洛阳,平定梁国、许昌,统一黄河以南地区。水陆运输的道路已经畅通,开垦土地的积蓄已经丰富,豺狼一般的贼寇逃到远方,中原一带大体安定,然后才可以慢慢地商议迁徙的事情。为什么要舍弃稳操胜券的正道,拿天下人的命运来孤注一掷呢?"孙绰,是孙楚的孙子。孙绰年青时就仰慕隐士的生活态度,曾经写作《遂初赋》来表达志向。桓温看到孙绰的奏疏,很不高兴,说:"请转告孙兴公,为什么不照你的《遂初赋》行事,却管别人家庭和国家的事情呢?"

当时朝廷忧虑恐惧,将派遣侍中劝阻桓温,扬州刺史王述说:"桓温想用大话来威吓朝廷而已,不是真想这么做;只管答应他,他自然不会前去的。"于是下诏给桓温说:"往日发生的死丧祸乱,转眼之间已过了六十年,戎狄恣意暴虐,代代承袭凶恶的行迹,回头眺望西面,感慨悲怆充满胸怀。得知你想亲自率领三军,扫除污秽,肃清王畿,恢复旧日的京城;不是置生死于度外、立志以身殉国的

人，谁能如此？各项安排，就托付给你了。只是黄河、洛阳一带已成废墟，所要经营的事情很多，开始营建的辛苦，恐怕会使你费尽心力的。”迁都的事果然没有实行。

桓温又建议迁移洛阳的编钟木架，王述说：“永嘉年间不强盛，暂时建都江南，现在正要平定天下，回到旧日的京城。如果办不到，应该改迁先帝的陵墓，不应先搬迁编钟木架！”桓温于是罢手。

朝廷因交州、广州遥远，改授桓温统领并、司、冀三州；桓温上奏章推辞，不接受。

7 秦王苻坚亲自前往太学，考察学生对经义的理解程度，评定高下，和博士讲习讨论，从此，每个月去一次。

8 六月，十五日，燕国征东参军刘拔在信都刺杀了征东将军、冀州刺史、范阳王慕容友。

9 秋，七月，吕护退守小平津，被流箭射中而死。燕国将领段崇集合军队，向北渡过黄河，驻扎在野王。邓遐进军，驻扎在新城；八月，西中郎将袁真进军，驻扎在汝南，运送五万斛粮食供应洛阳。

10 冬，十一月，代王拓跋什翼犍把女儿献给燕国宫廷，燕国人也把皇室女子嫁给拓跋舒什翼犍。

11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12 庾希从下邳退到山阳驻守，袁真从汝南退到寿阳驻守。

兴宁元年

1 春，二月，己亥[1]，大赦，改元。

2 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丧，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帝欲为太妃服三年。仆射江彪启：“于礼，应服缌麻[2]。”又欲降服朝[3]，彪曰：“厌屈

私情,所以上严祖考。"乃服緦麻。

3 夏,四月,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荥阳太守刘远,远奔鲁阳。

4 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温以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每事必与二人谋之。府中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4],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气概高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自谓不能测,倾身待之;超亦深自结纳。珣,导之孙也,与谢玄皆为温掾,温俱重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5],王掾当作黑头公[6],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5 以西中郎 将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庾希都督青州诸军事。

6 癸卯,燕人拔密城[7],刘远奔江陵。

7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8]。

8 张玄靓祖母马氏卒,尊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以张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诛之;事泄,钦等皆死。玄靓惧,以位让天锡;天锡不受。右将军刘肃等劝天锡自立。闰月,天锡使肃等夜帅兵入宫,弑玄靓,宣言暴卒,谥曰冲公。天锡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时年十八。尊母刘美人曰太妃。遣司马纶骞奉章诣建康请命,并送御史俞归东还[9]。

9 癸亥[10],大赦。

10 冬,十月,燕镇南将军慕容尘攻陈留太守袁披于长

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许昌，克之。

11 代王升翼犍击高车[10]。大破之，俘获万余口，马、牛、羊百余万头。

12 以征虏将军桓冲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将张骏杀江州督护赵毗，帅其众北叛；冲讨斩之。

【注释】

①己亥：二月丁巳朔，无己亥。

②缌麻：丧服名，是五服中（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中最轻的一种。用疏织细麻布制成孝服，服丧三月。凡疏远亲属、亲戚如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外祖父母、岳父母、中表兄弟、婿、外孙等都服缌麻。晋穆帝既已出继"大宗"，已不再算作生母的儿子，不能以儿子的身分哀思生母，只能用对族伯叔父母的礼仪，服丧三月。

③服期（jī 基）：服丧一年。期，周年。

④"髯参"二句：都超的胡须多，王珣的个头矮，故被分别称为"髯参军"、"短主簿"。

⑤拥旄：拥有以旄牛尾为饰的旗帜。旗帜以旄牛尾为装饰物，是主将的标志。

⑥黑头公：年青而登三公高位的人。黑头，头发乌黑，比喻年青。

⑦密城：城名，在今河南密县东南。

⑧角、亢：即角宿、亢宿，皆为二十八宿之一。

⑨"并送"句：俞归出使前凉，时为穆帝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至本年才返回。

10 癸亥：闰八月癸未朔，无癸亥。

⑩高车：部族名，敕勒族的别称。因敕勒所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后为突厥族所吞并。

【译文】

兴宁元年（癸亥，公元 363 年）

1 春,二月,己亥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2 三月,十七日,皇太妃周氏在琅邪王的府第逝世。十八日,皇帝前往琅邪王府第办理丧事,诏令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总管朝廷内外各项事务。皇帝想为太妃服丧三年,仆射江彪陈述说:"依礼仪,只应该服丧三月。"皇帝又想降一等服丧一年,江彪说:"克制自己的私人感情,是尊敬祖先的做法。"皇帝于是穿疏织细麻布衣服服丧三月。

3 夏,四月,燕国宁东将军慕容忠攻打晋国荥阳太守刘远,刘远逃到鲁阳。

4 五月,加授征西大将军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桓温委派抚军司马王坦之担任长史。王坦之,是王述的儿子。又委派征西将军府掾属郗超担任参军,王珣担任主簿,每件事情一定和二人商议,府中为他们编出顺口溜说:"大胡子参军,小个头主簿,能使桓公喜,能使桓公怒。"桓温的气派清高豪迈,很少有他所推许的人,和郗超交谈,常常说自己不能预测他的见解,就诚心诚意地对待他;郗超也真诚地和他结交。王珣,是王导的孙子,和谢玄都是桓温的掾属,桓温也都看重他们,说:"谢掾四十岁时,一定能执掌帅旗、秉持符节,王掾在壮年时,将会登上三公高位,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谢玄,是谢奕的儿子。

5 委派西中朗将袁真担任都督司、冀、并、三州诸军事,北中郎将庾希担任都督青州诸军事。

6 十九日,燕国人攻下密城,刘远逃到江陵。

7 秋,八月,彗星出现在角宿、亢宿所在天际。

8 张玄靓的祖母马氏去世,尊奉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因张天锡专擅朝政,和大臣张钦等人策谋诛杀张天锡;事情泄露,张钦等人被杀。张玄靓恐惧,把自己的地位让给张天锡;张天锡不接受。右将军刘肃等人劝张天锡自己登位。闰月,张天锡指使刘肃等人在夜晚率兵进宫,杀死张玄靓,对外宣称张玄靓得急病而死,定谥号为

冲公。张天锡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当时年龄是十八岁。尊奉母亲刘美人为太妃。派遣司马纶骞带着奏章前往建康，请求委任，并送御史俞归回到东方。

9 癸亥日，大赦天下。

10 冬，十月，燕国镇南将军慕容尘到长平攻打晋国陈留太守袁披；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击许昌，攻下来了。

11 代王拓跋什翼犍攻打高车，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获了一万多人，掳掠马、牛、羊一百多万头。

12 委派征虏将军桓冲担任江州刺史。十一月，从前姚襄的将领张骏杀死晋国江州督护赵毗，率领他的部众叛逃到北面；桓冲前往讨伐，杀了他。

二 年

1 春，正月，丙辰，燕大赦。

2 二月，燕太傅评、龙骧将军李洪略地河南。

3 三月，庚戌朔，大阅户口，令所在土断，严其法制，谓之《庚戌制》。

4 帝信方士言，断谷饵药以求长生。侍中高崧谏曰："此非万乘所宜为；陛下兹事，实日月之食[1]。"不听。辛未，帝以药发，不能亲万机，褚太后复临朝摄政。

5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许昌、汝南，败晋兵于悬瓠[2]，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寿春，陈郡太守朱辅退保彭城。大司马温遣西中郎将袁真等御之，温帅舟师屯合肥。燕人遂拔许昌、汝南、陈郡，徙万余户于幽、冀二州，

遣镇南将军慕容尘屯许昌。

6 五月,戊辰,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加大司马温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参朝政;温辞不至。

王述每受辞,不为虚让,其所辞必于不受。及为尚书令,子坦之白述:"故事当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谓堪之,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

7 六月,秦王坚遣大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8 秋,七月,丁卯,诏复征大司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3],诏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让内录[4],遥领扬州牧。

9 秦汝南公腾谋反,伏诛。腾,秦主生之弟也。是时,生弟晋公柳等犹有五人,王猛言于坚曰:"不去五公,终必为患。"坚不从。

10 燕侍中慕舆龙诣龙城,徙宗庙及所留百官皆诣邺。

11 燕太宰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士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

初,沈充之子劲,以其父死于逆乱[5],志欲立功以雪旧耻;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吴兴太守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上疏称劲才行,请解禁锢,参其府事;朝廷许之。会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阳,冠军将军陈守之,众不过二千。劲自表求配祐效力;诏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行。劲屡以少击燕从,摧破之。而洛阳粮尽援

绝，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许昌为名，九月，留劲以五百人守洛阳，祐率众而东。劲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闻许昌已没，遂奔新城。燕悦希引兵略河南诸城，尽取之。

12 秦王坚命公国各置三卿[6]，并余官皆听自采辟，独为置郎中令。富商赵掇等车服僭侈，诸公竞引以为卿；黄门侍郎安定程宪请治之。坚乃下诏称："本欲使者公延选英儒，乃更猥滥如是！宜令有司推检，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为侯，自今国官皆委之铨衡[7]，自非命士已上[8]，不得乘车马；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9]，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于是平阳、平昌、九江、陈留、安乐五公皆降爵为侯。

【注释】

①日月之食：日食月食，比喻君子的过失。语出《论语·子张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

②悬瓠（hù 互）：城名，在今河南汝南。

③赭（Zhě 者）圻：城名，在今安徽繁昌西北长江北岸。

④内录：指录尚书事。

⑤"以其"句：沈充参与王敦反叛事，详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 342 年）。

⑥三卿：指郎中令、中尉、大农。

⑦铨衡：衡量轻重的器具，代指官吏铨选之事与掌管铨选的官员。魏晋时代，管铨选者为吏部尚书。

⑧命士：朝廷任命过的士人，即政府官员。

⑨皂隶：奴隶。皂，差役，地位低于平民。

【译文】

二年(甲子,公元364年)

1 春,正月,初六,燕国大赦境内。

2 二月,燕国太傅慕容评、龙骧将军李洪进军黄河以南地区,攻城略地。

3 三月,初一,大规模地核查户口,命令各地按核查时的居住区域编制户籍,法令规定严格,称作《庚戌制》。

4 皇帝相信方术之士的话,断绝饮食,服用药物,来谋求长生不老。侍中高崧规劝说:"这种事情,不是天子所应该做的;陛下这件事,实在是君子的过失。"皇帝不接受。二十二日,皇帝因药性发作,不能亲自处理政事,褚太后又到朝廷代理朝政。

5 夏,四月,二十五日,燕国李洪攻打许昌、汝南,在悬瓠打败晋国军队,颍川太守李福战死,汝南太守朱斌逃往寿春,陈郡太守朱辅退守彭城。大司马桓温派遣西中郎将袁真等人抵御燕国军队,桓温率领水军驻扎在合肥。燕国人于是攻下许昌、汝南、陈郡,迁徙一万多户民众到幽、冀二州,派遣镇南将军慕容尘驻扎在许昌。

6 五月,二十日,委派扬州刺史王述担任尚书令。加授大司马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二十四日,派遣侍中征召桓温进京辅佐朝政,桓温推辞,不到京城。

王述每次接受新的职位,从不虚情假意地推让,他所推辞的,就一定不接受。等到担任尚书令,他的儿子王坦之对他说:"按照旧例应当推让。"王述说:"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王坦之说:"不是,只是觉得谦让是件美好的事。"王述说:"既认为能胜任,为什么又要我推让?别人说你强过我,我看肯定赶不上我。"

7 六月,秦王苻坚派遣大鸿胪任命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8 秋,七月,二十日,下诏再次征召大司马桓温入朝。八月,桓温到达赭圻,皇帝诏令尚书车灌去让桓温停留下来,桓温于是修筑赭

圻城，在赭圻住下来，坚决地推辞录尚书事的职位，仅在名义上兼任扬州牧。

9 秦国汝南公苻腾谋反，被诛杀。苻腾，是秦国君主苻生的弟弟。这时，苻生的弟弟还有晋公苻柳等五人，王猛对苻坚说："不除去五公，终究必定成为祸患。"苻坚不听从。

10 燕国太宰慕容恪打算夺取洛阳，首先派人去招致接纳洛阳一带的官吏民众，远近各处城堡都归顺了他；于是命令司马悦希驻扎在盟津，豫州刺史孙兴驻扎在成皋。

当初，沈充的儿子沈劲，因为他的父亲参与反叛被杀，立志要建立功勋来洗涮旧日的耻辱；但年纪已三十多岁了，还因生在受过刑罚的家庭而不能做官。吴兴太守王胡之担任司州刺史，上奏疏称赞沈劲的才能操行，请求解除对他做官的禁令，参与自己州府的政事；朝廷许可了。恰在这时，王胡之生病，事情没办成。等到燕国人进逼洛阳，冠军将军陈祐在洛阳防守，部众不超过二千。沈劲自己上奏章，请求配备到陈祐手下效力；下诏委任沈劲为冠军长史，命令他招募勇士，沈劲招募到一千多人就出发了。沈劲多次以少量的兵力攻打燕国强大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可是洛阳粮草断绝，外无援兵，陈祐自己估计守不住了，于是以援救许昌为名，九月，留下五百人交给沈劲，让他守卫洛阳，陈祐带领部众向东而去。沈劲高兴地说："我立志要为国家效命，现在得到机会了。"陈祐听说许昌已经沦陷，于是逃往新城。燕国悦希率领军队进攻河南郡各处城池，全部攻下来了。

12 秦王苻坚命令各公爵的封国，各自设置三卿，连同其他的官吏，都准许他们自己委任，朝廷只替他们选派一名郎中令。富足的商人赵掇等人，车马服饰奢侈，超过限制，各公爵竞相延聘他们为三卿；黄门侍郎安定人程宪请求处理这件事。苻坚于是下诏说："本来是想让各公爵延聘选拔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却反而杂滥到这种地步！应命令有关官员调查核实，凡是委任不得当的人士的，都降

爵位为侯,从现在起,各封国的官吏,都交给吏部尚书任免。除非是朝廷任命的官员,不能乘车骑马;在离京城一百里以内的地区,工商业者、从事贱役的人,不能佩戴金银饰物、穿丝织刺绣的服装,违犯禁令的人斩首示众。"于是,平阳、平昌、九江、陈留、安乐五位公爵,都被降爵为侯。

三 年

1 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

2 刘卫辰复叛代,代王什翼犍东渡河,击走之。

什翼犍性宽厚,郎中令许谦盗绢二匹,什翼犍知而匿之,谓长史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若谦惭而自杀,是吾以财杀士也。"尝讨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获射者,群臣欲脔割之[1],什翼犍曰:"彼各为其主斗耳,何罪?"遂释之。

3 大司马温移镇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将军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2],领荆州刺州。加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3];并假节。

司徒昱闻陈祐弃洛阳,会大司马温于洌洲[4],共议征讨。丙申,帝崩于西堂[5],事遂寝。

帝无嗣;丁酉,皇太后诏以奕琅邪王奕承大统。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4 秦大赦,改元建元。

5 燕太宰恪、吴王垂共攻洛阳。恪谓诸将曰:"卿等常患

吾不攻，今洛阳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执扬武将军沈劲。劲神气自若，恪将宥之。中军将军慕舆虔曰：“劲虽奇士，观其志度，终不为人用，今赦之，必为后患。”遂杀之。恪略地至崤、渑，关中大震，秦王堅自将屯陕城以备之。

燕人以左中郎将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金墉；吴王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凉·秦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

太宰恪还邺，谓僚属曰：“吾前平广固[6]，不能济辟闾蔚；今定洛阳，使沈劲为戮；虽皆非本情，然身为元帅，实有愧于四海。”朝廷嘉劲之忠，赠东阳太守。

臣光曰：“沈劲可谓能子矣！耻父之恶，致死以涤之，变凶逆之族为忠义之门。《易》曰：“干父之蛊，用誉[7]。”《蔡仲之命》曰[8]：“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9]。”其是之谓乎！

6 太宰恪为将，不事威严，专用恩信；抚士卒务综大要，不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时营中宽纵，似若可犯；然警备严密，敌至莫能近者，故未尝负败。

7 壬申，葬哀帝及静皇后于安平陵[10]。

【注释】

①脔（luàn 峦）：割；分割；切碎。

②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侨置郡名（即西晋末年某地民众流亡到新的地区，仍保留原郡县名，或虽用新郡县名而仍管辖原来某地的民众），治所都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③江州及荆、豫八郡:《晋书·桓冲传》作"进监江荆豫三州之六郡军事。"六郡,据胡三省注,为荆州的江夏、随郡,豫州的汝南、西阳、新蔡、颍川。另二郡,当在江州境内。

④洌(liè 烈)洲:地名,呈作溧洲,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江宁镇西长江中。

⑤西堂:太极殿的西堂,为皇帝的休息之处。

⑥"前平"句:事见本书第一百卷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

⑦"干父"句:语出《周易·蛊卦》,为六五爻辞。干,匡正,纠正;蛊,本指人腹中的寄生虫,代指邪恶、过失之处。

⑧《蔡仲之命》:伪《古文尚书》篇名。

⑨"尔尚盖"句:盖,掩盖;弥补。 愆(qiàn 迁):罪过,过失。

⑩静皇后:王皇后的谥号,《晋书·后妃传》中,"静"作"靖"。

【译文】

三年(乙丑,公元365年)

1 春,正月,十六日,皇后王氏逝世。

2 刘卫辰又背叛代国,代王拓跋什翼犍向东渡过黄河,赶跑了刘卫辰。

拓跋什翼犍性格宽容厚道,郎中令许谦偷盗了二匹绢,拓跋什翼犍得知后为他保密,对左长史燕凤说:"我不忍心看许谦的脸,如果许谦感到惭愧而自杀,那就是我因财货而杀官吏了。"曾经讨伐西部反叛者,被流箭射中眼睛;不久,捉到了射箭的人,文武官员想一块一块地切割他的肉,拓跋什翼犍说:"他们各自为自己的主子作战而已,有什么罪?"就释放了他。

3 大司马桓温迁移到姑孰镇守。二月,二十一日,委派他的弟弟右将军桓豁担任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加授江州刺史桓冲为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都赐予符节。

司徒司马昱得知陈祐放弃洛阳,和大司马桓温在洌洲会面,共同商议征讨燕国事宜。二十二日,皇帝在西堂逝世,事情就搁置下

来了。

皇帝没有子嗣；二十三日，皇太后下诏，由琅邪王司马奕继承帝位。文武官员到琅邪王的府第迎接他，这一天，司马奕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

4 秦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元。

5 燕国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共同攻打洛阳。慕容恪对各将领说："你们时常嫌我不喜欢猛攻，现在洛阳城墙虽高，但兵力薄弱，容易攻下，不要反而畏惧怯懦而松懈懒散！"于是攻打洛阳。三月，攻下来了、捉住了扬武将军沈劲。沈劲神情面色不改常态，慕容恪打算赦免他。中军将军慕舆虔说："沈劲虽然是个才能出众的人，但观察他的志向气度，终究不会为我们效力，现在赦免他，必定成为今后的祸患。"于是杀了沈劲。

慕容恪攻城略地直到崤山、渑池，关中大为震惊，秦王苻坚亲自率军驻扎在陕城，来防备慕容恪。

燕国人委派左中郎将慕容筑担任洛州刺史，镇守金墉；吴王慕容垂担任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凉·秦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备一万军队，镇守鲁阳。

太宰慕容恪回到鄴城，对僚属们说："我从前平定广固，不能够求辟闾蔚；现在平定洛阳，又使沈劲被杀；虽然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身为主帅，实在有愧于天下。"晋国朝廷嘉奖沈劲的忠贞，追赠他为东阳太守。

臣司马光以为："沈劲可以称得上会做儿子的了！他对父亲的罪恶感到羞耻，以为国家献身来洗涮耻辱，把凶恶叛逆的家族改变为忠诚节义的门第。《周易》说："匡正父亲的过失，要靠美好的声誉。"《蔡仲之命》说："你要遮掩前人的过失，只有忠诚和孝顺。"大概就是说的沈劲这种情况吧！"

6 燕国太宰慕容恪担任将领，不依赖权势刑杀，专门任借恩德诚信；统帅兵士，专心注意重要的方面，不发布苛刻细碎的条令，使人

人都感到便利安适。平时军营中松懈放纵,好像可以侵犯的样子;但警备严格细密,敌人赶到了也没有人能接近军营,所以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7 二十九日,将哀帝和静皇后安葬在安平陵。

8 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阳鹜为太尉,侍中、光禄大夫皇甫真为司空,领中书监。鹜历事四朝[1],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鹜谦恭谨厚,过于少时;戒束子孙,虽朱紫罗列[2],无敢违犯其法度者。

9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抚卒。抚在益州三十余年[3],甚有威惠。诏以其子犍为太守楚代之。

10 秋,七月,己酉,徙会稽王昱复为琅邪王[4]。

11 壬子,立妃庾氏为皇后。后,冰之女也。

12 甲申[5],立琅邪王昱子昌明为会稽王;昱固让,犹自称会稽王。

13 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皆叛秦。毂帅众二万寇杏城,秦王坚自将讨之,使卫大将军李威、左仆射王猛辅太子宏留守长安。八月,坚击毂,破之,斩毂弟活,毂请降,徙其主豪杰六千余户于长安。建节将军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6]。

九月,坚如朔方,巡抚诸胡。冬,十月,征北将军、淮南公幼帅杏城之众乘虚袭长安[7],李威击斩之。

14 鲜卑秃发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复鞬代统其众。

椎斤，树机能从弟务丸之孙也⑧。

15 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酷暴，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 枭斩之，或亲射杀之。常有据蜀之志，惮周抚，不敢发。及抚卒，勋遂举兵反；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切谏，勋皆杀之，自号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勋引兵入剑阁，攻涪，西夷校尉毋丘畈弃城走。乙卯，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大司马温表鹰扬将军江夏相义阳朱序为征讨都护以救之。

16 秦王坚还长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毅为雁门公，刘卫辰为夏阳公，各使统其部落。

17 十二月，戊戌，以尚书王彪之为仆射。

【注释】

①四朝：指慕容廆、慕容皝、慕容俊、慕容暐四朝。

②朱紫：朱衣紫绶，是古代高级官员的服色。

③"抚在"句：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桓温平蜀，留周抚镇守，至本年为十九年。大概是在得蜀之前，晋在巴东置益州刺史，抚先已为益州刺史，故合在一起，算作"二十余年"。

④"徙会"句：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司马昱被封为琅邪王，奉祖父琅邪恭王后。成帝咸和元年（公元 326 年），生母郑夫人去世，奕要求服重丧，故徙封会稽王。是后，康帝、哀帝和海西公都由琅邪王而被立为皇帝。司马昱被 复封为琅邪王，为日后登上帝位奠定了基础。

⑤甲申：七月癸卯朔，无甲申。

⑥木根山：山名，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西南。

⑦苻幼：已去世的前秦君主苻生的弟弟。

⑧秃发树机能：鲜卑族首领。事迹详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 270 年）及第八十卷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

【译文】

8 夏,四月,初九,燕国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去世。委派司空阳鹜担任太尉,侍中、光禄大夫皇甫真担任司空,兼任中书监。阳鹜接连侍奉四朝君王,年岁高,声望重,从太宰慕容恪以下的官吏都叩拜他。然而阳鹜谦虚恭敬、谨慎厚道,还超过年青的时候;严格管教自己的子孙,所以他们虽然身居高位,没有敢于违犯他的法度的。

9 六月,十六日,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抚去世。周抚在益州任职三十多年,很有威望恩德。皇帝下诏委派他的儿子犍为太守周楚接替他。

10 秋,七月,初七,改封会稽王司马昱,重为琅邪王。

11 初十,立妃子庾氏为皇后。皇后,是庾冰的女儿。

12 甲申日,立琅邪王司马昱的儿子司马昌明为会稽王;司马昱坚决推让,仍旧自称会稽王。

13 匈奴右贤王曹毅、左贤王刘卫辰都背叛了秦国。曹毅率领二万部众进犯杏城,秦王苻坚亲自率军讨伐他,命令卫大将军李威、左仆射王猛辅佐太子苻宏,留守长安。八月,苻坚攻打曹毅,打败了他,杀了曹毅的弟弟曹活,曹毅请求投降,苻坚把他手下的豪门大户六千多家迁到长安。建节将军邓羌讨伐刘卫辰,在木根山擒获了他。

九月,苻坚前往朔方,巡视安抚各胡族部落。冬,十月,征北将军、淮南公苻生率领杏城的军队,乘虚袭击长安,李威反击,杀了他。

14 鲜卑族首领秃发椎斤去世,年纪为一百一十岁,他的儿子秃发思复鞬接替他统领部众。秃发椎斤,是秃发树机能的堂弟秃发务丸的孙子。

15 梁州刺史司马勋,治理政事残酷凶暴,治中、别驾和州中有地位的人士,言语违背了他的心意,就在座位上把别人斩首示众,有时还亲自射死这些人。司马勋一直有占据蜀地的心愿,因害怕周

抚，不敢行动。等到周抚去世，司马勋就起兵反叛；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垦切的规劝，司马勋把他们都杀了，自称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司马勋率领军队进入剑阁，攻打涪城，西夷校尉毋丘眭放弃城池逃跑。十五日，司马勋到成都包围了益州刺史周楚。大司马桓温上奏章推荐鹰扬将军江夏相义阳人朱序担任征讨都护，去援救周楚。

16 秦王苻坚回到长安，委派李威代理太尉，加授侍中。封曹毅为雁门公，刘卫辰为夏阳公，命令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部落。

17 十二月，二十九日，委派尚书王彪之担任仆射。

海西公上[1]。

太和元年

1 春，三月，荆州刺史桓豁使督护桓罴攻南郑，讨司马勋。

2 燕太宰、大司马恪，太傅、司徒评，稽首归政，上章缓，请归第；燕主暐不许。

3 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4 朱序、周楚击司马勋，破之，擒勋及其党，送大司马温；温皆斩之，传首建康。

5 代王什翼犍遣左长史燕凤入贡于秦。

6 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2]。

7 秦辅国将军王猛、前将军杨安、扬武将军姚苌等帅众二万寇荆州，攻南乡郡；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军于新野。秦兵掠安阳民万余户而还[3]。

8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4]。

9 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10 张天锡遣朝至秦境上，告绝于秦[5]。

11 燕抚军将军下邳王厉寇兖州，拔鲁、高平数郡，置守宰而还。

12 初，陇西李俨以郡降秦，既而复通于张天锡[6]。十二月，羌敛岐以略阳四千家叛秦，称臣于俨；俨于量拜置牧守，与秦、凉绝。

13 南阳督护赵亿据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

14 徐、兖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贵显，大司马温忌之。

【注释】

①海西公：即司马奕(公元342～386年)，字延龄，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成帝之子、哀帝同母弟。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42)，封为东海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拜散骑常侍，不久加授镇军将军；升平四年(公元360年)，拜车骑将军。五年，改封琅邪王。哀帝初年，转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哀帝去世，无子嗣，司马奕被立为皇帝。在位六年，为桓温所废，仍为东海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被降封为海西县公。

②孝皇后：即庾皇后，孝，庾皇后谥号。

③安阳：县名，治今河南正阳西南。《晋书·苻坚载记》中，"安阳"作"汉阳"。胡三省注以为，汉阳，"谓汉水之北也，当从《载记》为是。"

④曲赦：因特殊情况而赦免，往往仅一国的局部地区。本条中曲赦梁、益二州，是在平定司马勋之乱后，赦免他的支党及胁从者。

⑤"张天锡"句：前凉与前秦相通，见本书第一百卷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

元356年)。

⑥"陇西"句:李俨据陇西,见本书第一百卷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

【译文】

海西公上

太和元年(丙寅,公元366年)

1 春,三月,荆州刺史桓豁命令督护桓罴攻打南郑,讨伐司马勋。

2 燕国太宰、大司马慕容恪,太傅、司徒慕容评,叩头至地,请求归还朝政,呈上印章丝带,希望回到自己的宅第;燕国君主慕容暐不同意。

3 夏,五月,十二日,皇后庾氏逝世。

4 朱序、周楚攻打司马勋,打败了他,擒获了司马勋和他的党羽,解送给大司马桓温;桓温把他们全部杀了,将首级传送到建康。

5 代王拓跋什翼犍派遣左长史燕凤向秦国进献贡品。

6 秋,七月,初八,将孝皇后安葬在敬平陵。

7 秦国辅国将军王猛、前将军杨安、扬武将军姚苌等人率领二万军队进犯荆州,攻打南乡郡;晋国荆州刺史桓豁救援南乡,八月,驻扎在新野。秦国军队掳掠安阳民众一万多户后返回。

8 九月,二十九日,因特殊情况而赦免梁、益二州的罪犯。

9 冬,十月,擢升司徒司马昱为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必碎步疾走,唱名拜见时不直呼姓名,可以带剑穿鞋上殿。

10 张天锡派遣使者到秦国边境上,宣布和秦国断绝隶属关系。

11 燕国抚军将军下邳王慕容厉进犯兖州,攻下鲁郡、高平等几个郡,设置郡守县令后返回。

12 当初,陇西人李俨献出郡城,投降秦国,不久,又和张天锡相交往。十二月,羌人敛岐带领略阳四千家,背叛秦国,向李俨称臣;李俨于是设置州牧郡守,和秦国、凉国断绝隶属关系。

13 南阳督护赵亿占据宛城,投降燕国,太守桓澹逃到新野据守;燕国人派遣南中郎将赵盘前去驻守宛城。

14 徐、兖二州刺史庾希,因是皇后家族的缘故,兄弟都尊贵显赫,大司马桓温忌妒他们。

二 年

1 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鲁、高平,免官。

2 二月,燕抚军将军下邳王厉、镇北将军宜都王桓袭敕勒。

3 秦国将军王猛、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扬武将军姚苌等率众七千讨敛岐。三月,张天锡遣前将军杨遹向金城,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1],游击将军张统向白土[2],天锡自将二万人屯仓松[3],以讨李俨。敛岐部落先属姚弋仲,闻姚苌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阳,敛岐奔白马[4]。秦王坚以苌为陇东太守。

4 夏,四月,燕慕容尘寇竟陵,太守罗崇击破之。

5 张天锡攻李俨大夏、武始二郡[5],下之。常据败俨兵于葵谷[6],天锡进屯左南。俨惧,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纯谢罪于秦,且请救。秦王坚使前将军杨安、建威将军王抚帅骑二万,会王猛以救俨。

猛遣邵羌追敛岐,王抚守侯和[7],姜衡守白石[8],猛与杨安救枹罕。天锡遣杨遹逆战于枹罕东,猛大破之,俘斩万七千级,与天锡相持于城下。邵羌禽敛岐于白马,送之。

猛遗天锡书曰："吾受诏救俨，不令与凉州战，今当深壁高垒，以听后诏。旷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将军退舍，吾执俨而东，将军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锡谓诸将曰："猛书如此；吾本来伐叛，不来与秦战。"遂引兵归。

李俨犹未纳秦师，王猛白服乘舆⑨，从者数十人，请与俨相见。俨开门延之，未及之备，将士继入，遂执俨。以立忠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枹罕。

张天锡之西归也，李俨将贺肫说俨曰："以明公神武，将士骁悍，奈何束手于人？王猛孤军远来，士卒疲弊，且以我请救，必不设备，若乘其怠而击之，可以得志。"俨曰："求救于人以免难，难既免而击之，天下其谓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将自退。"猛责俨以不即出迎，俨以贺肫之谋告；猛斩肫，以俨归。至长安，坚以俨为光禄勋，赐爵归安侯。

【注释】

①左南：县名，前凉置，治今青海民和西北黄河北岸。

②白土：城名，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东南。

③仓松：县名，治今甘肃武威东。

④白马：地名，在今甘肃成县境。

⑤大夏：郡名，前凉置，治今甘肃广河西北。 武始：郡名，前凉置，治今甘肃临洮。

⑥蔡谷：地名，，在今甘肃永靖县境。

⑦侯和：地名，今地不详，待考。

⑧白石：县名，治今甘肃临夏。

⑨白服：白色的衣服，代指平民的衣服、便服。

【译文】

二年(丁卯,公元367年)

1 春,正月,庾希因不能救援鲁郡、高平被治罪,免除官职。

2 二月,燕国抚军将军下邳王慕容厉、镇北将军宜都王慕容桓袭击敕勒。

3 秦国辅国将军王猛、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人邵羌、扬武将军姚苌等人率领兵士一万七千人讨伐敛岐。三月,张天锡派遣前将军杨遹向金城进发,征东将军常据向左南进发,游击将军张统向白土进发,张天锡亲自率领三万人驻扎在仓松,去讨伐李俨。敛岐的部落原来隶属于姚弋仲,听说姚苌到了,全都投降;王猛于是攻下略阳,敛岐逃往白马。秦王苻坚委派姚苌担任陇东太守。

4 夏,四月,燕国慕容尘进犯竟陵,太守罗崇打败了他。

5 张天锡攻打李俨统辖的大夏、武始二郡,攻下来了。常据在葵谷打败李俨的军队,张天锡进军,驻扎在左南。李俨畏惧,退到枹罕据守,派遣他的哥哥的儿子李纯去向秦国认罪,并且请求救援。秦王苻坚命令前将军杨安、建威将军王抚率领二万骑兵,同王猛会合,去救援李俨。

王猛派遣邵羌追击敛岐,王抚守卫侯和,姜衡守卫白石,王猛和杨安救援枹罕。张天锡派遣杨遹在枹罕以东迎战,王猛把杨遹打得大败,俘获、斩杀了一万七千人,和张天锡在城外相对峙。邵羌在白马擒获敛岐,押送给王猛。王猛送信给张天锡说:"我接受诏令救援李俨,没有命令我同凉州交战,现在将高筑壁垒,听候下一个诏令。长时间地相持,恐怕两方面都会疲弊,不是好的策略。如果将军退避,我捉住李俨回到东方,将军迁徙民众回到西方,不也是可以的吗?"张天锡对各将领说:"王猛的信中这样讲;我们也原本是来讨伐叛逆,不是来和秦国作战的。"于是率领军队返回。

李俨还没有放秦国军队进城,王猛穿着白色的衣服,坐着骄子,只带几十个随从,请李俨出来会见。李俨开门请他进去,还没有

来得及防备，秦国的将领士兵紧跟着进去，逮捕了李俨。王猛委派立忠将军彭越担任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守枹罕。

张天锡回到西方的时候，李俨的将领贺肫劝李俨说："以明公的神明威武，将领士兵的骁勇剽悍，为什么接受别人的控制？王猛率领一支孤立的军队远道而来，士兵疲惫不堪，而且认为我们是向他们请求救援的，一定不会对我们加以戒备，如果趁他们懈怠时加以攻击，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李俨说："向人家求救来避免祸难，祸难避免后却攻击人家，天下人将会怎么评价我？不如坚固地守卫城池，来使他们疲弊，他们就会自行撤退。"王猛责备李俨没有立即出城迎接，李俨把贺肫的计谋告诉了他；王猛于是杀掉贺肫，带着李俨返回。到了长安，苻坚委派李俨担任光禄勋，赐爵位为归安侯。

6 燕太原桓王恪言于燕主暐曰："吴王垂，将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长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后，愿陛下举国以听吴王。"五月，壬辰[1]，恪疾笃，暐亲视之，问以后事。恪曰："臣闻报恩莫大于荐贤，贤者虽在板筑，犹可为相[2]，况至亲乎？吴王文武兼资，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以大政，国家可安；不然，秦、晋必有窥窬之计[3]。"言终而卒。

秦王坚闻恪卒，阴有图燕之计，欲觇其可否。命匈奴曹毅发使如燕朝贡，以西戎主簿郭辩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从子奋、覆皆仕秦，腆为散骑常侍。辩至燕，历造公卿，谓真曰："仆本秦人，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王[4]，贵兄弟侍及奋、覆兄弟并相知有素。"真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无因缘假托乎？"白暐，请

穷治之;太傅评不许。辩还,为坚曰:"燕朝政无纲纪,实可图也。鉴机识变,唯皇甫耳。"坚曰:"以六州之众[5],岂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曹毅寻卒,秦分其部落为二,使其二子分统之,号东、西曹。

7 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罗崇攻宛,拔之;赵亿走,赵盘退归鲁阳。豁追击于雉城[6],擒之,留兵戍宛而还。

8 秋,七月,燕下邳王厉等破勒勒,获马牛数万头。

初,厉兵至代地,犯其穄田[7];代王什翼犍怒。燕平北将军武强公泥以幽州兵戍云中。八月,什翼犍攻云中,泥弃城走,振威将军慕舆贺辛战没。

9 以会稽内史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8],镇京口。

10 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东大将军、并州牧、晋公柳,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双,皆与之通谋;秦王坚以双,母弟至亲,柳,健之爱子,隐而不问。柳、双复与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燕公武谋作乱,镇东主簿南安姚眺谏曰:"明公以周、邵之亲[9],受方面之任,国家有难,当竭力除之,况自为难乎?"庾不听。坚闻之,征柳等诣长安。冬,十月,柳据蒲阪,双据上邽,庾据陕城,武据安定,皆举兵反。坚遣使谕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征,卿宜罢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啮梨以为信[10]。皆不从。

11 代王什翼犍击刘卫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苇绲约

流澌[11]。俄而冰合，然犹未坚；乃散苇于其上，冰草相结，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卫辰不意兵猝至，与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还。卫辰奔秦，秦王坚送卫辰还朔方，遣兵戍之。

12十二月，甲子[12]，燕太尉建宁敬公阳鹜卒。以司空皇甫真为侍中、太尉，光禄大夫李洪为司空。

【注释】

①壬辰：五月壬戌朔，无壬辰。

②"贤者"句：商朝时，国王武丁任用筑墙工人傅说（yüe 悦）为宰，国家进入极盛时期。

③窥觊（yú 余）：伺隙而动。也作"窥觎"。

④曹王：指曹毅。

⑤六州：指幽、并、翼、司、兖、豫六州。

⑥雉城：城名，在今河南南召东南。

⑦穄（jì 祭）田：种植穄子的田地。穄子，一年生草木植物，形状跟黍子相似，但子实不粘。

⑧"以会"句：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百姓大量流亡到淮南或江南，其中被安置到晋陵的很多，都设立侨郡侨县以便管理。郗愔所督四州皆为侨立于淮南的四州。

⑨周、邵：即西周初政治家姬旦、姬奭（shì 式），皆为周文王之子，是周成王的叔父。本条中苻庾、苻武为苻健之子，是苻坚的叔父，故称"周、邵之亲"。

⑩"各啮"句：啮（niè 聂）：咬，梨肉易咬，比喻亲属内讧，则国力脆弱，将为敌人所利用。故咬梨交付使者，作用凭信。

⑪绠（gēng 更）：粗绳索。 流澌（sī 斯）：江河解冻（或尚未冻结）时流动的冰块。

⑫甲子：十二月戊子朔，无甲子。

【译文】

6 燕国太原桓王慕容恪向燕国君主慕容暐进言说："吴王慕容垂，任将为相的才能是臣下的十倍，先帝因考虑长幼次序，我才得以列在他的前面。臣下死了之后，希望陛下把国家大权交给吴王掌握。"五月，壬辰日，慕容恪病重，慕容暐亲自去探视，询问他身后的事。慕容恪说："臣下听说报答恩情莫过于推荐贤人，贤人虽然在筑墙的低微者之中，还可做宰相，何况是骨肉至亲呢？吴王兼备文武两方面的才能，仅次于管仲、萧何，陛下如果能把大权交给他，国家就可以安定；不然的话，秦国、晋国一定有伺隙而动的计谋。"说完后就去世了。

秦王苻坚听说慕容恪去世了，暗中制定攻取燕国的计谋，想要观察一下是否可行，就命令匈奴右贤王曹毂派使者到燕国去朝贡，任用西戎主簿郭辩佬使者的副手。燕国司空皇甫真的哥哥皇甫腆和侄儿皇甫奋、皇甫覆都在秦国做官，皇甫腆担任散骑常侍。郭辩到了燕国，逐一拜访公卿大臣，对皇甫真说："我本来是秦国人，家庭被秦国诛灭，所以寄身在曹王手下您的哥哥散骑常侍和皇甫奋、皇甫覆兄弟，一向都和我相好。"皇甫真发怒说："臣子没有境外的交往，这种话为什么对我说？你好像是个奸邪的人，莫不是利用机会冒充的吧？"禀报给慕容暐，请求仔细追查；太傅慕容评不同意。郭辩返回，对苻坚说："燕国的朝政没有法度规章，的确可以设法攻取。明白事理、懂得权变的，仅皇甫真一人而已。"苻坚说："以六个州的广大区域，怎能不让他有一个有才智的人呢？"

曹毂不久去世，秦国把他的部落分为两部分，命令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称为东曹、西曹。

7 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罗崇攻打宛城，攻下来了；赵亿逃走，赵盘退回鲁阳。桓豁追击赵盘直到雉城，擒获了他，留下军队守卫宛城，然后返回。

8 秋，七月，燕国下邳王慕容厉等人打败敕勒，缴获马牛几万头。

当初，慕容厉的军队经过代国领土，践踏了代国种植稑子的田地，代王拓跋什翼犍很气愤。燕国平北将军武强公慕容泥带领幽州的军队，守卫云中。八月，拓跋什翼犍攻打云中。慕容泥放弃城池逃跑，振威将军慕舆贺辛战死。

9 九月，委派会稽内史郗愔担任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

10 秦国淮南公苻幼谋反时，征东大将军、并州牧、晋公苻柳，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苻双，都和他相勾结；秦王苻坚因为苻双和自己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苻柳是苻健心爱的儿子，就为他们保密，不予以追究。苻柳、苻双又和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苻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燕公苻武密谋作乱，镇东主簿南安姚眺规劝苻廋说："明公以同周公、邵公一样的亲缘关系，接受独当一面的重任，国家有了危难，还应当竭尽全力去解除，何况是自己制造祸难呢？"苻廋不听从。苻坚得知后，征召苻柳等人到长安。冬，十月，晋柳占据蒲阪，苻双占据上邽，苻廋占据陕城，苻武占据安定，都起兵反叛。苻坚派遣使者告诉他们说："我对待你们，恩惠也到极点了，何必自寻苦恼而反叛呢？现在撤回诏令，不再征召你们，你们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各自安于自己的职位，一切同从前一样。"把咬过的梨子由使者交给他们，作为信物。苻柳等人都不听从。

11 代王拓跋什翼犍攻打刘卫辰，黄河的冰还没结拢，拓跋什翼犍下令用苇草搓成粗绳索，来阻拦流动的冰块。不久，冰块冻结在一起，但还不坚固；就把苇草铺撒在冰面上，冰和草纠结在一起，就如同浮桥，代国军队踏着它渡过黄河。刘卫辰没有料到代国军队突然到来，就和他的宗族向西逃跑，拓跋什翼犍俘获了他部落中十分之六七的人员，然后返回。刘卫辰逃到秦国，秦王苻坚送刘卫辰回到朔方，派遣军队在那里守卫。

12 十二月，甲子日，燕国太尉建宁敬公阳骞去世。委派司空皇甫真担任侍中、太尉，光禄大夫李洪担任司空。

三 年

1 春，正月，秦王坚遣后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分讨上邽、安定，辅国将军王猛、建节将军邓羌攻蒲阪，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蚝攻陕城。坚命蒲、陕之军皆距城三十里，坚壁勿战，俟秦、雍已平[1]，然后并力取之。

2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评多猜忌，恐大司马之任不当其人，谓暐兄乐安王臧曰："今南有遗晋，西有强秦，二国常蓄进取之志，顾我未有隙耳。夫国之兴衰，系于辅相。大司马总统六军，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后，以亲疏言之，当在汝及冲。汝曹虽才识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难。吴王天资英杰，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不足惮也；慎无冒利而忘害[2]，不以国家为意也。"又以语太傅评。及恪卒，评不用其言。二月，以车骑将军中山王冲为大司马。冲，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吴王垂为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3 秦魏公廋以陕城降燕，请兵应接；秦人大惧，盛兵守华阴[3]。

燕魏尹范阳王德上疏，以为："先帝应天受命，志平六合[4]；陛下纂统，当继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离，国分为五[5]，投诚请授，前后相寻，是天以秦赐燕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事[6]，足以观矣。宜命皇甫真引并、翼之众径趣蒲阪，吴王垂引许、洛之兵驰解廋围，太傅总京师虎旅为二军后继，传檄三辅，示以祸福，明立购赏，彼必望风响应，浑壹之期，于此乎在矣！"时燕人多请救陕，因图关

中者。太傅评曰："秦，大国也，今虽有难，未易可图。朝廷虽明⑦，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闭关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

魏公廆遗吴王垂及皇甫真笺曰："苻堅、王猛，皆人杰也，谋为燕患久矣；今不乘机取之，恐异日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矣⑧！"垂谓真曰："方今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观太傅识度，岂能对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虽知之，如言不用何？"

【注释】

①"俟秦"句：苻双占据上邽，上邽属秦州，苻武占据安定，安定属雍州。

②冒利：贪图利益；忌妒别人得利。冒，同"媚"(mào 帽)，忌妒之意。

③"盛兵"句：华阴在陕城的西里，有潼关为险阻，为防备燕军进攻，故陈兵于此。

④六合：天地四方；天下。

⑤"国分"句：指晋公苻柳等四人各占一地，苻堅占据京城，一国分为五个部分。

⑥吴、越之事：公元前496年，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但他不采纳大臣伍员灭越以除心腹之患的建议，而同越议和。公元前473年，越在国力强盛后，反过来灭掉了吴国。

⑦朝廷：帝王的代称。

⑧甬东之悔：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打算把吴王夫差放逐到甬东(据考证，甬东为今浙江舟山群岛)，夫差对往日姑息勾践追悔无及，就自杀了。这便是"甬东之悔"的来历。

【译文】

三年(戊辰，公元368年)

1 春，正月，秦王苻堅派遣后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分别讨伐

上邽、安定，辅国将军王猛、建节将军邓羌攻打蒲阪，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蚝攻打陕城。苻坚命令攻打蒲阪、陕城的军队都距离城池三十里，坚守壁垒，不要交战，等秦州、雍州平定后，然后集中兵力攻取。

2 当初，燕国太宰慕容恪患病，因燕国君主慕容暐年幼，大权不在他自己手中，太傅慕容评生性猜疑忌妒，恐怕大司马的职位不能落到适当的人选手中，就对慕容暐的哥哥乐安王慕容臧说："现在南方有残余的晋国，西方有强大的秦国，二国一直怀有不进军攻取我国的心意，只是因我们没有可乘之机而已。国家的兴盛衰落，决定于辅佐的宰相。大司马统率六军，不能不委任给适当的人，我死了以后，依亲疏关系来说，将在你和慕容冲之间选拔。你们虽然才干出众、见识敏锐，但是年岁还小，应付不了多灾多难的时局。吴王的天赋出类拔萃，智慧谋略超越常人，你们如果能推让大司马的职位来授给他，一定能统一天下，何况是外敌入侵，就更不值得畏惧了；千万不可贪图权利而忘记祸患，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又把这些话对太傅慕容评讲了。等到慕容恪去世，慕容评不采用他的意见。二月，委派车骑将军中山王慕容冲担任大司马。慕容冲，是慕容暐的弟弟。委派荆州刺史吴王慕容垂担任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3 秦国魏公苻度献出陕城，投降燕国，请求派兵接应；秦国人非常恐惧，调动大量军队守卫华阴。

燕国魏尹范阳王慕容德上奏疏，认为："先帝接受上天的命令，立志平定天下，陛下继承帝位，应当继承先帝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现在苻氏骨肉叛离，国家分为五个部分，前来投诚请求救援的，前后接连不断，这是上天要把秦国赐给燕国。上天赐予而不接受，反过来要受到秦国的祸殃。吴国、越国的往事，足以成为借鉴。应该命令皇甫真率领并州、冀州的军队直接赶往蒲阪，吴王慕容垂率领许昌、洛阳的军队急速去解除苻度受到的围困，太傅统领京城的劲

旅做两支军队的后援力量，向三辅地区传送檄文，昭示祸福，明确订立悬赏的标准，他们一定会纷纷响应，统一天下的时刻，就在眼前了！”这时，很多燕国人请求救援陕城，乘机夺取关中，太傅慕容评说：“秦国是一个大国，现在虽然有危难，也是不容易攻取的。主上虽然圣明，但不如先帝；我们的智慧谋略，又不能同太宰相比。只要能闭关自守、保住疆土就足够了，平定秦国不是我们的事情。”

魏公苻度给吴王慕容垂和皇甫真送信说：“苻坚、王猛，都是杰出的人物，图谋祸害燕国已经很久了；现在不乘机消灭他们，恐怕日后燕国的君臣，将有吴王夫差被放逐到甬东那样的悔恨！”慕容垂对皇甫真说：“当今成为我们的祸患的，一定是秦国，主上年纪还轻，观察太傅的见识气度，哪里能敌得过苻坚、王猛呢？”皇甫真说：“是的，我虽然知道这一点，但建议不被采纳又该怎么办呢？”

4 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5 癸亥，大赦。

6 秦杨成世为赵公双将苟兴所败，毛嵩亦为燕公武所败，奔还。秦王坚复遣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将军冯翊郭将、翟儒等帅众三万讨之。夏，四月，双、武乘胜至于榆眉[1]，以苟兴为前锋。王鉴欲速战，吕光曰：“兴新得志，气势方锐，宜持重以待之。彼粮尽必退，退而击之，蔑不济矣！”二旬而兴退。光曰：“兴可击矣。”遂追之；兴败，因击双、武，大破之，斩获万五千级，武弃安定，与双皆奔上邽；鉴等进攻之。

晋公柳数出挑战，王猛不应。柳以猛为畏之，五月，留

其世子良守蒲阪，帅众二万西趋长安。去蒲阪百余里，邓羌帅精骑七千夜袭，败之。柳引军还，猛邀击之。尽俘其众。柳与数百骑入城，猛、羌进攻之。

秋，七月，王鉴等拔上邽，斩双、武，宥其妻子。以左卫将军苻雅为秦州刺史。八月，以长乐公丕为雍州刺史。

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斩晋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邓羌与王鉴等会攻陕城。

7 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2]，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曰："今三方鼎峙[3]，各有吞并之心。而国家政法不立，豪贵恣横，至使民户殚尽，委输无人，吏断常俸，战士绝廪，官贷粟帛以自赡给；既不可闻于邻敌，且非所以为治，宜一切罢断诸荫户，尽还郡县。"燕主暐从之，使绾专治其事，纠擿奸伏[4]，无敢蔽匿，出户二十余万，举朝怨怒。绾先有疾，自力厘校户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

8 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陕城，获魏公度，送长安。秦王坚问其所以反，对曰："臣本无反心，但以弟兄屡谋逆乱，臣惧并死，故谋反耳。"坚泣曰："汝素长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无后[5]。"乃赐度死，原其七子，以长子袭魏公，余子皆封县公，以嗣越厉王及诸弟之无后者[6]。苟太后曰："度与双俱反，双独不得置后，何也？"坚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无后。至于仲群[7]，不顾太后，谋危宗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阳公抑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镇蒲阪；邓羌为建武将军、洛州刺守，

镇陕城。擢姚眺为汲郡太守。

9 加大司马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上。

10 是岁，以仇池公杨世为秦州刺史，世弟统为武都太守。世亦称臣于秦，秦以世为南秦州刺史[8]。

【注释】

①榆眉：城名，在今陕西千阳东。

②荫户：为私家所占有、未编入国家户籍因而也不向国家纳税、不为国家服役的户口。

③三方：指东晋、前秦、前燕三国，前凉不在其内。

④纠擿(ti 踢)：纠举、揭发。

⑤高祖：指苻健。

⑥越厉王：即苻生。生被废后为越王，谥号为厉王。

⑦仲群：苻双的表字。

⑧南秦州：州名，前秦苻坚置，治今甘肃成县西北。

【译文】

4 三月，初一，发生日食。

5 初七，大赦天下。

6 秦国杨成世被赵公苻双的将领苟兴打败，毛嵩也被燕公苻武打败，逃了回去。秦王苻坚又派遣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将军冯翊人郭将、翟儁等人率领三万军队讨伐苻双、苻武。夏，四月，苻双、苻武乘胜挺进到榆眉，委派苟兴充当前锋。王鉴想迅速同他们交战，吕光说："苟兴刚取得胜利，气势正旺盛，应该以稳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粮食用光了必然撤退，撤退时攻打他们，没有不成功的！"二十天之后，苟兴撤退。吕光说："对苟兴可以攻打了。"于是追击；苟兴战败，王鉴等人乘机攻打苻双、苻武，把他们打得大败，斩杀、俘虏一万五千人，苻武放弃安定，和苻双都逃到上邽；王

鉴等人进军攻打。

晋公苻柳多次出城挑战，王猛不应战。苻柳认为王猛害怕他，五月，留他的世子苻良守卫蒲阪，率领二万军队向西赶往长安。离开蒲阪一百多里，邓羌率领七千精锐的骑兵在夜晚偷袭，打败了他。苻柳率领军队返回，王猛半路截击，俘获了他的所有部众。苻柳和几百名骑兵逃进城中，王猛、邓羌进军攻打他。

秋，七月，王鉴等人攻下上邽，杀了苻双、苻武，宽免了他们的妻子儿子。王猛屯驻蒲阪，派遣邓羌和王鉴等人会合，攻打陕城。

7 燕国的王公、皇亲国戚大多占有民众，成为荫户，国家的户口，比私家还少，仓库空虚，费用不足。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绾说："现在三国鼎足而立，各自怀有吞并别国的心意。可是我们国家的政令法度没有确立，豪强贵族恣意横行，致使民户穷困，没有余物运送到官府，官吏断绝了正常的俸禄，战士断绝了粮饷，官府靠借贷谷粟布帛来供养自己；这种情形既不能让邻国得知，也不是治国的办法，应该罢除所有荫户，全部归还给郡县。"燕国君主慕容暐听从了这个建议，命令悦绾主管这件事，悦绾纠举隐匿民户的奸邪行为，没有人敢再隐蔽藏匿，查出了民户二十多万，满朝官员都对他怨恨愤怒。悦绾原先就有病，亲自用气力核实户籍，疾病就加重了。冬，十一月，去世。

8 十二月，秦国王猛等人攻下陕城，擒获了魏公苻廋，送到长安。秦王苻坚问他为什么要谋反，回答说："臣下本来没有反叛的心思，只是因为弟兄们多次谋划作乱，臣下怕和他们被诛杀，所以就谋反了。"苻坚哭着说："你一向是忠厚长者，我本来也知道谋反不是你的本心；而且，高祖不可以没有后代。"于是赐令苻廋自杀，宽免他的七个儿子，以他的长子嗣爵为魏公，其余的儿子都封为县公，来作为越厉王和他的几个没有儿子的弟弟的后嗣。苟太后说："苻廋和苻双一同反叛，唯独苻双不能没有后嗣，是为什么？"苻坚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高祖的儿子不能没有后代。至于仲群，不顾念太

后，图谋危害国家，天下的法令，不能徇私情！”委派范阳公苻抑担任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镇守蒲阪；邓羌担任建武将军、洛州刺史，镇守陕城。擢升姚眺为汲郡太守。

9 给大司马桓温赐予特殊的礼遇，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10 这一年，委派仇池公杨世担任秦州刺史，杨世的弟弟杨统担任武都太守。杨世也向秦国称臣，秦国委派杨世担任南秦州刺史。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

晋纪二十四　起屠维大荒落，尽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

1 春，三月，大司马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1]，温常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乃遗温笺，欲共奖王室，请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为温参军，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愔笺，自陈非将帅才，不堪军旅，老病，乞闲地自养，劝温并领己所统。温得笺大喜，即转愔冠军将军、会稽刺史。温自领徐、兖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温帅步骑五万发姑孰。

2 甲子，燕主暐立皇后可足浑氏，太后从弟尚书令豫章

公翼之女也。

3大司马温自兖州伐燕。郗超曰："道远，汴水又浅[2]，恐漕运难通。"温不从。六月，辛丑[3]，温至金乡[4]，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三百里[5]，引汶水会于清水[6]。虎生，宝之子也。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舳舻数百里[7]。郗超曰："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8]。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温又不从。

温遣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9]，拔之。获燕宁东将军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厉为征讨大都督，帅步骑二万逆战于黄墟[10]，厉兵大败，单马奔还。高平太守徐翻举郡来降。前锋邓遐、朱序败燕将傅颜于林渚[11]。暐复遣乐安王臧统诸军拒温，臧不能抗，乃遣散骑常侍李凤求救于秦。

秋，七月，温屯武阳[12]，燕故兖州刺史孙元帅其族党起兵应温，温至枋头[13]。暐及太傅评大俱，谋奔和龙。吴王垂曰："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乐安王臧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帅征南将军范阳王德等众五万

以拒温。垂表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封孚、尚书郎悉罗腾皆从军。胤,钟之子;孚,放之子也。

玮又遣散骑侍郎乐嵩请救于秦,许赂以虎牢以西之地[14]。秦王坚引群臣议于东堂,皆曰:"昔桓温伐我[15],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藩于我,我何为救之!"王猛密言于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坚从之。八月,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二万以救燕,自出洛阳,军至颍川;又遣散骑侍郎姜抚报使于燕。以王猛为尚书令。

【注释】

①北府:东晋定都建康,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姑孰为南州,北府兵是东晋最精锐的部队。

②汴水:河流名,又称汴梁,自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接黄河,东南经今开封市南、民权县与商丘市北,复东南经今安徽砀山、萧县北,至江苏徐州北入泗水。魏晋时为中原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水运干道。

③辛丑:六月庚戌朔,无辛丑。

④金乡:县名,治今山东嘉祥南。

⑤巨野:地名,在今山东巨野北。

⑥汶水:河流名,即今山东西部大汶河,自今东平县西南流注入济水。清水:河流名,古济水下游别名,故道起今山东梁山县,东北经东阿、平阴、长清、历城、济阳、博兴等县,以至于海。

⑦舳舻(zhú lú 竹卢):首尾衔接的船只。舳,船尾;舻,船头。

⑧易水:河流名,水道共三条,称北易、中易、南易,皆发源于今河北易县。

本条中当指南易，即流经今徐水县境的水道（今称瀑河）。

⑨湖陆：县名，治今山东鱼台东南。

⑩黄墟：地名，在今河南开封市东。

⑪林渚：地名，在今湖南新郑东北。

⑫武阳：县名，全称为"东武阳"，治今山东莘县西南朝城。

⑬枋头：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

⑭虎牢：关隘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

⑮"昔桓"句：事见本书第九十九卷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

【译文】

晋纪二十四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己巳，公元369年）

1 春，三月，大司马桓温请求和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人征伐燕国。当初，郗愔在北府，桓温时常说："京口的酒可以喝，军队可以使用。"很不想让郗愔处在那里；可是郗愔缺乏心计，反而写信给桓温，想要共同辅佐王室，请求统领所属军队开往黄河边。郗愔的儿子郗超是桓温的参军，拿到信看过后，把它撕得粉碎；而另外代郗愔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不是将帅的人才，担负不了军队事务，年老多病，请求调任闲散的职务，以便休养，并劝桓温统领自己所属的军队。桓温接信后非常高兴，立即调郗愔担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桓温自己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夏，四月，初一，桓温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从姑孰出发。

2 十五日，燕国君主慕容暐立可足浑氏为皇后，可足浑氏，是太后的堂弟尚书令豫章公可足浑翼的女儿。

3 大司马桓温从兖州征伐燕国。郗超说："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水路运输难以畅通。"桓温不听从。六月，辛丑日，桓温到达金乡，天气干旱，水道干涸，桓温命令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开凿三百里河道，引汶水与清水会合。毛虎生，是毛宝的儿子。桓温率领

水军,从清水进入黄河,船只前后相连,长达几百里。郗超说:"从清水进入黄河,难以运输粮食。如果贼寇不交战,运输通道被截断,利用敌人的粮食作给养,又不能得到,是很危险的。不如率领现有的所有部队直接赶往邺城,他们畏惧您的声威,一定会听到风声就逃跑,向北回到辽东、碣石。如果他们能出城交战,事情就可以立刻见分晓。如果他们想紧闭城门固守,在这酷热的夏天,难以收到功效,百姓分布在四野,会全部为我们所有,易水以南地区,必定拱手请求为晋国效命。只是恐怕明公认为这个计策轻率冒险,胜负难以料定,那么,想要稳妥慎重,就不如驻扎在黄河、济水一带,控制水运通道,等到物资储蓄充足齐备,到明年夏天再进军;时间上虽然好像延迟了,但只要能成功就行了。舍弃这两个计策,军队连绵几百里地北上,进攻不能速战速决,退却必定要出差错,粮食也要匮乏。贼寇利用这个情势拖延时间,慢慢地到了秋天冬天,河水更不畅通,而且北方大地,寒冷到得早,三军中有皮衣服的少,恐怕那时所忧虑的,就不仅仅是没有粮食了。"桓温又不听从。

桓温派遣建威将军檀玄攻打湖陆,攻下来了,擒获了燕国宁东将军慕容忠。燕国君主慕容暐委派下邳王慕容厉担任征讨大都督,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在黄墟迎战,慕容厉的军队大败,单人匹马逃了回去。高平太守徐翻献出全郡,前来向桓温投降。前锋邓遐、朱序在林渚打败燕国将领傅颜。慕容暐又派遣乐安王慕容臧统领各军抵御桓温,慕容臧抵抗不住,于是派遣散骑常侍李凤到秦国请求救援。

秋,七月,桓温驻扎在武阳,燕国从前的兖州刺史孙元他的宗族乡人起兵响应桓温,桓温到达枋头。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非常恐惧,打算逃到和龙。吴王慕容垂说:"臣下请求攻打他们,如果不能取胜,再走也不算晚。"慕容暐于是委派慕容垂接替乐安王慕容臧,担任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领征南将军范阳王慕容德等部部众五万人,去抵御桓温。慕容垂上奏章,推荐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

封孚、尚书郎悉罗腾都跟随军队前去。申胤，是申钟的儿子；封孚，是封放的儿子。

慕容暐又派遣散骑侍郎乐嵩到秦国请求救援，承诺割让虎牢关以西的土地。秦王苻坚召集文武官员在东堂商议，都说："从前桓温征伐我国，到了灞上，燕国不救援我们；现在桓温征伐燕国，我们何必要救援他们？而且燕国不向我国称臣，我们凭什么要救援他们？"王猛秘密地向苻坚进言说："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桓温占有整个太行山以东地区，进军屯驻洛阳，征召幽州、冀州的军队，调集并州、豫州的谷粟，到崤山、渑池炫耀武力，陛下的大事就完了。现在不如和燕国联合出兵，打败桓温，桓温退走了，燕国也衰落了，然后我们趁他们凋敝时攻取他们，不也是很好的吗？"苻坚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派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去救援燕国，从洛阳出发，挺进到颍川；又派遣散骑常侍姜抚出使燕国去作回报。委派王猛担任尚书令。

太子太傅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1]，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何如？"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2]。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

温以燕降人段思为乡导，悉罗腾与温战，生擒思；温

使故赵将李述徇赵、魏，腾又与虎贲中郎将染干津击斩之；温军夺气。

初，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谯、梁，开石门以通水运，真克谯、梁而不能开石门，水运路塞。

九月，燕范阳王德帅骑一万、兰台侍御史刘当帅骑五千屯石门，豫州刺史李邽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当，佩之子也。德使将军慕容宙帅骑一千为前锋，与晋兵遇，宙曰："晋人轻剽，怯于陷敌，勇于乘退，宜设饵以钓之。"乃使二百骑挑战，分余骑为二伏。挑战者兵未交而走，晋兵追之，宙帅伏以击之，晋兵死者甚众。

温战数不利，粮储复竭，又闻秦兵将至，丙申，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道奔还。以毛虎生督东燕等四郡诸军事，领东燕太守。

温自东燕出仓垣，凿井而饮[33]，行七百余里。燕之诸将争欲追之，吴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乃帅八千骑徐行蹑其后。温果兼道而进。数日，垂告诸将曰："温可击矣。"乃急追之，及温于襄邑[34]。范阳王德先帅劲骑四千伏于襄邑东涧中，与垂夹击温，大破之，斩首三万级。秦苟池邀击温于谯，又破之，死者复以万计。孙元遂据武阳以拒燕，燕左卫将军孟高讨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马温收散卒，屯于山阳。温深耻丧败，乃归罪于袁真，奏免真为庶人；又免冠军将军邓遐

官。真以温诬己，不服，表温罪状；朝廷不报。真遂据寿春叛降燕，县请救；亦遣使如秦。温以毛虎生领淮南太守，守历阳。

【注释】

①逡(qūn)巡：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敢前进。

②乖阻：从中阻挠破坏。乖，背离、不一致。

③"凿井"句：汴水、济水都是由北向南流动，桓温惧怕追兵在上流放毒，故凿井而饮。

④襄邑：县名，治今河南睢县。

【译文】

太子太傅封孚问申胤说："桓温的军队兵强马壮，乘着河流径直进军，现在大军却在高耸的堤岸上徘徊不前，兵器不相交接，看不出有消灭我们的道理，事情将会怎样呢？"申胤说："凭着桓温现在的声望威势，似乎能有所作为，但在我看来，必定不能成功。为什么呢？晋王室衰微软弱，桓温独揽国家大权，晋国的官员未必都和他同心协力。所以桓温实现战胜燕国的愿望，是众人所不希望的，必定会从中阻挠来败坏他们事业。另外，桓温仗恃人多而骄傲，缺乏应变能力。大军深入，遇到有机可乘的机会，却在黄河中流安闲自得地停留，不出动抓住时机，指望长期相持，坐着等待大获全胜；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实情显现，气势衰竭，一定会不用交战就自行溃败，这是理所当然的。"

桓温用燕国投降过来的段思做向导，悉罗腾和桓温交战，活捉了段思；桓温命令从前赵国的将领李述攻取赵、魏地区，悉罗腾又和虎贲中郎将染干津出击，杀了李述；桓温的军队丧失了胆气。

当初，桓温命令豫州刺史袁真攻打谯郡、梁国，开凿石门，疏通水运通道，袁真攻下了谯郡、梁国，却没有凿开石门，水运通道就阻

塞了。

九月,燕国范阳王慕容德率领一万骑兵、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领五千骑兵驻扎在石门,豫州刺史李邦率领州中军队五千人截断桓温的运粮路线。刘当,是刘佩的儿子。慕容德命令将军慕容宙率领一千骑兵充当前锋,和晋国军队相遇,慕容宙说:"晋国人轻俘急躁,没有胆量冲锋陷阵,而勇于乘胜追击,应该设置诱饵引他们上钩。"于是命令二百名骑兵挑战,其余的骑兵分三处埋伏。挑战的骑兵还没有交手就逃跑,晋国军队追击他们,慕容宙率领埋伏的骑兵出击,晋国兵士死的很多。

桓温几次交战失利,粮食储备又用光了,加之听说秦国军队将以到来,十九日,焚毁船只,丢下重型物资、铠甲兵器,从陆路逃回。委派毛虎生统领东燕等四郡一切军务,兼任东燕太守。

桓温从东燕到仓垣,开凿水井饮用,走了七百多里。燕国的各个将领争着要追击,吴王慕容垂说:"不行,桓温开始撤退时心中恐惧,必定严密地设置警卫戒备,挑选精锐的兵士在后面抵御追兵,攻打他们未必能达到目的,不如等待些时日再说。他们庆幸我们没有到来,必定日夜急速赶路,等到他们的兵士力气用尽、气势衰竭,然后攻打他们,没有不取胜的。"于是率领八千骑兵慢慢地行走,尾随在晋国军队后面。桓温果然日夜赶路。过了几天,慕容垂告诉各将领说:"可以攻打桓温了。"于是急速地追击,在襄邑赶上桓温。范阳王慕容德预先率领四千强健的骑兵埋伏在襄邑东面的山涧中,和慕容垂夹攻桓温,把桓温打得大败,斩下首级三万颗。秦国将领苟池在谯郡截击桓温,又打败了他,死亡的人又以万计数。孙元据守武阳抵御燕国军队,燕国左卫将军孟高前往讨伐,擒获了他。

冬,十月,二十二日,大司马桓温收集逃散的兵士,驻扎在山阳。桓温对这次惨败深感耻辱,就把罪责推到袁真身上,上奏章免去袁真的官职,贬为平民;又罢免冠军将军邓遐的官职。袁真认为桓温诬陷自己,心中不服,上奏章陈述桓温的罪过;朝廷不作答复。

袁真于是占据寿春叛变，投降燕国，并且请求救援；同时也派遣使者到了秦国。桓温委派毛虎生兼任淮南太守，守卫历阳。

4 燕、秦既结好，使者数往来。燕散骑侍郎郝晷、给事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如秦。晷与王猛有旧，猛接以平生，问以东方之事[1]。晷见燕政不修而秦大治，阴欲自托于猛，颇泄其实。

琛至长安，秦王坚方畋于万年，欲引见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备礼，洒扫宫庭，然后敢见。今秦王欲野见之，使臣不敢闻命！"尚书郎辛劲谓琛曰："宾客入境，惟主人所以处之，君焉得专制其礼？且天子称乘舆，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2]？又，《春秋》亦有遇礼[3]，何为而不可？"琛曰："晋室不纲，灵祚归德[4]，二方承运[5]，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窥我王略[6]，燕危秦孤，势不独立，是以秦主同恤时患，要结好援[7]，东朝君臣[8]，引领西望，愧其不竞，以为邻忧，西使之辱[9]，敬待有加。今强寇既退，交聘方始，谓宜崇礼笃义以固二国之欢，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岂修好之义乎？夫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行曰乘舆，止曰行在。今海县分裂[10]，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舆、行在为言哉？礼，不期而见曰遇；盖因事权行，其礼简略，岂平居容与之所为哉[11]？客使单行，诚势屈于主人；然苟不以礼，亦不敢从也。"坚乃为之设行宫[12]，百僚陪位，然后延客，如燕朝之仪。

事毕,坚与之私宴,问:"东朝各臣为谁?"琛曰:"太傅上庸王评,明德茂亲,光辅王室;车骑大将军吴王垂,雄略冠世,折冲御悔;其余或以文进,或以武用,官皆称职,野无遗贤。"

琛从兄奕为秦尚书郎,坚使典客馆琛于奕舍[13]。琛曰:"昔诸葛瑾为吴聘蜀,与诸葛亮惟公朝相见,退无私面,余窃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馆。奕数来就邸舍,与琛卧起,间问琛东国事[14]。琛曰:"今二方分据,兄弟并蒙荣宠,论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东国之美,恐非西国之所欲闻[15];欲言其恶,又非使之所得论也。兄何用问为?"

坚使太子延琛相见。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讽之曰:"邻国之君,犹其君也;邻国之储君,亦何以异乎?"琛曰:"天子之子视元士[16],欲其由贼由登贵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国之臣乎?苟无纯敬,则礼有往来,情岂忘恭?但恐降屈为烦耳。"乃不果拜。

王猛劝坚留琛,坚不许。

5 燕主暐遣大鸿胪温统拜袁真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宣城公。统未逾淮而卒。

【注释】

①东方:指燕国。

②乘舆:皇帝乘坐的车子,后用作皇帝的代称。 行在所:皇帝所到的地方。本处辛劲显然是在借用事物的名称,为皇帝无常居的观点进行诡辩,是一种文字游戏。

③遇礼：不期而遇时的礼遇。《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公及宋公遇于清。"西晋人杜预注曰："遇者，草次（即造次，犹言仓卒）之期，二国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也。"辛劲提到的"遇礼"，本于此。

④灵祚：神明的赐福。灵，神灵、神明。

⑤二方：指燕、秦二国。

⑥王略：王土。略，疆界、地域。

⑦要（yào 腰）结：邀约、连结。

⑧东朝：指燕国。以燕在秦东面，故称东朝。

⑨西使：秦国的使者。

⑩海县：天下。在古代，中国有赤县神州之称，而神州外有大海环绕，故称天下为海县。

⑪容与：安闲自得、从容。

⑫行宫：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殿。

⑬典客：职官名，掌管接待境外客人的官员。

⑭东国：指燕国。

⑮西国：指秦国。

⑯元士：周代的职官名，地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仪礼·士冠礼》："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这段话是梁琛的理论依据，话的大意是，太子开始的地位同于元士，人无一出生就高贵的，太子也得经过低贱阶段。

【译文】

4 燕国、秦国缔结友好关系后，使者多次互相来往。燕国散骑侍郎郝晷、给事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前往秦国。郝晷和王猛有旧交，王猛以故友的情谊接待他，并询问东方的政事。郝晷见燕国的政治不清明，而秦国却治理得有条有理，私下里想依托王猛，泄露了一些燕国的实情。

梁琛到达长安，秦王苻坚正在万年狩猎，想接近梁琛，梁琛说："秦国使者到达燕国，燕国的君臣都穿朝会时的礼服，准备好一切礼仪，洒扫宫庭，然后才敢相见。现在秦王想在野外会见，使臣不敢

听从命令!"尚书郎辛劲对梁琛说:"宾客进入别国境内,应尊重主人的安排,你怎么能自行订立进见的礼仪呢?而且天子称作'乘舆',天子所到的地方称作'行在所',哪里有固定的住处呢?另外,《春秋》中也有突然相见时的礼仪,为什么不能在野外会见呢?"梁琛说:"晋王室失去法度,神明的赐福归于有恩德的人,二方承受时运,一同接受上天的命令。可是桓温猖獗,觊觎我国的领土,燕国有了危险,秦国就会孤立,在情势上不能单独存在,所以秦国君主和我们一同忧虑时下的祸患,相约共结盟好,互相支援。东朝的君臣,伸长脖子远望西方,惭愧自己的不强大,给邻国带来忧虑,所以西方的使者屈驾光临后,恭敬地接待超过了通常的礼仪。现在,强大的敌人已经撤退,两国使者的交往才刚刚开始,我以为应该崇尚礼遇,严守道义,来巩固两国的情谊;如果怠慢使臣,就是轻视燕国,哪里是和好的道理呢?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外出称作'乘舆',停留称作'行在'。现在天下分裂,天上的光芒分别照耀,怎么能用'乘舆'、'行在'作理由呢?按礼法,没有事先约定而见面称作'遇',大概是根据事情权宜而行,礼节很简略,哪里是平日从容安闲时运用的呢?使者单身出国,气势上的确赶不上主人;但如果主人不依礼仪行事,也是不敢服从的。"苻坚于是为此而设置行宫,文武官员侍立在左右,然后延请客人,同燕国的礼仪一样。

会见的事情完毕后,苻坚为梁琛摆下私宴,问他:"东朝著名的大臣是谁?"梁琛说:"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德行完美,皇帝至亲,足以光大、辅佐王室;车骑大将军吴王慕容垂,雄才大略超越世人,能够击退敌军抵御外侮;其余的官员,有的以文才升任,有的凭武功提拔,在位都很称职,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

梁琛的堂兄梁奕是秦国的尚书郎,苻坚命令典客把梁琛安排到梁奕家中去住。梁琛说:"从前诸葛谨为吴国出使蜀国,和诸葛亮只在朝廷会见时相见,退下后没有单独会面,我私下里仰慕这种行为。现在让我在私人家中住宿,是我所不敢接受的。"结果没有住在

梁奕家中。梁奕多次到梁琛下榻的馆舍，和梁琛一同起居，伺机询问梁琛东国的一些事情。梁琛说："现在二国各据一方，兄弟在二国同时受到荣耀和宠信，说起我们的本心，各自有所偏向。我想说东国的美好，恐怕不是西国所想听到；而在说东国的缺点，又不是使臣所应该谈论的。哥哥为什么要问这些事呢？"

苻坚命令太子邀约梁琛去相见。秦国人想让梁琛叩拜太子，事先暗示他说："邻国的君主，犹如本国的君主；邻国的太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梁琛说："天子的儿子相当于元士，这是要让他由低贱上升为高贵。他连自己父亲的臣子都不能统属，何况是别国的臣子呢？如果不是单纯对一方表示恭敬，按礼节就要礼尚往来，内心怎敢忘记了恭敬？只是恐怕要烦劳你们屈尊答拜了。"结果没对太子行叩拜礼。

王猛劝说苻坚留下梁琛，苻坚不同意。

5 燕国君主慕容暐派遣大鸿胪温统任命袁真为使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封为宣城公。温统还没有渡过淮河就死了。

6 吴王垂自襄邑还邺，威名益振，太傅评愈忌之。垂奏："所募将士忘身立效，将军孙盖等椎锋陷阵，应蒙殊赏。"评皆抑而不行。垂数以为言，与评廷争，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毁其战功，与评密谋诛之。太宰恪之子楷皎及舅兰建知之，以告垂曰："先发制人，但除评及乐安王臧，余无能为也。"垂曰：骨肉相残而首乱于国，吾有死而已，不忍为也。"顷之，二人又以告，内意已决[1]，不可不早发。"垂曰："必不可弥缝，吾宁避之于外，余非所议。"

垂内以为忧,而未敢告诸子。世子令请曰:"尊比者如有忧色[2],岂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贤,功高望重,愈见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强寇,本欲保全家国,岂知功成之后,返令身无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为吾谋?"令曰:"主上暗弱,委任太傅,一旦祸发,疾于骇机[3],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义,莫若逃之龙城,逊辞谢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东,庶几感寤而得还[4],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则内抚燕、代[5],外怀群夷,守肥如之险以自保[6],亦其次也。"垂曰:"善"!

十一月,辛亥朔[7],垂请畋于大陆[8],因微服出邺,将趣龙城;至邯郸,少子麟,素不为垂所爱,逃还告状,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评白燕主玮,遣西平公强帅精骑追之,及于范阳[9];世子令断后,强不敢逼。会日暮,令谓垂曰:"本欲保东都以自全[10],今事已泄,谋不及设;秦主方招延英杰,不如往归之。"垂曰:"今日之计,舍此安之?"乃散骑灭迹,傍南山复还邺[11],隐于赵之显原陵[12]。俄有猎者数百骑四面而来,抗之则不能敌,逃之则无路,不知所为。会猎者鹰皆飞飏,众骑散去,垂乃杀白马以祭天,且盟从者。

世子令言于垂曰:"太傅忌贤疾能,搆事以来,人尤忿恨。今邺城之中,莫知尊处,如婴儿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顺众心,袭其无备,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后。革弊简能,大匡朝政,以辅主上,安国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诚不可失,愿给骑数人,足以办之。"垂曰:"如汝之谋,事成诚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万全。"子马

奴潜谋逃归，杀之而行。至河阳，为津吏所禁，斩之而济。遂自洛阳与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宝、农、隆、兄子楷、舅兰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13]，留妃可足浑氏于邺。乙泉戍主吴归追及于阌乡[14]，世子令击之而退。

【注释】

①内意：可足浑太后的主意。

②尊：父亲。

③骇机：突然触发的弩机，比喻猝发的祸难。

④"若周"句：据《尚书·金縢篇》，周武王病重，其弟周公姬旦祈求祖先的在天之灵，请求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祝辞收藏于金縢中。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周公辅政。为平定国内叛乱，周公东征洛阳，驻守二年。成王受人挑唆，怀疑周公。后上帝以狂风暴雨示警，成王从金縢中见到周公的祝辞，消除了对周公的疑心，迎接周公从东方回到京城。

⑤燕、代：指春秋战国时燕国、代国所辖区域。燕地，在今河北北部；代地，在今山西北部。

⑥肥如：县名，治今河北卢龙北。　肥如之险：指卢龙塞。

⑦辛亥朔：十一月丁丑朔，无辛亥。

⑧大陆：地名，又名巨鹿泽、广阿泽，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之间，汇集太行山区之水，下流泄入漳水。今已淤为平地。

⑨范阳：县名，治今河北定兴西南固城镇。

⑩东都：燕国迁都到邺城后，以龙城为东都。

⑪"傍南"句：从范阳沿南山而行至邺城，当是从中山、常山山谷向南行走的。

⑫显原陵：后赵国君石虎的假墓。

⑬郎中令：指吴王封国中的郎中令。

⑭乙泉：地名，即一泉坞，在今河南洛宁东北洛河北岸。　阌(wén 纹)乡：地名，在今河南灵宝西北文乡。

【译文】

6 吴王慕容垂从襄邑回到邺城,威名更高,太傅慕容评越发忌妒他。慕容垂上奏疏说:"所招募的将领士兵,舍生忘死,报效国家,将军孙盖等人冲锋陷阵,应该受到特殊的赏赐。"慕容评都搁置下来不办理。慕容垂多次陈说,与慕容评在朝廷中争论,两人的隔阂更加深了。太后可足浑氏一向厌恶慕容垂,诋毁他的战功,和慕容评秘密策划诛杀他。太宰慕容恪的儿子慕容楷和慕容垂的舅舅兰建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就告诉了慕容垂,说:"先动手的能控制对方,只要除掉慕容评和乐安王慕容臧,其余的人就没有作为了。"慕容垂说:"骨肉之间互相残杀,在国家中领头作乱,我是宁可去死,也不忍心干的。"不久,二人又告诉慕容垂说:"太后的主意已经拿定,不能不早动手了。"慕容垂说:"隔阂一定不能消除的话,我宁可到外地去避难,其他的方法都不是我要考虑的。"

慕容垂心中忧虑,却不敢告诉儿子们。世子慕容令询问说:"父亲近来好像有忧虑的神色,是不是因为主上年幼,太傅忌妒贤才,父亲功劳高声望重,越发被猜忌呢?"慕容垂说:"是的。我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打败强大的敌寇,本来是想保全宗族和国家,哪想到大功告成后,反而使我没有容身的地方,你即知道了我的心思,怎么替我谋划?"慕容令说:"主上昏庸懦弱,把大权交给太傅,一旦祸乱爆发,比弩机突然发射还要快。现在想保全自身和宗族,又不违背大义,不如逃到龙城,用卑微的言辞请求恕罪,来等待主上的明察,就如同周公住在东方,或许主上受感动而醒悟,您得以返回,这是最大的幸运。如果不是这样,就对内安抚燕、代地区的民众,对外怀柔各夷族部落,守住肥如的险阻,这是第二种办法。"慕容垂说:"好!"

十一月,辛亥朔日,慕容垂请求到大陆狩猎,乘机改穿平民服装逃出邺城,打算赶往龙城;到了邯郸,小儿子慕容麟,一向不受慕容垂喜爱,逃回邺城告发他的情状,慕容垂身边的人大多逃跑叛

变。太傅慕容评禀告燕国君主慕容暐，派遣西平公慕容强率领精锐的骑兵追赶慕容垂，追到范阳就追上了；世子慕容令在后面阻击追兵，慕容强不敢逼近。到了黄昏，慕容令对慕容垂说："本来想据守东都来自卫，现在事情已经泄露，计划来不及实施了；秦国君主正在招揽英雄豪杰，不如前去归附他。"慕容垂说："现在的计谋，除此还能到哪里去呢？"于是，将人马散开，毁灭踪迹，沿着南山又回到邺城，隐藏在赵国的显原陵。不久，有几百名猎手骑着马从四面奔来，要抵抗他们显然不能取胜，要逃跑又无路可走，不知该怎么办。正在这时，猎手们的猎鹰都飞进来，猎手们就四散离开了。慕容垂于是杀白马来祭祀上天，并且和随从盟誓。

世子慕容令向慕容垂进言说："太傅对德行、才能比自己强的人心怀忌恨，从阴谋诛杀您以来，人们尤其气愤怨恨。现在邺城里的人没有谁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如同婴儿思念母亲，无论夷人汉人都是如此，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乘太傅没有防备加以袭击，擒获他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平定之后，革除弊端，选拔有才能的人，全面整顿朝政，辅佐主上，安定国家，保全宗族，这是最大的功劳。现在的有利时机，实在不可丧失，希望拨给我几名骑兵，就足以办成这件事。"慕容垂说："像你这样的计谋，事情成功了的确是大喜事，不成功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向西逃奔，可以万无一失。"儿子慕容马奴暗中打算逃回邺城，慕容垂杀了他然后出发。到了河阳，被管理渡口的官吏拦住，就杀了他而后渡河。于是，和段夫人、世子慕容令、慕容令的弟弟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隆、哥哥的儿子慕容楷、舅舅兰建、郎中令高弼，一起从洛阳逃往秦国，只留下妃子可足浑氏一个人在邺城。戍守乙泉的主将吴归追赶到阌乡，世子慕容令打退了他。

初,秦王坚闻太宰恪卒,阴有图燕之志,惮垂威名,不敢发。及闻垂至,大喜,效迎,执手曰:"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也。要当与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1],然后还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归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谢曰:"羁旅之臣,免罪为幸;本邦之荣,非所敢望!"坚复爱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礼之。赏赐巨万,每进见,属目观之。关中士民素闻垂父子名,皆向慕之。王猛言于坚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龙虎,非可驯之物,若借以风云,将不可复制,不如早除之。"坚曰:"吾方收揽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杀之?且其始来,吾已推诚纳之矣;匹夫犹不弃言,况万乘乎?"乃以垂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楷为积弩将军。

燕魏尹范阳王德素与垂善,及车骑从事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尚书右丞申绍言于太傅评曰:"今吴王出奔,外口籍籍[2],宜征王僚属之贤者显进之,粗可消谤。"评曰:"谁可者?"绍曰:"高泰其领袖也。"乃以泰为尚书郎。泰,瞻之从子;绍,胤之子也。

秦留梁琛月余,乃遣归。琛兼程而进,比至邺,吴王垂已奔秦。琛言于太傅评曰:"秦人日阅军旅,多聚粮于陕东;以琛观之,为和必不能久。今吴王又往归之,秦必有窥燕之谋,宜早为之备。"评曰:"秦岂肯受叛臣而败和好哉?"琛曰:"今二国分据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计相救,非爱燕也;若燕有衅,彼岂忘其本志哉?"评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断。"问王猛,曰:"名

不虚得”。评皆不以为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忧之，上疏言：“苻坚虽聘问相寻，然实有窥上国之心，非能慕乐德义，不忘久要也④。前出兵洛川⑤，及使者继至，国之险易虚实，彼皆得之矣。今吴王垂又往从之，为其谋主；伍员之祸⑥，不可不备。洛阳、太原、壶关⑦，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评谋之，评曰：“秦国小力弱，恃我为援；且苻坚庶几善道，终不肯纳叛臣之言，绝二国之好；不宜轻自惊扰以启寇心。”卒不为备。

秦遣黄门郎石越聘于燕，太傅评示之以奢，欲以夸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参军河间刘靖言于评曰：“越言诞而远视，非求好之，乃观衅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谋。今乃示之以奢，益为其所轻矣。”评不从。泰遂谢病归。

【注释】

①告成：将成事上报，此处指把灭燕的业绩禀报上天。 岱宗：即泰山。岱，泰山的别名，以泰山为四岳所宗，故称岱宗。

②籍籍：纷扰；议论纷纷。

③上国：指燕国。

④久要：旧日的约定。要，约。

⑤“前出”句：指苟池、邓羌出洛阳，至颍川救燕之事。洛川，指洛水流域。

⑥伍员之祸：伍员那样的祸乱。伍员（？～公元前484年），春秋时楚国人，父为国事直谏被杀，员逃到吴国，辅助吴王阖庐整军经武，一举攻灭楚国京城郢都（今湖北江陵北）。

⑦壶关：县名，治今山西长治市北。境内有壶关山，跨今山西壶关县界，绵延百余里，地势险要。

【译文】

当初，秦王苻坚听说太宰慕容恪去世，暗中有灭掉燕国的志向，只是畏惧慕容垂的威名才没敢出兵。等到得知慕容垂来，非常高兴，亲自到效外迎接，握住慕容垂的手说："上天降下德才兼备的豪杰，必定能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这是自然的道理。一定要和你共同平定天下，到泰山禀告上天，然后让你回到本国，世世代代封在幽州，使你离开本国不失去做儿子的孝道，归附我不失去侍奉君主的忠诚，不也是很好的吗？"慕容垂答谢说："寄居别国的臣子，能免罪就算幸运了；回到本国的荣耀，不是我所敢期望的！"苻坚又喜爱世子慕容令和慕容楷的才能，都以厚重的礼节相待，赏赐钱财上万万，每次进见，都注目观察他们。关中的官吏民众早已听说过慕容垂父子的声名，都向往仰慕他们。王猛向苻坚进言说："慕容垂父子，好比蛟龙猛虎，不是可以驯服的人物，如果得到风云变幻的机会，将不能再制服，不如早日除掉他们。"苻坚说："我正招揽英雄豪杰来肃清天下，为什么要杀掉他们？而且他们刚刚到来时，我已诚心诚意地接纳了他们；平民百姓尚且不能违背诺言，何况是天子呢？"于是委派慕容垂担任冠军将军，封为宾徒侯，慕容楷担任积弩将军。

燕国魏尹范阳王慕容德一向和慕容垂很要好，他和车骑从事中郎 高泰，都被判罪，免除官职。尚书右丞申绍向太傅慕容评进言说："现在吴王逃亡国外，外面的人议论纷纷，应该征召吴王僚属中有才能的人，明显地提升他们，大致上可以消除毁谤。"慕容评说："哪一个人可以提升呢？"申绍说："高泰是他们的表率。"于是委派高泰担任尚书郎。高泰，是高瞻的侄儿；申绍，是申胤的儿子。

秦国留梁琛住了一个多月，才送他回去。梁琛不分昼夜地赶路，等他回到邺城，吴王慕容垂已经逃亡秦国。梁琛向太傅慕容评进言说："秦国人每天操练军队，在陕城以东聚集了大量粮食；依我看来，两国的和好一定不会长久。现在吴王又前去归附他，秦国必

定会有觊觎燕国的阴谋，应该早日对他们加以防备。”慕容评说：“秦国怎么会肯接受背叛的臣子，毁坏两国的和好关系呢？”梁琛说：“现在两国分别占据中原，时常有互相吞并的心意；桓温进犯时，秦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相救，不是喜爱燕国；如果燕国内部有了裂痕，他们怎么会忘掉自己原有的心意呢？”慕容评问：“秦国君主是个什么样的人？”梁琛说：“聪明而且善于决断。”问起王猛，梁琛说：“他的声名不是凭空得到的。”对梁琛的话，慕容评都不认为是对的。梁琛又把这些情况禀报给燕国君主慕容暐，慕容暐也不认为他是对的。最后告诉了皇甫真，皇甫真为之深感忧虑，上奏疏说：“苻坚虽然不断派使者通问修好，但实际上怀有觊觎我国的野心，并不是能够仰慕道德、喜爱仁义，不忘旧日盟约的。前些时他们出兵洛川，以及使者相继前来，国家的险阻平川、力量的虚实，他们都已得知了。现在吴王慕容垂又前去依附他们，成为他们的主要谋划者；伍员那样的祸患，不能不加以防备。洛阳、太原、壶关，都挑选将军，增加兵力，在祸患发生前就加以预防。慕容暐召见太傅慕容评商议这件事，慕容评说：“秦国面积小力量弱，依靠我们做后盾；而且苻坚大体上是遵循正道的，终究不会采纳叛徒的意见，断绝两国的和好关系；不应轻率地自我惊扰，来激起他们进犯的野心。”结果不作防备。

秦国派遣黄门郎石越出使燕国，太傅慕容评向他展示豪华奢侈的场面，想以此来夸耀燕国的富庶强盛。高泰和太傅参军河间人刘靖向慕容评进言说：“石越言辞怪诞，眼睛窥视远处，不是来寻求和好，而是来观察我们的弱点的。应该炫耀兵力给他看，来挫败他的阴谋。现在却展示豪华奢侈，更会被他所轻视了。”慕容评不听从。高泰于是称说有病，辞职回家。

是时太后可足浑氏侵桡国政[1],太傅评贪昧无厌,货赂上流[2],官非才举,群下怨愤。尚书左丞申绍上疏,以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于行伍,或贵戚生长绮纨[3],既非乡曲之选,又不更朝廷之职。加之黜陟无法,贪惰者无刑罚之惧,清修者无旌赏之劝。是以百姓困弊,寇盗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摄。又官吏猥多,逾于前世,公私纷然,不胜烦扰。大燕户口,数兼二寇[4],弓马之劲,四方莫及;而比者战则屡北,皆由守宰赋调不平,侵渔无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后宫之女四千余人,僮侍厮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费,厥直万金;上民承风,竞为奢靡。彼秦、吴僭僻[5],犹能条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愿也。谓宜精择守宰,并官省职,存恤兵家,使公私两遂,节抑浮靡,爱惜用度,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如此则温、猛可枭,二方可取,岂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头什翼犍疲病昏悖,虽乏贡御,无能为患,而劳兵远戍,有损无益。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6],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逾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6 辛丑,丞相昱与大司马温会涂中[7],以谋后举;以温世子熙为豫州刺史、假节。

7 初,燕人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悔之,谓秦人曰:"行人失辞[8]。有国有家者,分灾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坚大怒,遣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三万伐燕。十二月,进攻洛阳。

8 大司马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时征役既频，加之疫疠[9]，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10]，何至乃如尊君所言[11]！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请改之。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12]。盛大怒，不许；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写别本，传至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注释】

①侵桡(ráo 饶)：侵夺挠乱。桡，削弱。

②"货赂"句：胡三省注说："上流，谓其逆其常理也。"似与文义不合。或以为大意是财货流入上层官员手中，于义为长。

③绮纨(qǐ wán 起丸)：富贵人家子弟。

④二寇：指秦国、晋国。

⑤"彼秦"句：吴，指晋国，因地处东南三吴之地而称之为吴。全句大意为秦国僭号、晋国僻处一隅。

⑥西河：地域名，黄河流域的一段，本处指今山西、陕西二省之间黄河河段。

⑦涂(chú 除)中：地域名，指今安徽、江苏境内滁水流域。

⑧"行人"句：行人，使者。全句谓使者说错了话，造成了误会。

⑨疫疠(lì 厉)：瘟疫。

⑩"枋头"句：指桓温在枋头被燕国慕容垂打败的事。

⑪尊君：对别人父亲的敬称。

⑫百口：全家，或近亲一族。

【译文】

这时,太后可足浑氏干预国家政事,太傅慕容评贪得无厌,财货流入上层官员手中,官吏并不是按才能任用,下层人士都怨恨气愤。尚书左丞申绍上奏疏,认为:"郡守县令,是天下达到太平盛世的根本。现在的郡守县令,大多不是适当的人选,有的是出身于行伍的武官,有的是生长在富贵家庭的皇亲国戚,既不是乡里推举出来的,又没有担任过朝廷的官职。加上升降没有准则,贪婪懒惰的没有刑罚惩治的畏惧,清廉高洁的没有嘉奖赏赐的勉励。所以百姓穷困凋敝,盗贼遍地分布,法度颓废紊乱,不能纠举威慑。另外,官吏众多,超过前代,公私关系混乱,烦乱和骚扰无穷无尽。大燕的户口,数额是两个敌国的总和,兵马的强壮,四方没有赶得上的;可是近来作战,却屡次失败,这都是因为郡守县令征收赋税不公平,侵吞剥削没有休止,出征的和留在家中的都生计窘迫,没有谁愿意为国家效命的缘故。后宫中的宫女有四千多人,奴仆差役还在这个数额以外,一天的费用,就需要一万斤黄金;官吏民众接续这种风气,竞相奢侈浪费。像秦僭称国号,晋僻外一隅,还能井井有条地治理所辖区域,有兼并别国的志向,而我们却上下因循苟且,一天比一天失去秩序;我们的政治不整饬清明,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认为应该精心地选择郡守县令,合并官职,裁减冗员,优待充当兵士的家庭,使公私两方都顺心如意,抑制浮华奢靡,节省开支,奖赏一定和功劳相符,惩罚一定和罪恶相应。这样,桓温、王猛的首级就可斩下示众,两国可以攻取,岂止保全境土、安定民众而已!另外,索头拓跋什翼犍年老多病,昏庸狂悖,虽然很少进献贡品,但不会成为祸患,我们却辛劳兵士,戍守远方,只有损害没有益处。不如把戍守的兵士调到并州,控制西河,对南可使壶关更坚固,对北可使晋阳得到加强,西方的敌寇前来进犯时可以抵御防守,撤离时可以截断他们的退路,还胜过戍守孤立的城池、保卫没有用处的土地。"奏疏呈递上去,不审阅。

6 二十五日，丞相司马昱和大司马桓温在涂中相会，商议以后的行动；委派桓温的世子桓熙担任豫州刺史、假节。

7 当初，燕国人承诺割让虎牢关以西的土地报偿秦国；晋国军队撤退后，燕国人感到后悔，对秦国人说："使者说错了话。凡是有国有家的，分担灾难解救患难，是很平常的道理。"秦王苻坚大怒，派遣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征伐燕国。十二月，进军攻打洛阳。

8 大司马桓温调发徐、兖二州的民众修筑广陵城，迁到那里镇守。当时征调劳役频繁，加上瘟疫，死亡的人有十分之四五，百姓叹息怨恨。秘书监孙盛写作《晋春秋》，毫不隐讳地记载当时的事实。大司马桓温看到后，很生气，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战役的确是失败了，但哪至于像你父亲所说的那种程度！如果这部史书流行于世，自然是关系到你家族存亡的事情！"孙盛的儿子立即叩拜道歉，请求删改。当时孙盛年事已高，住在家中，性格正直严肃，做事严守规矩准则，子孙虽然已头发斑白，孙盛对他们却更加严厉。到这时，儿子们就一起痛哭叩头，请求他为家族的存亡考虑。孙盛大发脾气，不同意删改；几个儿子就私下做了改动。孙盛原先已经另外抄写了一本，流传到了国外。等到孝武帝搜求珍贵图书，在辽东人那里得到了这部抄本，和现有的本子不一样，于是两种本子，同时并存。

五　年

1 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国内史沛郡朱宪及弟汝南内史斌阴通大司马温，杀之。

2 秦王猛遣燕荆州刺史武威王筑书曰："国家今已塞成

皋之险,杜盟津之路,大驾虎旋百万,自轵关取邺都,金墉穷戍,外无救援,城下之师,将军所监,岂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惧,以洛阳降;猛陈师受之。燕卫大将军乐安王臧城新乐[1],破秦兵于石门,执秦将杨猛。

王猛之发长安也,请慕容令参其军事,以为乡导。将行,造慕容垂饮酒,从容谓垂曰:"今当远别,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垂脱佩刀赠之。猛至洛阳,赂垂所亲金熙,使诈为垂使者,谓令曰:"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雠,谗毁日深;秦王虽外相厚善,其心难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将为天下笑。吾闻东朝比来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还东,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发。"令疑之,踌躇终日[2],又不可审覆。乃将旧骑,诈为出猎,遂奔乐安王臧于石门。猛表令叛状,垂惧而出走,及蓝田,为追骑所获。秦王堅引见东堂,劳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犹怀首丘[3],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将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为过惧而狼狈如是乎?"待之如旧。燕人以令叛而复还,其父为秦所厚,疑令为反间,徙之沙城[4],在龙都东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5],秦得由余而霸西戎[6],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7],魏得许攸而破袁绍[8];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难信,独不念燕尚未灭,垂以材高功盛,无罪见疑,穷困归秦,未有异心,

遽以猜忌杀之，是助燕为无道而塞来者之门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坚礼之以收燕望，亲之以尽燕情，宠之以倾燕众，信之以结燕心，未为过矣。猛何汲汲于杀垂，及为市井鬻卖之行，有如嫉其宠而谗之者，岂雅德君子所宜为哉？

3 乐安王臧进屯荥阳，王猛遣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击走之；留羌镇金墉，以辅国司马桓寅为弘农太守，代羌戍陕城而还。

秦王坚以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封平阳郡侯。猛固辞曰："今燕、吴未平，戎车方驾，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赏[19]，若克殄二寇，将何以加之？"坚曰："苟不暂抑朕心，何以显卿谦光之美？已诏有司权听所守；封爵酬庸，其勉从朕命！"

【注释】

①新乐：城名，即今河南新乡市。

②踌躇（chóu chú 筹除）：犹豫。

③首丘：头向山丘。典出《礼记·檀弓篇》："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狐死正丘首"是说狐狸死时总是把头朝向自己生长的那个山丘。比喻人们永远怀念故乡。

④沙城：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县城东北约250公里处。

⑤微子：商纣王庶兄。名启，一作开，受封于微（今山西梁山西北）。他因国势危险；民心动乱，多次强谏，但纣王不悔悟，微子于是愤而出走，周灭商时，他投向军前乞降，后以殷嗣受封，为宋国始祖。

⑥由余：春秋时秦国大夫。一作繇余。先世为晋人，流亡入戎。他为戎王聘秦，受秦穆公礼待，在穆公询问伐戎策略时，他建议"遗之女乐，以乱其政。"几年，秦发兵攻戎，获大胜，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⑦"汉得"句:事见本书第九卷汉高帝二至四年(公元前205年至前203年)。

⑧"魏得"句:事见本书第六十三卷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⑨三事:即三公。古代三公虽无职,而参与六卿之事,故称三事大夫。

【译文】

五年(庚午,公元370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袁真因梁国内史沛郡人朱宪和弟弟汝南内史朱斌暗中同大司马桓温来往,杀了他俩。

2 秦国王猛给燕国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送信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堵住了成皋的险关,切断了盟津的通道,秦王亲率勇如猛虎的一百万年队,从轵关去攻取邺都,金墉城困窘地防守,外部没有救援部队,我们城外的军队,将军亲眼所见,哪里是你三百疲弊的兵士所能对付的?"慕容筑畏惧,献出洛阳投降;王猛摆好阵势,接受投降。燕国卫大将军乐安王慕容臧修筑新乐城,在石门打败秦国军队,活捉秦国将领杨猛。

王猛从长安出发时,延请慕容令参议军事,担任向导。临行前,王猛到慕容垂那里喝酒,不慌不忙地对慕容垂说:"现在将要分别到远方去,你赠送我一点什么东西?使我见到东西就想起它的主人。"慕容垂解下佩刀赠送给他。王猛到达洛阳,贿赂慕容垂的亲信金熙,让他假称是慕容垂的使者,对慕容令说:"我们父子到这里来,是逃避死亡。现在王猛憎恨我们如同仇敌,谗言诋毁日益加重;秦王虽表面上宽厚友善,但他的内心如何想的却难以得知。大丈夫逃避死亡而最终不能幸免,将被天下人耻笑。我听说东朝近来开始醒悟,主上、太后互相抱怨。我现在回到东方,所以派人告诉你;我已经上路了,你有机会就赶快出发。"慕容令心中怀疑,整日犹豫不决,又不能核实。于是带领旧日的骑兵,假称出去打猎,前往石门投奔乐安王慕容臧。王猛上奏章报告慕容令叛逃的情况,慕容垂心中

害怕，出城逃跑，到了蓝田，被追赶的骑兵擒获。秦王苻堅在东堂召见他，安慰他说："你的家庭和国家不和睦，才委身投靠我。你的贤能的儿子心里不忘根本，还思念自己的故国，也是人各有志，不值得深加责备。不过燕国将要灭亡，不是慕容令所能保住它的，只可惜他白白地投入虎口而已。而且，父子兄弟之间，罪过不相牵连，你为什么要过分恐惧，窘迫到这种地步呢？"对待慕容垂仍如往日一样。燕国人认为慕容令叛变后又逃回，他的父亲受到秦国的优待，怀疑慕容令在使用反间计，把他放逐到沙城，沙城在离龙都东北六百里的地方。

臣司马光以为：从前周朝得到微子而推翻商朝，秦国得到由余而称霸西戎，吴国得到伍员而制服强大的楚国，汉朝得到陈平而诛杀项籍，曹魏得到许攸而打败袁绍；那些故国有才能的臣子，前来为自己效力，是攻取敌国的可贵资本。王猛知道慕容垂的心时间一长就难以信赖，却不考虑燕国还没灭掉，慕容垂因为才能高功劳大，没有罪而被猜疑，走投无路时才归附秦国，没有不轨的心意，突然因猜疑厌恶而杀掉他，这是帮助燕国做没有道义的事、堵塞前来投奔者的门路，怎么能行呢？所以秦王苻堅厚待他，来博取燕国人的仰望，亲近他，来满足燕国人的心情，宠爱他，来吸引燕国的民众，信任他，来结交燕国人诚心，是不过分的。王猛为什么急迫地要杀掉慕容垂，竟然做出街头生意人的勾当，就如同那些忌妒他受宠幸而诋毁他的人一样，这哪里是有美好德行的正人君子所应该做的事情呢？

3 乐安王慕容臧进军驻扎荥阳，王猛派遣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打退了他；留下邓羌镇守金墉，委派辅国司马桓寅担任弘农太守，接替邓羌驻守陕城，然后返回。

秦王苻堅委派王猛担任司徒、录尚书事，封为平阳郡侯。王猛坚决地推辞说："现在燕国、吴国没有平定，战争正在进行，刚刚攻

下一座城池,就接受三公的奖赏,如果灭掉两个敌寇,该怎样晋升呢?"苻坚说:"如果不暂且抑止我的心意,怎么显得出你谦让的美德?已诏令主管官员权且满足你的心愿;至于封赏,是酬劳战功的,你还是尽量顺从我的命令吧!"

4 二月,癸酉,袁真卒。陈郡太守朱辅立真子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保寿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马爨亮如邺请命[1]。燕人以瑾为扬州刺史,辅为荆州刺史。

5 三月,秦王坚以吏部尚书权翼为尚书右仆射。夏,四月,复以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猛固辞,乃止。

6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马温遣督护竺瑶等御之。燕兵先至,瑶等与战于武丘[2],破之。南顿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石虔,温之弟子也。

7 秦王坚复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将步骑六万以伐燕。

8 慕容令自度终不得免,密谋起兵,沙城中谪戍士数千人,令皆厚抚之。五月,庚午[3],令杀牙门孟妫。城大涉圭惧,请自效。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帅谪戍士袭威德城[4],杀城郎慕容仓,据城部署,遣人招东西诸戍,翕然皆应之。镇东将军勃海王亮镇龙城,令将袭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闭城拒守。癸酉[5],涉圭因侍直击令,令单马走,其党皆溃。涉圭追令至薛黎泽[6],擒而杀之,诣龙城白亮。亮为诛涉圭,收令尸而葬之。

9 六月，乙卯，秦王坚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关东之任，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取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⑦。吾当亲督万众，继卿星发，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以为后虑也。"猛曰："臣杖威灵，奉成算，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愿不烦銮舆亲犯尘雾⑧，但愿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坚大悦。

10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1 秦王猛攻壶关，杨安攻晋阳。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评将中外精兵三十万以拒秦。暐以秦寇为忧，召散骑侍郎李凤、黄门侍郎梁琛、中书侍郎乐嵩问曰："秦兵众寡何如？今大军既出，秦能战乎？"凤曰："秦国小兵弱，非王师之敌；景略常才⑨，又非太傅之比，不足忧也。"琛、嵩曰："胜败在谋，不在众寡。秦远来为寇，安肯不战？且吾当用谋以求胜，岂可冀其不战而已乎？"暐不悦。王猛克壶关，执上党太守南安王越，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燕人大震。

黄门侍郎封孚问司徒长史申胤曰："事将何如？"胤叹曰："邺必亡矣，吾属今兹将为秦虏。然越得岁而吴伐之，卒受其祸⑩。秦虽得志，而燕之复建，不过一纪耳。"

12 大司马温自广陵帅众二万讨袁瑾；以襄城太守刘波为淮南内史，将五千人镇石头。波，隗之孙也。癸丑，温败瑾于寿春，遂围之。燕左卫将军孟高将骑兵救瑾，至淮北，未渡，会秦伐燕，燕召高还。

13 广汉妖贼李弘，诈称汉归义侯李势之子，聚众万余人，自称圣王，年号凤凰。陇西人李高，诈称成主雄之子，

攻破涪城，逐梁州刺史杨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琼讨高，又使琼子梓潼太守虓讨弘，皆平之。

【注释】

①爨(cuàn 窜)：姓氏。

②武丘：地名，在今河南沈丘东南。

③庚午：五月甲戌朔，无庚午。

④威德城：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内蒙古西辽河上源西拉木伦河或老哈河流域一带。

⑤癸酉：五月甲戌朔，无癸酉。

⑥薛黎泽：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内蒙古西辽河流域。

⑦"所谓"句：疾雷是指急猛的雷，炸雷，疾雷不及掩耳是说炸雷使人来不住捂住耳朵。比喻突然袭来，使人来不及防备。现常作"迅雷不及掩耳"。

⑧銮(luán 鸾)驾：天子的车驾，代指天子。

⑨景略：王猛的表字。

⑩"然越"二句：语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评论吴伐越之事时说："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大意是说，岁星本年行进到与越国对应的天际，吴国征伐越国，最终必受祸殃。

【译文】

4 二月，二十八日，袁真去世。陈郡太守朱辅拥立袁真的儿子袁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据守寿春，派遣他的儿子朱乾之和司马爨亮到邺城请求委任。燕国人委派袁瑾担任扬州刺史，朱辅担任荆州刺史。

5 三月，秦王苻坚委派吏部尚书权翼担任尚书右仆射。夏，四月，又委派王猛担任司徒、录尚书事；王猛执意推辞，这才作罢。

6 燕国、秦国都派遣军队援助袁瑾，大司马桓温派遣督护竺瑶等人抵御。燕国军队先赶到，竺瑶等人和他们在武丘交战，打败了他们。南顿太守桓石虔攻下寿春的南城。桓石虔，是桓温的弟弟的儿

子。

7 秦王苻坚又派遣王猛统领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员将领、步兵骑兵六万人，去征伐燕国。

8 慕容令自己料想最终不能免死，密谋起兵，沙城中被贬谪到这里戍守的兵士有几千人，慕容令都厚待和安抚他们。五月，庚午日，慕容令杀死牙门孟妫。城大涉圭畏惧，自己请求效力。慕容令信任他，安置在自己身边。于是率领贬谪的兵士向东袭击威德城，杀死城郎慕容仓，占据威德城，部署各类事务，派人招降东西各要塞的驻军，各处都纷纷响应他。镇东将军勃海王慕容亮镇守龙城，慕容令打算袭击慕容亮，他的弟弟慕容麟把消息告诉了慕容亮，慕容亮紧闭城门，严密防守。癸酉日，涉圭利用当班侍卫的机会攻打慕容令。慕容令单人匹马逃走，他的党羽都溃散了。涉圭追赶慕容令到薛黎泽，抓住他后杀了他，到龙城禀报给慕容亮。慕容亮为慕容令报仇而杀了涉圭，收拾慕容令的尸体而安葬了他。

9 六月，十二日，秦王苻坚送王猛到灞上，说："现在把函谷关以东的重任委托给你，应该首先攻下壶关，平定上党，长驱直入夺取邺城，就像通常所说的'疾雷不及掩耳'。我将亲自统领大军，在你之后星夜出发，用船只车辆运输粮食，水陆并进，你不要有后顾之忧。"王猛说："臣下依仗陛下的声威和神灵佑护，奉行现成的计划，扫平残余的胡人，如同秋风扫落叶，希望不麻烦陛下亲自去沾染灰尘和雨雾，只希望快速下令主管部门安排鲜卑人的住所。"苻坚非常高兴。

10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1 秦国王猛攻打壶关，杨安攻打晋阳。八月，燕国君主慕容暐命令太傅上庸王慕容评，率领宫廷内外精锐部队三十万去抵御秦国军队。慕容暐对秦国的进犯感到忧虑，召见散骑侍郎李凤、黄门侍郎梁琛、中书侍郎乐嵩，问他们说："秦国军队有多少人？现在我们的大军已经出发，秦国能交战吗？"李凤说："秦国面积小兵力弱，不

是我国军队的对手;王景略是个很平庸的人,又不能和太傅相比,不值得担忧。"梁琛、乐嵩说:"胜败的关键在于策略,不在人数多少。秦国军队远道前来进犯,哪里肯不交战呢?而且,我们应该用策略来谋求胜利,怎么可以只是希望他们不交战呢?"慕容暐不高兴。王猛攻下壶关,活捉上党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经过的郡都看到王猛的气势就投降了。燕国人非常震惊。

黄门侍郎封孚问司徒长史申胤说:"事情将会怎样?"申胤叹息说:"邺城必然要灭亡了,我们如今将要被秦国俘虏。不过,岁星在与越国对应的天际,吴国却征伐它,最终要遭受祸殃。"现在岁星在与燕国对应的天际,秦国虽然达到了目的,但燕国的重建,不过十二年而已。"

12 大司马桓温从广陵率领二万军队讨伐袁瑾;委派襄城太守刘波担任淮南内史,率领五千人镇守石头城。刘波,是刘隗的孙子。十一日,桓温在寿春打败袁瑾,于是包围了城池。燕国左卫将军孟高率领骑兵救援袁瑾,到了淮水北岸,还没渡过,遇到秦国征伐燕国,燕国征召孟高返回。

13 广汉的贼寇李弘,冒称汉国归义侯李势的儿子,聚集部众一万多人,自称圣王,年号为凤凰。陇西人李高,冒称成国君主李雄的儿子,攻下涪城,赶走梁州刺史杨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派遣儿子周琼讨伐李高,又命令周琼的儿子梓潼太守周虓讨伐李弘,把他们都平定了。

14 秦杨安攻晋阳,晋阳兵多粮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骑校尉苟长戍壶关,引兵助安攻晋阳,为地道,使虎牙将军张蚝帅壮士数百潜入城中,大呼斩关,纳秦兵。辛巳,

猛、安入晋阳，执燕并州刺史东海王庄。太傅评畏猛不敢进，屯于潞州[1]。冬，十月，辛亥，猛留将军武都毛当戍晋阳，进兵潞州，与慕容评相持。

壬戌，猛遣将军徐成觇燕军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将斩之。邓羌请之曰："今贼众我寡，诘朝将战；成，大将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杀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之郡将也[2]，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之。"猛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问其故，羌曰：'受诏讨远贼；今有近贼，自相杀，欲先除之！"猛谓羌义而有勇，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诣猛谢。猛执其手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吾不复忧贼矣！"

太傅评以猛悬军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评为人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山陵；士卒怨愤，莫有斗志。猛闻之，笑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3]，况数十万乎？吾今兹破之必矣。"乃遣游击将军郭庆帅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烧评辎重，火见鄴中。燕主暐惧，遣侍中兰伊让评曰："王，高祖之子也，当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抚战士而榷卖樵水[4]，专以货殖为心乎？府库之积，我与王共之，何忧于贫？若贼兵遂进，家国丧亡，王持钱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钱帛散之军士，且趋使战。评大惧，遣使请战于猛。

甲子，猛陈于渭源而誓之[5]，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

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称觞父母之室[6]，不亦美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

猛望燕兵之众，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不能破勍敌[7]，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将军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隶见与者，公勿以为忧。"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寝不应。猛驰就许之，羌乃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赴燕陈，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所杀伤数百。及日中，燕兵大败，俘斩五百余人，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余万人。评单骑走还邺。

崔鸿曰："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豫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虑，驭悍马，以成大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8]。"猛之谓矣。

【注释】

①潞(lù路)川：河流名，即今山西浊漳水，在今山西黎城县境。

②郡将：官名，即太守。郡守兼领武事，故称。

③亿兆：极言其多。兆，古代计数名，下数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中数以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上数以亿亿为兆。

④榷(què雀)卖：专卖。

⑤渭源：地名。按渭水不流经今山西黎城，地名恐有误。司马光《稽古录》中作"清原""，杜佑《通典》中作"潞源"，都与王猛当日列阵处不合。据胡三省注："《水经注》有涅水出潞县西覆甑山。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误乎？"其说近是。

⑥称觞(shāng 商):举杯祝酒。觞,酒杯。

⑦勍(qíng 晴)敌:强敌。

⑧"采葑"句:语出《诗经·国风·谷风篇》。葑(fēng 封),菜名,即蔓菁,俗称大头菜;菲,菜名,即萝卜,是萝卜一类的菜。下体,菜的根部。葑菜、菲菜既可吃叶,又可吃根,但根部时好时坏,故采集者往往丢弃根部。全句诗大意是说"采葑菜采菲菜,叶好不管根部坏。"

【译文】

14 秦国杨安攻打晋阳,晋阳军队众多、粮食充足,很久攻不下来。王猛留下屯骑校尉苟长守卫壶关,率领军队协助杨安攻打晋阳,挖掘地道,命令虎牙将军张蚝率领几百名勇士从地道里潜进城中,大声呼喊着砍开城门,放进秦国军队。初十,王猛、杨安进入晋阳,活捉燕国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太傅慕容评害怕王猛,不敢前进,驻扎在潞川。冬,十月,初十,王猛留将军武都人毛当守卫晋阳,进军潞川,和慕容评对峙。

二十一日,王猛派遣将军徐成侦察燕国军队布阵形势,约定中午返回;结果到黄昏才回来,王猛发怒,将要杀掉他。邓羌为徐成求情说:"现在贼寇人多、我军人少,明天早上就要交战;徐成,是一员大将,应暂且宽免他。"王猛说:"如果不杀徐成,军法的威严就不能树立。"邓羌再三求情说:"徐成,是我本郡的太守,虽然延误期限应该杀头,但我愿意和徐成拼命作战来赎罪。"王猛不答应。邓羌发怒,回到军营,急促地擂鼓部署军队,将要攻打王猛。王猛询问他的原因,邓羌说:"我接受诏令讨伐远方的贼寇;现在有近处的贼寇,自己人互相残杀,想先除掉他!"王猛认为邓羌讲义气又有勇力,派人对他说:"将军住手,我现在就赦免徐成。"徐成免除死罪后,邓羌到王猛那里认罪。王猛握住邓羌的手说:"我只是试一试将军而已,将军对于本郡太守尚且如此,何况是对国家呢?我不再忧虑贼寇了!"

太傅慕容评因王猛孤军深入，想用持久战来制服他。慕容评为人贪婪卑鄙，封禁山野泉水，贩卖柴禾和饮用水，积累的钱财布匹如同山丘；兵士怨恨愤怒，没有人有战斗的意志。王猛听说后，笑着说："慕容评真是一个奴才，手下虽有亿兆兵士也不值得畏惧，何况只有几十万呢？我们现在打败他是必然的。"于是派遣游击将军郭庆率领五千骑兵，夜晚从小路绕到慕容评军营后面，焚烧慕容评的轻重装备，火光冲天，在邺城中都可望见。燕国君主慕容暐畏惧，派遣侍中兰伊责备慕容评说："大王，是高祖的儿子，应该为国家的安危担忧，为什么不安抚战士，而专卖柴禾泉水，一心只想增殖财货呢？府库中的积累，我与大王共同享有，何必担忧贫困？如果贼寇进入京城，国家灭亡，大王拿着钱财布匹放到哪里去呢？"于是下令把他的钱财布匹全部散发给兵士们，并且催促他赶快交战。慕容评非常恐惧，派遣使者向王猛挑战。

二十三日，王猛在渭源列阵誓师，说："我王景略蒙受国家的厚恩，担负内外重任，现在和各位深入到贼寇的疆土，应该竭尽全力，为国效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共同建立伟大功勋，来报答国家；在圣明君主的朝廷中接受爵位，在故乡里向父母举杯祝福，不也是很美好的吗？"众人都跳跃欢呼，打破饭锅，丢掉粮食，大声呼喊着争先前进。

王猛望见燕国兵士众多，对邓羌说："今天的战事，不是将军不能打败强敌，成败的关键，在此一举，将军努力啊！"邓羌说："如果能把司隶校尉的职位委派给我，您不必为打败敌人担忧。"王猛说："这不是我的权力所能办到的，但一定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的官爵作为报偿。"邓羌不高兴地退了下去。不久，军队交战，王猛召唤邓羌，邓羌不加理睬。王猛飞奔到邓羌那里，答应了他的要求，邓羌于是在军帐中放量饮酒，随后和张蚝、徐成等人跨上战马，挥动长矛，飞奔冲入燕国军阵中，四次地冲进冲出，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杀伤了几百人。到中午，燕国军队大败，俘获、被杀的达五万多人，王

猛乘胜追击，燕国军队被杀和投降的又有十多万人。慕容评单人匹马逃回鄴城。

崔鸿说："邓羌为太守求情而忧乱法令，是依从私情；部署军队打算攻打王猛，是目无尊长；交战前谋求司隶校尉职位，是要挟君王；有这样三种行为，罪过没有更大的了！王猛能够容忍邓羌的短处，利用他的长处，如同驯服猛虎，驾驭烈马，来完成伟大的功业。《诗经》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就是说的王猛这种情况！

15 秦兵长驱而东，丁卯，围鄴。猛上疏称："臣以甲子之日，大歼丑类[1]，顺陛下仁爱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觉易主，自非守迷违命，一无所害。"秦王坚报之曰："将军役不逾时，而元恶克举，勋高前古。朕今亲帅六军，星言电赴[2]，将军其休养将士，以待朕至，然后取之。"

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远近帖然；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燕民各安其业，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3]！"王猛闻之，叹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4]，可谓古之遗爱矣！"设太牢以祭之。

十一月，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守长安，阳平公融镇洛阳，自帅精锐十万赴鄴，七日而至安阳，宴祖父时故老[5]，猛潜入安阳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6]，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且臣奉陛下威灵，击垂亡之虏，譬如釜中之鱼，何足虑也！监国冲幼[7]，銮驾远临，脱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

灞上之言邪?"

初,燕宜都王桓帅众万余屯沙亭[8],为太傅评后继,闻评败,引兵屯内黄。坚使邓羌攻信都。丁丑,桓帅鲜卑五千奔龙城。戊寅,燕散骑侍郎余蔚帅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邺北门纳秦兵,燕主暐与上庸王评、乐安王臧、定襄王渊、左卫将军孟高、殿中将军艾朗等奔龙城。辛巳,秦王坚入邺宫。

慕容垂见燕公卿大夫及故时僚吏,有愠色。高弼言于垂曰:"大王凭祖宗积累之资,负英杰高世之略,遭值迍厄[9],栖集外邦。今虽家国倾覆,安知其不为兴运之始邪?愚谓国之旧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结其心,以立覆篑之基[10],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窃为大王不取也!"垂悦,从之。

燕王暐之出邺也,卫士犹千余骑,既出城,皆散,惟十余骑从行;秦王坚使游击将军郭庆追之。时道路艰难,孟高扶侍暐,经护二王[11],极其勤瘁,又所在遇盗,转斗而前。数日,行至福禄[12],依冢解息,盗二十余人猝至,皆挟弓矢,高持刀与战,杀伤数人。高力极,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贼,顿击于地,大呼曰:"男儿穷矣!"余贼从旁射高,杀之。艾朗见高独战,亦还趋贼,并死。暐失马步走,郭庆追及于高阳[13],部将巨武将缚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缚天子?"武曰:"我受诏追贼,何谓天子!"执以诣秦王坚,坚诘其不降而走之状,对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坚哀而释之,令还宫,帅文武出降。暐称孟高、艾朗之忠于坚,

坚命厚加敛葬，拜其子为郎中。

【注释】

①“臣以”句：周武王灭商，也为甲子日（见《尚书·牧誓篇》）。王猛特地标举“甲子之日”，是将灭燕与周武王灭商相提并论。

②星言：语出《诗经·国风·定之方中篇》“星言夙驾，说于桑田。”解说不一，清人姚际恒释为“星夜”，近是。

③太原王：即慕容恪。

④慕容玄恭：即慕容恪。玄恭，慕容恪的表字。

⑤“宴祖”句：即宴请祖父苻洪时代的长辈父老。苻洪父子曾屯驻枋头，那时的父老尚有活下来的，听说苻坚到来，到安阳迎接，所以宴请他们。

⑥“昔周”句：事见本书第十五卷汉文帝后六年。

⑦监国：古代君王外出，太子留守，代行处理国政，称为监国。

⑧沙亭：地名，又名沙鹿邑、五鹿墟，在今河北大名东。

⑨迍（zhūn 谆）厄：境遇受挫折，不顺当。

⑩覆篑（kuì 溃）：积小成大。篑，盛土的筐子。

⑪二王：指乐安王慕容臧、定襄王慕容渊。

⑫福禄：地名，今地不详，待考。

⑬高阳：县名，治今河北高阳东旧城。

【译文】

15 秦国军队长驱直入，向东行进，二十六日，包围鄴城。王猛上奏疏说：“臣下在二十三日，大举消灭凶恶的敌人。顺从陛下仁德慈爱的心意，使六州的官吏民众，不知不觉中换了君主，除非是执迷不悟和违抗命令的人，一概没有加以伤害。”秦王苻坚答复他说：“将军出兵不超过三个月，为首的敌人就已除掉，功勋超过古人。我现在亲自统领六军，星夜出发，如闪电般赶来。将军可让将领士兵休整，等待我到来，然后夺取鄴城。”

王猛没到鄴城时，鄴城周围公然剽夺抢劫，等到王猛到来，远

近秩序井然;号令严明,军队中无人私下侵扰民众,法律简略。政令宽大,燕国民众各自安于自己的职业,互相间都说:"没有料想今天又看到太原王在世时的景象了!"王猛听说后,感叹地说:"慕容玄恭真是了不起的人才,可以说是古代爱民的遗风了!"设置牛、羊,豕各一只的祭品来祭祀他。

十一月,秦王苻坚留下李威辅助太子守卫长安,阳平公苻融镇守洛阳,亲自率领十万精锐部队赶往邺城,七天后到了安阳,设宴款待祖父时的长辈父老。王猛秘密前往安阳拜见苻坚,苻坚说:"从前周亚夫不迎接汉文帝,现在将军面临敌人却抛下军队,是为什么?"王猛说:"周亚夫以阻拦君主来求取名声,臣下私下里看不起他。而且臣下承奉陛下的声威,攻打行将灭亡的敌寇,如同捉锅中的鱼,哪里值得担忧呢?太子年幼,君主远出,万一有意外的变故,后悔已来不及!陛下忘记了臣下在灞上说的话吗?"

当初,燕国宜都王慕容桓率领部众一万多人驻扎在沙亭,作太傅慕容评的后援部队,听说慕容评失败,率领军队驻守内黄。苻坚命令邓羌攻打信都。初六,慕容桓带着五千鲜卑人逃往龙城。初七,燕国散骑侍郎余蔚率领扶余、高句丽和上党的人质五百多人,在夜晚打开邺城北门,放进秦国军队,燕国君主慕容暐和上庸王慕容评、乐安王慕容臧、定襄王慕容渊左卫将军孟高、殿中将军艾朗等人逃往龙城。初十,秦王苻坚进入邺城宫廷。

慕容垂看到燕国的公卿大夫和往日的僚属,面有怒色。高弼向慕容垂进言说:"大王凭借祖宗积累的家业,怀有英明杰出、高出世人的韬略,遭遇逆境,寄居国外。现在虽然国家覆灭,怎么知道不是复兴机遇的开端?我认为对国家旧日的臣属,应该用江海一样宽阔的气量,来安慰、结交他们的心,树立起弱小的底子,逐渐增高,堆积成高达九仞的根基,为什么因一时的愤怒抛弃他们?我私下里以为大王的态度不可取。"慕容垂很高兴,接受了他的建议。

燕国君主慕容暐逃出邺城时,侍卫的骑兵还有一千多人,出城

后，都逃散了，只有十多人随行；秦王苻坚命令游击将军郭庆追赶慕容暐。当时，道路上很难行走，孟高搀扶侍奉慕容暐，照顾慕容臧、慕容渊，极为辛劳，加上到处遇到盗贼，只能辗转交战向前行进。走了几天，到了福禄，靠着坟墓，解下马鞍歇息，突然有二十多个贼到来，都拿着弓箭，孟高拿刀和他们交战，杀伤了几个人。孟高精疲力竭，自己料想必死无疑，于是冲上去抱住一个盗贼，把他摔倒在地，大声呼喊说："男子汉已尽全力了！"其他的贼从旁边射击孟高，杀死了他。艾朗见孟高一个人交战，也返回来冲向贼群中，和孟高一起被杀。慕容暐丢失马匹，徒步逃跑，郭庆在高阳追上了他，部将巨武将要捆绑他，慕容暐说："你是什么小人，胆敢捆绑天子？"巨武说："我接受诏令追赶贼寇，哪来什么天子？"捉住他押送给秦王苻坚，苻坚责问慕容暐不投降却逃跑的理由，回答说："狐狸死了还把头朝向自己生长的那个山丘，我不过想逃回去死在先人的墓地而已。"苻坚怜悯他而把他放了，让他回到宫中，带领文武官员出来投降。慕容暐向苻坚称说孟高、艾朗的忠贞，苻坚下令隆重地收敛安葬他俩，任命他俩的儿子为郎中。

郭庆进至龙城，太傅评奔高句丽，高句丽执评，送于秦。宜都王桓杀镇东将军勃海王亮，并其众，奔辽东。辽东太守韩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庆遣将军朱嶷击之，桓弃众单走，嶷获而杀之。

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以燕宫人、珍宝分赐将士。下诏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怀远以德，柔服四维，至使戎车屡驾，有害斯民，虽百姓之过，然亦朕之

罪也。其大赦天下,与之更始。"

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辇荀纯为副[1]。琛每应对,不先告纯;纯恨之,归言于燕主暐曰:"琛在长安,与王猛甚亲善,疑有异谋。"琛又数称秦王坚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将兴师,宜为之备。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评败,遂收琛系狱。秦王坚入邺而释之,除中书著作郎,引见,谓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吴王皆将相奇材,何为不能谋画,自使亡国?"对曰:"天命废兴,岂二人所能移也!"坚曰:"卿不能见几而作,虚称燕美,忠不自防,反为身祸,可谓智乎?"对曰:"臣闻'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2]。'如臣愚暗,实所不及。然为臣莫如忠,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终。是以古之烈士,临危不改,见死不避,以徇君亲。彼知几者,心达安危,身择去就,不顾家国,臣就使知之,尚不忍为,况非所及邪?"

坚闻悦绾之忠[3],恨不及见,拜其子为郎中。

坚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进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评第中之物赐之。赐杨安爵博平县侯,以邓羌为使持节、征虏将军、安定太守,赐爵真定郡侯;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镇蓟,赐爵襄城侯。其余将士封赏各有差。

坚以京兆韦钟为魏郡太守,彭豹为阳平太守;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绍为散

骑侍郎，使与散骑侍郎京兆韦儒俱为绣衣使者④，循行关东州郡，观省风俗，劝课农桑，振恤穷困，收葬死亡，旌显节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变除之。

【注释】

①侍辇：官名，当为燕国所置的近臣。

②"臣闻"句："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语出《周易大传》，"吉"后当脱"凶"字。几，是指事物的动向、征兆。全句大意是说征兆是一切行为、事物的精微之处，是预先显示吉凶的。

③"坚闻"句：悦绾之忠，事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三年（公元367年）。

④绣衣使者：天子特遣的使者。他们身穿绣衣，表示受到国家的宠信。

【译文】

郭庆进军到达龙城，太傅慕容评逃往高句丽，高句丽捉住慕容评，送给秦国。宜都王慕容桓杀死镇东将军勃海王慕容亮，吞并他的部众，逃往辽东。辽东太守韩稠，在这之前已投降秦国，慕容桓到后，不能进城，攻打城池，又攻不下来。郭庆派遣将军朱嶷攻打慕容桓，慕容桓抛下部众，一人逃跑，朱嶷擒获他后杀了他。

各州的州牧郡守和各夷族首领全部投降秦国，秦国一共得到一百五十七个郡，民众二百四十六户，九百九十九万人。把燕国的宫女、珍宝分别赏赐给将领士兵。颁布诏令大赦天下说："我以微薄的德行、低下的才能，而辱承上天的美好旨意，不能用德行感召远方，使四方归顺，致使战车多次出动，伤害民众，这虽然是百姓的过失，但也是我的罪恶。现在大赦天下，和百姓一道除旧布新。"

当初，梁琛出使秦国，以侍辇荀纯为副使。梁琛每次应酬对答，不预先告诉荀纯；荀纯憎恨他，回来后向燕国君主慕容暐进言说："梁琛在长安，和王猛十分亲密友好，怀疑他有反叛的图谋。"梁琛

又多次称赞秦王苻坚和王猛的才干，并且说秦国将要发动战事，应该做好戒备。不久，秦国果然征伐燕国，都如同梁琛所说的，慕容暐于是怀疑梁琛知道秦国的实情。等到慕容评失败，就逮捕梁琛，关进监狱。秦王苻坚进入邺城，释放了他，任命他为中书著作郎，召见他，问他说："你往日说上庸王、吴王都是担任将相的优异人才，为什么他们不能出谋画策，使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呢？"梁琛回答说："上天注定废弃和兴盛，哪里是两个人所能改变的！"苻坚说："你不能察觉事物变化的征兆灵活地行事，凭空称说燕国的美好，虽然忠诚却不能防护自己，反而遭到祸患，能称得上明智吗？"回答说："臣下听说'征兆是事物的精微之处，是预先显示吉凶的。'像我这样愚昧的人，是察觉不出事物的先兆的。然而，做臣子的没有比忠诚更重要的了，做儿子的没有比孝顺更重要的了，除非有纯真心意的人，是没有谁能始终保持忠诚孝顺的。所以古代的壮烈之士，遭遇危险不改变节操，面临死亡不加以逃避，来为君主、父母献身。那些知道事物征兆的人，心中知道怎样才安全、怎样有危险，就选择去路，不顾及国家安危，臣下即使预先察觉到征兆，尚且不忍心背弃国家，何况我没有能力察觉到呢？"

苻坚听说悦绾的忠贞行为后，遗憾没有能够见到他，任命他的儿子为郎中。

苻坚委派王猛担任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进爵位为清河郡侯，把慕容评府第中的财物全部赏赐给他。给杨安赐爵位为博平县侯；委派邓羌担任使持节、征虏将军、安定太守，赐爵位为真定郡侯；郭庆担任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镇守蓟城，赐爵位为襄城侯。其余的将领士兵各依等级赐封奖赏。

苻坚委派京兆人韦钟担任魏郡太守，彭豹担任阳平太守；其余州县的州牧、郡守、县令、县长，都依照从前燕国的人选加以任命。任用燕国常山太守申绍为散骑侍郎，命令他和散骑侍郎京兆人韦

儒一起担任绣衣使者，巡视关东州郡，观察风俗民情，鼓励耕田种桑，救济穷困民众，收敛安葬死亡的人，表彰有节操德行的人，凡不便于民众的燕国政令，都加以变革或废除。

十二月，秦王坚迁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

王猛表留梁琛为主簿，领记室督[1]，他日，猛与僚属宴，语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长安，专美本朝；乐君但言桓温军盛；郝君微说国弊[2]。"参军冯诞曰："今三子皆为国臣，敢问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儿为先。"诞曰：'然则明公赏丁公而诛季布也[3]。"猛大笑。

秦王坚自邺如枋头，宴父老，改枋头曰永昌，复之终世。甲寅，至长安，封慕容暐为新兴侯；以燕故臣慕容评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李洪为驸马都尉，皆奉朝请；李邺为尚书，封衡为尚书郎，慕容德为张掖太守，燕国平睿为宣威将军，悉罗腾为三署郎[4]；其余封署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燕故太史黄泓叹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见耳！"汲郡越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复为燕有。"

慕容桓之子凤，年十一，阴有复雠之志，鲜卑、丁零有气干者皆倾身与之交结。权翼见而谓之曰："儿方以才望自显，勿效尔父不识天命！"凤厉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

遂,此乃人臣之节;君侯之言,岂奖劝将来之义乎?"翼改容谢之,言于秦王坚曰:"慕容风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终不为人用耳。"

16 秦省雍州。

17 是岁,仇池公杨世卒,子纂立,始与秦绝。叔父武都太守统与之争国,起兵相攻。

【注释】

①记室督:职官名,为三公等一品官员僚属,负责章表书记文檄之类事务。

②"昔梁"四句:梁君,指梁琛;乐君,指乐嵩;郝君,指郝晷。

③"然则"句:丁公、季布兄弟二人都是楚汉相争期间的人物,为项羽将领,多次打败刘邦,但丁公在一次战役中曾对刘邦手下留情。刘邦夺得天下后却赦免了季布,杀了丁公,理由是丁公为臣不忠。事详见本书第十一卷汉高帝五年。冯诞引用这一典故在于说明王猛的取臣之道与刘邦不同。

④三署郎:职官名。汉代有五官署郎、左署郎、右署郎,其后因称为三署郎。

【译文】

十二月,秦王苻坚把慕容暐和燕国的皇后妃子、王公、文武官员以及四万多户鲜卑人迁到长安。

王猛上奏章请求留下梁琛担任主簿,兼任记室督。有一天,王猛和僚属们饮宴,谈到燕国的使者,王猛说:"人心各有不同,从前梁君到了长安,一味赞美本朝;乐君只说桓温军队强盛;郝君略微透露本国的弊端。"参军冯诞说:"现在三个人都做了秦国的臣属,请问您使用臣属的策略,哪人优先考虑?"王猛说:"郝君能察觉事物的先兆,应该优先。"冯诞说:"那么,明公是奖赏丁公、诛杀季布了。"王猛大笑。

秦王苻坚从邺城前往枋头，宴请父老，把枋头改称为永昌，免除他们一生一世的赋税劳役。十四日，到达长安，封慕容暐为新兴侯；委派从前燕国的臣属慕容评担任给事中，皇甫真担任奉车都尉，李洪担任驸马都尉，都能参与朝会；李邽担任尚书，封衡担任尚书郎，慕容德担任张掖太守，燕国人平睿担任宣威将军，悉罗腾担任三署郎；其余的人各依等级委任。封衡，是封裕的儿子。

燕国从前的太史黄泓叹息说："燕国必定复兴，大概是在吴王身上吧！遗憾的是我已年老，来不及看到了！"汲郡人赵秋说："岁星在燕国对应的天际上，不超过十五年，秦国必定又为燕国所有。"

慕容桓的儿子慕容凤，这一年十一岁，暗中有复仇的志向，鲜卑、丁零中有气节才干的人，他都真诚地和他们结交。权翼看到他后对他说："小孩子正要用才能声望来崭露头角，不要仿效他的父亲，不知上天的旨意。"慕容凤神色严厉地说："先王想效忠国家而不能如愿，这是做君王臣属的节操；您的话，哪里合乎奖掖后辈的道义呢？"权翼改变脸色，向他道歉，随后向秦王苻坚进言说："慕容凤意气风发，有才干气度；但狼崽子自小就具有凶残的本性，恐怕终究不会为我们效力。"

16 秦国撤销雍州。

17 这一年，仇池公杨世去世，儿子杨纂继位，开始和秦国断绝关系。他的叔父武都太守杨统和他争夺统治权，起兵互相攻打。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

晋纪二十五　起重光协洽，尽旃蒙大渊献，凡五年。

太宗简文皇帝[1]

咸安元年

1 春，正月，袁瑾、朱辅求救于秦，秦王坚以瑾为扬州刺史，辅为交州刺史，遣武卫将军武都王鉴、前将军张蚝帅步骑二万救之。大司马温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顿太守桓石虔等击鉴、蚝于石桥[2]，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3]。伊，宣之子也。丁亥，温拔寿春，擒瑾及辅，并其宗族送建康，斩之。

2 秦王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处乌桓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渑池。诸因乱流移，欲还旧业者，悉听之。

3 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韦钟为青州刺史，中垒将军梁成

为兖州刺史，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刺史，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刺史，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太尉司马皇甫覆为荆州刺史，屯骑校尉天水姜宇为凉州刺史，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县侯雅为使持节、都督秦·晋·凉·雍州诸军事、秦州牧，吏部尚书杨安为使持节、都督益·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复置雍州，治蒲阪；以长乐公丕为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统，擢之子也。坚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台除正。

4 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

5 秦后将军金城俱难攻兰陵太守张闵子于桃山[4]，大司马温遣兵击却之。

6 秦西县侯雅、杨安、王统、徐成及羽林左监朱彤、扬武将军姚苌帅步骑七万伐仇池公杨纂。

7 代将长孙斤谋弑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伤肋，遂执斤，杀之。

8 夏，四月，戊午，大赦。

【注释】

①太宗简文皇帝：即司马昱（公元320～372年），字道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晋元帝少子。初封琅邪王，后徙封会稽王。自穆帝时起，辅佐朝政，历任录尚书六条事、司徒、丞相、录尚书事等职。海西公即位之初，复封昱为琅邪王。公元前371年，海西公被废，昱被立为帝。在位二年卒。

②石桥：地名，一作石梁，在今安徽寿县北肥河上。

③慎城：城名，在今安徽肥东东北梁园。

④桃山：地名，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译文】

晋纪二十五 起辛未(公元371年),止乙亥(公元375年),共五年

太宗简文皇帝

咸安元年(辛未,公元371年)

1 春,正月,袁瑾、朱辅向秦国请求救援,秦王苻坚委派袁瑾担任扬州刺史,朱辅担任交州刺史,派遣武卫将军武都王苻鉴、前将军张蚝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前去救援。大司马桓温派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顿太守桓石虔等人在石桥攻打苻鉴、张蚝,把他们打得大败,秦国将军退到慎城驻扎。桓伊,是桓宣的儿子。十七日,桓温攻下寿春,擒获袁瑾和朱辅,连同他们的宗族一起押送到建康,杀了他们。

2 秦王苻坚把关东豪强和各夷族十五万户迁到关中,把乌桓安置在冯翊、北地,丁零人翟斌部落安置在新安、渑池。各处因战乱迁移,想回到旧地的人,全都准许。

3 二月,秦国委派魏郡太守韦钟担任青州刺史,中垒将军梁成担任兖州刺史,射声校尉徐成担任并州刺史,武卫将军王鉴担任豫州刺史,左将军彭越担任徐州刺史,太尉司马皇甫覆担任荆州刺史,屯骑校尉天水人姜宇担任凉州刺史,扶风内史王统担任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县侯苻雅担任使持节、都督秦·晋·凉·雍州诸军事、秦州牧,吏部尚书杨安担任使持节、都督益·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重新设置雍州,治所设在蒲阪;委派长乐公苻丕担任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雍州刺史。梁成,是梁平老的儿子;王统,是王擢的儿子。苻坚因关东刚刚平定,郡守县令应该有合适的人选,命令王猛根据情况变化的需要,选拔征召杰出人才,担任六州的郡守县令,补授之后,上报朝廷正式任命。

4 三月,二十三日,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去世。

5 秦国后将军金城人俱难在桃山攻打晋国兰陵太守张闵的儿

子，大司马桓温派遣军队打退了他。

6 秦国西县侯苻雅、杨安、王统、徐成和羽林左监朱彤、扬武将军姚苌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征伐仇池公杨纂。

7 代国将领长孙斤图谋杀掉代王拓跋什翼犍，世子拓跋寔同他搏斗，伤了肋部，于是擒获长孙斤，杀了他。

8 夏，四月，二十日，大赦天下。

9 秦兵至鹫峡[1]；杨纂帅众五万拒之。梁州刺史弘农杨亮遣督护郭宝、卜靖帅千余骑助纂，与秦兵战于峡中；纂兵大败，死者什三四，宝等亦没；纂收散兵遁还。西县侯雅进攻仇池，杨统帅武都之众降秦。纂惧，面缚出降，雅送纂于长安。以统为南秦州刺史[2]；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仇池。

王猛之破张天锡于枹罕也[3]，获其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人。秦王坚既克杨纂，遣据帅其甲士还凉州，使著作郎梁殊、阎负送之[4]，因命王猛为书谕天锡曰："昔贵先公称藩刘、石者，惟审于强弱也。今论凉土之力，则损于往时；语大秦之德，则非二赵之匹；而将军翻然自绝，无乃非宗庙之福也欤！以秦之威，旁振无外，可以回弱水使东流[5]，返江、河使西注，关东既平，将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6]。刘表谓汉南可保，将军谓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龟不远，宜深算妙虑，自求多福，无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7]！"天锡大惧，遣使谢罪称藩。坚拜天锡使持节、

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平公。

吐谷浑王辟奚闻杨纂败，五月，遣使献马千匹、金银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为安远将军、漒川侯。辟奚，叶延之子也，好学，仁厚无威断，三弟专恣，国人患之。长史钟恶地，西漒羌豪也[8]，谓司马乞宿云曰："三弟纵横，势出王右，几亡国矣。吾二人位为元辅，岂得坐而视之？诘朝月望[9]，文武并会，吾将讨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转目一顾，立可擒也。"宿云请先白王，恶地曰："王仁而无断，白之必不从；万一事泄，吾属无类矣。事已出口，何可中变！"遂于坐收三弟，杀之。辟奚惊怖，自投床下，恶地、宿云趋而扶之曰："臣昨梦先王赖臣云'三弟将为逆，不可不讨。'故诛之耳。"辟奚由是发病恍惚，命世子视连曰："吾祸及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任汝治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

视连立，不饮酒游畋者七年，军国之事，委之将佐。钟恶地谏，以为人主当自娱乐，建威布德。视连泣曰："孤自先世以来，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爱之不终，悲愤而亡。孤虽纂业，尸存而已，声色游娱，岂所安也？威德之建，当付之将来耳。"

10代世子寔病伤而卒。

【注释】

①鞫(jū救)峡：地名，在今甘肃西和东南。

②“以统”句：前秦在此之前已在上邽设置秦州，仇池在上邽以南，故称南秦州。

③“王猛”句：王猛打败张天锡，事见本书第一〇一卷晋海西公太和二年（公元367年）。

④“昔贵”句：张茂向刘曜称臣，事见本书第九十二卷晋明帝太宁元元年（公元323年）；张骏向石勒称臣，事见本书第九十四卷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

⑤弱水：河流名，上游为今甘肃山丹河，下游即今山丹河与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入内蒙古境称额济纳河。

⑥六郡：指张轨初镇河西时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郡、西海等六郡。其后，前凉所置郡大大超出此数。

⑦六世：自张轨至张天锡，前凉已有九个统治者，此处未将张曜灵、张祚、张玄靓计算在内。

⑧西漒：地名，羌人居住在漒川（今甘肃卓尼），分为东西两部，钟恶地属西部。

⑨月望：指农历每月十五日，因这一天月亮与太阳相望（日落前月已出）而得名。

【译文】

9 秦国军队到达鹫峡；杨纂率领部众五万人抵御。晋国梁州刺史弘农人杨亮派遣督护郭宝、卜靖率领一千多骑兵协助杨纂，和秦国军队在鹫峡中交战；杨纂的军队大败，死亡的有十分之三四，郭宝等人也战死，杨纂收集溃散的兵士逃回去。西县侯苻雅进军攻打仇池，杨统率领武都的军队投降秦国。杨纂恐惧，双手反绑，出城投降，苻雅把杨纂押送到长安。委派杨统担任南秦州刺史；加授杨安为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守仇池。

王猛在枹罕打败张天锡的时候，擒获了他的将领敦煌人阴据和五千披甲的兵士。秦王苻坚战胜杨纂后，派遣阴据率领兵士回到凉州，指派著作郎梁殊、阎负护送他们，命令王猛顺便写信晓示张天锡说：“从前你的先辈之所以向刘氏、石氏称臣，是仔细估量了双

方力量强弱的。现在论凉州的实力,已不如往日;而说到大秦的恩德,则不是前后两个赵国所能想比的;可是将军却突然和秦国断绝关系,恐怕不是你家宗庙的福祥吧!以秦国的威力,从四周发展没有谁能够抵挡,可以使弱水倒转向东流,使长江、黄河掉头向西流,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平定以后,将要把军队调到河西地区,那恐怕不是六郡的官吏百姓所能抵抗的。刘表曾经认为汉水以南可以据守,将军认为河西地区可以保全,吉凶祸福决定于自身,可以借鉴的往事不算遥远,将军应该深思熟虑,自己寻求福分,不要使六世的业绩毁于一旦!"张天锡非常恐惧,派遣使者向秦认罪称臣。苻坚任命张天锡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平公。

吐谷浑国王慕容辟奚得知杨纂失败,五月,派遣使者向秦国进献一千匹马、五百斤黄金。秦国委派慕容辟奚担任安远将军、涩川侯。慕容辟奚,是慕容叶延的儿子。喜爱读书,仁慈宽厚,但缺乏威严和果敢的精神,他的三个弟弟专横放纵,国中人士都厌恶他们。长史钟恶地,是西涩羌人首领,对司马乞宿云说:"大王的三个弟弟放纵专横,权势高过大王,国家差不多要灭亡了。我们两人身为主要僚属,怎么能坐在一旁冷眼旁观呢?明天是十五日,早上文武官员一同朝见,我将讨伐他们。大王的身边都是我们羌人子弟,使个眼色一示意,马上可以擒获他们。"乞宿云请求先禀告国王,钟恶地说:"大王仁慈却不果断,禀告他一定不会听从;万一事情泄露,我们就会被杀光。事情已经出了口,怎么能中途改变呢?"于是在座位上逮捕了国王的三个弟弟,杀了他们三人。慕容辟奚惊骇恐惧,从床上摔下来,钟恶地、乞宿云赶过去扶住他说:"臣下昨天梦见先王命令臣下说:'三个弟弟将要作乱,不能不讨伐。'所以诛杀了他们"。慕容辟奚从此发病,精神恍惚,命令世子慕容视连说:"我祸及同胞兄弟,怎么能在地下同他们相见?国家政事无论大小,任凭你去治理,我残余的几年生命,依附你生活而已。"终于因忧虑而

去世。

慕容视连继位，七年中不饮酒打猎，国家军政事务，托付给将领辅臣。钟恶地规劝他，认为君主应该自己娱乐，建立声威，传播恩德。慕容视连哭着说："我家自从祖先以来，以仁慈孝顺、忠诚宽恕相继承。先王念及兄弟情谊不能保持到底，因悲伤怨恨而去世。我虽然继承大业，不过像一具尸体而已，声色娱乐，哪里是我所适意的呢？建立声威恩德，只好留待后人了。"

10 代国世子拓跋寔因受创伤而去世。

11 秋，七月，秦王坚如洛阳。

12 代世子寔娶东部大人贺野干之女，有遗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为之赦境内，名曰涉圭。

13 大司马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八月，以宁州刺史周仲孙监益、梁二州诸军事，领益州刺史。仲孙，光之子也[1]。

14 秦以光禄勋李俨为河州刺史，镇武始。

15 王猛以潞川之功[2]，请以邓羌为司隶。秦王坚下诏曰："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其重，非所以优礼名将。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3]，实贵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荡吴、越，羌之任也，司隶何足以婴之？其进号镇军将军，位特进。"

16 九月，秦王坚还长安。归安元侯李俨卒于上邽，坚复以俨子辩为河州刺史。

17 冬，十月，秦王坚如邺，猎于西山，旬余忘返。伶人王

洛叩马谏曰[4]："陛下群生所系，今久猎不归，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紧为之罢猎还宫。王猛因进言曰："畋猎诚非急务，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坚赐洛帛百匹，拜宫箴左右[5]，自是不复猎。

18 大司马温，恃其材略位望，阴蓄不臣之志，尝抚枕叹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术士杜炅能知人贵贱，温问炅以禄位所至。炅曰："明公勋格宇宙，位极人臣。"温不悦。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还受九锡。及枋头之败[6]，威名顿挫。既克寿春，谓参军郗超曰："足以雪枋头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谓温曰："明公都无所虑乎？"温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当天下重位，今以六十之年，败于大举，不建不世之勋，不足以镇慑民望！"温曰："然则奈何？"超曰："明公不为伊、霍之举者，无以立大威权，镇压四海。"温素有心，深以为然，遂与之定议。以帝素谨无过，而床笫易诬[7]，乃言："帝早有痿疾[8]，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将建储立王，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间，时人莫能审其虚实。

十一月，癸卯，温有广陵将还姑孰，屯于白石[9]。丁未，诣建康，讽褚太后，请废帝立丞相会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户视奏数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笔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10]，感念存没，心焉如割！"

【注释】

①周光：周抚的弟弟，事迹详见本书第九十三卷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

②“王猛”句：潞川之役，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

③“光武”句：光武帝对功臣不委任行政职务，事见本书第四十三卷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7年）。

④伶（líng零）人：古代乐人。相传黄帝时伶伦作乐，故称乐官及戏剧演员为伶人。

⑤宫箴左右：职官名，据《左传》襄公四年，周朝时辛甲担任太史，命令官员们劝诫天子的过失，在《虞人之箴》中，有告诫不要打猎的内容。苻坚因王洛告诫他不要恣意畋猎，于是仿照古制，委任他为宫箴左右。

⑥“及枋”句：枋头战役的失败，详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⑦床第（zǐ子）：床席。第，竹蔑编的席子。

⑧痿（wěi委）疾：中医指身体某一部分萎缩或失去机能的病，如下痿、阳萎等。

⑨白石：地名，在今安徽当涂采石矶西南。

⑩未亡人：古代寡妇自称之词。

【译文】

11 秋，七月，秦王苻坚前往洛阳。

12 代国世子拓跋寔娶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他死时妻子已有身孕，初七，生下一个男孩，代王拓跋什翼犍为此而赦免境内罪犯，给小孩起名为拓跋涉圭。

13 大司马桓温因梁州、益州时常发生变乱，而周氏家族世代有声威名望，八月，委派宁州刺史周仲孙担任临益、梁二州诸军事，兼任益州刺史。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

14 秦国委派光禄勋李俨担任河州刺史，治所设在武始。

15 王猛因潞川战役的功绩，请求委任邓羌为司隶校尉。秦王苻

坚颁布诏令说："司隶校尉，治理京城周围地区，职责十分重大，不是用来优待礼遇著名将领的职位。光武帝不把行政职务交给有功之臣，实际上是尊崇他们。邓羌有廉颇、李牧的才干，我正要把征伐的事务交给他，在北方平定匈奴，在南方扫荡吴、越地区，是邓羌的责任，司隶校尉哪里值得授予他呢？晋升名号为镇军将军，加授特进。"

16 九月，秦王苻坚回到长安。归安元侯李俨在上邽去世，苻坚又委派李俨的儿子李辩担任河州刺史。

17 冬，十月，秦王苻坚前往郿城，在西山打猎，十多天后还没想到要回去。伶人王洛拉住苻坚的马规劝说："陛下是天下百姓的寄托，现在长时间打猎不返回，一旦发生意外的祸患，将让太后、天下人民怎么办呢？"苻坚因此停止打猎，回到宫中。王猛趁机会进言说："打猎的确不是紧急的事务，王洛的话，不能够忘记。"苻坚给王洛赏赐布帛一百匹，任命他为官箴左右，从此不再打猎。

18 大司马桓温，仗恃他的才干谋略、地位声望，暗中怀有篡夺帝位的心意，曾经抚摸枕头叹息说："男子汉不能把美名长久流传于后世，也应当把坏名声流传一万年！"方术之士杜炅，能够预测人的贵贱，桓温向他询问自己可以达到最高爵禄和职位，杜炅说："明公的功绩惊天动地，职位可升到最高的一层。"桓温不高兴。桓温原本想要先在黄河以北建功立业，来博取美好的声望，回来后接受尊礼大臣的九种器物。等到在枋头失败，威名顿时下降。攻下寿春后，他问参军郗超说："这足够洗刷枋头的耻辱吗？"郗超说："不能。"过了很久，郗超到桓温那里一同就寝，半夜里，对桓温说："明公没有一点忧虑吗？"桓温说："你有话想对我说吗？"郗超说："明公肩负天下重任，如今在六十岁时，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失败，不建立罕见的功勋，不足以安定、取悦人心！"桓温说："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郗超说："明公不采取伊尹、霍光那样的举动，不能树立声威权势，安定天下。"桓温一向有这个心意，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和他

定下谋略。因皇帝一向行事谨慎，没有过失，而男女之间的事情容易诬陷，于是就说："皇帝早就患有阳痿的毛病，他宠幸的男子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一起侍候他在宫内就寝，两个美人田氏、孟氏因此生了三个男孩，将要立为太子封为王爵，倾覆皇家基业。"把这些话秘密地传播到民间，当时人都无法分辨真假。

十一月，初九，桓温将要从广陵回到姑孰，驻扎在白石。十三日，前往建康，暗示褚太后，请求废黜皇帝，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并写好诏令草稿呈递褚太后。太后正在佛堂烧香，宫内服侍人员禀报她："外面有紧急的奏疏。"太后出了佛堂，靠着门看了几行奏文，就说："我本来也怀疑这件事！"看了一半，就停下来，让人拿来笔墨加添几句说："未亡人不幸遭受这百般的忧患，思念死去的人，心如刀割一般！"

己酉，温集百官于朝堂。废立既旷代所无，莫有识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动，不知所为。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谓温曰："公阿衡皇家[1]，当倚傍先代。"乃命取《汉书·霍光传》，礼度仪制，定于须臾[2]。彪之朝服当阶，神彩毅然，曾无惧容，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于是宣太后令，废帝为东海王，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统承皇极。百官入太极前殿，温使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帝玺绶。帝著白帢单衣[3]，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虎门[4]，群臣拜辞，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监将兵百人卫送东海第[5]。温帅百官具乘舆法驾，迎会稽王于会稽邸。王于朝堂变服，著平巾帻、单衣[6]，东向流涕，拜受玺

绶，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卫。温有足疾，诏乘舆入殿。温撰辞，欲陈述废立本意，帝引见，便泣下数十行，温兢惧，竟不能一言而出。

太宰武陵王晞，好习武事，为温所忌，欲废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亲尊[7]，未有显罪，不可以猜嫌之间便相废徙。公建立圣明，当崇奖王室，与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详！"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复言！"乙卯，温表"晞聚纳轻剽，息综矜忍；袁真叛逆，事相连染。顷日猜惧，将成乱阶。请免晞官，以王归藩。"从之。并免其世子综、梁王璲等官。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帅所领宿卫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

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

初，殷浩卒，大司马温使人赍书吊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诣温，而与武陵王晞游。广州刺史庾蕴，希之弟也，素与温有隙。温恶殷、庾宗强，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叩头自列，称与晞及子综、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刘强、散骑常侍庾柔等谋反；帝对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蕴之弟也。癸丑，温杀东海王三子及其母[8]。甲寅，御史中丞谯王恬承温旨，请依律诛武陵王晞。诏曰："悲惋惶怛[9]，非所忍闻，况言之哉？其更详议！"恬，承之孙也。乙卯，温重表固请诛晞，词甚酷切。帝乃赐温手诏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乃奏废晞及其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为庶人，徙衡

阳，殷涓、瘐倩、曹秀、刘强、庾柔皆族诛，庾蕴饮鸩死。蕴兄东阳太守友子妇，桓豁之女也，故温特赦之。庾希闻难，与弟会稽参军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10]。

温既诛殷、庾，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温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

己未，温如白石，上书求归姑孰。庚申，诏进温丞相，大司马如故，留京师辅政；温固辞，乃请还镇。辛酉，温自白石还姑孰。

秦王坚闻温废立，谓群臣曰："温前败灞上[11]，后败枋头，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方更废君以自说，六十之叟，举动如此，将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谚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其桓温之谓矣。"

【注释】

①阿衡：商朝官名，最初为阿衡的是伊尹。后世引伸为辅导帝王，主持国政。又因伊尹曾放逐太甲，阿衡也有废黜天子之意。

②"定于"句：指采用霍光废黜西汉第九位皇帝刘贺的旧例。

③白帢（qià 恰）：古代未仕者戴的白帽。　单衣：单层的薄衣，是东晋时人们会见尊贵者时的衣服。

④神虎门：建康宫廷西门。

⑤殿中监：职官名，负责天子服饰车舆之。类事务。

⑥平巾幘（zé 责）：平顶的头巾。

⑦"武陵"句：武陵王司马晞是晋元帝的儿子，出继武陵王司马喆，故地位"亲尊"。

⑧"温杀"句"即杀死田氏、孟氏二美人及其所生三子。

⑨惶怛(dá 答):惶恐悲伤。怛,忧伤、悲苦。

⑩海陵:县名,治今江苏泰州。

⑪"温前"句:桓温在灞上失败,事见本书第九十九卷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

【译文】

十五日,桓温召集文武官员到朝堂。废黜皇帝是多少年代都没有过的,没有人懂得这方面的程序,官员们都震惊恐惧。桓温也神色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道这件事已不能中止,于是对桓温说:"您废黜皇帝,应当仿效先代的成规。"就命人取来《汉书·霍光传》,礼仪制度,顷刻间就定了下来。王彪之穿着朝会的礼服站在台阶上,神采奕奕,坚定沉着,没有一点恐惧的神色,文武两方面官员的礼仪法规,都由他决定,朝廷官员因此而佩服他。于是,宣布太后的诏令,废黜皇帝的东海王,由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帝位。文武官员进入太极前殿,桓温派督护竺瑶、散骑侍郎收取皇帝的玉玺印绶。皇帝戴着白色的便帽,穿着单衣,从西堂走下来,乘坐牛车出了神虎门,臣属们向他叩拜告辞,没有不哽咽叹息的。侍御史、殿中监率领一百名士兵,护送他到东海王府第。桓温率领文武官员,准备好皇帝的车驾,到会稽王府第迎接会稽王。会稽王在朝堂更换服装,戴着平顶的头巾,穿着单衣,面朝东方流下眼泪,叩拜后接受了玉玺印绶。这一天,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咸安。桓温退出来后住在中堂,分别派遣兵士守卫。桓温的脚有病,诏令他坐着车子进殿。桓温预先打好了腹稿,想陈述废立皇帝的本意,皇帝召见他,一见面就不断地流泪,桓温战战兢兢,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喜爱军事,遭到桓温的忌恨,桓温想废黜他,把事情告诉给王彪之。王彪之说:"武陵王在皇室中血缘最近、

地位尊贵，没有明显的罪过，不能因猜疑嫌隙就加以废黜迁徙。您拥立圣明的皇帝，应该尊崇、辅助王室，同伊尹、周公相媲美；这是一件大事，应该再仔细考虑！"桓温说："这是已经决定下来的事了，你不必再说！"二十一日，桓温上奏章说："司马晞收罗轻浮剽悍之徒，儿子司马综傲慢残忍；袁真叛乱，事情和他们有牵连。近日猜疑恐惧，将要成为祸乱的根源。请求免除司马晞的官职，以王的身分回到封国。"皇帝同意了。并且免除了他的世子司马综、梁王司马璲等人的官职。桓温指派魏郡太守毛安之率领所统属的兵士，在殿中担任警卫任务。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

十六日，尊奉褚太后为崇德太后。

当初，殷浩去世，大司马桓温派人带着信件去吊唁他。殷浩的儿子殷涓不作答谢，也不到桓温那里去，却和武陵王司马晞交往。广州刺史庾蕴，是庾希的弟弟，一向和桓温有隔阂。桓温厌恶殷氏、庾氏的宗族强盛，想除掉他们。十七日，指使他的弟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到西堂叩头自首，称说同司马晞和他的儿子司马综、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属曹秀、舍人刘强、散骑常侍庾柔等人密谋反叛；皇帝面对他流下了眼泪，桓温把这些人都逮捕起来交付廷尉。庾倩、庾柔，都是庾蕴的弟弟。十九日，桓温杀掉东海王的三个儿子和孩子的母亲。二十日，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秉承桓温的旨意，请求依照法律诛杀武陵王司马晞。皇帝下诏说："我心中悲痛忧伤，不忍心听到这种事，何况是说出口呢？还是另外详加商讨！"司马恬，是司马承的孙子。二十一日，桓温又上奏章，坚决请求诛杀司马晞，措辞十分严厉急切。皇帝于是赐给桓温亲笔诏书说："如果晋朝国运长久，您就应奉行前次的诏令；如果晋朝的大运已去，请让我为贤人让开道路。"桓温看过以后，汗流满面，脸色大变，于是上奏章请废黜司马晞和他的三个儿子，家属都迁徙到新安郡。二十二日，免去新蔡王司马晃的官职，贬为平民，迁徙到衡阳，殷涓、庾倩、曹秀、刘强、庾柔都被灭族，庾蕴饮毒酒而死。庾蕴的哥哥东阳太守

庾友的儿媳妇,是桓豁的女儿,所以桓温特别地赦免了庾友一家。庾希听到这桩祸难,和弟弟会稽参军庾邈以及儿子庾攸之逃到海陵的荒郊野外。

桓温诛杀殷氏、庾氏后,威势显赫,侍中谢安看到桓温,远远地就下跪叩头。桓温吃惊地说:"安石,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谢安说:"没有君王在前面叩拜,臣子却只在后面作揖的。"

二十四日,大赦天下,文武官员各增品位二等。

二十五日,桓温前往白石,上书请求回到姑孰。二十六日,下诏擢升桓温为丞相,大司马职位仍旧保留,留在京城辅佐朝政;桓温坚决地推辞,请求回到镇所。二十七日,桓温从白石回到姑孰。

秦王苻坚听到桓温废立皇帝的事,对臣属们说:"桓温先在灞上战败,后在枋头战败,不能反思过错、自我贬降,向百姓认罪,却反而废黜君主来自我开脱,六十岁的老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将怎样为天下人所宽容呢?谚语说:'气愤自己的妻子却对父亲发怒',大概就是说的桓温吧。"

19 秦车骑大将军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坚,请改授亲贤;及府选便宜,辄已停寝,别乞一州自效。坚报曰:"朕之于卿,义则君臣,亲逾骨肉,虽复桓、昭之有管、乐,玄德之有孔明,自谓逾之。夫人主劳于求才,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则朕无东顾之忧,非所以为优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难,苟任非其人,患生虑表,岂独朕之忧,非所以为优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难,苟任非其人,患生虑表,岂独朕之忧,亦卿

之责也，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1]。卿未照朕心，殊乘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铨补；俟东方化洽，当兖衣西归[2]。”仍遣侍中梁谠诣邺谕旨，猛乃视事如故。

20 十二月，大司马温奏：“废放之人，屏之以远，不可以临黎元。东海王宜依昌邑故事[3]，筑第吴郡。”太后诏曰：“使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温又奏：“可封海西县侯。”庚寅，封海西县公。

温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常惧废黜。先是，荧惑守太微端门[4]，逾月而海西废。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恶之。中书侍郎郗超在直，帝谓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请急省其父[5]，帝曰：“致意尊公[6]，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卫，愧叹之深，言何能谕？”因咏庾阐诗云[7]：“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美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尘满席，谌如也。虽神识恬畅，然无济世大略，谢安以为惠帝之流，但清谈差胜耳。

郗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谢安尝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邪？”

21 秦以河州刺史李辩领兴晋太守，还镇枹罕。徙凉州治金城。张天锡闻秦有兼并之志，大惧，立坛于姑藏西，刑三牲，帅其官属，遥与晋三公盟。遣从事中郎韩博奉表送盟文，并献书于大司马温，期以明年夏会于上邽。

22是岁,秦益州刺史王统攻陇西鲜卑乞伏司繁于度度坚山[8],司繁帅骑三万拒统于苑川[9]。统潜袭度坚山,司繁部落五万余皆降于统;其众闻妻子已降秦,不战而溃。司繁无所归,亦诣统降。秦王坚以司繁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从叔吐雷为勇士护军[10],抚其部众。

【注释】

①分陕:相传周初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以东,召公治陕以西。陕即今陕西陕县。后来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员出任地方长官,也称分陕。

②兖(gǔn 滚)衣:古代帝王及上公绣龙的礼服。

③"东海"句:汉代昌邑王被废后,封国被除,仅赐汤沐邑。详见本书第二十四卷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④太微端门:太微星垣南蕃中二星之间的天际称为端门。

⑤请急:请假。按晋制,五日为一急,一年请假以六十日为限。

⑥尊公:对别人父亲的尊称。

⑦庾阐:东晋文学家。字仲初,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西晋末随舅父孙氏南渡,历任彭城内史、人著作郎等职。原有集十卷,已散佚,所著诗、赋、铭、颂,现存二十余篇)《太伯碑文》、《扬都赋》尤为世所重,《吊贾谊文》也颇著名。

⑧度坚山:山名,在今甘肃靖远西。

⑨苑川:地名,在今甘肃榆中东北。

⑩勇士护军:勇士,汉代县名,治今甘肃榆中东北,晋代省去此县。前秦沿用汉代县名而置护军。

【译文】

19秦国车骑大将军王猛,因为六州的责任重大,向秦王苻坚进言,请求改授给王室中亲近贤明的人;受命直接选用郡县长官的事情,也停止下来,而分外请求主管一个州,来报效国家。苻坚答复

说："我和你的关系，按道义是君臣，论亲密则超过骨肉兄弟，即使齐桓公、燕昭王拥有管仲、乐毅，刘玄德拥有诸葛孔明，我自认为超过了他们。君主寻找人才时很辛劳，得到人才后就安逸了。把六州的事务托付给你之后，我就没有了顾虑东方的忧愁，这并不是用来优待尊崇你，而是我自寻安逸。夺取六州不容易，守住六州也艰难，如果托付给不适当的人，发生意外的祸患，这岂只是我的忧愁，也是你的责任，所以我宁可让宰辅的职位空着，而把地方长官的委任放在首位。你没有了解我的心意，完全违背了我一向的期望。新的政事需要人才，应马上选拔补充；等到东方政教协和，当让你穿着绣龙的礼服回到西方。"随后，派遣侍中梁说前往邺城，晓谕旨意，王猛才像往日一样处理政务。

20十二月，大司马桓温上奏章说："被废黜放逐的人，应把他屏弃到遥远的地方，不能治理民众。东海王应该依照昌邑王的旧例，在吴郡为他修筑住宅。"太后下诏说："让他成为平民，于心不忍，可以特别封他为王。"桓温又上奏章说："可以封为海西县侯。"二十六日，封为海西县公。"

桓温的权威震动朝廷内外，皇帝虽然处于至尊的地位，也拱手默无所言，时常担心被废黜。在这以前，荧惑星停留在太微星垣的端门，一个多月后，海西公被废黜。二十七日，荧惑星倒着运行进入太微星垣，皇帝对此十分厌恶。中书侍郎郗超在宫中当班，皇帝对郗超说："寿命的长短，本来是不计较的，想必不会再有近日的事情吧？"郗超说："大司马臣属桓温，正在对内安定国家，对外策划进取中原，近日那种不平常的事情，臣下以全族人的性命担保。"等到郗超请假探望他的父亲，皇帝说："代我向你的父亲致意，国家的事情，到了今日这种地步，是因为我不能凭借道义匡扶保卫，深切的惭愧和感叹，言语哪能表达？"于是吟咏庾阐的诗句："志士痛心朝廷遭危难，忠臣哀怜君主受耻辱。"随之流下眼泪，打湿了衣襟。皇帝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容貌举止得体，喜爱读书，坐席上沾满灰

尘,他怡然自得。虽然神情安详,见识通达,但没有救国救民的远大谋略,谢安认为他和惠帝是一个类型的人,只不过清雅的言谈略微强些而已。

郗超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官员都害怕、敬奉他。谢安曾经和左卫将军王坦之一同前往郗超那里,天色已晚还没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忍耐一会吗?"

21 秦国委派河州刺史李辩兼任兴晋太守,退回枹罕镇守。把凉州治所迁到金城。张天锡得知秦国有兼并自己的心意,非常恐惧,在姑臧城西面设立祭坛,杀牛、羊、豕三牲,率领他的僚属,和晋国的三公遥相盟誓。派遣从事中郎韩博带上奏章,呈送盟文,并写信给大司马桓温,约定明年夏季在上邽会师。

22 这一年,秦国益州刺史王统到度坚山攻打陇西鲜卑人乞伏司繁,乞伏司繁率领三万骑兵在苑川抵御。王统秘密袭击度坚山,乞伏司繁部落中五万多户全部投降王统;他的部众听说妻子儿女已经投降秦国,不交战就溃散了。乞伏司繁没有地方可去,也前去向王统投降。秦王苻坚委派乞伏司繁担任南单于,留在长安;委派乞伏司繁的堂叔乞伏吐雷担任勇士护军,安抚他们的部众。

二 年

1 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瑶,骛之子也。"

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臣叔父评,燕之恶来辈也[1],不宜复污圣朝,愿陛下为燕戮之。"坚乃出评为

范阳太守，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臣光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禽。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2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征大司马温入辅；温复辞。

3 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2]，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3]，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

4 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吴县西柴里[4]，敕吴国内史刁彝防卫，又遣御史顾允监察之。彝，协之子也。

5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特进、常侍、持节、将军、侯如故；阳平公融为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6 庾希、庾邈与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众夜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眈逾城奔曲阿。希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大司马温。建康震扰，内外戒严。卞眈发诸县兵二千人击希，希败，闭城自守。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亲党，皆斩之。眈，壶之子也。

7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温辞不至。初，帝为会稽王，娶王述从妹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无行，母子皆以幽废死。余三子，郁、

朱生、天流，皆早矢。诸姬绝孕将十年，王使善相者视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视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织坊中，黑而长，宫人谓之"昆仑"⑤，相者惊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寝，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为琅邪王，领会稽国，以奉帝国郑太妃之祀。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倘来之运⑥，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⑦。"是日，帝崩。

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咨，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暗⑧，今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温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当居摄。既不副所望，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温疑王坦之，谢安所为，必衔之。诏谢安征温入辅；温又辞。

【注释】

①恶来：商纣王之臣。有勇力，好进谗言，武王伐纣时被杀。

②“关东”句：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艺指儒家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③百石：官吏级别名，仅高于斗食，属下层官吏。

④西柴里：地名，在今江苏苏州城内。

⑤昆仑：古代泛称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之地或其居民为昆仑。昆仑的居民皮肤很黑，故李陵容被比喻为“昆仑”。

⑥倘来：无意中得来。简文帝原本为王，只因海西公被废，才得以登位。皇位于他确属“倘来之运”。

⑦王丞相：指王导。

⑧谅暗(ān 安)：天子、诸侯居丧称谅暗，一说为居丧之所。

【译文】

二年(壬申，公元 372 年)

1 春，二月，秦国委派清河人房旷担任尚书左丞，征召房旷的哥哥房默和清河人崔逞、燕国人韩胤担任尚书郎，北平人阳陟、田勰、阳瑶担任著作佐郎，郝略担任清河相；这些人都是函谷关以东有名望的人物，由王猛所推荐的。阳瑶，是阳鹜的儿子。

冠军将军慕容垂向秦王苻坚进言说：“臣下的叔父慕容评，是燕国中像恶来一样的人，不应该让他再玷污圣明的朝廷，希望陛下替燕国杀掉他。”苻坚于是调慕容评出京担任范阳太守，燕国各王都被安置到边远州郡任职。

臣司马光以为：古代的人，灭掉别人的国家而别人高兴，为什么呢？是替别人铲除祸害的缘故。像慕容评那个人，蒙蔽君主，独揽朝政，猜忌贤人，憎恨功臣，愚蠢昏庸，贪婪暴虐，致使国家灭亡，国家灭亡不能以身殉国，远远地逃走而被擒获。秦国苻坚不把他作为元凶杀掉，还宠信他，授以官职，这是爱一个人，而不爱一国的人，失去的人心太多了。所以对别人施予恩惠别人却不感恩报德，对别人诚心诚意别人却不以诚相报，终于不能功成名就，没有地方容身，这是因为行事不合正道的缘故。

2 三月,二十五日,派遣侍中王坦之征召大司马桓温入京辅佐朝政;桓温又加以推辞。

3 秦王苻坚下诏:"函谷关以东的民众,凡通晓一经的学问、掌握一门技艺的人,各地以礼节送到朝廷。品秩百石以上的官吏,凡学问上不通晓一经、才能上不能掌握一门技艺的人,罢免职位,遣送回去为平民。"

4 夏,四月,把海西公迁徙到吴县西柴里,下令吴国内史刁彝防守卫护,又派遣御史顾允去监督。刁彝,是刁协的儿子。

5 六月,十二日,秦国委派王猛担任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特进、常侍、持节、将军、郡侯的官爵仍旧保留;阳平公苻融担任使持节、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6 庾希、庾邈和从前青州刺史武沈的儿子武遵聚集部众,夜晚攻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眈翻过城墙,逃往曲阿。庾希欺骗别人说接受了海西公秘密的旨意,要诛杀大司马桓温。建康震惊骚扰,宫廷内外严密戒备。卞眈调发各县的兵士二千人攻打庾希,庾希战败,关闭城门防守。桓温派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伐庾希。秋,七月,初一,攻下城池,擒获庾希、庾邈及其亲信党羽,把他们全都杀掉了。卞眈,是卞壶的儿子。

7 二十三日,皇帝患病,紧急征召大司马桓温入京辅佐朝政,一天一夜中发了四道诏书;桓温推辞,不到京城。当初,皇帝为会稽王时,娶王述的堂妹为妃子,生了世子司马道生和弟弟司马俞生。司马道生粗鲁暴躁,没有德行,母子全都因此被幽禁废黜而死。其余的三个儿子,司马郁、司马朱生、司马天流,都很早就夭折了。各妃嫔将近十年没有怀孕,会稽王让擅长相面的人看她们的面相,都说:"不是适合的人。"又让相面的人观看婢女侍妾,婢女中有个叫李陵容的,在纺织作坊中,皮肤黑,身材高,宫女们称她为"昆仑",相面的人吃惊地说:"这就是要找的人。"会稽王召他陪宿,生下儿子司马昌明和司马道子。二十八日,立司马昌明为皇太子,这时司

马昌明已十岁了。封司马道子为琅邪王，同时领有会稽国，以供奉皇帝的母亲郑太妃的祭祀。皇帝留下遗诏说："大司马桓温依照周公的旧例，暂居皇位处理政务。"又说："小孩子能够辅佐就辅佐，如果不能辅佐，你就自己取而代之。"侍中王坦之自己拿着诏书进宫，在皇帝面前撕毁了。皇帝说："天下，是无意之中得来的，你为什么疑惑呢？"王坦之说："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么能专断独行？"皇帝于是命王坦之修改诏书说："国家一切事务，听命于大司马，如同诸葛武侯、王丞相的旧例。"这一天，皇帝逝世。

文武官员疑虑迷惑，不敢立继承人，有人说："应该等待大司马来处理。"尚书仆射王彪之表情严肃地说："天子逝世，太子接位，大司马哪能有异议？如果预先向他当面询问，必定反受他的责备。"朝中的决议这才决定下来。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崇德太后下令，因皇帝年幼，加之正处居丧期间，命令桓温依照周公暂居皇位处理政务的旧例。事情已经施行，王彪之说："这是不同寻常的大事，大司马一定会执意推让，导致各种事务停顿荒废，延缓先帝的安葬，我不敢接受命令，恭敬地封缄后退还。"事情就没有实行。

桓温指望简文帝临终时把皇位禅让给自己，即使不这样也将会暂居皇位处理政务。结果愿望没有达到，十分愤怒怨恨，给弟弟桓冲写信说："遗诏让我依照武侯、王公的旧例而已。"桓温怀疑是王坦之、谢安从中捣鬼，心中记恨他们。诏令谢安征召桓温入京辅佐朝政；桓温又推辞了。

8 八月，秦丞相猛至长安，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辞曰："元相之重，储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总督戎机，出纳帝命[1]，文武两寄，巨细并关，以伊、吕、萧、邓之

贤，尚不能兼，况臣猛之无似[2]？"章三四上，秦王坚不许，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无可委者；卿之不得辞宰相，犹朕不得辞天下也。"

猛为相，坚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3]，显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坚敕太子宏及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阳平公融在冀州，高选纲纪[4]，以尚书郎房默、河间相申绍为治中别驾，清河崔宏为州从事，管记室。融年少，为政好新奇，贵苛察；申绍数规正，导以宽和，融虽敬之，未能尽从。后绍出为济北太守，融屡以过失闻，数致谴让，乃自恨不用绍言。

融尝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遣主簿李纂诣长安自理；纂忧惧，道卒。融问申绍："谁可使者？"绍曰："燕尚书郎高泰，清辩有胆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屡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谓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复辞！"泰乃从命。至长安，猛见之，笑曰："高子伯于今乃来，何其迟也[5]！"泰曰："罪人来就刑，何问迟速！"猛曰："何谓也？"泰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6]，齐宣王以稷下垂声[7]，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鲁，未闻明诏褒，乃更烦有司举劾。明公阿衡圣朝，惩劝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过也。"事遂得释。猛因叹曰："高子伯岂阳平所宜吏乎？"言于秦王坚。坚召见，悦之，问以为治之本。对曰：'治

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坚曰：“可谓辞简而理博矣。”以为尚书郎；泰固请还州，坚许之。

9 九月，追尊故会稽王妃王氏曰顺皇后，尊帝母李氏为淑妃。

10 冬，十月，葬简文皇帝于高平陵。

11 彭城妖人卢悚自称大道祭酒[8]，事之者八百余家。十一月，遣弟子许龙如吴，晨，到海西公门，称太后密诏，奉迎兴复；公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9]。龙曰：“太事垂捷，焉用儿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何独使汝也？汝必为乱！”因叱左右缚之，龙惧而走。甲午，悚帅众三百人，晨攻广莫门[10]，诈称海西公还，由云龙门突入殿庭，略取武库甲仗，门下吏士骇愕不知所为。游击将军毛安之闻难，帅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入止车门[11]，与安之并力讨诛之，并党与死者数百人。海西公深虑横祸，专饮酒，恣声色，有子不育，时之怜之。朝廷和其安于屈辱，故不复为虞。

12 秦都督北蕃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镇十余年，鲜卑、匈奴惮而爱之。

13 三吴大旱，人多饿死。

【注释】

①“元相”六句：元相，指丞相；储傅，指太子太傅；端右，指尚书令；京牧，

指司隶校尉;总督戎机,指都督中外诸军事;出纳帝命,指中书监、散骑常侍。

⑫无似:不肖,谦词。

⑬尸素:即尸位素餐,意为居位食禄而不理事。

⑭纲纪:公府及州郡主簿等主要官属。

⑮高子伯:即高泰,泰字子伯。

⑯"昔鲁"句:泮宫,古代学宫,鲁僖公修泮宫,《诗经、鲁颂·泮水》有赞美的诗句。

⑰"齐宣"句:稷下,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之士,在稷门设馆,招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赐第,为上大夫,不治事而议论,有稷下学士之称,后世以为美谈。

⑱妖人:以邪说迷惑众人的人。

⑲保母:古代宫廷中为帝王抚养子女的女妾。

⑳广莫门:建康城北门。

㉑止车门:宫廷前大臣停车之处。

【译文】

8 八月,秦国丞相王猛到达长安,又加授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推辞说:"丞相的显要,太子太傅的尊贵,尚书令事务繁杂,司隶校尉责任重大,总领军队事务,传达天子命令,文武职位集于一身,大小事情都要过问,就是以伊尹、吕望、萧何、邓禹那样的贤明,尚县不能兼顾,何况臣下这样地无能呢?"奏章呈递了三四次,秦王苻坚都不答应,说:"我正要统一天下,除了你没有可以委任的;你不能推辞宰相,就如同我不能推辞天下一样。"

王猛担任宰相,苻坚在上面端身拱手,无为而治,文武官员各领职事,听命于王猛,国家内外军政事务,没有不通过他的。王猛刚正贤明,清廉严肃,对是非分辨得十分清楚,贬降、罢免无能的官员,破格提拔被埋没的人才,鼓励耕田种桑,训练军队,委派官员一定和他的才能相适应,用刑一定和犯人的罪过相当。因此,国家富裕,兵力强盛,战无不胜,秦国达到大治。苻坚下令太子苻宏和长乐

公苻丕等人说："你们侍奉王公，要如同侍奉我一样。"

阳平公苻融在冀州，精选主要僚属，任用尚书郎房默、河间相申绍为治中别驾，清河人崔宏为州从事，掌管记室。苻融年轻，处理政事喜爱新奇，崇尚苛刻、细察小事；申绍多次规劝匡正，用宽厚和顺的道理开导他，苻融虽然敬重申绍，但没有完全听从。后来，申绍被调出去做济北太守，苻融每每因犯过失被朝廷得知，多次遭到责备，才后悔没有听从申绍的劝告。

苻融曾因擅自修建学校触犯法令，受到有关官员的举发，派遣主簿李纂到长安去申辩；李纂忧虑恐惧，在途中去世。苻融询问申绍："谁可以前去？"申绍说："燕国尚书郎高泰，清晰善辩，有胆有识，可以前去。"在这以前，丞相王猛和苻融多次延聘高泰，高泰不就任，到这时，苻融对高泰说："君子拯救别人的危难，你不能再推辞！"高泰于是接受了命令。到了长安，王猛见到他，笑着说："高子伯到现在才来，为什么这么迟呢？"高泰说："有罪的人来受刑，何必问早迟？"王猛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高泰说："从前鲁僖公因修学宫受到颂扬，齐宣王因尊重稷下学士留下美名，现在阳平公修建学宫，仿效齐宣王、鲁僖公，没有听说有圣明的诏书加以褒扬赞美，反而麻烦有关官员举发弹劾。明公辅佐圣明的朝廷，如此这般地惩罚奖励，我小官吏怎么能逃避罪责呢？"王猛说："这是我的过错。"事情因此得以了结。王猛为之叹息说："高子伯哪里是阳平公所宜统属的呢？"禀报给了秦王苻坚。苻坚召见高泰，很喜欢他，向他询问治国的根本方针。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在于审慎选拔，审慎选拔在于考核到真情，没有官吏得到合适的人选而国家不能治理的。"苻坚说："可以说是言辞简约而道理广博了。"委任他为尚书郎；高泰坚决请求回到冀州，苻坚答应了他。

9 九月，追尊从前会稽王的妃子王氏为顺皇后，尊奉皇帝的母亲李氏为淑妃。

10 冬，十月，初八，将简文帝安葬在高平陵。

11 彭城以妖言惑众的人卢悚自称大道祭酒，追随他的有八百多家。十一月，他派遣弟子许龙到吴县，清晨，到了海西公门口，称说太后秘密下诏，迎接海西公再登帝位；海西公开始想依从他，后来接受乳母的劝告而停止了行动。许龙说："大事将要成功，怎么能听一个女人的话呢？"海西公说："我犯罪被迁徙到这里，有幸得到宽免，怎敢随意行动？而且太后若有诏书，就应该派官属前来，怎么会只派你呢？你必定是作乱！"于是喝令左右的人捆绑他，许龙恐惧地逃跑了。初五，卢悚率领部众三百人，清晨攻打广莫门，欺骗别人说是海西公要复位，从云龙门闯进宫殿的庭院，夺取武器库房中的铠甲兵器，守卫云龙门的卫士惊骇得不知所措。游击将军毛安之得知变乱，率领部众直接冲进云龙门，亲自奋勇搏击；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进入止车门，和毛安之合力讨伐，诛杀了卢悚，连同他的党羽死的有几百人。海西公深切忧虑遭到意外的祸患，就一味饮酒，沉缅于声色之中，有了孩子也不养育，当时的人都同情他。朝廷知道他安于屈辱的生活，所以不再防范他。

12 秦国都督北蕃诸军事、镇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去世。梁平老在朔方镇守了十多年，鲜卑、匈奴人都畏惧他，又喜爱他。

13 三吴地区发生大旱灾，很多人都饿死了。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1]

宁康元年

1 春，正月，己卯朔[2]，大赦，改元。

2 二月，大司马温来朝；辛巳，诏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3]。是时，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诛王、谢，因

移晋室。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决于此行。"温既至，百官拜于道侧。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有位望者皆战慑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4]，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遂命左右撤之，与安笑语移日[5]。郗超常为温谋主，安与坦之见温，温使超卧帐中听其言。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

温治卢悚入宫事，收尚书陆始付廷尉，免桓秘官，连坐者甚众；迁毛安之为左卫将军。桓秘由是怨温。

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还姑孰。

3 夏，代王什翼犍使燕凤入贡于秦。

4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

初，温疾笃，讽朝廷求九锡，屡使人趣之。谢安、王坦之故缓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文辞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谢安见其草，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宏密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

温弟江州刺史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为汝所处分[6]。"其意以为，己存，彼必不敢立异，死则非冲所制；若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故也。

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领其众。于是桓秘与熙弟济谋共杀冲，冲密知之，不敢入。俄顷，温薨，冲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秘遂被废弃，熙、济俱徙长沙。诏葬温依

汉霍关及安平献王故事[7]。冲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时方五岁,袭封南郡公。

庚戌,加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征西将军、督荆·杨·雍·交·广五州诸军事。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石秀,豁之子也。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时权;冲不从。始,温在镇,死罪皆专决不请。冲以为生杀之重,当归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须报,然后行之。

谢安以天子幼冲,新丧元辅,欲请崇德太后临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体,故可临朝;太后亦不能决事,要须顾问大臣。今上年出十岁,垂及冠婚,反令从嫂临朝[8],示人主幼弱,岂所以光扬圣德乎?诸公必欲行此,岂仆所制,所惜者大体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已得以专献替裁决[9],遂不从彪之之言。八月,壬子[10],太后复临朝摄政。

【注释】

①烈宗孝武皇帝:即司马曜(公元362~396年),字昌明,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简文帝第三子。初封会稽王。咸安二年(公元372)年立为皇太子,随之即皇帝位,在位二十五年。幼年时聪颖有悟性,威权已出后,颇有君主之量,既而沉溺于酒色。后为张贵人所弑。

②己卯朔:正月己丑朔,无己卯,"卯"当为"丑"之误。

③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④"安闻"句:语出《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大意为,诸侯结交四邻之国作为援助,诸侯地位下降,就只得守卫四方边

境了。谢安这里仅取："诸侯守在四邻"一句之义，似与整段文义不尽相合。

⑤移日：日影移动，比喻时间很长。

⑥渠等：他们，古代吴地方言。

⑦安平献王：即司马孚。安葬礼仪详见本书第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八年。

⑧"反令"句：孝武帝与康帝皆为晋元帝的孙子，康帝是孝武帝的从兄（堂兄），而褚太后为康帝的皇后，故褚太后于孝武帝为从嫂。

⑨献替：为"献可替否"的略语，意为谏言进谏（进献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

⑩壬子：八月丙辰朔，无壬子。

【译文】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宁康元年（癸酉，公元373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宁康。

2 二月，大司马桓温前来朝见；二十四日，诏令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这时，都城里人心浮动，有人说桓温要诛杀王坦之、谢安，来推翻晋王室。王坦之十分害怕，谢安神色没有变化，说："晋国命运的存亡，决定于这一次的行动。"桓温到达后，文武官员在路旁叩拜。桓温大量陈列兵士警卫，会见朝廷官员；有地位名望的人都战战兢兢，面色苍白；王坦之汗水直流，沾湿了衣服，连手版都拿倒了。谢安镇定地就座，坐好后，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有道义时，防守的是四周的邻国，明公哪里用得着在墙壁后布置人员防守呢？"桓温笑着说："下是不能不如此。"于是就命令左右的人把墙壁后的人撤走，和谢安谈笑了很长时间。郗超常常做桓温的主要参谋，谢安和王坦之拜见桓温，桓温让郗超躺在帷帐里，听他们的言谈。风一吹帷帐掀开了，谢安笑着说："郗生可以说是进入帐幕的宾客了。"当时天子年幼，外面有势力强大的臣子，谢安和王坦之竭尽忠诚，辅佐护卫，终于安定了晋王室。

桓温处理卢悚闯入宫廷的事件，逮捕尚书陆始交付廷尉，免除

桓秘的官职,受牵连被判罪的人很多;调毛安之担任左卫将军。桓秘因此而怨恨桓温。

三月,桓温生病,在建康停留了十四天,初七,返回姑孰。

3 夏,代王拓跋什翼犍派燕凤到秦国进献贡品。

4 秋,七月,十四日,南郡宣武公桓温逝世。

当初,桓温病重,暗示朝廷授予他九种尊礼大臣的器物,多次派人去催促。谢安、王坦之故意拖延这件事,指派袁宏草拟加授器物时的诏令。袁宏把草稿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赞叹他文辞的优美,因而说:"你固然有很高的才华,怎么能把这种文章拿给别人看呢?"谢安见到袁宏的草稿,改动很多,因此过了十来天还没定稿。袁宏和王彪之秘密商议这件事,王彪之说:"听说桓温病情日益加重,也应当不能再支持多久了,自然可以再稍微拖延几天。"

桓温的弟弟江州刺史桓冲,向桓温询问对谢安、王坦之如何安排,桓温说:"他们不是你所能安排的。"他的意思是,自己还活着,谢安他们必定不敢违抗,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不是桓冲所能控制的了;如果杀掉这两个人,对桓冲没有什么益处,反而会失去当时的人心。

桓温因世子桓熙才能平庸,命令桓冲统领自己的部众。这时,桓秘和桓熙的弟弟桓济密谋一同杀掉桓冲,桓冲接到密报,知道了这件事,不敢进入军营。不久,桓温逝世,桓冲首先派遣身强力壮的兵士拘捕桓熙、桓济,然后才前去治丧。桓秘于是被废弃,桓熙、桓济都迁徙到长沙。下诏安葬桓温时仿照汉代霍光和安平献王的旧例。桓冲称说桓温临终时留下遗嘱,以小儿子桓玄不嗣子,桓玄这时才五岁,继承南郡公的封爵。

二十五日,加授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督荆·杨·雍·交·广五州诸军事。桓冲担任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守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担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寻阳。桓石秀,是桓豁的儿子。桓冲接替桓温的

职责后，竭尽心力效忠王室；有人劝桓冲诛杀当时有声望的人，独掌大权；桓冲不听从。当初，桓温在镇所，死罪都独自裁定，不请示朝廷。桓冲认为生杀大权关系重大，应该交回朝廷，凡是死罪都先上报，等到有了批复，然后才施刑。

谢安因天子年幼，又刚刚死了主要的辅臣，想请崇德太后临朝处理国政。王彪之说："前代君主中，有的还在怀抱之中，母子不可分离，所以可以临朝处理国政；太后也不能决断大事，还得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当今皇上年龄已超过十岁，接近加冠完婚的年龄了，反而让堂嫂临朝处理国政，显示君主的年幼体弱，这难道是发扬光大晋王室圣明德行的做法吗？各们一定要这样干，哪里是我所能制止的？可惜的是损害了治国的准则而已。"谢安不想把朝廷大权委托给桓冲，所以让太后临朝处理国政，自己得以提出各种建议，决断朝廷事务，于是不听从王彪之的意见。八月，壬子日，太后再度临朝代替君主处理政事。

5 梁州刺史杨亮遣其子广袭仇池，与秦梁州刺史杨安战，广兵败，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1]。亮惧，退守磐险[2]。九月，安进攻汉川[3]。

6 丙申，以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领吏部，共掌朝政。安每叹曰："朝廷大事，众所不能决者，以咨王公，无不立决！"

7 以吴国内史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

8 冬，秦王坚使益州刺史王统、秘书监朱肜帅卒二万出汉川，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帅卒三万出剑门，入

寇梁、益;梁州刺史杨亮帅巴僚万余拒之,战于青谷[4],亮兵败,奔固西城[5]。彤遂拔汉中。徐成攻剑阁,克之。杨安进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骑数千送母、妻自汉水趣江陵[6],朱彤邀而获之。虓遂降于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瑶闻广汉太守赵长战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拒朱彤于绵竹,闻毛当将至成都,仲孙帅骑五千奔于南中[7]。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于秦[8]。秦王坚以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苌为宁州刺史,屯垫江[9];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

秦王坚欲以周虓为尚书郎,虓曰:"蒙晋厚恩,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见坚,或箕踞而坐[10],呼为氐贼。尝值元会[11],仪卫甚盛,坚问之曰:"晋朝元会,与此何如?"虓攘袂厉声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拟天朝!"秦人以虓不逊,屡请杀之;坚待之弥厚。

周仲孙坐失守免官。桓冲以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领建平太守,以虎生子球为梓潼太守。虎生与球伐秦,至巴西[12],以粮乏,退屯巴东。

9 以侍中王坦之为中书令,领丹杨尹。

10 是岁,鲜卑勃寒掠陇右,秦王坚使乞伏司繁讨之,勃寒请降;遂使司繁镇勇士川[13]。

11 有彗星出于尾箕[14],长十余丈,经太微,扫东井;自四月始见,及秋冬不灭。秦太史令张孟言于秦王坚曰:"尾

箕，燕分；东井，秦分。今彗起尾、箕而扫东井；十年之后，燕当灭秦；二十年之后，代当灭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敌，而布列朝廷，贵盛莫二，臣窃忧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变。"坚不听。

阳平公融上疏曰："东胡跨据六州[9]，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属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坚报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10]，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

【注释】

①沮水：河流名，即今陕西西南部汉江北源黑河。

②磐险：地名，在今陕西勉县北。

③汉川：地区名，即汉中郡之地。

④青谷：地名，在今陕西洋县东北。

⑤西城：县名，治今陕西安康西北汉江北岸。

⑥汉水：河流名，指今四川境内注入涪水的西汉水。

⑦南中：地区名，相当于今四川南部及云南、贵州地区。

⑧邛(qiong 穷)：地名，即邛都，在今四川西昌东南。 筰(zuo 作)：地名，即筰都，在今四川汉源东北。 夜郎：地名，在今贵州关岭南。

⑨垫江：县名，治今四川合川。

⑩箕踞：古代无椅凳，坐在席上，恭敬的姿势是跪坐着。如果伸出两脚，则手按膝，如同箕形。箕踞是傲慢不敬的坐姿。

⑪元会：皇帝在正月初一朝见群臣称正会，也称元会。

⑫巴西：郡名，治今四川阆中。

⑬勇士川：地名，即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

⑭尾箕：星名，即尾宿和箕宿，分别为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的第六、

第七宿。

⑮东胡:此处指鲜卑人。

⑯耿介:忧愁,心中不安。

【译文】

5 梁州刺史杨亮派遣他的儿子杨广袭击仇池,和秦国梁州刺史杨安交战,杨广的军队失败,沮水带各支戍守部队都放弃城池溃逃。杨亮畏惧,退守磐险。九月,杨安进军攻打汉川。

6 十二日,委派王彪之担任尚书令,谢安担任仆射,兼任吏部尚书,两人一同执掌朝政。谢安时常感叹地说:"朝廷的大事,众人所不能决断的,只要咨询王公,没有不马上决断的!"

7 委派吴国内史刁彝担任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

8 冬,秦王苻坚命令益州刺史王统、秘书临朱彤率领二万军队出兵到汉川,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徐成率领三万军队出兵到剑门,进犯梁州、益州;梁州刺史杨亮率领巴地僚族一万多人抵御,在青谷交战。杨亮的军队失败,逃到西城固守。朱彤于是攻下汉中。徐成攻打剑阁,攻下来了。杨安进军攻打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派遣步兵骑兵几千人护送母亲、妻子从汉水赶往江陵,朱彤拦击,擒获了他们,周虓于是投降杨安。十一月,杨安攻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派遣江夏相兰瑶救援梁州、益州;兰瑶听说广汉太守赵长战死,率领年队返回。益州刺史周仲孙部署军队,在绵竹抵御朱彤,听说毛当将要到达成都,周仲孙率领五千骑兵逃到南中。秦国于是夺取梁、益二州,邛都、莋都、夜郎都归附了秦国。秦王苻坚委派杨安担任益州牧,镇守成都;毛当担任梁州刺史,镇守汉中;姚苌担任宁州刺史,驻扎在垫江;王统担任南秦州刺史,镇守仇池。

秦王苻坚打算任用周虓为尚书郎,周虓说:"蒙受晋国的厚恩,只因老母被擒获,才丧失气节到了这里。母子得以保全性命,是秦国的恩惠。即使给予公侯的高贵地位,也不视为荣耀,何况是郎官

呢?"于是不出仕。见到苻坚时,有时伸直两腿傲慢地坐着,称呼苻坚为"氐贼"。曾碰上正月初一的朝见,仪仗侍卫十分隆盛,苻坚问周虓说:"晋朝正月初一的朝会,与这相比怎么样?"周虓卷起袖子,声色严厉地说:"狗羊会聚,怎么敢和天朝相比似?"秦国人因周虓不恭顺,多次请求杀掉他;苻坚对待他更加优厚。

周仲孙因益州失守被判罪,免除官职。桓冲委派冠军将军毛虎生担任益州刺史,兼任建平太守,委派毛虎生的儿子毛球担任梓潼太守。毛虎生和毛球征伐秦国,到达巴西,因粮食匮乏,退到巴东驻守。

9 委派侍中王坦之担任中书令,兼任丹杨尹。

10 这一年,鲜卑人勃寒掳掠陇西,秦王苻坚命令乞伏司繁讨伐他,勃塞请求投降;于是派乞伏司繁镇守勇士川。

11 彗星出现在尾宿和箕宿之间,长达十多丈,经过太微星垣,扫过东井星宿;从四月开始出现,到秋冬之际都没有消失。秦国的太史令张孟向秦王苻坚进言说:"尾宿、箕宿,是与燕对应的天际,东井,是与秦对应的天际。现在彗星从尾宿、箕宿之间出来扫过东井星宿,十年之后,燕国将会灭掉秦国;二十年之后,代国将要灭掉燕国。慕容暐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仇敌,却布满朝廷,尊贵显要,没人可比,臣下私下里感到担忧,应该诛杀他们的首领,来消弥上天的变异。"苻坚不听从。

阳平公苻融上奏疏说:"东胡人占据的土地横跨六州,面向南方自称皇帝,陛下兴师动众多年,然后才平定他们,并不是他们仰慕仁义前来归附。现在陛下亲近、信任他们,让他们父兄子弟如树木般地密布朝廷,掌握权力,行使职责,势力超过了旧日功臣。臣下认为有豺狼虎豹之心的人,终究是不能豢养的,星象的变异如此剧烈,希望稍加留意!"苻坚答复说:"我正要统一天下为一家,把夷狄视作婴儿,你应该去掉忧虑,不要心中不安。只有修治德性才能消除灾异,如果能使自己内部完善,哪里怕外来的祸患呢?"

二 年

1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2 己酉,刁彝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诏谢安总中书。安好声律,期功为慘[1],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屡以书苦谏之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安不能从。

3 三月,秦太尉建宁烈公李威卒。

4 夏,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击秦,有众二万,遣使来请兵。秦王坚遣镇军将军邓羌帅甲士五万讨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帅众三万攻垫江,姚苌兵败,退屯五城[2],瑶、石虔屯巴东。张育自号蜀王,与巴僚酋帅张重、尹万万余人进围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龙。秋,七月,张育与张重等争权,举兵相攻,秦杨安、邓羌击育,败之,育与杨光退屯绵竹。八月,邓羌败晋兵于涪西[3]。九月,杨安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斩首二万三千级。邓羌击张育、杨光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复入于秦。

5 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4],鱼羊食人[5],悲哉无复遗!"秦王坚命执之,不获。秘书监朱彤、秘书侍郎略阳赵整固请诛鲜卑,坚不听。整,宦官也,博闻强记,能属文;好直言,上书及面谏,前后五十余事。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坚,坚与之同辇游于后庭,整歌曰:"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坚改容谢之,命夫人下辇。

6 是岁，代王什翼犍击刘卫辰，南走。

【注释】

①期(jī机)功：古代丧服的名称。期，服丧一年。功，指大功和小功，大功服丧九月，小功服丧五月。

②五城：县名，治今四川中江东南。

③涪西：地名，当指涪县西，在今四川绵城东。

④甲申、乙酉：即甲申年、乙酉年，在本年之后的甲申、乙酉年为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十年，即公元384年、385年。

⑤"鱼羊"句："鱼羊"合在一起为"鲜"字，指鲜卑，全句意谓鲜卑将反叛。

【译文】

二年(甲戌，公元374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二十七日，刁彝去世。二月，初一，委派王坦之担任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镇守广陵。诏令谢安统领中书省。谢安喜爱音乐，即使在服期服、大功、小功的惨痛日子里，也不停止演奏音乐，士大夫都仿效他，以致成为时尚。王坦之多次写信苦劝他说："礼法是天下的宝物，应该为天下人珍惜它。"谢安不能听从。

4 夏，四月，蜀地人张育、杨光起兵攻打秦国，拥有部众二万人，派遣使者到晋国来请求出兵援助。秦王苻坚派遣镇军将军邓羌率领五千披甲的兵士讨伐他们。晋国益州刺史兰瑶、威远将军桓石虔率领三万军队攻打垫江，姚长的军队战败，退到五城驻守。兰瑶、桓石虔驻扎在巴东。张育自称蜀王，和巴地僚族首领张重、尹万率领一万多人进军围攻成都。六月，张育改年号为黑龙。秋，七月，张育和张重等人争夺权力，起兵相攻，秦国杨安、邓羌袭击张育，打败了他，张育和杨光退到绵竹驻守。八月，邓羌在涪县西面打败晋国军

队。九月，杨安在成都南面打败张重、尹万，张重战死，被杀头的有二万三千人。邓羌到绵竹攻打张育、杨光，全部杀了他们。益州又落入秦国的控制之中。

5 冬，十二月，有人进入秦国的明光殿，大声呼喊说："甲申年、乙酉年，鱼羊要吃人，可悲呀，没有人再留下来！"秦王苻坚下令捉拿这个人，没有捉到。秘书监朱彤、秘书侍郎略阳人赵整坚持请求诛杀鲜卑人，苻坚不听从。赵整，是个宦官，学问渊博，记忆力强，善于写文章；喜好直言不讳，上奏章和当面规劝，前后五十多次。慕容垂的夫人受到苻坚的宠爱，苻坚和她同坐一辆车子在后庭游玩，赵整歌唱说："不见鸟雀飞进燕子窝，只见浮云遮住太阳光。"苻坚改变了脸色，向赵整道谢，命令慕容垂的夫人下车。

6 这一年，代王拓跋什翼犍攻打刘卫辰，刘卫辰向南逃走。

三　年

1 春，正月，辛亥，大赦。

2 夏，五月，丙午，蓝田献侯王坦之卒；临终与谢安、桓冲书，惟以国家为忧，言不及私。

3 桓冲以谢安素有重望，欲以扬州让之，自求外出，桓氏族党皆以为非计，莫不扼腕固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听，处之澹然[1]。甲寅，诏以冲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以安领扬州刺史，并加侍中。

4 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寝疾，秦王坚亲为之祈南、北郊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遍祷河、岳诸神。猛疾少廖，为之

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图陛下以臣之命而亏天地之德，开辟已来，未之有也。臣闻报德莫如尽言，谨以垂没之命，窃献遗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2]，声教光乎六合[3]，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4]。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坚览之悲恸。秋，七月，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5]，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卒。坚比敛，三临哭，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6]？"葬之如汉霍光故事。

5 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孙也。以后父晋陵太守蕴为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封建昌侯；蕴固辞不受。

6 九月，帝讲《孝经》，始览典籍，延儒士。谢安荐东莞徐邈补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乐之后，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所言秽杂；邈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时议以此多邈。

7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8 秦王坚下诏曰："新辅，百司或未称朕心，可置听讼观于未央南，朕五日一临，以求民隐。今天下虽未大定，权可偃武修文，以称武侯雅旨[7]。其增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

学，犯者弃市。”妙简学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绵就学受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8]，皆令受学。二十人给一经生，教读音句，后宫置典学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敏慧者诣博士受经。尚书郎王佩读讖，坚杀之；学讖者遂绝。

【注释】

①澹(dàn 旦)然：同“淡然”。

②八荒：八方荒远的地方。

③六合：天地四方。

④“战战”二句：语出《诗经·小宛》“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比喻建功立业时要像面临深渊、足踏薄冰时一样分外小心。

⑤正朔：指帝王新颁的历法，此处代指正统。

⑥景略：王猛的表字。

⑦武侯：王猛的谥号。

⑧中外：指中军、外军将军。 四禁：指前禁、后禁、左禁、右禁将军。 二卫：指左卫、右卫将军。 四军：指卫军、抚军、镇军、冠军将军。 长上：宫廷武官名，所统领的卫士不轮换。

【译文】

三年(乙亥，公元375年)

1 春，正月，初五，大赦天下。

2 夏，五月，初二，蓝田献侯王坦之去世；临终前给谢安、桓冲写信，只是对国家的事情感到担忧，没有谈到个人的事。

3 桓冲因谢安一向有很高的声望，想把扬州刺史的职位让给他，自己请求调到外地。桓氏宗族和党羽都认为不是良策，没有不表示惋惜、极力劝阻的，郗超竭力阻止他，桓冲都不听从，对权势态度漠然。初十，下诏委派桓冲担任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

事、徐州刺史，镇守京口；委派谢安兼任扬州刺史，并加授侍中。

4 六月，秦国清河武侯王猛病重，秦王苻坚亲自为他到南郊、北郊和宗庙、土神谷神祭坛祈祷，还分别派遣侍卫人员一一祷告黄河、华山各神祇。王猛疾病稍有好转，苻坚为之赦免死罪以下罪犯。王猛上奏疏说："没有想到陛下因为臣下的性命而亏损天地的大德，开天辟地以来，这是从来没有的。臣下听说，报答恩德没有比得上知无不言的，现恭敬地在即将死亡的时刻，私下献上最后的诚心。俯伏思惟，陛下威望功业震撼八方荒远地区，声名教化晋及天地四方。九州中一百个郡的土地，已经拥有十分之七。平定燕国夺取蜀地，如同拾取草芥。善于开创的不一定善于守成，善于开头的不一定善于结束，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知道建功立业的艰难，总是时刻惊恐不安，如同面临深渊。俯伏盼望陛下追随前代圣明君王，这是天下人最大的幸事。"苻坚读过后悲伤哀痛。秋，七月，苻坚亲自前往王猛的府第探望病情，并询问他身后的事情。王猛说："晋国虽然偏居长江以南，但却是沿续下来的正统，上下安定和睦，臣下死了以后，希望不要把晋国作为图谋对象。鲜卑、西羌人，是我们的仇敌，终究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应该逐渐铲除他们，以便有利于国家。"说完了就去世了。到王猛入殓，苻坚三次亲临哭祭，对太子苻坚说："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这么早地夺走我的王景略呢？"依照汉代安葬霍光的旧例安葬王猛。

5 八月，二十日，立王氏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是王濛的孙子。委派皇后的父亲晋陵太守王蕴担任光禄大夫，兼任五兵尚书，封为建昌侯；王蕴坚决推辞，不接受。

6 九月，皇帝讲习《孝经》，开始阅读经典书籍，延聘儒家学者。谢安推荐东莞人徐邈，补授为中书舍人，徐邈时常受到咨询，匡正和补益的地方很多。皇帝有时宴饮集会，在酒酣快乐之后，喜欢亲手写下诏书和自己的诗文赐给侍从的臣子，有的文词草率，内容污秽芜杂；徐邈立即把这些文字收拢，带回中书省删改，使文词文义都

很可观，经过皇帝重新看过后，然后再发出去。当时的舆论，都因此赞美徐邈。

7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8秦王苻坚颁布诏令说："刚刚失去贤明的宰相，各官府处理事务或许不合乎我的心意，可以在未央宫南面设置听讼观，我五天中去一次，来探求民众的疾苦。现在天下虽然没有完全平定，可暂且停止武备，提倡文教，以便符合武侯高雅的旨意。要进一步地尊崇儒教；禁止老子、庄子、图谶的学说，违犯的杀头示众。"精选学生，太子和公侯、文武官员的儿子全都入学接受教育；中外、四禁、二卫、四军将军和长上等将领及所属兵士，都让他们接受学业。每二十人配给一名熟悉经典的士人，传授读音和断句，后宫设置典学，来教授妃嫔，还从宦官和女仆中挑选聪明的人到博士那里学习五经。尚书郎王佩阅读谶纬书籍，苻坚杀了他；学习谶纬学说的人于是绝迹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

晋纪二十六　起柔兆困敦，尽玄黓敦牂，凡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

1 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诏归政，复称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临朝。以会稽内史郗愔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1]；徐州刺史桓冲为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2]，自京口徙镇姑孰。谢安欲以王蕴为方伯，故先解冲徐州。乙卯，加谢安中书监、录尚书事。

2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诏曰："朕闻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验也！往得丞相[3]，常谓帝王易为。自丞相违世，须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恸。今天下既无丞相，

或政教沦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问民疾苦。"

3 三月,秦兵寇南乡,拔之,山蛮三万户降秦。

4 夏,五月,甲寅,大赦。

5 初,张天锡之杀张邕也[4],刘肃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宠,赐姓张氏,以为己子,使预政事。天锡荒于酒色,不亲庶务,黜世子大怀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以焦氏为左夫人,人情愤怨;从弟从事中郎宪舆榇切谏,不听。

秦王坚下诏曰:"张天锡虽称藩受位,然臣道未纯,可遣使持节·武卫将军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将兵临西河;尚书郎阎负、梁殊奉诏征天锡入朝,若有违王命,即进师扑讨。"是时,秦步骑十三刀万,军司段铿谓周虓曰:"以此众战,谁能敌之?"虓曰:"戎狄以来,未之有也。"坚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帅三州之众为苟苌后继。

秋,七月,阎负、梁殊至姑藏。张天锡会官属谋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从,秦兵必至,将苦之何?"禁中录事席仂曰[5]:"以爱子为质,赂以重宝,以退其师,然后徐为之计,此屈伸之术也。"众皆怒,曰:"吾世事晋朝,忠节著于海内。今一旦委身贼庭,辱及祖宗,丑莫大焉!且河西天险,百年无虞,若悉境内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锡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言降者斩!"使谓阎负、梁殊曰:"君欲生归乎,死归乎?"殊等辞气不屈,天锡怒,缚之军门,命军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与我同心者也。"其母严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

横制天下，东平鲜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犹可延数年之命。今以蕞尔一隅⑥，抗衡大国，又杀其使者，亡无日矣！”天锡使龙骧将军马建帅众二万拒秦。

【注释】

①五郡：指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等五郡。

②六郡：指豫州的历阳、淮南、庐江、安丰、襄城五郡和江州的寻阳。

③丞相：指王猛。

④“张天锡”句：张天锡杀张邕，事见本书第一〇一卷晋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年）。

⑤禁中录事：前凉所置职官名，总管宫廷中事务。　仂：(lè 勒)。

⑥蕞(zuì 最)尔：形容小(多指地区小)。

【译文】

晋纪二十六　起丙子(公元376年)，止壬午(公元382年)，共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丙子，公元376年)

1 春，正月，皇帝举行加冠礼；皇太后下诏归还政权，仍称崇德太后。初三，大赦天下，改年号。初五，皇帝开始临朝处理国政。委派会稽内史郗愔担任镇军大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徐州刺史桓冲担任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从京口迁到姑孰镇守。谢安打算委任王蕴为地方军政长官，所以先解除桓冲的徐州刺史职务。十四日，加授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

2 二月，二十一日，秦王苻坚下诏说：“我听说君王寻找贤人时很勤劳。得到合适的人才后就安逸了，这话是何等灵验啊！往日得到丞相，常常认为帝王容易做。自从丞相去世，我的头发白了一半，每一想到丞相，不觉心酸悲痛。现在天下既已失去丞相，政治教化或

许会沉沦废弃，可以分别派遣使者巡视各郡县，了解民众的疾苦。

3 三月，秦国军队进犯南乡，攻下来了，山区的蛮族三万多户投降秦国。

4 夏，五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5 当初，张天锡杀死张邕时，刘肃和安定人梁景都有功劳，二人因此得到宠信，被赐姓张氏，张天锡把他俩当作儿子，让他俩参与政事。张天锡沉缅于酒色之中，不亲自处理各项事务，废黜世子张大怀，而立宠幸的侍妾生的儿子张大豫，把焦氏立为左夫人；人们心中愤怒怨恨；堂弟从事中郎张宪用车拉着棺材去苦苦规劝，张天锡也不听从。

秦王苻坚下诏说："张天锡虽然自称臣属，接受职位，但做臣属的礼数不周全，可派遣使持节·武卫将军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人，率领军队前往河西，尚书郎阎负、梁殊带着诏书，征召张天锡入朝，如果张天锡违犯诏令，立即进军讨伐。"这时，秦国的步兵骑兵达十三万人，军司段铿对周虓说："用这样强大的军队出战，谁能抵挡？"周虓说："自戎狄当权以来，还没有这么强大过。"苻坚又命令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领三个州的军队，作为苟苌的后继部队。

秋，七月，阎负、梁殊到达姑臧。张天锡召集官属们商议，说："现在到长安朝见，一定不能返回；如果不听从诏令，秦国军队必然前来，该怎么办呢？"禁中录书席仂说："把您心爱的儿子做人质，用贵重的宝物去贿赂，让秦国军队撤退，然后慢慢地想办法，这是能屈能伸的谋略。"众人都很愤怒，说："我们世代侍奉晋朝，忠贞节义，海内著名。现在突然向贼寇宫廷屈服，耻辱连及祖宗，丑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且河西有天然的险阻，一百年来没有祸患，如果调集境内全部精锐兵士，向西邀约西域各国，向北招引匈奴来抵御秦国，怎么知道不能取胜呢？"张天锡卷起袖子，大声地说："我的主意打定了，敢说投降的斩首！"派人对阎负、梁殊说："你们是想活着

回去呢？还是想死了回去呢？"梁殊等人态度坚决，不肯屈服，张天锡发怒，把他们绑在军营门前，命令兵士交相射击，说："射击没射中的，就是不同我一条心的人。"他的母亲严氏哭着说："秦国君主凭借一个州的土地，纵横驰骋，制服了天下，东面平定鲜卑，南面夺取马、蜀，军队没有受过阻拦；如果投降秦国，我们还可延长几年的命运。现在以小小的一个角落，同大国相抗衡，又杀掉他们的使者，灭亡没有几天了！"张天锡命令龙骧将军马建率领二万军队，抵御秦国。

秦人闻天锡杀阎负、梁殊，八月，梁熙、姚苌、王统、李辩济自清石津[1]，攻凉骁烈将军梁济于河会城[2]，降之。甲申，苟苌济自石城津[3]，与梁熙会攻缠缩城[4]，拔之。马建惧，自杨非退屯清塞[5]。天锡又遣征东将军掌据帅众三万军于洪池[6]，天锡自将余众五万，军于金昌城[7]。安西将军敦煌宋皓言于天锡曰："臣昼察人事，夜观天文，秦兵不可敌也，不如降之。"天锡怒，贬皓为宣威护军。广武太守辛章曰："马建出于行陈，必不为国家用。"苟苌使姚长帅甲士三千为前驱。庚寅，马建帅万人迎降，余兵皆散走。辛卯，苟苌及掌据战于洪池，据兵败，马为乱兵所杀，其属董儒授之以马，据曰："吾三督诸军，再秉节钺，八将禁族，十总禁兵，宠任极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帐免胄，西向稽首，伏剑而死。秦兵杀军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锡遣司兵赵充哲帅众拒之[8]。秦兵与充哲战于赤岸[9]，大破之。俘斩三万八千级，充哲死。天锡

出城自战，城内又叛。天锡与数千骑奔还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锡素车白马，面缚舆榇，降于军门。苟苌释缚焚榇，送于长安，凉州郡县悉降于秦。

九月，秦王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余皆按堵如故。封天锡为归义侯，拜北部尚书[19]。初，秦兵之出也，先为天锡筑第于长安，至则居之。以天锡晋兴太守陇西彭和正为黄门侍郎，治中从事武兴苏膺、敦煌太守张烈为尚书郎，西平太守金城赵凝为金城太守，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余皆随才擢叙。

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以天锡武威太守敦煌索泮为别驾，宗皓为主簿。西平郭护起兵攻秦，熙以皓为折冲将军，讨平之。

桓冲闻秦攻凉州，遣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与荆州督护桓罴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帅众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欲桡秦以救凉。闻凉州败没，皆罢兵。

【注释】

①清石津：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永靖北黄河上。

②河会城：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南湟水入黄河处。

③石城津：地名，在今甘肃兰州市西北黄河上。

④缅缩城：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南。

⑤杨非：地名，在今甘肃永登西北庄浪河西岸。　清塞：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古浪县境。

⑥洪池：地名，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⑦金昌城：城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⑧司兵：职官名，前凉所置，职掌略同于晋朝的五兵尚书。

⑨赤岸：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甘肃武威东南。

⑩北部尚书：职官名，前秦所置，主管北部边境事务。

【译文】

秦国人听说张天锡杀了阎负、梁殊，八月，梁熙、姚苌、王统、李辩从清石津渡过黄河，到河会城攻打凉国的骁烈将军梁济，降服了他。十七日，苟苌从石城津渡过黄河，和梁熙会合，攻打缠缩城，攻下来了。马建恐惧，从杨非退到清塞驻守。张天锡又派遣征东将军掌据率领三万军队，驻扎在洪池，张天锡亲自率领五万多军队，驻扎在金昌城。安西将军敦煌人宋皓向张天锡进言说："臣下白日观察人心世情，夜晚观察天文星象，秦国军队是不能战胜的，不如投降他们。"张天锡发怒，贬降宋皓为宣威护军。广武太守辛章说："马建出身于军旅，必定不为国家效命。"苟苌命令姚苌率领三千披甲的战士充当前锋。二十三日，马建率领一万多人迎接秦国军队，向他们投降，其余的兵士都溃散逃走。二十四日，苟苌和掌据在洪池交战，掌据的军队战败，他的马被乱兵所杀，部属董儒把自己的马交给他，掌据说："我三次统领各军，再次执掌符节黄钺，八次率领宫廷卫队，十次总领宫廷兵士，受宠爱和信任到了极点，今天终于在这里受到围困，这里就是我的死地，还要到哪里去呢？"于是到营帐中脱下甲胄，向西叩头，拔剑自杀而死。秦国军队杀死军司席仂。二十六日，秦国军队进入清塞，张天锡派遣司兵赵充哲率领部众抵御。秦国军队和赵充哲在赤岸交战，把他打得大败，俘获、斩杀了三万八千人，赵充哲战死。张天锡亲自出城交战，城内又发生叛乱。张天锡和几千骑兵逃回姑臧。二十七日，秦国军队到达姑臧，张天锡坐着用白马拉的没有文彩的车辆，双手反绑，载着棺材，到秦国军营前投降。苟苌解开他的绳索，烧了棺材，押送他到长安，凉州各郡县全部投降秦国。

九月，秦王苻坚委派梁熙担任凉州刺史，镇守姑臧。把凉州豪族七千多户迁到关中，其余居民都如往日一样安定。封张天锡为归义侯，任命他为北部尚书。当初，秦国军队出动时，先就在长安为他建筑房舍，他一到就住进去了。委派张天锡的晋兴太守陇西人彭和正担任黄门侍郎，治中从事武兴人苏膺、敦煌太守张烈担任尚书郎，西平太守金城人赵凝担任金城太守，高昌人杨干担任高昌太守；其余的都依据才能加以作用。

梁熙清廉节俭，爱护民众，河西安定下来；委派张天锡的武威太守敦煌人索泮担任别驾，宋皓担任主簿。西平人郭护起兵攻打秦国，梁熙任用宋皓为折冲将军，前去讨伐，平定了他。

桓冲听说秦国进攻凉州，派遣兖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和荆州督护桓罴率领军队，在沔水、汉水一带打游击战，作为对凉州的声援；又派遣豫州刺史桓伊率领部众开向寿阳，淮南太守刘波率水军开往淮水、泗水，想牵制秦国，来援救凉州。得知凉州覆没后，各军都停止了行动。

6 初，哀帝减田租，亩收二升[1]。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2]，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3]。

7 冬，十月，移淮北民于淮南。

8 刘卫辰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坚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为北讨大都督，帅幽、冀兵十万击代；使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彤、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帅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皆与洛会，以卫辰为乡导。洛，菁之弟也。

苟苌之伐凉州也，遣扬武将军马晖、建武将军杜周帅八千骑西出恩宿[4]，邀张天锡走路，期会姑臧。晖等行泽中，值水失期，于法应斩，有司奏征下狱。秦王坚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涨，此乃苟苌量事失宜，非晖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责功。命晖等回赴北军，击索虏以自赎[5]。"众咸以为万里召将，非所以应速，坚曰："晖等喜于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晖等果倍道疾驱，遂及东军。

9十一月，己巳朔[6]，日有食之。

10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皆不胜，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十万骑御之。库仁者，卫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与秦兵战于石子岭[7]，库仁大败；什翼犍病，不能自将，乃帅诸将奔阴山之北[8]。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抄，不得刍牧，会翼犍复渡漠南[9]。闻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还云中。

初，什翼犍分国之半以授弟孤[10]，孤卒，子斤失职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阏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长，继嗣未定。时秦兵尚在君子津[11]，诸子每夜执兵警卫。斤因说什翼犍之庶长子寔君曰："王将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杀汝，故顷来诸子每夜戎服，以兵逸庐帐[12]，伺便将发耳。"寔君信之，遂杀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诸子妇及部人奔告秦军，秦李柔、张蚝勒兵趣云中，部众逃溃，国中大乱。珪母贺氏以珪走依贺讷。讷，野干之子也。

【注释】

①“哀帝”句:减田租事,见本书第一〇一卷晋哀帝隆和元年(公元362年)。

②度田收租之制:以田亩为单位的征税制度。东晋初,大体上是沿袭西晋制度,田租征收,不论占田多少,一律实行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的标准。

③蠲(juān 涓):免除。

④恩宿:地名,在今甘肃永昌南。

⑤索虏:此处指代国。代国本为鲜卑索头种落,故蔑称为索虏。

⑥己巳朔:十一月丁酉朔,无己巳。

⑦石子岭:地名,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

⑧阴山:山名,即今内蒙古阴山山脉。

⑨漠南:地名,指今内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

⑩“什翼犍”句:拓跋什翼犍赐国土给弟弟拓跋孤,事见本书第九十六卷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

⑪君子津:堧,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上。

⑫遶(ráo 绕):围绕。　庐帐:帐棚,帐幕做的房子,类似蒙古包。

【译文】

6 当初,哀帝减轻田租,每亩收租二升。初八,废除依据田亩征收田租的制度,王公以下的人,每人每年缴纳稻米三斛,对正在服役的人免除税收。

7 冬,十月,把淮水以北的民众迁到淮水以南。

8 刘卫辰遭到代国的逼迫,向秦国求救。秦王苻坚委派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担任北讨大都督,率领幽州、冀州十万军队攻打代国;命令并州刺史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肜、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率领步兵骑兵二十万人,东从和龙出发,西从上郡出发,都和苻洛会合,派刘卫辰做向导。苻洛,是苻青的弟弟。

苟苌征伐凉州时，派遣扬武将军马晖、建武将军杜周率领八千骑兵向西出发到恩宿，截断张天锡逃跑的路线，约定一定的期限到姑臧会合。马晖等人在沼泽中行进，遇到涨水误了期限，依照军法应该处斩，有关官员上奏疏请征召他们回京，关入监狱。秦王苻坚说："河水在春天冬天时枯竭，在秋天夏天时猛涨，这是苟苌在估量形势时没注意到而调度失当，不是马晖等人的罪过。现在天下正有战事，应该宽恕他们的过错，责成他们立功。命令马晖等人返回北方的军队中，攻打索虏来为自己赎罪。"众人都认为从相距万里的地方征召将领，是难以应付迫切需要的，苻坚说："马晖等人对免去死罪感到高兴，不能用平常情理去怀疑他们。"马晖等人果然日夜赶路，急速前进，于是赶上了向东进发的大军。

9 十一月，己巳朔日，发生日食。

10 代王拓跋什翼犍命令白部、独孤部向南抵御秦国军队，都不能取胜，又命令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领十万骑兵抵御。刘库仁，与刘卫辰同族，是拓跋什翼犍的外甥，同秦国军队在石子岭交战，刘库仁大败；拓跋什翼犍患病，不能亲自率领军队交战，于是带领各部落逃到阴山以北。高车各部落全部反叛，四处抄略，无法养殖牲畜，拓跋什翼犍只得又回到大沙漠以南地区。听说秦国军队逐渐撤退，十二月，拓跋什翼犍回到云中。

当初，拓跋什翼犍分出国土的一半授给弟弟拓跋孤，拓跋孤去世，儿子拓跋斤失去封地，心怀不满。世子拓跋寔和弟弟拓跋翰早已去世，拓跋寔的儿子拓跋珪还很幼小，慕容妃子生的儿子拓跋阏婆、拓跋寿鸠、拓跋纥根、拓跋地干、拓跋力真、拓跋窟咄都已成人，但继承人是谁还没定下来。当时，秦国军队还在君子津，几个儿子每夜拿着兵器警戒守卫。拓跋斤乘机劝拓跋什翼犍庶出的长子拓跋寔君说："大王将立慕容妃子生的儿子，想先杀掉你，所以近来那几个儿子每夜身穿军服，拿着兵器围绕着庐帐巡逻，一抓住机会就会动手。"拓跋君相信了他的话，就杀掉了几个弟弟，并谋杀了拓跋

什翼犍。这天夜晚，慕容妃子几个儿子的妻子和他们的部众逃去报告秦国军队。秦国李柔、张蚝率领军队赶往云中，代国的部众逃跑溃散，国内大乱。拓跋珪的母亲贺氏带着拓跋珪，投奔贺讷。贺讷，是贺野干的儿子。

秦王堅召代长史燕凤，问其所以乱故，凤具以状对。堅曰："天下之恶一也[1]。"乃执寔君及斤，至长安，车裂之。堅欲迁珪于长安，凤固请曰："代王初亡，群下叛散，遗孙冲幼，莫相统摄。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2]，狡猾多变，绵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讎，其势莫敢先发。俟其孙稍长，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继绝之德于代，使其子子孙孙永为不侵不叛之臣[3]，此安边之良策也。"堅从之。分代民为二部，自河以东属库仁，自河以西属卫辰，各拜官爵，使统其众。贺氏以珪归独孤部，与南部大人长孙嵩、元佗等皆依库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长，迁之长安。堅使窟咄入太学读书。

下诏曰："张天锡承祖父之资，藉百年之业，擅命河右，叛换偏隅。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4]，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爰命两师，分讨黠虏，役不淹岁，穷殄二凶，俘降百万，辟地九千，五帝之所未宾，周、汉之所未至，莫不重译来王，怀风率职。有司可速班次受爵，戎士悉复之五岁，赐爵三级。"于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将军，

以邓羌为并州刺史。

阳平国常侍慕容绍私谓其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北戍云中，南守蜀、汉，转运万里，道殣相望[5]，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近矣。冠军叔仁智度英拔[6]，必能恢复燕祚，吾属但当爱身以待时耳！"

初，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乃使殿中将军张旬前行宣慰，庭中将军魏曷飞帅骑二万七千随之。曷飞忿其恃险不服，纵兵击之，大掠而归。坚怒其违命，鞭之二百，斩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雍州士族先因乱流寓河西者，皆听还本。

刘库仁招抚离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备，不以废兴易意，常谓诸子曰："此儿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业，汝曹当谨遇之。"秦王坚赏其功，加广武将军，给幢麾鼓盖[7]。

刘卫辰耻在库仁之下，怒杀秦五原太守而叛。库仁击卫辰，破之，追之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又西击库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干川[8]。久之，坚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9]。

11 是岁，乞伏司繁卒，子国仁立。

【注释】

①"天下"句：语出《左传》庄公十二年，为卫国大夫石祁子之言，意谓恶人

为天下所共愤,绝不姑息。

②铁弗卫辰:即刘卫辰。刘卫辰本为匈奴铁弗部落中人,故又称作"铁弗卫辰"。

③"使其"句:此句系活用《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戎子驹支之言。

④秽貊: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当作"涉(hui 会)貊"。因依涉水(今辽宁凤城以东)而居,故名。

⑤殣(jin 晋):饿死。

⑥冠军叔仁:指慕容垂。慕容垂在前燕曾任冠军将军,是慕容楷、慕容绍的叔父,故二人称慕容垂为"冠军叔父"。"叔仁"当为"叔父"之误。

⑦幢麾鼓盖:是旌旗和伞盖之类仪仗器物。

⑧桑干川:地名,在今山西山阴县境。

⑨代来城:城名,在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

【译文】

秦王苻坚召见代国长史燕凤,询问代国内乱的原因国,燕凤把实情详细地告诉了他。苻坚说:"天下的邪恶是一样的。"于是捉拿拓跋窟君和拓跋斤,押到长安,车裂了他俩。苻坚想把拓跋珪迁到长安,燕凤再三请求说:"代王刚刚死去,部属背叛离散,留下来的孙子年幼,不能统领各部落。别部大人刘库仁,勇敢而有智谋,铁弗卫辰,为人狡猾,变化多端,都不能独当大任。应该把各部落分为两部分,让这两个人统领;两个人一向有深仇大恨,按情势没有人敢先发难。等到代王的孙子渐渐长大,再召见他立他为王,这样,陛下对代国有使亡者复存、绝者复续的恩德,将使他们子子孙孙永远成为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属,这是安定边境的良好策略。"苻坚听从了燕凤的意见。把代国民众分为两部分,黄河以东的隶属于刘库仁,黄河以西的隶属于刘卫辰,各自授官封爵,让他们统领自己的部众。贺氏带着拓跋珪回到独孤部,和南部大长长孙嵩、元佗等人都归依刘库仁。行唐公苻洛因拓跋什翼犍的儿子拓跋窟咄年岁已大,把他迁到长安。苻坚命拓跋窟咄进入太学读书。

苻坚下诏说："张天锡继承祖先的资产，凭借上百年的基业，在河西擅自称王，在一隅之地飞扬跋扈。索头部落世代跨据北方，占有一半的土地，东面制服涉貊，西面招引乌孙，拉弓射箭的战士高达百万，在云中如猛虎般地注视四方。我于是命令两支军队，分别征讨狡诈的敌寇，战争不超过一年，就彻底消灭了两个顽敌，俘获归降的上百万，开拓疆土九千里，五帝时没有归顺，周代、汉代没有到达的地方，莫不经过几道翻译前来朝见，仰慕风俗教化而恪尽职守。有司官员应迅速依照功绩授予爵位，所有战士都免除五年的赋役，赐予爵位二级。"于是，加授行唐公苻洛为征西将军，委派邓羌担任并州刺史。

阳平国常侍慕容绍私下里对他的哥哥慕容楷说："秦国仗恃自己的强大，贪求胜利没有休止，北方驻防云中，南方守卫蜀地、汉水，粮食转运，相隔万里，途中饿死的人前后可以相望，军队在外疲于奔命，民众在内困苦贫穷，危亡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冠军叔父的才智器度超群出众，一定能恢复燕国的皇位，我们只应该爱惜自身来等待时机而已！"

当初，秦国人攻下凉州后，商议讨伐西部边境上的氐、羌部落。秦王苻坚说："那些部落混杂地居住在一起，互不统属，不能成为中国的大患，应该先加以安抚开导，征收他们的租税，如果不听从命令，然后再去讨伐。"于是命令殿中将军张旬前去安抚晓谕，庭中将军魏曷飞率领二万七千骑兵跟随在他后面。魏曷飞对氐、羌部落仗恃险要的地势不肯归服很愤怒，指挥军队攻打他们，大加掳掠后返回。苻坚气愤魏曷飞违犯命令，抽打了他二百鞭，杀了前锋督护储安，来向氐、羌部落道歉。氐、羌部落非常高兴，投降归附的有八万三千多家。雍州土族原先因战乱流落到河西的，都听凭他们返回故土。

刘库仁招纳、安抚离散的部众，恩德信义十分显著，侍奉拓跋珪殷勤周到，不因拓跋珪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主意，时常对几个儿子

说："这个孩子有高于天下人的志向，一定能恢复、弘扬祖先的基业，你们应恭敬地对待他。"秦王苻坚奖赏刘库仁的功劳，加授他为广武将军，给予旌旗伞盖之类仪仗器物。

刘卫辰对地位在刘库仁之下感到耻辱，愤怒地杀死秦国五原太守后反叛。刘库仁攻打刘卫辰，打败了他，一直追赶到阴山西北一千多里的地方，俘获了刘卫辰的妻子儿女。又向西攻打库狄部落，迁徙库狄部落，官置在桑干川。过了很久，苻坚委派刘卫辰担任西单于，统领河西各混居部落，驻扎在代来城。

11 这一年，乞伏司繁去世，儿子乞伏国仁继位。

二 年

1 春，高句丽、新罗、西南夷皆遣使入贡于秦[1]。

2 赵故将作功曹屡为秦王坚言石氏宫室器玩之盛，坚以邈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慕容农私言于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图谶之言，行当有验。大王宜结纳英杰以承天意，时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尔所及！"

3 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为梁州刺史，镇襄阳。

4 秋，七月，丁未[2]，以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安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

丙辰[3]，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以冲子嗣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书王蕴都督江

南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征西司马领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桓冲以秦人强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汉陵徙镇上明[4]，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咨议参军杨亮守江夏。

王蕴固让徐州，谢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应妄自菲薄，以亏时遇。"蕴乃受命。

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5]，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6]，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7]，是以知之。"

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8]，敌人畏之。

5 壬寅，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彪之卒。初，谢安欲增修宫室，彪之曰："中兴之初，即东府为宫[9]，殊为俭陋。苏峻之乱，成帝止兰台都坐[10]，殆不敝寒暑，是以更营新宫[11]。比之汉、魏则为俭，比之初过江则为侈矣。今寇敌方强，岂可大兴功役，劳扰百姓邪？"安曰："宫室弊陋，后人谓人无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当保国宁家，缉熙政事[12]，乃以修室屋为能邪？"安不能夺其议，故终彪之之世，无所营造。

6十二月,临海太守郗超卒。初,超党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书授门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后,若以哀恸害寝食者,可呈此箱;不尔,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恸成疾,门生呈箱,皆与桓温往反密计。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复哭。

【注释】

①新罗:朝鲜古国名,都金城(今南朝鲜庆州)。

②丁未:七月癸亥朔,无丁未。

③丙辰:七月癸亥朔,无丙辰。

④上明:城名,在今湖北松滋西北长江南岸。

⑤散地:闲散的官职。此处指郗愔由徐、兖二州刺史转任会稽内史,事见本书第一〇一卷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⑥桓公:指桓温。

⑦履屐(jī机):鞋子。履,单底的鞋;屐,木头鞋。此处系以鞋的简陋比喻身分的低微。

⑧北府兵:东晋人称京口为北府,京口是徐州治所,谢玄所募骁勇之士多为徐州人,其后又兼任徐州刺史,故称其部队为北府兵。

⑨东府:建康台城以东的官府。

⑩兰台都坐:御史台官员集中办公的地方。兰台,即御史台。

⑪"是以"句:成帝建新宫,见本书第九十四卷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

⑫缉熙:语出《诗经·大雅·文王篇》"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及《周颂·敬之篇》"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意为逐渐积累以至于光明。后世因之以缉熙指光明。缉,继续;熙,扩大。

【译文】

二年(丁丑,公元377年)

1春,高句丽、新罗、西南夷都派遣使者到秦国进献贡品。

2从前赵国的将作功曹熊邈多次向秦王苻坚陈说石氏宫廷的华丽、器物古玩的丰盛，苻坚委派熊邈担任将作长史，兼任将作丞，大肆修造船只、兵器，用金银做装饰，工艺精巧之极。慕容农私下里对慕容垂说："自从王猛死后，秦国的法令制度，一天比一天败坏，现在又加上奢侈浪费，灾殃将要到来了，图谶中的话，不久将应验。大王应该结交招纳英雄豪杰，来顺应上天的旨意，时机不能错过！"慕容垂笑着说："天下的事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3桓豁上奏章推荐兖州刺史朱序担任梁州刺史，镇守襄阳。

4秋，七月，丁未日，委派尚书仆射谢安担任司徒，谢安辞让，不接受；又加授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的诸军事。

丙辰日，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桓豁去世。冬，十月，十一日，委派桓冲担任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委派桓冲的儿子桓嗣担任江州刺史。又委派五兵尚书王蕴担任都督江南诸军事，兼任徐州刺史；征西司马兼南郡相谢玄担任兖州刺史，兼任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桓冲因秦国军队强盛，想把镇所迁到长江以南，上奏章请从江陵迁到上明，命令冠军将军刘波守卫江陵，咨议参军杨亮守卫江夏。

王蕴坚决辞让徐州刺史的职务，谢安说："你处于皇后父亲的尊贵地位，不应该妄自菲薄，以免亏损难得的信任和机遇。"王蕴才接受了任命。

当初，中书郎郗超自认为他的父亲郗愔的职位待遇应在谢安之上，可是谢安入朝执掌权柄，郗愔却停留在闲散的职位上，愤恨和抑郁的心情，时常溢于言表，因此同谢氏有了嫌隙。当时，朝廷正对秦国的进犯担忧，下诏寻找可以镇守、防御北方的文武双全的将领，谢安推荐他哥哥的儿子谢玄来应诏。郗超听说后，感叹地说："谢安的贤明，竟然能违背众人的议论，举荐亲属；谢玄的才能，足以不辜负谢安的举荐。"众人都认为不一定如此。郗超说："我曾经

和谢玄一同在桓公府中任职，看到他使用人才，即使是身分低微的人也没有不各任所长的，所以我知道他这次一定以胜任。”

谢玄如募英勇善战的部属，得到彭城人刘牢之等几个人。委派刘牢之担任参军，时常率领精锐的兵士充当前锋，每次作战没有不取胜的。当时人称这支军队为“北府兵”，敌人很畏惧他们。

5 十二日，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彪之去世。当初，谢安想增建宫殿，王彪之说：“晋国复兴的初期，利用东府做皇宫，极为简陋。苏峻作乱的时候，战帝住在御史台办公的地方，几乎遮挡不了严寒酷暑，所以另建新宫殿。新建的宫殿同汉代、魏代相比是简陋了，同刚过长江时相比就算奢华了。现在敌寇正强盛，怎么能大兴土木，侵扰百姓呢？”谢安说：“宫殿破旧简陋，后人会说我们没有能力。”王彪之说：“凡是担负天下重任的人，应该保卫国家，安定百姓，使政事清明，哪能以修宫殿为能事呢？”谢安不能改变他的主张，所以在王彪之活着的时候，宫殿没有增修。

6 十二月，临海太守郗超去世。当初，郗超依附桓氏，因父亲郗愔忠于王室，不让他知道内情。等到病重，郗超拿出一箱书信交给门生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了以后，如果他因哀伤惋惜而妨碍到睡眠和饮食，可以把这个箱子呈送给他；如没出现这种情况，就烧掉这个箱子。”后来，郗愔果然因哀伤惋惜而生病，门生呈上箱子，箱中的往返信件，内容都是郗超和桓温秘密谋划的计策。郗愔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算晚了！”于是不再痛哭了。

三　年

1 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会稽王邸。

2 秦王堅遣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

·长乐公丕、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暐帅步骑七万寇襄阳，以荆州刺史杨安帅樊、邓之众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石越帅精骑一万出鲁阳关[1]，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帅众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帅众四万出武当，会攻襄阳。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无舟楫，不以为虞。既而石越帅骑五千浮渡汉水，序惶骇，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获船百余艘以济余军。长乐公丕督诸将攻中城。

序母韩氏闻秦兵将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为不固，帅百余婢及城中女丁筑邪城于其内[2]。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溃，众移守新城，襄阳人谓之夫人城。

桓冲在上明拥众七万，惮秦兵之强，不敢进。

丕欲急攻襄阳，苟苌曰："吾众十倍于敌，糗粮山积[3]，但稍迁汉、沔之民于许、洛，塞其运道，绝其援兵，譬如网中之禽，何患不获，而多杀将士，急求成功哉？"丕从之。慕容垂拔南阳，执太守郑裔，与丕会襄阳。

3 秋，七月，新宫成；辛巳，帝入居之。

4 秦兖州刺史彭超请攻沛郡太守戴逡于彭城，曰："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征南棋劫之势[4]，东西并进，丹阳不足平也！"秦王坚从之，使都督东讨都军事；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帅步骑七万寇淮阳、盱眙。超、赵之弟；保，羌之从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诏右将军毛虎生帅众五万镇姑熟以御秦兵。

秦梁州刺史韦钟围魏兴太守吉挹于西城。

5 九月，秦王坚与群臣饮酒，从秘书监朱彤为正，人以极醉为限。秘书侍郎赵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5]，杜康妙识[6]，仪狄先知[7]。纣丧殷邦，桀倾夏国[8]，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坚大悦，命整书之以为酒戒，自是宴群臣，礼饮而已。

6 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扬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献汗血马[9]。秦王坚曰："吾尝慕汉文帝之为人，用千里马何为[10]？"命群臣作《止马之诗》而反之。

7 巴西人赵宝起兵凉州[11]，自称晋西蛮校尉、巴郡太守。

8 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镇洛阳，谋反；秦王坚曰："长史吕光忠正，必不与之同。"即命光收重，槛车送长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9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长乐公丕等拥众十万，攻围小城，日费万金，久而无效，请征下廷尉。秦王坚曰："丕等广费无成，实宜贬戮；但师已淹时，不可虚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赎罪。"使黄门侍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赐丕剑曰："来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复持面见吾也！"

10 周虓在秦，密与桓冲书，言秦阴计；又逃奔汉中，秦人获而赦之。

【注释】

①鲁阳关：地名，一作鲁关，在今河南南召东北、鲁山西南，当豫、荆间交通要道。

②邪城：紧挨着原来的内城修筑的第三重城墙。

③糗(qiǔ)粮：干粮。

④征南：指征南大将军苻丕。棋劫：围棋术语，黑白双方在同一处各围住对方一子，若黑方提白一子，按规定白方须于他处下一子，待黑方应一子后，方可返提一子。这种双方都必须间隔一步才能提子的着法称为"劫"。本段话中彭超是以棋势比喻兵势，意思是要使晋国军队到处应战。

⑤"地列"二句：据《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载，曹操曾禁酒，孔融写信嘲笑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赵整的诗句当系据此演化而来。

⑥杜康：传说中用高粱酿酒的发明者。后成为酒的代名词，曹操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著名诗句。

⑦仪狄：传说为夏禹时发明酿酒的人，进酒于禹，禹饮后称道酒的甘美，并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于是疏远了仪狄。

⑧"纣丧"二句：传说商纣王曾在酒池肉林中作长夜之饮，赵整当系据此而推断夏、商是因饮酒过度而灭亡的。

⑨大宛：西域国名，国都在贵山城（今俄罗斯塔什干东南卡散赛）。汗血马：古代的一种骏马，汗从其前肩髆出，如血，能日行千里。

⑩"吾尝"句：汉文帝拒绝千里马之事，见本书第十三卷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

⑪凉州：据其他版本及史实，当作"梁州"，译文据改。

【译文】

三年（戊申，公元378年）

1 春，二月，建造新宫殿，皇帝迁到会稽王府第居住。

2 秦王苻坚派遣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萇、尚书慕容暐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进犯襄阳，委派荆州刺史杨安率领樊城、邓县的军队充当前锋，征虏将军始平人石越率领一万精锐的骑兵从鲁阳关出发，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萇率领五万军队从南乡出发，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率领四万军队从武当出发，会合后攻打襄阳。夏，四月，秦国军队到达沔水以北，晋国梁州刺史朱序认为秦国军队没有船只，不加防备。不久，石越率领五千骑兵浮渡过汉水，朱序惶恐

惊骇，固守内城；石越攻下襄阳外城，缴获一百多艘船只，用来渡过其余的军队。长乐公苻丕统领各将领攻打内城。

朱序的母亲韩氏听说秦国军队将要到来，亲自登上城墙巡查，到了西北角，认为不坚固，就率领一百多婢女和城中妇女，在里面修了一道邪城。等到秦国军队到来，西北角果然崩溃，众人于是转移到新城墙上拒守，襄阳人把新城墙称为夫人城。

桓冲在上明拥有七万兵士，畏惧秦国军队的强大，不敢进军。

苻丕想急速攻取襄阳，苟苌说："我们的军队是敌人的十倍，干粮堆积得像山头一样，只要逐渐地把汉水、沔水一带的民众迁到许昌、洛阳，堵住他们的运输通道，阻绝他们的援救部队，就如同网中的鸟雀，何必担心不能擒获，却要以将领士兵的过多伤亡，急于谋取成功呢？"苻丕听从了他的建议。慕容垂攻下南阳，生擒太守郑裔，和苻丕在襄阳会合。

3 秋，七月，新的宫殿建成；二十五日，皇帝迁进新宫殿居住。

4 秦国兖州刺史彭超请求到彭城攻打晋国沛郡太守戴逵，并且说："希望再派大将攻打淮水以南各城池，与征南大将军形成围棋中劫争那种形势，东西同时前进，丹阳是不难平定的！"秦王苻坚听从了他的建议，指派他担任都督东讨诸军事；和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一同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进犯淮阳、盱眙。彭超，是彭越的弟弟；邵保，是邵羌的堂弟。八月，彭超攻打彭城。晋国皇帝诏令右将军毛虎生率领五万军队镇守姑孰，抵御秦国军队。

秦国梁州刺史在西城包围晋国魏兴太守吉挹。

5 九月，秦王苻坚和臣属们饮酒，委派秘书监朱彤做酒正，以喝得烂醉为阴度。秘书侍郎赵整作《酒德之歌》说："地上列有酒泉，天上垂着酒池，杜康能别醇醨，仪狄引发先知。纣暴饮丧殷邦，桀酗酒失夏国，由此说来，前人的危亡是后人借鉴的法则。"苻坚非常高兴，命赵整写出来作为饮酒的劝诫之语，从此，宴请臣属时，只是礼

节性地饮上几盏而已。

6 秦国凉州刺史梁熙派遣使者进入西域，宣扬秦国的声威恩德。冬，十月，大宛国进献汗血以。秦王苻坚说："我曾经仰慕汉文帝的为人处事，要千里马有什么用？"命臣属写作《止马之诗》，把汗血马送回。

7 巴西人赵宝在梁州起兵，自称晋国西蛮校尉、巴郡太守。

8 秦国豫州刺史北海公苻重镇守洛阳，阴谋反叛；秦王苻坚说："长史吕光忠诚正直，一定不会和他同谋。"就命令吕光逮捕苻重，用囚车押送到长安，赦免了他，以公爵的身分回到私宅。苻重，是苻洛的哥哥。

9 十二月，秦国御史中丞李柔上弹劾奏章说："长乐公苻丕等人拥有十万军队。围攻一座小城，每日耗费万两黄金，长时间不能建功，请求召回，交付廷尉。"秦王苻坚说："苻丕等人耗费甚大却没有成效，实在应该贬谪杀戮；只是军队已经拖延了时间，不能空手而归，特地宽恕他们一次，命令他们立功赎罪。"指派黄门侍郎韦华秉持符节，严厉责备苻丕等人，并赐给苻丕一柄佩剑，说："明年春天不能取胜，你可以自尽，不要再活着来见我！"

10 周虓在秦国，秘密地给桓冲写信，告诉他秦国的秘密计划；又逃跑到汉中，秦国人抓住后赦免了他。

四　年

1 春，正月，辛酉，大赦。

2 秦长乐公丕等得诏惶恐，乃命诸军并力攻襄阳。秦王坚欲自将攻襄阳，诏阳平公融以关东六州之兵会寿春，梁熙以河西之兵为后继。阳平公融谏曰："陛下欲取江南，固

当博谋熟虑,不可仓猝。若止取襄阳,又岂足亲劳大驾乎?未有动天下之众而为一城者,所谓'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也[1]!"梁熙谏曰:"晋主之暴,未如孙晧,江山险固,易守难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又何必亲屈鸾辂[2],远幸沮泽乎?昔汉光武诛公孙述,晋武帝擒孙晧,未闻二帝自统六师,亲执枹鼓[3],蒙矢石也。"坚乃止。

诏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帅众八千救襄阳,波畏秦,不敢进。朱序屡出战,破秦兵,引退稍远,序不设备。二月,襄阳督护李伯护密遣其子送款于秦,请为内应;长乐公丕命诸军进攻之。戊午[4],克襄阳,执朱序,送长安。秦王坚以序能守节,拜度支尚书;以李伯护为不忠,斩之。

秦将军慕容越拔顺阳[5],执太守谯国丁穆。坚欲官之,穆固辞不受。坚以中垒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配兵一万,镇襄阳,选其才望,礼而用之。

桓冲以襄阳陷没,上疏送章节,请解职;不许。诏免刘波官,俄复以为冠军将军。

3 秦以前将军张蚝为并州刺史。

4 兖州刺史谢玄帅众万余救彭城,军于泗口。欲遣间使报戴逡而不可得;部曲将田泓请没水潜行趣彭城,玄遣之。泓为秦人所获,厚赂之,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秦人杀之。彭超置辎重于留城[6],谢玄扬声遣后军将军何谦向留城。超闻之,释彭城围,引兵还保辎重。戴逡帅彭城

之众，随谦奔玄，超遂据彭城，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难克淮阴，留邵保戍之。

【注释】

①“所谓”句：随珠，传说中的宝珠。据说春秋时随国君主救过一条受伤的蛇，后来这条蛇衔给他一颗明珠作为回报，世称随珠。千仞之雀：高飞几百丈的鸟雀。“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语出《吕氏春秋》。

②鸾辂：天子的车驾。

③桴(fú服)鼓：鼓槌和鼓。

④戊午：二月甲申朔，无戊午。

⑤顺阳：郡名，治今河南淅川南。

⑥留城：城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译文】

四年(己卯，公元379年)

1 春，正月，初八，大赦天下。

2 秦国长乐公苻不等人接到诏书，惶恐不安，于是命令各军集中力量攻打襄阳。秦王苻坚打算亲自率军进攻襄阳，诏令阳平公苻融率领关东六州的军队在寿春会合，梁熙率领河西的军队作为后继部队。阳平公苻融规劝说：“陛下想要攻取长江以南，应该广泛征求意见，深思熟虑，不能仓促行事。如果只是攻取襄阳，又哪里值得亲自劳动大驾呢？从来没有为一座城池而动用整个天下的军队的，这正像有人所说的‘用随侯的宝珠去弹射高飞几百丈的鸟雀’啊！”梁熙规劝说：“晋国君主的暴虐，还赶不上孙皓，长江以南江山险要稳固，容易防守难以进攻。陛下如一定要肃清长江以南，也不过是分别命令将帅，率领函谷关以东的军队，向南开到淮水、泗水一带，调遣梁州、益州的军队，向东开出巴山、三峡，又何必亲自出动，远远地前往低洼潮湿的地方呢？从前汉光武帝诛灭公孙述、晋武帝擒获

孙皓,没有听说二帝自己统领六军,亲手擂动战鼓,面对飞箭的。"苻坚于是作罢。

晋国皇帝诏令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率领八千兵士援救襄阳,刘波畏惧秦国军队,不敢前进。朱序屡次出城交战,打败秦国军队,秦国军队撤退得比较远,朱序没有加以戒备。二月,襄阳督护李伯护秘密派遣他的儿子向秦国表示忠诚,请求充当内应;长乐公苻丕命令各军一同进攻。戊午日,攻下襄阳,擒获朱序,送到长安。秦王苻坚认为朱序能保持气节,任命他为度支尚书;认为李伯护不忠诚,杀了他。

秦国将军慕容越攻下顺阳,擒获太守谯国人丁穆。苻坚想授予丁穆官职,丁穆坚决推辞,不接受。苻坚委派中垒将军梁成担任荆州刺史,配给他一万兵士,镇守襄阳,梁成选拔当地有才能声望的人士,以礼相待,任用他们。

桓冲因襄阳陷落,上奏疏送还印绶符节,请求解除职务;朝廷不同意。下诏免除刘波的官职,不久又委任他为冠军将军。

3 秦国委派前将军张蚝担任并州刺史。

4 兖州刺史谢玄率领部众一万多人援救彭城,驻扎在泗口,想派遣使者伺机前去通知戴逯,而没有得到机会;部曲将田泓请求潜水到彭城,谢玄就派遣他前去。田泓被秦国人抓获,秦国人用很多财物贿赂他,让他说南面的军队已经失败了;田泓假装答应下来,但随之就告诉彭城中的守卫兵士说:"南面的军队即将到来,我单人前来通报,被贼人捉住了,你们努力啊!"秦国人杀了他。彭超把轻重装备放在留城,谢玄扬言派遣后军将军何谦进攻留城。彭超听说后,解除对彭城的包围,率领军队回去保护轻重装备。戴逯率领彭城的部众,随何谦投奔谢玄,彭超于是占据彭城,留下兖州治中徐褒在那里驻守,自己向南攻打盱眙。俱难攻下淮阴,留邵保在那里驻守。

5 三月，壬戌，诏以“疆埸多虞，年谷不登，其供御所须，事从俭约；九亲供给[1]，众官廪俸，权可减半。凡诸役费，自非军国事要，皆宜停省。”

6 癸未[2]，使右将军毛虎生帅众三万击巴中[3]，以救魏兴。前锋督护赵福等至巴西，为秦将张绍等所败，亡七千余人。虎生退屯巴东。蜀人李乌聚众二万，围成都以应虎生，秦王坚使破虏将军吕光击灭之。夏，四月，戊申，韦钟拔魏兴，吉挹引刀欲自杀，左右夺其刀；会秦人至，执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坚叹曰：“击孟威不屈于前[4]，丁彦远洁己于后[5]，吉祖冲闭口而死[6]，何晋氏之多忠臣也？”挹参军史颖得归，得挹临终手疏，诏赠益州刺史。

7 秦毛当、王显帅众二万自襄阳东会俱难、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难、超拔盱眙，执高密内史毛操之。秦兵六万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7]，去广陵百里；朝廷大震，临江列戍，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石，安之弟也。

右卫将军毛安之等师众四万屯堂邑[8]。秦毛当、毛盛帅骑二万袭堂邑，安之等惊溃。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三阿。丙子，难、超战败，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与田洛帅众五万进攻盱眙，难、超又败，退屯淮阴。玄遣何谦等帅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淮桥[9]。邵保战死，难、超退屯淮北。玄与何谦、戴逯、田洛共追之，战于君川[10]，复大破之，难、超北走，仅以身免。谢玄还广陵，诏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

秦王坚闻之，大怒。秋，七月，槛车征超下廷尉，超自

杀。难削爵为民。

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兖州刺史,镇湖陆[11];王显为扬州刺史,戍下邳。

谢安为宰相,秦人屡入寇,边兵失利,安每镇之以和静。其为政,务举大纲,不为小察。时人比安于王导,而谓其文雅过之。

8 八月,丁亥,以左将军王蕴为尚书仆射,顷之,迁丹阳尹。蕴自以国姻,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

9 是岁,秦大饥。

【注释】

①九亲:即九族,这里指晋王室成员。

②癸未:三月癸丑朔,无癸未。

③巴中:指巴郡。

④周孟威:即周虓,虓字孟威。

⑤丁彦远:即丁穆,穆字彦远。

⑥吉祖冲:即吉挹,挹字祖冲。

⑦三阿:地名,即今江苏金湖东南平阿西村,东晋时侨置幽州治北。

⑧堂邑:郡名,治今江苏六合北。

⑨淮桥:秦国军队在淮水上架的浮桥。

⑩君川:地名,在今江苏盱眙北。

⑪湖陆:县名,治今山东鱼台东南。

【译文】

5 三月,初十,晋国皇帝下诏说:"边境多有患难,今年粮食又歉收,宫廷所需物品,应该一律减省节约;九族的供给,文武官员的俸

禄，可权且减为一半。各项劳役费用，除非是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都应停止和节省。”

6 癸未日，命令右将军毛虎生率领三万军队攻打巴中，来援救魏兴。前锋督护赵福等人到达巴西，被秦国将领张绍等人打攻，死了七千多人。毛虎生退到巴东驻守。蜀郡人李乌聚集部众二万人，包围成都，来响应毛虎生，秦王苻坚派破虏将军吕光消灭了他。夏，四月，二十六日，韦钟攻下魏兴，吉挹拔出刀来打算自杀，左右的人夺下了他的刀；恰在这时，秦国军队到来，擒获了他，吉挹不说话不进食，随之死去。秦王苻坚叹息说：“前有周孟威不肯屈服，后有丁彦远洁身自好，吉祖冲又不说话不进食而死，为什么晋氏有这么多的忠臣呢？”吉挹的参军史颖逃了回去，朝廷得到他所转交的吉挹临终时的亲笔奏疏，追赠吉挹为益州刺史。

7 秦国毛当、王显率领二万军队，以襄阳向东同俱难、彭超会合，攻打淮水以南地区。五月，十四日，俱难、彭超攻下盱眙，擒获高密内史毛操之。秦国军队六万人将幽州刺史田洛包围在三阿，离广陵仅一百里；朝廷大为震惊，沿江设防，派遣征虏将军谢石率领水军驻扎在涂中。谢石，是谢安的弟弟。

右卫将军毛安之等人率领四万军队驻扎在堂邑。秦国毛当、毛盛率领二万骑兵袭击堂邑，毛安之等人惊惶溃散。兖州刺史谢玄从广陵援救三阿。二十五日，俱难、彭超战败，退到盱眙据守。六月，初七，谢玄和田洛率领五万军队进军攻打盱眙，俱难、彭超又战败，退到淮阴驻守。谢玄派遣何谦等人率领水军趁潮水上涨时进发，夜晚，焚烧了淮桥。邵保战死，俱难、彭超退到淮水以北驻守。谢玄和何谦、戴逯、田洛共同追击，在君川交战，又把他们打得大败，俱难、彭超向北逃跑，仅自身逃脱。谢玄回到广陵，下诏晋升名号为冠军将军，兼任徐州刺史。

秦王苻坚得知后，非常愤怒。秋，七月，用囚车征召彭超，交付廷尉，彭超自杀。俱难被削去爵位，降为平民。

苻坚委派毛当担任徐州刺史,镇守彭城;毛盛但任兖州刺史,镇守湖陆;王显担任扬州刺史,守卫下邳。

谢安担任宰相,秦国人多次进犯,边境军队失利,谢安总是以平和、沉着的态度使人心镇定。他处理政事,特别注重根本性的问题,对小事不计较。当时的人把谢安同王导相提并论,而认为他的斯文典雅超过了王导。

8 八月,初七,委派左将军王蕴担任尚书仆射,不久,调任为丹阳尹。王蕴自认为是皇后的父亲,不想在京城内任职,苦苦请求调到外地,于是又委派他担任都督浙东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

9 这一年,秦国发生大饥荒。

五 年

1 春,正月,秦王坚复以北海公重为镇北大将军,镇蓟。

二月,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秘书监朱彤谏曰:"陛下东征西伐,所向无敌,四海之地,什得其八,虽江南未服,盖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学舍,教人战斗之术,殆非所以驯致升平也[1]。且诸将皆百战之余,何患不习于兵,而更始受教于书生?非所以强其志气也。此无益于实而有损于名,惟陛下图之!"坚乃止。

2 秦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犀耳[2];自以有灭代之功,求开府仪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愤。三月,秦王坚以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使自伊阙趋襄阳,溯汉

而上。洛谓官属曰："孤，帝室至亲，不得入为将相，而常摈弃边鄙；今又投之西裔，复不听过京师，此必有阴计，欲使梁成沈孤于汉水耳！"幽州治中平规曰："逆取顺守，汤、武是也[63]；因祸为福，桓、文是也[64]。主上虽不为昏暴，然穷兵黩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云从。今跨据全燕，地尽东海，北总乌桓、鲜卑，东引句丽、百济[65]，控弦之士不减五十余万，奈何束手就征，蹈不测之祸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沮谋者斩！"于是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以平规为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贞为左长史，辽东太守赵赞为左司马，昌黎太守王緼为右司马，辽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杰、牧官都尉魏敷等为从事中郎。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桓、高句丽、百济、新罗、休忍诸国[66]，遣兵二万助北海公重成薊。诸国皆曰："吾为天子守藩，不能从行唐公为逆。"洛惧，欲止，犹豫未决。王緼、王琳、皇甫杰、魏敷知其无成，欲告之；洛皆杀之。吉贞、赵赞曰："今诸国不从，事乖本图，明公若惮益州之行者，当遣使奉表乞留，主上亦不虑不从。"平规曰："今事形已露，何可中止？宜声言受招，尽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阳平公必郊迎，因而执之，进据冀州；总关东之众以图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从之。夏，四月，洛帅众七万发和龙。

秦王坚召群臣谋之，步兵校尉吕光曰："行唐公以至亲为逆，此天下所共疾。愿假臣步骑五万，取之如拾遗耳。"坚曰："重、洛兄弟，据东北一隅，兵赋全资，未可轻

也。"光曰:"彼众迫于凶威,一时蚁聚耳。若以大军临之,势必瓦解,不足忧也。"坚乃遣使让洛,使还和龙,当以幽州永为世封。洛谓使者曰:"汝还白东海王[7],幽州褊狭[8],不足以容万乘[9],须王秦中以承高祖之业[10]。若能迎驾潼关者,当位为上公,爵归本国。"坚怒,遣左将军武都窦冲及吕光帅步骑四万讨之;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邺,将冀州兵三万为前锋;以阳平公融为征讨大都督。

北海公重悉蓟城之众与洛会,屯中山,有众十万。五月,窦冲等与洛战于中山,洛兵大败,生擒洛,送长安。北海公重走还蓟,吕光追斩之。屯骑校尉石越自东莱帅骑一万,浮海袭和龙,斩平视,幽州悉平。坚赦洛不诛,徙凉州之西海郡。

臣光曰:"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11],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12]。"《诗》云:"毋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13]。"今坚违之,能无乏乎?

3 朝廷以秦兵之退为谢安、桓冲之功,拜安卫将军,与冲皆开府仪同三司。

【注释】

①驯致:逐渐达到。

②犁耳:铁犁上的耳子,厚而坚硬。

③"逆取"二句:意谓商汤、周武王分别夺取夏、商天下,是不以正道取之,

但却能以正道守成。

④“因祸”二句：齐桓公、晋文公都是因兄弟争权而夺位称霸的，故称“因祸为福”。

⑤百济：古国名，在今朝鲜半岛西南部。本出扶余，古为马韩诸国之一。传说为后汉末夫余王尉仇台之后，初以百家济海而立国，因以为名。晋时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其盛时屡与高句丽、新罗争夺地盘。

⑥休忍：古国名，在今朝鲜半岛。

⑦东海王：指苻坚。苻坚做君王之前，封爵为东海王。

⑧褊(biǎn 扁)狭：狭小。

⑨万乘：周代时天子拥有兵车一万乘，后世因之以万乘指代天子。

⑩秦中：指今陕西中部平原地区。

⑪狃(niǔ 纽)：因袭、习惯。

⑫“威克”四句：语出《伪古文尚书·胤征篇》。威，威严。爱，恩爱、个人情感。允，诚信，必定。济，成功。

⑬“毋纵”四句：语出《诗经·大雅·民劳篇》。罔极：行为不正，没有准则。慝(tè 特)：邪恶。

【译文】

五年(庚辰，公元 380 年)

1 春，正月，秦王苻坚又委派北海公苻重担任镇北大将军，镇守蓟城。

二月，在渭城建造教武堂，命令懂得阴阳学说和兵法的太学生教授各将领，秘书监朱彤规劝说：“陛下东征西讨，所到之处没有敌手，四海之内的土地，已得到十分之八，虽然长江以南没有归服，但不值得一提。所以应该逐渐停息战事，加强礼乐教化。然而却开始设立学堂，教给人们作战的技术，恐怕不是逐渐达到天下太平的办法。而且各将领已经身经百战，何必担心他们不熟悉军事，却反而要他们去接受书生的教育？这不是增强他们志气的做法。这样做对实际行动没有益处，却损害名声，希望陛下考虑！”苻坚才停止了。

2 秦国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人勇猛，力大无比，能坐着制服奔跑中的牛，射穿铁犂上的耳子；自认为有消灭代国的功劳，请求得到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而没有如愿，因此心中怨恨愤怒。三月，秦王苻坚委派苻洛担任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命令他从伊阙赶往襄阳，逆汉水而上。苻洛对官属们说："我，是王室中的至亲，不能入朝担任主将宰相，却时常被摒弃在边境；现在又被抛到西部边陲，还不准途经京城，这里面一定有阴谋，大概是要让梁成把我沉入汉水中！"幽州治中平规说："不以正道夺取天下而以正道保住天下的，那是商汤、周武王；能将祸患转化为祸祥，那是齐桓公、晋文公。主上虽然不算庸暴虐，但动用所有兵力，肆意发动战争，民众盼望得到休整的，十家中就有九家。如果明公竖起神圣的旗帜，普天之下必然云涌般地归附。现在明公占据整个燕国的土地，一直达到东海，北面统领乌桓、鲜卑，东面控制高句丽、百济，拉弓射箭的战士不下五十多万，为什么自缚双手接受征召，跳进难以预测的灾祸之中呢？"苻洛卷起袖子，大声地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阻止计划的斩首！"于是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委派平规担任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贞担任左长史，辽东太守赵赞担任左司马，昌黎太守王緼担任右司马，辽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杰、牧官都尉魏敷等人担任从事中郎。分别派遣使者向鲜卑、乌桓、高句丽、百济、新罗、休忍各国征调军队，派遣三万兵士协助北海公苻重守卫蓟城。各国都说："我们为天子守卫边境，不能跟随行唐公作乱。"苻洛恐惧，想停止行动，犹豫迟疑，没有决定下来。王緼、王琳、皇甫杰、魏敷知道苻洛不能成功，想告发他；苻洛把他们全杀了。吉贞、赵赞说："现在各国不从命，事情出乎意料，明公如果害怕前往益州，应该派遣使者带上奏章请求留下来，不必担心主上不听从。"平规说："现在事情的形迹已经显露出来，怎么能中途停止？应该扬言接受诏令，调发幽州所有军队，从常山向南出发，阳平公必定到郊外迎接，就乘机捉住他，进军占据

冀州；统领函谷关以东的军队来谋取西方的土地，天下就会在明公旌旗指挥下迅速平定！"苻洛听从了他的意见。夏，四月，苻洛率领七万军队从和龙出发。

秦王苻坚召集臣属商议这件事，步兵校尉吕光说："行唐公以至亲的身分发动叛乱，这是天下人共同憎恨的。希望拨付给我步兵骑兵五万人，擒获他就如同从地上拾取遗物一样容易。"苻坚说："苻重、苻洛兄弟，占据东北一角，武器粮草充足，不可以轻视。"吕光说："他的部众为凶狠的威慑所协迫，如蚂蚁般地暂时聚集在一起而已。如果派大军进逼，他们势必土崩瓦解，不值得忧虑。"苻坚于是派遣使者责备苻洛，命令他回到和龙，许诺把幽州作为他世世代代的封地。苻洛对使者说："你回去告诉东海王，幽州土地狭小，不能够容纳天子，我必须在秦中称王，来继承高祖的大业。东海王如能在潼关迎接车驾，将给予他上公的地位，以王爵的身分回到自己的封国。"苻坚发怒，派遣左将军武都人窦冲和吕光率领步兵骑兵四万人讨伐他；右将军都贵乘坐驿站的传车急速赶到邺城，率领冀州三万军队充当前锋；委派阳平公苻融担任征讨大都督。

北海公苻重调集蓟城的所有部众和苻洛会合，屯驻在中山，拥有十万军队。五月，窦冲等人和苻洛在中山交战，苻洛的军队大败，活捉了苻洛，押送到长安。北海公苻重逃回蓟城，吕光追击，杀了他。屯骑校尉石越从东莱率领一万军队，渡海袭击和龙，杀了平规，幽州全部平定。苻坚赦免苻洛，不杀他，把他迁徙到凉州的西海郡。

臣司马光以为：对有功的人不奖赏，对有罪的人不诛杀，即使是尧、舜在位也不能治理好国家，何况是其他的人呢？秦王苻坚每次擒获反叛的人就宽宥，使他的臣属对作乱习以为常，冒险行事，以求侥幸成功，即使失败被擒获，还不必担忧被处死，祸乱怎么能止息呢？《尚书》说："威严胜过恩爱，必定能成功；恩爱胜过威严，必定不能成功。"《诗经》说："别听狡诈欺骗话，两面三刀要警惕。制止暴虐与劫掠，不使作恶把人欺。"

现在苻坚违背这些道理,能够不灭亡吗?

3 朝廷认为秦国军队的撤退是谢安、桓冲的功劳,任命谢安为卫将军,和桓冲都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

4 六月,甲子,大赦天下。

5 丁卯,以会稽王道子为司徒;固让不拜。

6 秦王坚召阳平公融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征南大将军、守尚书令、长乐公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坚以诸氐种类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万户[1],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长乐公丕领氐三千户,以仇池氐酋射声校尉杨膺为征东左司马,九嵕氐酋长水校尉齐午为右司马,各领一千五百户,为长乐世卿[2]。长乐郎中令略阳垣敞为录事参军,侍讲扶风韦干为参军事,申绍为别驾。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州刺史,镇龙城。中书令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城。抚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枹罕。长水校尉王腾为并州刺史,镇晋阳。河、并二州各配氐户三千。兴、腾并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3],镇洛阳。移洛州刺史治丰阳[4]。臣鹿公睿为雍州刺史。各配氐户三千二百。

坚送丕至灞上，诸氐别其父兄，皆恸哭，哀感路人。赵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5]，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6]，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坚笑而不纳。

7 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8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逊据交州反。

9 秦王坚以左禁将军杨璧为秦州刺史，尚书赵迁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为宁州刺史。

10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7]。

11 十二月，秦以左将军都贵为荆州刺史，镇彭城[8]。

12 置东豫州，以毛当为刺史，镇许昌。

13 是岁，秦王坚遣高密太守毛操之等二百余人来归。

【注释】

①三原：地名，在今陕西三原。　九嵕（zōng 宗）：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②世卿：世代享有卿的职位。

③"平原"句：六州中的"阳州"当为"扬州"。

④丰阳：县名，治今陕西山阳。

⑤阿得脂：声辞，有音无意。

⑥博劳：鸟名，即伯劳，额部和头部的两旁黑色，颈部蓝灰色，背部棕红色，有黑色波状横纹，吃昆虫和小鸟。现在有的地区称为虎不拉。仇绥：动物名，具体情况不详。

⑦定皇后：即孝武帝王皇后。

⑧镇彭城：据《晋书·孝武帝纪》及同书《苻坚载记》、《桓冲传》，都贵的镇所为襄阳，"彭城"当有误。

【译文】

4 六月，十九日，大赦天下。

5 二十二日，委派会稽王司马道子担任司徒；司马道子坚决推辞，不接受。

6 秦王苻坚征召阳平公苻融担任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委派征南大将军、守尚书令、长乐公苻丕担任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苻坚因氐族各部落人口增长迅速，秋，七月，把三原、九嵕、武都、汧县、雍城的氐人十五万家划分出来，命令宗室中的亲属分别统领，散居到各军事要塞，如同古代的诸侯国一样。长乐公苻丕统领氐族三千户，委派仇池氐族首领射声校尉杨膺担任征东左司马，九嵕氐族首领长水校尉齐午担任右司马，各自率领一千五百户，作为长乐封国世代承袭的卿大夫。长乐封国的郎中令略阳人垣敞担任录事参军，侍讲扶风人韦千担任参军事，申绍担任别驾。杨膺，是苻丕的妻子的哥哥；齐午，是杨膺的妻子的父亲。八月，从幽州中分出部分郡县设置平州，委派石越担任平州刺史，镇守龙城。中书令梁谠担任幽州刺史，镇守蓟城。抚军将军毛兴担任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河州刺史，镇守枹罕。长水校尉王腾担任并州刺史，镇守晋阳。河、并二州各配给氐族三千户。毛兴、王腾都同苻氏有婚姻关系，是氐族有崇高威望的人。平原公苻晖担任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守洛阳。把洛州刺史的治所迁到丰阳。臣鹿公苻睿担任雍州刺史。各配给氐族三千二百户。

苻坚送苻丕到灞上，氐族人告别他们的父兄，都失声痛哭，悲哀的心情使过路的人都被感动。赵整利用陪同饮宴的机会，拿过琴来弹唱说："阿得脂，阿得脂，博劳的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同族人留下鲜卑，一旦有急难，应当告诉谁！"苻坚只是笑一笑而不采纳。

7 九月，初十，皇后王氏逝世。

8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逊占据交州反叛。

9 秦王苻坚委派左禁将军杨壁担任秦州刺史，尚书赵迁担任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担任宁州刺史。

10 十一月，十三日，将定皇后安葬在隆平陵。

11 十二月，秦国委派左将军都贵担任荆州刺史，镇守彭城。

12 秦国设置东豫州，委派毛当担任刺史，镇守许昌。

13 这一年，秦王苻坚遣送高密太守毛操之等二百多人回到晋国。

六 年

1 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1]，引诸沙门居之[2]。尚书左丞王雅表谏，不从。雅，，肃之曾孙也。

2 丁酉，以尚书谢石为仆射。

3 二月，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入贡于秦。

4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5 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斩李逊，交州平。

6 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3]，追封新宁郡王，命其子遵为嗣。

7 十一月，己亥[4]，以前会稽内史郗愔为司空；愔固辞不起。

8 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帅众二万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卫军参军桓石民等帅水陆二万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袭击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5]。石虔进攻之，癸亥，拔

管城，获振、仲，斩首七千级，俘虏万人。诏封桓冲子谦为宜阳侯。以桓石虔领河东太守⑥。

9 是岁，江东大饥。

【注释】

①精舍：道士、僧人修炼居住之所。

②沙门：僧徒、和尚。也作"桑门"，梵语中室罗摩拏的音译，义译为勤息、勤修善法、止息恶行之义。

③"故武陵王"句：司马晞被迁徙到新安，事见本书第一〇三卷晋简文帝咸安元年。

④己亥：十一月戊辰朔，无己亥。

⑤管城：地名，在今湖北钟祥西北。

⑥河东：东晋侨置郡名，全称为南河东郡，治今湖北松滋西北。

【译文】

六年(辛巳，公元381年)

1 春，正月，皇帝开始信奉佛法，在殿内设置精舍，延请僧徒住在里面。尚书左丞王雅上奏章劝阻，不听从。王雅，是王肃的曾孙。

2 二十六日，委派尚书谢石担任仆射。

3 二月，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到秦国进献贡品。

4 夏，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5 秋，七月，二十五日，交趾太守杜瑗杀死李逊，交州平定。

6 冬，十月，从前的武陵王司马晞在新安去世，追封他为新宁郡王，命令他的儿子司马遵继承爵位。

7 十一月，己亥日，委派曾任会稽内史的郗愔担任司空；郗愔坚决推辞，不再出仕。

8 秦国荆州刺史都贵派遣他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率领二万军队进犯竟陵，桓冲派遣南平太守桓石虔、卫军参军桓石民等人率

领水军步兵二万人抵御。桓石民，是桓石虔的弟弟。十二月，初八，桓石虔袭击阎振、吴仲，把他们打得大败，阎振、吴仲退到管城据守。桓石虔进军攻打，二十七日，攻下管城，擒获阎振、吴仲，斩下首级七千颗，俘虏一万人。下诏封底桓冲的儿子为宜阳侯。委派桓石虔兼任河东太守。

9 这一年，江东发生大饥荒。

七 年

1 秦大司农东海公阳、员外散骑侍郎王皮、尚书郎周虓谋反，事觉，收下廷尉。阳，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坚问其反状，阳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1]，臣为父复雠耳。"坚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岂不知之？"王皮曰："臣父子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贱，故欲图富贵耳。"坚曰："丞相临终托卿，以十具牛为治田之资，未尝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荷晋恩，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先是，虓屡谋反叛，左右皆请杀之；坚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岂惮死乎？杀之适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诛，徙阳于凉州之高昌郡，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阳勇力兼人，寻复徙鄯善[2]。及建元之末[3]，秦国大乱，阳劫鄯善之相欲求东归，鄯善王杀之。

2 秦王坚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

3 夏，四月，坚扶风太守王永为幽州刺史。永，波之兄也。皮凶险无行，而永清修好学，故坚用之。以阳平公融为司

徒;融固辞不受。坚方谋伐晋,乃以融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4 五月,幽州蝗生,广袤千里。秦王坚使散骑常侍彭城刘兰发幽、冀、青、并民扑除之。

5 秋,八月,癸卯,大赦。

6 秦王坚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师。

7 九月,车师前部王弥宾、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4],请为乡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阳平公融谏曰:"西域荒远,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汉武征之[5],得不补失,今劳师万里之外,以踵汉氏之过举,臣窃惜之。"不听。

8 桓冲使扬威将军朱绰击秦荆州刺史都贵于襄阳,焚践沔北屯田,掠六百余户而还。

【注释】

①"臣父"句:苻法之死,见本书第一百卷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

②鄯(shàn 擅)善:西域国名,都伊循城(今新疆若羌东)。

③建元:苻坚的年号。本年为苻坚建元十八年,苻坚死于两年后,"建元之末"当指建元二十年。

④车师前部:西域国名,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湖村附近)。宾(tian 田):"填"的本字。

⑤"汉武"句:指汉武帝征伐大宛,打败楼兰、姑师,屯田车师之事。

【译文】

七年(壬午,公元382年)

1 秦国大司农东海公苻阳、员外散骑侍郎王皮、尚书郎周虓密谋反叛,事情泄露,逮捕后交付廷尉。苻阳,是苻法的儿子;王皮,是王猛的儿子。秦王苻堅询问他们反叛的原因,苻阳说:"臣下的父亲哀公无罪而死,臣下替父亲报仇而已。"苻堅哭着说:"哀公的死,责任不在于我,你难道不知道吗?"王皮说:"臣下的父亲是丞相,有辅佐君王创业的功勋,可是臣下避免不了贫穷卑贱,所以想谋求富贵而已。"苻堅说:"丞相临终时把你托付给我,要我给你十头牛做耕田务农的资本,不曾为你谋求官职;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清楚的了,丞相是何等明智啊!"周虓说:"我世代蒙受晋国的恩德,在世时是晋国的臣属,死了是晋国的鬼魂,还有什么要询问的呢?"在这以前,周虓多次谋图反叛,左右的人都请求杀掉他;苻堅说:"周孟威是个坚贞不屈的人,怀有这样的志向,难道怕死吗?杀掉他正足以成就他的名声而已!"全都赦免,不诛杀,把苻阳迁徙到凉州的高昌郡,王皮、周虓迁徙到朔方的北面。周虓死在朔方。苻阳的勇气力量超过常人,不久又迁徙到鄯善。等到建元末年,秦国大乱,苻阳劫掠鄯善的国相,想寻找机会回到东方,鄯善王杀了他。

2 秦王苻堅把邺城的铜驼、铜马、飞廉、翁仲迁徙到长安。

3 夏,四月,苻堅委派扶风太守王永担任幽州刺史。王永,是王皮的哥哥。王皮凶恶阴险,没有操行,王永却清正廉明,好学不倦,所以苻堅作用他。委派阳平公苻融担任司徒;苻融堅决推辞,不接受。苻堅正谋划征伐晋国,于是委派苻融担任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4 五月,幽州发生蝗灾,遍及一千里的地方。秦王苻堅派散骑常侍彭城人刘兰调发幽州、冀州、青州、并州的民众,扑灭蝗虫。

5 秋,八月,十一日,大赦天下。

6 秦王苻堅委派谏议大夫裴元略担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命令

他秘密筹建水军。

7 九月，车师前部王弥賓、鄯善王休密馱到秦国朝见，请求充当向导，讨伐西域不归顺的国家，然后仿照汉代的做法，设置都护来统领西域各国。秦王苻坚委派骁骑将军吕光担任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和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人统领步兵十万，骑兵五千，去征伐西域。阳平公苻融规劝说："西域荒芜遥远，得到那里的民众不能役役使，得到那里的土地不能耕种，汉武帝征伐西域，得不偿失。现在劳累军队出征到一万里之外，来承续汉代的错误举动，臣下私下里感到惋惜。"苻坚不听从。

8 桓冲命令扬威将军朱绰到襄阳攻打秦国荆州刺史都贵，焚烧、践踏沔水以北的军垦农田，掠夺六百多民户后返回。

9 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1]，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2]。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秘书监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元战，晋主不衔璧军门[3]，则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4]，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尚书左仆射权翼曰："昔纣为无道，三仁在朝，武王犹为之旋师[5]。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坚默然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卫率石越曰："今岁镇守斗[6]，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

曰："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7]。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对曰："三国之君皆淫虐无道[8]，故敌国取之，易于拾遗。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且按兵积谷，以待其衅。"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9]。吾当内断于心耳！"

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谓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坚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为令主，亦非暗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可复留此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10]？"坚不听。于是朝臣进谏者众，坚曰："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吾所不解也！"

太子宏曰："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坚曰："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

暴虐乎?"

冠军、京兆君慕容垂言于坚曰:"弱并于弱,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如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而蕞尔江南[11],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12]。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壹之功?"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赐帛五百匹。

【注释】

①略定:经略平定。

②"未沾"句:沾,滋润,濡染,比喻恩泽所被。王化:帝王的教化。

[illegible]

⑩“独不”句：指王猛临终时希望不要伐晋的遗言，详见本书第一〇三卷晋孝武帝宁康二年。

⑪蕞(zui 最)尔：地区狭小。

⑫“谋夫”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小旻篇》。大意是参谋顾问一大串，议来议去不算数。谋夫，出谋画策的人；孔，甚，很；集，成功。

【译文】

9冬，十月，秦王苻坚在太极殿召集文武官员，商议说：“自从我继承大业以来，将近三十年了，四方治理平定，只有东南一角，尚未蒙受帝王的教化。现在大略统计我们的兵士，可以达到九十七万，我想亲自率军讨伐东南，怎么样？”秘书监朱彤说：“陛下恭敬地奉行上天的意志去进行惩罚，必定不会遇到抵抗，晋国君主如不口衔璧玉到军营前投降，就要逃跑奔走，死在江海之上，陛下遣返中原逃亡到东南的官吏百姓，让他们回到故乡，然后倒转车驾向东巡视，在岱宗向上天奉告成功，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苻坚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志向。”

尚书左仆射权翼说：“从前商纣王暴虐无道，只因三位仁人处在朝中，周武王还为之退兵。现在晋国虽然微弱，但没有很大的罪恶；谢安、桓冲都是长江以南的伟人，君臣和睦，内外同心协力，依臣下看来，不可以谋取。”苻坚沉默了很久，说：“诸位各自谈谈自己的看法。”

太子左卫率石越说：“今年岁星镇星停留在斗宿，福祥在吴地，讨伐吴地必定有天灾。而且他们占有长江天险，民众又为他们效命，恐怕不可以讨伐。”苻坚说：“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也曾冲犯岁星，违背卜辞。天道隐微渺茫，不容易得知。夫差、孙皓都曾据守长江湖泊，终究不免于灭亡。现在凭我们众多的兵士，把马鞭投入长江，也足以截断流水，他们又有什么险阻可以依仗呢？”石越回答说：“三个国家的君主都荒淫凶暴，没有君主的道义，所以敌国攻

取他们,比从地上拾取遗物还容易。现在晋国虽然没有恩德,也没有很大的罪恶,希望陛下暂且休整军队,积蓄粮食,来等待时机。"这时,臣属们各自陈述进军的利弊,很久不能作出议议。苻坚说:"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在道路旁造房子,向过路人征徇意见总是没有的造成的时候。我将凭我内心的想法来决断了!"

臣属们都退出了,唯独留下阳平公苻融,对他说:"自古以来决断大事的,不过一二个大臣而已。现在众人议论纷纷,只是扰乱人的意念,我将和你决断这件事。"苻融回答说:"现在讨伐晋国有三方面的困难:和上天的意旨不相符合这是第一个方面;晋国内部没有裂痕,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频繁征战,军队疲劳,民众和畏惧敌人的心理,这是第三个方面。说晋国不可征伐的臣属,都是忠臣,希望陛下听从他们的意见。"苻坚脸上变色,说:"你也这样讲,我还有什么指望!我们有一百万强大的军队,资财兵器堆积如山;我虽然不是英明君主,也不是昏庸之辈。乘着屡战累胜的势头,攻打即将灭亡的国家,何必担忧不能取胜?怎么能再留下这批残余的故寇,使他们长久地成为国家的忧患呢?"苻融哭着说:"晋国不能灭亡,是十分清楚的。现在劳累军队大规模出动,恐怕没有万无的失的成功把握。而且臣下所担忧的,不仅仅在此。陛下宠信、培育鲜卑人、羌人、羯人,布满了京城内外,这些人都对我们有深仇大恨。太子单独和几万瘦弱的兵士留守京城,臣下担心不可预测的变乱在心腹地带发生,那就后悔不及了。臣下愚昧,见解实在不值得采纳;但王景略是一代豪杰,陛下时常把他比作诸葛武侯,难道不记得他临死时所说的话吗?"苻坚不听从。这时,朝廷官员中进言规劝的很多,苻坚说:"以我们的兵力攻打晋国,比较双方强弱的形势,就好比狂风吹落秋天次要脱落的树叶,可是朝廷内外都说不可以,这实在是我所不理解的!"

太子苻宏说:"现在岁星处在吴地对应的天际,加上晋国君主没有罪恶,如果大规模出兵不能取胜,恐怕会使声威在外面受到损

害，而内部财力枯竭，这是臣属们感到疑虑的！”苻坚说：“从前我们灭掉燕国，也是冲犯岁星而取胜的，天道本来就难以测知。秦国灭掉六国，六国的君主难道都暴虐无道吗？”

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向苻坚进言说：“弱国被强国兼并，小国被大国兼并，这是自然的道理和情势，是不难得知的。陛下神明英武，顺应天意，声威远播海外，强大的军队多达百万，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布满朝廷，而狭小的江南地区，独自违背君王的命令，怎么能把他们留下来交给子孙后代去了结呢？《诗经》说：‘谋划人员一大串，议来议去无胜算。’陛下凭圣明的主张决断就足够，何必广泛征询朝中官员意见？晋武帝平定吴国，所依仗的不过张华、杜预两三个大臣而已，如果听从朝中官员的意见，哪里有统一天下的功勋？”苻坚非常高兴地说：“和我一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一人而已。”赏赐给他五百匹布帛。

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2]。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人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坚素信重沙门道安[3]，群臣使道安乘间进言。十一月，坚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坚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自足比隆尧、舜；何必栉风沐雨，经略遐方乎？

且东南卑湿,沴气易构[4],虞舜游而不归,大禹往而不复[5],何足以上劳大驾也?"坚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朕岂敢惮劳,使彼一方独不被泽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无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6],遣使者奉尺书于前[7],诸将总六师于后,彼必稽首入臣,不必亲涉江、淮也。"坚不听。

坚所幸张夫人谏曰:"妾闻天地之生万物[8],圣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是以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9],禹浚九川,障九泽,因其势也[10];后稷播殖百谷,因其时也;汤、武帅天下而攻桀、纣,因其心也;皆有因则成,无因则攻。今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11]'天犹因民,而况人乎?妾又闻王者出师,必上观天道,下顺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请验之天道。谚云:'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嗥者宫室将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自秋、冬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嗥,厩马多惊,武库兵器自动有声,此皆非出师之祥也。"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

坚幼子中山公诜最有宠,亦谏曰:"臣闻国之兴亡,系贤人之用舍。今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窃惑之!"坚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10 秦刘兰讨蝗,经秋冬不能灭。十二月,有司奏征兰下廷尉。秦王坚曰:"灾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

政，兰何罪乎？”

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攻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12]。

【注释】

①“知足”二句：语出《老子》第四十四章，意谓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污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

②“正朔”句：意谓统治权的改变（正朔的改变）大概不会归和外族人手中。正：正月。 朔：初一。 会：大概。古代改朝换代，通常会重新改定历法。

③道安（公元314～385年）：东晋名僧。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人。本姓卫氏，十二岁出家，游学至邺城，皈依佛图澄，为大弟子，在北方传教多年，主张“本无”（即性空）之说。后南奔襄阳，编《众经目录》，制定戒规，为寺院所取法。又分遣弟子竺法、慧远、法和等往长江上下游布教，扩大社会影响。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北上长安，受苻堅礼召，主持译出佛经百余万言，进一步宣扬佛教哲学，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颇大。

④沴（lì 厉）气：灾气，恶气。 构：通“遘”，遭受，沾染。

⑤“虞舜”二句：传说虞舜到南方巡察，死于苍梧（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南）；夏禹到东方巡察，死于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东）。

⑥驻跸（bì 毕）：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跸，禁止行人往来。

⑦尺书：信札，书信。在纸张使用以前，信件通常用一尺长的简牍写就，故称尺书。

⑧妾：古代妇女自称之辞。

⑨“是以”二句：意谓黄帝驾牛乘马，是顺应牛马任重致远的本性。服，乘、驾之意。

⑩“禹浚”三句：意谓夏禹疏通河道、挡住洋陂，是顺应地理的高下形势。九川、九泽：本义为九条大河、九处洋陂，比喻众多河道洋陂。 障：筑堤防卫。

⑪“天聪”句：语出《尚书·皋陶谟篇》，意谓上天以人民的视听为自己的视听。

⑫"是岁"以下各句:魏晋时期,亩产通常在石上下,前秦境内几十石的亩产恐不可信。

【译文】

苻坚专心一意地想攻取江东,睡觉不到天亮就起来了。阳平公苻融规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污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自古以来,动用所有兵力肆意发动战争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而且主上本是戎狄之人,统治权大概不会归于自己的。江东虽然衰微薄弱,仅能生存,但却是中华正统,天意必定不会灭绝他们。"苻坚说:"帝王的气运,哪有一成不变的呢?只看谁有恩德而已!"

苻坚一向信任、敬重僧徒道安,文武官员让道安寻找机会进言。十一月,苻坚和道安同乘一车,在东苑游览,苻坚说:"我将和你往南游览吴、越、泛舟长江,前往大海,不也是很快乐的吗?"道安说:"陛下顺应天命,治理天下,身处中原而控制四方,自然足以同尧、舜盛世比美;何必奔波劳碌,风雨不停,经营谋划远方呢?而且东南地区抵洼潮湿,容易沾染灾气,虞舜巡察后不能归来,大禹前往后不能返回,哪里值得劳您的大驾呢?"苻坚说:"上天生育民众而为他们树立君主,让他管理他们,我怎敢畏惧辛劳,唯独使东南一方的民众不蒙受恩泽呢?如果一定像你所说的那样,古代帝王就都没有征战攻伐了!"道安说:"必不得已的话,陛下应该停留在洛阳,派遣者先去送信,各次统领六军随后进发,他们必定前来叩头称臣,不必烦劳陛下亲自渡过长江、淮河。"苻坚不听从。

苻坚所宠爱的张夫人规劝说:"我听说天地生养万物,圣明君王治理天下,都是依据自然趋势而顺应它,所以没有不成功的。黄帝用牛拉车,以马载人,是顺应它们的本性;大禹疏通九条大河,挡住九处泽陂,是顺应它们的地势;后稷播种、繁殖各种谷物,是顺应它们的时令;商汤、周武王率领天下军队攻打夏桀、商纣王,是顺应

民众的心愿；都是有所依据就成功，没有依据就失败。现在朝野人士都说晋国不能讨伐，陛下却独自决心去攻打，我不知道是依据什么。《尚书》说：'上天的视听来自于我民众的视听。'上天还要顺应民众，而何况是人呢？我又听说圣明的君王出兵，必定上观上意，下顺民心。现在人心已不赞同出兵了，再请验证一下天意。谚语说："鸡在夜里啼叫出兵不吉利，狗成群狂吠宫室将成空地，兵器发声马匹受惊，军队失败不能回原籍。'从秋、冬以来，众多的鸡在夜里啼叫，成群的狗悲哀地狂吠，厩房的马匹多次受惊，武库里的兵器自行援发生声音，这都不是出兵的好兆头。"苻坚说："行军打仗的事，不是女人所应当参与的！"

苻坚的小儿子苻诜最受宠爱，也规劝说："臣下听说国家的兴盛衰亡，决定于对贤人的作用或舍弃。现在阳平公是国家的主要谋士，陛下却不听他的意见，晋国拥有谢安、桓冲，陛下却去攻打，臣下私下里感到疑惑！"苻坚说："天下大事，小孩子知道什么？"

10 秦国刘兰受命扑杀蝗虫，经过了秋季冬季还未扑灭。十二月，有关官员上奏疏请求征召刘兰，交付廷尉。秦王苻坚说："灾害由上天降下来，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消除的，这是因我政事失误所引起的，刘兰有什么罪呢？"

这一年，秦国大丰收，上等田每亩收获七十石，下等田每亩收获三十石，蝗虫不飞过幽州的地界，不吃麻和豆类植物，幽州的上等田每亩收获一百石，下等田每亩收获五十石。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

晋纪二十七，起昭阳协洽，尽阏逢涒滩，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

1 春，正月，秦吕光发长安，以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称寘为乡导。

2 三月，丁巳，大赦。

3 夏，五月，桓冲帅众十万伐秦，攻襄阳；遣前将军刘波等攻沔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攻蜀，拔五城，进攻涪城；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六月，冲别将攻万岁；筑阳[1]，拔之。秦王坚遣征南将军巨鹿公睿、冠军将军慕容垂等帅步骑五万救襄阳，兖州刺史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睿军于新野，垂军于邓城[2]。桓冲退屯沔南。

秋，七月，郭铨及冠军将军桓石虔败张崇于武当，掠二千户以归。臣鹿公睿遣慕容垂为前锋，进临沔水。垂夜命军士人持十炬，系于树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张蚝出斜谷；杨亮引兵还。冲表其兄子石民领襄城太守[3]，戍夏口。冲自求领江州刺史；诏许之。

4 秦王坚不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4]，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拜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5]。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

八月，戊午，坚遣阳平公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

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6]，凉州兵始达咸阳，蜀、汉

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7]。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8]。琰，安之子也。

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9]，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10]。安遂游陟，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11]。"冲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12]，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以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13]！"

5 以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

【注释】

①筑阳：县名，治今湖北谷城北。　万岁：地名，当接近筑阳。

②邓城：县名，治今湖北襄樊市西北。

③襄城：郡名，治今安徽繁昌东北。或说当作"襄阳"，但未知所据。《晋书·桓彝传》亦作"襄城"。

④良家子：指所谓家世清白而有财产人家(即地主富豪)的子弟。

⑤少年都统：职官名，统领应征良家子的主要官员。都统之名，起始于此。

⑥项城：地名，在今河南项城东南。

⑦颍口：地名，即今安徽颍上县东南颍河入淮河之口。

⑧寿阳：县名，治今安徽寿县。

⑨夷然：坦然无事，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

⑩"便为"句：意谓谢玄和谢安成了不相上下的对手，谢玄还不能胜谢安。

⑪西藩：西面的边防、屏障。桓冲当时为荆州刺史，在建康之西，所以称西藩。

⑫庙堂之量：做宰相的度量。

⑬"吾其"句：语出《论语·宪问篇》，意谓我们将穿外族服装了，也就是说晋国次要灭亡了。衽(rèn 任)：衣襟；在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

【译文】

晋纪二十七　起癸未(公元 383 年)，止甲申(公元 384 年)，共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癸未，公元 383 年)

1 春，正月，秦国吕光从长安出发，委派都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宾充当向导。

2 三月，二十八日，大赦天下。

3 夏，五月，桓冲率领十万军队征伐秦国，攻打襄阳；派遣前将军刘波等人攻打沔水以北的各座城池；辅国将军杨亮攻打蜀地，攻下了五座城池，进军攻打涪城；鹰扬将军郭铨攻打武当。六月，桓冲的别部将领攻打万岁、筑阳，攻下来了。秦王苻坚派遣征南将军巨鹿公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人救援襄阳，兖州刺史张崇救援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救援涪城；苻睿驻扎在新野，慕容垂驻扎在邓城。桓冲退兵驻守到沔水以南。秋，七月，郭铨和冠军将军桓石虔在武当打败张崇，劫掠二千户后返回。巨鹿公苻睿派遣慕容垂充当前锋，进军到沔水。慕容垂夜晚命令每个士兵手拿十个火把，系在树枝上，火光照耀到几十里以外。桓冲恐惧，退回上明。张蚝从斜谷出兵；杨亮率领军队撤回。桓冲上秦

章推荐他哥哥的儿子桓石民兼任襄城太守,守卫夏口。桓冲自己请求兼任江州刺史;皇帝下诏同意了。

秦王苻坚下诏大规模进犯晋境,民众每十个成年男子里面派一人当兵;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良家子弟,只要勇敢而有才能的,都任命为羽林郎。又说:"我委派司马昌明担任尚书左仆射,谢安担任吏部尚书,桓冲担任侍中;依情势估计,我们马上就可凯旋,这几个人也必定被我们俘获,可以先替他们盖好住宅。"良家子弟前来报到的有三万多人,于是任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来率领他们。这时,朝中大臣都不愿意苻坚出兵,只有慕容垂、姚苌以及那些良家子弟鼓动他兴师伐晋。阳平公苻融向苻坚进言说:"鲜卑人慕容垂、羌人姚苌,都是我们的仇敌,常常想要乘变乱之机以实现他们复国的愿望,他们所陈述的策略计划,怎么可以听从呢!良家少年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不改革得军队里的事情,只不过随意讲些谄媚阿谀的话来迎合陛下的心意。现在陛下相信他们而加以作用,轻率地发动这样大的战事,我担心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有后患,到时候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啊!"苻坚听不进他的话。

八月,初二,苻坚派遣阳平公苻融统领张蚝、慕容垂等部下步兵骑兵共二十五万人充当前锋;委派兖州刺史姚苌担任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对姚苌说:"往日我是由做龙骧将军而建立帝业的,此后未曾经易将这个名号授予别人,今天给了你,望你好好勉励自己!"左将军窦冲说:"君王不可讲玩笑话,这是不吉祥的兆头啊!"苻坚沉默不语。

慕容楷、慕容绍对慕容垂说:"秦王骄傲自大已到了极点,叔父建立复兴燕国的大业,就在这一趟吧!"慕容垂说:"是的。但除了你们,还有谁能与我共同完成这一件大事呢!"

初八,苻坚从长安出发,率领着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旌旗相望,战鼓相闻,队伍有千里之长。九月,苻坚到达了项城,凉州的军队才到达咸阳;巴蜀、汉水地区的军队刚沿着长江东下,幽

州、冀州的军队已经到达彭城，从东到西全长达到万里，水路陆路同时前进，运粮的船只多至万艘。阳平公苻融等率领的三十万军队，首先到达颍口。

皇帝于是下诏委派尚书仆射谢石担任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委派徐、兖二州刺史谢玄担任前锋都督，和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将领共同率领八万人的军队，抵御苻坚；又命令龙骧将军胡彬带领水军五千人，去援助寿阳守军。谢琰，是谢安的儿子。

这时，秦军声势浩大，京城里人们都感到恐惧。谢玄到谢安住处，向他请示应敌的策略。谢安神色自若地说："朝廷已经另外有命令。"说完就不做声了。谢玄不敢再问，就让张玄再去请示。谢安于是吩咐备车，到山中别墅里去游玩，亲戚朋友都邀约到了那里，谢安就与谢玄下围棋，而以别墅为赌注。谢安棋力平日低于谢玄，这一天，谢玄心中恐惧，只能成为水平相当的对手，还不能取胜。下完棋，谢安又游山玩水，到深夜才归家。桓冲十分担心京城的安危，就派遣三千名精锐的士兵回京加强防守；谢安坚决不要，说："朝廷已经部署好了，军队和武器都不缺乏，这部分兵力你们应留着以加强西边防御力量。"桓冲对辅佐官员很感慨地说："谢安石有宰相的气量，但不熟悉将帅应有的韬略。现在强大的敌人马上就要到了，还一个劲地游山玩水，和朋友们闲谈，只派遣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去抵抗敌人，而且兵士又少又弱，天下大事的结局已可预测，我们将要穿外族服装了！"

5 委派琅邪王司马道子担任录尚书六条事。

6 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

郧城[1]。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硖石[2],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澗[3],栅淮以遏东兵[4]。谢石、谢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以为:"强弱异势,不知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为陈以待之[5]。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并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6],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勍敌[7],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8]。

秦兵逼肥水而陈[9],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知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10],

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爱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11]；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徐元喜皆来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12]。复取寿阳，执其淮南太守郭褒。

【注释】

①郧城：城名，在今湖北安陆。

②硖石：地名，在今安徽寿县西北。

③洛涧：河流名，即今安徽洛河，源出肥东县北，流经定远、寿县间，过淮南市东，至怀远西南入淮河。

④栅淮：沿淮河设置栅栏，构筑防御工事。东兵：指东面的增援的晋国军队。

⑤阻涧为陈：以洛涧为依托，摆开阵势。

⑥八公山：山名，在今安徽淮南市西。

⑦勍(qing 情)敌：强敌。

⑧忤(wǔ 五)然：失望的样子。

⑨肥水：河流名，即今安徽境内东肥河，源出肥西县西北，北流经寿县城东，折西北入淮河。

⑩蹙(cù 促)：踏。

⑪青冈：地名，在今安徽寿县西北约三十里处。

⑫云母车：用云母镶饰车窗的车子。云母晶体透明，成板状，有色彩，古代用以饰车，以示贵重。

【译文】

6冬,十月,秦国阳平公苻融等人攻打寿阳;十八日,攻下来了,活捉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苻融委派他的参军河南人郭褒担任淮南太守。慕容垂也攻下了郧城。胡彬听到寿阳失陷的消息,退守到硖石,苻融又向硖石进攻。秦国卫将军梁成等人率兵五万驻扎在洛涧,在淮河边插上木头编成的栅栏,来阻挡从东面来增援的晋军。谢石、谢玄的军队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扎下来,惧怕梁成而不敢前进。胡彬军队的粮食已经吃完,暗地派使者去告诉谢石等人说:"现在敌军强盛,我们的粮食又已用光,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使者被秦兵抓获,送到了阳平公苻融那里。苻融立即派使者骑快马报告秦王苻坚说:"敌军士兵少,容易消灭,只是怕他们逃跑,应该迅速进攻他们。"苻坚于是将主力部队留在项城,带领轻装的骑兵八千人,加倍赶路到寿阳与苻融会合。派遣尚书朱序到晋国军营中游说谢石等人,认为"双方力量对比差距太大,不如赶快投降。"然而朱序却在私下里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大军全部赶到,实在难以同他们对抗。现在应乘他们的军队没有到齐,马上进攻他们。如果打败了他们的先头部队,他们的锐气就被打掉了,随后就可把他们完全击溃。"

谢石听说苻坚在寿阳,非常恐惧,想不出战而使秦兵逐渐丧失斗志。谢琰劝说谢石听从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派遣广陵相刘牢之率领精锐士兵五千人赶往洛涧,离洛涧还有十里的路程,梁成就在洛涧对岸摆开阵势等待他们。刘牢之一直向前渡过河流,进攻梁成的军队,把梁成的军队打得大败,杀死了梁成和戈阳太守王咏;又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截断他们撤退时必经的渡口,秦国的步兵骑兵全部溃散,争先跳进淮水希望渡过去,这些人中死亡的有一万五千人。刘牢之的部队还俘虏了秦国的扬州刺史王显等人,全部收缴了他们的兵器和粮草。于是,谢石等各路军队,就从水路陆路继续前进。秦王苻坚和阳平公苻融登上寿阳城了望,看到晋国的军队

部署的阵势非常整齐，又远远望见八公山上的树木柴草，都以为是晋国的士兵，苻坚回头对苻融说："这也是强大的敌人，哪可说他们薄弱呢？"心中有些失望，开始露出恐惧的脸色。

秦国军队紧靠肥水而列阵，晋国军队不能够渡河。谢玄派遣使者对阳平公苻融说："您孤军深入，而紧挨水边摆下阵势，这是长期相持的办法，不是想快速作战的样子。如果能把阵势向后稍微移动一下，让晋国军队可以渡河，同秦军一战而定胜负，不也是很好的吗？"秦国的将领都说："我们的军队人多，他们的军队人少，不如就这样阻止他们，使他们不能上岸，可以万无一失。"苻坚说："只是将部队向后移动一点，让他们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用强大的骑兵踏着他们的身躯杀过去，没有不能胜利的。"苻融也认为这样很好，于是就指挥部队向后移动。秦国军队这样向后一退，就没有办法再停止下来。谢玄、谢琰、桓伊等人率领军队乘机渡河，向秦军发起进攻。苻融骑也巡行军阵，想率领正在退却的兵士，不料马摔倒了，他自己也被赶过来的晋国士兵杀死了，秦军于是全部崩溃。谢玄等人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秦军被打得大败，自己人互相践踏而死的，尸体布满田野，塞断河流。那些逃跑的兵士，听到风吹和鹤叫的声音，都以为是晋国军队就要追来了，白天黑夜都不敢停下来休息；也不敢走大路，只在人迹罕至的草丛中逃走，走倦了就在露天底下睡一下，加上饥饿和寒冷，死亡的人有十分之七八。当初，秦国军队向后稍微移动时，朱序在军阵后面大声地喊："秦国的军队失败了！"兵士们就争着向后逃跑。朱序趁此之机和张天锡、徐元喜投奔到晋国军营中来。晋军还截获了秦王苻坚所坐的云母车。又夺取了寿阳，擒获秦国淮南太守郭褒。

坚中流矢，单骑走至淮水，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

者[1]，坚食之，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陛下厌苦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弗顾而去。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2]。

是时，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覆，天命人心皆归至尊，但时运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败，委身于我，是天借之便以复燕祚，此时不可失也，愿不以意气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于我，若之何害之？天苟弃之，不患不亡。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徐俟其衅而图之，既不负宿心，且可以义取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曰："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图之，此为报仇雪耻，非负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释数万之众以授人乎？"垂曰："吾昔为太傅所不容[3]，置身无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4]，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5]，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冠军行参军赵秋曰："明公当绍复燕祚，著于图谶；今天时已至，尚复何待？若杀秦主，据邺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亲党多劝垂杀坚，垂皆不从，悉以兵授坚。平南将军慕容暐屯郧城，闻坚败，弃其众遁去；至荥阳，慕容德复说暐起兵以复燕祚，暐不从。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

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⑥。

丁亥，谢石等归建康，得秦乐工，能习旧声，于是宗庙始备金石之乐。乙未，以张天锡为散骑常侍，朱序为琅邪内史。

【注释】

①壶飧(sūn 孙)：飧，通常是指熟食；壶飧，胡三省注引《字林》释为“水浇饭”。 豚髀(bì 毕)：小猪的大腿肉。

②潸(shān 山)然：流泪的样子。

③“吾昔”句：太傅，指前燕慕容暐时的太傅慕容评，评与太后可足浑氏密谋诛杀慕容垂，垂被迫投奔秦国。事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④“后复”句：公元370年，王猛伐前燕，以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参军事，任向导。令至洛阳，猛派人诈称慕容垂的使者，让慕容令背叛前秦，想借此机会诛杀慕容垂。事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

⑤怀集：招徕。

⑥“不觉”句：屐(jī 鸡)齿，木头鞋的底齿。全句大意为谢安喜悦过甚，过门限步履不正常，竟折断屐齿而未发觉。

【译文】

苻坚中了流箭，单人匹马逃到淮河北岸，十分饥饿，有个百姓送来热水浇过的冷饭和小猪腿。苻坚吃过后，赏给这人十匹绢、十斤绵。这人推辞说：“陛下厌倦安乐，自己招致危难和困窘。我是陛下的子民，陛下是我的君父，哪里有做子民的供给君父食物却要求报答的呢？”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苻坚对张夫人说：“我现在还有什么脸面治理天下呢？”随之就伤心地流下泪来。

这时，秦国的各路军队都溃散了，只有慕容垂所率领的三万人全部保存下来，苻坚带头骑兵一千多人赶到他那里去。慕容垂的世

子慕容宝向慕容垂进言产:"家破国亡之后,无论天命还是民心都归向于您,只不过时机未到,暂时隐藏在心中而已。现在秦国君主的军队已经失败,投奔到我们这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机会来恢复燕国皇位,这个机会是不可以失去的,希望您不要因他对我们的微小恩惠,而忘记了复兴燕国的重大责任!"慕容垂说:"你说的不错。然而他以诚心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我们,怎么能去害他呢?上天如果抛弃他,不必担心他不灭亡。不如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以报答他对我们的恩德,慢慢等待秦国出现裂痕时,再想办法复兴燕国。这样,既不违背本来的心意,而且可以凭道义取得天下。"奋威将军慕容德说:"秦国强大时兼并燕国,在秦弱小时我们再去夺并它,这是报仇雪耻,并非违背本来的心意;兄长为什么在能够得到时却不去夺取,而放弃数万人的军队交给别人呢?"慕容垂说:"我往日不能被太傅所容纳,无外安身,逃命到了秦国,秦国君主把我当国中少有的人才看待,恩惠礼遇都很周到。后来又被王猛所坑害,无法表达自己的清白,只有秦国君主能了解我,这种恩德,如何能够忘记呢?如果氐族的国运必定穷尽,我将招徕聚集函谷关以东的的民众,恢复祖先的基业而已,函谷关以西地区当不会归我所有。"冠军行参军赵秋说:"明公应当断承、恢复燕国的基业,已经著录在图录谶文中;现在上天给予的时机已经到来,还要再等什么时候?如果杀了秦国君主,占据鄴城,擂起战鼓向西进军,关中地区也就不是苻氏所拥有的了!"慕容垂的亲属和党羽,大多数都劝他杀了苻坚,慕容垂都没有听从,把所有的军队交给了苻坚。平南将军慕容暐驻守在鄴城,听说苻坚失败,便丢弃手下兵众逃走了。到了荥阳,慕容德又劝说慕容暐起兵以恢复燕国基业,慕容暐也不肯听从。

谢安收到驿站传送来的文书,得知秦国的军队已经失败,当时他正同客人下围棋,就把文书折起来放在坐床上,脸上没有露出一点欢喜的神色,仍旧下棋。客人询问文书内容,他慢悠悠地说:"小伙子们终究打败了贼寇。"棋下完后,回到内室,过门槛时,竟高兴

得连木屐的底齿被折断也未发觉。

初二，谢石等人回到建康，捉回的秦国乐工，能演奏古乐，这时，宗庙的金石器乐才完全齐备了。初十，委派张天赐担任散骑常侍，朱序担任琅邪内史。

7 秦王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百官、仪物、军容粗备。

慕容农谓慕容垂曰："尊不迫人于险[1]，其义声足以感动天地。农闻秘记曰：'燕复兴当在河阳。'夫取果于未熟与自落，不过晚旬日之间，然其难易美恶，相去远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渑池，言于坚曰："北鄙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因过谒陵庙。"坚许之。权翼谏曰："国兵新破，四方皆有离心，宜征集名将，置之京师，以固根本，镇枝叶。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2]，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譬如养鹰，饥则附人，每闻风飙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谨其绦笼[3]，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坚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北始矣。"坚不听，遣将军李蛮、闵亮、尹固帅众三千送垂。又遣骁骑将军石越帅精兵三千戍邺，骠骑将军张蚝帅羽林五千戍并州，镇军将军毛当帅众四千戍洛阳。权翼密遣壮士邀垂于河桥南空仓中[4]，垂疑之，自凉马台结

草筏以渡[5],使典军程同衣已衣,乘己马,与僮仆趣河桥。伏兵发,同驶马获免。

十二月,秦王坚至长安,哭阳平公而后入,谥曰哀公。大赦,复死事者家。

8 庚午,大赦。以谢石为尚书令。进谢玄号前将军;固让不受。

9 谢安婿王国宝,坦之之子也;安恶其为人,每抑而不用,以为尚书郎。国宝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为余曹[6],固辞不拜,由是怨安。国宝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帝与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谄[7],国宝乃谮安于道子,使离间之于帝。安功名既盛,而险诐求进之徒[8],多毁短安,帝由是稍疏忌之。

10 初开酒禁[9],增民税米,口五石。

11 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诸国等皆降[10],帷龟兹王帛纯拒之[11],婴城固守,光进军攻之。

12 秦王坚之入寇也,以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反于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之,大喜,迎国仁于路。国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将亡矣,吾当与诸君共建一方之业。"及坚败,国仁遂迫胁诸部,有不从者,击而并之,众至十余万。

【注释】

①尊:尊长、长辈。此处用来称呼父亲。

②东夏:华夏东部。

③绦(tāo 掏):用丝线编织而成的带子。

④河桥：桥名，西晋泰始中建于富平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

⑤凉马台：地名，在河桥之西。

⑥"故事"二句：在晋代，尚书省各部之下设置若干曹，西晋时有二十五曹，东晋后期，减至十五曹。诸曹之中，吏部最为清贵。

⑦狎(xiá 侠)昵：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

⑧险诐(bì 壁)：邪谄不正。诐，不正派。

⑨"初开"句：东汉末，曹操发布禁酒令。此后一百多年，私自酿酒都被视为违法行为。

⑩焉耆：西域国名，都员渠城(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　等诸国等：第二个"等"字为衍文。

⑪龟兹：西域国名，都延城(在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旧城)。

【译文】

7 秦王苻坚召集逃散的兵士，等到了洛阳，部众已有十多万，文武官员、仪仗器物、军事装备已粗略具备。

慕容农对慕容垂说："父亲不在别人危难的时候加以迫害，这种仁义的名声足以使天地受到感动，我听人讲图谶书中说：'燕国的复兴，应当在黄河以北。'在树上的果实没有成熟的时候去采摘，和在它就要自己掉下来时去采摘，时间相隔不过十来天，但采摘的难易程度和味道的美恶，相差就太大了！"慕容垂心里赞成他的意见，当队伍走到滹池的时候，就对苻坚说："北部边境的民众，听说朝廷的大军没有获胜，竞相轻薄的煽动，人心不稳，我请求接受诏书前去加以镇抚和召集他们，并顺便去晋谒一下我先人的陵庙。"苻坚同意了他的请求。权翼劝阻说："国家的军队才失败不久，各地都有脱离朝廷的想法，现在应该征召有名的将领，安置在京城，以加强朝廷力量，镇抚京师以外的地方。慕容垂的勇敢谋略超过一般人，他家世代称雄于中国东部，前些时候因逃避祸难到了秦国，他的心愿哪里只是想当个冠军将军就算了呢？就好比喂养老鹰一样，

它饥饿时就依附于人，而一听到狂风刮起，它就有冲上云天的心志，正应该谨慎地注意系住它的绳子和关好它的笼子，怎么能够解开绳子放出笼子，任凭它为所欲为呢！"苻坚说："你说的不错。然而我已经答应了他，一般平民还不能说话不算话，何况我是一国之主呢！如果天命注定一国的兴衰存亡，本来也不是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够改变的。"权翼说："陛下重视个人的信用而轻视国家的安危，我将只会看到他去而看不到他回来，函谷关以东的祸乱，就从现在开始了。"苻坚仍不接受他的意见，派遣将军李蛮、闵亮、尹固带领三千人护送慕容垂。又派遣骁骑将军石越统帅精锐的士兵三千人去戍守郫城，骠骑将军张蚝统帅羽林军五千人去戍守并州，镇军将军毛当统帅士兵四千人去戍守洛阳。权翼秘密地派遣壮士埋伏在河桥南边空仓库内，以阻截慕容垂，慕容垂心里感到怀疑，就从凉马台乘坐用芦草编成的小筏子过河，而派典军程同穿着自己的衣服，骑自己的马，与僮仆赶往河桥。权翼埋伏的士兵一齐放箭，程同拍马飞奔，得以逃脱。

十二月，秦王苻坚回到长安。哭祭了阳平公之后才入宫，给阳平公赐谥号为哀公。大赦境内，免除死于本次战事者家属的赋税徭役。

8 十五日，大赦天下。委派谢石担任尚书令。晋升谢玄的名号为前将军；谢玄坚决推辞，不接受。

9 谢安的女婿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谢安厌恶他的为人，时常加以压抑而不重用，只委派他担任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于名门望族，按旧例只在吏部曹任职，不担任其余各曹的职务，就坚决推辞，不接受委任，因此而怨恨谢安。王国宝的堂妹是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妃子，皇帝和司马道子都喜欢饮酒，亲近奸邪谄媚的人，王国宝于是在司马道子面前诋毁谢安，让他离间谢安与皇帝的关系。谢安的功绩名声显赫后，邪谄不正、谋求升官的人，大多诽谤谢安，皇帝从此渐渐疏远、猜忌谢安。

10 开始解除酒禁，增加民众的税额，每人每年缴纳稻米五石。

11 秦国吕光穿过三百多里的沙漠，焉耆等各国全都投降，仅龟兹王帛纯率军抵御，环绕城池，严密守卫，吕光进军攻打。

12 秦王苻坚进犯晋国时，委派乞伏国仁担任前将军，统领作为前锋的骑兵；恰巧乞伏国仁的叔父乞伏步颓在陇西反叛，苻坚派遣乞伏国仁回去讨伐他。乞伏步颓听说后，非常高兴，在途中迎接乞伏国仁。乞伏国仁摆下酒筵，大声地说："苻氏使民众疲敝，炫耀武力，大概将要灭亡了，我应当和各位共同建立称霸一方的大业。"等到苻坚失败，乞伏国仁于是逼迫威胁各部落归附自己，有不听从的，就攻打兼并，部众达到十多万。

13 慕容垂至安阳，遣参军田山修笺于长乐公丕。丕闻垂北来，疑其欲为乱，然犹身自迎之。赵秋劝垂于座取丕，因据邺起兵；垂不从。丕谋袭击垂，侍郎天水姜让谏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杀之，非臣子之义；不如待以上宾之礼，严兵卫之，密表情状，听敕而后图之。"丕从之，馆垂于邺西。

垂潜与燕之故臣谋复燕祚，会于零翟斌起兵叛秦[1]，谋攻豫州牧平原公晖于洛阳，秦王坚驿书使垂将兵讨之。石越言于丕曰："王师新败，民心未安，负罪亡匿之徒，思乱者众，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众已数千，此其验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兴复旧业之心，今复资之以兵，此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邺如藉虎寝蛟[2]，常恐为肘腋之变，今远之于外，不犹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为垂下，使两

虎相毙，吾从而制之，此卡庄之术也[3]。”乃以羸兵二千及铠仗之弊者给垂，又遣广武将军苻飞龙帅氐骑一千为垂之副。密戒飞龙曰：“垂为三军之帅，卿为谋垂之将，行矣，勉之！”

垂请入邺城拜庙，丕弗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4]，垂怒，斩吏烧亭而去。石越言于丕曰：“垂敢轻侮方镇，杀吏烧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败，垂侍卫乘舆，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于燕，安能尽忠于我？失今不取，必为后患。”丕不从。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禽耳。”

垂留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于邺，行之安阳之汤池[5]，闵亮、李毗自邺来，以丕与苻飞龙所谋告垂。垂因激怒其众曰：“吾尽忠于苻氏，而彼专欲图吾父子，吾虽欲已，得乎？”乃托言兵少，停河内募兵，旬日间，有众八千。

平原公晖遣使让垂，趣使进兵。垂谓飞龙曰：“今寇贼不远，当昼止夜行，袭其不意。”飞龙以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宝将兵居前，少子隆勒兵从已，令氐兵五人为伍[6]，阴与宝约，闻鼓声，前后合击氐兵及飞龙，尽杀之，参佐家在西者皆遣还，并以书遗秦王堅，言所以杀飞龙之故。

初垂从堅入邺[7]，以其子麟屡尝告变于燕[8]，立杀其母，然犹不忍杀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见。及杀苻飞龙，麟屡进策画，启发垂意，垂更奇之，宠待与诸子均矣。

慕容凤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腾、辽西段延等闻翟斌起兵，各帅部曲归之。平原公晖使武平武侯毛当讨斌。慕

容凤曰："凤今将雪先王之耻⑨，请为将军斩此氐奴。"乃擐甲直进，丁零之众随之，大败秦兵，斩毛当；遂进攻陵云台戍⑩，克之，收万余人甲仗。

癸未，慕容垂济河焚桥，有众三万，留辽东鲜卑可足浑谭集兵于河内之沙城⑪。垂遣田山如邺，密告慕容农等使起兵相应。时日已暮，农与慕容楷留宿邺中；慕容绍先出，至蒲池⑫，盗丕骏马数百匹以待农、楷。甲申晦，农、楷将数十骑微服出邺，遂同奔列人⑬。

【注释】

①"会丁零"句：丁零部落本居住在中山，苻堅灭燕时，将其迁徙到新安（治今河南渑池东）。

②藉虎寝蛟：坐卧在老虎和蛟龙身边。　藉：坐卧其上。

③卞庄子：春秋时鲁国大夫。有勇力，能搏击猛虎。《史记·张仪列传》记其刺虎事，是在两虎为争食而相斗，两败俱伤时"从伤而刺之"的。

④亭吏：看守门亭的小官吏。

⑤汤池：地名，今地不详。

⑥伍：军队中的基层编制单位。

⑦"初垂"句：慕容垂随苻堅入邺，事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

⑧"以其"句：慕容麟向燕国君主慕容暐报告慕容垂逃跑情状，详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告变：预告非常事变。

⑨先王：指慕容凤的父亲慕容桓。慕容桓之死详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五年（公元370年）。

⑩陵云台：楼台名，在今河南洛阳东北魏晋洛阳城内。

⑪沙城：城名，在今河南宝丰北。

⑫蒲池：地名，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故邺城外。

⑬列人：县名，治今河北肥乡东北。

【译文】

13 慕容垂到达安阳，派参军田山写信给长乐公苻丕。苻丕听说慕容垂到北方来，怀疑他想要作乱，但还是亲自去迎接他。赵秋劝慕容垂在座位中杀掉苻丕，乘机占据邺城起兵；慕容垂不听从。苻丕密谋袭击慕容垂，侍郎天水人姜让规劝说："慕容垂反叛的形迹没有显露，明公却擅自杀掉他，不是做臣子的应有行为；不如用上等宾客的礼节对待他，派兵士严密守卫，秘密上奏陈说他的情况，接到诏令后再作打算。"苻丕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慕容垂安置在邺城西面的馆舍中。

慕容垂暗中和旧日燕国的臣属谋划恢复燕国的基业，正在这时，丁零人翟斌起兵反叛秦国，计划到洛阳攻打豫州牧平原公苻晖，秦王苻坚通过驿站送信，命令慕容垂率领军队讨伐翟斌。石越向苻丕进言说："朝廷的军队刚刚失败，民心不稳定，自负重罪逃亡藏匿的人，想要作乱的很多，所以丁零人一领头，十来天之中，部众已到几千人，这就是明证。慕容垂，是燕国老成望重的人，有复兴旧日基业的心意，现在又以军队去资助他，这是给老虎加上翅膀。"苻丕曰："慕容垂在邺城，我和同坐卧在老虎和蛟龙的身旁，时常担心附近发生变乱，现在让他远出在外，不是更好一些吗？而且翟斌凶狠狂悖，一定不肯屈服于慕容垂，让他们两虎相斗，我得以控制他们，这是下庄子的策略。"于是把二千羸弱的兵士和破旧的铠甲兵器分配给慕容垂，又派遣广武将军苻飞龙率领一千氐族骑兵，做慕容垂的副手。苻丕秘密告诫苻飞龙说："慕容垂是三军的主帅，你是图谋慕容垂的将领。去吧，努力啊！"

慕容垂请求进入邺城拜谒宗庙，苻丕不同意，慕容垂于是改换服装暗中进城；守卫门亭的官吏阻止他，慕容垂发怒，杀死官吏，烧毁门亭，然后离开。石越向苻丕进言说："慕容垂胆敢轻视侮辱地方长官，杀死官吏烧毁门亭，反叛的形迹已经显露，可以借这个理由除掉他。"苻丕说："淮南失败时，慕容垂侍卫天子，这个功劳是不可

忘记的。”石越说：“慕容垂对燕国尚且不忠，怎么能对我们尽忠？错过现在的机会，不捉住他，必定成为今后的祸患。”苻丕不听从。石越退出后，告诉别人说：“苻公父子喜爱施行小仁小义，不顾及天下大计，终究会被别人擒获。”

慕容垂把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留在邺城，行进到安阳的汤池时，闵亮、李毗从邺城赶来，把苻丕和苻飞龙的计划告诉慕容垂。慕容垂借机激怒他的部众说：“我对苻氏竭尽忠诚，而他们却一意图谋我们父子，我虽然想罢手，能行吗？”于是假称兵力太少，停留在河内招募兵士，十来天之间，部众聚集到八千人。

平原公苻晖派遣使者责备慕容垂，催促他赶快进军。慕容垂对苻飞龙说：“现在离寇贼已经不远，应当白天住宿，晚上行军，在他们没有戒备时袭击他们。”苻飞龙认为他说得对。二十七日，夜晚，慕容垂派遣世子慕容宝率领军队充当前锋，小儿子慕容隆率领军队跟随自己，命令氐族兵士五人为一伍；暗中和慕容宝约定，听到鼓声，前后夹击氐族兵士和苻飞龙，全部杀了他们，家在函谷关以西的僚属，全都送他们返回故乡，并且写信给秦王苻坚，陈述杀死苻飞龙的缘由。

当初，慕容垂跟随苻坚进入邺城，因他的儿子慕容麟曾多次密告他叛变，立即杀了慕容麟的母亲，但还是不忍心杀掉慕容麟，把他安置在外面的房舍中，使他很少侍奉进见。等到杀了苻飞龙，慕容麟多次进献计策，引发慕容垂的心意，慕容垂转而欣赏他的才能，宠爱和待遇和其他几个儿子相等了。

慕容凤和从前燕国臣属的儿子燕郡人王腾、辽西人段延等人，听说翟斌起兵，各自率领私人武装归附他。平原公苻晖命令武平侯毛当讨伐翟斌。慕容凤说：“我今日将要洗涮先王的耻辱，请让我替将军杀了这个氐奴。”于是披上铠甲，勇往直前，丁零兵士跟随着他，把秦国军队打得大败，杀了毛当；于是进军攻打陵云台的营垒，攻下来了，缴获了一万多人的铠甲兵器。

二十八日，慕容垂渡过黄河，焚烧桥梁，拥有部众三万人，留下巡东鲜卑人可足浑谭在河内的沙城召募兵士。慕容垂派遣田山到邺城，秘密告诉慕容农等人，让他们起兵相呼应。当时天色已晚，慕容农和慕容楷留在邺城中住宿；慕容绍先出城，到了蒲池，盗取苻丕的几百匹骏马，等待慕容农、慕容楷。二十九日，慕容农、慕容楷带领几十名骑兵，穿着平民服装出了邺城，于是和慕容绍一同奔往列人。

九　年

1春，正月，乙酉朔，秦长乐公丕大会宾客，请慕容农不得，始觉有变；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

慕容凤、王腾、段延皆劝翟斌奉慕容垂为盟主；斌从之。垂欲袭洛阳，且未知斌之诚伪，乃拒之曰："吾来救豫州[1]，不来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败受其祸，吾无预焉。"丙戌，垂至洛阳，平原公晖闻其杀苻飞龙，闭门拒之。翟斌复遣长史郭通往说垂，垂犹未许。通曰："将军所以拒通者，岂非以翟斌兄弟山野异类，无奇才远略，必无所成故邪？独不念将军今日凭之，可以济大业乎？"垂乃许之。于是斌帅其众来与垂会，劝垂称尊号。垂曰："新兴侯[2]，吾主也，当迎归返正耳。"

垂以洛阳四里受敌，欲取邺而据之，乃引兵而东。故扶余王余蔚为荥阳太守及昌黎鲜卑卫驹各帅其众隆垂。

垂至荥阳，群下固请上尊号，垂乃依晋中宗故事[3]，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谓之统府。群下称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是王者。以弟德为车骑大将军，封范阳王；兄子楷为征西大将军，封太原王；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余蔚为征东将军、统府左司马，封扶余王；卫驹为鹰扬将军，慕容凤为建策将军。帅众二十余万，自石门济河，长驱向邺。

慕容农之奔列人也，止于乌桓鲁利家，利为之置馔[4]，农笑而不食。利谓其妻曰："恶奴[5]，郎贵人[6]，家贫无以馔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无故而至，必将有异，非为饮食来也。君亟出，远望以备非常。"利从之。农谓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图兴复，卿能从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从。"农乃诣乌桓张骧，说之曰："家王已举大事[7]，翟斌等咸相推奉，远近响应，故来相告耳。"骧再拜曰："得旧主而奉之，敢不尽死？"于是农驱列人居民为士卒，斩桑榆为兵，裂襜裳为旗[8]，使越秋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余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9]。农假张骧辅国将军，刘大安远将军，鲁利建威将军。农自将攻破馆陶[10]，收其军资器械，遣兰汗、段赞、赵秋、慕舆悕略取康台牧马数千匹[11]。汗，燕王垂之从舅，赞，聪之子也。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骧等共推农为使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监统诸将，随才部署，上下肃然。农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赏将士。赵秋曰："军无赏，士不往，今之来者，皆欲建一时之功，规万世

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广中兴之基。"农从之，于是赴者相继，垂闻而善之。农间招库傉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北召光烈将军平睿及睿兄汝阳太守幼于燕国，伟等皆应之。又遣兰汗攻顿丘[12]，克之。农号令整肃，军无私掠，士女喜悦。

【注释】

①豫州：指前秦平原公苻晖，其时晖为豫州牧，镇守洛阳。

②新兴侯：即慕容暐，前秦灭前燕，以暐为新兴侯。

③"垂乃"句：晋中宗，即晋元帝司马睿，睿称王承制之事，见本书第九十卷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

④馔(zhuàn 传)：饭食。

⑤晋奴：当是魏晋时丈夫责骂妻子的用语。

⑥郎：仆人对主人的称谓用语。鲁利恐怕是前燕时慕容垂的部属。

⑦家王：指慕容垂。慕容农是慕容垂的儿子，故称"家王"。

⑧襜(chān 掺)裳：古代遮至膝前的短衣，即围裙。

⑨易阳：县名，治今河北永年东南。

⑩馆陶：县名，治今河北馆陶。

⑪康台：地名，在今河北曲周东南。

⑫顿丘：县名，治今河南浚县北。

【译文】

九年(甲申，公元384年)

1春，正月，初一，秦国长乐公苻丕大宴宾客，邀请慕容农没有见到人，才发觉有变故；派人四出寻找，三天之后，才知道慕容农在列人，已经起兵了。

慕容凤、王腾、段延都劝翟斌拥戴慕容垂为同盟首领；翟斌听从了。慕容垂打算袭击洛阳，而且不知道翟斌的拥戴是真心还是假

意，就拒绝他说："我是来救援豫州牧，不是来投奔你的。你已经建议大事，成功了就享受幸福，失败了就遭受祸殃，我不参与到里面。"初二，慕容垂到达洛阳，平原公苻晖听说他杀了苻飞龙，关闭城门，不放他进入。翟斌又派遣长史郭通前往游说慕容垂，慕容垂还是不答应。郭通说："将军之所以拒绝我，难道不是因为翟斌兄弟是山野中的外族人，没有超人的才干和远大的谋略，必定不能成功的缘故吗？将军怎么不思虑现在凭借他们，可以完成伟大事业呢？"慕容垂这才答应了。于是，翟斌率领他的部众前来和慕容垂会合，劝慕容垂称帝。慕容垂说："新兴侯，是我们的君主，应该迎接他回来重登帝位。"

慕容垂认为洛阳四面八方都容易受到攻击，打算攻打邺城而占据它，于是率领军队向东行进。从前的扶余王余蔚担任荥阳太守，和昌黎鲜卑人卫驹各自统领部众投降慕容垂。慕容垂到达荥阳，部属们坚决请求奉上帝号，慕容垂就依照晋中宗的旧例，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行使皇帝权力，称为统府。部属自称臣下，文告奏疏，任命官职，封授爵位，都同帝王一样。委派弟弟慕容德担任车骑大将军，封为范阳王；哥哥的儿子慕容楷担任征西大将军，封为太原王；翟斌担任建义大将军，封为河南王；余蔚担任征东将军、统府左司马，封为扶余王；卫驹担任鹰扬将军，慕容凤担任建策将军。率领部众二十多万人，从石门渡过黄河，长驱直入，开往邺城。

慕容农奔往列人时，住在乌桓人鲁利家中，鲁利为他准备饭食，慕容农报之一笑，不食用。鲁利对他的妻子说："恶奴，主人是贵人，家中贫穷，没有好的饭食招待他，怎么办？"妻子说："主人有超人的才干，远大的志向，现在无缘无故地到来，必定将有异常的举动，不是为吃喝而来的。你赶快出去，了望远处，以便防备突如其来的变故。"鲁利听从了她的意见。慕容农对鲁利说："我打算在列人召募兵士，谋图复兴燕国，你能跟从我吗？"鲁利说："不论生死，一

切依从主人。"慕容农于是又到乌桓人张骧那里,对他进行游说:"家王已经发动大事,翟斌等人都加以推举拥戴,远近的人纷纷响应,所以来告诉你。"张骧叩拜了两次,说:"得到旧日的主子而拥戴他,哪敢不竭尽全力?"于是慕容农驱使列人居民充当兵士,砍下桑树榆树做兵器,撕下短衣做旗帜,命赵秋去游说屠各人毕聪。毕聪和屠各人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以及东夷人余和、敕勃、易阳乌桓人刘大各自率领几千部众,去投奔慕容农。慕容农暂时任命张骧为辅国将军,刘大为安远将军,鲁利为建威将军。慕容农亲自率领军队攻下馆陶。缴获所有军用物资和兵器,派遣兰汗、段赞、赵秋、慕舆夺取康台牧场的几千匹马。兰汗,是燕王慕容垂的堂舅;段赞,是段聪的儿子。这时,步兵骑兵从四方前来汇集,部众达到几万人,张骧等人共同推举慕容农为使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统领各将领,慕容农依据各人才能加以委任,上下井然有序。慕容农因慕容垂没有到来,不敢对将领士兵加以封授赏赐。赵秋说:"军队中没有奖赏,兵士不会勇敢作战,现在前来归附的,都想建立一时的功勋,谋求万代的利益,应该以燕王的名义封授爵位、委任官职,来扩展复兴燕国的根基。"慕容农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前来投奔的接连不断;慕容垂听说后大为赞许。慕容农派使者到上党伺机招纳库傉官伟,向东到东阿招引乞特归,向北到燕国征召光烈将军平睿和平睿的哥哥汝南太守平幼,库傉官伟等人都响应了。又派遣兰汗攻打顿丘,攻下来了。慕容农号令严明,军队不敢私出掳掠,当地男女老幼都很高兴。

长乐公丕使石越将步骑万余讨之。农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是畏王而陵我也[1],必不设

备，可以计取之。”众请治列人城，农曰：“善用兵者，结士以心，不以异物。今起义兵，唯敌是求，当以山河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农使赵秋及参军綦毋滕击越前锋，破之。参军太原赵谦言于农曰：“越甲仗虽精，人心危骇，易破也，宜急击之。”农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昼战，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惮之，不如待暮击之，可以必克。”令军士严备以待，毋得妄动。越立栅自固，农笑谓诸将曰：“越兵精士众，不乘初至之锐以击我，方更立栅，吾知其无能为也。”向暮，农鼓噪出，陈于城西，牙门刘木请先攻越栅，农笑曰：“凡人见美食，谁不欲之，何得独请？然汝猛锐可嘉，当以先锋惠汝。”木乃帅壮士四百腾栅而入，秦兵披靡；农督大众随之，大败秦兵，斩越，送首于垂。越与毛当，皆秦之骁将也，故秦王坚使助二子镇守[2]；既而相继败没，人情骚动，所在盗贼群起。

庚戌，燕王垂至邺，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3]，服色朝仪，皆如旧章。以前岷山公库傉官伟为左长史，前尚书段崇为右长史[4]，荥阳郑豁等为从事中郎。慕容农引兵会垂于邺，垂因其所称之官而授之[5]。立世子宝为太子，封从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输、舅子兰审皆为王；其余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二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浑谭集兵得二万余人，攻野王，拔之，引兵会攻邺。平幼及其弟睿、规亦帅众数万会垂于邺。

长乐公丕使姜让诮让燕王垂，且说之曰：“过而能改，今犹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长乐

公，使尽众赴京师[6]，然后修复国家之业，与秦永为邻好。何故暗于机运，不以鄴城见归？若迷而不复，当穷极兵势，恐单马求生，亦不可得也。"让厉色责之曰："将军不容于家国，投命圣朝，燕之尺土，将军岂有分乎？主上与将军凤殊类别[7]，一见倾心，亲如宗戚，宠逾勋旧，自古君臣际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师小败，遽有异图！长乐公，主上元子，受分陕之任，宁可束手输将军以百城池之地乎？将军欲裂冠毁冕[8]，自可极其兵势，奚更云云？但惜将军以七十之年[9]，悬首白旗，高世之忠，更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请杀之，垂曰："彼各为其主耳，何罪？"礼而归之，遗丕书及上秦王坚表，陈述利害，请送丕归长安。坚及丕怒，复书切责之。

【注释】

①王：指燕王慕容垂。

②二子：即苻晖、苻丕。

③"改秦"句：慕容垂所重建的燕国，史称后燕。

④"以前"句：职官名前加"前"字的，都是前燕时的职位。

⑤"垂因"句：即将张骧等人推举的职位正式授予慕容农。

⑥京师：指前秦都城长安。

⑦凤殊类别：氐族处于函谷关以西，鲜卑处于东北地带，不仅风俗不同，而且族类有别。

⑧裂冠毁冕：语出《左传·昭公九年》，为周景王斥责晋平公时的用语，字面意义是毁裂冠冕，比喻诸侯背弃礼法，侵犯天子的直接领地。

⑨"但惜"句：慕容垂本年五十八岁，不知何故称其为"七十之年"，当是极言其年岁之高。

【译文】

长乐公苻丕派石越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讨伐慕容农。慕容农说："石越有智勇双全的名声，现在不在南面抵御大军却来到这里，这是畏惧父王而欺负我；他一定不会有防备，可以用计策战胜他。"众人请求加固列人城，慕容农说："善于用兵的人，是用诚心交结兵士，而不是靠其他的东西。现在发起义兵，只要是敌人就要战胜他，应该把高山大河当作城池，列人城哪里值得加固呢？"初七，石越到达列人城西面，慕容农派赵秋和参军綦毋滕攻打石越的前锋，打败了他们。参军太原人赵谦向慕容农进言说："石越的铠甲兵器虽然精良，但人心惊惶恐惧，是容易打败的，应该马上攻打他们。"慕容农说："他们的铠甲在身上，我们的铠甲在心中，白天交战，兵士们看到他们的外表会畏惧他们，不如等到晚上攻打，可以必然获胜。"命令兵士们严密戒备，等待时机，不能轻举妄动。石越树立栅栏，加固营垒，慕容农笑着对各将领说："石越的兵器精良，兵士众多，不乘着刚到来时的锐气来攻打我们，却反而树立栅栏，我知道他是没有什么作为了。"黄昏时，慕容农擂鼓呐喊出城，在城西摆开阵势。牙门刘木请求率先攻打石越的栅栏，慕容农笑着说："人们看到美好的食物，谁不想得到，怎么能独自请求呢？不过你的勇猛精锐值得嘉奖，应当把先锋的任务优先交给你。"刘木于是率领四百名勇士越过栅栏进去，秦国军队望风披靡；慕容农统领大队人马紧随其后，把秦国军队打得大败，杀了石越，把他的首级送给慕容垂。石越和毛当，都是秦国的勇将，所以秦王苻坚派他俩协助两个儿子镇守；不久相继战败被杀，人心骚动不安，各地盗贼纷纷崛起。

二十六日，燕王慕容垂到达邺城，把秦国建元二十年改为燕国元年，官员服饰颜色和朝廷礼仪，全都依照旧日的制度。委派从前的岷山公库傅官伟担任左长史，从前的尚书段崇担任右长史，荥阳人郑豁等人担任从事中郎。慕容农率领军队到邺城同慕容垂会合，

慕容垂就按他所自称的官职正式委任他。立世子慕容宝为太子,封堂弟慕容拔等十七人和外甥宇文输、舅舅的儿子兰审为王;其余宗族和功臣封为公的三十七人,封为侯、伯、子、男的八十九人。可足浑氏谭召募兵士,得到二万多人,攻打野王,攻下来了,率领军队同慕容垂会合,一同攻打邺城。平幼和他的弟弟平睿、平规也率领几万兵士,到邺城同慕容垂会合。

长乐公苻丕派姜让责备燕王慕容垂,并且劝他说:"有了过错而能改正,现在还不算晚。"慕容垂说:"我受到主上罕见的恩惠,所以想保全长乐公,让他带领所有部众返回京城,然后恢复我们国家的基业,同秦国永远结为友好邻邦。为什么不明白天机时运,不把邺城归还给我们?如果执迷不悟,我将动用所有兵力,恐怕那时想单人匹马地逃命,也办不到了。"姜让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说:"将军在自己的国家中无处容身,投奔到我们国家来谋求生路,燕国狭小的土地,哪有将军的一份呢?主上和将军风土不同,族类有别,一见面就产生了倾慕之情,对你的亲近如同宗族亲戚,对你的宠信超过功勋旧臣,自古以来君王间的关系,有像这样深厚吗?忽然因朝廷的军队遭到小小的失败,就马上另有图谋!长乐公,是主上的长子,担任镇守一方的大任,怎么能自己捆住双手,把一百座城池的土地送给将军呢?将军想毁裂冠冕,自然可以动用所有兵力,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只是可惜将军以七十岁的高龄,被斩下头颅悬挂在白旗上,往日超越常人的功臣,反而成为叛逆的死鬼而已!慕容垂沉默不语。左右的人请求杀掉姜让,慕容垂说:"都是各自效忠自己的主子而已,有什么罪呢?"对他以礼相待,送他回去,并写信给苻丕,上奏章给秦王苻坚,分析利害得失,请求护送苻丕回长安。苻坚和苻丕发怒,回信严厉斥责他。

2 鹰扬将军刘牢之攻秦谯城，拔之。桓冲遣上庸太守郭宝攻秦魏兴、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将军杨佺期进据城固，击秦梁州刺史潘猛，走之。佺期，亮之子也。

3 壬子，燕王垂攻邺，拔其外郭，长乐公丕退守中城。关东六州郡县多送任请降于燕。癸丑，垂以陈留王绍行冀州刺史，屯广阿。

4 丰城宣穆公桓冲闻谢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惭恨成疾；二月，辛巳，卒。朝议欲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惧桓氏失职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河东太守桓石虔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

5 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不拔；乃筑长围守之，分处老弱于肥乡[1]，筑新兴城以置辎重[2]。

6 秦征东府官属疑参军高泰，燕之旧臣，有贰心，泰惧，与同郡虞曹从事吴韶逃归勃海。韶曰："燕军近在肥乡，宜从之。"泰曰："吾以避祸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为也！"申绍见而叹曰："去就以道，可谓君子矣！"

7 燕范阳王德击秦枋头，取之，置戍而还。

8 东胡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燕王垂遣太原王楷与镇南将军陈留王绍讨之。楷谓绍曰："鲜卑、乌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业始尔，人心未洽[3]，所以小异；唯宜绥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当止一处，为军声之本，汝巡抚民夷，示以大

义，彼必当听从。”楷乃屯于辟阳④。绍帅骑数百往说王晏，为陈祸福，晏随绍诣楷降，于是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抚之，发其丁壮十余万，与王晏诣邺。垂大悦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继先王矣⑤！”

【注释】

①肥乡：县名，治今河北肥乡西南。

②新兴城：城名，在今河北肥乡境内。

③洽：协调一致；和睦。

④辟阳：县名，治今河北冀县东南。

⑤先王：指慕容楷、慕容绍的父亲慕容恪。

【译文】

2 鹰扬将军刘牢之攻打秦国的谯城，攻下来了。桓冲派遣上庸太守郭宝攻打秦国的魏兴、上庸、新城三郡，攻下来了。将军杨佺期进军占据成固，攻打秦国梁州刺史潘猛，赶走了他。杨佺期，是杨亮的儿子。

3 二十八日，燕王慕容垂攻打邺城，攻下了外城，长乐公苻丕退过中城。关东六州的各郡县，大多送出人质向燕国请求投降。二十九日，慕容垂委派陈留王慕容绍代理冀州刺史，驻扎在广阿。

4 丰城宣穆公桓冲听说谢玄等人建立了功勋，自认为估计失误，惭愧遗憾，酿成疾病；二月，二十七日，去世。朝中议论想任用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认为父子的名声职位太高，又害怕桓氏家族失去职权会心怀不满，于是委派梁郡太守桓石民担任荆州刺史，河东太守桓石虔担任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担任江州刺史。

5 燕王慕容垂率领丁零、乌桓的二十多万兵士架设云梯，挖掘地

道，来攻打鄴城，攻不下来；于是构筑很长的围墙，团团包围鄴城，把老弱的兵士分别安置到肥乡，修筑新兴城，来放置粮草和轻重装备。

6 秦国征东大将军府的官属怀疑参军高泰，认为他是燕国的旧臣，怀不二心，高泰心中恐惧，和同郡人虞曹从事吴韶逃回勃海。吴韶说："燕国军队就在附近的肥乡，应该去归附他们。"高泰说："我逃出只是为躲避祸难而已；离开一个君主，去侍奉另一个君主。是我所不愿意干的！"申绍见到他这种态度后感叹地说："无论离开或归附都遵循一定的道理，可以称得上君子了！"

7 燕国范阳王慕容德攻打秦国的枋头，攻下来了，设置守卫据点后返回。

8 东胡人王晏占据馆陶，与鄴城遥相呼应，鲜卑、乌桓和占据城堡不归附燕国的郡县民众还有很多；燕王慕容垂派遣太原王慕容楷和镇南将军陈留王慕容绍讨伐他们。慕容楷对慕容绍说："鲜卑、乌桓和冀州的民众，本来都是燕国的臣属，现在大业刚刚开创，人心还不融洽，所以稍微有些不服从；只应用恩德来安抚他们，不能用威势加以震慑。我应停留在一个地方，作为军队声威的根基，你巡回安抚汉人和夷族，向他们晓谕大义，他们一定会听命服从。"慕容楷于是驻扎在辟阳，慕容绍率领几百骑兵前去游说王晏，为他分析祸福利害，王晏跟随慕容绍，前往慕容楷那里投降，于是，鲜卑、乌桓和城堡中的民众归降的，达几十万人。慕容楷留下年老体弱的，设置郡守县令安抚他们，调发其中身强力壮的十多万人，和王晏前往鄴城。慕容垂非常高兴地说："你们兄弟兼备文武两方面的才能，足以继承先王的业绩！"

9 三月，以卫将军谢安为太保。

10 秦北地长史慕容泓闻燕王垂攻邺，亡奔关东，收集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败秦将军强永，其众遂盛；自称都督陕西诸将军、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秦王坚谓权翼曰："不用卿言，使鲜卑至此。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将若泓何？"乃以广平公熙为雍州刺史，镇蒲阪。征雍州牧巨鹿公睿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录尚书事，配兵五万；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姚萇为司马，以讨泓。

平阳太守慕容冲亦起兵于平阳，有众二万，进攻蒲坂；坚使窦冲讨之。

11 库傉官伟帅营部数万至邺，燕王垂封伟为安定王。

12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绍在国[1]，高邑侯亮、重合侯谟守常山，固安侯鉴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将军、乐浪王温督诸军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抚军大将军麟益兵助之。定、鉴，秦王坚之从叔；绍、谟，从弟；亮，从子也。温，燕王垂之弟子也。

13 慕容泓闻秦兵且至，惧，帅众将奔关东。秦巨鹿愍公睿粗猛轻敌，欲驰兵邀之。姚萇谏曰："鲜卑皆有思归之志，故起而为乱，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夫执鼷鼠之尾[2]，犹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穷，致死于我，万一失利，悔将何及。但可鸣彭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睿弗从，战于华泽[3]，睿兵败，为泓所杀。萇遣龙骧长史赵都、参军姜协诣秦王坚谢罪；坚怒，杀之。萇惧，奔渭北马牧，于是天水尹

纬、尹详、南安庞演等纠扇羌豪，帅其户口归苌者五万余家，推苌为盟主。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4]，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详、庞演为左、左长史，南安姚晃及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等为从事中郎，羌训等为掾属[5]，王据等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等为将帅。

14 秦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帅鲜卑骑八千奔慕容泓。泓众至十余万，遣使谓秦王坚曰："吴王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6]，泓当帅关中燕人翼卫乘舆，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永为邻好。"坚大怒，召慕容暐责之曰："今泓书如此，卿欲去者，朕当相资。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不可以国士期也！"暐叩头流血，涕泣陈谢。坚久之曰："此自三竖所为[7]，非卿之过。"复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书招谕泓、冲及垂。暐密遣使谓泓曰："吾宠中之人，必无还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复顾。汝勉建大业，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为太宰[8]，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改元燕兴。

【注释】

①高城：县名，治今河北盐山东南。

②鼷（xī希）鼠：小家鼠。身体不到褐家鼠的一半，吻部尖而长，耳朵较大，尾巴细长，全身灰黑色或灰褐色，是传播鼠疫的媒介。

③华泽：地名，在今陕西华阴境内。

④"苌自"句：姚苌所建秦国，为与苻氏所建秦国加以区别，史称"后秦"。

⑤羌训：《晋书·姚苌载记》作"姜训"。

⑥家兄皇帝：指慕容暐。慕容泓为慕容暐之弟，故称暐为"家兄皇帝"。

⑦三竖:三个小丑,指慕容垂、慕容泓、慕容冲。

⑧中山王:即慕容冲。

【译文】

9 三月,委派卫将军谢安担任太保。

10 秦国北地长史慕容泓听说燕王慕容垂攻打鄄城,逃到函谷关以东,召慕鲜卑人,部众达到几千,回过去驻扎在华阴,打败秦国将领强永,军队逐渐强盛;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举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兼任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秦王苻坚对权翼说:"不听取你的意见,使鲜卑人到了这种地步。函谷关以东地区,我不再和他们争夺,但对慕容泓怎么办呢?"于是委派广平公苻熙担任雍州刺我,镇守蒲阪。征召雍州牧巨鹿公苻睿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录尚书事,调拨给他五万兵士;委派左将军窦冲担任长史,龙骧将军姚萇担任司马,去征讨慕容泓。

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在平阳起兵,拥有部众二万人,进军攻打蒲坂;苻坚派窦冲讨伐他。

11 库傉官伟率领部众几万人到达鄄城,燕王慕容垂封库傉官伟为安定王。

12 秦国冀州刺史阜城苻定守卫信都,高城男苻绍在封地内,高邑侯苻亮、重合侯苻谟守卫常山,固安侯苻鉴守卫中山。燕王慕容垂派遣前将军、乐浪王慕容温统领各军攻打信都,没有攻下来;夏,四月,初三,派遣抚军大将军慕容麟增加兵士,协助慕容温。苻定、苻鉴,是秦王苻坚的堂叔;苻绍、苻谟,是苻坚的堂弟;苻亮,是苻坚的侄儿。慕容温,是燕王慕容垂的弟弟的儿子。

13 慕容泓听说秦国军队将要到来,很害怕,准备率领部众逃到函谷关以东。秦国巨鹿愍公苻睿鲁莽轻敌,想追赶上去阻击他们。

姚苌规劝说："鲜卑人都有返回故土的心意，所以才起来作乱，应该驱使他们出关，不能加以阻拦。捉住小家鼠的尾巴，它还能反过来咬人。鲜卑人自知陷入穷途末路，必将同我们拼命，我们如万一失利，后悔也来不及。只可擂起战鼓尾随他们，他们将拔腿飞奔，其余的什么都顾不得了。"苻睿不听从，在华泽交战，苻睿的军队失败，他本人被慕容泓杀死。姚苌派遣龙骧长史赵都、参军姜协到苻坚那里认罪；苻坚发怒，杀了他俩。姚苌畏惧，逃到渭水北面的牧马场，这时，天水人尹纬、尹详、南安人庞演等人纠集煽动羌族豪强，率领所属五万多家归附姚苌，推举姚苌为同盟首领。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改年号为白雀，委派尹详、庞演担任左、右长史，南安人姚晃和尹纬担任左、右司马，天水人狄伯支等人担任从事中郎，羌训等人担任掾属，王据等人担任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等人担任将帅。

14 秦国窦冲到河东攻打慕容冲，把他打得大败；慕容冲率领八千鲜卑骑兵投奔慕容泓。慕容泓的部众达到十多万，派遣使者对秦王苻坚说："吴王已经平定关东，可以赶紧备好车驾，恭敬地送回家兄皇帝，我将率领在关中的燕国人护卫皇帝车驾，返回邺都，和秦国以虎牢关为边界，永远结为友好邻邦。"苻坚大怒，召见慕容暐，责备他说："现在慕容泓的信中这样说，你如果想离开，我将给予资助。你的宗族亲戚，可以称得上人面兽心，不可以一国杰出人才相期许！"慕容暐叩头叩得流血，流泪哭泣，表示认错。苻坚过了很久以后说："这都是三个小丑干的事，不是你的过错。"恢复他的职位，仍像当初一样对待他。命令慕容暐写信招抚、晓谕慕容泓、慕容冲和慕容垂。慕容暐秘密派遣使者对慕容泓说："我是牢笼中的人，一定没有返回的可能；而是是燕王室的罪人，不值得你们于顾念。你努力建立大业，委派吴王担任相国，中山王担任太宰，兼任大司马，你可担任大将军，兼任司徒，秉承我的旨意封授爵位，委任官职，听到我死亡的消息，你就登上皇帝位。"慕容泓于是向长安进军，改年

号为燕兴。

15 燕王垂以邺城犹固,会僚佐议之。右司马封衡请引漳水灌之;从之。垂行围,因饮于华林园,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几不得出,冠军大将军隆将骑冲之,垂仅而得免。

16 竟陵太守赵统攻襄阳,秦荆州刺史都贵奔鲁阳[1]。

17 五月,秦洛州刺史张五虎据丰阳来降[2]。

18 梁州刺史杨亮帅众五万伐蜀,遣巴西太守费统将水陆兵三万为前锋。亮屯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广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

19 秦苻定、苻绍皆降于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

20 后秦王苌进屯北地,秦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余万。

21 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22 秦王坚自帅步骑二万以击后秦,军于赵氏坞[3],使护军将军杨璧等分道攻之;后秦兵屡败,斩后秦王苌之弟镇军将军尹买。后秦军中无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4]。后秦人恟惧,有渴死者。会天大雨,后秦营中水三尺,绕营百步之外,寸余而已,后秦军复振。秦王坚叹曰:"天亦佑贼乎?"

23 慕容泓谋臣高益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盖为尚

书令。后秦王苌遣子嵩为质于冲以请和。

24 将军刘春攻鲁阳，都贵奔还长安。

25 后秦王苌帅众七万击秦，秦王坚遣杨璧等拒之，为苌所败；获杨璧及右将军徐成、镇军将军毛盛等将吏数十人，苌皆礼而遣之。

26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谟皆降。麟进围中山，秋，七月，克之，执苻鉴。麟威声大振，留屯中山。

27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二州之众以击燕。燕王垂遣平朔将军平规击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战于范阳，敞兵败，规进据蓟南。

28 秦平原公晖帅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

【注释】

①鲁阳：县名，治今河南鲁山。

②丰阳：县名，治今陕西山阳。

③赵氏坞：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耀县境。

④安公谷、同官水：均河流名，皆在今陕西耀县境内。

【译文】

15 燕王慕容垂因为邺城还很坚固，召集僚属商议对策。右司马封衡请求引来漳水灌进城中；慕容垂听从了他的建议。慕容垂巡视围墙，顺便在华林园饮酒，秦国人秘密出兵突袭，飞箭如雨点般地落下来，慕容垂几乎不能逃出，冠军大将军苻隆率领骑兵冲击，慕容垂才幸免于难。

16 竟陵太守赵统攻打襄阳，秦国荆州刺史都贵逃到鲁阳。

17 五月，秦国洛州刺史张五虎占据丰阳，前来向晋国投降。

18 梁州刺史杨亮率领五万军队征伐蜀地，派遣巴西太守费统率领水军步兵三万人充当前锋。杨亮驻扎在巴郡，秦国益州刺史王广派遣巴西太守康回等人抵御。

19 秦国苻定、苻绍都投降了燕国；燕国慕容麟率领军队向西攻打常山。

20 后秦王姚苌进军驻扎在北地，秦国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等地投降他的羌人、匈奴人有十多万。

21 六月，初一，崇德太后褚氏逝世。

22 秦王苻坚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人攻打后秦，驻扎在赵氏坞，派护军将军杨璧等人分几路进攻；后秦军队多次失败，杀了后秦王姚苌的弟弟镇军将军姚尹买。后秦军营中没有水井，秦国人堵住安公谷、筑堰阻住同官水，来围困他们。后秦兵士惊恐不安，有人因干渴而死。恰巧天降大雨，后秦军营中水深三尺，围绕军营一百步以外的地方，水深仅一寸而已，后秦军队重新振作起来。秦王苻坚叹息说："上天也帮助贼寇吗？"

23 慕容泓的谋臣高盖等人因慕容泓的恩德声望赶不上慕容冲，而且执法苛刻严厉，就杀了慕容泓，拥立慕容冲为皇太弟，代行皇帝职权，设置文武官员；委派高盖担任尚书令。后秦王姚苌派遣儿子姚嵩到慕容冲那里充当人质，请求同他和好。

24 晋国将军刘春攻打鲁阳，都贵逃回长安。

25 后秦王姚苌率领七万军队攻打秦国，秦王苻坚派遣杨璧等人抵御，被姚苌打败；姚苌俘获了杨璧和右将军徐成、镇军将军毛盛等将领军官几十人，都以礼相待，送他们回去。

26 燕国慕容麟攻下常山，秦国苻亮、苻谟都投降了。慕容麟进军包围中山，秋，七月，攻下来了，擒获了苻鉴。慕容麟的声威大振，留在中山驻守。

27 秦国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率领二州的军队攻打燕国。燕王慕容垂派遣平朔将军平规攻打王永，王永派遣昌黎太守宋

敞在范阳迎战，宋敞的军队失败，平规进军，占据蓟城以南地区。

28 秦国平原公苻晖率领洛阳、陕城的七万兵士，回到长安。

29 秦王坚闻慕容冲去长安浸近，乃引兵归，遣抚军大将军方戍骊山，拜平原公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配兵五万以拒冲。冲与晖战于郑西[1]，大破之。坚之遣前将军姜宇与少子河间公琳帅众三万拒冲于灞上；琳、宇皆败死，冲遂据阿房城[2]。

30 秦康回兵数败，退还成都。梓潼太守垒袭以涪城来降。荆州刺史桓石民据鲁阳，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阳。

31 己酉，葬康献皇后于崇平陵[3]。

32 燕翟斌恃功骄纵，邀求无厌；又以邺城久不下，潜有二心。太子宝请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负也；若其为难，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杀之，人必谓我忌惮其功能；吾方收揽豪杰以隆大业，不可示人以狭，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谋，吾以智防之，无能为也。"范阳王德、陈留王绍、骠骑大将军农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骄，必为国患。"垂曰："骄则速败，焉能为患？彼有大功，当听其自毙耳！"礼遇弥重。

斌讽丁零及其党请斌为尚书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辅[4]；但台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与前秦长乐公丕通谋[5]，使丁零决堤溃水；事觉，垂杀斌及其弟檀、敏，余皆赦之。

斌兄子真，夜将营众北奔邯郸，引兵还向邺围，欲与丕内外相应；太子宝与冠军大将军隆击破之。真还走邯郸。

太原王楷、陈留王绍言于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宠过为乱耳。今急之则屯聚为寇，缓之则自散，散而击之，无不克矣。"垂从之。

33 龟兹王帛纯窘急，重赂佉胡以求救[6]；佉胡王遣其弟呐龙、侯将馗帅骑二十余万[7]，并引温宿、尉头等诸国兵合七十余万以救龟兹[8]；秦吕光与战于城西，大破之。帛纯出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城如长安市邑，宫室甚盛。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远方诸国，前世所不能服者，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纯弟震为龟兹王。

【注释】

①郑西：地名，即郑县西郊，在今陕西华县。

②阿房城：地名，即阿房宫，在今陕西西安西南阿房村、古城村、朐家庄一带。

③康献皇后：即崇德褚太后。

④上辅：宰相的尊称。

⑤"密与"句：《通鉴》中，凡记苻氏所建秦国之事，皆称"秦"，此处称"前秦"，"前"当为衍文。

⑥佉胡：西域国名，都城当在今新疆库车以西。

⑦侯将：职官名。在汉代，西域各国有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侯将当系其合并而成。 （馗(kuí 魁)：侯将之名，姓氏不详。

⑧温宿：西域国名，都温宿(今新疆乌什)。 尉头：西域国名，都尉头(今新疆阿合奇县东境)。

【译文】

29 秦王苻坚听说慕容冲逐渐逼近长安，就率领军队返回，派遣抚军大将军苻方守卫骊山，任命平原公苻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调拨给他五万军队，去抵御慕容冲。慕容冲和苻晖在郑县西郊交战，把苻晖打得大败。苻坚又派遣前将军姜宇和小儿子河间公苻琳率领三万军队，在灞上抵御慕容冲；苻琳、姜宇都战败而死，慕容冲于是占据阿房城。

30 秦国康回的军队多次失败，退回成都。梓潼太守垒袭献出涪城，前来向晋国投降。荆州刺史桓石民占据鲁阳，派遣河南太守高茂向北进军，去守卫洛阳。

31 二十八日，将康献皇后安葬在崇平峻。

32 燕国翟斌仗恃有功，骄横放纵，邀官求赏，没有止境；又因邺城长久不能攻下，暗中怀有二心。太子慕容宝请求除掉他，燕王慕容垂说："黄河南岸的盟誓，不可违背；如果翟斌发难，罪责在于他。现在事情还没显露出来就杀掉他，人们必然说我忌妒他的功劳，畏惧他的才能；我正要招揽英雄豪杰来建立大业，不能向人们显示出心胸狭隘，使天下人失望。即使他有阴谋，我用智谋来防范他，他也不能有什么作为。"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骠骑大将军慕容农都说："翟斌兄弟仗恃功劳而骄横，必然成为国家的祸患。"慕容垂说："骄横就会迅速失败，怎么能成为祸患？他们有大功，应当听凭他们自取灭亡而已。"对翟斌的礼遇更加优厚。

翟斌暗示丁零人及其党羽请求任命翟斌为尚书令。慕容垂说："按翟王的功劳，应该处于宰相职位上；只不过尚书台还没建立，这个官职不能急于设置。"翟斌发怒，秘密地和前秦长乐公苻丕进行联络，准备让丁零人决开堤防，把水放走；事情泄露，慕容垂杀死翟斌和他的弟弟翟檀、翟敏，其余的人全部赦免。

翟斌的哥哥的儿子翟真，夜晚率领军营中的部众向北逃到邯郸，又率军回头向邺城的外围进发，想和苻丕内外呼应；太子慕容

宝和冠军大将军慕容隆打败了他。翟真又回头逃到邯郸。

太原王慕容楷、陈留王慕容绍向慕容垂进言说:"丁零人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过分宠信他们才作乱而已。现在马上攻打,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成为贼寇,如果暂时不加以理睬,他们就会自行溃散,溃散后再攻打,没有不取胜的。"慕容垂听从了他俩的建议。

33 龟兹王帛纯处境窘迫危急。用丰厚的贿赂向佉胡请求救援;佉胡王派遣他的弟弟呐龙、侯将馗率领二十多万骑兵,并招引温宿、尉头等各国军队,总共七十多万人,去救援龟兹;秦国吕光和他们龟兹国都西面交战,把他们打得大败。帛纯弃城逃走,三十多个国家的王侯投降。吕光进入城中,城内如同长安的街市,宫室十分壮观。吕光安抚、平定西域,威望恩德十分显著,远方各国,前代所没有臣服的,都前来归附,献上汉朝所赐予的符节;吕光都上奏朝廷,加以更换,立帛纯的弟弟帛震为龟兹王。

34 八月,翟真自邯郸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骠骑大将军农帅骑追之,及于下邑[1]。楷欲战,农曰:"士卒饥倦,且视贼营不见丁壮,殆有他伏。"楷不从,进战,燕兵大败。真北趣中山,屯于承营[2]。

35 邺中乌粮俱尽,削松木以饲马。燕王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无降理;不如退屯新城[3],开丕西归之路,以谢秦王畴昔之恩,且为讨翟真之计。"丙寅夜,垂解围趋新城。遣慕容农徇清河、平原,征督租赋。农明立约束,均适有无,军令严整,无所侵暴,由是谷帛属路,军资丰给。

36 戊寅,南昌文穆公郗愔薨。

37 太保安奏请乘苻氏倾败，开拓中原，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玄进据彭城。

38 秦王坚闻吕光平西域，以光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道绝，不通。

39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于振威将军刘库仁[4]，库仁遣其妻兄公孙希帅骑三千救之，大破平规于蓟南，乘胜长驱，进据唐城[5]。

40 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辛卯，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

41 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扬、江等十五州诸军事[6]，加黄钺。

42 慕容冲进逼长安，秦王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何从出哉？"大呼责冲曰："奴何苦来送死！"冲曰："奴厌奴苦，欲取汝为代耳！"冲少有宠于坚，坚遣使以锦袍称诏遗之。冲遣詹事称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坚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7]！"

【注释】

①下邑：地名，今地不详，待考。

②承营：地名，在今河北定县附近。

③新城：城名，即肥乡的新兴城（在今河北肥乡境内）。

④"秦幽"句：在此之前，前秦当曾任命刘库仁为振威将军。

⑤唐城:城名,在今河北唐县。

⑥十五州:当即扬、徐、南徐、兖、南兖、豫、南豫、江、青、冀、幽、并、司、荆、雍等十五州。

⑦白虏:氐族苻氏对鲜卑人的侮辱性称呼。

【译文】

34 八月,翟真从邯郸向北逃跑,燕王慕容垂派遣太原王慕容楷、骠骑大将军慕容农率领骑兵追击,在下邑追上了。慕容楷想交战,慕容农说:"士兵饥饿疲倦,而且贼寇的军营中,看不到身强力壮的人,恐怕在其他地方有埋伏。"慕容楷不听从,进军交战,燕国军队大败。翟向北赶往中山,驻扎在承营。

35 邺城中的饲料全部吃光,砍削松木来喂马。燕王慕容垂对各将领说:"苻丕是穷途末路的敌人,一定没有投降的道理;我们不如退守新兴城,给苻丕放开回到西方的道路,来答谢秦王往日的恩德,而且可为讨伐翟真做准备。"十五日夜晚,慕容垂解除包围,开往新城。派遣慕容农巡视清河、平原,督促征收租赋。慕容农订立明确的规则,使资产无论多少都平均恰当,军纪严明,对民众没有丝毫侵扰,因此,运输粮食布匹的车辆络绎不绝,军中物质丰富充足。

36 二十七日,南昌文穆公郗愔逝世。

37 太保谢安上奏疏,请求乘着苻氏失败的时机,收复中原,委派徐、兖二州刺史谢玄担任前锋都督,率领豫州刺史桓石虔征伐秦国。谢玄到达下邳,秦国徐州刺史赵迁放弃彭城逃跑,谢玄进军,占据彭城。

38 秦王苻坚得知吕光平定西域,委派吕光担任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因道路不通,诏书无法送到。

39 秦国幽州刺史王永向振威将军刘库仁请求救援,刘库仁派遣他的妻子的哥哥公孙希率领三千骑兵救援王永,在蓟城南面把平

规打得大败，乘胜向前推进，占据唐城。

40 九月，谢玄派彭城内史刘牢之攻打秦国兖州刺史张崇。十一日，张崇放弃鄄城，投奔燕国。刘牢之占据鄄城，黄河以南各城堡，都前来归附。

41 太保谢安上奏疏，自己请求北伐；皇帝加授谢安为都督扬、江等十五州诸军事，加赐黄钺。

42 慕容冲进军逼近长安，秦王苻坚登上城墙眺望，叹息说："这些贼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声斥责慕容冲说："奴才何苦来送死！"慕容冲说："奴才厌倦了做奴才的痛苦，想人捉拿你来替代而已！"慕容冲年幼时受到苻坚的宠爱，苻坚派遣使者宣称奉诏行事，送给慕容冲一件锦袍。慕容冲派遣詹事宣称是皇太弟的命令，回答苻坚说："我今日的志向在于夺取天下，哪会顾念一件锦袍的小恩小惠！假如你知道上天的旨意，君臣停止抵抗，早日送回皇帝，自然会宽恕苻氏，来报答往日的恩德。"苻坚大怒，说："我不听王景略、阳平公的意见，竟然使白虏到了这种地步！"

43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44 乙丑，大赦。

45 谢玄遣阴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朗来降。朗，坚之从子也。

46 翟真在承营，与公孙希、宗敞遥相首尾。长乐公丕遣宦者冗从仆射清河光祚将兵数百赴中山，与真相结。又遣阳平太守邵兴将数千骑招集冀州故郡县，与祚期会襄国。是时，燕军疲弊，秦势复振，冀州郡县皆观望成败，赵郡人

赵粟等起兵柏乡以应兴[1]。燕王垂遣冠军大将军隆、龙骧将军张崇将兵邀击兴，命骠骑大将军隆自清河引兵会之。隆与兴战于襄国之；兴走至广阿，遇慕容农，执之。光祚闻之，循西山走还邺[2]。隆遂击赵粟等，皆破之，冀州郡县复从燕。

47 刘库仁闻公孙希已破平规，欲大举兵以救长乐公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屯繁畤[3]。燕太子太保慕舆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舆虔之子常时在库仁所，知三郡兵不乐远征，因作乱，夜攻库仁，杀之，窃其骏马，奔燕。公孙希之众闻乱自溃，希奔翟真。库仁弟头眷代领库仁部众。

48 秦长乐公丕遣光祚及参军封孚召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以自救；蚝、腾以众少不能赴。丕进退路穷，谋于僚佐。司马杨膺请自归于晋，丕未许。会谢玄遣龙骧将军刘牢之等据碻磝，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4]，丕遣将军桑据屯黎阳以拒之。刘袭夜袭据，走之，遂克黎阳。丕惧，乃遣从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救于玄，致书称："欲假涂求粮，西赴国难，须援军既接，以邺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帅所领保守邺城。"逵与参军姜让密谓膺曰："今丧败如此，长安阻绝，存亡不可知。屈节竭诚以求粮援，犹惧不获；而公豪气不除，方设两端[5]，事必无成。宜正书为表，许以王师之至，当致身南归；如其不从，可逼缚与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书而遣之。

49 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恬之，修之曾孙

也。朝廷以兖、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

【注释】

①柏乡：地名，在今河北柏乡。

②西山：指太行山西麓。

③繁畤(zhì 至)：县名，治今山西浑源西南。

④河北：黄河北岸，北处指滑台北岸。

⑤两端：态度左右不定，脚踏两只船。

【译文】

43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44 十五日，大赦天下。

45 谢玄派遣阴陵太守高素攻打秦国青州刺史苻朗，军队到达琅邪，苻朗前来投降。苻朗，是苻坚的侄儿。

46 翟真在承营，和公孙希、宋敞遥相呼应。长乐公苻丕派遣宦官冗从仆射清河人光祚，率领几百兵士赶往中山，和翟真相互结交。又派遣阳平太守邵兴率领几千骑兵，招降从前所属的冀州各郡县，和光祚约定时间在襄国会合。这时，燕国军队疲惫不堪，秦国的声势重新振作，冀州郡县都在观望两方的成败，赵郡人赵粟等在柏乡起兵响应邵兴。燕王慕容垂派遣冠军大将军慕容隆、龙骧将军张崇率领军队截击邵兴，命令骠骑大将军慕容农从清河率军去会合。慕容隆和邵兴在襄国交战，把他打得大败；邵兴逃到广阿，遇到慕容农，被擒获。光祚听说后，沿着西山逃回邺城。慕容农于是攻打赵粟等人，把他们全打败了，冀州各郡县又归附了燕国。

47 刘库仁听说公孙希已经打败平规，打算大规模出兵去救援长乐公苻丕，调发雁门、上谷、代郡的军队，驻扎在繁畤。燕国太子太保慕舆句的儿子慕舆文、零陵公慕舆虔的儿子慕舆常这时在刘库

仁那里，知道三个郡的军队不乐意远出征伐，乘机作乱，在夜晚攻打刘库仁，杀了他，盗窃他的骏马，逃回燕国。公孙希的部众听到变乱消息，自行溃散，公孙希揣奔翟真。刘库仁的弟弟刘头眷接替刘库仁，统领部众。

48 秦国长乐公苻丕派遣光祚和参军封孚到晋阳，征召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来救援自己；张蚝、王腾因兵士少不能前去。苻丕进退无路，同僚属商议对策。司马杨膺请求自动归附晋国，苻丕不同意。恰在这时，谢玄派遣龙骧将军刘牢之等人占据碻磝，济阳太守郭满占据滑台，将军颜肱、刘袭驻扎到黄河北岸；苻丕派遣将军桑据驻扎在黎阳，来抵御他们。刘袭在夜晚袭击桑据，赶走了他，于是攻下黎阳。苻丕畏惧，就派堂弟苻就和参军焦逵向谢玄求救，信中说："想要借路借粮，向西奔赴国难，等到贵国救援的军队到来后，就把鄄城交出来。如果西面的道路不通，长安沦陷，请求统领所属军队守卫鄄城。"焦逵和参军姜让秘密地对杨膺说："如今惨败到这种地步，长安音讯不通，存亡不能得知。向晋国降身相从、竭尽诚意请求粮草救援，还恐怕得不到；可是长乐公的傲气还不消除，态度左右不定，事情必定不能成功。应该把书信改为奏表，答应朝廷军队到来后，将随大军回到南方；如长乐公不听从，可强迫捆绑后交给晋国军队。"杨膺自认为力量足以制服苻丕，就改写了书信送了出去。

49 谢玄派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过黄河，守卫黎阳。滕恬之，是滕修的曾孙。朝廷因兖州、青州、司州、冀州已经平定，加授谢玄为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

50 后秦王苌闻慕容冲攻长安，会群僚议进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长安，建立根本，然后经营四方。"苌曰："不然。

燕人因其众有思归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关中，吾当移屯岭北[1]，广收资实，收待秦亡燕去，然后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长子兴守北地，使宁北将军姚穆守同官川，自将其众攻新平。

初，新平人杀其郡将，秦王坚缺其城角以耻之[2]，新平民望深以为病，欲立忠义以雪之。及后秦王苌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荀辅欲降之，郡人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羽、尚书郎赵义、汶山太守冯苗谏曰：“昔田单以一城存齐[3]，今秦之州镇，犹连城过百，奈何遽为叛臣乎？”辅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无救，郡人横被无辜。诸君能尔，吾岂顾生哉？”于是凭城固守。后秦为土山地道，辅亦于内为之，或战地下，或战山上，后秦之众死者万余人。辅诈降以诱苌，苌将入城，觉之而返；辅伏兵邀击，几获之，又杀万余人。

51 陇西处士王嘉，隐居倒虎山[4]，有异术，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坚、后秦王苌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长安，众闻之，以为坚有福，故圣人助之，三辅堡壁及四山氐、羌归坚者四万余人。坚置嘉及沙门道安于外殿，动静咨之。

52 燕慕容农自信都西击丁零翟辽于鲁口[5]，破之。辽退屯无极[6]，农屯藁城以逼之[7]。辽，真之从兄也。

53 鲜卑在长安城中犹千余人，慕容绍之兄肃，与慕容韪阴谋结鲜卑为乱。十二月，韪白坚，以其子新昏，请坚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杀之。坚许之，会天大雨，不果往。事觉，

坚召晖及肃，肃曰："事必泄矣，入则俱死。今城内已严，不如杀使者驰出，既得出门，大众便集。"晖不从，遂俱入。坚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晖饰辞以对。肃曰："家国事重，何论意气[8]？"坚先杀肃，乃杀晖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燕王垂幼子柔，养于宦者宋牙家为牙子，故得不坐，与太子宝之子盛乘间得出，奔慕容冲。

54 燕慕容麟、慕容农合兵袭翟辽，大破之，辽单骑奔翟真。

55 燕王垂以秦长乐公丕犹据邺不去，乃更引兵围邺，开其西走之路。焦逵见谢玄，玄欲征丕任子，然后出兵；逵固陈丕款诚，并述杨膺之意，玄乃遣刘牢之、滕恬之等帅众二万救邺。丕告饥，玄水陆运米二千斛以馈之。

56 秦梁州刺史潘猛弃汉中，奔长安。

【注释】

①岭北：指九嵕(zōng 宗)山以北。九嵕山，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②"秦王"句：后赵末年，清河人崔悦担任新平相，被郡人杀害。悦子液仕于前秦，为尚书郎，自表父仇，不愿处于关中，请求回到冀州。苻坚同情他，禁锢新平人，削去新平城墙的一角，作为新平人的一种耻辱。

③"昔田单"句：田单，战国时齐国将领。齐湣王时，任临淄市掾。燕将乐毅攻齐，连下七十余城，田单率宗人走保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被推为将军，据城拒燕。燕昭王死，田单施反间计于燕惠王，使其调走乐毅，以骑劫接替乐毅。随之用计打败燕军，收复失地，迎襄王复位，以功封安平君。

④倒虎山：山名，又作倒兽山、元象山，在今陕西渭南县东南。

⑤鲁口：城名，在今河北饶阳。

⑥无极：县名，治今河北无极。

⑦藁城：城名，在今河北柏乡北。

⑧意气：情谊、恩义。

【译文】

50 后秦王姚苌听说慕容冲攻打长安，召集僚属商议对策，都说："大王应该首先夺取长安，建立根据地，然后策划占据四方。"姚苌说："不能这样。燕国人利用众人想返回故土的心理起兵，如果他们的愿望实现，必定不会长久地留在关中，我们应迁到岭北驻扎，大量地储备粮草物资，来等待秦国的灭亡、燕国人离开，然后袖着双手获取长安。"于是留下长子姚兴守卫北地，派宁北将军姚穆守卫铜官川，亲自率领部众攻打新平。

当初，新平人杀死了新平相，秦王苻坚毁去新平郡城的一角，来作为他们的耻辱，新平郡的贤士豪杰都深深地感到羞愧，想建立忠义来洗刷耻辱。等到后秦王姚苌到达新平，新平太守南安人荀辅打算投降姚苌，郡中人士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羽、尚书郎赵义、汶山太守冯苗规劝说："从前田单凭一座城池保全了齐国，现在秦国的州郡方镇，相连的城池还超过一百，为什么要匆忙地做叛逆的臣子呢？"荀辅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志向；只是恐怕长久没有救援，郡中民众要横遭祸殃。各位能够如此坚定，我怎敢顾惜生命呢？"于是凭借城池，严密地防守。后秦军队堆积土山、挖掘地道，荀辅也在城内堆积土山、挖掘地道，有时在地下交战，有时在土山上交战，后秦的兵士死了一万多人。荀辅假装投降，来引诱姚苌，姚苌将要进城，发觉后才返回；荀辅埋伏的兵士拦击，差点擒获他，又杀死了一万多人。

51 陇西处士王嘉，隐居在倒虎山，有异常的法术，能预知未来的事情；秦国人把他奉若神明。秦王苻坚、后秦王姚苌和慕容冲都派遣使者迎接他。十一月，王嘉进入长安，众人听说后，认为苻坚有福气，所以圣人帮助他，三辅各城堡和四方山野中的氐人、羌人，归附苻坚的有四万多人。苻坚把王嘉和僧徒道安安置在外殿，大小事情

都征询他俩的意见。

52 燕国慕容农从信都向西开进，到鲁口攻打丁零人翟辽，打败了他。翟辽退到无极屯驻，慕容农进驻到藁城，以便威逼他。翟辽，是翟真的堂兄。

53 在长安城中的鲜卑人还有一千多人，慕容绍的哥哥慕容肃，和慕容咔秘密策划集结鲜卑人作乱。十二月，慕容咔禀告苻坚，因他的儿子刚结婚，请苻坚前往他家中，设酒宴招待，打算埋伏兵士杀苻坚，苻坚答应了，恰巧天降大雨，没有去成。事情被发觉，苻坚召见慕容咔和慕容肃，慕容肃说："事情必然是泄露了，进去后都会死。现在城内已经戒严，不如杀掉使者，骑马冲出去，出门以后，我们的部众就能聚集起来。"慕容咔不听从，于是一同进入。苻坚说："我对待你们怎么样，却要产生这种意念？"慕容咔遮遮掩掩地用好听的话回答。慕容肃说："国家的事情重大，谈什么个人情谊？"苻坚首先钉掉慕容肃，随后杀了慕容咔和他的宗族，城内的鲜卑人不分老幼、男女，全都杀掉。燕王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柔，收养在宦官宗牙家中，做宋牙的养子，所以能不受牵连，和太子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乘机逃出城，投奔慕容冲。

54 燕国慕容麟、慕容农会合军队，袭击翟辽，把翟辽打得大败，翟辽单人匹马投奔翟真。

55 燕王慕容垂因秦国长乐公苻丕还占据着鄄城，不肯离开，于是又率领军队包围鄄城，为他留出向西逃走的道路。焦逵会见谢玄，谢玄想征召苻丕的人质，然后才出兵；焦逵极力陈说苻丕的诚意，并且诉说杨膺的心意，谢玄才派遣刘牢之、滕恬之等人率领二万军队救援鄄城。苻丕粮食吃光，谢玄从水路陆路运送二千斛稻米接济他。

56 秦国梁州刺史潘猛放弃汉中，逃回长安。

资治通鉴全译第一百六

晋纪二十八　起旃蒙作噩，尽柔兆阏茂，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

1 春，正月，秦王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

2 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1]。冲有自得之志，赏罚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谓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长，亦须才过九人，然后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骄汰已甚，殆难济乎！"

3 后秦王苌留诸将攻新平，自引兵击安定，擒秦安西将军勃海公珍，岭北诸城悉降之。

4 甲寅[2]，秦王坚与西燕王冲战于仇班渠[3]，大破之。乙

卯[4]，战于雀桑[5]，又破之。甲子[6]，战于白渠[7]，秦兵大败。西燕兵围秦王坚，殿中将军邓迈力战却之，坚乃得免。壬申[8]，冲遣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入其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击破之，斩首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乙亥[9]，高盖引兵攻渭北诸垒，太子宏与战与成贰壁[10]，大破之，斩首三万。

5 燕带方王佐与宁朔将军平规共攻蓟，王永兵屡败。二月，永使宋敞烧和龙及蓟城宫室，帅众三万奔壶关；佐等入蓟。

6 慕容农引兵会慕容麟于中山，与共攻翟真，麟、农先帅数千骑至承营，观察形势。翟真望见，陈兵而出。诸将欲退，农曰："丁零非不劲勇，而翟真懦弱，今简精锐，望真所在而冲之，真走，众必散矣，乃邀门而蹙之[11]，可尽杀也。"使骁骑将军慕容国帅百余骑冲之，真走，其众争门，自相蹈藉，死者太半，遂拔承营外郭。

7 癸未[12]，秦王坚与西燕主冲战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13]。诸将请乘胜入城，坚恐为冲所掩，引兵还。

8 乙酉[14]，秦益州刺史王广以蜀人江阳太守李丕为益州刺史，守成都。己丑[15]，广帅所部奔还陇西，蜀人随之者三万余人。

9 刘牢之至枋头。杨膺、姜让谋泄，长乐公丕收杀之。牢之闻之，盘桓不进。

【注释】

①“慕容”句：慕容冲所建燕国，史称“西燕”。

②甲寅：正月己卯朔，无甲寅。

③仇班渠：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西安市以西一带。

④乙卯：正月无此日。

⑤雀桑：地名，在今陕西泾阳西北。

⑥甲子：正月无此日。

⑦白渠：渠道名，自谷口（今陕西礼泉西北）郑国渠南引泾水东南流，经今高陵县及临潼县东北栎阳镇附近，至渭南县北下邽镇南注入渭水，全长二百里。

⑧壬申：正月无此日。

⑨乙亥：正月无此日。

⑩成贰壁：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陕西高陵县境。

⑪蹙（cù 促）：蹋、踏，同“蹴”。

⑫癸未：二月己酉朔，无癸未。

⑬阿城：即阿房宫。

⑭乙酉：二月无此日。

⑮己酉：二月无此日。

【译文】

晋纪二十八　起乙酉（公元 385 年），止丙戌（公元 386 年），共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乙酉，公元 385 年）

1 春，正月，秦王苻坚在朝廷宴请文武官员。这时长安发生饥荒，人们互相残杀后吃对方的肉，各将领回家后，把暗中含在口中的肉吐出来，给妻子儿女吃。

2 慕容冲在阿房城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更始。慕容冲洋洋得意，奖赏惩罚都随心所欲。慕容盛这时才十三岁，对慕容柔说：“做十人中的小头目，也要才能超过九人，才可以安稳。现在中山王的

才能不及别人，功业也没建立，却傲慢到了极点，恐怕难以成功吧！”

后秦王姚苌留下各将领攻打新平，自己率领军队攻打安定，擒获了秦国安西将军勃海公苻珍，岭北各城都投降了他。

4 甲寅日，秦王苻坚和西燕君主慕容冲在仇班渠交战，把他打得大败。乙卯日，在雀桑交战，又打败了他。甲子日，在白渠交战，秦国军队大败。西燕军队包围秦王苻坚，殿中将军邓迈奋力作战，打退西燕军队，苻坚才得以逃脱。壬申日，慕容冲派遣尚书令高盖在夜晚袭击长安，进入了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人打败了他，斩下首级八百多颗，瓜分这些人的尸体，当食物吃掉了。乙亥日，高盖率领军队攻打渭水北岸各营垒，太子苻宏和他在成贰壁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斩下首级三万颗。

5 燕国带方王慕容佐和宁朔将军平规一同攻打蓟城，王永的军队屡次战败。二月，王永命宋敞烧毁和龙和蓟城的宫室，率领部众三万人逃往壶关；慕容佐等人进入蓟城。

6 慕容农率领军队到中山同慕容麟会合，和他一同攻打翟真。慕容麟、慕容农先率领几千骑兵到承营，观察地形。翟真望见后，部署军队出战。各将领想后退，慕容农说：“丁零人不是不强劲勇猛，可是翟真却很懦弱，现在我们挑选精锐的兵士，朝着翟真所在的地方冲击，翟真逃跑，众人必然溃散，我们再堵住城门践踏过去，可以全部消灭他们。”命令骁骑将军慕容国率领一百多骑兵冲击，翟真逃跑，他的部众争相涌进城门，互相践踏，死了一大半，于是攻下承营的外城。

7 癸未日，秦王苻坚和西燕君主慕容冲在长安城西交战，把他打得大败，一直追击到阿房城。各将领请求乘胜冲进城中，苻坚担心被慕容冲的伏兵袭击，率领军队返回。

8 乙酉日，秦国益州刺史王广委派蜀郡人江阳太守李丕担任益州刺史，守卫成都。己丑日，王广率领部属逃回陇西，蜀地跟随他逃

走的，有三万多人。

9 刘牢之到达枋头。杨膺、姜让的计谋泄露，长乐公苻丕逮捕并杀了他俩。刘牢之听说后，就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10 秦平原悼公晖数为西燕主冲所败，秦王坚让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拥大众与白虏小儿战，而屡败，何用生为？"三月，晖愤恚自杀。

前禁将军李辩、都水使者陇西彭和正恐长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于韭园[1]；坚召之，不至。

11 西燕主冲攻秦高阳愍公方于骊山，杀之，执秦尚书韦钟，以其子谦为冯翊太守，使招集三辅之民。冯翊垒主邵安民等责谦曰："君雍州望，今乃从贼，与之为不忠不义，何面目以行于世乎？"谦以告钟，钟自杀，谦来奔。

秦左将军苟池、右将军俱石子与西燕主战于骊山，兵败。西燕将军慕容永斩苟池，俱石子奔邺。永，廆弟运之孙；石子，难之弟也。秦王坚遣领军将军杨定击冲，大破之，虏鲜卑万余人而还，悉抗之。定，佛奴之孙也。

12 荥阳人郑燮以郡来降。

13 燕主重攻邺，久不下，将北诣冀州，乃命抚军大将军麟屯信都，乐浪王温中山，召骠骑大将军农还邺；于是远近闻之，以燕为不振，颇怀去就。

农至高邑[2]，遣从事中郎眭邃近出[3]，违期不还。长史张攀言于农曰："邃目下参佐[4]，敢欺罔不远，请回军讨

之。"农不应,敕备假版[5],以邃为高阳太守,参佐家在赵北者,悉假署遣归。凡举补太守三人,长史二十余人,退谓攀曰:"君所见殊误,当今岂可自相鱼肉?俟吾北还,邃等自当迎于道左,君但观之。"

乐浪王温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据诸城;温谓诸将曰:"以吾之众,攻则不足,守则有余。骠骑、抚军,首尾连兵,会须灭贼,但应聚粮厉兵以俟时耳。"于是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郡县壁垒争送军粮,仓库充溢。翟真夜袭中山,温击破之,自是不敢复至。温乃遣兵一万运粮以餉垂,且营中山宫室。

刘牢之攻燕黎阳太守刘抚于孙就栅[6],燕王垂留慕容农守邺围,自引兵救之。秦长乐公丕闻之,出兵乘虚夜袭燕营,农击败之。刘牢之与垂战,不胜,退屯黎阳,垂复还邺。

14 吕光以龟兹饶乐,欲留居之。天竺沙门鸠摩罗什谓光曰[7]:"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飨将士,议进止,众皆欲还。乃以驼二万余头载外国珍宝奇玩,驱骏马万余匹而还。

【注释】

①西州:指凉州,相当今甘肃中部及西北部一带。 韭园:地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

②高邑:县名,治今河北柏乡北。

③睦(suī虽):姓氏。

④目下参佐:身边的参谋人员。目下,眼前,极言其近。

⑤假版：临时委任官职的方版。

⑥孙就栅：地名，在今河南浚县境。

⑦天竺：印度的古称。 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十六国时后秦高僧。一名鸠摩罗耆婆，祖籍天竺，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人。七岁出家，以颖悟通达名传西域诸国。佛学兼大、小二乘，又谙悉汉文，勤于译作。前秦时，苻坚命吕光迎接东来。淝水之战后，后秦姚兴奉为国师，弘扬佛学，与弟子僧肇等八百余沙门译校佛经，写成《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华经》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百余卷，为后世"三论宗"之祖。

【译文】

10 秦国平原悼公苻晖多次被西燕君主慕容冲打败，秦王苻坚责备他说："你是我有才干的儿子，统领大军和白虏小儿作战，却屡次失败，活着有什么用？"三月，苻晖因愤怒怨恨而自杀。

前禁将军李辩、都水使者陇西人彭和正担心长安守不住，聚集西州人驻扎在韭园；苻坚征召他们，不前往。

11 西燕君主慕容冲到骊山攻打秦国高阳愍公苻方，杀了他。擒获秦国尚书韦钟，委派他的儿子韦谦担任冯翊太守，让他招抚三辅的民众。冯翊坞堡首领邵安民等人斥责韦谦说："你是雍州的名门望族，现在才归附贼寇，和他们一起做不忠不义的事，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韦谦把这些话告诉了韦钟，韦钟自杀，韦谦前来投奔晋国。

秦国左将军苟池、右将军俱石子和西燕君主慕容冲在骊山交战，军队失败。西燕将军慕容永杀死苟池，俱石子逃往郫城。慕容永，是慕容廆的弟弟慕容运的孙子；俱石子，是俱难的弟弟。秦王苻坚派遣领军将军杨定攻打慕容冲，把他打得大败，俘获一万多鲜卑人后返回，把这些鲜卑人全部活埋。杨定，是杨佛奴的孙子。

12 荥阳人郑燮献出郡城，前来向晋国投降。

13 燕王慕容垂攻打郫城，久攻不下，将要向北前往冀州，就命令抚军大将军慕容麟屯驻信都，乐浪王慕容温屯驻中山，征召骠骑大

将军慕容农回到邺城；这时，远近的人听说后，认为燕国已经不能振作，大多怀有叛离的心意。

慕容农到达高邑，派遣从事中郎眭邃到附近办事，过了期限没有返回。长史张攀向慕容农进言说："眭邃是身边的参谋人员，竟敢欺骗长官而不回来，请军队转头讨伐他。"慕容农不答应，下令准备临时委任官职的方版，委派眭邃担任高阳太守，家在赵国北面的参谋人员，都暂加委任，派他们回去。一共任命了太守三人，长史二十多人，退下来后对张攀说："你的见解非常错误，如今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等到回到北方，眭邃等人自然会在道旁迎接，你就等着瞧吧。"

乐浪王慕容温在中山，兵力十分薄弱，丁零人四处分布，分别占据各城池；慕容温对各将领说："凭我们的兵士，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却绰绰有余。骠骑大将军、抚军大将军，军队首尾相连，应当能消灭贼寇，我们只需要聚集粮食、磨砺兵器，等待进机而已。"于是安抚旧有部众，招徕未归附的居民，鼓励耕田种桑，民众前来归附的络绎不绝，郡县城堡争相运送军粮，仓库充实丰盈。翟真乘夜晚袭击中山，慕容温打败了他，从此不敢再来。慕容温于是派遣一万兵士运输粮食，供给慕容垂，并且建造中山的宫室。

刘牢之到孙就栅攻打燕国黎阳太守刘抚，燕王慕容垂留慕容农防守邺城的外围，自己率领军队救援刘抚。秦国长乐公苻丕听说后，在夜晚出兵，乘虚袭击燕国军营，慕容农打败了他。刘牢之和慕容垂交战，不能取胜，退到黎阳驻守，慕容垂又回到邺城。

14 吕光因龟兹富饶安乐，想留下来住在那里。天竺僧徒鸠摩罗什对吕光说："这是凶险的地方，不值得久留；将军只要回到东方，中途自然有安乐的地方可以居住。"吕光于是大摆筵席，宴请将领士兵，商议去留问题，众人都想回去。吕光就用二万多头骆驼载运外国的奇珍异宝，驱赶一万多匹骏马返回。

15 夏，四月，刘牢之进兵至邺，燕王垂逆战而败，遂撤围，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循。牢之不告秦长乐公丕，即引兵追之。丕闻之，发兵继进。庚申，牢之追及垂于董唐渊[1]。垂曰："秦、晋瓦合，相待为强[2]，一胜则俱豪，一失则俱溃，非同心也。今两军相继，势既未合，宜急击之。"牢之军疾趋二百里，至五桥泽[3]，争燕辎重，垂邀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牢之单马走，会秦救至，得免。

燕冠军将军宜都王凤每战奋不顾身，前后大小二百五十七战，未尝无功。垂戒之曰："今大业甫济，汝当先自爱！"使为车骑将军德之副，以抑其锐。

邺中饥甚，长乐公丕帅众就晋谷于枋头。刘牢之入邺城，收集亡散，兵复少振；坐军败，征还。

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4]。

垂将北趣中山，以骠骑大将军农为前驱，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来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农之智略[5]。

16 会稽王道子好专权，复为奸谄者所构扇[6]，与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会秦王坚来求救，安乃请自将救之。壬戌，出镇广陵之步丘[7]，筑垒曰新城而居之[8]。

17 蜀郡太守任权攻拔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复取益州。

18 新平粮竭矣，外救不至。后秦王苌使人谓苟辅曰："吾方以义取天下，岂雠忠臣邪？卿但帅城中之人还长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辅以为然，帅民五千口出城，苌围而坑

之，男女无遗，独冯杰子终得脱，奔长安。秦王坚追赠辅等官爵，皆谥曰节愍侯，以终为新平太守。

【注释】

①董唐渊：地名，又名澄湖、澄泉、黄塘泉，在今河北曲周、鸡泽、广宗、威县之间。

②“秦、晋”二句：瓦合，如瓦器破而相合，比喻勉强凑合。 待：据胡三省注，当作“恃”。

③五桥泽：地名，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北广宗县北境一带。

④桑椹(shèn 甚)：桑树的果穗，成熟时黑紫色或白色，味甜，可食用。

⑤李攀：前文中作“张攀”。

⑥构扇：连结扇动。

⑦步丘：地名，在今江苏扬州北。

⑧新城：城名，即今江苏扬州北邵伯镇。

【译文】

15夏，四月，刘牢之进军到鄄城，燕王慕容垂迎战，被打败，于是解除对鄄城的包围，退到新城驻守，初八，从新城向北逃跑。刘牢之不通告秦国长乐公苻丕，就率领军队追击。苻丕听说后，派军队尾随跟进。十三日，刘牢之在董唐渊追上慕容垂。慕容垂说：“秦国、晋国如瓦器破而相合，互相依赖才显得强大，一国取胜两国都神气起来，一国失败两国都会溃散，是不会同心协力的。现在两国军队相继前来，在他们兵力还没会合时，应迅速发动攻击。”刘牢之的军队急行军二百里，到达五桥泽，争抢燕国军队的轻重装备，慕容垂中途拦击，把刘牢之打得大败，斩下首级几千颗；刘牢之单人匹马逃跑，遇到秦国救兵赶到，才得以逃脱。

燕国冠军将军宜都王慕容凤，每次作战都奋不顾身，前后大小二百五十七次战斗，没有不立战功的。慕容垂告诫他说：“现在大业

刚刚成功，你首先应该自己多加珍重！”命令他做车骑将军慕容德的副手，来抑制他的锐气。

邺城中饥荒十分严重，长乐公苻丕率领部众到枋头，去求取晋国的军粮食用。刘牢之进入邺城，召集逃散的兵士，声势又逐渐振作；因军队失败被治罪，征召回国。

燕国、秦国互相对峙一年多，幽州、冀州发生大饥荒，人们互相残杀后吃对方的肉，城镇乡村一片萧条。燕国的不少兵士饿死；燕王慕容垂禁止民众养蚕，把桑椹做为军粮。

慕容垂将向北赶住中山，委派骠骑大将军慕容农做前锋，从前慕容农临时委任的官吏眭邃等人都来迎接，上下之间关系如当初一样和睦，李攀因之佩服慕容农的智慧谋略。

16 会稽王司马道子喜好独揽大权，又被奸邪谄媚的人挑拨扇动，和太保谢安有嫌隙。谢安想躲避他，恰巧秦王苻坚来请求救援，谢安就请求亲自率领军队去救助。十五日，出军镇守广陵的步丘，修筑壁垒，称为新城，在那里住下来。

17 蜀郡太守任权攻下成都，杀死秦国益州刺史李丕，又夺回益州。

18 新平城内粮食吃光，弓箭用完，外面的救兵没有到来。后秦王姚苌派人对苟辅说：“我正以道义夺取天下，哪会仇恨忠臣呢？你只管率领城中的部众回到长安，我只想得到这座城池而已。”苟辅听信了他的话，率领民众五千人出城，姚苌加以包围，然后活埋，不论男女都不留活口。只有冯杰的儿子冯终逃脱，逃到长安。秦王苻坚给苟辅等人追赠官职爵位，都定谥号为节愍侯，委派冯终担任新平太守。

19 翟真自承营徙屯行唐[1]，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及诸翟，

自立为赵王。营人共杀气,立真从弟成为主;其众多降于燕。

20 五月,西燕主冲攻长安,秦王坚身自督战,飞矢满体,流血淋漓。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有堡壁三十余,推平远将军赵敖为主,相与结盟,冒难遣兵粮助坚,多为西燕所杀。坚谓之曰:"闻来者率不善达,此诚忠臣之义,然今寇难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也,徒相随入虎,何益?汝曹宜为国自爱,畜粮厉兵,以俟天时,庶几善不终否[2],有时而泰也!"

三辅之民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坚,请遣兵攻冲,欲纵火为内应。坚曰:"甚哀诸卿忠诚!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于乌合之虏,岂非天乎!恐徒使诸卿坐致夷灭,吾不忍也!"其人固请不已,乃遣七百骑赴之。冲营纵火者,反为风火所烧,其得免其什一、二,坚祭而哭之。

卫将军杨定与冲战于城西,为冲所擒。定,秦之骁将也。坚大惧,以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3],乃留太子宏守长安,谓之曰:"天其或者欲导予出外。汝善守城,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遂帅骑数百与张夫人及中山公诜、二女宝、锦出奔五将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4]。坚过袭韭园,李辩奔燕,彭和正惭,自杀。

21 闰月,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成都。

22 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围翟成于行唐。命带方王佐镇龙城。六月,高句丽寇辽东,佐遣司马郝景将兵救之,为高句丽所败,高句丽遂陷辽东、玄菟。

23 秦太子宏不能守长安，将数千骑与母、妻、宗室西奔下辨[5]；百官逃散，司隶校尉权翼等数百人奔后秦。西燕主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注释】

①行唐：县名，治今河北行唐东北。

②善不终否(pǐ 匹)：做善事的人终究不会遭厄运。否，不好的命运。

③"以谶"句：谶书，据《晋书·苻坚载记》，此谶书称《古符传贾录》。 五将：山名，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帝出"句，大意为"帝王出走到五将山能长久保住天下。"

④孟冬：冬季第一个月，即农历十月。

⑤下辨：县名，治今甘肃成县西。

【译文】

19 翟真从承营迁到行唐驻扎，翟真的司马鲜于乞杀死翟真和翟姓人士，自立为赵王。军营中的人一同杀死鲜于乞，拥立翟真的堂弟翟成为首领；不少部众投降了燕国。

20 五月，西燕君主慕容冲攻打长安，秦王苻坚亲自督战，飞箭射遍全身，鲜血直流。慕容冲放纵兵士强暴抢掠，关中的官吏民众到处流散，道路上没有行人，千里之中没有炊烟。剩下三十多个城堡，推举平远将军赵敖为首领，互相结为同盟，冒着危险派遣军队运送粮食给苻坚，大多被西燕军队杀死。苻坚对他们说："听说前来的人都不容易到达，这的确是忠臣的凛然大义，不过现在贼寇造成的祸难严重，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挽救的，只是相继投入虎口，这有什么益处？你们应该为国家珍惜自己，蓄积粮食磨砺兵器，来等待上天赐予的时机，大概做善事的人终究不会遭受厄运，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

三辅地区被慕容冲掳掠的民众，派人秘密告诉苻坚，请求派遣

军队攻打慕容冲,打算放火做内应。苻坚说:"十分哀怜各位的忠诚!不过,我的勇猛的兵士如同虎豹,锐利的兵器如同霜雪,却被毫无训练的贼寇所围困,难道不是天意吗?恐怕只会使各位白白地被杀害,我不忍心这样做。"送信的人不断地请求,才派遣七百名骑兵前往。慕容冲军营内放火的,反因风势吹起的大火烧死,得以逃脱的仅十分之一二,苻坚为他们设祭,悲伤地痛哭。

卫将军杨定和慕容冲在城西交战,被慕容冲擒获。杨定,是秦国的勇将。苻坚非常畏惧,因谶书中说"帝王出走到五将山能长久保住天下",就留下太子苻宏守卫长安,对他说:"上天大概是想指教我出居外地。你好好地守卫城池,不要和贼寇交战,我将前往陇西召集军队,运输粮食接济你。"于是率领几百骑兵和张夫人以及中山公苻诜、二个女儿苻宝、苻锦出城,逃往五将山,遍告州郡,约定在初冬时节救援长安。苻坚在答案中袭击韭园,李辩投奔燕国,彭和正惭愧,自杀。

21 闰月,委派广州刺史罗友担任益州刺史,镇守成都。

22 初四,燕王慕容垂到达常山,把翟成包围在行唐。命令带方王慕容佐镇守龙城。六月,高句丽进犯辽东,慕容佐派遣司马郝景率领军队救援辽东,被高句丽打败,高句丽于是攻陷辽东、玄菟。

23 秦国太子苻宏无法守住长安,率领几千骑兵和母亲、妻子、宗室成员向西逃往下辨;文武官员逃散,司隶校尉权翼等几百人投奔后秦。西燕君主慕容冲进入长安,放纵军队大肆掳掠,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24 秋,七月,旱,饥,井皆竭。

25 后秦王苌自故县如新平[1]。

26 秦王坚至五将山，后秦王苌遣骁骑将军吴忠帅骑围之。秦兵皆散走，独侍御十数人在侧，坚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2]。俄而忠至，执之，送诣新平，幽于别室。

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杨璧拒之。璧妻，坚之女顺阳公主也，弃其夫从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强熙，假道来奔，诏处之江州。

27 长乐公丕帅众三万自枋头将归邺城，龙骧将军檀玄击之，战于谷口[3]，玄兵败，丕复入邺城。

28 燕建节将军余岩叛，自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驰使敕幽州将平规曰："固守勿战，俟吾破丁零自讨之。"规出战，为岩所败。岩入蓟，掠千余户而去，遂据令支。癸酉，翟成长史鲜于得斩成出降，垂屠行唐，尽坑成众。

29 太保安有疾求还，诏许之；八月，安至建康。

30 甲午，大赦。

31 丁酉，建昌文靖公谢安薨。诏加殊礼，如大司马温故事。庚子，以司徒郎邪王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尚书令谢石为卫将军。

32 后秦王苌使求传国玺于秦王坚曰："苌次应历数[4]，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无汝羌名[5]。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复遣右司马尹纬说坚，求为禅代；坚曰："禅代，圣贤之事，姚苌叛贼，何得为之！"坚与纬语，问纬："在朕朝何官？"纬曰："尚书令史[6]。"坚叹曰："卿，王景略之俦，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坚自以平生遇苌有恩，尤忿之，数骂苌求死，谓张夫人曰：

"岂可令羌奴辱吾儿。"乃先杀宝、锦。辛丑,苌遣人缢坚于新平佛寺。张夫人、中山公诜皆自杀。后秦将士皆为之哀恸。苌欲隐其名,谥坚曰壮烈天王。

臣光曰:"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7]。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8],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

【注释】

①敌县:即安定县,治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

②宰人:为帝王掌管膳食的官员。

③谷口:地名,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西。

④"苌次"句:次,新陈代谢的顺序、次弟;历数,天道,也指朝代更替的顺序。

⑤"五胡"二句:五胡,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周边民族。"无汝羌名",没有你们羌人的名字,这当是指谶文中没有羌人称王称帝的文字。

⑥尚书令史:职官名,隶属于尚书令,掌管文书,地位低于尚书郎,级别为二百石。

⑦许劭(公元150~195年):东汉末名士。字子将,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少峻名节,好究人伦。初为郡功曹,为太守徐璆所敬重。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评论人物,每月更换名目,时称汝南"月旦评"。评曹操之事,详见本书第五十八卷汉灵帝中平元年。

⑧魏文侯(?~公元前396年):战国初魏国建立者。公元前445~前396

年在位。三家分晋后，一度满足前人业绩，晚年任李悝为相，吴起、乐羊为将，奖励耕战，变法图强，从此魏国日益富强，称雄诸侯。 李克(公元前445～前395年)：即战国初政治家李悝。魏国人，自前406年前，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经济上发展个体小农生产，政治上废除世袭贵族特权，军事上建立常备的"武卒"制度，数年间就使国力大增。他还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六篇，第一次用成文形式把封建法权固定下来。

【译文】

24 秋，七月，天大旱，发生饥荒，水井全都枯竭。

25 后秦王姚苌从故县前往新平。

26 秦王苻坚到达五将山，后秦王姚苌派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领骑兵包围。秦国兵士全部四散逃走，只有十几个侍卫还在身边，苻坚的神情面色不改常态，坐着等待后秦军队前来，还召唤掌管膳食的官吏端上食物。不久吴忠赶到，捉住苻坚，送到新平，囚禁在单独的房间里。

太子苻宏到达下辨，南秦州刺史杨璧拒绝接纳他。杨璧的妻子，是苻坚的女儿顺阳公主，顺阳公主唾弃她的丈夫，跟随苻宏走了。苻宏逃到武都，投奔氐族豪强强熙，然后借道前来投奔晋国，皇帝下诏把他安置在江州。

27 长乐公苻丕率领三万部众，准备从枋头回到邺城，晋国龙骧将军檀玄攻打他，在谷口交战，檀玄的军队失败，苻丕又进入了邺城。

28 燕国建节将军余岩反叛，从武邑向北赶往幽州，燕王慕容垂派遣使者飞马传令给幽州将领平规说："坚固地防守，不要交战，等我打败丁零人后亲自讨伐他。"平规出城迎战，被余岩打败。余岩进入蓟城，掳掠一千多户后离开，占据令支。二十八日，翟成的长史鲜于得杀死翟成，出城投降，慕容垂屠杀行唐人，把翟成的部众全部活埋。

29 太保谢安患病，请求返回，皇帝下诏同意；八月，谢安回到建康。

30 十九日，大赦天下。

31 二十二日，建昌文靖公谢安逝世。诏令使用特殊的礼仪，如同大司马桓温的旧例。二十五日，委派司徒琅邪王司马道子兼任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委派尚书令谢石担任卫将军。

32 后秦王姚苌派遣使者，向秦王苻坚索取传国玺说："我按次第，和天道相应，可把传国玺交给我。"苻坚怒目斥责使者说："小羌贼竟敢逼迫天子，五个胡族之中，没有你羌人的名字。传国玺已经送给晋国，你无法得到了！"姚苌又派遣右司马尹纬游说苻坚，请求他禅让帝位；苻坚说："禅让，是圣贤的事情，姚苌是叛乱的贼子，怎么能享有这种事？"苻坚和尹纬交谈，问尹纬："你在我的朝廷里做什么官？"尹纬说："做尚书令史。"苻坚叹息说："你是王景略一类的人才，有宰相的才能，可是我不了解你，灭亡是应该的。"苻坚自认为平时对姚苌有恩德，特别憎恨他，多次痛骂姚苌，以求早死，对张夫人说："怎么能让羌奴侮辱我的孩儿？"就先杀了苻宝、苻锦。二十六日，姚苌派人把苻坚勒死在新平佛寺中。张夫人、中山公苻诜都自杀了。后秦的将领士兵都为他们哀伤悲痛。姚苌想隐瞒自己的恶名，给苻坚定谥号为壮烈天王。

臣司马光以为：评论的人都认为秦王苻坚的灭亡，是因为不杀慕容垂、姚苌的缘故。臣下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许劭称魏武帝是太平盛世贤明的臣子，混乱时代的野心家。假使苻坚治理国家不丧失正道，慕容垂、姚苌就都是秦国贤明的臣子，怎么能作乱呢？苻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突然取胜而骄傲的缘故。魏文侯向李克询问吴国灭亡的原因，李克的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魏文侯说："屡战屡胜，是国家的福气，怎么会灭亡呢？"李克回答说："屡次交战民众就会疲劳，屡次取胜君主就会骄傲，以骄傲的君主来统御疲劳的民众，没有不灭亡的。"

秦王苻坚同这很相似。

33 长乐公丕在邺，将西赴长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壶关，遣使招丕，丕乃帅邺中男女六万余口西如潞川，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晋阳。丕始知长安不守，坚已死，乃发丧，即皇帝位，追谥坚曰宣昭皇帝，庙号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34 燕王垂以鲁王和为南中郎将，镇邺。遣慕容农出蠕蠕塞，历凡城，趣龙城，会兵讨余岩，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麟击勃海太守封懿，执之，因屯历口[1]。懿，放之子也。

35 鲜卑刘头眷击破贺兰部于善无[2]，又破柔然于意亲山[3]。头眷子罗辰言于头眷曰："此来行兵，所向无敌；然心腹之疾，愿早图之！"头眷曰："谁也？"罗辰曰："从兄显，忍人也，必将为乱。"头眷不听。显库仁之子也。

顷之，显果杀头眷自立。又将杀拓跋珪[4]，显弟亢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贺氏。显谋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爱妻、骏马付崇曰："事泄，当以此自明。"贺氏夜饮显酒，令醉，使珪阴与旧臣长孙犍、元他、罗结轻骑亡去。向晨，贺氏故惊厩中群马，使显起视之。贺氏哭曰："吾子适在此，今皆不见，汝等谁杀之邪？"显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贺兰部，依其舅贺讷。讷惊喜曰："复国之后，当念老臣！"珪笑曰："诚如舅

言，不敢忘也。”

显疑梁六眷泄其谋，将四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顾恩义，助显为逆，我掠得其妻马，足以解忿。”显乃舍之。

贺氏从弟外朝大人贺悦举所部以奉珪[5]。显怒，将杀贺氏，贺氏奔亢泥家，匿神车中三日[6]，亢泥举家为之请，乃得免。

故南部大人长孙嵩帅所部七百余家叛显，奔五原[7]。时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众自立，嵩欲从之；乌渥谓嵩曰：“逆父之子[8]，不足从也。不如归珪。”嵩从之。久之，刘显所部有乱，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贺氏奔珪。

贺讷弟染干以珪得众心，忌之，使其党侯引七突杀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发。染干疑古真泄其谋，执而讯之，以两车轮夹其头，伤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举兵围珪，贺氏出，谓染干曰：“汝等欲于何置我，而杀吾子乎？”染干惭而去。

【注释】

①历口：地名，在今河北景县西南。

②善无：县名，治今山西右玉东南。

③意亲山：山名，在今内蒙古二连浩特市西南。

④“又将”句：拓跋珪归附刘库仁，见本书第一〇四卷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⑤外朝大人：代国职官名，负责传达诏令，充当使节，参与主持大丧大礼事务。

⑥神车：供奉神位的车辆。游牧部落没有固定的宫室，逐水草而居，故置神位于车中。

⑦"故南"二句：职官名前用"故"字者，皆为代王拓跋什翼犍时的职位。下同。 五原：地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⑧"逆父"句：拓跋寔君杀害拓跋什翼犍，见本书第一〇四卷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译文】

33 长乐公苻丕在鄄城，将要向西奔赴长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壶关，派遣使者邀请苻丕前去，苻丕于是率领鄄城中男男女女六万多人，向西前往潞川，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把他迎入晋阳。苻丕这时才知道长安失守，苻坚已经死去，于是发布讣告，登上皇帝位，追谥苻坚为宣昭皇帝，庙号为世祖，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大安。

34 燕王慕容垂委派鲁王慕容和担任南中郎将，镇守鄄城。派遣慕容农从蠕蠕塞出兵，经过凡城，赶往龙城，会会各路军队讨伐余岩，慕容麟、慕容隆从信都出兵，去攻取勃海、清河。慕容麟攻打勃海太守封懿，捉住了他，因此而驻扎在历口。封懿，是封放的儿子。

35 鲜卑人刘头眷在善无打败贺兰部落，又在意亲山打败柔然。刘头眷的儿子刘罗辰向刘头眷进言说："近来用兵，所到之处没有敌手；不过内部的隐患，希望早日除掉！"刘头眷说："是谁？"刘罗辰说："堂兄刘显，是个残忍的人，必定会作乱。"刘头眷不听从。刘显，是刘库仁的儿子。

不久，刘显果然杀死刘头眷，自己做首领。又准备杀掉拓跋珪，刘显的弟弟刘亢泥的妻子，是拓跋珪的姑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拓跋珪的母亲贺氏。刘显的主要谋士梁六眷，是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外甥，也派他的部属穆崇、奚牧秘密告诉了拓跋珪，并且把他宠爱的妻子、骏马交给了穆崇，说："如果事情泄露，就用这来证明自己没有参与。"贺氏在夜晚请刘显喝酒，让他喝醉，然后命拓跋珪和旧日臣属长孙犍、元他、罗结骑马轻装逃走。到了早晨，贺氏故意惊动马厩的马匹，让刘显起来观看。贺氏哭着说："我的儿子刚才还在这

里，现在到处都找不到，是你们谁杀了他吗？"刘显因此不赶紧追赶。拓跋珪于是投奔贺兰部落，依附他的舅舅贺讷。贺讷惊喜地说："复兴国家以后，应该记住老臣。"拓跋珪笑着说："真要象舅舅所说的那样，是不敢忘记的。"

刘显怀疑梁六眷泄露了他的计划，将要囚禁他。穆崇公开宣扬说："梁六眷忘恩负义，协助刘显叛逆，我抢掠了他的妻子骏马，足以消除心中的愤慨。"刘显才放了梁六眷。

贺氏的堂弟外朝大人贺悦率领所有部众拥戴拓跋珪。刘显发怒，将要杀掉贺氏，贺氏逃到刘亢泥家里，在神车中躲藏了三天，刘亢泥全家为她求情，才免于一死。

从前的南部大人长孙嵩率领部属七百多家反叛刘显，逃到五原。这时，拓跋寔君的儿子拓跋渥也聚集部众，自立为王，长孙嵩打算归附他；乌渥对长孙嵩说："叛逆老子生的儿子，不值得归附。不如归附拓跋珪。"长孙嵩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很久，刘显的部落中发生变乱，从前的中部大人庾和辰侍奉贺氏，逃到拓跋珪那里。

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因拓跋珪很得人心，忌妒他，指使他的党羽侯引七突谋杀拓跋珪；代国人尉古真知道内情，告诉了拓跋珪，侯引七突不敢下手。贺染干怀疑尉古真泄露了他的计划，抓起来加以审问，用两个车轮夹住他的头，刺伤了他的一只眼睛，尉古真不招认，才免于一死。贺染干于是出兵包围拓跋珪，贺氏出来，对贺染干说："你们想怎样处置我，要杀我儿子呢？"贺染干惭愧地离开了。

36 九月，秦主丕以张蚝为侍中、司空，王永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王腾为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苻冲为尚书左仆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长史杨辅

为右仆射，右长史王亮为护军将军，立妃杨氏为皇后，子宁为皇太子，寿为长乐王，锵为平原王，懿为勃海王，昶为济北王。

37 吕光自龟兹还至宜禾[1]，秦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河西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2]，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坐制。如以为远，伊吾阙亦可拒也[3]。度此二厄，虽有子房之策[4]，无所施矣！"熙弗听。美水令犍为张统谓熙曰[5]："今关中大乱，京师存亡不可知。吕光之来，其志难测，将军何以抗之？"熙曰："忧之，未知所出。"统曰："光智略过人，今拥思归之士，乘战胜之气，其锋未易当也。将军世受大恩，忠诚夙著，立勋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从弟，勇冠一时，为将军计，莫若奉为盟主以收众望，推忠义以帅群豪，则光虽至，不敢有异心也。资其精锐，东兼毛兴[6]，连王统、杨璧[7]，合四州之众，扫凶逆，宁肯帝室，此桓、文之举也。"熙又弗听，杀洛于西海[8]。"

光闻杨翰之谋，惧，不敢进。杜进曰："梁熙文雅有余，机鉴不足，终不能用翰之谋，不足忧也。宜及其上下离心，速进以取之。"光从之。进至高昌，杨翰以郡迎降。至玉门[9]，熙移檄责光擅命还师，以子胤为鹰扬将军，与振威将军南安姚皓、别驾卫翰帅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光报檄凉州，责熙无赴难之

志而遏归国之众;遣彭晃、杜进、姜飞为前锋,与胤战于安弥[108],大破,擒之。于是四山胡夷皆附于光。武威太守彭济执熙以降,光杀之。

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表杜进为武威太守,自余将佐,各受职位。凉州郡县皆降于光,独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109]。光攻而执之,让泮曰:"吾受诏平西域,而梁熙绝我归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为附之?"泮曰:"将军受诏平西域,不受诏乱凉州,梁公何罪而将军杀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报君父之雠耳[110],岂肯如逆氐彭济之所为乎?主灭臣死,固其常也。"光杀泮及皓。

主簿尉祐,奸佞倾险,与彭济俱执梁熙,光宠信之;祐潛杀名士姚皓等十余人,凉州人由是不悦。光以祐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111],袭据其城以叛;姜飞击破之,祐奔,据兴城[112]。

38 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建义[113],以乙旃童泥为左相,屋引出友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弟乾归为上将军,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114],筑勇士城而都之[115]。

39 秦尚书令、魏昌公纂自关中奔晋阳;秦主不拜纂太尉,封东海王。

【注释】

①宜禾:县名,治今甘肃安西县南。

②高梧谷口:地名,在今新疆吐鲁番县境。

③伊吾关:地名,在今新疆哈密县境。

④子房：汉初著名政治家张良的表字。

⑤美水：县名，今地不详。

⑥"东兼"句：毛兴当时任河州刺史。兼，连结之意。

⑦"连王"句：王统当时任秦州刺史，杨璧任南秦州刺史。

⑧"杀洛"句：苻洛被迁徙到西海，见本书第一〇四卷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公元380年）。

⑨玉门：地名，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北。

⑩安弥：县名，治今甘肃酒泉东。

⑪宋泮：《晋书·苻登载记》作"索泮"。

⑫君父：对长官的尊称。魏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严重，长官和下属的关系俨然如同君臣、父子、主仆，故下属称长官为君父。

⑬允吾：县名，治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南岸。

⑭兴城：地名，在今甘肃永靖县境。

⑮"改元"句：乞伏国仁改年号，所建立的国家，史称西秦。

⑯十二郡：据《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为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等十二郡。

⑰勇士城：城名，在今甘肃榆中东北。

【译文】

九月，秦国君主苻丕委派张蚝担任侍中、司空，王永担任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王腾担任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苻冲担任尚书左仆射，封为西平王；又委派左长史杨辅担任右仆射，右长史王亮担任护军将军，立妃子杨氏为皇后，儿子苻宁为皇太子，苻寿为长乐王，苻锵为平原王，苻懿为勃海王，苻昶为济北王。

37 吕光从龟兹回到宜禾，秦国凉州刺史梁熙计划关闭边境，拒绝他进入。高昌太守杨翰向梁熙进言说："吕光刚刚攻下西域，兵力强盛，气势正旺，听说中原死伤祸乱，一定另有图谋。河西地区方圆万里，披甲的战士十万人，足以保全自己。如果吕光出了沙漠，他的势力是难以抵挡的。高梧谷口是险阻的要害，应该先守在那里，切

断水源，在他们疲困干渴以后，就可轻易地控制他们了。如果认为高梧谷口太远，伊吾关也可以阻止他们。要是让他们度过了这两处险阻，即使有张子房的计策，也没法施展了！"梁熙不听从。美水令犍为人张统对梁熙说："现中关中大乱，京城的存亡不得而知。吕光的到来，目的难以预测，将军怎么抵抗他呢？"梁熙说："正在忧虑这件事，不知如何是好。"张统说："吕光的智慧谋略超过常人，现有拥有思念归家的兵士，乘着交战取胜的气势，他的锋芒是不容易阻挡的。将军世代受到朝廷的大恩，一向以忠诚著称，为王室建立功勋，就在今日。行唐公苻洛，是主上的堂弟，勇猛远远超过当代的人，为将军考虑，不如尊奉他为同盟首领，来博取众人的爱戴，凭着忠诚节义统领广大豪杰，这样，吕光虽然来了，也不敢有二心。利用他的精锐部队，东面联合毛兴，又和王统、杨璧连结，纠合四州的军队，扫除凶恶的叛逆，安定王室，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举动啊！"梁熙又不听从，在西海杀了苻洛。

吕光听到杨翰的谋略，大为恐惧，不敢前进。杜进说："梁熙的艺文礼乐绰绰有余，而随机应变的能力不足，终究不会采用杨翰的谋略，不值得担忧。应该趁他们上下心意不合的时机，立即进军打败他们。"吕光听从了他的建议。进军到高昌，杨翰献出郡城，迎接投降。到达玉门，梁熙传送檄文，斥责吕光擅自退兵，委派儿子梁胤担任鹰扬将军，和振威将军南安人姚皓、别驾卫翰率领五万军队，到酒泉抵御吕光。敦煌太守姚静、晋国太守李纯献出郡城，投降吕光。吕光回报檄文到凉州，斥责梁熙没有奔赴国难的志向，却遏止回国的军队；派遣彭晃、杜进、姜飞充当前锋，和梁胤在安弥交战，把梁胤打得大败，擒获了他。这时，四处山野中的胡人、夷人都归附吕光。武威太守彭济捉了梁熙投降，吕光杀了梁熙。

吕光进入姑臧，自己兼任凉州刺史，上奏章举荐杜进担任武威太守，其余的将领僚属，各自安排职位。凉州的郡县都投降了吕光，只有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坚守城池，不投降。吕光攻下城

池，捉住了他俩，责备宋泮说："我接受诏受平定西域，梁熙却断绝我返回的道路，这是朝廷的罪人，你为什么依附他？"宋泮说："将军接受诏令平定西域，没有接受诏令扰乱凉州，梁公有什么罪而将军要杀掉他？我只是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为君父报仇而已，怎么肯象叛逆的氐人彭济那样行事呢？主子灭亡臣子同死，这本来就是常理。"吕光杀了宋泮和宋皓。

凉州主簿尉祐，奸邪阴险，和彭济一同捉拿梁熙，吕光宠爱信任他；尉祐进谗言，杀害了知名人士姚皓等十多人，凉州人因此不满意吕光。吕光委派尉祐担任金城太守，尉祐到达允吾，突袭允吾城，占据城池反叛；姜飞打败了他，尉祐逃走，据守兴城。

38 乞伏国仁自称为大都督、大将军、单于，兼任秦、河二州牧，改年号为建义，委派乙旃童泥担任左相，屋引出支担任右相，独孤匹蹄担任左辅，武群勇士担任右辅，弟弟乞伏乾归担任上将军，在控制区域内分别设置武城等十二个郡，修筑勇士城作为都城。

39 秦国尚书令、魏昌公苻纂从关中逃到晋阳；秦国君主苻丕任命苻纂为太尉，封为东海王。

40 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书令高盖帅众五万伐后秦，战于新平南，盖大败，降于后秦。初，盖以杨定为子，及盖败，定亡奔陇右，复收集其旧众。

41 苻定、苻绍、苻谟、苻亮闻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谢罪[1]；中山太守王兖，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为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兖为平州刺史，定为冀州牧，绍为冀州都督，谟为幽州牧，亮为幽、平二州都督，并进爵郡公。左将军窦冲据兹川[2]，有众数万，与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

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皆自陇右遣使邀丕，共击后秦。丕以定为雍州牧，冲为梁州牧，加统镇西大将军，兴车骑大将军，璧征南大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加广安西将军，皆进位州牧。

杨定寻徙治历城，置储蓄于百顷[5]，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遣使来称藩；诏因其所号假之。其后又取天水、略阳之地，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

42 绎幕人蔡匡据城以叛燕[6]，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泰山太守任泰潜师救匡，至匡垒南八里，燕人乃觉之。诸将在匡未下而外敌奄至，共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时下。今计泰之兵不过数千人，及其未合，击之，泰败，匡自降矣。"乃释匡击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匡遂降，燕王垂杀之，且屠其垒。

43 慕容农至龙城，休士马十余日。诸将皆曰："殿下之来，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进，何也？"农曰："吾来速者，恐余岩过山抄盗[7]，侵扰良民耳。岩才不逾人，诳诱饥儿，乌集为群，非有纲纪；吾已扼其喉，久将离散，无能为也。今此田善熟，未取而行，徒自耗损，当俟收毕，往则枭之，亦不出旬日耳。"顷之，农将步骑三万至令支，岩众震骇，稍稍逾城归农。岩计穷出降，农斩之；进击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还至龙城，上疏请缮修陵庙。

燕王垂以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龙城。徙平州刺史带方王佐镇平郭[8]。农于是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居民

富赡，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丽，农以骠骑司马范阳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

44 慕容麟攻王兖于博陵，城中粮竭矢尽，功曹张猗逾城出，聚众以应麟。兖临城数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应贼，自号'义兵'，何名实之相违也？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7]，卿母在城，弃而不顾，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则可矣，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礼义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执兖及苻鉴，杀之。昌黎太守宋敞帅乌桓、索头之众救兖，不及而还。秦主丕以敞为平州刺史。

45 燕王垂北如中山，谓诸将曰："乐浪王招流离[8]，实仓廪，外给军粮，内营宫室，虽萧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46 秦苻定据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从弟北地王精为冀州刺史，将兵攻之。

47 拓跋珪从曾祖纥罗与其弟建及诸部大人共请贺讷推珪为主。

【注释】

①"苻定"二句：苻定等人投降后燕，事见本书第一〇五卷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

②兹川：河流名，即今陕西渭水支流灞河。

③百顷：山名，又称仇池山、翟堆，在今甘肃西和西南。

④绎幕：县名，治今山东平原西北。

⑤"恐余"句：本句中的"山"指白狼山（即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境白鹿山）。

⑥平郭:地名,在今辽宁熊岳东。

⑦"古人"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据《后汉书·韦彪传》,为《孝经纬》之文。

⑧乐浪王:指慕容温。

【译文】

40冬,十月,西燕君主慕容冲派遣尚书令高盖率领五万军队征伐后秦,在新平南交战,高盖大败,投降后秦。当初,高盖以杨定为义子,等到高盖失败,杨定逃往陇西,又召集旧日的部众。

41苻定、苻绍、苻谟、苻亮听说秦国君主苻丕登位,都从黄河以北派遣使者来认罪;中山太守王兖,本来是新平氐人,固守博陵,为秦国抵御燕国。十一月,苻丕委派王兖担任平州刺史,苻定担任冀州牧,苻绍担任冀州都督,苻谟担任幽州牧,苻亮担任幽、平二州都督,都晋升爵位为郡公。左将军窦冲占据兹川,拥有几万部众,和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都从陇西派遣使者邀约苻丕,一同攻打后秦。苻丕委派杨定担任雍州牧,窦冲担任梁州牧,加授王统为镇西大将军,毛兴为车骑大将军,杨璧为征南大将军,都授予开仪同三司的职位,加授王广为安西将军,四人的刺史职位都升为州牧。

杨定不久把治所迁到历城,在百顷积蓄粮食,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派遣使者前来向晋国称臣;皇帝下诏依照杨定自称的官职爵位授予他。之后,杨定又攻取天水、略阳的地盘,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

42绎幕人蔡匡占据县城,反叛燕国,燕国慕容麟、慕容隆共同攻打他。晋国泰山太守任泰暗中派兵救援蔡匡,离蔡匡的营垒以南八里的地方,燕国人才发觉。各将领因蔡匡没有攻下,外面的敌军又突然到来,十分担忧。慕容隆说:蔡匡仗恃外面的援兵,所以没有马上攻下来。现在估计任泰的军队不过几千人,趁他们没有会合时,

攻打他，任泰失败了，蔡匡自然会投降。”于是放下蔡匡攻打任泰，把他打得大败，斩下首级一千多颗。蔡匡随之投降，燕王慕容垂杀了他，并且大肆营垒中的部众。

13 慕容农到达龙城，让士兵马匹休息了十多天。各将领都说：“殿下来的时候，赶路十分急迫，现在到了这里，长久停留不前进，是为什么？”慕容农说：“我来的时候急迫，是怕怕余岩越过大小抢劫掠夺，伤害、骚扰民众。余岩的才能不出众，只是欺骗诱惑饥饿的人，如乌鸦一样聚集在一起，没有法度；我已经控制了他的咽喉，时间一久就会离散，没有什么作为。现在这里的田野庄稼成熟，不收取就走，只是白白耗费自己的粮食，应该等收割完毕后，前去消灭他，也不过十来天而已。”不久，慕容农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到达令支，余岩的部从震惊害怕，渐渐地翻过城墙归附慕容农。余岩无计可施，出城投降，慕容农杀了他；进军攻打高句丽，收复辽东、玄菟二郡。回到龙城，上奏疏请求整修陵墓宗庙。

燕王慕容垂委派慕容农担任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守龙城。调动平州刺史带方王慕容佐镇守平郭。慕容农于是制订法令，政事力求宽松简略，刑狱清廉公正，减省赋税劳役，鼓励耕田种桑，民众富足，四方前后来归附的流民达到几万人。在这以前，幽州、冀州的流民大多逃到高句丽，慕容农委派骠骑司马范阳人庞渊担任辽东太守，招徕、安抚流民。

14 慕容麟到博陵攻打王兖，城中粮食吃光，弓箭用尽，功曹张猗翻越城墙出去，聚集兵士响应慕容麟。王兖登上城墙责备他说：“你是秦国人，我是你的长官，你聚集兵士响应贼寇，自称为‘义兵’，名称和实质怎么这样不相符合啊？古人一定要从讲孝道的家庭中寻找忠臣，你的母亲在城中，你都抛弃不管，我在你心目中有什么地位呢？现在人们虽可看到你一时的成功，但难道能忘记你不忠不孝的事吗？没有想到中原礼义之邦，竟还有象你这样的人！”十二月，慕容麟攻下博陵，擒获王兖和荀鉴，杀了他俩。昌黎太守宋敞率领

乌桓、索头部落的兵士救援王兖，已经来不及就回去了。秦国君主苻丕委派宋敞担任平州刺史。

45 燕王慕容垂向北前往中山，对各将领说："乐浪王招徕流亡的民众，充实仓库的积蓄，对外供应军粮，在内部建造宫室，即便是萧何的功劳，又怎能超过他？"二十三日，慕容垂开始定都中山。

46 秦国苻定占据信都，抵御燕国，燕王慕容垂委派堂弟北地王慕容精担任冀州刺史，率领军队攻打他。

47 拓跋珪的叔伯曾祖父拓跋纥罗和他的弟弟拓跋建以及各部落大人共同请求贺讷推举拓跋珪为君主。

十一年

1 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会于牛川[1]，即代王位，改元登国[2]。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衮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3]，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4]。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从子也。

2 燕王垂即皇帝位。

3 后秦王苌如安定。

4 南安秘宜帅羌、胡五万余人攻乞伏国仁，国仁将兵逆击，大破之。宜奔还南安。

鲜于乞之杀翟真也，翟辽奔黎阳，黎阳太守滕恬之甚爱信之。恬之喜畋猎，不喜士卒，辽潜施奸惠以收众心。恬之

南攻鹿鸣城⑤，辽于后闭门拒之，恬之东奔鄄城，辽追执之，遂据黎阳。豫州刺史朱序遣将军秦膺、童斌与淮、泗诸郡共讨之。

6 秦益州牧王广自陇西引兵攻河州牧毛兴于枹罕，兴遣建节将军卫平帅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袭广，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统遣兵助广攻兴，兴婴城自守。

7 燕大赦，改元建兴，置公卿尚书百官，缮宗庙、社稷。

8 西燕主冲乐在长安，且畏燕主垂之强，不敢东归，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鲜卑咸怨之；左将军韩延因众心不悦，攻冲，杀之，立冲将段随为燕王，改元昌平。

【注释】

①牛川：河流名，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塔布河（锡拉木林河）。

②“改元”句：拓跋珪所重建的国家，初称代国，几个月后又改称魏国，为与曹魏、冉魏相区别，史称北魏。

③治民长：代国职官名，职掌大约相当于晋国的尚书令。

④教命：命令。魏晋时期，王公及上层官员的命令称作“教”。

⑤鹿鸣城：城名，在今河南浚县东南。

【译文】

十一年（丙戌，公元 386 年）

1 春，正月，初六，拓跋珪在牛川召集各部落，登上代王位，改年号为登国。委派长孙嵩担任南部大人，叔孙普洛担任北部大人，分别统领他们的部众。委派上谷人张衮担任左长史，许谦担任右司马，广宁人王建、代国人和跋、叔孙建、庾岳担任外朝大人，奚牧担任治民长，都掌管宫廷警卫以及参与军政大事的谋划；长孙道生、贺毗等人在左右侍从，传达命令。王建娶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女儿为

妻;庾岳,是庾和辰的弟弟;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儿。

2 燕王慕容垂登上皇帝位。

3 后秦王姚苌前往安定。

4 南安人秘宜率领五万多羌人、胡人进攻乞伏国仁,乞伏国仁率领五千兵士迎战,把秘宜打得大败,秘宜逃回南安。

5 鲜于乞杀死翟真时,翟辽逃到黎阳,晋国黎阳太守滕恬之十分宠爱信任他。滕恬之喜欢打猎,不爱护士兵,翟辽暗中施行奸巧的恩惠收买人心。滕恬之向南攻打鹿鸣城,翟辽在后面关闭城门,抗拒他,滕恬之向东逃往鄄城,翟辽追击,擒获了他,于是占据黎阳。豫州刺史朱序派遣将军秦膺、童斌和淮水、泗水一带各郡军队共同讨伐他。

6 秦国益州牧王广从陇西率领军队,到枹罕攻打河州刺史毛兴。毛兴派遣建节将军卫平率领宗族中的一千七百人,在夜晚袭击王广,把王广打得大败。二月,秦州牧王统派遣军队协助王广攻打毛兴,毛兴环绕城池,稳固防守。

7 燕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兴,设置公卿和尚书省各种官员,修缮宗庙、上神谷神祭坛。

8 西燕君主慕容冲乐意住在长安,而且畏惧燕国君主慕容垂的强大,不敢回到东方,督促农民修建宫室,作长久居住的打算;鲜卑人都怨恨他。左将军韩延利用人心的不满,攻打慕容冲,杀了他,立慕容冲的将领段随为燕王,改年号为昌平。

9 初,张天锡之南奔也[1],秦长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与俱奔河西,依秃发思复鞬,思复鞬送魏安[2]。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聚兵数千人迎大豫为主,攻吕光昌松

郡[9]，拔之，执太守王世强。光使辅国将军杜进击之，进兵败，大豫进逼姑臧。王穆谏曰："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10]，砺兵积粟，然后东向与之争，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从，自号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元凤凰，以王穆为长史，传檄郡县，使穆说谕岭西诸郡[11]，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皆起兵应之[12]，有众三万，保据杨坞[13]。

10 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乐[14]，务农息民，国人悦之。

11 三月，大赦。

12 泰山太守张愿以郡叛降翟辽。初，谢玄欲使朱序屯梁国，玄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阳。朝议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还。会翟辽、张愿继叛，北方骚动，玄谢罪，乞解职，诏慰谕，令还淮阴。

13 燕主垂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欲迁文明段后[15]，以兰氏配享太祖[16]，诏百官议之，皆以为当然。博士刘详、董谧以为："尧母为帝喾妃[17]，位第三，不以贵陵姜原[18]，明圣之道，以至公为先；文昭后宜立别庙。"垂怒，逼之，详、谧曰："上所欲为，无问于臣。臣按经奉礼，不敢有贰。"垂乃不复问诸儒，卒迁段后，以兰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浑后倾覆社稷[19]，追废之；尊烈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20]，配享烈祖。

崔鸿曰[21]：齐桓公命诸侯无以妾为妻。夫之于妻，犹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称母以子贵者[22]，君母既没，得以妾母为小君也[23]；至于享祀

宗庙,则成风终不得配庄公也[18]。君父之所为,臣子必习而效之,犹形声之于影音也;宝之逼杀其母[19],由垂为之渐之。尧、舜之让,犹为之、哙之祸[20],况违礼而纵私者乎?昔文姜得罪于桓公,《春秋》不之废[21],可足浑氏虽有罪于前朝,然小君之礼成矣;垂以私憾废之,又立兄妾之无子者,皆非礼也。

【注释】

①"张天锡"句:张天锡投奔晋国,见本书第一〇五卷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

②魏安:郡名,治今甘肃古浪东。

③昌松郡:郡名,治今甘肃武威东南汉苍松县南十里。

④岭西:地名,指今甘肃永昌县南九条岭之西。

⑤岭西诸郡:指西郡、张掖、酒泉、建康、晋昌等郡。

⑥建康:郡名,治今甘肃高台西南。祁连:郡名,治今甘肃张掖南。

⑦杨坞:地名,在今甘肃武威西。

⑧盛乐:城名,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⑨文明段后:即文明皇帝慕容皝的元妃。

⑩太祖:慕容皝的庙号。

⑪帝喾(kù 库):相传为炎黄部落联盟重要首领之一,号高辛氏,能掌三辰(日、月、星)以利民,取地之材而节用,对"观时"、"治气"发展农业生产均有所贡献。

⑫姜原:传说中周始祖后稷之母。有邰氏(在今陕西武功西)之女,嫁为帝喾元妃。

⑬"又以"句:景昭可足浑后,为景昭皇帝慕容俊的元妃,其倾覆燕国事,详见本书第一〇二卷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⑭烈祖:慕容俊的庙号。

⑮崔鸿:北魏史学家。字彦鸾,东清河鄃(今山东高唐东北)人。少博览群史,历任中散大夫、司徒长史、齐州大中正等职。曾修孝文、宣武两朝起居注,

所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附序例、年表二卷，以传记形式记述十六国割据政权史事，颇具史料价值。是书北宋时散佚，清人有《十六国春秋辑补》。

⑯"《春秋》"句：母以子贵，母亲因儿子得立而尊贵，语出《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⑰君母：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庶子称父亲的正妻为君母。　小君：古时对诸侯妻子的称呼。

⑱成风：春秋时鲁庄公的妾、鲁僖公的母亲。庄公的正妻为姜氏，姜氏与人私通，谋杀鲁闵公，后被齐桓公诛杀。鲁僖公即位后，迎回姜氏灵柩，仍以国君正妻（夫人）的礼仪安葬，而自己的生母成风仍不能升到庄公正妻的地位。

⑲"宝之"句：慕容宝杀母，详见本书后文第一〇八卷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

⑳之、哙之祸：指战国时燕王哙禅让王位于燕相子之而造成的祸乱，详见本书第三卷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

㉑"昔文"二句：文姜，鲁桓公夫人。文姜与齐襄公私通，桓公贬谪她，文姜告诉给齐襄公，齐襄公杀了鲁桓公。但《春秋》一书仍未因此否定文姜的夫人身份。是书庄公二十一年载："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载："葬我小君文姜。"

【译文】

9 当初，张天锡投奔南方时，秦国长水校尉王穆藏匿他的世子张大豫，和张大豫一同逃往河西，依附秃发思复鞬，秃发思复鞬把他们送到魏安。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聚集兵士几千人，迎接张大豫为首领，攻打吕光的吕松郡，攻下来了，擒获了太守王世强。吕光派辅国将军杜进攻打他们，杜进的军队失败，张大豫进军，逼近姑臧。王穆规劝说："吕光粮食充足，城池坚固，武器精良锋利，逼近他没有益处；不如横扫岭西，磨砺兵器，积蓄粮食，然后向东同他争锋，不到一年，吕光就可被我们擒获。"张大豫不听从，自称抚军将军、凉州牧，改年号为凤凰，委派王穆担任长史，发布檄令给各郡县，派王穆游说晓谕岭西各郡，建康太守李暠、祁连都尉严纯都起兵响应，张大豫聚集起三万部众，据守杨坞。

10 代王拓跋珪迁居到定襄的盛乐城，致力于农业，使民众得到休整，国内的人都爱戴他。

11 三月，大赦天下。

12 泰山太守张愿背叛，献出城池投降翟辽。当初，谢玄打算派朱序驻守梁国，谢玄自己驻守彭城，来巩固北面黄河沿岸地区，西面援助洛阳。朝中议论认为征战时间已经很长，想下令谢玄设置防守据点后返回。恰在这时，翟辽、张愿相继背叛，北方骚扰不安，谢玄上疏认罪，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下诏安慰劝导，命令他回到淮阴。

13 燕国君主慕容垂追尊生母兰氏为文昭皇后；想要迁走文明段后在宗庙中的牌位，把兰氏附祭在太祖庙堂中，诏令文武官员商议这件事，都认为理当如此。博士刘详、董谧认为："尧的母亲是帝喾的妃子，名次排在第三位，不因儿子尊贵而凌驾在姜原之上，表明圣人的行事准则，以公正为首位；文昭皇后应该另设庙堂。"慕容垂发怒，威逼他们同意，刘详、董谧说："主上想做的事，不必询问臣属的意见。臣下依据经典，遵奉礼法，不敢稍有违背。"慕容垂于是不再征询儒生的意见，结果迁走了段皇后的牌位，用兰皇后代替她。又认为景昭可足浑皇后使国家灭亡，下诏废黜她，尊奉烈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附祭在烈祖庙堂中。

崔鸿说：齐桓公命令诸侯不要把妾升为妻子。丈夫对于妻子，尚且不能用妾来代替她，何况是儿子改换他的母亲呢？《春秋》中所说的母亲因儿子得位而尊贵，是因嫡母已死，可以把做妾的母亲升为父亲的妻子；至于在宗庙里供奉，成风则始终不能附祭在庄公的庙堂中。君主、父亲的所作所为，臣下、儿子一定要学习效法，就如同形体、声音对于影子、回响一样；慕容宝逼杀他的嫡母，就是因慕容垂的行为引发的。效法尧、舜的禅让，还造成子之、燕王哙那样的祸乱，何况是违背礼法而放纵私情呢？从前文姜对鲁桓公犯下罪过，《春秋》还不否定她的夫人地位，可足浑氏虽然在前代犯上罪过，但作为国君夫人的

礼仪已实行了；慕容垂因个人的恩怨而废黜她，又立兄长没有生儿子的妾为皇后，都是不合乎礼法的。

14 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1]，其族人奴真帅所部请降于代。奴真有兄鞬，先居贺兰部，奴真言于代王珪，请召鞬而以所部让之；珪许之。鞬既领部，遣弟去斤遗贺讷金马。贺染干谓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领部，宜来从我。"去斤许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来，世为代忠臣，故我以部让汝等，欲为义也。今汝等无状，乃谋叛国，义于何在？"遂杀鞬及去斤。染干闻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责染干，染干乃止。

15 西燕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段随，杀之；立宜都王子颢为燕王[2]，改元建明，帅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恒弟护军将军韬诱颢，杀之于临晋，恒怒，舍韬去。永与武卫将军刁云帅众攻韬，韬败，奔恒营。恒立西燕主冲之子瑶为帝，改元建平，谥冲曰威皇帝。众皆去瑶奔永，永执瑶，杀之，立慕容泓子忠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河东公。永执法宽平，鲜卑安之。至闻喜，闻燕主垂已称尊号，不敢进，筑燕熙城而居之[3]。

16 鲜卑既东，长安空虚。前荥阳高陵赵谷等招杏城卢水胡郝奴帅户四千入于长安[4]，渭北皆应之，以谷为丞相。扶风王驎有众数千，保据马嵬[5]，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后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汉中。萇执多而进，奴惧，请降，

拜镇北将军、六谷大都督。

17 癸巳,以尚书仆射陆纳为左仆射,谯王恬为右仆射。纳,玩之子也。

18 毛兴袭击王广,败之,广奔秦州;陇西鲜卑匹兰执广送于后秦。兴复欲攻王统于上圭,枹罕诸氐皆厌苦兵事,乃共杀兴,推卫平为河州刺史,遣使请命于秦。

19 燕主垂封其子农为辽西王,麟为赵王,隆为高阳王。

20 代王珪初改称魏王。

21 张大豫自杨坞进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秃发思复鞬子奚于帅众三万屯于城南;吕光出击,大破之,斩奚于等二万余级。

22 秦大赦,以卫平为抚军将军、河州刺史,吕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使者皆没于后秦,不能达。

23 燕主垂以范阳王德为尚书令,太原王楷为左仆射,乐浪王温为司隶校尉。

【注释】

①马邑:县名,治今山西朔县。

②宜都王:当指前燕宜都王慕容桓。

③燕熙城:城名,在今山西闻喜县境。

④"前荥"句:据其他版本,"荥阳"后当有"太守"二字。 杏城:城名,即今陕西黄陵西南故邑。

⑤马嵬(wéi 唯):地名,在今陕西兴平西。

【译文】

14 刘显从善无向南迁到马邑,他的同族人刘奴真率领所属部众

向代国请求投降。刘奴真有个哥哥刘鞬，原先住在贺兰部落，刘奴真向代王拓跋珪禀报，请求征召刘鞬，而把自己所属部众让给他；拓跋珪答应了。刘鞬统领部众后，派遣弟弟刘去斤给贺讷赠送黄金骏马。贺染干对刘去斤说："我对待你们兄弟优厚，你现在统领部众，应该来归附我。"刘去斤答应了。刘奴真愤怒地说："我们家族从祖父以来，世代都是代国的忠臣，所以我把部众让给你们，是想奉行道义的。现在你们没有操行，竟然谋划叛变国家，道义在哪里呢？"于是杀了刘鞬和刘去斤。贺染干得知后，率领军队攻打刘奴真，刘奴真逃往代国。拓跋珪派遣使者责备贺染干，贺染干才停止。

15 西燕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击段随，杀了他；拥立宜都王的儿子慕容颢为燕王，改年号为建明，率领鲜卑男男女女四十多万人离开长安，向东行进。慕容恒的弟弟护军将军慕容韬诱骗慕容颢，在临晋杀了他，慕容恒发怒，抛下慕容韬离开了。慕容永和武卫将军刁云率领部众攻打慕容韬，慕容韬失败，逃往慕容恒的军营。慕容恒拥立西燕君主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为皇帝，改年号为建平，给慕容冲定谥号为威皇帝。部众都离开慕容瑶，投奔慕容永，慕容永擒获慕容瑶，杀了他，拥立慕容泓的儿子慕容忠为皇帝，改年号为建武。慕容忠委派慕容永担任太尉，代理尚书令，封为河东公。慕容永执法宽大公平，鲜卑人心悦诚服。到达闻喜，听说燕国君主慕容垂已经称帝，不敢前进，修筑燕熙城，住了下来。

16 鲜卑人东去以后，长安空虚，曾任荥阳太守的高陵人赵谷等人，招引杏城卢水胡郝奴率领四千户进入长安，渭水北岸的人都起来响应，郝奴委派赵谷担任丞相。扶风人王驎拥有几千部众，据守马嵬，郝奴派遣弟弟郝多攻打他。夏，四月，后秦王姚苌从安定出兵讨伐，王驎逃往汉中。姚苌擒获郝多后向前推进，郝奴恐惧，请求投降，姚苌任命他为镇北将军、六合大都督。

17 二十二日，委派尚书仆射陆纳担任左仆射，谯王司马恬担任右仆射。陆纳，是陆玩的儿子。

18 毛兴袭击王广，打败了他，王广逃往秦州；陇西鲜卑人西兰擒获王广，押送给后秦。毛兴又想到上邽攻打王统，枹罕各氐族部落都厌恶战事，于是一同杀杀毛兴，推举卫平担任河州刺史，派遣使者向秦国请求委任。

19 燕国君主慕容垂封他的儿子慕容农为辽西王，慕容麟为赵王，慕容隆为高阳王。

20 代王拓跋珪开始改称魏王。

21 张大豫从杨坞进军，驻扎在姑臧城西，王穆和秃发思复鞬的儿子秃发奚于率领二万部众，驻扎在城南；吕光出击，把他们打得大败，杀死了秃发奚于等二万多人。

22 秦国大赦境内，委派卫平担任抚军将军、河州刺史，吕光担任车骑大将军、凉州牧。使者都被后秦人擒获，诏令没有送到。

23 燕国君主慕容垂委派范阳王慕容德担任尚书令，太原王慕容楷担任左仆射，乐浪王慕容温担任司隶校尉。

24 后秦王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建初，国号大秦。追尊其父弋仲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为皇后[1]，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苌与群臣宴，酒酣，言曰："诸卿皆与朕北面秦朝，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赵迁曰："天不耻以陛下为子，臣等何耻为臣？"苌大笑。

25 魏王珪东如陵石[2]，护佛侯部帅侯辰、乙佛部帅代题皆叛走。诸将请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当忍之。方今国家草创，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却[3]，不足追也！"

26 六月，庚寅，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镇卫山陵[4]。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击弘农，下之。初置湖、陕二戍[5]。

27 西燕刁云等杀西燕主忠，推慕容永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称藩于燕。

28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赵王麟、陈留王绍、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绍、苻谟、苻亮等；楷先以书与之，为陈祸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6]。"

29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王永为左丞相，太尉、东海王纂为大司马，司空张蚝为太尉，尚书令咸阳徐义为司空，司隶校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永传檄四方公侯、牧守、垒主、民豪，共讨姚苌、慕容垂，令各帅所统，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于是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抚风马郎、建忠将军·高平牧官都尉扶风王敏等咸承檄起兵[7]，各有众数万，遣使诣秦，丕皆就拜将军、郡守，封列侯。冠军将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池[8]，与窦冲为首尾，以击后秦。丕以景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30 后秦王苌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

【注释】

①虵（shé 蛇）：姓氏。

②陵石：地名，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之东。

③前却：进退，比喻归附、叛变，反复无常。

④"镇卫"句:晋国雍州刺史治所本在襄阳,而山陵(即西晋王室陵墓)在洛阳,杨亮既受命"镇卫山陵",刺史职位当具附带性质。

⑤湖、陕:即湖县、陕县,前者治今河南灵宝西北,后者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旧陕县。

⑥秦主:指苻坚。

⑦高平:地名,在今宁夏固原。牧官都尉:职官名,职责为掌管官府牧场。

⑧彭池:地名,据胡注,恐为"彪池"之误,彪池在今陕西西安西。

【译文】

24 后秦王姚苌在长安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初,国名为大秦。追尊他的父亲姚弋仲为景元皇帝,立妻子虵氏为皇后,儿子姚兴为皇太子,设置文武官员。姚苌和臣属欢宴饮酒,喝到酣畅时,对他们说:"各位都和我一同称臣于秦朝,现在忽然变成于君臣关系,该不会感到耻辱吗?"赵迁说:"上天不以陛下是他的儿子为耻辱,我们怎么会以做陛下的臣子为耻辱呢?"姚苌大笑。

25 魏王拓跋珪向东前往陵石,护佛侯部落首领侯辰、乙佛部落首领代题都背叛逃走。各将领请求追击,拓跋珪说:"侯辰等人世代效力,有了罪过应该姑且容忍他们。当今国家刚开始创建,人心不统一,愚昧的人本来会进退无常,不值得追击他们!"

26 六月,二十六日,晋国委派曾任辅国将军的杨亮担任雍州刺史,镇守洛阳,保护陵墓。荆州刺史桓石民派遣将军晏谦攻打弘民,攻下来了,开始在湖县、陕县设置二处防守据点。

27 西燕刁云等人杀死西燕君主慕容冲,推举慕容永担任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向燕国称臣。

28 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太原王慕容楷、赵王慕容麟、陈留王慕容绍、章武王慕容宙攻打秦国苻定、苻绍、苻谟、苻亮等人;慕容楷首先写信给他们,分析祸福利害,苻定等人全部投降。慕容垂封苻

定等人为侯，说："以此来报答秦国君主的恩德。"

29 秦国君主苻丕委派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王永担任左丞相，太尉、东海王苻纂担任大司马，司空张蚝担任太尉，尚书令咸阳人徐义担任司空，司隶校尉王腾担任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王永发布檄令给四方公侯、州牧郡守、城堡首领、地方豪杰，共同讨伐姚苌、慕容垂，命令各自统领所属部众，在十月上旬到临晋与苻丕相会合。于是，天水人姜延、冯翊人寇明、河东人王昭、新平人张晏、京兆人杜敏、扶风人马朗、建忠将军·高平牧官都尉扶风人王敏等人，都禀承檄令起兵，各自拥有几万部众，派遣使者到秦国，苻丕都任命为将军、郡守，封为列侯。冠军将军邓景拥有五千部众，占据彭池，和窦冲相呼应，攻打后秦。苻丕委派邓景担任京兆尹。邓景，是邓羌的儿子。

30 后秦王姚苌把安定的五千多户民众迁到长安。

31 秋，七月，秦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弈干与后秦左将军姚方成战于孙丘谷[1]，方成兵败。后秦王苌以其弟征虏将军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自将至安定击熙等，大破之。金熙本东胡之种[2]；没弈干，鲜卑多兰部帅也。

32 枹罕诸氐以王平衰老，难与成功，议废之，而惮其宗强，累日不决。氐啖青谓诸将曰："大事宜时定，不然，变生"诸君但请卫公为会，观我所为。"会七夕大宴[3]，青抽剑而前曰："今天下大乱，吾曹休戚同之，非贤主不可以济大事。卫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贤路[4]。狄道长苻登，虽王室疏属，志略雄明，请共立之，以赴大驾。诸君有不同者，即下

异议。"乃奋剑攘袂,将斩异己者。众皆从之,莫敢仰视。于是推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抚军大将军、雍·河二州牧、略阳公,帅众五万,东下陇,攻南安,拔之,驰使请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33 秘宜与莫侯悌眷帅其众三万余户降于乞伏国仁,国仁拜宜东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34 己酉,魏王珪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十余日,又奔刘显;珪使其孙倍斤代领其众。刘显弟肺泥帅众降魏。

35 八月,燕主垂留太子宝守中山。以赵王麟为尚书右仆射,录留台[5]。庚午,自帅范阳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阳王隆东徇平原。丁零鲜于乞保曲阳西山[6],闻垂南伐,出营望都[7],剽掠居民。赵王麟自出讨之,诸将皆曰:"殿下虚镇远征,万一无功而返,亏损威重,不如遣诸将讨之。"麟曰:"乞闻大驾在外,无所畏忌,必不设备,一举可取,不足忧也。"乃声言至鲁口[8],夜,回趣乞,比明,至其营,掩击,擒之。

36 翟辽寇谯,朱序击走之。

37 秦主丕以苻登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持节、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称而授之。又以徐义为右丞相。留王腾守晋阳,右付射杨辅戍壶关,帅众四万,进屯平阳。

38 初,后秦主苌之弟硕德统所部羌居陇上,闻苌起兵,自称征西将军,聚众于冀城以应之;以兄孙详为安远将军,据陇城[9],从孙训为安西将军,据南安之赤亭,与秦秦

州刺史王统相持。苌自安定引兵会硕德攻统，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之者二万余户。秦略阳太守王皮降之。

【注释】

①孙丘谷：地名，今地不详，疑在今甘肃泾川境内。

②东胡：前、后秦对居住在辽河流域的鲜卑人的称呼。

③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夜。

④初服：辞去官职，重新穿上入仕前的衣服。代指官吏退职。

⑤留台：政府留守机构。

⑥曲阳：县名，治今河北晋县西。

⑦望都：县名，治今河北唐县东北。

⑧鲁口：城名，在今河北饶阳。

⑨陇城：城名，在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

【译文】

31 秋，七月，秦国平凉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没弈干和后秦左将军姚方成在孙丘谷交战，姚方成的军队失败。后秦君主姚苌委派他的弟弟征虏将军姚绪担任司隶校尉，镇守长安；亲自率领军队到安定攻打金熙等人，把他们打得大败。金熙本来属于东胡种族；没弈干，是鲜卑多兰部落首领。

32 枹罕各氐族部落，因卫平年老体衰，难以和他建功立业，商议废黜他，但害怕他宗族势力强大，一连几天不能决定下来。氐人啖青对各将领说："重大事情应该及时决定，否则，就会发生变乱。各位只管请卫公参加聚会，看我的行动。"适逢七夕宴会，啖青拔出佩剑上前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祸福相同，没有贤明的首领不能完成大业。卫公年老，应该退职让位于贤人。狄道长苻登，虽然是王室的远族，但志向远大，谋略超人，请大家一同拥立他，以便奔赴临晋同君主相会。各位有不赞同的，就提出不同意见来。"然后举起佩

剑，卷起袖子，准备杀掉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众人都顺从他，不敢抬头相望。于是推举苻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抚军大将军、雍·河二州牧、略阳公，率领五万部众，从陇山向东开进，攻打南安，攻下来了，派遣使者飞马向秦国请求委任。苻登，是秦国君主苻坚的远房侄儿。

33 秘宜和莫侯悌眷率领部众二万多户投降乞伏国仁，乞伏国仁任命秘宜为东秦州刺史，莫侯悌眷为梁州刺史。

34 初十，魏王拓跋珪回到盛乐，代题又率领部众来归降，过了十多天，又投奔刘显；拓跋珪命令他的孙子倍斤接替他统领部众。刘显的弟弟刘肺泥充率领部众投降魏国。

35 八月，燕国君主慕容垂留太子慕容宝守卫中山，委派赵王慕容麟担任尚书右仆射，总领留台事务。初一，亲自率领范阳王慕容德等人往南扩展领土，派高阳王慕容隆向东攻取平原。丁零人鲜于乞据守曲阳的西山，听说慕容垂征伐南方，出兵到望都，掳掠居民财物。赵王慕容麟亲自出兵讨伐他，各将领都说："殿下使京城空虚，远征贼寇，万一不能得胜而回，会损害威名地位，不如派遣各将领讨伐。"慕容麟说："鲜于乞听说主上在外地，无所顾忌，一定不会有防备，一次作战就可擒获他，不必担忧。"于是扬言到鲁口，夜晚，回头赶往鲜于乞驻扎的地方，天亮时，抵达他的军营，突然发起攻击，擒获了鲜于乞。

36 翟辽进犯谯城，朱序打退了他。

37 秦国君主苻丕委派苻登担任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持节、州牧、都督，都按他自称的名号予以委任。又委派徐义担任右丞相。留王腾守卫晋阳，右仆射杨辅守卫壶关，率领四万部众，进军屯驻平阳。

38 当初，后秦君主姚苌的弟弟姚硕德统领所属羌人住在陇山地区，听说姚苌起兵，自称征西将军，在冀城聚集兵士来响应姚苌；委派哥哥的孙子姚详担任安远将军，占据陇城，堂孙姚训担任安西将

军，占据南安的赤亭，和秦国秦州刺史王统相对峙。姚苌从安定率领军队去和姚硕德会合，攻打王统，天水屠各部落、略阳羌人胡人响应他的有二万多户。秦国略阳太守王皮投降了他。

39 初，秦灭代，迁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长安[1]。从慕容永东徙，永以窟咄为新兴太守。刘显遣其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逼魏南境，诸部骚动。魏王珪左右于桓等与部人谋执珪以应窟咄，幢将代人莫题等亦潜与窟咄交通[2]。桓舅穆崇告之，珪诛桓等五人，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珪惧内难，北逾阴山，复依贺兰部，遣外朝大人辽东安同求救于燕，燕主垂遣赵王麟救之。

40 九月，王统以秦州降于后秦。后秦主苌以姚硕德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上邽。

41 吕光得秦王坚凶问，举军缟素，谥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大安。

42 西燕慕容永遣使诣秦主丕求假道东归，丕弗许，与永战于襄陵，秦兵大败，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皆死。初，东海王纂自长安来，麾下壮士二千余人，丕忌之，既败，俱为纂所杀，帅骑数千南奔东垣[3]，谋袭洛阳。扬威将军冯该自陕邀击之，杀丕，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建康，诏赦不诛，以付苻宏。纂与其弟尚书永平侯师奴帅秦众数万走据杏城，其余王公百官皆没于永。

永遂进据长子，即皇帝位，改元中兴。将以秦后杨氏

为上夫人，杨氏引剑刺永，为永所杀。

43 甲申，海西公奕薨于吴。

44 燕寺人吴深据清河反，燕主垂攻之，不克。

45 后秦主苌还安定。

46 秦南王登既克南安，夷、夏归之者三万余户，遂进攻姚硕德于秦州，后秦主苌自往救之。登与苌战于胡奴阜[4]，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将军啖青射苌，中之。苌创重，走保上圭，姚硕德代之统众。

47 燕赵王麟军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贺染干侵魏北部以应之。魏众惊扰，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亡奔刘卫辰。麟闻之，遽遣安同等归。魏人知燕军在近，众心少安。窟咄进屯高柳[5]，珪引兵与麟会击之，窟咄大败，奔刘卫辰，卫辰杀之。珪悉收其众，以代人库狄干为北部大人。麟引兵还中山。

刘卫辰居朔方，士马甚盛。后秦主苌以卫辰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卫辰为大将军、朔州牧。

【注释】

①"迁代"句：窟咄被迁于长安，详见本书第一〇四卷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83年)。

②幢将：禁卫军的将领。

③东垣：县名，治今河南新安东。

④胡奴阜：地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

⑤高柳：县名，治今山西阳高西北。

【译文】

39 当初，秦国消灭代国，把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小儿子拓跋窟咄迁到长安，拓跋窟咄跟随慕容永向东迁徙，慕容永委派拓跋窟咄担任新兴太守。刘显派遣他的弟弟刘亢泥迎接拓跋窟咄，军队跟随在后面，逼近魏国的南部边境，各部落骚扰不安。魏王拓跋珪左右的人于桓等人和部众策划抓住拓跋珪，响应拓跋窟咄，幢将代国人莫题也暗中和拓跋窟咄来往。于桓的舅舅穆崇告发了他们，拓跋珪诛杀于桓等五人，莫题等七个姓氏都给予原谅，不追究。拓跋珪害怕发生内乱，向北越过阴山，又去依附贺兰部落，派遣外朝大人辽东人安同向燕国求救，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赵王慕容麟前去救援。

40 九月，王统献出秦州，投降后秦。后秦君主姚萇委派姚硕德担任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守上邽。

41 吕光得知秦王苻坚死亡的消息，全军穿上白色丧服，给苻坚定谥号为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大安。

42 西燕慕容永派遣使者前往秦国君主苻不那里，请求借路回到东方，苻不不同意，和慕容永在襄陵交战，秦国军队大败，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全部战死。当初，东海王苻纂从长安前来，手下有三千多名壮士，苻不心中顾忌他，失败之后，害怕被苻纂杀死，率领几千骑兵向南逃往东垣，谋划袭击洛阳。晋国扬威将军冯该以陕县截击，杀死苻不，擒获他的太子苻宁、长乐王苻寿，送到建康，皇帝下诏赦免，不诛杀，交付给苻宏。苻纂和他的弟弟尚书永平侯苻师奴率领秦国的几万军队，逃到杏城据守，其余王公和文武官员都被慕容永擒获。

慕容永进军占据长子，登上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打算把秦国皇后杨氏封为上夫人，杨氏拿剑刺慕容永，被慕容永杀死。

43 十六日，海西公司马奕在吴县逝世。

44 燕国宦官吴深占据清河反叛，燕国君主慕容垂攻打他，没有攻下。

45 后秦君主姚苌回到安定。

46 秦国南安王苻登攻下南安后，夷人、汉人归顺他的有三万多户，于是到秦州进军攻打姚硕德，后秦君主亲自前往救援。苻登和姚苌在胡奴阜交战，把姚苌找得大败，斩下首级二万多颗，将军啖青射击姚苌，射中了他。姚苌受伤严重，逃到上珪据守，姚硕德接替他统领部众。

47 燕国赵王慕容麟的军队还没有到达魏国，拓跋窟咄逐渐向前逼近魏王拓跋珪，贺染干侵犯魏国的北部边境，来同拓跋窟咄相呼应。魏国兵士惊恐混乱，北部大人叔孙普洛逃走，投奔刘卫辰。慕容麟听说后，立即派遣安同等人返回。魏国人得知燕国军队已在附近，人心稍微安定了一些。拓跋窟咄进军驻扎在高柳，拓跋珪率领军队同慕容麟会合后攻打他，拓跋窟咄大败，投奔刘卫辰，刘卫辰杀了他。拓跋珪收集他的所有部众，委派代国人库狄干担任北部大人。慕容麟率领军队回到中山。

刘卫辰住在朔方，兵马十分强盛。后秦君主姚苌委任刘卫辰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君主慕容永委任刘卫辰为大将军、朔州牧。

48 十一月，秦尚书寇遗奉勃海王无懿、济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发丧行服，谥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议立懿为主，众曰："勃海王虽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难。今三虏窥觎[1]，宜立长君，非大王不可。"登乃为坛于陇东，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49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会皆在长子，盛谓柔、会曰："主上已中兴幽、冀，东西未壹[2]，吾属居嫌疑之地，为智为

愚，皆将不免，不若以时东归，无为坐待鱼肉也！”遂相与亡归燕。后岁余，西燕主永悉诛燕主俊及燕主垂之子孙，男女无遗。

50 张大豫自西郡入临洮，掠民五千余户，保据俱城[3]。

51 十二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

52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于军中[4]，载以辎轿[5]，建黄旗青盖，以虎贲三百人卫之，凡所欲为，必启主而后行。引兵五万，东击后秦，将士皆刻铧、铠为“死”“休”字[6]；每战以剑稍为方圆大阵[7]，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初，长安之将败也[8]，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五千，结垒自固；既而受后秦官爵。后秦主苌以王礼葬秦主坚于二垒之间。及登至，嵩、空以众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坚以天子之礼。

53 乙酉，燕主垂攻吴深垒，拔之，深单马走。垂进屯聊城之逢关陂[9]。初，燕太子洗马温详来奔，以为济北太守，屯东阿。燕主垂遣范阳王德、高阳王隆攻之，详遣从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碻磝以拒之。

54 燕主垂以魏王珪为西单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注释】

①三虏：三个敌国，即后秦、后燕、西燕。

②“主上”二句：主上，指后燕君主慕容垂。东西，指位处东方的后燕与位处西方的西燕。

③俱城:城名,在今甘肃岷县境内。

④世祖:即苻堅。

⑤辎軿(píng 平):四周有障蔽的车辆。

⑥铓(máo 毛)古代兵器,同"矛"。

⑦矟(shuò 朔):古代兵器,同"槊",是杆子较长的矛。

⑧"长安"句:指苻堅受西燕慕容冲围困之时。

⑨聊城:县名,治今山东聊城西北。

【译文】

48 十一月,秦国尚书寇遗侍奉勃海王苻懿、济北王苻昶,从杏城逃往南安,南安王苻登发布秦国君主苻丕死讯,为他服丧,给他定谥号为哀平皇帝。苻登提议拥为苻懿为君主,众人说:"勃海王虽然是先帝的儿子,但年纪幼小,不能承担大难。现在三个敌国伺机图谋我国,应该拥立年的君主,非大王不可。"苻登于是在陇东设置祭坛,登上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太初,设置文武官员。

49 慕容柔、慕容盛和慕容盛的弟弟慕容会都在长子,慕容盛对慕容柔、慕容会说:"主上已在幽州、冀州复兴故国,东方西方没有统一,我们处于受人怀疑的境地,无论是聪明还是愚蠢,都将不能避免祸难,不如及时回到东方,不要坐着等待受人宰割!"于是一起逃回燕国。一年之后,西燕君主慕容永诛杀燕国君主慕容俊和燕国君主慕容垂的子孙,男女老小,无一遗漏。

50 张大豫从西郡进入临洮,掳掠民众五千多户,据守俱城。

51 十二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

52 秦国君主苻登在军中设立世祖的牌位,用四周有障蔽的车辆装载,树起黄色的旗帜,加上青色的车盖,派三百名勇士守护,凡是所要做的事,一定禀告世祖牌位后再施行。率领兵士五万人,向东攻打后秦,将领士兵都在兵器、铠甲上刻上"死"、"休"字样,每次交战,都用短剑长矛结成方圆大阵,知道力量分布不均后,从中加以

调配，所以人人能独立作战，所到之处无人抵挡。

当初，长安将要溃败时，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自聚集五千部众，构筑营垒固守；不久接受后秦的官职爵位。后秦君主姚萇用王爵的礼议，把苻坚安葬在两个营垒之间。等到苻登到来，徐嵩、胡空率领部众归降。苻登任命徐嵩为雍州刺史，胡空为京兆尹，用天子的礼议改葬苻坚。

53 十八日，燕国君主慕容垂攻打吴深的营垒，攻下来了，吴深单人匹马逃走。慕容垂进军，驻扎在聊城的逢关陂。当初，燕国的太子洗马温详前来投奔晋国，晋国委派他担任济北太守，驻扎在东阿。燕国君主慕容垂派遣范阳王慕容德、高阳王慕容隆攻打他，温详派遣堂弟温攀守卫黄河南岸，儿子温楷守卫碻磝津，来抵御燕国军队。

54 燕国君主慕容垂委派魏王拓跋珪担任西单于，封他为上谷王；拓跋珪不接受。